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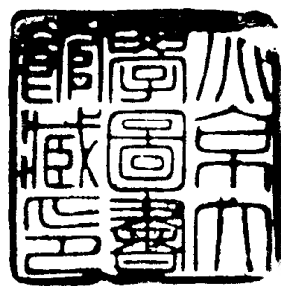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1338/0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四二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碧川文選四卷

〔明〕楊守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陸鉞刻本

..... 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趙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趙禴刻本

..... 一二二

柴墟文集十五卷

〔明〕儲巖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刻本

..... 三八一

蔡文莊公集八卷附錄三卷（一）

〔明〕蔡清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遜敏齋刻本

..... 五七九



碧川文選四卷

〔明〕楊守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陸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川文選

四卷》提要

碧川文選序

南京吏部右侍郎

恩陞尚書致仕碧川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于家歿且十餘載矣嘉靖乙酉安慶守陸君鉉釐為四卷題曰碧川文選梓之尋遺梓本并書屬公之子鴻臚署丞茂清君寓琳曰鉉選梓外王父集欲廣其傳得先生一言并諸卷編傳不益永耶琳竊念初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公時為侍講學士奉

命竊領教事每進諸生于館下語之曰近世之學多不手心于其口耳不干道于其詞章浮誇為工奇僻為異叛經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當於口耳詞章之外求之否則藝焉已耳間得公筆削雖片楮隻字至今猶珍襲之何幸乃窺其全也閱終卷仰而嘆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矣時行物生無非至教公之文得無類之乎平

易明白典雅莊重縱橫反覆無非至理視浮誇  
奇僻之言何啻王之於石也蓋公自第進士歷  
官翰苑得與宗工鉅儒上下議論既有以博其  
見而家庭授受涵養陶成一皆根諸心而律諸  
道尤有以定其趨固宜其推之作人形諸著述  
不徒口耳詞章之末也信可傳也已抑觀公所  
自序與其序伯兄文懿公鏡川集始知公之學  
受於文懿文懿之學受於其祖栖雲先生栖雲  
之學私淑諸晦翁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遠有  
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其所由來  
者漸矣然則公之文誠不可以藝目也將與栖  
雲鏡川集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共昔蘇老泉  
以文名世與其子轍軾相繼述作謂之三蘇集  
今楊氏之文始於栖雲鏡川碧川後先並美其  
所並傳者謂之三楊集亦可也然晦翁於蘇氏  
之文往往有所譏議說者謂與道背馳宜為宗

正學者之所不與公世其學有蘇氏述作之盛  
世其道無蘇氏背馳之譏則是集之傳必與天  
壤俱弊也琳之名不托之以不朽哉謹歛衽而  
終序之是年季秋廿二日也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莆田石峯陳琳書



碧川文集序

四明之山原泉出焉其流而爲川有名千丈鏡  
者有名一碧萬頃者吾家世居鏡川之陽碧川  
之陰二川同原分流而復合於一以達于郡城  
諸爲日月二湖而委輸于江海亦四明之勝槩  
也吾兄文懿公既號鏡川而命守陞爲碧川文  
懿所著有鏡川橐守陞學文于鏡川有碧川小  
橐蓋少作也自入翰林以文字爲職業應世之

○序

作多不存橐其僅存者爲編修時有玉署初橐  
爲兩京侍讀時有華省南北橐爲諭德時有東  
寮拙橐爲學士時有北門漫橐年六十餘遷職  
南京吏侍恐衰年怠於進修扁其齋居曰乾乾  
以自勵比兩考以足疾再疏乞骸橐

恩陞尚書致仕歸老日湖作蹇蹇菴以自命取  
見險能止反身修德之義也故晚年二橐以齋  
菴之名名之予老矣道德日負乎初心功業不

見於當世雖文藝之末猶不能自力而按止于  
此良可愧也病間檢閱舊橐因叙其所以名集  
與諸橐之所以名書于青簡藏之家塾以示子  
孫庶幾手澤之存焉耳豈敢輕出之以見笑於  
大方之家哉

正德三年秋九月望蹇翁自序時年七十三矣

公原集諸橐總一千四百餘篇梓者一百  
五十三篇皆公晚年手選蓋十之一也故

○序

名曰碧川文選而以舊序冠于首俾讀者  
尚有望焉

嘉靖乙酉春正月外孫陸鉞謹識

碧川文選目錄

第一卷

序

辟雍賞蔡詩序

避塵集序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雙松圖序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張氏哀集序

樂宜人輓詩序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送劉仰止推府序

送汪敬夫知濬縣序

瓊林錫宴圖詩序

送安化鄭明府序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贈白秉德序

送御史陳君序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贈方必明序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送汪蘄州序

送彭朝輝知仙遊縣序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送王原常同知廣平序

嗜古楊君輓詩序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送南京稽勲主事杜君序

吳越雨山亭圖序

送趙廷猗知宛郡序

成齋詩後序

朴菴詩後序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送王民望赴成都太守序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晚香詩後序

內鄉縣志序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送四川按察副使孫君序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第二卷

序

姜氏族譜序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施應祥通判懷慶序

贈里士黃公受爵詩序

張世英字序

故兵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蒙菴詩序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故刑部尚書謚康僖陸公輓詩序

送羅憲副赴瀘叙兵備序



渭陽餘意詩序

送戴師文叅政廣東序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贈儲保都憲履公序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送戚憲副致仕序 贈兩高司訓序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詩序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勅督漕運序

南京工部尚書董公介壽詩序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桂巖書院題詠序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壽大率林公七十序 錫命受服詩序

恩榮文翰錄序 浙元三會錄序

留餘存稿序 倬溪小稿序

壽卅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瘦齋詩稿序

第三卷

記 傳 贊 書 奏

世美堂記 龍巖縣修城記

直定府元氏縣學記 齊山書舍記

和樂樓記 凝清堂記

萬玉帳記

彰德府重建安陽橋記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常州府新建滿湖惠政橋記

祁門縣新修學記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都憲行臺重建記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常熟縣學重建 先聖廟記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濬縣重修廟學記 樂善亭記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劉憲使傳

巢松子傳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像贊

贈吏部左侍郎吳公孟融像贊 原傳先生之父

林都憲半身小像贊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與屠朝宗書

論救祭酒司業奏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 第四卷

墓誌 墓表 碑銘 祭文 詞 賦 題跋

松隱馮君墓誌銘 贈工部主事朱君墓誌銘

故毛大使墓誌銘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叔妣張孺人墓誌銘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汪處士墓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大明故驃騎將軍綿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

公神道碑銘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謝公神道碑銘

祭毛都給事文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館閣祭曾文甫文 祭明祭政廷慎文

祭黃氏女文 祭張參政文

祭汪尚書先生文 祭劉祭酒先生文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孤鳳詞有序

閨貞賦

跋在太守請吳公孟融卿飲書

書先兄九月詩後 題侍讀馬先生詩卷



書王氏輓詩卷後

碧川文選目錄

碧川文選目錄終

碧川文選卷一

序

辟雍賞葵詩序

人之好尚各以其類非其類而好之君子不與也天下之物有類乎人者若蓮之中通外直則花之君子也菊之寒香晚節則花之隱者也周濂溪是君子故愛蓮陶靖節真隱逸故愛菊非好其類耶竹之真心直節亦君子之類也王子猷愛竹而識者乃曰吾恐竹不愛子猷也蓋子猷之行君子所擬竹豈其類而愛之耶夫物也乃有類乎君子者隱逸者而為人所好尚人也反不如物而不為物所愛亦獨何哉吾友包君元用以辟雍賞葵詩俾余識其未余觀葵之傾心向日類乎臣之盡忠事主蓋花之忠臣杜少陵有言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蓋少陵一飯不忘君故以葵自況亦所擬好其類者元用植葵於太學與同志者觴酒以賞之探韻以詠之且以一葵自號其好尚乎葵也亦至矣元用性剛而行方言論侃侃有古人風操異時進立於朝行已事上將必能以忠貞自勵吾不知元用之類乎葵邪葵之類乎元用邪元用與葵其必交相愛也夫君臣之義天下古今所同也觀是什者寧無有感而興乎

避塵集序

唐刺史進士於曲江杏園故唐人詩有曲江池畔避車塵之句余嘗覽而笑之夫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安得因一失得輒自沮於以避人耶詩以道志則其志亦陋矣吾友陸君抑之輒諸同志唱和之詩名曰避塵什問索予和且俾序之余曰唐人避塵之詩吾嘗笑其志之陋也今是什以避塵名迺猶襲其故武吾恐人之笑之猶吾之笑唐人也既而徐觀其詩見其深厚涵蓄優折風諭思而不傷怨而不怒避觀而遠薦以沒沒於得戚戚於失者為可羞蓋取避塵之意而反之余然後

碧川文集卷一

二

撫卷而嘆謂不可以其名之猥同於彼而不察其志之有在乎此也世固有名似而志不然者昔韓魏公治相作堂名曰畫錦不知者視其名豈不疑公亦若昔人之夸榮于鄉者哉然公之詩則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識者謂公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志未易量也今諸君避塵之什名雖襲之志實反之蓋亦畫錦名堂之意歟則其志亦未可量而人又安得以吾之笑唐人者笑之哉故為和之且序之以復於抑之曰奇驥伏櫪志在千里吾儕之謂也異日伯樂顧之王良造父御之過都越國周流八極人之望之以為奔逸絕塵躍若千後笑避塵

云平哉避塵云平哉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自孔孟沒而出處之道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反假其說以文其私患得之者曰孔子席不暇暖孟子千里見王也患失之者曰孔子無君則皇皇孟子去齊而不豫也嗚呼有孔孟之道則可無孔孟之道則鄙夫之事耳孔孟固欲其道之行何嘗不審於進而決於退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士而學孔孟者其必難進而易退乎雲南按察使劉公安福世家也公以厚重之德淵博之學典贍之文自家食時已播聞於人人正統間其先忠愍公以言事忤權貴下請

碧川文集卷一

王

室以辛公奉太夫人家居杜門卻掃已絕意仕進既而朝廷白忠愍公之節賜之贈諡時刑部侍郎楊公巡撫江右雅聞公名詢諸學官知不仕狀召見與語慰籍再三強之入學公始幡然曰曩吾不仕不忍忘吾親也今終不仕其敢忘吾

君平迺起應鄉舉遂擢春秋魁登甲戌進士第自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陞按察副使提學江浙尋遷按察使皆循資以進多歷年所計其同年受後舉者已為方伯為都憲為六卿之貳據要津鎮在衡者比肩立而公自內艱服闋猶仍前職以鐵畏馬足馳滇南萬里外一時柄用力能

陸人者亦多公所舊識未嘗一通書問以求推挽其心  
泊如也用是觀之公可謂難進者非耶今年春以述職至  
京師時已感霜露之疾猶日詣臺省疏其屬之當黜陟者  
侃侃與當路言之已而或不如其指公喟然曰吾病宜去  
吾廉一道不能進退屬吏惟人之為宜去吾為外臺而意  
嚮與中臺不協又宜去適以疾丐老持衡者勉留之公益  
力遂請於

上而允之年纔五十有七耳公其可謂易退者哉士目挾  
策讀書皆曰吾學孔子吾學孟子至於出處之際能不愧  
焉者寡矣若公之進退能以禮義自將而不失其道蓋善

甯川文選卷一

學孔孟者歟公之職風紀也著廉明之聲理刑獄也存致  
極之意提學政也作興材賢之功尤多故浙士出公之門  
而仕于 朝者各賦詩以餞其行楊君文卿與守陞又最  
辱公之愛者文卿悉取詩次第之而謂守陞宜序弗敢辭  
也遂撫公出處之大節可以厲世者書之首簡云

雙松圖序

雙松圖者吾友張君惟深壽其二親者也壽其親也而以  
圖者何居蓋以寓其壽之意也凡圖之作皆意之所寓  
天地之意寓於龍馬之圖聖賢之意寓於先天太極之圖  
此其大者而近世之壽人者或為老子之圖或為范蠡之

圖或為松鶴之圖亦各以寓其意焉耳惟深之為是圖也  
吾知其所寓之意也蓋其尊甫與史公與母孺人偕老于  
家今壽皆七十矣惟深應進士舉離膝下者三年迺今謁  
告歸省將升堂拜慶奉觴獻壽其何以寓祝頌之意乎惟  
植物之壽者莫如松栢詩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語  
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然傳記之言壽物者一則  
曰千歲之松一則曰大松千歲而栢不與焉則松其尤壽  
者乎以壽之尤者壽其親欲二親之壽如雙松之壽也惟  
深之意寓之於圖者其然乎然余亦因是以寓吾意焉吾  
聞千歲之松其流脂結而為茯苓茯苓又化為琥珀其  
喬枝鉅幹聳壑而昂霄者可以為梁楠舟航之具誠非凡  
木之可倫也典史公負傑特之材少試於時急流勇退而  
不究其用今惟深與其弟惟遠方積學勵行駸駸然向用  
有日矣其將結為茯苓以與紅膏鍾乳為世之藥石乎其  
將化為琥珀以與球琳琅玕為天下之寶乎其將用為梁  
楠為舟航以資大廈而濟巨川乎若然則足以貽親之令  
名而壽其親於千載之久矣此又吾意之所寓者也惟深  
以為何如也哉

送沈君文進會憲江西序

歲化十四年秋刑部員外郎沈君文進被



首擢江西按察僉事其鄉友若主事陳君匿之者屬余贈言且曰文進仁和人也自少穎敏好學從今 南京太常少卿鄭先生受易得其肯綮越數年遂以易學擢進士高第尋拜秋官主事剛正廉恕獻議明允嘗按獄德州貪鄙伏辜士論稱愜已而遷秩副郎聲望益著先是廣東河南皆缺僉事天官輒以其名薦

上未即授迺今有江西之命蓋慎選也願一言以贈之余謂作至問諸梓人操舟問諸津人專其業者誠能道其善也司寇之屬按察之官皆職邦之刑憲者匪之於文進不自贈之言迺以屬余不亦左乎然余雖未嘗職刑顧嘗學

易之道廣大悲憫聖人致治之法若禮樂征伐食貨刑

六

獄之類無不具焉而刑獄者民命之攸繫王政之大端聖人尤重之而語之特詳若訟與噬嗑諸卦不一而足也故明乎易則明乎刑矣試舉其二言之豐曰君子折獄致刑旅曰君子明慎用刑中孚曰君子議獄緩死三者雖各因卦而發亦未嘗不相為用故明以折獄必盡其情偽威以致刑不奪於威富慎以用刑不輕出有罪而失入無辜然尤議之緩之而忠誠惻怛之意常行於法律之中理刑之道盡於是矣文進之居刑曹也既以剛明廉恕著聞於人其有得於易之道者耶大江之西文獻甲天下然其民

俗之忠訟與吏之漁害其民者皆須刑以濟之也文進往焉尚崇其道而予其為不解以求稱

朝人選任之意哉雖然易之道不啻一刑獄事也文進得於易者非獨堪一僉憲職也將有遠且大者而其進庸可量乎余以文進之皆明易者今皆司刑者故不以他說進而以易論刑云

送鈕宗原節推之吉郡序

大江之西吉為雄郡統邑惟九環地幾二千里田賦浩穰戶口蕃衍藝文儒術之盛甲諸郡然其民俗囂訟號稱難治故吏其土者望而懼之至則張聲威嚴禁防待之以待

易之意繩之以法

七

器之意繩之以法黃猶莫辯玉石俱焚民既不堪而吏卒不免遂以為果難治也於戲民之囂訟其性然邪習使然也性善而習不善其不可移乎渤海得一龔遂則則戰之民可使之帶牛佩犢駭越得一任延則淫汙之俗可使識父子夫婦之道以頑民待駭人何以責其不頑以齊魯之人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之人自待其身其效槩可見矣今之占古之齊魯也其民豈皆囂於訟者哉蓋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與不得其平而鳴者是宜深察其情別白其事存哀矜勿喜之意可也若其舞文衷姦詐設侵害是真囂於訟者始惟禁之禁之不止而後

刑以齊之則刑一人而萬人服矣胡可例以珥筆之民待之而淫刑以逞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正本清源之道有出於法律聽斷之外者不是之務而誅曰民之嚚訟難治其亦可謂厚誣也哉會稽鈕君宗源以進士拜命為吉之推官余與同年友白君瑩之輩錢之瑩之謂余宜贈言故述所聞以告宗源明達而謹厚其必知所以待吉民者尚於本源之地加之意焉則治化興行直易然耳堂諫之風著於推雅州之日宰相之才見於推穎州之時古人蓋有然者今將不在吾宗源乎

### 張氏哀集序

張氏哀集序

象山張君暉吉始以其父淳庵之命學於余兄余辱交最厚知暉吉之立心造行為君子又知淳庵之所為為善人也暉吉去成進士聞淳庵卒求余兄誌其墓已而服闋拜大行人將命郡國清節揚甚余偕計至京暉吉嘗以淳庵之狀見屬諾而未為也未幾暉吉病其室繼之先卒再旬而暉吉又卒無子惟一女未數月亦卒暉吉之病也余與其長友寧海呂君孝成朝夕視比其卒也余兩人慟哭以其遺言從事縉紳哭吊奠購為詩歌以輓之者甚夥給事中杜君宗岳合凡贈賻以佐喪具章君元益為狀其行余兄銘其墓余又為先所請淳庵之狀復取諸作撫為一

冊首淳庵之狀與其銘次暉吉之狀與其銘文次輓歌而末以贈賻之氏名附焉名之曰張氏哀集嗚呼淳庵善人也有暉吉為其子而吾兄銘其墓亦足慰矣暉吉君子也不祿且無後豈不可哀耶然吾嘗見權貴之門趨者如市輸珍輦貨道古今而譽勲德者不可勝計究其死矣人皆嗤而去之孰肯為之一涕雖有子若孫挾貲購文於著作之家人亦愧其行而羞為之言暉吉平生勢位不足以動人其死既無後矣而吊哭奠賻者至至行狀墓銘輓歌非有為求之也而作者若是乎夥者蓋暉吉之賢有以啓人之景慕而其不祿無後重有以增人之哀悼也夫為人而得人之哀慕至是亦可以表見於後其視前所云者不既多乎然則權貴不足羨而暉吉之不祿無後以從淳庵於地下亦可無憾也歐陽子有言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信矣暉吉之從子武諒扶輓還葬適為序茲集以歸之

### 樂宜人輓詩序

宜人楊氏南寧樂公宗堯之配也公以進士拜禮部主事遷儀制員外郎復陞主客郎中宜人以公之爵始封安人再加宜人鳳勅驚讀前輝後暉既先顯矣今其歿也公謁余序其輓詩哀感踰常若深悼其不

幸者余言之公曰是嘗與吾居隱約同甘苦台人所謂糟糠之妻者也吾家屬煨而復植吾身陷危而復安吾親將瀕之不虧而喪祭之無違吾學而仕無內顧之憂者皆吾妻有力焉余言既被譴荷

聖恩寬大俾得以冠紱退處將買田橫浦之濱與吾妻歸老課農教子拊疇繫繫以歡太平而樂餘年也然吾猶以事牽迺令吾子侍吾妻先還不幸道病舟次而斃上新河以卒遺言以不及見吾為恨悲乎哀哉吾哀其以月託言吾不得相携以歸相扶其病相守其死也吾哀其疾早之時南憶家鄉北懷京邸縮地無術而妾命江湖之上也吾

古詩文選卷一

十

哀其兩月之暫還為終天之永訣也吾哀其勤瘁之日多光榮之時少今吾又貽之憂而使壽考至於斯也吾悔曷可追吾痛曷有極邪惟是縉紳大夫與吾游者多為輓詩以哀之願一言以志吾之戚也余為之喟曰古之所謂哀輓之詩者必有非常不幸之事若黃鳥之哀三良雖露蒿里之輓田橫者是已何使三良以壽終田橫不道死則其詩必不作矣故為輓詩者必其事之出於不幸而異於常情然後作之迺為得其餘韻不然不可也世固有夫妻鬪鬪貴老死牖下人猶為之哀輓者是殆無病而呻吟茹辛而強其淚也不已戲乎若宜入者信如公言非所謂異於

常情而出於不幸者乎是宜公之哀戚踰常而諸公為之輓詩也余亦安忍不為之序哉故為次其語以書諸首簡

###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成化十五年春山東缺按察副使冢宰以監察御史曹君維禧堪其任薦聞于

上未及用也既而陝西缺副使復薦之亦未即用未幾又缺又薦之一時三薦

上竟用之輿論皆以為大臣果於薦士

天子審於用人曹君必能不負所薦稱厥任用者噫君

碧川文選卷一

十一

何以致是哉其素所樹立者有在也蓋君之尊甫列職錦衣君弗襲而讓之弟迺衣逢振遊膠庠搥觚翰以與英俊角遂捷京闈第進士人固已奇其能及其為御史也監倉通州則宿蠹以剔振饑畿內則流茅以蘇巡大同則以計取貪殘之帥置之法涖宣府則親督兵禦倭俘其人而獲其輜重按河南則屏奸賊理冤抑嚴良器而杜倖私在在聲績彰著人於是益器其才以故受知當道一薦不已至再三必用之而後已也昔趙普於藝祖時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帝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裂其奏普涕補綴而復進之帝

悟用之果稱呂蒙正在真宗時帝命選才可責以使  
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既而  
用之亦稱職古之大臣灼知其人可用故薦之必果用  
之必稱慈君今日之舉殆亦此類也以君才已著者占  
之則將來之必稱職其可前知乎余聞陝西當師旅饑  
饉之餘兵民疲弊已甚然鼯鼠之侵牟不少大羊之窺  
伺莫測蓋有深可慮者則夫振揚風紀糾察吏治緩內  
境以嚴外防使朝廷無西顧之憂是固職按察者之  
責也君尚懋之以靈承

君相薦用之意大慰輿情之望我君之行其僚友屠朝

宗輩屬余贈之言遂書是以歸之

### 送劉仰止推府序

安仁劉君仰止以進士推官於婆羅改之薦紳大夫士  
欲贈其行迺推黃門童君勉和靖言於余余雅交勉和  
而於仰止為同年友義不可辭諾焉越三日勉和速余  
文使介旁午余追私兄未及為期日王君允達寔來兄  
達發人亦同年也又速之且曰今之求文於著作家者  
必越月踰時迺僅得之今固不宜促也然仰止詰日成  
行非子之文何以為贈子寧不能一操觚以為吾輩地  
乎余應之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吾博學不如劉向強

記不如李邕倚馬成文不如袁宏太白也何能操觚立  
就如子之言乎且疾行無善步文敏有累句雖枚乘所  
不能免以余之寡陋者乎速之不能成成之亦不美姑  
緩之然後可無已則有一焉試與允達談之文之欲速  
不能美其文猶政之欲速不能善其政也水急則無洋  
洋之魚政急則無皞皞之民政之於民猶張琴瑟大絃  
急則小絃絕矣而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關猶不可  
以急也急之則以察為明以苛為能輕重失實高下任  
情刑罰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詩曰不剛不柔敷  
政優優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子曰欲速則不

兩書川文選卷一

十一

達又曰議獄緩死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余聞仰止承其  
尊甫教授公之家學於詩書孔子之言已既聞之必知  
所以善其政刑矣余特因允達之速余文也故及之夫  
文之欲速第不美其文耳今余不得已猶得苟焉以應  
之若刑政之急則其敝有不可勝言者仰止當自審處  
不可如余文之苟焉也允達其以倭勉和而胥告之哉  
應曰諾遂書之

### 送汪敬夫知潘縣序

成化十五年秋九月有司承 詔選進士之堪給事中  
首得二十余人姑孰汪君敬夫與同郡一人預焉既而

有以一郡取二人為嫌者敬夫不果授職越月以常銓知大名之濬縣同年友相率餞之會謂余宜序其事惟古者立賢無方取士必得士果賢也雖同出於民同產於一母不嫌於並用况同郡乎八元並舉於虞廷八士同升於周室蕭曹比肩事漢皆沛人也文富並命相宋皆洛人也士之同出一郡而同居清列者代有之矣且今科禮闈取士易書二魁皆出鄆邑春秋禮魁皆出閬邑 廷試及第三人泰和有其二此皆同邑也不以為嫌奚獨給事之選以同郡二人為嫌耶以敬夫之英才敏識使之居侍從之列脩獻納之職必有可觀今適

書川文選卷一

十四

以嫌見舍得一縣令以去吾豈特為敬夫惜為世之登明選公者惜之雖然君子之仕也非以微勢位志平致君澤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給事中近民者莫若縣令也近君者諫則必行言則必聽膏澤下於民斯得其志美不然則不若近民者朝發一令而民朝被其澤夕施一政而民夕受其惠迺得行其志也矧今多方荐饑畿內恒潦民之凋瘵甚矣涸轍有鮒焉將激西江以迎之孰若得升斗之水以活之乎緊素有餓夫焉將以太牢饗之孰若得一簞之食以生之乎敬夫勉哉吾見濬之民將沐浴其澤而誅歌其政登明選公者寧能忘吾言哉

高爵盛位可階而升奚啻一給事中耶庸書此以俟

瓊林錫宴圖詩序

成化戊戌春三月朔當 廷試進士之期屬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迺移試於十五日越明日傳

制唱名又明日 賜宴于禮部是日也進士綴行而入

為國之賓徹侯將 命而來為宴之主凡在試日讀卷

大僚暨百執事至是畢集咸預獻酬之列鴻臚肅班望

闕而拜儀曹序賓列席而居光祿供膳絡繹而送進宮

訖紛敷法醢醢郁樂舞具陳禮儀卒度觀者堵列迎者輻

輳旌旌旁午于文衢蕭鼓喧闐于城郭此昭代之盛典

書川文選卷一

十五

所謂禮部宴者也而談者以瓊林名之蓋汴宋時宴進士于瓊林苑中至今馴習稱之耳吾同年友中書舍人吳君載道問謂余曰文少游鄉校承先君松庵詩禮之訓迨入國學蒙大司成周先生道藝之教皆期以進士舉而出為世用也然不能自力六試鄉闈皆弗偶一試南畿又弗偶比入選而試京闈乃僅一得逮試禮闈又再弗偶迄今始得之遂幸殿名進士以預瓊林之宴可謂艱矣然念

君上之厚恩父師之至教不敢忘也乃命善繪者為瓊林錫宴圖以志之同年暨交游者多為賦詠以頌以規



子尤同年相學者盡為之序余惟命鄉論秀鄉飲禮之澤宮選士燕射行焉周制然也龍門燒尾杏林探花曲江聞喜而各以宴名唐制然也宴開寶宴迎春宴瓊林而隨地名之宋制然也選士而宴集其來久矣然皆未有若我

朝之制公侯主席保傅卿士陪列禮隆樂備如今日之盛者是宜載道為之圖而縉紳為之歌詠也載道念之哉君上之待我以此父師之期我至此者而豈徒哉詩曰無德不酬無言不報易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尚相與圖之

碧川文選卷二

十六

###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寢隆隆之極則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為盛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至其支流之所榮餘波之所漫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發之浦工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聞聚族同煬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流深遠豈一日之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既盛矣自入

國朝崇崇益有並熾益昌弓旌之招絡繹於嶺嶺之上當是時有為禮部尚書者有為春坊庶子者有為編修參議者有為監察御史者有為翰林檢討者有為蜀府長史者有為大理寺丞者其餘不可悉數皆能建立事功以俾治化而其處者亦多以文學行義知名是非所謂雲六合而兩九州者邪逮宣德末年家漸多故繼之以冠攘重之以田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尚彬彬然非他人可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必能以其得於家庭者達之於政教將見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澤萬物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治行彰聞超遷華要增光前烈汲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又必自仕信始余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言况吾同年友王君允達之屬也遂書此以畀之

###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山陰祁君宗規重慶教授天錫先生子也質敏而學醇文蔚而才美歲丁酉與余第守隅從子茂亨同舉于鄉明年與余同登進士相好甚篤迺今拜

命出宰唐山余方欲贈之言適同年中舍陳君子章兵部載君師文又見屬也遂弗辭按國志唐山隸畿之順德邑以唐山得名其境內有堯山堯之祠在焉即唐之堯山縣也然山西之平陽又有南北二堯山山亦有祠蓋堯自唐侯起為天子其始封在唐山其所都則平陽也故其遺蹟兩在焉至春秋時其地皆屬晉矣詩之唐風序者以為此晉也其借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至唐人作晉問又以為其人至今善讓好謀和而不怒安恬以愉堯之遺風猶有存者以是觀之唐山風俗之美不言可知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唐文選卷一

一十八

道而行也故雖一毀一譽不得容私於其間況唐山之民帝堯之所以致理興化者今其遺風尚存廟食如在臨其邑者其可以苟簡之治加其民乎余聞之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仁昭而義立百姓觀之如父母者此堯之治也豈特君天下者所當法哉相一國守一郡令一邑者皆當法之得尺則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則民受其寸之利也而況臨其舊邑仰其遺風者可以舍此而苟然哉孟子嘗稱人皆可以為堯舜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然則余之所以贈宗規

者豈迂也哉

### 贈白東德序

成化庚子秋八月京兆尹獻賢能之書於

上南宮白君鉞東德哀然舉首公卿百僚相與言于

朝士相與言于學庶人相與言于塗咸曰此故大司馬

之仲子也以文學知名久矣人固以魁選期之今果然

邪有司良得士矣嗟半君何以得是譽於人哉余自與

君交且十年知之雅矣歲在辛卯余與大學諸名士為

麗澤之會前進士簡齊道預焉君嘗從齊道授詩余

因得而交之當是時司馬公以文武之才平荆襄之功

唐文選卷一

一十九

陝太子少保掌邦政而握兵符聲烈揚甚諸子或以勲

膺武弁或以陰齒胄于君讓弗取迺獨屈首受書潛心

力學不徒為應試之文而且攻彙律敘述之作操觚染

翰揮灑如流往往與寒俊士爭雄而角勝桐廬姚文敏

公嘗見其所為文謂司馬公曰此子才氣偉然而文采

英發他日必能取倫魁以紹公之世科乎時君年纔十

八其蚤有譽也如此然自辛卯至甲午丁酉三試京闈

皆弗見錄故其學益博文益茂而譽望益章徹邇者余

兄侍講學士暨諭德陸先生被

命司文衡迺始得君以冠多士故上自公卿下逮士庶

固不謹傳鼓譽以為得士者蓋其素望已孚於人也自茲以往登甲科而躋顯仕皆君褚囊中物探而取之殆無難者雖然君之未第也人惟以冠倫魁接武世科望之及其既第則人又將望其崇令德樹大勲以增前烈之光焉前之望者一時之譽耳君既有以遂之後之望者百世之名也君尚思所以自勵乎哉茲君將歸南宮展松楸而恭桑梓其所與交若鄉進士鄭廷器者需余文餞之故為道素所知者以致贈言之意云

送御史陳君序

監察御史陳君汝勵試政于南臺臺長以君堪其任也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

進於朝而實授焉君既拜命將還吾同年大行人汪從仁謁余請曰陳君應城人也其高祖字朝玉

國初為蘭陵令以善政聞曾祖直方典教石首有學行

楊文定公其門人也大父遵道歷秋官員外郎陞夔州

郡守父文璧以進士拜御史仕至廣西按察僉事二公

聲績尤著可謂世家者矣君生而聞乎詩禮童而習乎

藝文長而克紹乎科第以壬辰進士為吾婺源邑宰其

盜政之明若鑑臨而貌別也其撫民之仁若春嘘而物

茁也其錫奸而剔弊若疾風馳而除霾徹也尤能作新

陳庠學以興賢勵俗為已任其治行之可稱多類此

當其被薦而去也邑之士民欲留之不可得又思之不能忘迺為立去思之碑以紀其績焉若舜民則又思之深者蓋嘗與宗兄景高俱以儒生應里選君校其文拔吾兄弟於衆中以為博士弟子獎勸誘掖諄切深至幸而聯捷秋闈而舜民又幸廁甲科竊祿于此者皆君之惠也居常念之不已今幸一會而又別去何以贈之子其為我為之言乎余惟所居見稱所去見思古之循吏然也君之為邑卓卓可稱如彼已去而人猶思之若此豈偶然哉蓋其家世之見聞詩禮之服習固有素焉而其施諸政治自有異於人者今之陞授也白筆霜簡君家舊物理輪攬轡景行前賢自是臺憲生風嚴廊接武揚休聲振洪烈以為天下之望矣豈徒繫一邑之思哉請以是為贈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成化十六年冬 崇府缺右長史

朝廷以崇府最親且賢長史職輔導總庶務不宜輕授

乃於進士中擇堪其任者得蘇君仲戡以授焉近制

親王出閣則簡進士二員為翰林檢討以傳之其之國

也遂以為左右長史若已之國而長史缺率以府僚陞

之或以文學掾充之鮮有優以進士補之者於今始有

之蓋慎選也周人茂建宗戚以蕃屏王室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而於兄弟之國每加厚焉親親也兄弟之國十有五於魯衛晉獨有分物而魯有四代之官晉有五正之職尚賢也今

朝廷於崇府一長史之選其慎重如此他可知矣是即有周親親尚賢之意也仲戡起諸生成進士今一覽而躋五品階大夫為王國之相蓋其端重之資醇古之學通敏之才有以見知當道而

簡在宸衷也仲戡其可不知所重歟抑余聞周之有天下也延祚八百餘年雖曰天之所命然亦有賴乎兄弟

碧川文集卷二

王

之國維持之久也當時仕於宗國而翊贊王室者亦與有功焉至今垂名竹帛而光耀無窮

今上方植億載太平之業而親賢蕃屏與之相為悠久則仲戡輔導翊贊之功豈肯居晉魯諸臣之下乎不朽之名在是行也而一時之穀利何足道哉仲戡之行同年友自翰林脩撰曾士美以下咸祖餞之僉謂余宜贈言於是乎書

### 贈方必明序

必明廣州太守之子余兄惟新學士之故人而余之長友也始為袁州訓導余兄嘗為文饒之歲在戊戌以秩

滿績最遷青城教諭時余欲贈之文以附泰科第人事佳德未及操觚而必明之轍東矣今年春上元大雪異日初霽鄉士徐君士清披篋曳履造余言曰青城邑今王君述職將還子嘗欲贈必明以文今雪中無事盍為一言因王君往遺之乎余應曰諾乃對雪抽思憶余兄之饒必明也適值雨故其文有時雨霖雨之說今徐君之速余文又適值乎雪余亦奚容以他說為哉今夫冰從滿空玉塵委地因方而為珪遇圓而成璧或為縞帶銀盃或為玉龍盤虎一皆因乎物者是不類夫師道之因材成就者邪山焉則千巖俱素隰焉則萬頃同縞雖有腐朽之木冀土之牆悉化而為瑤林瑤或者是不類夫師道之有教無類者邪然六出固五穀之精三白為豐年之兆而其凌毒害消疫癘則太平之嘉瑞也是又不特類乎師道而已雪之時義遠矣哉必明以明粹之學潔白之行而任師儒之職前之袁州今之青城雖有南北之殊而因材成就有教無類其道一也前既有成績則可占知其將來吾見鱸魚之兆棟梁之詠復興於今而所以致豐年翊太平者將不在吾必明邪是亦余兄時雨霖雨之意也敢重以為贈必明覽焉其以白雪之歌復我

人碧川文集卷二

王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餘姚諸君民瞻初以進士除兵部車駕主事既踰年以憂去復除工部之都水出理濟寧漕渠越三祀代還陞營繕員外郎監脩通州倉庾又三祀代還移任虞衡督造戎器又半載矣十餘年間更二部歷四司出入中外驅馳北南皆劇任也而君處之綽然其臨事裁決若庖丁解牛動中肯綮也其燭奸清弊若溫嶠然犀幽怪莫遁也其會計歲務若梓人畫宮于堵計毫釐而成大厦無進退也其督工興作若淮陰將兵多多益辦也凡其所處雖錢穀不貲徒衆寔繁未嘗資一錢以自給役一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

夫以自營人既多其才之敏而又嘉其行之潔故其廉能之譽著聞久矣至是瑞州缺郡守天官卿薦君於上遂擢用之瑞在大江之西居溪山之閒雖與顓臾吉同蒙珥筆之號然其士秀而文民朴而野囂訟之風劣於他郡昔之吏茲土者嘗號為守江西道院則其簡而易治可知矣夫君之才行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如干將莫邪無適不利雖使之治劇郡尚優為之況簡而易治者乎然不可以易而忽之君必無怠於宦成無變其初節使廉能之譽有加於前則又將陟方岳登臺省居崇理劇以大展厥施茂著聲烈於天下矣一郡之寄豈

送汪荊州序

能久淹乎君也哉君行其僚友若虞部郎中徐一卿者屬余言贈之余與君暨一卿皆鄉舉同捷者故不敢辭新安汪君淵學牧荊州九年秩滿當代其倅邵時用吾鄉人也以書抵余曰汪君博學能文通達治體持己廉治事勤凡所以興學造士課農足民祛姦蠹綏善良者罔不究心而致力久之士服其教民安其治雖鬼瑣饕餮始憎其為者終亦革面矣豈惟是哉州南有河曰龍池舊從西流時有壅塞泛溢之患君欲疏導之未能歲甲午河忽東注以入于汴河而患自息是歲秋有年醴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五

泉鄉中栗有一本雙穗者民歌詠之有兩岐粟穗連疇秀一點水心徹底清之句迨丁酉歲有蝗集于葛莊君遣亭長禱焉俄有黑虫羣飛匿蝗滅之禾亦大熟凡若此者人皆謂君德政之所致巡撫都憲前張公後汪公皆嘗薦聞于

朝以旌異之今考成之京將榮膺

詰命以封其親喬遷階秩以彰其績也斬一言以贈之余與君有一目之雅嘗以荊州志遺余見君之詩文皆溫醇典雅輒誦嘆之因以得其所以為政蓋其記張郭祠也謂繭絲為末務撫字為遠圖而歸於便民相生相養相



親相睦其記崆峒遊則忘其登臨之樂而念節屨之下  
有饑寒疾苦者慨然有先憂後樂之志至於山行諸詩  
雖一時遣興之作而閱時悼惜之情溢於言外蓋無一  
念不在乎民也匹夫一念之善尚足以感人而動天則  
君之治化興行嘉祥應而災患弭如時用所言者豈偶  
然哉其承

君之寵以貽親之榮固其所也自是以往要路在前峻  
陟未交尚無急於宦成無畫於自足文章事功益振益  
厲炳然為 邦家之光蔚然為天下之望使後之傳循  
吏傳文苑者有所取焉是則僚友贈言之意也君其有  
諒於斯乎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

### 送彭朝輝知仙遊縣序

朝輝余鄉舉同年也累試春闈不偶今年夏四月始釋  
褐出宰閩之仙遊余既賀之朝輝過余道舊故談出處  
因語余曰吾去冬北上道經于杭宿于逆旅俄夢至一  
所介乎山水之間有石人坐像八九軀狀若道家者流  
吾至則儼然起立儼然如生且能言焉其一人謂吾曰  
君之名已登天府當至吾境視篆言已而覺初莫知為  
何祥也今適授職仙遊始信前夢之不妄余言何謂也  
朝輝曰子不聞閩中有神祠可以祈夢者乎是在仙遊

也彼俗相傳謂有何氏兄弟九人皆仙去邑以是名在  
境有山曰九仙有湖曰九鯉而祠據其間人往祈夢者  
多有靈驗吾未嘗析之而夢若此豈彼能前知吾將為  
其邑乃預見諸夢以相告邪余曰神仙之說誕謾莫微  
今人競傳九鯉之仙致夢之驗者豈誠有仙邪抑其祠  
據山川之靈秀而然邪抑人心嚮之者衆而靈邪亦偶  
爾有驗而不皆然邪然於朝輝之夢亦可見事皆前定食  
祿有地而不吝以智力遷也且古之人固有夢三刀而  
得益州者六印而鎮劍外意亦遠女子而為汝南太守  
夢西岳神人而領華州節鉞者亦皆素定而奇驗豈盡

碧川文選卷一

二十

出於神仙鬼物之見告邪其不然也已蓋人精神心術  
之運與天地陰陽之氣潛通而默感故善惡休咎之微  
進退存亡之幾以至一事一物之得喪雖遠在千里之  
外數十載之後者往往先形於夢兆此亦理之自然也  
世之人不務盡道於已而乃祈夢於神其亦惑之甚歟  
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朝輝其無  
惑於彼哉惟思民義之所當務者而務之事上必敬撫  
下必仁待人必恕去惡必嚴持身必廉以正蒞事必勤  
以敏推此以往無不致其力則人必助之天必祐之而  
休徵自至祿位日躋矣豈待占之夢兆而後知哉朝輝

明達而謹，必知所當務而不惑者，故敢以是相之。朝  
野曰：故聞命矣。適其鄉人有祈余文以贈者，遂書之。

送馮潤卿知武平序

士之見用於世者，任必稱其才，才必勝其任，可也。才可  
治大而任小，可以治煩而任簡，是猶以牛刀而割雞  
也。在我者有餘裕，英才不可以治小而任之大，未可以  
治簡而任之煩，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何能勝其任  
邪？故明世之士，與其任過乎才，而有不勝之患，孰若才  
過其任，而有餘力之為愈乎？吾友馮君潤卿，才俊之士  
也，自為諸生時，已翹然穎出乎衆學乎古而通乎今明  
於理而達於事，人固奇其才矣。既領乙酉鄉薦，屢屈於  
儀曹，出入兩京太學，而交天下之士，聞見益博，涉歷益  
深，上自

碧川文選卷二

三十九

朝廷之政治，下逮閭閻之利病，罔不究其顛末而思所  
以處之之術。人謂其才之明敏，可以當大任而理煩劇  
也。今年夏始拜命，出宰南昌之武寧。南昌所隸八

邑，惟靖安武寧為小而武寧差大於靖安者，其事之煩  
簡可知。以潤卿之才為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世之仕  
者，常忘不明明者，又或過於察察。見淵魚者不祥也，常  
患不敏敏者或過於急急。術者非千里御也，明以燭

物而不過於察敏，以處事而不過於急，則政必和，民必  
安而治效成矣。潤卿之才固明且敏者，余惟恐其自有  
其才而或至於過也，故以是告之。潤卿念哉，豈惟百里  
之任優為之，他日當大任理要劇卓然以才業著聞  
於世者，其必潤卿也夫。

送王原常同知廣平序

渥洼之驥必生千里之駒，丹穴之鳳必生九苞之雛，豪  
偉非常之人必生英俊不几之子。斯皆理之常者，故高  
辛氏有才子曰八元，高陽氏有才子曰八愷，伊尹之子  
為伊陟，周公之子為魯公，皆以德業聞望著於當時，自  
漢以下父子名世者亦多有之。有稱之為千里駒者，有  
目之為名家駒者，有謂若非龍駒當是鳳雛者，有謂騏  
之子鳳之雛者，其人不可枚舉。然世之談者輒以米均  
仲弓黃憲之徒藉口，謂皆不繫於世類，蓋執其變而不  
道其常，亦舉一而廢百也。胡可哉！吾友王君原常大司  
馬公度公之子也，公之忠義在

碧川文選卷二

三十九

朝廷事業在史館，名聲滿天下。雖兒童走卒亦皆知有  
公也。豈非所謂豪偉非常之人哉！原常胚胎前光，薰炙  
庭訓，其學問之宏深，若澤之瀦水，其文詞之敷暢，若山  
之出雲。其才氣之超邁，翩然若翔鳳之矯焉矯然若翮雲

之駿也其若是謂非英俊不凡者邪昔人謂非是父不生是子吾於是乎有微矣原常既發解陝右來遊太學六館之士咸推讓之然其應試之文操筆立就不拘有司之尺度故春官每以不及收之為恨今年夏天官合國子之在銓者試之原常哀然為第一遂拜

命同知廣平府事廣平畿內大都也同知五品大夫也原常一蹴而階五品為大夫以佐大都非英俊不凡何以及此原常性共凡持心操御莅官行法臨民馭吏皆必敬慎以務盡其道每事愈於常人而後可不然則人將曰通父非常之人也而其子通猶常人邪是可畏也

唐文選卷一

三十一

原常固不凡者而尤以是自勵焉則他日治行章聞超遷職位功名事業世濟其美入將目之曰是真所謂驥之子鳳之雛者則於司馬公有光而余亦獲知言之名豈不休哉余交於君最深且久於其行也與縉紳之士借賤之因以是言贈之

### 嗜古楊君輓詩序

士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者此古今之所悲也洙泗之間顏冉以德行稱而不卒短命伊洛之間劉質夫張思叔號稱高第而皆早世之數子者豈特一時師友悲之天下後世所同情者也溫之平陽有號嗜

古生者楊君其諱其名克明其字少為邑博士克明嘗舉于鄉弗售遂棄舉業大肆力於希聖希賢之其所居室左書周子易道志學章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蓋志學伊顏而以思叔之所以自警者始於是朝夕進脩久之有得焉操觚屬文必關民彝物則無苟作者嘗謂正家必始於內乃作新婦戒命內正則家可齊乃作家常事且由家而推之於宗族乃作楊氏族規由族而推之於鄉黨乃作蘆江鄉約至於啓迪後進必先養正於蒙乃作發蒙備用然其志欽然不自足也方益窮聖賢之蘊以深究其明體適用者孳孳焉弗少懈且欲舉其可以正

唐文選卷一

三十一

君善俗而施之國與天下者條為萬言書以獻之關廷屬草未就費志以歿年纔三十有七耳嗟乎洙泗源遠伊洛川湮士習卑近久矣君始學立志直以洙泗大賢伊洛高第為準的進之有漸而施之有序若此充其所至豈可量哉以彼其志使得生與諸子同時相與暴秋陽立寒雪雖未必能仰攀顏冉庶幾馳騁乎質夫思叔之間則其所就又豈常情所能測哉今既不然而又不祿早世雖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良可悲已然世復鮮有知君者不得與前數子為天下後

世之所同惜獨其鄉先達門人故交為之深悼痛惜  
為衣辭輓歌以寓情焉耳其又可悲哉雖然鴈蕩之陰  
梅溪之陽傳君之學者林立其翹翹之楚若陳君宣者  
已擢魁南省登進士上第若君之兄子瑛者亦已發解  
鄉闈皆駸駸駕用其他含章席珍者猶不乏焉則所以  
繼君之志行君之學以發揚聲光於不朽者蓋有在矣  
又何必深悲也哉瑛與宣以君之事狀示余屬序輓詩  
也為書此以歸之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福清張君伯祿以大理左寺正被

碧川文選卷一

三十五

有擢廣東按察僉事將行僚友圖所以贈者迺推寺副  
王文耀要余之言且曰伯祿閣之世家也其先祖有諱  
應東者在勝國時嘗為省元運使其曾叔祖諱必泰  
在國初登進士第官止推官伯祿既以進士授  
遷寺副寺正以至今職其後弟烜亦已第進士觀政司  
徒蓋其家學世科有所自矣伯祿又以清介之操仁恕  
之心自將審刑讞獄不奪於威富以輕重其手必得其  
平而後已焉以是見知當道薦聞於

上而有是超擢也祈為一言以贈之余雅交伯祿而文  
曜又吾鄉友不能辭昔人有言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之

大理即廷尉之職所以平天下之刑者也伯祿之為大  
理不以威富為重輕而必得其平是能舉其職者惟廣  
東在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民之不得其所懷不平之  
憤於閭閻之下者豈少哉民有不平而能鳴之於邑者  
鮮矣邑不能平而能鳴之於郡者又鮮矣郡不能平而  
能鳴之於監司者又千百中之一二也幸而平之則已  
不幸又不平焉則民有銜冤而籲天耳豈能越萬里之  
遠以求廷尉之平哉然則為監司於此者不可不加之  
意也伯祿既能舉大理之職以平天下之刑其不能舉  
僉憲之職以平一道之刑乎輶車所至必無冤民矣雖  
然為監司者必待民自鳴其不平然後平之以無冤則  
所及不有限乎必也明其政刑布其威德使奸宄戢而  
善良安嶺海之民舉無不於下以自鳴於上者斯可  
矣是亦古人使民無訟刑期無刑之意也伯祿其必有  
取於斯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秋官主事馮君大京信陽人也間來謁余言曰吾州有  
賢守江君公輔者世家撫之金谿以進士高第出知州  
事其蒞職也勤其處事也慎其持已也廉其施政也平  
其守法也棘棘不阿而去民之害與民之利雖百廢具

舉而下不知勞其治行若此辛丑春上計京師課第  
河南諸州最其還任也吾黨之士欲贈之以文敢以為  
請余於大京為同年友公輔又吾從子茂元主事同年  
也義不可辭余聞信陽在春秋時為邑子貢嘗為之宰  
孔子嘗贈之言矣其言有曰勤之慎之又曰治官莫如  
平臨財莫如廉又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  
者枉法以侵民此數言者誠萬世居官者之律令也今  
公輔所為之川即子貢所宰之邑其於孔子之言蓋已  
聞而知之推而行之矣不然何其勤慎廉平奉法利民  
治行之卓卓若此乎固無待余言之贈也雖然孔子之

卷一

三

告子貢既云爾矣又必繼之曰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至  
於子路問政既告以先之勞之及請益則亦曰無倦焉  
蓋勤於始者或怠於終守於前者或變於後此人之恒  
情也子聖門高第猶勤聖言之諄復然則公輔於此  
其可不加之意乎以公輔之治行而益之無倦不改其  
素守則治課益彰而

聖書之褒嘉亦爵之超陟豈能舍之而他適哉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成化壬寅秋七月監察御史張君廷芳被

旨超擢浙江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屬余言贈之

今制官以察為名者內則監察御史外則按察司官是  
也按察之長曰使佐曰副使皆

天子所使以為耳目以觀察一方者於事無所不當察  
察官吏之賢否而舉錯之察軍民之利病而興革之察  
士風民俗之美惡而勸父之察訟之曲直獄之輕重而  
出入生殺之其任重而要豈他職比哉非明且剛莫能  
勝之不明則視聽眩惑名實混淆其於賢否於利病於  
美惡於曲直輕重皆察之弗詳矣明而不剛則或奪於  
勢利或搖於毀譽其所舉錯所興革所勸父所出入生  
殺皆斷之弗果矣惟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見賢必舉

卷一

三

見不肖必去見利必與見害必除曲者入之直者出之  
輕者生之重者殺之憲紀畢張風聲四馳姦宄戢而百  
姓寧風俗淳而刑罰清使 朝廷無外顧之憂斯無

負平耳目之任而克稱乎按察之職也世之若此者蓋  
鮮余於君有望焉君儀觀甚偉志氣不羣學植而文茂  
以春秋魁鄉薦第進士出宰百里入官六察南巡江淮  
之郡北按齊魯之邦輶軒所至電耀而霆擊人固謂其  
有明敏果斷之才矣今自內臺超遷外臺皆以察為官  
事體無大相遠君必能稱其職如余前之所云者乎且  
今兩浙之間數年之內東潦則西旱北乾則彼溢飢饉

存臻災疫間作民救死扶傷不暇而封狐貍鼠饕餮之徒又更相漁食之其何以堪是尤有望於憲職之剛明者振其風烈使貪暴屏息而疲氓吐氣肅然以清帖然以寧其可也此又今日之先務君尚念之

送南京稽勲主事杜君序

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仕者居閑散之地則逸處要劇之任則勞宜乎樂閑散苦要劇也然投閑置散或悒悒不歡據要理劇則沾沾自喜何哉勢利移其情也不移於勢利而樂就閑散者其賢矣乎然亦有米至也古之君子雖處優游閑暇之時不忘憂動惕厲之志九所以經

蜀川文選卷一

三六

綸天下真安生民者皆究諸思惟規畫措置素定於胸中未嘗以閑散自逸故一旦當大任居要地幾務皆來從容裁決沛然行其所無事雖處要劇而不見其勞焉古人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如此豈移於勢利溺於常情哉吾友杜君思齊以充實之學宏遠之材與余同舉于鄉同登進士余既官詞林而思齊以憂去今服闋赴銓被

命為南京稽勲主事夫稽勲天官之屬本為要任而在南京曹事甚簡則亦閑散也思齊恬於勢利者其必樂處之矣然思齊豈局於此者哉任大責重將必有日余

恐其居閑自逸而志遠大之圖也因其鄉之縉紳屬余贈言故以古之君子之道告之余之所以贈思齊者至矣然余亦居閑散者并以自厲云

吳越兩山亭圖序

紹興之蕭山舊有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上元邑令呂本中作之以為覽勝之所也今秋官員外郎邑人徐公溥圖之以寓思親之意而屬余序之在昔吳越二國分據而浙江介于中自江以西為吳今抗嚴諸郡是也自江以東為越今紹寧諸郡是也吳越之山東西相望夾江對峙千態萬狀爭雄競秀不可殫述而北幹在江東

蜀川文選卷一

三七

羣山間最為偉拔亭臨絕頂左右顧盼兩山皆在目中此亭之所以名也是亭所據山川之勝前有國子助教貝廷臣杭郡教授徐大章記之已悉後學未易措手若夫公溥思親之意今吾同寅劉景元發揮之諸縉紳詠歌之亦不待余之贅獨念余自總角時即從先學士宦遊至於應舉入官二三十年間雖屢經其地而未嘗一至于亭恒以為嫌今公溥方謁告歸省且有終養之志余他日亦將陳乞展墓南還當過公溥以拜其老親退與公溥提壺躡履捫蘿一登遐觀縱覽劇飲大噉於是襟袵染翰歷叙前古興亡之蹟鋪張我朝混一之功



以為公得賦之簡奉晚也姑書此以俟

### 趙州知府序

秋官員外郎趙君廷猷

命起擢出守宛郡其僚友若郎中劉君廷珍者請余言贈之廷猷余舊交也固宜贈之言況重有請乎宛為山東大郡說四州二十三縣屬吏數百居民以千萬計地廣勸業或以為難治廷猷以名進士授主事遷副郎廉公勸俗當道賢之舉為按察僉事者再未克成迺今擢守太郡猶未盡其用也其必優為之矣然余之望於廷猷又有兩難者非以其地大物衆催科聽訟之為難

建川文選卷一

卷一

也竟在春秋時為魯地魯迺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所產之邦山川如故廟貌猶存臨其地而治其民者容可以易為之手昔周公始封太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周公父子之所以治魯者蓋如此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路不捨遺而器不彫飾中都即今之汶上也子賤治單父為政清淨彈琴不下堂而民不忍欺單父即今之單縣也子將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邑人有言武城又今費縣之北境非東昌之武城也孔門弟子之所

以治魯邑者又如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而行之也雖毀譽亦不得容私其間况是郡之民固嘗被聖賢之治化者今雖世變俗移又惡得苟焉以治之乎故臨聖賢之舊邦必法聖賢之治化而後可此余之所謂難焉者然世之守宰多以法律為治民不被教化之澤久矣飢渴易為飲食其在茲乎而一變至道又魯之所易也豈果難哉抑聞宛郡新潦民未蘇息治之當有漸焉一之歲拯而振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教化行而風俗醇今之宛其如古之魯乎廷猷勉哉無迂吾言

建川文選卷一

卷一

### 成齋詩後序

翰林侍講李君世賢手一卷示余曰家君封編修公以成各齋薦紳先生為之詩文夥矣子盍一言以識之余曰敬諾退而標觚思公之所以名齋者未釋然也遂徧觀諸作凡其所謂成者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因念往歲世賢嘗迎養公于京邸余獲拜之惜未嘗質以名齋之義然見公言不妄語事不妄為慥慥乎為實君子也以今度之則公之所謂成者其本諸誠乎天下之事未有不可成者顧為之誠與不誠耳作室者築址必實甃石必固構木必堅以朴然後室成而不壞若徒崇以冀

壞之以朽木枵其中而黜臺其外不日崇矣何成之有  
世之人悅紛華喜奢詐終身役役而白首無成者皆是  
也公其異於是哉蓋公之為篤實君子余既見而知之  
計公平生所為必誠必信無不實者果何事之不可成  
乎諸縉紳之作語公之所成者既不一而足余則本公  
之所以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昔孔子嘗曰信以  
成之子思以信為誠而推言之曰誠者自成也又曰非  
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公嘗從事於斯者與雖然  
余之言贅說也諸縉紳之言亦或出於臆說未知孰為  
得公之旨蓋若占隱語也若射覆物也若漢人之射策  
也

書川文選卷一

甲

未知孰為甲孰為乙也若唐人之獻字與曰圓曰監者  
非其人自言人固莫知為何事也世賢其以諸說歸諸  
公而質之公其以為何如惟公以為可者斯於名齋之  
義其有合乎

### 朴菴詩後序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南昌萬公以朴名菴一時才士大  
夫為之詩文則既允諸編簡矣公復俾余識其末古者  
長楊五柞以名宮皆以所有之木名之華鄂三槐以名  
室則又取義於木公之菴以朴名而因以自號蓋不惟  
有之以所有之木且有取於質朴之義故為之言者皆

美公能尚乎質朴而不事乎文筆也以余觀之公之淳  
厚簡素固可謂之質朴矣然公亦非徒朴而不文者  
何以明之吾聞公之高王父嘗為平章政事曾大父為  
肇慶教授大父為餘干訓導皆以文學用世厥考贈  
尚書公又以儒為業公早承家學服習乎詩書涉獵乎  
百氏發身以文而揚聲邁迹增光乎前烈是豈朴而不  
文者能之乎司封文昌之屬鴻臚典儀之官太常宗伯  
又皆禮樂之司公嘗更歷其任參預其事今又以大司  
空而為

書川文選卷一

四十一

儲君保傅之職又豈朴而不文者能之乎公言語有章  
進退有度操觚染翰輒為駢驪之體雖貴且耆而好賢  
下士撝謙盡禮其所居堂室凡有名稱者必求詠歌紀  
述大篇短章諸作皆傳珍藏寶玩千金不易若其繼善  
堂卷及此編是也非其篤好何以致之又豈朴而不文  
者能之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公蓋質而文者其君子哉君子之處已也厚  
其取名也廉公之以朴自命蓋廉於取名者然人遂謂  
公惟尚乎質朴是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歟抑聞太朴之  
世居室未有名人亦未有別號公苟惟朴之尚則菴且  
不宜有名而况以之自號乎名其菴以為別號則亦彌

丈夫又况華之以詩文乎余故曰公非徒利而不文者  
蓋廉於取名者也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宗原鄧故家子也世居壘脰湖之藕纜橋其先伯祖用  
韶翁與其祖用圭翁交愛克篤以高賢聞第宅甚盛有  
堂曰務本余先大父柄芸先生為之記有軒曰花香竹  
影吾兄維新學士記之余自幼至長屢過其第尚及識  
用韶翁而翁之子姪皆得相接迨其諸孫又多有從余  
游者宗原其一也蓋余大父娶於朱而兩翁於余為祖  
舅宗原則余表第婚姻之故斯文之好有自来矣今

蜀川文苑卷一

四上

吾大父已在九原不可作用韶翁與其子姪亦多下世  
至於務本之堂花香竹影之軒又悉遭鬱攸化為煨燼  
獨吾祖與吾兄之文載諸簡冊者不隨軒堂而泯耳感  
今念昔可勝慨邪况余兄弟官于京師而朱之戚屬安  
于田里南北相望日益疎闊惟宗原往來仕途時過京  
邸相與道舊故情話觴酒而飲之慰悅無已今乃授  
職水衡之屬之任嶺海之間又相與為八千里之別余不  
能不愴然懷也臨別贈言自有不可已者况重以鄉宦  
之請乎君家紫陽夫子有言守官非是律已公廉執事  
勤恪自無他患又曰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

寬叔更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不用其敬焉則少  
過矣斯言也宗原請諸紳若夫公暇之日登白鶴峯  
陟東坡亭而探墨池朱沼焉覽物懷賢之餘尚能憑海  
上之青鳥傳雲中之素書以慰吾遐思否邪

送王民望赴成都大守序

為治亦多術矣尚簡易者則誦周公之言曰不簡不易  
民不有近乎易近民民必歸之尚威嚴者則誦子產之  
言曰大列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則多死焉斯二者各持一論而皆適於治然為之或過  
則簡者緩弛繩墨惠教而威不立嚴者專厲法禁民

蜀川文苑卷一

四下

惟觀刑而不觀德皆失其所以為治是豈周公子產之意  
哉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又曰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周公之簡敬而簡者子產  
之嚴亦以濟其寬耳豈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哉率是而  
行雖國與天下可得而治况一郡乎成都蜀之大郡也  
自漢以來治郡而有聲者先後相望至於聲績偉然傳  
播於人迄今不衰者有二人焉清獻趙公抃忠定張公  
諤是也二公何以得此於人論者皆謂清獻治之以簡  
易忠定治之以嚴明所為不同而同歸于治人無異辭  
獨蘇子瞻之論出於衆人之表於趙公則曰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論張公則曰以寬得  
愛愛止一時嚴而見愛所及者遠以是觀之則二公之  
治亦非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其有得於聖賢敬簡寬猛  
之意歟宜其聲績久而益章也今年夏成都缺郡守  
廷議謂其郡去京師萬里外所統五州二十七縣民俗  
柔弱勇悍不可以一律齊而

諸王之府三司之署又參錯其間未易為也必得才器  
老成剛柔兼濟者斯可為之乃惟曰王君民望其人遂  
自刑部郎中擢以為守今將之任其僚友屬余贈之  
言余雅交民望不得辭也故為歷舉聖賢之言治道與

四川文選卷一

四十四

前哲之治是郡者告之民望必有取焉罔俾趙張二公  
專美於成都也然二公皆起自郡守以至大用吾知民  
望今日之舉亦他日大用之階乎

###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台與吾郡隣所統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戶口田不相上  
下民賦兵餉無大相遠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  
內包山陵外際江海旱易乾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歲  
多歉而少穰穰歲民賦易供征歛失時民亦病矣歲歉  
法宜蠲稅或怠於履畝而緩於申災則當道者以歲計  
已定而不為蠲民幸不為等者又困於此後再值歉則

以前為戒雖已上災而猶征之以待報比及蠲之則小民  
已征而不復給適足以肥里甌區長耳歲之登不登賦  
之免不免其皆有弊半而海運之弊抑又甚焉海運者  
國初以二郡瀕海夷寇出沒多設衛所於水道之衝以  
控禦之在吾郡者十餘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倉儲民  
賦航海輸之以為兵餉或逆風濤或遇崖石則人粟皆  
飽魚腹旋復征補民之重困甚矣而諸倉各在險遠之  
地監司罕至守尉莫臨饕餮之徒以賄求給後其間與  
官吏締構為奸剝民脂膏不厭又有所謂攬戶者重取  
之民輕資以住泰然不輸而直貨取珠鈔動計數十百  
可勝言哉聞有建白于

四川文選卷一

四十五

辭其官吏交代之際則又竄易文移追改歲月指前射  
後至於不可究詰而盜糧以數百千計者有之已嘗發  
覺逮繫窮竟矣會有將命行寬恤使者至輒輕縱之  
其何以父後民之困於賦役若彼而迺為此曹利其弊  
上者請於二郡各增置通判以專理之然後宿弊稍去  
而未盡革且專理者亦未盡得其人或貪黷以漁下或  
苛刻以厲民胥吏之矣今年春郡國上計判吾郡者以  
貪去判台者以刻去乃擇賢而補之於是通州武君廷  
用以鄉進士釋褐通判台郡台之大夫士要余言以贈

之夫能察乎前事之弊而更之則利乎民矣能監乎前人之失而反之則得其職矣利弊得失亦在乎轉移之間耳余雅交乎君知其懷通敏之才明當世之務者其於余之所言必有以處之台郡之民庶其有瘳乎

### 晚香詩卷序

菊之見稱於世久矣楚三閭大夫被讒放逐動以芳香自潔於是淪落英之句見於離騷晉彭澤令棄官閑居玩物適情於是三徑猶存之句見於歸去來辭至宋丞相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秋容淡脫節香之句又見於重陽之詩菊之時義遠矣哉吾友兵科都

蕭文選卷一

四

給事中章君元益既解官家居藝菊于園作亭其間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而寒英佳色分芳於風饔霜虐之時元益愛賞不已乃命善繪者圖之求善鳴者誄之萃而成卷問者避難于行報以自隨時一展玩以紓故園之思余過而見之為名其卷曰晚香且俾他日歸以名其亭或難余曰韓魏公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晚香之詩蓋其所自況者今元益擢纔給事黃門而輒閒居如淵明且放逐如靈均和歸來之詞續離騷之經此其時也乃以韓公之自況者況之名果稱情否邪余應之曰吾第以菊名之耳奚以況諸韓公為且人亦未

可以成敗論也予謂韓公將相富貴皆然矣殊不知公為諫官以論執政不報而乞去為樞副以羣小不便毀言日聞而輒去為宰相以入病其專至効其跋扈而又決去況於定策危疑之際自處以死且族者幾矣使當時一有蹉跌則今視晚香之詩亦必有訾焉者惟公險夷一節又幸明主保全故得以功名終耳始元益之為諫官也言論侃侃亦常以古人之名節自厲善善惡惡果於自信惟善是舉雖廢置者不以為嫌惟惡是攻雖推貴者不以為忌用是卒為媚嫉者所中蹉跌至此雖在顛沛間而貌益豐量益洪才氣益充而詩文益工殆

蕭文選卷一

四

非久困而終窮者仰惟

聖明在上將必有賜環之召余揄之収其以功名自白於世尚未艾也何遽不若古人哉雖然所謂晚香者豈謂保其將相富貴邪謂能保其大節也大節一喪雖將相富貴亦遺臭耳大節無愧雖閒居放逐亦流芳也况不終窮而有後功乎屈之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元益進邪止邪以功名見世邪以文章傳後邪皆未易窺測要須久而後定耳烏可以一時成敗論之遽謂吾名之不稱情邪既已言於客遂序

其事千首簡幸元益去險即夷功成名遂而還余亦歸  
老過焉相與坐晚香亭酌黃花酒以質今日之言為何  
如

### 內鄉縣志序

吾郡沃君文淵自監察御史出知內鄉縣事六事克舉  
百廢具興顧惟邑志未修大懼前之典故日就湮沒今  
之事蹟後莫章聞乃令邑博諸生檢葺舊編益以近事  
草創粗具屬其邑人戶部員外郎王公甫持以示余俾  
加刪定余受而閱之見其綱領條目殊無倫次輒不自  
揆為之更定綱目分為十有二畧先後之倫各有意義

內鄉縣志序

序

蓋以因邑作志凡百皆統于邑創置始末開卷欲聞故  
首之以建置略方地為與邑環百里四境所有皆所當  
知故次之以輿地畧有地必有官司以治之故次之以公  
署略治官行政必先養民故次之以食貨畧衣食足而  
後施教化教化行而後知禮義故學制略禮儀畧次之  
禮莫重於祭崇正祀必黜淫祠故祀典畧雜祀畧次之  
官于斯生于斯而有德有功有學有政有一善之可稱  
者皆後人所當效法惟異端之流宜在斥外故名宦畧  
人物畧異端畧又次之若夫總一邑之文獻垂百代之  
聲光則又莫重於詩文故以文苑畧終焉此一書之大

略也至於條目之分屬亦頗有一髮之見各疏其所以  
于諸略之下庶乎綱舉目張井然不紊矣其間紀載事  
文莫能悉正姑損益其太甚者以歸之文淵又俾教諭  
胡君匡進士胡君瑞增修而參校之遂錄諸本復屬余  
為序余惟古之著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而自成一  
家之言乃為精善否則未有無可議者宋子京歐陽永叔  
皆良史之才也而同修唐史則一書之中或相舛午至  
未叔自為五代史則義利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不惟  
是耳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之作後世山經地志  
所取法者然或謂禹貢簡而盡職方冗而疎是曷故哉  
余以為禹貢有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語蓋出於禹之  
所自作者周禮亦非周公不能作然謂盡出其手則不  
可豈周公創其大綱而一時之史官成之公未及刪定  
與此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非特職方一篇可議而已  
以是觀之書出於衆手而成者雖聖經良史不能無間  
然況其他乎又況於是志乎是志固非出於一手者余  
又非良史之才也亦何能為乎雖然讀禹貢職方者無  
論其繁簡之文惟各取其經世大法讀唐書五代史者無  
論其異同之迹惟各取其褒貶大義然則覽是志者亦  
豈無所取哉文淵名類以進士為御史嘗按節江西甚



有聲以擊強反噬捕外其作縣事功志不絕書亦可見其治才也今起擢荊州太守云

### 送按察使事林君序

三山林君廷珍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浙江按察使事時浙之憲臣董學政理刑獄督坑冶者皆缺吾黨之士聞廷珍之權輿相與議擬之曰此其董學政者歟余曰何以知之應者曰廷珍初以易學魁禮闈登進士上第謁告家居越十載載學植益茂文行益醇諸弟門人傳其業者亦多取高第為顯官而廷珍名聲益著

朝廷起而用之自主事遷副郎池職數年刑政清簡而

卷一

五十一

植學授徒如故常庶乎仕優則學誨人不倦者其於董學政也則宜故以是擬之余曰固也未敢必也已而得報廷珍當理刑獄而督坑冶出於諸君意逆之外殊缺望焉余解之曰宇宙間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間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而盡人物之性視天下之事禮樂刑政錢穀甲兵之屬無一而非吾職之所當為故講之有素處之有術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耳若夫高談性命而閤畧於世故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聖賢之學殆不若是廷珍之學不已教於人者蓋必以聖賢為準則則凡天下之事必

皆視為已分之當然而為之於學政刑獄坑冶何擇焉而以為宜不且其亦淺乎知廷珍者我昔濂溪周子提刑於廣南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紫陽朱子嘗言提刑本仁民之職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故初除江西提刑即奏請討論州縣經總制錢較其利病而罷行之二子之學聖賢之學也其於世故究心如此今兩浙之間窮閭之下豈無屈抑不伸顛連無告者乎坑冶之弊賦有常而產無恒財已竭而歛不休民之病之有甚於經總制錢也廷珍能以二子之心為心則吾浙之民將蒙其利澤矣必董學政之為宜邪衆皆曰然蓋書是言以贈之廷珍余兄維新之門生而余之執友也固宜贈之言不敢辭

卷一

五十一

### 送四川按察副使孫君序

始余官京師見南京臺省之鶚考績來銓司者以省郎兩考人目之曰此太守之坯也以侍御兩考人目之曰此僉憲之坯也當是時持銓衡者於南京之官必久次而後遷遷則省即止於太守侍御止於僉憲坯者甄陶器物先具其質者也銓司為甄陶人物之地故目其必將為是官者為坯雖曰善謹蓋亦實錄街談巷議可以知政始

是類也適者

朝廷更用宰臣改絃易轍竊推南京省郎一人侍御一人皆為憲副而江右孫君孚吉以四川道監察御史即拜四川按察司副使南都之士欣然喜而相慶曰十數年來無此起擢矣迺今始得見之後來繼今者其未艾乎茅拔則始運王陽登則貢公喜以今觀之信不誣矣於是其同鄉察友劉時議輩尤喜慶之深者謁余文贈之天下之事前軒則後輟始塞則終通而軒輟通塞若寒暑之相禪非人之智力所能久抑之也南臺侍御昔為貪憲之坯今為副憲之階矣孚吉當

卷一

五

朝廷更化之日首被薦拔豈倖致哉蓋其先祖起家進士仕至兵部尚書駁歷中外聲績惇然其尊父以鄉舉為揚州郡博亦有文行孚吉繼美象賢蚤登進士初為常州理官即以廉能聞用是

徵為御史出入京畿內外巡歷江湖上下所至輒有冰檠聲銓曹署其考門才敏而有為行端而有守則其治行可知已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汝則錫之福夫民之有為有守為君者尚念之而福錫之况

天子耳目之官有為有守者乎是宜乎古之貢士

而士大夫至於相慶也乎吉懋哉尚思

天子擢用之意與士大夫喜慶之情而以繩厥祖武自勵使風紀憲綱振揚于西蜀令聞廣譽傳播于

中朝則甄陶人物者以孚吉為公輔之器豈直曰憲副之階

###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南京戶部郎中朱君文珮自進士歷官二十餘年老成謹厚嘗署部事庶察服之今以薦擢參議江西省事既之任矣考功郎中管升衡偕江西士大夫要余文追而贈之余惟古之贈言者若老子之送孔子曰富貴者送

卷一

五

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孔子之送子路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皆口道而面命之今文珮已去贈言亦可已矣乃欲取余文佐以遺之何哉蓋人固有耳提面命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亦有得一言於千里之外篤信而力行之者言其可已乎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命史為書而僮執燭燭不明謂其僮曰舉燭史過聽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行之而燕國以治夫受言而能行之雖郢書燕說亦可也不然雖耳提而命何益之有且燕相之所以致治者惟以舉燭一言耳今余欲資文珮之治得

二言焉曰明燭曰執符而已斯二者非余之口也吾家子雲之言也其言曰智燭也信符也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余聞世之談者率謂江西俗多健訟鄉多豪右吏其土者多眩於是非挽於勢力每以為難治余以為非難治也不知明燭執符耳明智如燭則吏之臧否民之情偽訟之曲直政事之得失不難辯也執信如符則令必行禁必止剛不吐柔不茹威富不訖孰敢有梗吾治者如是則於治也何有夫郢人之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行之尚足以致治今余所云明燭執符固先哲之法言而今日贈言之意也文珮果受而行之其必以江西為易治乎

碧川文選卷二

五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

皇上初登寶位萬幾獨斷百度惟新南京戶部尚書潘公以年滿七十據禮陳情懇乞致仕優詔許之特給公驛以還有司月繼廩粟歲供徒役有常數

恩至渥也公何以得是於

上哉公起家進士為給事中為太常少卿為戶部侍郎為都御史復為侍郎以至今職出入兩京歷事

原缺

碧川文選卷二

序

姜氏族譜序

姜姓出炎帝而太公封於齊本文百世蔓延於天下廣德姜氏豈非其苗裔耶姜之彥有為監察御史者曰洪宇希範嘗為余言洪之先世有諱均佐者初居餘姚後遷于鄞之金塾均佐之孫諱茂阡又遷于西鄉之眺頭江鄉謂之眺頭姜氏歷三世至吾曾大父號符節翁洪武間始來廣德以通春秋用薦者為其州學訓導因家于州之天平鄉故今為廣德人翁之子曰清白處士亦以

碧川文選卷二

經學教授鄉里有子六人諸孫十有五人洪其介孫也忝第進士以至今職弟溥今亦幸成進士群從子姪游校庠志科第者尚有之是皆先世積德所致也惟是譜牒弗修大懼無以昭前而啓後間因公暇纂葺成編惟先生有同年同鄉之好敢以序請于家鄞之西鄉未嘗一至眺頭亦未聞姜氏今有顯者蓋昔有聞人於今為庶然廣德一衣傳纔數世而一門榮盛駸駸未艾若是是曷故邪余嘗觀夫山木焉凡其枝葉之暢茂者必其本根之深固也然有老幹離披僅存條葉而旁枝秀發英華燦數者蓋其本根雖同而枝分幹別一或有所推抑則

其膏液之流注生意之滋息不能不塞於彼而通於此此盛則彼替自然之理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本同而末異者多矣姜氏之盛於廣德而替於鄆者其以是夫嗟乎天下著姓孰非古帝王之胄公侯之裔邪乃今盛衰榮悴之相禪萬有不齊其有以也寧獨姜氏哉希範既為此譜以聯其族屬其尚以禮義忠孝之道躬行而倡率之俾在廣德者有所視效愈久而愈昌其在鄆者亦必有所興起將不與之駢榮而競茂乎余因序其譜而併勗之

###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碧川文選卷二

二

古之君子處紛華聲勢之塗而不溺遭變故顛沛之境而不仆居優游閑散之地而不惰當叢脞要劇之任而不亂故履險若夷剝煩若簡而出處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求之於今未見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幾乎此哉公之尊父在景泰初有安社稷之大勲以少保行大司馬事任大責重聲望奕然公於其時亦以武功為千夫長未嘗怙勢凌人顧好文學攻詞翰以與寒畯士角非溺於純綺之習者比天順改元少保公為權奸所陷公亦謫戍代北禍變之烈莫此為甚公晦處俟命不至墮穽可謂難已權奸既敗少保公之忠勲以白成

化門始使公舊職荐更文階以至南京太僕少卿職甚簡而公執事有恪不以閑散而惰慢及遷京兆政事甚繁而公總綱提要分任僚佐以責其成不以繁劇而紛亂公之治行大率類此當道知之每薦為六卿之貳弗克成公自知止足方上章請老適優詔特賜致仕公超然東歸述未離乎南都城郭之中而趣已在於西湖山水之間矣嗟乎若公者豈非所謂履險若夷剝繁若簡而出處進退綽有餘裕者哉余嘗病世之士得勢則沾沾自喜失勢則奄奄喪氣居閑則縱弛不檢處劇則周章失措汲汲於進而戚戚於退者皆是也公豈特加於人一等哉古君子之風殆於公見之是宜留都臺諸公重之而屬余文以餞之也余兄維新嘗與少保公交而惟貞嘗與公為僚迨余南遷又辱公厚通家之契其來已久祖餞之文所不敢辭第余亦被嚴召迫冗操觚不能發揮公之盛美為可愧云

### 送楊質夫山西僉憲序

弘治元年秋刑部主事楊君質夫擢山西按察僉事被敕董學政將行告別於余余念與君生同歲居同鄉業同學同試鄉闈先後發解俱第一同魁禮闈君第二而余第四同登進士第余一甲而君二甲既為同年遂同

朝而仕余忝史職而君為法曹雖若不同然君嘗與會  
試文衡今董大藩學政亦每以文字為職紫又與余同  
也余自揆庸末不足以望君下風然出處大畧頗頽下  
上無不同者豈惟其外之同若儒行所云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者亦有之矣昔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范景  
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余與君則姓又同焉李摯之與  
李敏同姓同歲同門而同年及第謂之四同然亦未若  
吾二人者事事皆同也今君且將為千里之別余安得  
無一言之贈乎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公卿大  
夫無不忘於道德者達則兼善窮則獨善無外慕焉世

碧川文集卷二

四

變風移士無定志交驁於利進而為公卿大夫亦若人  
耳其何補於天下之治雖或能隨世以就功名其視淳  
古之風亦邈矣山西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堯之所治也  
昔人謂其俗儉而用禮憂深思遠善讓而恬以愉有克  
之遺風道德之餘澤也然未知今之平陽亦若昔時  
之風乎而其他郡亦若平陽之風乎君其往觀之欲舉  
堯之遺風以一山西之俗其必自學校之教始欲學校  
之教興於道德而厚於風俗其必自士有定志始欲士  
有定志而不驚於利其必自君之激勸始君其念我他  
日山西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大夫以資世治延

受齊民亦皆有所視效興於禮讓以美其俗斯其效也  
若夫舉堯之遺風以一諸天下者君其貢於

上而普施之以大同海內之俗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余之言君其以為何如

植柘翁孝行集後序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  
父母疾多割股肉而進相習至今翁其一也翁姓陳氏  
諱季倫溫之平陽人嘗以父疾危殆藥之弗效至割股  
以療之病之子宣第進士為冬官郎於是翁之事遂聞  
諸士大夫間多為詩文以張之宣以其集示余余覽之

碧川文集卷二

一五

大率舉韓文鄧人之對而論辯之亦幾若聚訟矣然鄧  
人對以別股者為非孝宋子京嘗以其論為善黃東發  
則以其論為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所見亦已不同然  
子京雖善其論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受其親出於  
誠心亦是稱者東發謂割股以療親疾雖非聖賢之中  
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則其為說亦歸於同以是觀  
之則割股之事謂之非孝可乎然在唐時或給之帛或  
旌其門或免其賦人或希謁而矯為之者謂之非孝  
猶可今之割股者不旌門不免賦不給帛蓋無所希謁  
而出於誠切謂之非孝不可也故余嘉翁之行爲識一

言於木簡矣暇責備以聖賢之中道哉翁之號為植和  
蓋又示敦本崇德善之意也今以宣貴贈工部主事  
云

### 送施應祥通判懷慶序

應祥初以鄉舉進士通判衡州今以外艱服闋更任懷  
慶鄉人以余通家之好請文以贈之蓋余先祖栖雲先  
生以明體適用之學造就後進及門之士往往去為顯  
官或為列卿或為方伯皆能開揚師訓以利澤民物雖  
有仕不大顯者亦能隨其力之所及以濟乎人以有遺  
愛亦無負乎師門之教也若應祥之祖貳尹公者殆其  
一焉貳尹公嘗泣河南之孟津甚有惠政間以憂去民  
留之不可得思之不能舍乃伺公終喪即相率伏

闕上書以復公于治一邑之民若赤子之失慈父母而  
復來哺之悲感歡慶溢于窮閭久之以老致事民復欲  
留之不可得又相率送之不忍別其後孟津之民見公  
鄉人必問曰吾施爹安乎其子孫何若召父杜母之思  
於公有之是真無負乎師門之教者惟先世師友淵源  
所自故應祥與余嘗同庠舍情若弟兄余兄少宰公亦  
視應祥若子弟然通家之好其末有自應祥之行告別  
余兄弟余兄既而語以律身居官之法應祥唯唯謹

余言固可已之而不得已於鄉人也詩曰伐柯伐柯其  
則不遠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貳尹公佐一邑之政  
應祥佐一郡之政事體無大相遠也孟津之邑與懷慶  
之郡相望河之南北風俗亦甚相邇也應祥其以貳尹  
公為則益修其德以達于政以澤其民召父杜母之恩  
復在於今而名垂後世乎夫貳尹公之為政有得於吾  
祖之訓者應祥於余兄弟之言亦必能用之豈徒慙寘  
之耳以規為瑱哉

### 贈里士黃公受爵詩序

漢有高年賜爵之令唐有版授侍老之職

國初嘗命應天鳳陽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  
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近時

覃恩被天下民年九十八十以上皆賜冠帶是即

國初社士里士之制與漢之賜爵唐之版授其揆一也  
吾鄉先達南山黃先生以道德文學名世嘗為御史為  
按察僉事聲績偉然有丈夫子五人公其第二子也其  
四人者一為訓導一為宣義郎一為按察副使一為知  
州惟公不求聞達今又以年登八十蒙

恩冠帶以受里士之爵同氣五人無一韋布可謂盛矣  
況其出者若憲副公輩又各著聲績以增光前烈其慶



者若公等各有行義無以忝厥世仰又盛也且五人者之子姓凡數十人殆將世濟其美其盛又可量耶公之子傳為邑庠生勤學有文又將顯其親其李博適來京師為具冠服將以奉其親又皆能子也鄉人仕于京者因博之歸咸賦詩以為公榮壽之慶乃以序見屬蓋嘗觀諸山水矣其南枝秀者北枝或朽焉華樂榮於前者其後或瘁焉若夫連枝挺秀奕葉敷榮者必其根本之深培溉之厚也今黃氏一門之盛雖燕山之桂謝庭之樹無以尚之然則南山先生種德培善以迪其後者至矣不然何能若是其盛哉守陞大父栖芸先生與南山

碧川文選卷二

張世英字序

自古有天下者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封故皆䟽封列爵其來尚矣然觀漢之外戚恩澤俟表往往不一二傳而失之其能久傳而不失者蓋必世有英偉之才能亢宗而濟美焉今惠安伯張公有嫡子曰偉既冠而賓字之曰世英未有為之說者介其館客應君進勤屬諒之惟我

英宗睿皇帝以九齡而承大統于時仁廟昭皇后以王母而任保佑之勤制政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誠可謂女中堯舜者

后之尊父伯兄先已相繼為彭城伯其季兄在宣德間以諸舅為都督至正統初進封惠安伯褒紀之義申伯之封列聖之恩無以尚矣而張氏一門兄弟並膺伯爵傳子及孫以至於今方盛未艾其視不一再傳者何如蓋繼世之得人也今公以貴戚耆俊敬以事

碧川文選卷二

上而恭以接下綽有令聞而公子讀書好禮能琴善射燕文武之藝俊爽不凡他日承圭襲爵所謂亢宗而濟美者又在乎是然則名之曰偉而字之曰世英可不謂名稱其實邪雖然傳有之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外戚所以不能善其始終者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表之所列者是已故惟英特之士能自拔於流俗之中而勲德著當時鼓烈垂後裔也在世英必能勉之故兵部尚書王公輓詩序

于任史館拜觀

英宗皇帝實錄至於已已之變未嘗不太息流涕也當是時權奸誤

國裔夷猶憂事勢甚岌岌人無固志幸而一二偉人出

於其則者不顧身以倡大義定大計故能易危為安天下遂以無事蓋倡大義以清

君側一日尸三豎于朝者公也定大計以折南遷之謀一麾而百萬之虜宵遁於徼外者于公也非公無以作忠憤之氣非于公無以致敵愾之功忠憤之氣不振則敵愾之功不成微二公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是豈特二公之力哉天相

國家也于朱子有言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天必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為之君者有所恃賴以保其國若二公者豈非所謂其人乎公自

兩川文選卷二

戶科給事中歷陞僉都御史督漕於外于公自兵部侍郎陞尚書加少保本兵於內一時聲望震天下雖鄙夫賤卒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為烈也然以是見重於世亦以是見忌於人故于公卒陷於非辜而公亦削籍矣後公復起為都御史又進為兵部尚書雖多所建明已不得盡行其志乃移疾力引去家居二十餘年言者屢欲起公而輒報罷蓋重公者不勝乎忌公者也嗚呼天之生偉人也不數豈惟以弭一時之亂哉人固望其與一世之治也二公之究竟如此豈不重可慨邪然公名成身退壽考令終視于公所得多矣在公固已無

憾天下之人則以公不得盡用以大庇斯民為恨善者又作為哀辭輓歌以泄其情公之子僉憲君萃以成集俾予為之序噫予何人斯而敢為公序斯集哉惟以公之事載在史官與得於見聞者論次之因併及于公之事亦以志予之感耳然于公之沒于嘗欲為秦風哀良之作未能也今於公之喪乃得序其輓歌以自附于田橫門人之後固所願也雖犯不韙不敢辭

### 蒙菴詩序

予同年友陳君文用為南京監察御史嘗以蒙菴自號為之詩者甚富乃屬予為之序予謂文用以明敏之才

兩川文選卷二

當朝廷耳目之任宜乎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建白是非得失以裨

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斯其職也顧以蒙昧自號雖曰謙謙之辭豈其所哉若以為皓皓者易汗曉曉者難全欲自晦其明姑為是退託邪若是則非所以為文用也夫耳欲其聰聰而至於聽聞蟻則為病目欲其明明而至於察淵魚則不祥故聰察之過而昭昭為之的使人欲援弓以射之固不可也若以聽聞蟻為病遂欲蔽其聰以察淵魚為不祥遂欲晦其明尤不可也古之君子非不用其聰明也不盡用也明於大而不察察於其

細明於遠而不屑屑於其近晦於外而明於內晦於初而明於終晦於暫而明於久其晦也乃所以為明在大易則為蒙亨之道蒙即晦也亨則明而通矣然則文用之蒙非晦其明也乃所以為明而致亨通者歟故文用之為御史見義必為而不露才揚己非不糾察也非不達白也不待厲聲色觸忌諱而志無不遂行無不達非有得於蒙亨之道耶若夫事關安危治亂之計者吾知文用必不以利害避就其肯以蒙自諉而求全哉雖然易卦之蒙治已治人之道無所不備非特效一官者以之果行青德君子之事也時中養正作聖之功也發蒙刑

蜀川文選卷三

十一

人彌教明刑之賦也包蒙克家大臣宰相之任也文用其進於是焉有非予之所能窺測者予特以其今日之為御史者為之說耳文用世家于閩以進士為御史按察官者先後相望皆炳炳琅琅有聞于世文用又將進而上之以益宏其聲烈雖欲自處於蒙得乎若予之寡昧則真蒙者今又以矇瞽之說序蒙菴之詩不自知其不可也文用以為何如尚有以發吾之覆哉

###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天下不患無才能而患無氣節有氣節而濟以才能則足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有才能而乏氣節則適足為狐

媚鬼域之資故君子惟氣節之為尚而才能次之雖有託孤寄命之才至於臨大節可得而奪亦不得為君子觀人者雖其才業未甚著而其氣節有足取焉亦可以占知其將來矣此予之所以有取於張服周也服周早負才氣侃侃不屈於人以詩舉于京闈選進士甲科初出宰河南之商水已能卓然自立施政舉事不肯隨人上下以是政績章聞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見者歛容聽斷刑獄不奪威富每引儕輩論列天下事明得失別邪正雖批逆鱗觸反噬不憚也初巡山西發奸擿伏風裁凜然繼按山東憲紀益振激揚汙清雖

蜀川文選卷三

十三

有勢力者莫能撓之其與笑柳脂膏縮胸話者大有逕庭殆可謂之有氣節者況其才足以濟之將來之事業其可量乎乃今超拜安慶太守蓋未足以盡其用然安慶南畿之大郡也昔人所名大節之堂在焉予嘗讀其記有云後之人升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歆然乎今服周將升其堂而思其人矣然今之安慶非昔時之比也蓋亦反而思之曰昔人當危急存亡之秋尚能厲其節行以完其民人今逢雍熙泰和之世有一夫不與被乎上之澤者吾之耻也可不有以益厲其氣節以大庇乎

生民邪若然則安慶之民必蒙其休澤而服周之名位  
勲業猶階而升矣予於服周為同年義最厚固將贈之  
言而其僚友周文化輩又屬予言也為書此以遺之

###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濟其民非苟利  
祿而已上能正其君下能濟其民惟若伊尹周公者斯  
能兼之其他未易能也然濟民非難正君為難正君者  
非得卿相之位不可雖得卿相之位非正已物正者亦  
未能之濟民者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民必有所濟其  
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與其得

卷二

十四

卿相之位不能正其君孰若得守令之職以濟其民之  
為愈乎吾鄉李君彥明以進士拜官刑部主事歷陞郎  
中先後十數年矣其才識之通明操行之清謹刑政之  
練達夫人能知之咸期其可以大受也今被

命擢為泉郡太守蓋亦重任矣知者猶為之慊然不足  
子以為不必然也世之仕者率慕卿相之位而少州縣  
之職使得卿相之位而不能正君亦苟利祿耳今得州  
縣之職有實惠以濟民亦何嫌乎彼我泉郡在八閩之  
中民淳訟簡素號易治其民可以誠感可以惠懷予嘗  
親歷而知之蓋景泰初先君贈學士府君蒞官于泉時

草竊餘孽未靖先君奉藩府之檄帥永春德化二邑  
之民兵討賊宣布威信悉撫定之不戮一人而四境帖  
然遂署德化縣事惟流亡撫摩瘡痍民愛戴之真若  
赤子之於慈父母受代之日邑人攀送涕泣不忍別去  
先君以一命之士值多事之秋其得民尚如此今彥明  
以二十石之專當宣化承流之任歟此大惠施於一方  
則閩郡七邑之民其愛戴感憤又當何如他日頌聲載  
道而東將必有為之推轂者矣自古及今起郡守而為  
卿相者踵頂相望彥明蓋有待焉正君之道又當別論  
也予於彥明固舊交而泉郡又舊遊之地故為是說以

卷二

十五

贈之且為泉人喜得良太守慶云

###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氏化與子秋子兄文懿公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被

命論秀于京闈得南宮白鉞東德為解元其次則平谷  
諫并時晉又次則泰和尹頌慶成皆知名士也文懿奇  
此三人謂必取甲科為世用非碌碌者比予竊識之越  
三年東德擢甲辰進士第二人及弟即授翰林編修預  
史事時晉慶成皆屢不偶越十年為弘治庚戌子泰校  
文禮闈見二人聯登甲榜為之欣然以為不孤文懿之  
望也且時晉治易為余所考慶成治書予雖無預然以

文懿故進見間皆執門生禮昔人所謂楊氏上下門生者又於是見之還者時晉出宰彰德之安陽予既贈之以詩今慶成又去為紹興郡推予方欲贈之言而郡人仕于京者又屬予言也言其可已乎夫郡推刑官也理刑之道吾嘗聞之文懿矣文懿嘗作尚書私抄謂舜典象以典刑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非史臣記事之辭當移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然後繼之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一節皆帝舜一時命官之語欽而恤明而允實萬世刑官之大訓闕一不可者第古書錯簡以欽恤之語混為記事之辭使當時命官之意有不完備故私抄悉移正之其說甚詳也慶成治書而為文懿門生亦嘗談及此否邪夫欽恤明允理刑之道盡於是矣使上古聖君復生不過以是訓其臣使文懿九原可作亦必以是為慶成贈予尚何說哉惟慶成其念之則所以副文懿之望者此亦一端也豈惟以副文懿之望所以慰會稽一郡之望者亦在乎此豈惟以慰一郡之望雖進而理天下之刑亦不出此道也慶成想哉

故刑部尚書謚康僖陸公輓詩序

弘治二年九月己巳致仕刑部尚書陸公卒于家有司

以聞  
天子曰嘻此予

英祖

憲者執法之臣也郵典宜從厚其令所司祭塗如儀併議所以表行易名者以昭示來世事下禮官禮官不敢擅擬咨於內相內相亦不敢自專乃按謚法疏其義與行合者各二字以請 宸衷簡閱親定其謚曰康僖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小心畏忌曰僖斯美謚也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家者亦必溫厚易良而為人之所可好可樂然後功立而不仆有庇民之大德者亦必有事君

蜀川文選卷二

七

之小心而常存乎畏忌是以名成而不虧皋陶為士師人不稱其嚴厲而稱其淑問蘇公為司寇人不稱其威猛而稱其式敬至於周公之不驕吝畢公之克勤小物仲山甫之柔嘉維則小心翼翼皆是道也然則溫良好樂之康小心畏忌之僖古之大臣得以功名始終而垂休無窮者率由乎此公起家進士歷官刑曹出為方伯入為司寇先後四十餘年勤勞著於

國家德澤及乎生民雖秉法持憲而寬裕有容人所悅服可謂溫良好樂者 眷注雖隆而益恭謹寅畏動無過舉其小心畏忌者邪公蓋得乎古之大臣之道矣

此公之所以受知于

英祖

憲考為大司寇至十有五年之久功成身退壽考令終而又被

今上之知得以康僖為謚以傳之後世可謂盡美矣吾

鄭自 國朝來大臣得

賜謚者纔三人兵部尚書金忠襄公予凡吏部侍郎文

懿公及公而已雖後來繼今者未必

朝廷述行表功之盛典其不輕畀若此公之得此豈易然哉予忝執筆從太史後既嘗書公之大節以列于

蜀川文選卷二

十九

國史今公之後子司務君偕公之嗣孫仁會粹縉紳士夫所為公之輓詩而先之以行狀墓銘神道碑總為一冊屬予為之序予惟公之大節在史官世系行實在碑誌交特哀悼在輓詩無容贅也故特舉公之所以被列聖之知生榮死哀而得美謚者蓋有所自俾覽者先得之

送羅憲副赴瀘叙兵備序

予嘗讀夏書西戎即叙之言及漢史五月渡瀘之語未嘗不歎我 朝興圖之廣而

皇化之遠也今之叙州古西戎之地州之名叙正取即

叙之義也瀘在今瀘州境內南夷之叛蓋嘗沒焉夫以

唐虞之治而西戎猶未即序至大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而後就次以漢魏之威而南夷猶有不服至武侯之渡

瀘七擒孟獲而南方始定然則戎夷之難化服也久矣

今叙距京師九十餘里而瀘則萬里之外聲教所及罔

不臣順蓋在唐虞所未即叙在漢魏所不能服者今皆

悉入版圖之中而固於

德化之內何其盛也然聖人作易於既濟之時有思患

預防之戒而於人物萃聚之際除戎器以戒不虞今叙

瀘之地為控制西南諸夷之要會有州郡以治內有兵

蜀川文選卷二

十九

衛以防外而又特設按察官以督兵備蓋思患預防以

戒不虞之意也夫不恃其治化之盛而忘戒備之深

聖皇疆理天下之道固如此孔子讀網繆牖戶之詩而

歎之以為知道亦此意也吾同年友羅君時泰以進士

歷官山東按察僉事督理畿內屯田今陞四川按察副使

督理瀘叙兵備屯田兵備皆軍國重務也而時泰以按

察官督之重任也前任屯田既優為之今任兵備必克

勝之蓋兵備非難而足兵食為難足兵食非難而能惠

養兵民為難誠能惠養兵民使家給人足則倉庫以實

武備以修而信乎於無戎夷小蠢皆但威慕我而無



思不服矣此則父安長治之道也此則

帝心之所簡在也此則僚友贈言之意也而亦時泰職分之所當為也尚念之哉

渭陽餘意詩序

弘治三年秋七月申順大夫同知常州府事吳君廷用  
恭賀 萬壽聖節至京館中書舍人陳鳳儀郎鳳儀  
之先夫人中順之女兒也為舅甥之義焉未匝月而別  
去鳳儀偕鄉友既饒之於潞河之陰不勝秦風渭陽之  
思援求鄉友及朝士之能詩者以道其情以為舅氏贈  
題曰渭陽餘意以予同鄉且有連請為之序予憶成化

寄川文選卷二

二十

初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嘗為予言鳳儀之先大夫初  
授欽州知州以還中順以鄉進士家居得報即命舟挾  
鳳儀往迓之抵慈溪之車廐遇焉時鳳儀方九歲而吳  
夫人已下世欽州顧中順口占一句以屬其子云舅見  
外甥如見姊鳳儀子即云憐孀欽州與中順為之對泣  
不能已想其父子舅甥一時會晤之間有感於死生契  
闊之際其情可勝道哉俯仰今昔幾三十年欽州亦已  
下世久矣今中順之見甥鳳儀之見舅其感於死生契  
闊之情視昔又何如邪然則潞河之別欲如慈溪之會  
已不可得其於渭陽之思殆有甚焉夫渭陽之詩秦康

公為太子時送其舅晉文公而作康公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其情哀矣其送之遠則至渭陽也

其思之長則悠悠我思也其贈之厚則路車乘黃瓊瑰

玉佩也當是時康公雖不見母其父固無恙焉今鳳儀

不惟母之不見併其父亦不見矣獨見舅氏而又別去

其情之哀其送之遠而思之長固有甚於康公者雖無

路車乘黃之贈而所贈之詩蓋有玉珮瓊琚之辭其亦

可謂贈之厚矣且中順為人有溫良之德其臨民有愷

悌之政其於倫理尤為其於鳳儀雖為舅甥恩過子弟

而鳳儀亦謂舅之恩無自可忘然則是詩也豈惟以道

寄川文選卷二

二十

鳳儀之情是所以章中順之德也雖然渭陽之詩仲尼  
錄之于夏序之故能傳之永久予何人也而能永是詩  
之傳哉惟述所聞見以序所以作之意云

送戴師文參政廣東序

古之君子能有為於世者必有定見而又有定力故所  
為無不成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也蓋  
亦有橫潰衝激之虞抵冒搏噬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  
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卒至水土平而百姓寧孔子之  
用於魯子產之相鄭其始政化未乎人猶政之然能不  
為之沮而政成化行頌聲作焉彼三聖一賢者其所為

若是蓋皆有一定之見而又持之以定力雖有利害毀譽不能潰其成也後世之士未嘗不欲有所為臨小利害輒為之前卻一凡人之毀譽亦為之欣戚性往變易其所為蓋中無定見而持守之不力無恒乎事功之不足若也台郡戴君師文英敏夙成弱冠登第歷官職方郎中年僅三紀識見持守儼然老成人焉予於君知其一二以為有定見定力者也性藏北虜入貢屯萬騎於邊多所要素若有所休脅生事者大臣以為憂堇諫多所論列禮閣至舉以為策問時議洵君為職方適當其事願獨以為是不足慮且謂中國不宜為外夷休脅

書川文選卷二

壬午

所動從容裁處若不屑意者至為言者所詆君亦不恤然所以制馭防閑之具甚設既而虜卒無他舉迺帖服近時中外百司胥吏受代之際必求賂於代已者謂之關錢且視其關之乾沒以重輕其賂後先相襲若買易然其弊已甚雖有名卿才大夫慮致怨讎弗能革雖有明法著令視為泛常莫能禁君獨銳意革之群咻衆訾訖不能挫卒遍減而盡革之迺已今職方司吏獨無關錢君之力也君於他事亦多類是則其所為豈利害毀譽所能挫奪者哉非素有定見而持以定力者未易能也以是處天下之事亦何所為而不成哉今君既

被簡命超擢廣東右叅政其與君同鄉舉先後登第以仕于朝者若干人借要予文贈之予固鄉人亦與君同登第者交誼最厚故舉古聖賢之事功告之蓋知君之有定見定力可與處天下之事庶幾乎古人之成功也參一藩之政其必優為之矣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况周公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況子產乎毋迂吾言而加勉哉

###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弘治七年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程公克勤被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

書川文選卷二

壬午

講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程公同年也首唱一詩賀之而兼簡李公二公皆次韻答之而又注復十餘首一時名卿才大夫士聞而屬和者雲集鱗累數十百篇未已守陞不敏獨未能和程公曰此詩倡於朝宗子其鄉同年也詩不和則已益為之序乎乃不得辭惟庶吉士之名其來尚矣臯陶叙九德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作立政曰庶常吉士然未聞所以教之者觀后夔之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與九德所稱寬而栗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者大同小異然則九德之吉

士其即襲之所教而成材者歟詩之卷阿序者謂召康公所作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言曰鵠鵠正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氏以為王朝多吉士維君子大賢率化之使親順天子奉職盡力也夫當時王朝之士固多矣以今考之若王制所載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為進士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論以官之者其即所謂庶常吉士歟而所以化率之者猶不能無賴乎大賢君子教道其可已乎以是觀之則我

朝之制拔貢士之尤者以為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為庶吉士命官教之以需任用是即虞周之典也程公

與李公俱以早慧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

輔之望用是

帝心簡在先後受命同領教事以當虞之右夔周之大賢君子之任亦一盛事也都憲諸公一唱百和以鳴

國家之盛其亦可以匹休召公大雅之作者哉夫是詩

也固為程公發而多兼及李公二公各以所得成卷故

併序之第愧固陋甚不足以希卜氏之下風也汗顏而

筆之  
送侍讀江先生將命荆藩詩序

弘治七年冬十月

皇上簡命使介持捧節冊來傳四方封拜親藩諸工

及戚屬翰林侍讀江先生文瀾在行當詣荆府先是

翰林之臣未有預此者有之實自今始或謂荆帥先以

奉法不謹失王今欲嗣王克庸祇德着蔡仲之命故特

遣詞臣命之歟或謂文瀾有母夫人居欲便道歸省

如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諗者故有是行歟予以為不

盡然也

上之所以輟講讀之臣而使之驅馳數千里外者豈直

為是哉蓋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殊無意外之慮一

二年來災異屢臻四方多故

與李公俱以早慧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

輔之望用是

主上不得怡而大臣以為憂匪惟憂之且虞策免而務

為容悅競取保傅之位以固寵無敢深言天下之事矣

雖有一二踈遠之臣敢深言而直陳者大臣亦諱聞之

以為不祥之言多所顧忌莫敢施行諉曰某事已遣某

官某事已屬某人遂以為天下無復事矣惟

聖明宵旰祗畏天命不敢以人言為不足恤然所言

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若身履而目擊之者為足信也於

是特簡文學侍從之臣因封拜之命以行繇燕與歷

青兗涉徐揚浮淮游江以達剡楚旋歸吳越以復于京

師則凡災異所臻地震河決山摧川涌雷風雪雹水潦

所傷之境皆躬歷之而於吏治臧否民生休戚與夫四境之利害安危所繫者皆必親聞目見而思有以處之至於使歸之日一顧問之間論思之頃則所以致災之由與所以弭災之道將於此而得之

上之簡命詞臣以屬文瀾者未必不出於此而或者以論未之盡也皇華之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烝民之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敢以是為文瀾贈君夫專對之才歸寧之樂衣錦畫行之榮諸同年之詩備之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魯府詩序

昔孔子論士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而論誦詩者曰使

東川文選卷二

二十六

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為使者以能專對不辱命為難也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放恣朝聘盟會侵伐之事無時無之將命往來繁乎使介一辭今之善有以尊主庇民一應對之失或至喪師辱國其能專對以不辱命者為不易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使命往來惟親藩之諸王與服屬之裔夷耳非有兵車之會凡以拜爵賞及文告之辭而已命之所至欣戴順承尊之如天靡之如風使者雖有專對之才無所用之其何辱命之有然則今之為使者不亦易乎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驅周爰咨謀蓋咨訪亦

使臣之大務又不徒專對與不辱命而已然則今於使事之外其惟是之當務乎予同年友周君希源以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蒞事中外綽有聲績今者被

命持節使魯府行冊封之禮蓋優為之非有古人專對不辱命之難也惟於咨訪之大務所宜究心焉穆叔有言咨事為誦咨難為謀今自畿內以至山東千有餘里事之當咨訪者固多矣而畿內當水災之後山東值河決之秋難之當咨又今日之急務也君往矣其以所誦之事所謀之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與所以處之之術可以裨廟謨之萬一者疏而列之以為使歸之獻雖古之庸使何以加諸同年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贈君乃虛首簡屬予識之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昔我

太祖高皇帝肇登寶位昌建

皇儲乃以左丞相李公善長兼太子太師右丞相徐

公達兼少傅平章事常公遇春兼少保而御史中丞劉

公基章公溢兼贊善大夫其他不能悉數輔道之職無

不備焉聞嘗拜觀

聖諭謂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取迂臣勲德老成者兼

其賊蓋慮別設府僚或與廷臣不協則嫌隙由是而生故  
宸衷定制以廷臣兼官僚則父子君臣同心一德制治保  
邦以萬世無疆之休嗚呼盛矣昔伊尹湯之相也而  
為太甲之師保召公周公武王之臣也而為成王之保  
傅秦漢以來建置不常廷臣官僚各分畛域父子君臣  
互生嫌隙甚至變起不測者亦有之矣然則  
聖祖之貽謀深遠蓋與商周同一揆而非秦漢以下所  
能及也

列聖相承聿遵成憲

今天子既定建儲之命即以勲德重臣兼師保之職迺

御批文選卷二

二十八

者弘治七年九月恭遇

皇太子千秋之節

皇上加恩保傅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被

勅陞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恩至渥也任至重也公何以致是哉蓋公以環偉獎聞

之資重以謙厚恢弘之德而又濟以明敏通變之才故

能奮自甲科擢任內臺不更外任而超遷都憲風采動

于朝端勤勞著于邊境聲績遠于裔夷故自

先帝簡拔以遺

今上而眷顧益加其受

渥恩重任固其所也而公名位又未可涯淡然自右及  
今位登師保者亦衆矣泯然無聞者亦豈少哉獨伊尹  
周召炳如日星萬世所仰至於

國初諸公以今視之燁如神人起人敬竦其若是者豈  
獨名位赫奕所致蓋有道德功業文章節義以垂諸不  
朽也公於是必加之意哉公為子鄉榜同年今年為  
都憲者五人公其一也公既柄用於臺端而張公天瑞  
屠公元勲又分治畿內吾兄惟貞方蒞南臺而朱公廷  
璧又撫治南畿皆當時任事而公之任特重于泰侍從  
論思之職庸劣無補於

御批文選卷二

二十九

上然喜同年之彙進而尤喜公之重任也故與鄉人賀  
之而重以不朽之計為公贈亦因以自勵且欲併以勵  
諸同年相與翊贊

聖明以垂無疆之休冀亦與有無窮之聞云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吾鄞陳君時起以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公執  
法廉隅自將嘗巡按江西山東二省俱有聲績今被

命超擢福建按察副使且奉

勅巡視海道福建士夫在京師者以予與時起嘗同學  
且有連請言以贈予惟操斧斤以入山林者則當以樵

之事語之操網罟以入川澤者則當以漁之事語之見  
入山林而語之以漁見入川澤而語之以樵是之謂不  
知務時起之為憲副巡海道者也予安可以他道語之  
而貽不知務之誚哉亦惟以海道之事語之耳夫

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蓋以海外諸夷或  
有草竊徇偷窺伺邊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姦宄  
携中國所有私入諸夷若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故  
設武衛以徼防之復  
勅憲臣以督視之其

著令所禁不以中國所有私入外夷者謂馬牛軍需銅

蜀川文選卷二

三十

鐵織文絲綿之類也舍是則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  
越賈風飄浪舶往來互市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異香椒  
蘇之屬麟嶧中國固

太平盛世之事可盡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於山漁於  
水者亦以違禁下海而遏絕之果法意乎即有不遏則  
於關隘之所私為厲禁雖漁樵之舟必納賂而後得以  
出入又何法也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  
以為暴孟子之說念當時之為關者也今

清朝著令豈端使之然哉是非立法之意殆亦為法之  
弊耳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

教至哉言也予之所以語時起者若此時起其以余言  
為然乎若曰吾已操斧斤固知樵矣吾已操網罟固知  
漁矣焉用是謀說為哉則非所望已時起固遠器也一  
憲副之職豈足以限之惟通變宜民之道請書諸紳

###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蘊良以進士歷官左軍都督府經歷通敏有猷為贊畫  
有勞效入被

簡命出為潮郡太守太保平江伯陳公沘府事久知蘊  
良為深燕餞之不足復徵予文以為贈夫以一幕職之  
遷一郡守之出至歷元帥重臣餞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蜀川文選卷二

三十

非蘊良不足以受平江之知非平江不能為蘊良之重予  
雖不佞不可不有以成其美潮州固昌黎韓公作刺史  
之地也今之太守即唐之刺史請以韓公之事為蘊良  
道之始公既登進士即佐戎幕受知于隴西公董晉筮  
仕之初已見重於人矣後為潮州刺史能馴鯨魚以祛  
民害置鄉校以道民善在州不能暮年而今廟食百世  
蓋其文章事業鏗鏘炳耀久而不磨者又非特作州一  
事而已今蘊良起進士贊戎幕見知于平江為其所重  
其與昌黎初仕畧同茲又出守於潮亦適相似第未知  
後日之事功何如耳蘇長公作韓公廟碑謂匹大而為



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天下百世且以為師況  
守於其所刺之州者乎蘊良其必有以取之矣或曰今  
之潮州民無鱷魚之患士有庠序之教非唐時比也將  
何師乎蓋予嘗因韓公為文之法而得夫為政之道矣  
其答劉正夫之書有曰為文宜何師必曰宜師古聖賢  
人古聖賢人辭皆不同宜何師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予是以知為政之道亦惟師其意不師其迹也夫社民  
害道民善者其意也馴鱷魚置鄉校者其迹也今雖  
無鱷魚而所以為民善者不少今雖有庠序而所以道  
民善者未至不能無望乎蘊良也宋元祐間朝散郎王

碧川文選卷二

三十三

將嘗守是州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韓公為師民大悅  
服是可謂善師韓公者矣蘊良懋哉所以副

朝廷之簡命答帥聞之知已與今日贈言之意者庶其  
在此若夫後日之事功方張未艾又未暇深論云

送威憲副敘事序

弘治九年秋七月貴州副使戚君時望入賀  
萬壽聖節至京既成禮因上疏乞致仕

上未允事下吏部吏部以君治行素著且年未至力未  
衰進用未艾勉之復任君求去益力吏部不得已為之

遷奏得

旨允之君遂南還其門人禮科給事中吳君仕偉暨諸  
鄉人屬予言以贈昔孔子嘗謂患得患失者為鄙夫又  
謂難進易退者為君子出處大節可以知人君舉于鄉  
年踰四十而後登進士第擢官大理以久次而後出為  
按察僉事為僉事又久而後轉為副使積勞而遷循資  
而進未嘗登龍乞墻以傲幸於一得其可謂之難進者  
非邪今位躋四品年登六袞雖東法持憲洗冤澤物功  
利已博然素所蘊蓄蓋不啻此而猶未大施也在常情  
則惟恐失之雖驅之而不去杜之而復來甚至鐘鳴漏  
盡夜行不止君乃汲汲求退甚於求進其視彼之賢不

碧川文選卷二

三十三

肖何如君可謂古之君子矣孟子有言君子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君益  
已用而未究其用者今之歸也其不為鄉人子弟之幸  
哉異時吾浙文獻甲天下而婺郡文獻又甲吾浙蓋自  
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淑其鄉人而何王金許諸  
公又得考亭之學以相承授迨於

國初宋潛溪先生與王忠文公諸先達道德文章節義  
猶為天下望自是以降則稍替矣吾友章君德懋潘君  
果夫蓋嘗發憤于斯欲興復故時文獻之舊栗夫既以  
憲副宰官弗竟其志德懋以僉憲勇退歸淑其鄉猶未

大振君之歸相與合志協力使婺郡文獻之傳復盛於今是所望也請以是贈君并以寄穀於德懋云

### 贈兩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兩龔傳及兩王傳蓋以其宦業郎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衰則皆出於一家者而夏侯二戴皆為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衰為祖孫而延衰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為可嘉尚哉此子於高氏兩司訓之贈言有

蜀川文選卷五

辛卯

不能自己也高氏閨之候官人其先世有為龍溪學論者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鄉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黃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為約齋先生兩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鑑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為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為商水訓導蓋自學論公以至兩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仰聞漢帝孟治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

制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謚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為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兩司訓何為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辭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烈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兩司訓嘗令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 四明舅甥三學士錄序

三學士皆四明人皆仕于宋皆有聲於當時有聞于後世雖同出於一鄉實皆天下之士也三學士者敷文閣

蜀川文選卷十

壬午

學士汪公大猷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資政殿大學士樓公鑰也陳樓二公皆汪之自出又皆生長外家既貴三人者嘗同時奉祠家居故鄉人有一男二甥三學士之語至于今稱之不衰始予觀郡志閱宋史覽諸家文集有關於吾鄉之文獻者輒錄而藏之在翰林時得闕中秘書所錄鄉先達文集累數百卷於樓公攻媿集得汪陳二公行狀於袁絜齋集得樓公行狀視郡志宋史所載蓋詳備焉夷考其行而論其世則三學士之文章治行固有所謂賢甥類舅者而絜齋謂其不降志於權姦舅甥風操亦相類蓋汪公於曾覲用事時有簡

雖之嫌以致屢貶又謫或風公通書修好公以為貽羞  
千載卒不屈陳公於秦檜其父執也檜喜公能取世科  
或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有命終不自通樓公之奏留  
朱子於講筵欲斥韓侂冑以外祠辭趙汝愚兼龍定鼎  
之誣卒為韓所斥親故間以利害怵公請效持書之後  
公指席間曰寧死於此此志不可移也以是觀之則三  
學士者非惟一鄉之上實天下之士非惟天下之士實  
百世之士也陳公之後今有為其官者曰齊間嘗過予  
于語及之齊輒請三學士之行狀錄為一編且屬予  
識之子惟尚友古人者始於一鄉一國而後及於天下

齊川文集卷二

五十六

宅心知誨者必先紹聞祖考而後敷求先哲予之所錄  
與齊之此編宜徒玩心於文字之間而已哉詩曰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予之志也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齊其勉之

###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府丞鏡川先  
生卒有司以聞

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  
陟等曰吾學至為君子官至三品年適六喪夫復何憾  
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楠芸先生未及封汝曹

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  
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為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  
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  
惟頃有弟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陟幸遇覃恩贈先  
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  
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  
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  
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即能領悟作致知力  
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  
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

齊川文集卷二

五十七

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  
何能為後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  
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論叙  
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為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  
先為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抄奏議詩  
集今于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繕輯以圖續刻未  
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既成以書來欲得序以傳之竊  
惟公之德學者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簪蔚畢  
其兼茂實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變化殊  
其奇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間則已目收什遺其

知措手慈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如求貨寶於山海之間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陞天倫為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固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

上思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尚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陞與茂元等尚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

宋時王任定公以進士歷官中外九十數任遷吏兵二

蜀川文選卷二

五十九

部尚書至左丞致仕曾文昭公謂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又謂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以今觀之若大司馬華亭張公者殆似之矣公起家進士內駁外歷亦十數任為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其宦迹畧與王左丞同其平居恂恂行無詭激而確有定守亦與之同自起家以至子今歷事累朝熙洽之世雖無所謂變故者然事之危疑時亦有之而其持守一道亦無不同者然王左丞之致仕僅遷正議大夫儒制當得東宮保牌以有指議之者故敘其恩典公年

七十即以禮請老優詔不允三四年間九五六跡其請益堅朝廷屢勉留之卒不能奪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業傳以還有司月繼廩粟二石歲給與夫

四人皆異數也其視王左丞當時之恩典則不同矣夫以一時之議而恩有隆殺固不足為左丞之輕重然亦可以表見公於今日始終具美人真有所指議而尤足以見我皇上體貌重臣於其功成身退之際隆恩異典有非前代所能及也子兄文懿公為吏部侍郎時重以

國史副總裁之命因連章乞解部事專職史館三原王太宰問孰可代者即以公對既而奏上得旨竟以公

蜀川文選卷二

五十九

代之孟文懿嘗誦公之言曰古之聖賢過人遠甚凡有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齊之以私乎公之平生持守有道無愧於古人者其卓有定見如此文懿知公之深故舉以自代今公居崇慶要名完節顯彼恩禮榮歸故鄉惜文懿不及見矣予也備官于茲尚及從公之後於公之行不能忘言而餘曹諸君皆公為太宰時舊屬也又不能已於去思乃請于公懿之遂不辭而為序

送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詩序

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倪公被

旨召為吏部尚書南京六卿庶僚欲餞其行或謂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各賦詩以見志今亦然乎予曰郊餞禮也取於鄭六卿非禮也惟天子六卿鄭之六卿已非王制且其所賦不出鄭志何所取哉若天子之卿出祖而王國之卿士送之以詩者自有大雅存焉崑崙高烝民諸篇是也蓋亦取法乎僉曰然詩成而委子為序子嘗讀烝民之詩尹吉甫餞仲山甫之作也說者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太保其世官也故其詩曰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今公以少保為冢宰雖非世官然自公之考文僖公以尚書封及祖父至公為四世尚書公之所受

碧川文集卷二

四十

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書澤遠丕揚奕代之聲華大哉王言雖詩所稱式是百辟績戎祖考何以加焉烝民之詩本為送仲山甫而作序詩者則以為美宣王也夫任賢使能以成其功非人臣之自致皆人主之盛美矣今

皇上內修政治外懷夷狄簡任賢能以隆萬世太平之業度越周宣遠甚然自數千里召公以為六卿百辟之長夫豈徒哉命令出入惟其喉舌褒貶有闕惟其補葺爵祿予奪誅廢之柄詔王以馭羣臣者皆周太宰之職於今猶然也公以世德之臣宏才偉望以膺

簡命豈非欲舉此職哉罔俾山甫專美有周是所望也諸公之詩颯颯乎大雅之音予何足以序之以嘗執簡太史從公後屬又備員少宰為公書紙尾今公之選也又承乏受代攝大司馬事辱公之愛實深且厚不敢以不文辭握管縷縷不能自已蓋亦愛其助之之情云

###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南京刑部尚書戴公以考績至京謁告展墓既歸浮梁數月將復官所途次得報有

碧川文集卷三

四十一

旨召為左都御史移舟北行宿于龍潭驛距金陵九十里南京大夫士欲追餞之而不可得大司寇翟公以為贈之以言猶可遠致於是諸公皆為之詩而俾予為之序予觀近時兩京大臣以都御史而遷尚書者屢矣今公乃以尚書而改都御史以位署言之似為左遷以南省而入內臺亦為右職以予所見則又有一焉周官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蓋有分職也漢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助理萬機則無所不與焉我朝因周漢之制六卿分職而都御史之任則曰風紀曰憲綱謂如絲之有紀如網之有綱蓋無所不統者公前為司寇猶有分職今則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當言亦無所不當察要在振舉紀綱而已厥今天下之紀綱何如哉政必出於

朝廷而事權不下移刑必麗于有罪而威富不能奪任  
官惟賢才而倖門不容不塞治兵有紀律而憤事之將  
不容不誅工役有程度而作淫巧者不可不下斥民脂民  
膏取之有限而橫賜侈用不可不節墾夷僧夏寇賊奸  
宄威以制之德以懷之不可以偏廢凡若此者公皆得  
以察舉一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事有掣肘亦必巽言之  
法語之期於說而繹從而改其若是天下之紀綱惡有  
不振舉者哉或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知之  
何談何容易于則以爲孔子之言爲當時閣諸侯之不  
能以者發也今

碧川文集卷二

四二

聖明在上可爲忠言近以劄謫上見夷狄外侵方切求  
言圖治公以省臺宿望治行見知於

上擢在此職豈非欲公振舉天下之紀綱以求

國家萬年之統哉諸公贈言之意亦不出此公往矣其  
毋以或者之言自諉上有以答

聖天子特達之知下以慰士大夫翹跂之望

送南京光祿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文淵吾老友也少予四歲而執弟子禮後予三載以登  
進士第歷官僅二十年而先予致仕感念昔有懷欲  
其副時言也而其僚友太僕諸公又屬予以言其可已

予始予舉進士京師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  
下之士取諸人以爲善一時英俊鮮不交游文淵起自  
遠方偕計以來隱然知名于時予竊有願交之心而文  
淵乃因吾鄉張致和爲其邑令持書來謁請爲弟子予  
固不敢抗顏爲師然麗澤講習難疑答問所以起予者  
多矣予愛而重之又不得文藝之間而已蓋其德器之  
宏重如商彝周鼎古意獨存其才氣之沈雄如湛盧蒙  
曹可以割犀兕其志趣之宏遠若飛黃駉駉可以致千  
里也文淵既成進士出宰百里更陟二邑皆有卓異之  
政聖書旌勞遷南京太僕寺丞考績書最且將復有

碧川文集卷二

四三

顯擢南北驅馳已感霜露之疾矣至是上疏陳情乞歸  
田里

皇上重違其情嘉其勇退

特進光祿少卿致仕人皆

榮其歸予獨惜其去而其僚友尤不能釋然也嗟乎商

彛周鼎未爲清廟之用而遽至折足邪湛盧蒙曹止於

羞鷄豚而不及割犀兕邪飛黃駉駉乃局於藩屏之間

而不得騁千里之足邪吾意文淵殆未止於斯也今

皇上圖任老成旁招耆俊雖退休田間養病林下者屢

有明詔起而用之今文淵之歸錦衣行畫無妄之疾勿

藥有善他日清廟之用大庖之割鳴和鑾舞交衢而騰



踏千里也。蓋有待焉。安知今日之別不為異日重會。此乎予為書是以道其行。且以自釋。亦以釋大僚諸公不釋之意云。

###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

救督漕運序

予聞之漢初。轉漕委於丞相。晉開較運。任在尚書。漕運之任。崇重久矣。今之左右都御史。即古之丞相階正二品。與尚書埒。

朝廷不輕以授人。今以南京兵部侍郎張公為右都御史。督理漕運。其任為尤重。非公之宏才偉器。曷克勝之。

雲川文選卷二

一 中書

然予聞之道路。漕運之積弊已甚。正有待於公之整革之也。今相舉其一二言之。江南兌運。衝所之官。乾沒無厭。而供賦之民。巧然於多取之。漕卒終歲勤動。公通私負。日田一日。而部運指揮以上。輒致高貴。甚者貨取權門。以微幸進。何其美也。漕司舊帥貴戚要人。子錢取息。而為之囊橐者。寧虧公賦。不負私門。又何戾也。舊聞通州京倉總督監督。皆不過一二人耳。今則紹瑄滿座。各至十二三人。漕運至京。正供之外。無名之費用銀一十四萬餘兩。民脂民膏。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弊至此。民之惻然。而漕卒之日困無在。

其然也。近時督漕。多用副都御史。無幾即圖遷去。未久志能革宿弊者。今公之被

命。即拜右都御史。崇階重任。豈非欲公久於其職。以盡革其弊乎。然聞外之事。可以朝令。而夕革。憑依城社者。未可責效於旦夕。惟久於其任。而能信乎。

上得乎。下言聽計。從宿弊可革。無名之費。可省。公無逋征。私無負責。漕卒之困。蘇而民賦多取之。虐亦可以已。公仕宦三十餘年。在吾浙最久。歷官叅議。叅政。布政。凡十數年。其利澤之及民者。深有事於丁酉。癸卯。丙午。三科。取士士尤懷其德。今三科之士。仕於南都者。十有七

雲川文選卷二

早五

人。於公有去思焉。欲得予言。贈之。予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蓋久於吾浙。德澤入人之深。故耳。今公之理漕政也。小者立變大者要其久而責其成。則公之德澤。被於漕運之士。與江南之民。其久而不能忘也。亦如吾浙之士民哉。

### 南京工部尚書董公介壽詩序

弘治十四年二月丙申。南京部院寺府諸司僚友會于大司空董公之第。介眉壽也。時公年七十有一。先一日。維其初度之辰。至是。大宗伯謝公暨諸僚友。以朋酒。羔羊。躋公之堂。一觴一詠。以祝公壽。於無疆。詩先成者。聯

而書之授子序之以賢其未成者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之者曰介助也夫爵出於天豈人所能助之公之寵眉鮎皆方瞳炯然固壽徵也亦何待於人之助且天之壽公自有必然者雖不助之亦無不得何也蓋天之眷佑人國家必生盛德之臣以致公卿之位使之蕃祉老壽盡其猷為以措斯世於富壽康寧之域若周之召公畢公之類是也二公皆文武時舊臣召公嘗聽政南國至成王時在王左右時已老矣欲求去位當時挽而留之至康王時猶為太保畢公嘗保釐東周以懋德彌亮四世皆得盡其猷為故成康之時天下大治而頌

碧川文選卷二

四十六

聲作三公與有功焉是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公以厚德高文

憲廟親策擢進士及第為侍從文學之臣幾三十年今上超拜南京禮部侍郎居任一載其召公聽政南國畢公保釐東周之時乎去歲公以年主請老

上勉留之遂以考績至京還未半道而大司空之

命下矣召公欲去而留之今不惟留之而且進之

聖眷方隆必將召置左右俾與臺閣壽俊同寅協恭以盡其所猷為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千年未可量也天意有在公壽無疆是何待於人之助哉然諸公介壽之

舉愛助之情頌禱之詞自有不能已者耳予不佞是為諸作之引序成而詩不成者請罰依金谷酒數於是脫焉交錯賓主酣暢竟日盡歡而別

###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昔丘文莊公為國子祭酒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論試諸室得一論理純而辭粹大以為奇擢魁多士比拏糊名則蜀之鄉舉士馬良佐也文莊延見之問其學之所自則謹對曰廷用僻處西陲又居下邑學無碩師書亦不易致獨抱遺經及孔孟之書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誦習之今新試題偶值所記憶者耳他固不能知也文莊

碧川文選卷二

四十七

以其學醇而語質甚加愛重乃授以諸經及日抄等書資其博識且語以作文之體要良佐學益進辭益宏文在每課試之亦亟稱賞之且為之延譽館閣諸公間名穀振一時良佐遂登進士入翰林編修國史侍讀經筵分考省試主司京闈文章議論表表偉特被簡命超遷學士以來于茲金陵

帝都玉堂仙署清華之職良佐處之蔚有時望人皆謂丘文莊之能先識也良佐又善於教子長子金舉進士為廬州太守次子翕亦舉進士試政銓曹文學政事粹映後先橋梓相承華萼競秀亦一門之盛也予嘗觀古

之賢達當其未遇時亦必有能先識之者然非其眼未  
易及之伊川程子初遊太學胡安定方主教導以經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其後以道學名世老泉蘇先生與其二子偕至京師  
歐陽公得其所著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  
子舉進士爲名卿以文章擅天下氣節稱後世所謂東  
坡賴濱者是已蘇氏父子之教是亦以歐公先知之也  
良佐受知于文莊今與二子皆顯聞於時亦大類是然  
程子以道學名世蘇氏以文章氣節著名曠世而間見  
者也良佐其將爲程爲蘇乎二子其將爲坡爲穎乎尚  
其勉旃無以一時之顯聞而遺百世之事業是所望也  
子年既耆矣猶不敢自棄竊以古之賢哲自勵良佐少  
子十歲其勵志豈子所敢望然以同年契義之厚於其  
考績而別也重以是勉之良佐至京見進士會選過廬  
見太守金趨庭詩禮之餘併以子言示之亦以少助義  
方之訓乎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天之生才固將以爲當世用之而盡其才則功烈顯  
著於當時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得以其餘力立言垂訓  
以詔後世三代以上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顏曾思

書川文選卷二

四八

孟天寔生之以爲當世用者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用  
之盡其才故其豐功偉烈炳耀于唐虞商周之世孔子  
顏曾思孟或用或不用用之不能盡其才故退而著述  
六經諸書以垂憲萬世天固不虛生聖賢也三代以下  
天未嘗不生才用之而隨世以就功名者亦未嘗乏人  
其不用於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者亦多矣若漢之賈  
董劉向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李宋之歐曾蘇者是已至  
於道學諸君子則尤所謂傑然者也故皆得以其餘力  
沉潛乎經訓奮發乎文章以傳之來世炳然與三代同  
風天之生才豈徒然哉南京工部侍郎沈公時賜以淵  
懿之學博雅之文聰察精練之才見推於時天固生之  
以爲世用者自起家進士歷職郎署叅外藩典方岳總  
憲度進佐六卿允釐百工皆有聲績其才亦已見用於  
世矣然未究其底蘊知者方期其大用以盡其猷爲公  
則慕古人急流勇退之節年未至而上章致事

上初未允至再疏而允之朝省之間斷斷相語以爲不  
當聽其去公輒夙駕東歸闢室湖上左圖右書仰披俯  
覽叙正晦菴之詩判定南軒之文訪求東坡卜居之地  
而嚮往之考論古今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得師尚友惟  
恐不及蓋不以其才之用世者自足而欲以其未盡之

書川文選卷二

四九

才致力於不朽之事業以垂之後世則其所至胡可量哉公之行南都卿士郊餞之咸賦詩以贈予亦有詩矣而大宗伯謝公大司空董公必欲予爲之序久未克爲今予蒙恩賜告將歸展墓二公旁午督取宿責迫冗操觚不能文也惟二公筆削之以致之公且謂我謝曰陽羨之里一壑風煙捲盡溪月公雖樂之欲終老焉恐未遂也他日

天子詔起遺才舊臣於陽羨山中以登於具瞻之地其平其在公乎

### 桂巖書院題詠序

蜀川文選卷二

五十

兵科給事中戴君鉞寶之于爲學士時所教庶吉士也間以其家桂巖書院詩文一卷示予予既覽之作而言曰唐宋間書院名天下者四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洞也子朱子謂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立精舍以爲群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石鼓之類是也其說然矣我

太祖定天下大修庠序之教郡國州縣莫不有學士之講習有定所前代書院廢於無用而學田皆入于官百餘年來士之趨於學者日盛然士籍有定額庠舍不能容於是世家大族及良有司復作書院以祀先賢以教

後學或請于朝錫之名額以表之若河南李司徒家紫雲書院蓋其一也今吾郡大夫又爲先文懿公作鏡川書院蓋與戴氏之桂巖並立而爲三焉三書院之名浸亦有聞於世予以爲昔之四書院與今之三書院名似而實殊何也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而爲之所者四書院也庠序之教既修士以庠舍不能容而復爲之所者三書院也故曰名似而實殊然則我

朝化民成俗之功度越前代矣然紫雲有司徒公以致褒表於上今桂巖有給事君以致歌頌於下予於鏡川無能爲後於斯二者未有一得然有志焉因覽桂巖之

蜀川文選卷三

五十一

集重有感于中故併言之若夫學者爲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爲齊治平之本者則有朱子白鹿洞規在予復何言

###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始予官翰林同年劉公廷式以御史一考書最其僚友請予文賀之予曰廷式偉器也重任遠到有可期者七品之官一考之最美足賀我久之廷式績望甚揚推掌三法司事進擢大理寺丞復有申前請者予曰可矣尚有遠且大者賀之未晚也茲予自南部考績來京廷式以大理左丞將命延綏寧夏乃募土兵既合格稱

皆遂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適寧夏巡撫缺入言者謂  
廷式最宜吏部亦以其名薦 聞遂授之勅以行與論  
無不以爲宜者予亦深爲之喜然豈特爲廷式喜哉爲  
朝廷得人慶爲遠隨得人幸也予雖欲無言亦自不能  
已承平日久邊備闕疎醜虜陸梁輕犯亭障沿邊數十  
里間戍劉鹵掠之慘不可勝計

聖皇赫怒再命大將出師征之虜乃席捲遁去我師殊  
無尺寸之功而靡費鉅萬將或得罪而麾下復有貪緣  
冒濫陞賞者人皆以爲京軍故態然也於是議者乃欲  
召募土兵以爲防邊之計廷式一時召募得二萬一千

四百七十五

五十五

三百七十餘人可謂衆矣夫征兵滿萬下如召募數千  
古人有是言也不曰兵數既足加之訓練乎兵不素練  
俾使應敵此無異於驅市人而戰者渙然潰矣則人又  
將咎召募者之不足用也今廷式乃得巡撫其地訓練  
其人則人皆勝兵也以素所附循之士而應敵則以戰  
則克以守則固以征則服寧夏延綏氣勢聯絡而三邊  
相應如率然則不必京軍遠行而虜不足慮矣是則  
朝廷得人之慶也邊鄙得人之幸也輿論咸以爲宜而  
予爲之深喜者也廷式之遠到又可量乎臺省諸公咸  
以行以饒之而授予序之遂以所欲言者書之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南京吏部尚書林公年登七十先期上章陳乞致事  
上曰卿學行老成才望素著正宜盡心職務以副委任  
不允所辭時予考績京師留總史事適聞是

命爲之喜曰公之施禮引年

上之貪賢敬老可謂兩盡其道矣比史成南還則見選  
部僚屬爲公介壽之詩虛首簡以待予序也蓋公以二  
月二十五日值誕節予廼愆期而還雖不及捧觴以從  
賀賀之列猶得操觚以序介壽之章固所忻願也在禮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凡所以安之

四百七十五

五十五

杖所以倚之也古禮不行於世久矣今公既不得謝乃  
策綸綍之命金玉之音所以倚任而慰安之者如此  
其至不猶愈於凡以安之杖以倚之者乎

上之賜公厚矣公何以致之蓋自公之先大夫起家進  
士官至郡守以經學經世務而傳之家庭公及公之子  
兵部主事庭槐皆以經學舉進士顯庸于時家學淵源  
固有所自公歷官翰林春坊國子祭酒禮吏侍郎以至  
今職其文醇以正其行端而謹其才猷德望今之老成  
典刑後學山斗也

聖諭之所褒嘉者公無忝焉誠所謂知臣莫如

君也惟知之深故任之重公雖據禮乞休

上之委任益至若夫几杖之賜徒爲具禮者又不足言矣公於職務未嘗不盡心焉猶以爲未足報稱屢撰封章忠言讜論炳炳如丹于每得與聞僉議聯名上進冀以少裨廟謨之一二然

君門萬里翬翬之思何能自竭惟

朝廷圖任老成必將召公置之左右憲而乞言使公經世之學得以輔世而大行將俾斯世斯民同躋仁壽之域此予之所望也亦庶僚介壽之意也又天下蒼生之望也公之嚮用其未艾乎

錫命受服詩序

弘治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上御乾清宮司禮監太監陳寬等侍

上若曰浙江市舶司印綬監太監張和效勞年久宜

特賜章服以庸之遂出內帑織金蟒龍紅羅一匹

命侍臣書帖即付乘傳之使齎以予之至則張公下拜

登受服其命服感

上之恩圖惟報稱且欲後

上之賜以傳示久遠乃求士大夫爲之詩歌而屬予爲之序惟古之帝王於人臣有功勞者則賜車服以庸之

而人臣之受賜者或爲之歌頌以侈君之賜蓋自虞周

之世已然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詩曰王賜韓侯玄衣赤舄是也我朝章服之制具有品式文武之臣服飾至仙鶴麒麟斯極品也亦常典也若夫蟒龍非常之飾非奉

特恩賜予不敢擅服公今得此豈易致哉公世家建寧早歲登進內庭蒙

英宗皇帝簡拔讀書內館迨事

憲宗皇帝供職禁近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臨御遂命提督浙江市舶司自少監而陞太

監海外日本諸夷貢獻于

朝道出浙東者公實司之其赤遠有道將迎勞來儀物

有度未嘗弊吾民以事外夷其自奉有節役人賦馬多

所裁省不欲勞民傷財其待士大夫交以道接以禮亦

未嘗矜已傲物忠勤勞望簡在

宸衷以被此殊錫雖詩書所稱車服之庸衮舄之賜亦

何加焉宜乎公之感激思報侈爲詩歌而欲傳之永遠

也昔韓文公送汴州監軍俱文珍詩序謂其功德皆可

歌也文珍之功德今不可知特以韓子之詩文傳焉若

公之錫命受服雖詩書所稱無以尚之而士大夫之詩

歌具在豈待予文而傳哉予亦自有不能已於言者蓋  
公始學內館時予凡文懿公實受

命為師教之公既泚浙陰師之禮始終不替而待文懿  
公手第猶與姓兄弟厚之道也夫君臣五倫所先師友  
六紀所重公知篤于倫紀者故為序此詩而併書之以  
傳焉

### 恩榮文翰錄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天台范公起自諸生發解浙省第一  
繼登禮闈登名進士累任知縣知府布政使以至侍郎  
卒于官公無恙時其仲子武選郎中綱方舉于鄉省侍

恩榮文翰錄序

五十六

南東取平生所得 建試策問登科錄題名碑記歷官

進階 封贈誥命與凡贈遺詩文總為一編題曰

恩榮文翰錄及公既沒公之季子廣德知州昌齡復益

以公遺藁之章 諭祭之文神道之碑與墓誌銘之類

重加編次分為若干卷其文增於前其名襲其舊因以

序引見屬意在成化庚寅之歲公自南京奉

聖節賀表至京與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吾兄文懿公及

盧上舍楷暨守陞為六元之會皆浙省解元也距今三

十三年惟守陞在耳感念疇昔不能為懷何能為公序

斯錄哉書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之歷事 四朝

位登三品德業聞望 國之老成人也今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斯錄不惟有以知公之始終蒙

恩存沒光榮著于文翰者若徒尤足以知公之德業聞  
望上為 王言之所冀嘉下為士大夫之所稱述使後

生晚進有所矜式所謂尚有典刑者也公之二子武選  
錄之於前廣德輯之於後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寧能不

為之贊一辭哉昔者六元之會既嘗賦詩以續貂公後  
今於文翰之錄又得以文詞託名附驥於公亦預有榮

耀也然而

聖製奎章昭回雲漢洪筆麗藻輝映簡編猥以卑陋之

恩榮文翰錄序

五十七

辭為之序引犯不韙矣然亦竊取夫擁篲前驅先乘耒

後吳鼎之義云

### 浙元三會錄序

唐虞之際舉用元愷其謂之元者稷契之倫也周之進

士論定然後官之其為元士者列于中下士之上漢策

賢良稱子大夫褒然為舉首唐宋以來重進士之科發

解南省廷試為舉首者稱解元省元狀元自古及今凡

稱謂曰元者固世之所重也 國朝設科取士百餘年

來吾浙之士為舉首而稱元者先後相望未始有會也

自成化六年冬始為六元文會至十五年春繼為七元



文會至二十二年春又為後七元會六元者尚文毅公姚文敏公少宰范公予凡文懿公上舍盧中夫及守陞也七元者故叅政胡公憲副楊質夫主事沈述之今大學士謝公大司成黃公及予兄弟也後七元者即前會胡沈謝三公及予兄弟又益以今少宗伯王公太常少卿李公也六元之會陸康僖公上之子從凡今大理卿佐之七元之會七人自相賓主後七元會太宰屠公主之子從子今安慶知府茂元刑部郎中茂仁皆侍焉每會必分韻賦詩迭為序引所以宣

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

四 習川文集卷二

五十九

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期勉尚友古人許身稷契濟吳元愷希蹤周漢唐宋之賢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為重不以一時科名能蓋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是以守耻之菲薄幸與斯會蓋倚庥之蓬附驥之繩以一羽之輕藉千金以為重者也嘗以三會詩文錄為一編藏之二十年矣時一省覽不勝離合存亡之感且愧德業文章視會中諸公已不敢望況於尚友古人然猶不敢自棄庶收桑榆之功也廣德知州范君昌齡以其先大夫少宰公嘗與會欲為刻本以傳俾予序其顛末而編之首簡僭妄之尤吾知不能免矣

留餘存案序

三山陳君文用歷官按察食事年未五十輒引疾致事自號留餘叟名其所著詩文曰留餘存案其子達為吾郡理官屬為之序世傳留餘之說謂留餘有餘不盡之福之祿之巧以還

朝廷以歸造化以遺子孫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豈留意於其間哉君於其說適有會意焉者是之取爾君之一門登進士者五人諸父叔副官至翰林侍讀叔紹官至按察副使諸兄煒官至左布政使並著嘉聲君克振前烈顯庸未艾屬以微疾致為臣而歸雖千驛萬鍾有弗顧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四 習川文集卷二

五十九

朝廷者矣居閑無事力教其子遂踵世科以為理官身冠象簡指取舊物垂休委祉佑啓後人皆君之餘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者矣至若巧者君子所耻為安得有餘不盡而留之陸機文賦有云其會意也尚巧韓退之亦云文字觀天巧惟於文字言巧耳孔子嘗曰辭達而已矣雖文字亦不必巧者今觀君之存稿詩皆溫厚和平不事搜奇挾恠文皆深醇典雅不屑雕篆矜刻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君之立心制行不為機巧即其詩文亦可見矣留有餘不盡之巧以歸造化

化豈其然乎君之以留餘名稿殆不出此予因推其意而序之于憶戊戌禮闈順德梁叔厚褒然舉首吾邑揚質夫與君次之予與君之同邑鄧廷權又次之五人者相得視諸同年尤厚也三十年來惟叔厚柄用於時庚夫廷耀已在九原不可作君與予俱在林下閭浙相望數千里外今得與君之子叙世好亦幸矣况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君之存稿其又非幸歟併書之以志予感

### 儒溪小案序

周詩分大雅小雅楚辭稱大山小山奚爲其然邪說者謂大雅會朝之樂小雅燕享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

碧川文選卷二

六十一

雅之大小所以分也淮南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亦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古人稱名大小皆有意義不苟然也吾邑大尹方君謙名其所著詩曰儒溪小案獨無意乎君之先世出嚴之桐廬初遷淳安繼遷徽之歙又遷祁門又再遷而復居祁門儒溪之上案以溪名志其地也桐廬有玄英先生方子淳安有蛟峯先生方逢辰孰有虛谷先生方回皆君之宗人祁門之秋崖先生方岳又與君同祖者淵源所自皆詩文大家也君承其後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猶歛然不自足名其詩為小案意若不敢亢宗自別爲小耳今觀其詩衆體皆六

六義攸存言近而旨遠詞約而思深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時或追思駿發即事諒物得其天機而忘其驥黃牝牡凡若此者又未可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大小也今以小案自名雖若不敢亢宗蓋其意亦有取於小雅小山名篇之類歟易曰其稱名已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君少覽勝江湖以詩自娛既成進士思得一閑曹以大放厥詞也甲令所拘三宰劇邑雖日不暇給猶不廢吟詠其志欲蟬蛻塵塗之中鳳翔廖廓之表而未遂也監司直指嘉獎旁午登庸臺省有可異者又將與文學侍從之臣和其聲以鳴

碧川文選卷二

六十一

國家之盛以備朝廷會朝之樂熙熙乎大雅之音蓋有待焉豈直小案而已哉

###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丹山屠公朝宗初以名進士爲材御史一蹴而至僉都御史屢遷以至今職前後歷官四十餘年勤勞著于

國家較名溢于中國而達于四夷可謂人臣之極致古今之罕有也今年壽登七十鄉戚馮潤鄉大尹聚諸鄉友祝壽之詩裝潢成冊將致之京邸以爲公壽謂予宜

為之序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適四方來安車古之道也今公之引年得謝與否蒙  
賜几杖安車與否皆未及知公雖年至精力未衰

優詔勉留必不得謝然古之大臣雖伊尹格天之勲阿  
衡之仕亦終於告歸當時莫能留也唐之裴度歷事四  
朝功高位極請老不許後加中書令然午橋別墅野服  
蕭散前史稱之宋之韓琦出入將相勤勞王家亦嘗言  
保功節易保晚節難其九日宴客之詩有要看黃花晚  
節香之句以是觀之古人出處之大節進退以禮義  
不敢苟焉公於此必知所以自處矣公之誕節在九

碧川文集卷三

一六二

月廿五日秋容漸老時猶存吾儕相約候公安車之  
遂相與採菊束籬下詠晚香之詩酌桑落之酒仰戴  
朝廷優待老臣之恩載歌大雅既醉太平之什亦天壤  
間一樂事也其視左絕右壘憂譏畏議者欣戚相去何  
如哉予於君為金石之交重以陵季之好欲如古人獻  
范蠡圖以為壽而不可得於是贈之以言庸致忠告善  
道之義不知公以為可不可邪

### 瘦齋詩案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為後來詩家口  
實李白嘲杜甫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杜

原缺

### 碧川文選卷三

#### 記傳贊書奏

####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蓋書京師屬中  
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其先大名  
人自晉公顯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為名臣其子  
文正公遂事真宗為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宗以直諫  
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有諱軫者為  
吏部尚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俱者為工部尚書南渡  
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岵者為平江照磨其子舉之

碧川文選卷三

一

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替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  
常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個儻好義工詩而尚文嘗取  
自宋迄今名公鉅儒為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為世美錄題  
後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為一言以  
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  
語者乃為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  
事業無弗美者孟子以善信之充實為美文言以德美之  
發於事業為美之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  
尹伊陟之父子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傳大業世濟其  
美非徒以駢圭襲組為榮後世世祿之家夥矣獨漢之諸

楊唐之諸蕭火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  
其有爵位秩於前德業替於後如公惻卿卿惻長者可以  
爲美乎若王氏者昔公作於前文正聞於後懿敏從而述  
之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輩罔俾  
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十  
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爲庶而致謙  
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爲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世美唐  
有既乎余不佞不能爲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之詩爲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氏三槐之堂  
子瞻銘之清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人口文之至美  
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水草蚋蚋滋齒嘆  
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尚求如二蘇者重發揮之  
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龍巖縣修城記

洪武初 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  
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以  
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圯正統末沙木盜起蔓  
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既平邑人誠  
前慮後累疏于 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崇年巡撫都御  
史滕公某申請始得 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及經畫

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衆議未協惟都指揮  
吳公杲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知縣常侯濟  
爲可任而從史之於是張公屬常侯任其事顧舊城區域  
若干里公私之宇切其中欲置千戶所非廣其城不可然  
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旁多丘墓乃命基有  
後者改塋無後者哀塋於屏處樹石碣曰叢丘又徙二壇  
而遠之併其地廣凡若干里遂興版築甃石爲址而累甃  
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即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  
左右爲卒伍廬舍前文武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門有  
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街城缺其中以屬于橋因即橋亭

龍巖縣修城記

以爲門殊非城制欲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屋居當毀  
撤以百數民不便廼令索石于溪中廣數百步表數十步  
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  
上是爲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  
麗寔與城稱其木石瓦甃匠傭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  
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  
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  
告成而常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博又能成  
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  
邑政事教授將輔暨鄉耆蘇元輩僉謀記其績而蘇之子

總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也龍巖之邑始以寇警而城之城既立而寇以息城既圯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復廣而修之足以防未然威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既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蒞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入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莅是邑守是城者勸焉

真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教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於古而生於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

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即古之治教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于兵燹

國初

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即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構之歲久且敝壞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邑詣學謁廟顧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飾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

之廬遂創殿外廡東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

五

門靈星門學門總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是煥然一新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於政治而篤於教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作新

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治教者  
平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可成而況射策決科何患乏  
人然侯且將遷擢弗克父於是以及其成也惟後之人勿  
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必乎余於侯為同  
年而其學之教諭揚欽訓導萬貫具疏其事以求余記不  
容以蕪陋辭故為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  
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為務云

###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  
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徙居邑

齊山書舍記

六

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為  
同年友屬為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  
公所為記十數篇鏗鏘焜耀震駭心目恍然自失故於齊  
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促之不已迺始  
強為之言余聞發之儒先有東萊呂成公者得中原文獻  
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作郎未盡其用尋以  
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  
葵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地也自是鄉人嚮風材賢  
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者比肩接踵二百年間葵之  
文獻為鼎盛蓋自成公倡之逮至

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並以興學雄文任大制作  
然皆於成公奉拳焉欲紹承之觀諸續大事記思嫩人辭  
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  
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發學日微又百年于茲矣計其盛  
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深簷大厦爰業相望如  
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齊  
舍圯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  
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為志  
既成進士為

齊山書舍記

七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  
迺以疾辭歸人缺望焉豈天欲復興發學故使允達不究  
其用歸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為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葵  
之墟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葵  
學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發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  
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拙  
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於允  
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月皆得  
以畧云

###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韜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公



有第四人長彥瑞次即彥成又次彥玉彥潤公皆友之而  
弟亦無弗恭者公嘗於所居之第正寢之左作樓數楹面  
岫夷凌蓋空窓牖洞開景物咸萃公每暇輒引諸弟登之  
迎白嵩之朝暾候石臺之涼月眄雲霏于卧龍之岡挹嵐  
翠于杜鰲之嶼溪光野色綠白紫青一望無際而或鳴鴈  
和鳴于雲中脊令群飛于原上物與人契景與心融賦歌  
詩章或命觴酌或對琴奕啞啞笑言每至秉燭未已一日  
公謂諸弟曰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吾與若等相好  
于斯也欲以和樂名樓何如余曰然遂以名之然未有為  
之記者彥成今以屬余余憶彥成為諸生時公嘗携之走

○卷之三

數百里謁余兄維新于鏡川上俾彥成學焉公與處旬日  
而還雖在旅邸怡怡如也越三月彥璋來視之又數月彥  
玉來省之未踰歲而彥潤又至源源而來怡怡若一余未  
嘗不嘉歎之也俯仰之間倏已三十餘年前之五人大半  
物故今惟公與彥成在耳彥成初仕滇南萬里外公念之  
每聞浙中士夫之雲貴者輒往候問寄聲踰山涉海不憚  
道遠如是者十年而兄弟再會喜極而泣比者彥成待選  
于京欲得江淮一州將迎公于解以遂其私余乃得彥成  
將為數千里之別念不忍舍公而去嗟乎亡者既不可追  
存者會不可常欲求源源往來於旅邸啞啞笑言以

如曩時之全美殆不可復余又為之慨惜也然公方其  
眉壽彥成他日引年而歸復相會聚於斯樓之上山川  
如故風景不殊雖棠棣之華不可多得而芝蘭玉樹森  
然在列戲五采之衣獻九霞之觴而二老者欣然酣暢  
於光風化日之中其樂又何如邪余為之記以俟

凝清堂記

韶郡太守松陽詹公天澤作新堂於廳事之後以為燕  
休之所經始於成化丙午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而命  
之曰凝清曲江學諭孔宗魯謂不可無記乃走書屬於  
余余與公同年友也烏乎辭韶在庾嶺之南其北則郴

○卷之三

州也韓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自韶而始故嶺南溪山  
之勝韶稱最焉郡治負帽峯面蓮山層巒疊嶂效奇獻  
秀者環拱而內向洎武二水自遠而來合為曲江以繞郡  
城而清溪洪川澄碧漾綠者繁落於其外蓋其江山清  
勝又郡境之最也新堂高明爽塏窓牖洞達喬木嘉卉  
森然環列春華秋實暑月繁陰霜雪時降玉樹瑤林四  
時之景無弗清者至於朝曦夕陰與山水之清暉爽氣  
常聚於庭宇之間襲於几席之上使人神清氣爽若超  
乎埃壙之外者其景物之清麗又郡治之最也夫南州之  
清氣始於韶郡韶郡之清勝萃於郡治郡治之清景凝



於是堂堂之名為凝清固其所也雖然未之盡焉然  
清氣鍾而為人人得之以有生氣清則神清神清則心  
清心清則無所不清其不清者物欲挽之也水之至清  
挽之則濁隆冬沍寒水凝而為冰則其清不可得而挽  
矣人惟清明在躬志意堅定聲色貨利不能污也是非  
曲直不能眩也毀譽禍福不能挫也如是而推之政治  
雖澄清天下可也況一郡乎公以名進士歷尚書郎以  
至今職恒以廉貞自持不為勢利所奪今其作堂以凝  
清豈徒在乎山川景物之間哉清其外所以資其內故  
澄心靜慮於一堂之上而施政行化於千里之外將使  
頑夫廉懦夫立而風清弊絕矣乎余為記之以厲其成  
且使後之繼公而治者有考焉

### 萬玉帳記

萬玉帳者武德將軍公前屯衛正千戶張侯震所藏  
梅畫也畫用絹五幅為一帳闊九尺餘高七尺餘吾  
郡王副為廣平令時為梅其上費人劉默為廣平令因  
得之為之賦以贈其寶令王公堂者王公歷官吾浙按  
察使致仕有子曰子玉為山西樂平令張侯則樂平之  
館甥也故得此畫因裝潢之而於五幅之上橫寫絹一  
幅虛其中屬予題識之予觀詩人題詠梅者多比之

以玉至鋪張其盛則曰萬玉馮海粟云萬玉成林慶石  
坪陳簡齋云紫紫江南萬玉妃皆是物也為將家題詠  
者多用抱朴子玉帳故事杜少陵云將軍玉帳軒勇氣  
羅昭諫云百萬貔貅趨玉帳是也張侯將家子玉帳固  
其家舊物今又新得此帳璫校瑤英千態萬狀繁然在  
目真詩家所謂萬玉者不知其視舊玉帳何如今宜名  
之曰萬玉帳也抑予聞古之為將相者元載有紫綃帳  
范進有銷金帳石崇王愷有錦步障與紫絲步障皆沉  
酣於富貴鮮克有終今張侯得是帳也張之座右而觀  
省之可以厲冰雪之操振清白之風進則建勲勞以超  
前烈退則守職業以垂後昆無不可者且古之君子書  
畫屏障以為監戒張侯於是亦宜徒為觀視之美哉其  
必有以取之矣侯之考武德公諱盛與予兄少宰文懿  
公雅善侯精武藝而尚文事少宰嘗欲以將才舉之其  
於當世功名進取未艾也故予為名其帳而併記之

###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平陽府吉州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  
弊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于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興  
也陝右王侯彝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  
來知是州下車謁廟即有興廢之心以政治未暇

勞之則以爲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既弊甚且規制隘陋不足以揭虔妥靈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秋藏市旁近地斥廣之廟舊爲三楹間益其左右爲五間拓其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之寢前有張樂賽神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垩煥然一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庖湍門屏皆具以爲新官未蒞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經始於弘治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知宋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記其成績因致書于其鄉達光祿少卿賀君思聰屬予爲之記予惟城隍之名肇

瑞川文選卷三

上

見於易城隍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社之外如城隍神之類皆不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高城深池之設所以爲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亦禮可以義起者城隍之神非人鬼也如祭社之立壇壇可也而爲之廟貌不經甚矣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其言作誡不可致詰廟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徧天下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鎮江寧國等郡以爲紀信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侯或爲公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

國朝既正祀典止稱某府某州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陋矣著令凡有司蒞任者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神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刻貪凌虐下民神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爲警戒矣故予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攸始以及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麗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有所勸慢神靈民者知所戒

彰德府重建安陽橋記

彰德府城北四里許有大川曰安陽河即古之洹水也在禹貢屬冀州與衛漳之水俱出上黨合于衛河以入海

瑞川文選卷三

上

者也在商爲都邑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兵萬石飲于洹水者此也在戰國時蘇秦言天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在楚漢間項羽與章邯盟于洹水之南皆爲此水也是觀之則洹水爲四方之要會南北之通津樞紐古然矣秦昭襄時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初作河橋則安陽之有河橋蓋昉於此後世因之追勝國時彰德路守臣荀凱森始作石橋名曰鯨背中書右丞許公有壬記之甚悉所謂兩端礮岸三整析水四環順列一脊穹起者可以見其規制矣橋之成在後至元辛丑歷三十年而入國朝又若干年橋爲山水衝激圯壞且歸入礮岸

悉淪於水成化貳年彰德府同知河間陳某欲興復之  
相度水勢兩溪之間宜作六整列七環以爲橋已成三  
環適更他任而去弘治六年夏五月巡撫河南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徐公恪按節於斯謂橋當津要不可久廢  
不治以病民遂檄彰德知府四明鮑君愷總其綱同知  
姚江陳君筐專其事計所需百物其費不貲議於所屬  
州縣因其土地所出而取之則民力易供凡用木四千  
餘株取之臨漳汲縣用麻三千餘斤取之林縣用灰四  
萬餘斤取之磁州用石四千餘車取之安陽湯陰山中  
距橋四十餘里即以貳縣上次編戶有力者輦運之用  
鐵三萬餘斤以非土產則於僧叢占地利厚者募輸之  
以是民不勞費而事集立址於淵樁如星撤結券于空  
甃石偃月交互犬牙錮之以鐵既修補其三環復增建  
其四併爲七環而橋始就其高三丈有奇下可以通巨  
艦其闊三丈三尺上可以容四車其長四十餘丈南北  
往來如履康衢而無病涉凡用石工一百三十餘人木  
工冶巧者共八十餘人役夫四百餘人計償功直酬物  
價共用銀六百餘兩給於公帑者半之餘皆出於區畫  
勸分者也經始於弘治柒年三月至明年三月而工畢  
先是徐公命鮑君致書於予俾記其事予未及爲而鮑

澤州文選卷三

十四

君以憂去未幾徐公又有南京戶部侍郎之

命獨陳君在任茲以考績未京因逮予文予惟成梁著  
於夏令造舟見於周討而洹水之爲津要安陽之有橋  
梁其未逮矣然人存政舉而興廢以利民非知爲政者  
不能也徐公之命鮑陳二君實行之上下相成此大役  
而民不知勞費其善爲政者哉即橋之一事而其他施  
於有政者從可知矣則其所以康濟斯民者豈獨此橋  
之利哉故爲書之俾饒諸石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澤州文選卷三

十五

都城之門南曰正陽前臨四達之衢衢之左舊有急遞  
鋪其創始歲月無所於考正統己巳之變鞠爲瓦礫之  
場迄今四十七年矣大興知縣茹君紹賢始振起之作  
廳事三間左右兩房如其廳之間而殺其度前爲郵亭  
又前爲門爲牌額四周以垣於九鋪舍所需什物無弗  
具者經始於弘治九年季秋之朏至仲冬之晦而工畢  
蓋其用工不滿百日其役夫不過數十百人其給公帑  
不過數十百金而君經畫有方民不知勞財不甚費而  
事以集功以就人以告予予曰此不足異也予與君交  
久矣知君之才足以剴煩治劇其興廢舉墜固優爲之  
一鋪舍之修立特其餘事耳何足異哉予獨惟夫自正

統已已以至千今非無賢京尹才亦令以為政於斯也  
一鋪舍之修立乃有待於君豈皆慮不及此與抑以  
細務忽之而不為邪夫天下之事其難大者人皆憚  
之而不敢為其以為細務者又忽之而不為此政之所  
以多廢墜天下之所以無善治也誠於其難大者力為  
之而無憚於其細務亦為之而不忽則政事惡有不修  
天下惡有不治哉人曰子之言良是也請書君之事以  
示為政者可乎予曰此小事不足書俟其大者特書之  
人又曰大者既未有可書小者又以為不足書則人又  
將忽之而不為矣請卒書之予無以辭嗟乎趙充國為  
將繕治郵亭薛惠為令郵亭不修吏亦書之以示勸戒  
已書君之事以為世勸也亦宜

卷三

十六

常州府新建滿湖惠政橋記

毗陵郡之西南有巨浸曰滿湖諺所謂西滿沙子湖者  
也東接太湖西通蕪浦延袤百里南屬宜興北屬武進  
二邑中分湖以為界湖之東口有白魚灣為南北津要  
先時架木為梁以通行旅不久輒壞壞復葺之壞則民  
病於涉葺則民疲於役屢壞屢葺訖無寧歲巡撫南畿  
右副都御史朱公恭膺

上命勤恤民隱凡州郡無名之費不急之營一切革去

卷三

十七

而惟以即用愛民為務顧於是橋獨隱於心以為南紀  
要津而梁之以木則勞費無已時欲圖一勞而永逸暫  
費而求寧非易之以石不可於是檢核所屬有頃後之  
羨錢有正賦之餘粟足以集事乃召郡守曾君望宏及  
其僚屬諭以作橋之意因斥其羨餘俾圖之郡守以下  
承命惟謹鳩工庀物百爾皆具程督有人出納有籍遂  
作石橋為洞門一十有五上闊一丈二尺下闊一丈四  
尺其高一丈六尺其長三十六丈左右扶闌又若干丈  
凡用石以塊計五十九百六十以丈計一千七百七  
十用木為樑以枚計五千五百用鐵錮石以斤計二千  
七百二十用石灰計二十六萬餘斤計匠作之工凡一  
萬三千七百八十計夫役之工五萬五千七十創始於  
弘治九年七月初吉告成于是年十二月之望郡守曾  
君以書抵子俾紀其成績且曰舊時木橋名之以其地  
今易以石名不可不更也予既允之茲郡判吳君某以  
事至京來速予文且曰誓石以待也昔子產相鄭以其  
衆興濟人於漆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所謂政者  
徒枉輿梁亦其一事也今朱公以惠民之心施於有政  
宏綱大體既無不舉而於橋梁一事亦復不遺郡守諸君  
相與式承其意而協成其事皆可為惠而知其政者也

予因名之曰惠政橋而為之記遂以授吳君以歸之魯  
君其刻以示後之人朱公瑄字廷璧今以疾乞歸鄆  
起而大用尚有待云

### 祁門縣新脩學記

予讀周官六典至於教民之事參互考訂有以見聖人  
之篤於教也司徒率其屬掌邦教矣而掌成均之法以  
治學政則又繫於宗伯之屬師氏保氏以德行道藝教  
民矣而州長縣正又於其所教之事勸戒賞罰之御史  
掌國之治令固有事於教典矣而布憲之職執節以宣  
于四方者又所以弼教也六卿分職而教無不在蓋禮

齊川文選卷三

六

樂刑政皆聖人脩道之教不獨司徒所掌者為教也教  
道之重夫豈一人一職所能舉而勝之哉我

國家稽古建官學校之教皆領於宗伯而州縣之學師  
儒分教之守令兼督之畿內有御史外臺有布憲又提  
其綱維而振肅之皆周官之法也法立而任得其人則  
教道舉賢能興化及齊民而美俗成矣記曰化民成俗  
莫先於學其不以此哉微之祁門舊有學屢燬屢復弘  
治八年四月又燬惟文廟踴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知縣  
事韓君伯清顧瞻惕然欲圖興復咨於太守張君慎以  
達於監 史暨大夫皆允其請廼集群工飭五材心計

指授罔不節適帑羨無幾區畫就緒學之舊址前逼廟  
垣衿佩不足以周旋因拓其址稍北虛其前為廣庭遂  
構堂五間中三為明倫堂旁二作軒東西向東曰毓秀  
西曰樂英堂下左右廊各七間俱以北上三間為齋左  
曰居仁右曰由義餘為諸生藏脩之所廟之東西兩廡  
及儀門皆圯剝將壓悉撤而新之各五間靈星門及師  
生辭舍周垣橋道皆葺其舊而加飭焉經始於九年六  
月落成於十年七月於是廟學煥然一新矣提學御史  
方君誌行部視學見而嘉之訓導張君聰俞君瑞請紀  
其成方君以予嘗執簡從太史宜書其事俾諸生某某  
未謁不能辭予惟

齊川文選卷三

七

國朝建學立師設官分職一惟成周之制今祁門之學  
典教有張俞二君知立師道者也提學有方君公而明  
者也張君作邵韓君為邑賢守令也祁門之士得諸君  
胥教誨胥勸厲其於所謂德行道藝者必有聞矣而韓  
君又能興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將見賢能之書有加於  
前禮義之俗化成於下鄒魯之風成周之治其始自畿  
邑以普及於天下乎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請以魯  
人之頌泮水者為祁門願望之

###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祁門徽之壯縣也其山川形勝東北有祁山西南有祁門合而稱之以名其縣縣治之外門舊有譙樓榜曰明遠成化九年樓與榜皆燬焉久未克復弘治六年江夏韓侯伯清來知縣事越三年廢政惟和百發具舉廼因故址後作樓五間規制高敞有加於昔樓上棲鼓以嚴更曙以時作息創於秋七月成於冬十月揭以新榜仍其舊名學官張司訓聰俞司訓瑞相與造侯以酒落之謂不可無紀載以垂諸後遂遣諸生某某來南都徵記於予予觀漢書郡守縣令之治有譙門焉說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記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祁之

卷三

三

譙門命為明遠樓者固其所也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然則斯樓之榜亦可以為盤銘歟登斯樓者高居遠望目之所見心有思乎必也見民之庶則思富之見民之逸居則思教之見民之飢寒疾苦顛連無告則思所以拯救之又思為民興百世之利祛一邑之害不但譖愬之不行而已則其為明且遠固無愧於斯樓也然亦豈無見貸而思固之見色而思漁之見勢利而思趨之者乎則其不明而閉於近也辱斯樓矣豈惟是哉居考績幽明之任者且將榮辱其身可不慎乎夫魯人新作南門知者譏其過制洋鄉

今更鼓分明聞者稱其善政今韓侯之為此乃復舊而不過制其所以為善政者又不啻此脩

先聖廟新學宮作平政橋寔祁民百世之利今復成此役公帑不甚費而民力不知勞蓋其才識明而知慮遠區畫有方也他日陟明遠到有可待者故予為之記俾後之人登斯樓而出入是門者其視之以知所勸戒云

都憲行臺重建記

松江府上海縣重建都憲行臺成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彥恭行部至止落之題其廳事曰正大公平燕寢曰敬畏既而知府劉君琬知縣郭經請礪石勒文以紀其

卷三

三

事公曰然紀事之文必以屬之太史氏以予嘗為史官乃俾來請謹按行臺在縣治東北一里許有川曰方洪韻書溝之納舟者曰洪蓋方言也洪之陽厥地與壇厥向離明達路橫亘于前石梁翼左右其為巡撫重臣蒞官行法之所久矣門迴堂廡日就頽敝非所以嚴憲度肅具瞻知縣經欲圖興造以其事中之於府府以其事達之都憲既得請迺商工度材會計公帑之羨可以給費者皆必咨請以從事課日興作悉撤其舊而新之前廳後寢各五間寢之後有亭假山花竹左右列置寢之前為穿堂二間以屬于廳廳之前為軒三間以臨于庭

庭外甬道南出爲儀門三間儀門之內及寢之前左右  
廂廡凡十數間則更牘之所棲棲隸之所憩庖湫之所  
在也儀門之南爲外門五間設竈鑪以嚴出入門之左  
右翼以垣墻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餘丈外  
門之前又作綽楔門三間榜曰都憲行臺又作坊門於  
途之東西東曰綱紀西曰旬宣所以嚴憲度肅具瞻者  
無不備矣作於弘治十三年正月成於其年之六月凡  
用公帑白金六百五十餘兩民和越事赴工而不知費  
之所出也予嘗讀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  
者受令焉秦漢以來則有御史大夫及中丞總領州郡

書川文選卷三

三

奏事課第諸判史察舉非法今之巡撫都御史其職無

以異也南畿列郡

聖祖創業所基 國家財賦所出巡撫之任每極一時  
之選若周文襄公三原王公者其政聲風采猶可想見  
等而上之若宋之司馬公任中丞于留臺言新法之尤  
病民者宜先罷其後爲相卒罷之漢之薛宣爲御史中  
丞執憲轅下不吐詞茹柔此皆可法者又進而周之周  
公畢公保釐東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惟時成周建無  
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斯其至矣彭公之爲政知正  
大公平之體而又特之以敬畏大書而昭揭之既以勵

已亦以勵後來繼今者究其所至則何古人之不可及  
哉故予爲記其臺之成而以古今居是職者論次之使  
凡蒞是臺者知所視效以古之聖賢自期待相與翊贊  
皇明永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哉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府治之南一百五里有縣治曰涇涇之南一百四十里  
爲旌德縣治涇旌之間地名茹麻嶺有巡檢司焉距涇  
僅六十里抵旌則八十里而司固涇屬也先時涇之桑  
坑旌之三溪各有巡司桑坑者或徙之考坑商旅病焉  
當道者

書川文選卷三

三

秦哨合二司而一之以徙置于此地當南北要衝行者  
至止饑欲食勞欲息往往舍于逆旅其達官貴人無所  
於舍則居停於巡司夫以譏察之吏徼巡之卒使之僕  
僕爾以勤館人之役非其職也其有持憲節握邵符綰  
縣章贊實幘以申

命行事者亦據館于此堂陛不嚴臺府胥徒與巡司  
屬人出入雜揉姦究莫之禁尤非所宜弘治十二年夏  
五月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行部至此顧  
眄之間以爲非便欲改圖之乃諭寧國守劉君涇縣令  
李君撤巡司之舊而新之以爲公館改作巡司於其右



於是公館有廳事有左右廂有門各若干楹巡司有寢  
有堂有門有鼓樓凡若干楹不三月而落成民不知勞  
費而公館巡司各得其所李君以書抵予請為之記且  
曰公館尚未有名惟命之從予謂公館作於寧國之屬  
邑當以其國故名之今之寧國唐之宣州也唐相張曲  
江公寄裴宣州之詩有口遠近聞嘉政平生仰大賢蓋  
裴公之為宣州首務教化治尚寬厚故張公嘉其政而  
仰其賢也然寧國之故豈獨一裴宣州之賢為可仰哉  
有特憲節於此者若顏魯公之風節可仰也有握郡符  
於此者若江文通謝玄暉之善政清才可仰也有縮縣  
章於此若李善之為涇令呂誨之為旌德簿皆可仰也  
其贊賓幕於此則有李博崔群楊儀之者韓昌黎固謂  
藩鎮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也今之特憲節握郡符縮  
縣章贊賓幕于是邦以臨是館者蓋亦仰前賢而思齊  
乎予因名之曰仰賢公館而為之記彭公名禮以進士  
歷官工部右侍郎改今職賢轍政績人皆仰之劉君名  
廷瓚李君名鵠皆以進士歷官御史以遷今職劉為賢  
守李為賢令亦為人所仰者庸詎知後之視今不猶今  
之視昔乎故皆得牽連書之併勒之貞珉以示來者

常熟縣學重建

先聖廟記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

先聖孔子廟歲久頽靡將廢且舊規卑隘弗稱揭虔妥  
靈縣令楊君子器欲作新而克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  
又言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蒞茲土者皆可之而提  
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牘曰興學有司之首務况廟廡  
聖賢栖神之所尤不可怠遑其亟圖之乃俾會計節義  
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董其役悉撤其舊而新之廟  
廡之側舊有倉徙而之他以其地克拓廟址東西增四  
丈六尺南北增一丈八尺築其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  
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三間左鄉賢祠右名宦  
祠各一間靈星門如戟門之間門左有隙地為杏壇共  
東子遊廟後觀德亭前為齋舍左右各六間其西明倫  
堂右及儀門之右為訓導宅前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為  
禮器之庫其西為廩食之倉即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  
堂齋及諸廡宇皆葺其舊而煥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  
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  
之用百工之事共費帑羨白金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  
之師生咨於方君欲請文勒石以示永久遂以屬予未  
幾而子器去為考功主事今方君又擢山東叅議因述

予文雖乎文通入矣予非靳於言也蓋難為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牆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予貢親游聖人之門牆而得見之故能為是言今去聖既遠學未見道望官牆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為言矣第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為學道者勉為不可不一言之常熟縣學建置始自宋元以至

國朝數百年間碑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矣今者作廟撤其舊梁得見其題識實端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煥所建也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

碧川文選卷三

三

建者其可信乎學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為道盡在是者亦未然哉必若今之敝廟窺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然後為真知也大學明德新民始於格物致知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真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有言游者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禮樂為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於文學之科孟子稱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為豪傑之才鄉邑之士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今又得良有司作新廟學以振厲之抑豈無豪傑之士學道之君子得

聖人之一體者出於其間以為天下

國家之用以弼成斯世禮樂教化之功哉是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予譟說哉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予嘗讀帝典之書說者謂典字從冊在冊上尊閣之也故凡度藏之所多謂之閣若漢之天祿石渠皆藏書之閣也宋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今之學校有作重屋以藏書者謂之尊經閣其所由來遠矣蕪湖知縣張君伯祥勤於政教興學勸士

碧川文選卷三

三

惟恐不及環視學宮有廢址在明倫堂後榛莽弗治進諸生問故則曰此中先有堂焉為師儒之燕寢旁有齋舍生徒之所歲修皆廢矣君惕然于中有意興復以學校之教治經為先今州郡之學多有尊經閣以藏朝廷頒降之經書以資師生之講習此學獨無之不可不作也然猶不敢自專以言於郡守項君經則從以言於提學御史方君誌則從以言於巡撫巡按則從無一違者乃商材度工詎日興作首建尊經閣五間東西八丈四尺南北五丈高四丈餘閣之前左右齋舍各若干間視昔倍之內自殿廡外至垣墻下及泮池木植之資

撓者碑甃之破缺者黜堊之漫漶者甃石之未完者皆  
葺治而新之凡用木以株數幾及八百石以丈計二百  
五十有奇碑瓦皆以萬計他物稱是作於弘治十三年  
三月成於次年某月學之師生欲紀其歲月于石以請  
于知縣以咨于提學二君皆吾鄉友也因以屬予予惟  
聖人之道備于六經經者載道之書也治經者從事于  
學問思辨身體而力行之達之家國天下巍乎功業煥  
乎文章斯尊經之至也豈徒尊閣之謂哉隨其身之所  
至力之所及以經術經世務以有益于時其次也不及  
經世而以其學傳諸後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

碧川文選卷三

一三八

之間以譁世取寵叛經離道無益于時無聞于後斯為  
下矣蕪湖之士治經學道者衆矣其必知所擇哉以無  
忘乎良有司建閣尊經之意哉是役也廟學皆修舊而  
已新創始者閣也閣之功為大故為之記其來請記者  
庠生某某董是役者即耆方椿也得牽連書之

濟縣重修廟學記

濟大名屬邑也大名與河間在宋時為河北重鎮靖康  
之變皆沒于金以訖于元淪于左社者二百餘年義倫  
攸敦庠序之教可知已哉

太祖受天明命用夏變夷使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漸

興彝倫叙化成俗定又百四十餘年矣濬之有學肇自  
洪武癸丑知縣項如英作之祭酒宋公納記之載之碑  
刻可考也其後歲久而復修壞而復治者屢矣弘治十五  
年知縣郭君東山使加修於禮殿像設飾舊為新於兩  
廡壇宇廊隘為弘於戟門易卑小為高大門之兩旁左  
神庫右器藏門之前鑿池為泮架石為梁泮之外左神  
厨右牲房靈星之門舊柱以木今易以石皆前所有而  
改為之泮則前所無也廟之後為明倫堂翼以兩齋師  
生解舍各有攸處皆葺而新之堂之東舊為射圃其南  
為文昌祠齋舍之南舊為饌堂至是皆易置之以射圃

碧川文選卷三

一三八

之地作饌堂以文昌祠路作甬道移學門直甬道以達  
於堂齋又新構學舍於隙地倍徙於舊又新立二坊於  
通衢曰騰蛟起鳳又增置禮器什物範銅磁漆悉底法  
又改作文昌祠射圃亭于長春觀西而工始畢創於十  
五年之春正月畢於其冬十二月也董子有言古之王  
者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長久安寧數百年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宋自慶曆之初詔天下皆立學至元  
祐淳熙間道學諸儒繼作於是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  
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粲然以

明者諸儒力也雖更變故卒有賴焉金能取宋于汴其  
後藏金于蔡者亦宋臣也元能取宋于抗其後舉兵伐  
元者亦宋之故臣遺黎也我

太祖之革元運亦先有假宋之名號者爲之驅除也方  
金元之有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然皆不及百  
年而卒歸于中國蓋夷狄割平綱淪法數固不能久而  
中國名教所在雖厄於一時卒伸於後世也然則學校  
之設禮樂教化之功所繫豈不重哉

太祖創業垂統既重其事

列聖崇儒右文益篤於斯俗化既成雖傳之千萬世未

書川文選卷三

三十

已今之清又屬畿內漸滿

聖化非偏州下邑可比茲又得賢令長作新之文風當  
益振士氣當益厲其於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  
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師友之間講習  
討論知之明行之篤而處之當者必有在焉窮所養達  
所施也他日有能行義達道以翊贊

皇明無疆之業斯其至矣若徒伸佔畢繡摯悅以媒利  
祿而已豈所望哉郭君宇魯瞻山東掖縣人以進士知  
縣事政教兼舉此其一事贊成其事者縣丞陳豫韓永  
壽主簿某典史某也請記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某也

爲之請於予者其邑人吏科都給事中王君洧也併識  
之

### 樂豐亭記

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常州府重建都憲行臺成榜其廳  
事曰願治燕寢曰思檢皆以前巡撫三原王公舊所名  
名之少司徒鄭先生記之備矣寢之後鑒池築亭雜實  
花竹奇石以爲公暇適情之所今巡撫安福彭公名之  
曰樂豐武進知縣丘君泰請予記之且曰當王公巡撫  
時境內適值歉因名其寢曰思檢今彭公撫治以來屢  
致豐年因以樂豐名其亭予聞之曰善乎其名之也其  
能心乎民心乎

書川文選卷三

三十

國以天下爲憂樂者乎今

國家財賦多資於東南州郡而尤以南畿爲最南畿一  
豐則國賦以充民力以瞻豐年之樂無以尚之南畿一  
歉則國賦不給民力就窮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古  
人謂豐年爲樂歲又謂憂國願年豐亦此意也然則王  
公之思檢彭公之樂豐非其心乎民心乎

國以天下爲憂樂者乎然王公之值歲歉蓋適然耳今  
彭公之屢豐年不可謂之適然矣適然者暫焉耳屢豐  
則非適然也傳曰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教熟子朱

子亦有感召和氣以致豐穰之論未嘗盡諉諸天以爲無預於人也彭公之撫南畿既久於其任凡京畿內外之重務

國家財賦之大計列郡諸衛庶官之賢否吏治得失兵民利病靡不知之周而處之當激揚有體寬猛適宜政得其平民用和睦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以致年穀屢豐此理之必然者也豈可謂之適然哉公之樂乎豐而以之名亭亦非以是自夸也且因是以自警而尤慮豐之不可常以爲憂閔閔焉甚於農夫之望歲其於政治不懈益虔豈止取適于一亭之間以自樂者哉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亦公之志也今公將膺

召命以當天下之重任矣後之臨此亭而顧斯名者其亦以公之心爲心乎

### 鄧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弘治十二年夏六月提學憲副趙公寬行部至鄧鄧學師生言於憲副曰尊聖道斥異端吾儒事也今儒學之東有佛寺焉聖師廟貌浮屠之居得以尚之絃誦之聲楚唄之音有以雜之楊子雲有言在門牆則麾之今異端之教偏適先聖之門牆不可以不麾斥之也憲副曰

然遂移文于郡太守伍侯符屬縣令趙君經徙學東之佛寺所謂寶雲者置于戒香齋寺之址而以寶雲之址歸之學學之師生復言於太守曰道莫重於五倫其文載于六經學道必先明倫尊道必務尊經經明則人倫之道明賢能興而治化成矣故學有明倫堂有尊經閣今學偏側於文廟之西堂宇卑隘無地以建閣殊爲缺典宜徙明倫堂于寶雲故址而其後尚有餘地可以建尊經閣太守曰然遂移文縣令徙置其堂方議建閣以述職之行未遂也貳守俞君綸攝府事通守茹君鑾攝縣事相與經始而茹君營之甚力然皆遷免去任新令

曾君直克成厥終予以致事得請歸鄧學之師生共述其事請爲之記予惟古今學記多矣四代之學三物之

教道統道學之傳

國朝建學立師之制前人屢言之今固不敢勦說也惟以古人之事有類於今日者言之唐之王仲舒爲江南道觀察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韓文公書其碑稱其志儒之本達士之經宋有李大夫堯俞於宋城縣拆佛宇取其材作夫子廟石守道爲記而善之曰撤佛宇弱夷法也尊聖師明大道也今提學監司有王觀察之風郡守縣令有李大夫之善抑豈無若昌黎祖

來者為之記乎予非其人也尚何言哉竊嘗誦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師生言於監司守令者欲尊聖道斥異端明五倫尊六經其所聞所知備矣監司守令聽從其言堂宇之庠隘偏側者既擴之而高大光明矣若夫尊所聞行所知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在師友講習力行何如耳學至高明光大而賢能賓興俊造登庸以與聖君賢相共成正大

光明之業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斯無忝乎

朝廷建學立師之制與監司守令興學勸士之心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勉之先是文廟聖像座隅復有石像一

碧川文選卷三

一三五

軀相傳以為甬東書院所遺史文靖公刻于序拜亭者轉徙埋沒久矣因浚泮池得之以真乎此予子茂深適見之以為塑像之隅復置石像不幾於侮聖瀆神乎因捐金以請于學官為之藻飾几座今奉安于尊經閣中併記之

###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伍氏兩祠堂一在安福縣東前街一在縣之荷溪皆宗人希淵芳伯繼先志而成之者也方伯之子大參符叙其始末示予請為之記按伍氏出于五代時福州長史諱諱之後長史自汀之寧化徙居安福之東隅有二子

長伯謹居後街次仲傑居前街前街之系有諱詰者登宋治平進士累官四王宮教授遭元季兵燹前街之居燼焉教授之孫性中克復之有子七人長伯宏登洪武初科進士其後徙居荷溪次伯澄伯讓伯謙伯川仲矩仲舒散居縣之北鄉性中所復之居遂墮廢僅存數楹七房子孫以事入縣城者寓宿而已方伯之父封員外公於天順癸未初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祀性中伯宏暨祖考而伯澄等六人亦附焉至方伯以為祠為本支而設附諸旁親恐非揭虔之意乃於成化甲辰歲即前街之居葺之為祠凡若干楹間以與七房子孫共祀

碧川文選卷三

一三五

長史宮教性中及伯宏伯澄等七人性中所遺祭田七房子孫輪掌每歲清明一有事于此前街之祠自始祖以下祀之也又以荷溪之祠歲久支蕃不足以容衆展禮乃於弘治己酉歲徙置于舊祠之南增構若干楹間專祀性中伯宏以下本支其旁親不與焉伯宏所遺祭田其子孫二支輪掌每春秋二仲再有事此荷溪之祠自高祖以下祀之也古之聖人制為祀典天子七廟有祫有禘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餘亦親盡祧遷而已況下此者乎後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廟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時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

祭先祖與諸祖豈可厭多苟其所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朱子疑其說之未及討論也乃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亦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禮猶存始祖先祖之祭蓋未成之書與晚年定論不同也然則主祭之祭及四世不可過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遺祭四世祖雖遠不得廢祀若安福伍氏之兩祠堂是已員外公始為齊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既合禮矣今為為附屬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長史則十八世祖也亦已過半書以程子所言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而

卷三

三

不疑其說之未及討論者耶抑以朱子所言盡孝子慈孫之心而不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闢祠以至於今登進士為顯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墓之禮亦未嘗廢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祠堂之祀非於西世四世之上瘞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廢祀者祭之墓所可也若曰喪祭從先祖有舉之莫敢廢也惟民子孫惟守先世之成規而勿廢墜焉亦可也予言朱必合禮請勒之麗牲之碑以俟後之知禮者考定云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城南十里許有阡曰南岡湖西陸氏祖塋也肇自宣德

間一府君始塋其中厥後族塋已數世矣顯者贈刑部尚書二府君贈兵部員外郎五府君贈江西道監察御史五府君

錫誥焚黃有先先隴非一日矣族姓蕃衍後死者又別擇山地以塋春秋祭掃各豐于昵而簡于祖塋之禮成化間監察之子偁為郡庠弟子負慨念祖塋祀禮之缺重悲父母早世未能供一日之養乃白於叔祖大司寇康僖公欲勸族之有力者共置祭田以供祀事人各異心不果成也與眾誓曰他日幸得科第當以有司坊牌價銀買祭田也弘治壬子果膺鄉薦竟以有司所餽價

卷三

三

銀四十兩買田八畝專供祖塋之祀宿昔之願始遂然念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育之恩未能酬其萬一又慮田畝不多歲更世改或久而湮沒請予記其事將刻石塋堂壁間使後之覽者知其所自偁吾子婿也以福建按察副使致事其自述如此予因而系之以辭曰西湖十洲間三島百年行樂仙夢杳喪車幾度出城闌埋玉南岡多宿草顯揚潛德屢焚黃省郎御史尚書誥御史初為諸生時三復蓼莪思欲報鹿鳴宴裏一盞金買田八畝供祭掃尊尊親親恩固極顧此公麼奚足道世俗計利忘其先報本追遠事亦少先世墓田獨與



人誰肯捐金爲蘋藻君美此舉良可書以厲薄俗爲世表

寧波府重修禮殿儒學記

宋乾道淳熙間吾郡有四先生以理學名天下慈湖楊文元公定川沈端憲公廣平舒文靖公絜齋袁正猷公是也當是時朱子在閩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無諸儒之學以孔門所傳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地天下傾而仰之如水之江漢星之斗故四先生能自得師取友以成德業時則有若太守張侯尊賢育材賓興勸駕預有力焉張侯以乾道三年擢守四明修起郡學舉

習川文選卷三

三十六

行稽古禮文之事士氣聿新名儒繼進乾道五年文元端憲同登進士八年文靖繼登正猷登于淳熙八年而嘉定七年袁甫狀元及第寔正猷公之子也是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張侯一守四明得百世之士數人於數科之間信乎豪傑由科目進也四明文獻於斯爲盛天運循環無性不復今太守張侯名與乾道太守適同其尊賢育才之心又同今修起廟學作新士氣又無不同經始于正德 年 月落成于 年 月棟梁楠檟厥材孔良黝堊丹漆厥繪孔揚殿廡堂齋燁然輝光博士諸生周旋其間嘉其成績不鄙謂余宜書其事

侯修類宮詩有頌美而春秋以爲常事不書固也然吾郡廟學宋乾道間太守張侯修之屢廢屢復距今三百四十七年復得太守張侯修之以非偶然亦異事也四明文獻將復盛之兆乎四先生之理學將復見于今乎吾黨之士尚思景行先哲進修手德業而奮發乎文章擢倫魁登樞要翊贊

天子植無窮之業不顯張侯亦有無窮之聞哉勒辭具琅傳之求世尚有考焉張侯廣東人第進士擢御史以言事去職今復起爲太守字廣漢名津乾道間四明太守亦張姓而津名故予文及之

杭州府儒學重修記

弘治甲子冬監察御史車君梁奉

命巡按兩浙風紀激昂政事修舉尤以興學造士爲務月朔十五日例以香幣展拜 先聖于杭州府學登進諸生勉以進修德業志於無善天下朋輩仰瞻願環視學宮其間有當修修增新者隱度于心久矣至乙丑之秋命三司諸大夫儒學宮詹議興作恭惟允乃具五材役群工屬提學憲劉陳君玉總理之知府楊君孟瑛暨其僚佐更督之十戶卜吉孔仁教授陳宛實並其役凡大成殿明倫堂專經閣御賢祠以次修葺桂石

城之傾壞者易之以壯固門庭藩廡之湫隘者更之以  
英塹黝黑白之漫漶者飾之以鮮明於大成殿東西  
墀內鑿二井各覆以亭戟門前之泮池舊有三橋偏不  
全去其二築石堰以疏淤塞靈星門外相距五丈建兩  
翼門各三間東曰義路西曰禮門又東陳地則建樓一  
所題曰應魁皆前此未有也經始於乙丑之秋九月其  
冬十月畢工費悉出於公帑一介不取諸民於是學一  
新人爲之拭目改觀矣布政使林君符戈君瑄屬參政  
伍君符致書而俾訓導陳空庭未請記事君康茂禮開  
守陞所取士也綽有才望議論侃侃視天下之事無不  
可爲者其修學一事豈足以盡其猷爲似未足書然天  
下之事興廢補弊易爲力人或忽之而不爲極弊大壞  
難爲功人則悔之而莫及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始  
弊而修之日新又新則不至於極弊大壞矣商之中興  
也伊陟巫咸佐大戊振起之周之中興也方叔召虎佐  
宣王修復之故商祀六百周歷八百皆以興廢補弊有  
其人而今於車君修學一事而重有感焉不可以爲不  
足書也然世之爲監司直指者惟汲汲於簿書期會法  
令所及者爲急而於學校教化之務顧不遑焉車君此  
舉尤足書也杭爲文獻之邦士之游儒學而有志於天

下事者其有味於斯言乎脩德講學日新又新無或廢  
墮以成可久可大之德業亦若是也故因記以勉之若  
夫學之建置沿革與國家興學造士之制則有前人之  
碑刻在茲不復贅

### 劉憲使傳

昔蘇子瞻舉申包胥之語謂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且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余以爲人  
之勝天暫焉耳天之勝人恒且久也善惡之報近及其  
身遠在子孫皆理之所必然者也故翰林侍講贈學士  
諡忠愍劉公在正統間以雷震

### 常川文選卷三

四十一

謹身殿鳴吻上言修省十事其間攬權綱以親政務等  
語忤奸奄王振下錦衣獄振族其黨指揮馬順害之其  
死甚烈已而振勢益張黨與益熾遂致

比得之變振死于兵順及其黨皆誅於是忠愍之節暴  
白下天下其後二子皆至大官諸孫世濟其美子以見  
人爲之暫終不能勝天而振順之惡誅及其身忠愍之  
善慶延子孫未已也忠愍長子官至左叅政仲子官至  
按察使二忠競爽而按察公余嘗受知焉故余傳其事  
而以忠愍先之亦竊取太史公列傳之義其傳曰按察  
公諱野字伏和安福人也其世系具載祭酒李公詩題

等所為忠愍誌傳公自幼好學忠愍授以春秋經傳皆通習之姚文敏公變學于忠愍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甚奇之復從禮部侍郎李公紹辛業學成行立會忠愍被難痛憤幾不能生遂絕意仕進迨振順等死忠愍被褒贈刑部侍郎楊公寧巡撫江西召公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矣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始幡然起應景泰庚午鄉舉薦名第一人甲戌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預修寰宇通志書成

碧川文選卷三

聖一

賜文綺緒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立朝行部甚得憲體嘗巡福建有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僚劉甲有隙劉構輅于鎮守中貴以兵夜圍其第輅選出中貴遽以反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已詣公自貢公奏辯實無反狀輅猶械繫至京竟得釋每語人曰吾微劉御史族者矣汀州豪民欲攘其隣之墓地弗遂乃謗言其地當出帝王以獻于朝致遣官會公驗之公曰避荒之地寧有是耶乃抵其豪以法且斷其山隴以杜後人之覬覦者福州有何布政之父嘗賈于廬會朝廷遣中貴及御史入廣取珠珠不足或言何之父私取之歸者御史輒以聞事下公捕繫追取之都御史冠公亦荷聲必欲追償

庶免貽患公察其冤嘆曰吾豈能逢迎為悅而真人死地乎乃會官鞫問卒無左驗奏上何之父子皆免及巡京畿真定有娼婦不安其室宗人醜之共蓄之至死有司以謀殺坐死者六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讞從末減

廷議是之其平反刑獄多類此然麗於正法者亦不苟貸有都指揮仲榮提督海道受賂有都督桂福鬻卒取月錢皆劾治之時

英宗勵精為治繩下以法每遣人偵察奉使不職者罪之獨於公得其善狀以

碧川文選卷三

聖一

聞且曰此忠臣劉某之子也上為之惻然因令錦衣檢簿書劉某得死之由史以年久無稽報然

上有意欲大用公而已不豫矣

憲宗即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公至則明教條嚴考校既程其文必廉其行文行俱優者異待之行優於文次之文優於行者又次之文行俱劣者直黜之而已故士皆奮勵以薦於文行權倫魁為顯官名臣者多出公之門及陞按察使明慎用刑不事苛刻民無冤者未幾以母喪去服除改雲南按察使時鎮守中官錢

能佔勢觀貨遣其麾下指揮號郭京官者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

朝廷遣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縱之還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郭給其酋請先入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

朝議以王公恕為副都御史撫治其地至即令按察官捕郭指揮欲窮竟之郭赴井死復逮治其黨輒命公處分公為中官開陳事理明示禍福俾勿梗吾治中官亦惟言是從自是雲南之兵民得安靖者公有力焉戊戌

碧川文選卷三

四四

之春以述職至京遂致其事而歸歸七年以疾卒年六十四子鎮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郎中鄉貢士俱嚮用未艾云

太史氏曰余觀漢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蒼分封為安成侯一作安城在豫章郡及長沙國長沙屬邑有安成即今安福也今安福劉氏相傳為安成侯之後其亦有所自邪然定王子元光六年侯者四人安成宜春句容容陵也元朔四年侯者六人路陵攸輿茶陵建成安衆葉平也五年侯者五人夫夷春陵都梁洮陽衆陵也春陵之後雖中興漢室今求其苗裔已不可得況其他乎

安成之劉有若忠愍憲使者文章節行政績表表偉偉光前裕後若是嗚呼其遺澤深遠矣哉

### 巢松子傳

巢松子者湖之呂山吳氏諱璣字汝輝者也善治生得陶朱猗頓之術田連阡陌貲累鉅萬第若子皆以科第顯而已亦以入粟為散官今不稱其官而稱其所自號曰巢松子蓋其超有出乎富貴之外者故因而稱之云方其少時英邁不羈自奉甚侈聲技宴遊之樂惟意所適其父切責之至手碎其金寶之器遂能幡然改行折節讀書以禮自將無復故態家居事父能服其勞而承

碧川文選卷三

四五

其志毋病至刳股肉和糜以進疾遂瘳人以為孝感所致其友于弟睦于族以至恤孤惠貧往往見稱於鄉人四方遊士有道藝者過之輒館穀資贈常不惜費宅邊有古松萬餘章作亭館其下旁植奇葩惟石中藏法書名畫及奇玩之物日與群從賓友觴咏為樂醉輒寢息松陰水寮之間嘗曰上古未有宮室構木為巢以居今吾遊息萬松之間脩然有出塵之趣松其為吾之巢乎因號為巢松子其所為詩號巢松吟稿鄉人後進亦稱之為巢松先生年七十有八以卒子聞之少司空沈公云南史氏曰吳氏之世澤豈不深遠矣哉家累高貲而以

賢能書者亦世及焉曰瑄曰珍曰綜皆舉進士各以功名自奮其家食如瓊者亦以行義聞於鄉不啻善富數世而已其世澤之深遠何如哉予觀天順元年登科錄書瑄之曾祖曰宗本祖曰惠孚父曰孝琰兄曰瓊則瓊固宗本之曾孫惠孚之孫孝琰之子而瑄之兄也至成化十一年錄書珍之曾祖曰宗本祖曰遺夫父曰孝思至弘治六年之錄書綜之曾祖曰遺夫祖曰孝衍父曰瓊綜固瓊之子也其書曾祖不從瑄之錄曰惠孚而從珍之錄曰遺夫其書祖亦不曰孝琰而曰孝衍何哉吾意遺夫即惠孚孝衍即孝琰殆若臯陶之為咎繇伯益之為栢翳以其聲之近而互稱之亦互書之邪抑又有它說邪夫登科錄據家狀書之吳氏子孫書其父祖之名尚爾不一況於數千百年之事史官追書之如三代世表者其可盡信乎吾於是乎有感

碧川文選卷三

四十六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像贊  
英標山立脩辭戟張津津眉宇楚楚冠裳其形於外者  
可即其有諸中者難量胸吞雲夢之富心羅列宿之章  
著書屬文力追往哲稽古訂今尤其所長官序躋乎  
三品文名溢于四方惟其志於大行汲汲皇皇人得乘  
繁力扼其吭再起再蹶不勝憤懣以卒於塲帷

天子明褒贈有光嗚呼河東子厚雖以疎僞獲訕亦以材高見忌而終於投荒西崑大年史稱其劄介寡合則豈肯以玉休私其鄉士憎多口其亦何傷惟璚琚玉珮之辭抑而愈揚蓬山冠蓋之筆久而彌芳公殆類是可謂不亡

贈吏部左侍郎吳公孟融像贊 原博先生之父

儼然君子之容褻然古人之服服稱其容望之可以銷人之逸欲德稱其服儀之可以表正乎鄉俗斯人也是為延陵季子之後人是為姑蘇太守所禮之賓是宜篤生間氣之英以冠群倫以為

碧川文選卷三

四十七

皇朝名世之臣者與

林都憲半身小像贊

都憲林公待用自為秋官時以崇正擊邪至下獄謫官未幾牽復遂屢遷至按察使又以持正不阿引疾致事久之

召為布政使不起後以都御史起之不得已而就職忠讜氣節為當今第一流人物文章刑政又其餘事蓋孔子所謂大受者也公於予為同年友間出其畫像半身小影視予予為之贊曰

蟬其冠其容之端冰清玉寒豈其服身不枉曲惟知邪

之觸雖未見其全體而僅出其半已使人至不敢仰視  
頰首而慚汗第不知其腰以下視古人之寸度何如若  
復盡其全體以悉其步趨則當見其奔軼絕塵之勢可  
以接武臯變躋世唐虞與八元並驅而賓四凶於必誅  
者歟

翰林侍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成化庚子京闈取士執持其衡吾兄文懿得一士焉文  
辭偉麗以冠賢書以語同事曰此奇才比士罕儷同郊  
之麟冀野之驥折卷知名南宮白氏一日聲華朔南是暨  
旋登甲科廷魁及第史館編摩講筵登侍駸駸要

碧川文選卷三

四八

津日升川至惟文懿公先識惟臍目之為麟今果出類  
目之為驥今果騰異尚慎其馳不蹈不蹟其將為亨衢  
之大行而終為文明之上瑞也邪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竊聞先生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父有急為臣子者  
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為弟子者能不  
為之一起慙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  
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說幸甚生等伏見受業  
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學其陞授本學

也端規範以律已嚴條約以誨人賢者獎之以恩不肖  
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給  
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質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之  
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遠行而無資者厚贐以遣  
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  
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  
出其門者往往知尚廉耻敦信義而士氣為之一振斯  
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  
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嘆而深惜之不得已而  
有言也昔楚丘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拔石

碧川文選卷三

四九

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  
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為師  
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拔石超距之事  
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  
成而化導益篤為恐未可以為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為  
老疾者豈以教授平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  
以老辭遂以為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  
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恭月以  
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  
素行不謹者固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

使人侮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為  
深惜者也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聚鴈集不為之多  
雙鳬去之不為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衆留一成教授  
豈為妨賢路哉正恐繼乏者未必如其賢也轉移之機  
惟在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款款之情固  
所願而不敢請耳昔陽城謂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為  
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  
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  
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為過舉也哉伏惟台  
慈洞察矜其情不錄其罪幸甚

與屠朝宗書

卷三

五十

今月十三日早 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

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

詔獄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間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  
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  
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閣下者重矣側聞閣下糾率大僚  
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  
謂明王可為忠言

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

宸斷萬有一言或愆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

以為必不能免也而卒克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為必  
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明王從諫若轉丸者恐  
不足以希望

聖德第為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閣下固

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為之忠言一不從而

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

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

以為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

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閣下即請委尚寶司中書

舍人攝六科事閣下自以為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

卷三

五十一

疏大畧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  
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  
卒然之間旗校四出搜索公署計置閭里捕繫言官繫  
繫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嘆以為不知何事至此而獨  
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為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  
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  
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  
且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罪之亦  
不終日釋之況今

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為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度辭隱情



須下獄問罪伏望

聖斷即時分處俾復厥位庶無曠官也若能早以是啓

悟

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事猶有辭於天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衆口嗷嗷歸咎於委官攝事之一疏則閣下自以爲善處者人皆以爲不善處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痛快而逞志是豈國家之福哉閣下及今猶可一枚

碧川文選卷三

五十一

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閣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所待乎伏望閣下思

聖天子所以信任之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等伏見本監為事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先任祭酒禮部侍郎邢謙俱以錢鈔事坐罪者臣等實為陳鑑等門生滿知所坐罪由以法論之固有可罪以情言之則有可矜故敢冒死而爲一言監中錢鈔本

祖宗養賢之惠也但每歲錢鈔到監多不及期有該支監生先已撥歷出監其尚在監者不時唱名給散其已出監者或未閱領以此錢鈔留積在官遇有公用則取之循習已久邢謙等繼為祭酒司業習熟見聞以爲常事因而修葺齋堂置造器物實有功於廟學祭死藥病犒賓餽贐亦有爲於人倫以爲官物還爲官用已無所私不復顧慮支費既廣案卷不明本監官屬自相舉發於是刑部參之科道言之

碧川文選卷三

五十二

聖明宸斷着令三法司錦衣衛究問各差御史等官親到監中查考前項公用并令牙行估計數目皆已明白其間尚有實曾支銷查無左驗者蓋所收錢鈔虛數雖多堪用者少且器物有昔貴而今賤者其錢鈔則昔賤而今貴也官府修造費倍民間今以民間時值以估齋堂什物之類豈能盡合時宜其餘公用尤多日久不能悉記法司無所憑擬三人各坐侵欺實則但因不悟循習之弊不明出納之數以至於斯此其情之可矜者也今三人所坐侵欺錢鈔以銀記之各不過三四十兩之數耳彼皆身居重任家有厚祿且久處詞林素厲名節豈肯侵細微之利以受污辱之名哉今以公用之費而爲已私之罪此又情之可矜者也大抵此事初發人皆

以錢鈔數多動經數千百萬謂是三人侵欺入已物議紛紛今查盤鞫問乃知錢鈔數多以實價估之不過銀一千餘兩皆費於公用而三人所坐侵欺者各不過三四十兩是以前之議者今多轉而惜之此等於陳鑑等雖有師生之恩豈敢曲為營救但念此舉有繫

國體

聖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業一旦並以可矜之罪而去書之史冊誠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況人才難得而此三人者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使罪實有之是以二鷄子而棄千城之將也況情可矜如臣等前所言者哉昔堯

四碧川文選卷三

五

為君臯陶為士人有陷於罪者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豈臯陶以堯之所可宥者而故欲殺之哉又豈堯以臯陶之所可殺者而故欲宥之哉蓋臯陶執其法而欲殺之堯則矜其情而欲宥之耳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問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有司知有臯陶之法而已伏惟

皇上聖德如堯特矜三人之情而宥之復其職位豈不兩全也哉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使臣等今日事師坐視其難而不言則他日事君又豈能捐軀徇節以盡其忠邪是以不避斧鉞之誅

而冒進草茅之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曰君曰父曰師事君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忠事父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孝事師而不致其身謂之不義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伏見授業師國子監祭酒某司業某前祭酒禮部左侍郎某因費用本監養賢錢鈔為官舉奏刑部參提科道彈劾三法司錦衣衛奉

聖旨究問擬以侵欺罪名罷官為民臣有以見

四碧川文選卷三

五

皇上聖明威斷法行自近雖侍從大臣不少假貸其大公至正之德誠足以服天下警方來也臣等竊惟某等擅用在官錢鈔案卷不明有司無憑左驗坐以侵欺之罪誠法律之所當然固無詞矣但念某等所用錢鈔大抵皆為臣等以臣等之故而使其皆受侵欺之名私竊痛心踴躍不能自安輒昧萬死冒進一言仰賴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既不加罪臣等又令該衙門知道大造洪恩雖殞身碎首不能圖報萬一也抑思某等實則不悟官物不宜擅用並無私將分毫入已神人共知天地可鑒使臣等昧師生之義避斧鉞之誅不行再為訴辯是上負

聖君下負於師矣且如某等任內所收錢鈔以銀計之不過一千餘兩蒙差御史等官帶領牙行照依時值估計所費脩造房屋置買書籍器用可驗者已該六百餘兩所餘四百餘兩雖係公用但無文卷可查法司難以准信故以坐其侵欺之罪然逐年進士謁廟監生中舉俱有筵宴花紅每季考課賞資臣等皆有書籍紙劄他如勛獎醫藥賑濟貧乏所費不一通以銀計何下四百餘兩此等錢鈔本為激勵周給臣等而用雖無文卷可驗實則人所通知今以侵欺罪名坐之其迹則是其實則有不然伏望

碧川文選卷三

卷六

皇上察其實原其情有其侵欺之罪名則非持某等之幸實天下師儒之幸臣等之幸也抑臣聞

太祖皇帝有曰君人之道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過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今某等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且其所犯有擅用之過無侵欺之實今

皇上體祖宗之心法堯舜之道矜其才略其過曲為赦宥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法必加於大臣如此義之盡也納芻蕘之言而優禮大臣又如此仁之至也伏惟

碧川文選卷四

墓誌 墓表 碑銘 祭文 詞賦 題跋

松隱馮君墓誌銘

君諱常字守貞別號松隱四明鄞人也其家承謂先世顯於唐宋間有諱叔和者嘗為禮部尚書其子行案為殿前都指揮使出鎮明之定海子孫因居慈谿金川里自君之曾大父允明始家于鄞之子歲坊鄞地瀕江海夷商越賈珍舶貿交允明當元季時擅其利以高貲聞累甓作庫以居賄同其時有庫者蓋三十六家存遭變故人亡貲散而庫皆易主矣獨君之大父思德父宗儒

碧川文選卷四

雖謫戍徒徂相屬貲日益落而庫猶歸然存不為他姓有至今人呼曰馮家庫君生而遭家中衰甫十餘齡喪母哀毀幾不能生居喪不食葷肉既免喪猶不忍食至終身茹素父之侄金陵也君尚少不能代父而不勝孺慕徃往省之兄父於胥靡間抱持頓足哭觀者無不酸感會宥得免歸所以奉養之者甚至君有從弟少孤猶同居君撫之有恩意人以為世之處同產者殆不及治生儉勤居鄉輯睦嘗董里之賦徃以給郡縣守令皆材之晚有子皆克家以琦獨穎敏教以詩書俾游郡庠琦登成化乙酉鄉薦君甚悅既而琦屢辭乙榜必欲取甲

科以為親榮而君不能待矣惜哉君配穆孺人祇順慈惠尤能以勤約相君相守以老相繼以卒孺人卒於成化甲午十一月丁丑越月丁未君廼卒君壽七十有七孺人長二齡子男四長珍次瑾次即琦次瑛先卒女一通汪諤孫男四應箕應奎應璧應翼孫女三皆幼君卒之後五年琦始得吉兆于某山之原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合塋請銘於余余與琦嘗同庠舍同鄉舉因及識君而知其梗槩者乃叙而銘之銘曰  
前緒將墜兮式文其傾後嗣方奮兮弗克享其成尚需榮贈兮燭于幽冥

贈工部主事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得榮字景春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周氏生君君生二齡而失恃繼母湯氏鞠之少長從塾師授書能通知大義未卒業廼佐父治生理服勤就養朝夕弗懈其父安之父沒家無羨儲君盡瘁營貲以襄事上奉繼母下撫諸弟妹以長以婚以嫁又外輸算賦給里社姻黨吉凶之費間以其餘周人之急持家三十餘年不私蓄一錢尺帛為妻子計人以為難已而食指益夥或有煩言君聞之嘆且泣曰先人棄諸孤家業幾墜吾忍死支持以有今日迺今有是耶吾不忍

贈工部主事朱君墓誌銘

及吾之身見骨肉離析也家衆感悟故終君之世不析居君素材其長弟得華後陞仕官京邑典史君迺涉數千里携子瑄視之比還留瑄與居命從願師習進士業越數年瑄歸省君已遺疾疾且亟謂瑄曰吾平生不為不善而命止於此不及見汝之成汝能力學取科第以光吾宗吾之願也死無憾焉言訖而瞑時天順丁丑九月十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先娶陳氏踰年卒繼娶林氏有賢行先君十有一年卒再娶張氏後君二十有二年卒君卒後十二年瑄登進士第拜工部主事又八年推恩贈君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林氏為安人君二子一女皆安人出瑄其長子次珏女適陸浩孫男六俊傑偉仁儀其孫女一幼初君之喪與孺人摧厝於某所今瑄奔後母喪卜吉兆於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徙而合塋禮也瑄與守陞居同鄉舉同年仕同朝相好故具述事狀泣拜請銘不容以斐陋辭為之銘曰  
繫行善兮壽胡不長餘慶衍兮宜其後昌臨絕之願兮今茲既償  
寵恩被兮幽潛光九泉無憾兮有同其藏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日新父

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為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為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覲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既牧芻蕘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為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湖三泖每携客泛舟觴詠琴奕取適山水間宅前累石為山有峰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憾乎歲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

書川文集卷四

四

某日塋于某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即廣次遠次恢後君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遂側室范出也君性至孝早喪母哀思固極寤寐見之有夢登詩卷事父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遠離有願長相見詩冊皆文人墨客為之紀述咏歌者也戊子歲父遘疾危殆君百方療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君之卒父尚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為恨口占一詩而絕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黎外集對鄴人之說也其畧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聞毀友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

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為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刲股以療父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為誠孝者邪是宜銘已況其他行亦可書而廣之哀懇不可拒乎銘曰夷其股惟以活所怙也其膏惟其為底寮退之速命之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弗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溥其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誠意伯劉公為修家乘者祖原善考寧以君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類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為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中即更治書遂涉獵群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群玉據其故事叩之應答如響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況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之得上東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焰中矣蓋有天幸焉再試不偶入太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苦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

溫聞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既捷禮闈入對

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爲一甲第二或識其楷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爲嫌乃寘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爲憾尋拜刑部河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飾吏事不爲法家深刻嘗被

命錄囚南畿多所平反有揚州衛劉愷者坐誤傷人抵死罪屢稱寃君爲詳讞活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婿任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

卷之四

六

陶爲營校知君不可以貨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徙戍邊君之公平不斂法類若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死喪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所出曰采曰宇曰守側室吳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能起猶匍匐走淳安乞商公

爲墓表往松江乞尚書錢公原溥爲墓銘以爲親不朽計他可知矣在大學時有李生者死無所歸君爲殯殮且書片紙標諸庫門壁間以求購於衆友歸其喪於鄉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君爲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購之而得歸墓于遼東其他義舉若此者尤夥也君自爲應舉文字下筆輒爲學者傳誦至爲古詩文皆有作者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飛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見於世以傳諸後其志甚遠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爲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諸孤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爲之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何忍不爲之銘哉乃因其事狀參以余所知者序而銘之曰垂天之翼南冥是適去以六月倏焉止息翮雲之足中道而踣駿骨千金埋于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昭之以永厥光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壤爲海所齧每一裂輒崩數十丈既盡吞鹵地遂廢故堤陷桑田及廬舍駸駸逼城郭衆皆皇駭歲復大侵蕩折阻飢之民叫號于道相屬時有誼士徐君發廩作糜餉之以十數餒死無下焚

糜以數大缶列屏外受糜以數人扼問之東西俾飢民  
二十為群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噪擾攘者  
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衆至一石五斗日給  
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  
勞卿人歆動列狀欲助君賑飢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  
患既息歲亦有秋廼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  
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遠不道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  
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戎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為人  
精敏仁厚自孤童輒能活生累至高貲交于其兄慈于  
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

部主事得以其

恩被

救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耀加焉於是君年七  
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屬以後事曰吾已瞑目無憾  
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配王氏有賢行先君  
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即寬為繕部三年更祠部次敏惠  
睦女五人王儉劉芳孫泰祝乾崔巽為其婿巽為海寧  
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寬將以其年某  
月某日塋君于某山之原以其鄉交狄官主事祝君萃  
所為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携寬道數百里抵余家

俾授業焉屈指二十餘年矣今方喜其父子之志有成  
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君之行誼有不可泯  
而鋪饑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歲饑輒作糜餉民者  
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偉故無遠不道之余  
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為民思患預防及患  
已至不能為之救恤其或救恤又區區盡失宜民亦卒不  
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且區區盡井井全活其鄉  
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耶且長民者有可以  
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為君乃以已費而為之抑又賢也  
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使世之若君者在在

有之斯民其有瘼乎乃為之銘曰兩賜之恒海桑之更

其濟平民者人莫與京高貲選齡子青身榮其得乎天

者人莫能并  
褒封有命旌淑有亭吾又為之銘豈獨求其穀亦以使

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

仁宗皇帝時有被選為

貴妃者

詔徙其家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為神策衛指揮僉事



即文暉之祖也今文暉伯兄製指惲者有二女一選為秀王妃一選為

徽王妃仲兄為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尚

嘉祥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尚

嘉善長公主俱為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是因其家累世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內德之茂有助焉

若文暉之夫人蓋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秦

州人考士和以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

妣周氏贈宜人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既長擇配以歸

黃氏祇尊章諧姊姒羞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既

貴戚之胄輸家貲助國貨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

循雅飭靡有富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

二王妃屬為叔母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內

必以敬恭申命兩都尉一為從子一為外甥以時來見

閨門與言未嘗不以母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

於所生子女教戒尤為諄切子二人長曰鉞次曰鉉皆

讀書尚禮無統綺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鉞

次適南寧伯毛文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

之風故戚里中稱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

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

正月某日塋于某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為狀其行偕來乞銘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內德之茂者邪而黃氏一門之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之無聞於後也已為之銘曰於赫黃氏 寵冠戚里

三妃上嬪祖姑孫女

帝姬再降內外昆弟亦有二女夫爵埒只華轂盈門玉帶金紫家道之隆率由內始懿懿夫人克相君子恭以為恭儉以為履以迪宗姻以昌胤嗣古有母師庶幾是似我銘昭之尚紀彤史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子聞前代師儒通經學古以教人者得門人弟子以功德言顯聞於世斯為盛矣然其教未始不行於家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者尤為盛也至於婦人女子亦率其教而有德有言有可稱述其不為尤盛哉若秦博士伏生之女能口傳尚書於缺學之後漢班彪女曹大家能踵成漢書作女誡又有節行法度晉有宋氏能傳父業以授後生使周官學復行於世至號為宣文君何其盛也不始游郡學時姑蘇坦庵成先生為教授模範甚良出其門者後多顯聞若今太宰屠公朝宗子兄惟貞都憲意訓揚君質夫皆是也蓋坦庵之學得之於其父原州教

授公與其凡御史君聯踵世科父子兄弟文章節行亦一時之盛至其女子若陳孺人者又有婦德婦言為可稱述蓋其家教然也故予欲書孺人之事而以坦庵之教先焉孺人諱妙寧姓成氏為辰州教授諱公錫之孫監察御史諱規之姪坦庵先生諱矩之女嫁同邑陳氏為少保右都御史僖敏公之曾孫婦按察食事之從孫婦今宣義即名朴字從文之配也兩家門戶相埒而孺人承上接下處內外宗姻咸有禮度於九冠婚喪祭之儀或豐或儉皆有節適人稱其賢德者衆口一辭自其幼時坦庵教之誦詩書習楷法亦能通曉久而不忘其

碧川文集卷四

十二

封宗姻教子姓亦時時稱說詩書人尤贊美之以為非儒家女不能也有一子一女子夔九品散官女適趙思孫男一照孫女二孺人卒于弘治乙卯七月二十三日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八卜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適子將

命論秀南歲還過蘇從文乃以憲副陳君琦所為狀屬予銘予固親授坦庵之教者孺人為其女又有可稱述如此銘可辭乎銘曰蓬生麻中能自直况於蕙蘭得培植為女為婦遵內則一朝埋玉人嗟惜蕙蘭萎香不意百世餘芬在銘石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謀報自某所至某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肅屠之信具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八九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弟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立見齏粉矣公即夜叩軍門告使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翦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曰然公曰不可信嗟然口聞君則腸疾惡今乃欲為附賊者地耶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可也

碧川文集卷四

十三

天手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為寇民不死於寇即死於兵尋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賊也亂且弗戢各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賴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丘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公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之為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哉公諱廷綸字允言其先汴人七世祖義尚宋宗室女嘗為漕使於廣宋亡因家新會曾祖秀實遷廣西之翼州即今平南縣也祖惠領鄉薦為政和令已去而民思之為之立碑考輝以鄉選第一人歷香山翁源二學諭

有文行妣黃氏御史質相之女公少警敏趁庭學詩下筆輒有奇語正統丁卯發解廣東第四人尋遭父喪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又丁母憂成化乙酉授南京戶部主事清嚴不受私謁素與監倉御史不相能適有委吏管其役人之盜廩者因致死御史聞公亦嘗笞之乃嘆吏必連引公併取其獄詞改抹傳致公罪公按牒省臺赴愬于京臺臣劾公擅離官守遂落職人皆寃之僑居南京日以詩書教子視世之勢利泊如也成化甲辰以子潔貴推

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弘治元年自南京挈家還廣

黎川文選卷四

十四

至全州愛其土淳儉購地築室居之潔聞母喪回公尚無恙服闋促令還

朝勉以進德學修職業潔謹受教別踰年公自覺非久於世者乃區處家事手書遺訓十餘條以寄潔潔方驚痛而凶問已至矣公以弘治乙卯十月七日卒距其生永樂甲辰十月廿五日春秋七十有二先娶郭氏繼崔氏梧州千戶貴之女先公五年卒子男五長徵鄉貢士早卒次即潔今為翰林侍講次澈次灤次瀟女二長適平南學生謝天錫次適全州學生蔣昇孫男三概概楫孫女五皆幼公性孝友人無間言與人交重然諾人有

過或至面斥改而止人以是敬之以是疾之其少發危亦為睚眦者所中非其罪也居閑處約非義不取嶺南築署牛莊嚴非官司有驗不敢宰鬻有能為之取驗者多得利鄉人絕戶之產力能規取之者亦為已有公皆不屑為也平生侃侃言論每以生靈為念其說潯潯也以數語活數千人命聞者壯之公亦自負謂生無益於時惟此一事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也潔始發解公獲之濟揚子江疾風折檣敗舵舟幾覆公取辦香祝天水工以鰲挿舵窾中幹之而濟人以爲除厲之報公既被

黎川文選卷四

十五

地封享祿養壽考今終而有子鼎貴顯揚未艾天之報施尚未已也潔奔喪還將以弘治 年某月某日塋公於全州石山之麓以合於崔夫人之兆子與侍讀楊介天皆其同年相厚者介夫既為之狀銘宜屬於子也不敢辭銘曰今之兩廣古百粵裔夷伏莽曾竊發虎臣鼠首莫敢遏屠戮齊民冒功伐片言出吻千命活壯哉張公真義烈箭雲奇驥罕閑蹶吐玉神駒却超絕施報秉除理不越修然順化歸其穴後欲知之視銘碣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予觀古之為人母而得顯名於世者未有不因其子者

為姜嫄之名也以后稷簡狄之始以契孟母以刺范母以滂陶母以侃下至歐蘇二程之母亦莫不然雖其母之賢不可泯亦惟其子之故而益以顯也然歐蘇程氏之母皆其子能自書其事其他亦皆良史書之故其事迹顯而傳後世為人母者豈盡不如古哉其子或不足以顯之又不能自書之而所書者又不得良史故其事迹泯泯無聞是可惜也吾於亡友劉景元之母夫人之喪而重有感焉景元嘗為子言其母之賢行有可與古之賢母埒者不一而足景元有學識操行方以行道顯親自期弗究其志以沒于既哀之今於夫人之喪使景

卷四

十六

元而在亦必能自書其事然既不可得而予昔所聞於景元者又多遺亡茲其弟戡所狀者又皆常事且予亦之良史之才其何以顯白夫人之賢以慰吾亡友於地下哉雖然不可不為之一書也夫人姓趙氏諱某父顯母雷氏世居安福之古源嫁同邑三舍劉氏為贈編修某之配封太孺人事舅姑甚謹相夫治家甚勤聚族千指而處之甚睦嫁三從女不使失儷甚有恩其常行多類此及景元將

命安南所親謂夫人曰賢郎此行不患無橐中裝也夫人作色曰是何言哉吾兒素清介亦不待吾教戒吾願

不能為崔玄暉之母乎景元至安南餞贈之物一介不取番王陪臣跼蹐弗寧至戰色言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及上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予之所聞于景元者惟此不忘耳是亦足以表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夫人子四人長戡即景元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先卒次即戡駙馬都尉戡訓導次景恪景隆亦早卒孫八人榮振梁俱庠士次挺柝根森樵曾孫五人曉暉旦昉晶夫人以弘治八年十二月十二卒得壽七十有八以明年某日合塋盛陵梅花塢編修公之兆

銘曰

卷四

十七

是惟劉景元之親之墓景元國士人所敬慕其親定茲景元旁附嗟後之人尚無傷其封與樹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蘇州通判費君諱燦之妻封孺人羅氏洛川知縣諱端之女也羅與費之先皆浙東人羅山陰費慈谿永樂間徙高些富人實京師羅與費皆皆中徙故今皆為大興縣人孺人生而貞淑不妄言笑洛川公名之曰淑貞擇對以歸通判君君時初發解家尚簪相與處約無戚容僅三月喪舅至捐奩具以佐費無難色君為潛山知縣孺人奉姑以就祿滑甘滫髓之養無不如志及陞大同

通判姑不欲性則留京以事姑姑沒親為衣衾棺歛無  
違禮君還喪次無餘憾焉君歷任潛山大同後更判蘇  
州先後二十餘年所至民安所去民思已去而家無厚  
畜蓋以孺人內助之良能安於儉素每以守已保民之  
道勸戒相成也其子鎰以進士出宰泰和亦以勸戒其  
夫者誨勵之其婿王術以進士出宰嘉定又以誨勵其  
子者訓飭之蓋孺人之言曰自吾為女從先君子洛川  
暨為人婦事君子于潛山作縣之道聞之熟矣守已當  
如女之守身保民當如母之保子我為女婦知所以守  
身者清慎之外無餘事知所以保子者誠愛之外無餘

卷一百一十八

一十八

法守已保民之道亦猶是爾故孺人之相夫與教子婿  
者皆此道也是可謂之賢矣孺人子女皆三人長子即  
鎰今湖廣道監察御史次鎮又次欽長女婿王和試政  
工部進士次即王術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又次國子生  
侯璵孫男四澄淵沐泗孫女二俱幼孺人以弘治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明年正月某日合  
塋于通判君之兆鎰以兵料給事中周君旋所為狀屬  
于銘而術又為子語其詳也為之銘曰

洛川之女滿山之婦目染耳濡作縣之譜君子若婿云  
聞訓語咸自縣升衣繡持斧賢哉若人孰與為伍嗚呼

傳陵崔玄暉之母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求新劉公卒于家春秋  
八十有二其子哀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既奔喪將  
以公之歷官行事言于

朝以乞祭葬也葬宜有銘乃取豐城李尚書所撰事狀  
示予以請惟公與吾文懿公為同年因承愛厚公年八  
十時予嘗以文為公壽今幾何時而又為公銘墓也嗚  
呼傷哉按狀公諱敷字叔榮其先江西安福人宋水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一十九

運使開國男德言之後運使十一世孫曰彥昇始遷永  
新至公九世矣曾祖諱子桓有隱德祖諱晏成嘗為千  
夫長有惠及人以子善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後以公貴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謝氏  
累贈夫人父諱道麟初贈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  
史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湯氏封太孺人  
贈夫人公少孤從叔父工部府君受戴記力學有遠志  
邑有忠義山唐相姚元之牛僧孺遺迹存焉宋相劉楚  
公沆嘗有五百年來三出相不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公  
非游詠其間輒有企慕之意景泰元年舉順天府鄉試

有司錄其文以傳明年第進士理刑都察院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嘗於安慶等處巡江捕盜有錦衣官校同差者漁利虐民公即奏革之采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公設方畧捕斬之南京沐駙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利奏訐久不決公片言折之皆伏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使事湖湘旱饑常澧尤甚巡撫都御史白公圭委公以救荒之策公悉心區畫活饑民數十萬遷貴州按察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以毋喪服闋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公與憲副何公喬新定計直指其巢穴而禽捕之成化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述職于京值彗星見奏

兩浙川文選卷四

二十一

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江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算

憲宗皇帝憂閔元元特陞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公舉周禮荒政宜于時者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鎮巨璫席勢牟利公操切之使不得逞奏革其受民詞訟遂著為令十年移公巡撫湖廣兼理軍政以荆楚分封日滋營造民力日屈公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少給令各府從宜繕修為便

朝議是之遂通行天下為定例有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公極言其弊

上為罷之靖州苗賊作亂勅公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首從苗賊四百餘人斬首八千餘級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百有奇其報捷之奏云爾東功進左副都御史先是荆襄流民為患既討平之

朝廷圖久安之策委公與右都御史原公傑議處奏設鄖陽府及行都司以統治之荆襄可久無患十五年公以疾致事歸二十二年起公陞右都御史涖院事公辭上曰卿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今上皇帝即位復加優禮賜公白金文綺至再又

兩浙川文選卷四

二十一

賜誥畧曰累長外臺謬蒙茂著進副都憲節操益堅屬老成召遷臺長其寢嘉之詞至此且贈公祖父二代俱至二品未幾公避煩言請老上猶勉留至再疏乃允俾馳驛還鄉且贖諸幣三千貫弘治五年

詔進階散官一級至是以壽終公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處之綽然雖居舍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績至退處干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興禮讓其治行多類此豐城公與公同鄉同出處稱道之甚至其知公之深者哉予持掇其大者書之公配周氏有淑德封孺人贈夫人先卒子男六人長褒即延令既

為綿衣鎮撫又以軍功陞百戶後改承新所次即都事  
哀皆周出次表以進士授行人先卒次表邑庠生皆側  
室彭出次表以例冠帶次表皆側室王出孫男十人慶  
錫慶隆皆邑庠生慶植慶樞慶恩慶律慶功慶勳慶實  
慶鍾女五人長適驛丞戴弁次適某某餘在室女孫八  
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邑之義山祖塋之次以  
合于周夫人之兆禮也為之銘曰

永新義山有聰明泉三出相臣閣五百年宋劉楚公著  
為詩篇公於楚公豈其苗裔游詠山泉風懷遠志遂擢  
魏科遷躋顯仕內駁外歷文事文備歷事

蜀文選卷四

二十

四朝勛躬盡瘁御史大夫古之相臣公至大拜適際昌  
辰疇昔之志今果得伸楚公之詩又一驗云公今沒矣  
復葬義山丘首在茲百世無患

叔妣張孺人墓誌

叔妣張氏諱素純 封孺人鄞處士諱子和之女吾仲  
父 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諱自念之配今應天府府丞  
名守隨之母也壽七十有六以成化庚子二月十四日  
卒于家時府丞將之任道聞訃問星行赴

闕乞歸終制卜以是年某月某日附于和嘉阜御史府  
君之封泣謂守陞宜為之誌守陞哀不能言嘗記往時

先祖栖翁先生祖妣宋夫人以禮法齊家嚴肅甚我先  
宜人與孺人暨今李叔母服事惟謹嬉笑噉噉無敢出  
教佐饒助其勤必巾節儉如也夙興操作釜爨井臼之  
勞二母恒先之以逸吾母吾母罔或自逸越而共之夜  
則張燈聚一室紡績相對溫言互答雍雍如也而孺人  
事府君敬順弗懈嘗侍疾逾一二年躬親藥物百方調  
治焦思盡瘁有人所不能堪者疾既瘳間數歲輒復作  
雖屢殆而復安孺人力也其撫子姓慈而善教每退自  
家塾必令誦所業聞嘗誦小學至崔玄暉母盧氏教戒  
之辭廼曰汝曹他日幸有官職願使我聞好消息也其

蜀文選卷四

二十三

後府丞第進士官御史以嚴推

恩府君與孺人偕老受 封先是吾母以伯兄學士為  
編脩時

恩封太孺人矣歲時上壽簪纓冠佩森列輝映鄉人噴  
噴稱嘆以為善慶之所致也今諸老皆逝惟兩叔母在  
而又喪其一感今念昔有不勝痛恨者何忍為辭昔柳  
子厚於其叔父侍御史為之墓版叔妣陸夫人為之誌  
文至今柳氏世德與二人善行著人耳目蓋其文鋪張  
震曜足傳不朽也吾家世德善行無愧於彼而守陞文  
不足以發何能為乎兄命廼弗敢辭遂投淚漉漉直書



以誌而不爲之銘蓋至哀無文至敬不飾也孺人有二子一女六孫長子守防居士與嫡孫茂亨舉人皆先卒又可哀者故併書之其餘則少保商公所爲府君之誌已悉故不贅云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縉雲之陽有文行之士曰介庵先生姓陶氏諱玻字士行以子貢被

勅封承直郎工部營繕主事既有官稱矣人猶稱之曰先生者重其文行也先生生數齡而知書八歲而能詩比成童而攻舉子業間以母喪致疾而廢迺更縱學無

藝川文選卷四

主事

所不闕初治毛氏詩曰興於詩固學者所當先也晚好左氏春秋曰有志於著作名家者不可外是而他求也於諸史尤熟於司馬氏通鑑與人言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如示諸掌鄉先輩若西溪李君行簡郡守趙君士英少司寇李公宗楷先生皆嘗師資之故學有源委文有典則而尤長於詩在里中有思鳴稿在邑中有窪尊稿來京師有觀光稿其治家教子則有訓誡諸錄其筆削義例則有郡志一書此先生之文學可重者也先生踐履淳實而尤篤於倫理以父少罹黨禍禁錮憂患之餘故晚年安養務致豫悅及病徒步百里以迎醫及卒

過三年而猶哭人稱其孝以母早世哀思固極迎養外祖母于家如母存焉盜起隣邑爲竹兜舁以避之暨其壽終爲治喪具以安厝之人尤以爲難其居鄉里以信義舉物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陶先生聞之得無不可乎故梅公俊之力塋其父陶敬時之歸養其伯蓋有所感焉有陳烏者母病癰二十年烏行傭以供之不懈母卒負不能喪先生至捐貲以周卹之且爲詩以獎勵之故鄉人益勉於爲善此先生之行義可重者也嗚呼世之人若先生者何可多得哉今已矣先生卒于弘治五年十二月九日得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先塋之次其子虞部員外郎嵩以其門人監察御史周君南所爲狀請予誌其墓予因撫其所可重者書之先生世居縉雲之筠溪大父諱原道醫學訓科父諱信民有隱行先生娶麻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嵩次畢爲郡庠生次中授散官女一適李鵬孫男六堯佐堯仁堯章堯勲堯夔堯京孫女二皆幼銘曰

有文以潤身有行以表俗有子以顯名有壽以享其榮祿猗嗟先生全歸亦足

汪處士墓表

休寧之交山有汪處士者諱觀勝字用斌年九十以卒

藝川文選卷四

二十五

卒于正統癸亥三月一日某年月某日塋于里之華市  
有子一人孫七人曾孫六人既有銘其族者後三十七  
年為成化庚子其孫瑞州新昌知縣道以其銘與事狀  
介吾同年友王允達中書請余文以表其墓辭弗獲廼  
擬其可以厲世者論次之汪氏初居歙之黃墩繼遷休  
寧之安樂鄉載徙宛山本唐越國公世華之後處士其  
三十二代孫也諱大父諱祿考金壽字奇英奇英與  
弟漢英素友愛元末盜起剽掠村落兄弟皆有膂力相  
為屏蔽猝遇賊奇英墜于坑仰謂弟曰吾其已矣汝亟  
脫去猶得存宗祀也漢英感其言奮厲大呼向賊欲致

蜀川文選卷四

五十六

死用之賊駭而去迺下搶擄兄遂相保全鄉人壯而稱  
之處士偉岸副介有諸父風與兄觀奴觀童尤相愛敬  
兄家居治生處士遠服賈以給之貲用漸饒惟所居湫  
隘一日兄弟聚首言曰吾家衆日蕃居室已不能容前  
村有隙地安得屋之而析一房以居乎處士應曰兄弟  
同居不忍析耳無已弟當圖之二兄宜承先業也歷年  
而屋成盡以先廬十數楹推與二兄不有其一椽半甃  
人以爲難能平居重然語臨事有果斷嘗為鄉耆人就  
辨曲直得其片言而服至與人交坦易盡情或相過從  
觴酌酒奕戲終人不厭也銘狀所述其槩如此余嘗患

世之不令兄弟交相為喻雖錐刀之利至終臂闕牆爭  
之小有害焉輒相視如塗人不一引手救俗之敝也甚  
矣今汪氏兩世其於兄弟之間負異乎流俗蓋知天倫  
之重焉於愛敬者也愛則相恤見害必救之敬則相讓  
見利必遜之易地則皆然也故余述處士之事本其諸  
父之善併列而表之使夫交相為脩者過其墓殆必赧  
然而愧耻幡然而悔改乎其於世道不無補云故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豈惟先王然  
哉今

蜀川文選卷四

一十七

朝廷以觀風之使董庠序之教者蓋取諸此吾交揚君  
質夫初以山西按察僉事奉

勅提調學政繼升副使提學山東其在山西嚴條約公  
勸懲課士以詩書執禮又省境內風俗凡巫覡之術皆  
屏之淫褻之祠皆撤之繼黃之居私創者更為社學選  
民間之秀讀書習禮其中士風民俗為之一變其在山  
東造就士類畧如山西屬憲長虛席代總臬事大家疆  
宗有奢而犯禮怙侈滅義者必真之法而居官律已務  
為清約門無私謁室無長物雖至死索無餘貲嗚呼貧  
夫其可謂觀民設教者哉於山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

儉也於山西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也觀風之使質夫  
優為之矣惜天不假年而不至大任也噫君諱文卿質  
夫其字也漢太尉之後有諱嚴者仕吳越子孫散居會  
稽號浙左院至宋有諱適者以學行聞隱慈谿山中不  
就徵辟人稱為大隱先生十一傳至諱雲者贅居鄞葉  
氏遂為鄞人雲之孫曰孟輝君之曾祖也祖諱灝以高  
年例授仕者冠服其季曰頤求樂庚子舉人早世考諱  
寔舉鄉選為安福訓導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金氏少  
師兵部尚書從孫女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少穎  
敏不凡七歲入小學十三通舉子業弱冠入郡庠成化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八

四年發解浙省第一十四年會試第二

廷試第二甲前列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吏抱故牘白事  
探利可否乾沒售利君發其奸狀杖之遂皆畏服未幾  
丁父憂起復改刑部主事時有戶清者夜飲殺人事覺  
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之公一訊知其誣根  
捕尹清豪長者為清終無所曉竟坐尹清而釋鐸左驗  
者皆曰天開眼矣逋寇席英王勇白晝殺人邏者不能  
捕追躡賊所過抵逆旅主人逮繫之有夏廣才者坐窩  
主死罪公爭之曰廣才迫於凶勢飲食之何物之窩竟  
出之如廣才坐死者二十人皆得釋人以爲當開火父

喪君以嫡孫承重弘治元年起復至京時山西缺提學  
僉事三原王太宰議堪其任者時吾兄文懿公為少宰  
以君對太宰曰年未艾乎文懿曰年已五十矣遂舉用  
之歷四載陞山東君兩總學政三晉齊魯之士顯庸者  
多出其門亦可謂以人事君矣其為人外圓而內方平  
居雖若和易臨事確然不可奪臺省中有大事或重獄  
衆論紛紜君至一言中其肯綮罔不帖伏十年歲當大  
比君出行部簡閱應試之士炎暑積勞力疾視事至九  
月疾甚其子侍側君謂之曰吾平生所為惟上合天心  
內盡吾心外不拂人心而已又指榻前書篋曰吾無以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九

遺汝惟存此心與此書耳汝輩能繼述吾無憾焉遂瞑  
時弘治丁巳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壽  
六十有二君天資秀敏諸經子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覽  
其發之文宏深博雅自成一家為詩亦清麗可喜君自  
號松畦有筆談類橐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安福尹蛟  
川李公某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叔達嘗入粟賑饑例  
授承事郎次叔通第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女三長適  
漳平知縣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庠生盧俸孫男二  
女一皆幼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某山之原其子以邵僉  
憲賢所為狀示予圖惟不朽昔司馬公與范蜀公生同

志相約後死者誌其墓且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予與質夫同年同志姓又同也今幸後死誌已愆期故即外碑刻文而題詩之以表君之墓詩曰

敬教五教咨司徒明刑弼教屬士師有虞命官萬世法憲臣董教今良規三晉齊魯異風俗觀民設教隨地施榘楚不威士心服延及齊民知禮儀喬遷伊邇處沮落青衿黥叟徒傷悲知君厚積有餘慶鳳毛已上青雲標平生泰結金蘭契表銘愧乏瓊琚辭安得溫公大手筆為君一掃墳前碑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碧川文選卷四

一 三十

楊氏世居鄴之鏡川距所居西北三里許有阡曰和嘉早即先塋也夢感東向自曾大父熙正府君始塋其中禮東向以南為上大父栖芸府君塋其南吾父梅讀府君塋其北仲父見素府君南之次季父常菴府君北之次吾弟守隰徵士以早世附其北又其次也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有

詔兩京文臣悉予應得誥勅於是栖芸梅讀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見素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常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栖芸梅讀見素官至三品例得立神道碑守隰已撰梅讀碑文從兄司空謂

曰堂域既同神道無二盍共為一碑乎應曰誥謹按家乘熙正府君諱起汶字浩卿姓楊氏五世祖再十一府君以世為宋臣義不仕元作詠史詩有耻為庸敏士寧作殷頑民之句熙正生元季亦不仕世以賢雄于鄉國初治豪右方嚴熙正以族之豪也懼及乃捐家貲避居許里別業又為重徙苛歛所困亡其室陸孺人弗克塋其季子昱以庠生充吏被誣徵吏賊至萬別業亦蕩覆歸卒于先廬壽七十二子孫議葬地顧先業之未甯者獨和嘉耳耳召堪輿家視之曰吉遂舉二喪葬之時宋樂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也今先塋之居中者是也栖

碧川文選卷四

一 三十一

芸府君熙正長子也長司美辭容觀雋爽通易書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誠確少生富家長維患難老而望尊賢給子姓榮貴其服食言行如一人不見其少異一修郡志三修

實錄有司皆聘為總裁晚年造獲彌篤更號思誠叟為文操筆立就皆淳古爾雅其自為墓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所著有栖芸案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詠物詠菊等詩初學對聯數十卷藏于家壽七十八今所贈官以不肖孫守陞推

恩也夫人鵲橋朱氏淑慈儉勤治家有法壽八十八卒

今贈淑人生三子梅讀見素常巷也梅讀府君諱自慙  
字復之栖芸長子也天性孝友德望恢宏宣德中以易  
應鄉舉有聲有司強辟為從事正統初上京師應順天  
辛酉甲子兩科秋試皆不偶積功入官戊辰待選吏部  
已已之變目擊時事有集句詠史詩二十章知者以為  
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者也景泰元年授福建泉州府倉  
副使知者曰才高位卑奈何應曰位雖卑職易稱孔子  
嘗為委吏矣敢不盡心乎監司知其賢檄署德化縣縣  
遭鄧寇兵焚之餘至縣勞心撫字民懷其德又委師求  
春民兵捕逋寇招徠有方寇亦復業既還泉州監司直

碧川文選卷四

三

指文章為其堪為牧民之職不幸以病卒官壽五十七  
以長子守陳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今所贈官以不肖  
子守陞推

恩也夫人櫟陽張氏賢明孝慈以舅姑老侍養無違始  
終未嘗從宦壽七十三卒初封孺人贈宜人今贈淑人  
見素府君諱自念字樂之栖芸仲子也性沈靜少嗜學  
經書史畧李杜詩皆默誦如流居鄉平心率物雖斗斛  
權衡之出納未嘗虧人以利已梅讀與常菴宦學京師  
見素獨持家政奉二親撫諸幼御群僕一門四十人  
怡然禮法中無一愆悔者鄉人以為難以子守隨貴封

監察御史雖命服光耀其自處如常布時壽七十三卒  
今所贈官以子為大理時推

恩也夫人封里張氏溫良慈惠見素嘗病躬侍湯藥累  
年不懈初封孺人壽七十卒今贈淑人常菴府君諱  
自恣字勉之栖芸季子也性與愷讀書識達古今議論  
英發正統末從梅讀在京師親見奸奄誤國事每言及  
輒切齒怒罵天順初開奪門有功事輒曰此輩貪天功  
以為己力其能免乎既而果敗居京時學徒雲集多所  
造就及從宦泉州太守胡公聞其賢延教諸子欲以懷  
才抱德薦之不就從子文懿懷其教育之德為入貲授

碧川文選卷四

三

宣義郎壽七十一卒今所贈官以子守隅為兵部時推  
恩也夫人殷浦陳氏敏慧端淑母儀足法初封太安人  
壽八十二卒今贈宜人亡弟守隰徵士字惟升初攻舉  
業善屬文尤工鍾王筆法成化初有

詔舉經明行修福建尤溪縣舉之移文至家起之以事  
母辭不就年三十六卒室王氏亦繼卒於祖墳西北買  
田葬之栖芸三子九孫梅讀子三人長守陳官至吏部  
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次即守陞官至南京吏部  
尚書次即守隰見素子二人長守防次守隨官至工部  
尚書掌大理寺卿事子四人長守隲江西豐城學

訓導次守陞守咸次守陽令官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曾孫茂元今官廣西布政司右叅政茂仁今官四川按察使皆文懿子也餘未仕尚幼初熙正之葬無墓誌文懿公有識葬之文具載始末栖芸自撰墓銘文懿亦為作小傳按讀則太子少師大學士蕭公鑑銘之見素則太子少保尚書大學士商公輅銘之帶菴則大理卿夏公時正銘之春容大篇足垂不朽然皆藏之墓中今欲列于神道小子狂簡不能具述掛一漏萬不能免乎不明不仁之咎強顏書之而系以銘曰

靈宗初諱自有周宣王文庶封楊侯楊侯苗裔遍九州

卷四

三十五

鏡川一派儒家流相傳詩禮學魯鄒仕宦汴宋承箕裘比肩左衽吾其羞避世逃名夫何求經畝心地耕且耨辛勤奕葉方有秋一門榮祿功名枚未懷豐邑貽厥謀貽封錫命渥且優燎

黃先壠昭潛幽父子弟兄膺

寵褒婦姑娣姒咸承休九原會聚含笑不我心感愴增

悲憂投淚書銘金石鏤上侈

君恩圖報酬下貽嗣胤出千秋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

于杭州私第有司以

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定于三峰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祔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尚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溪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為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諱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為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

卷四

三十五

勅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劫外藩王府邏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考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為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上抗饑無賴民欲為變公亟發倉賑之先事後

聞人以為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少卿丁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屍浮于江每夜遡潮抵其族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族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而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

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

開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而貸死  
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則必  
誅今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  
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  
行已殺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  
污倫理已為所潰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  
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而不忍加之於死此  
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求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  
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六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

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于遠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  
侵

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濟饑  
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濫力役數萬人罷黜不職  
庶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  
而興革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  
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  
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以出俾為學官弟子或補胥吏  
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泮水挾風

濤為患噉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  
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  
及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若干丈皆江西百世之利  
也舊例上供之稅每石折銀貳錢伍分凡官田稅重及  
民無厚產者折之有巡撫江西者盡以折銀之利歸于  
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

諸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間代輸  
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  
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為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七

仕得

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饒室以居泊如  
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  
之書院火或謂公與杭守不相能所致然守竟以罪去  
而公亦歸慈谿

今天子即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  
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于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  
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澁體疲亟呼諸子曰吾將求  
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諱某同邑  
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



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授貢士出後伯父法明  
檉邑庠生先卒次明楨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  
璣孫男九慈薰慈煥慈瑩慈嶸慈熊慈慈慈煥慈耀鳴  
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  
友事親甚嚴敬處同氣甚雍睦母夫人老年乞歸省得  
賜楮幣洗腆為樂官大理乞遷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  
恩以封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耄第亦希年天  
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  
遠引抗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  
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  
布衣劉元升俱以忠義死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所各  
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  
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而晚  
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禮為士儀禮畧十卷人  
或以為繁公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  
古制公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  
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  
同公為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  
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公自號餘留道人  
有餘留稿一十卷又有瀛嶼槁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

六題皆孤山所作東坡詩三詩則志谿所作晚年  
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辨疑未半而絕  
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  
含雨意如簇蠶抽絲縷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閒有餘  
韻亦可見其槩矣守陞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  
賢俊公尤交之深者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  
以為位以哭適明楨未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為狀泣  
拜請為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守陞何足以辱公  
之命哉惟通家世葬以文字相周旋雅矣奉政公園趣  
存稿先兄文懿公字之先大夫梅讀存稿公序之畫像  
公贊之文懿卒公誄之今雖不足以辱公之命則亦安  
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大理又能  
語其詳故為叙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  
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陞於此亦云銘曰  
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微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  
國為氏龐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自明  
而杭哲人廼生博學洽聞名聲眾起高擢賢科荐陞郎  
署被服儒術緣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  
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  
為甲令傳于世

天子曰咨予閔歲饑爾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  
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省役保息甘萬維生公手撫綏  
緊起死人枯骨豐肌浹水齒成民其魚矣公禦其患莫  
厥宅里除其蠹賊擾其龍蛇為

國活民逞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  
厥辭禹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為詳節士儀儀  
畧人猶憚煩剛為舉要可求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  
春秋辯疑未成絕筆

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

曹川文選卷四

四

### 公神道碑銘

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指揮使司職任雄要其掌御  
與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隱  
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徵循京師禦非常戢奸寇則  
執金吾之職也其掌

制獄逮繫則又有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

任其職者往往古

寵待勢親刑贖貨遠或數年近不三二年輒償事以賈  
禍其有歷任二三十年被淫洽超崇皆以功名富貴始  
終者殊鮮惟公有焉公諱驥字尚德世為順天大興人

曾祖諱大以子貴贈千戶祖喜以儀衛司尉歷功至錦  
衣衛右所正千戶考鑄襲祖職三世皆以公貴累贈驃  
騎將軍都指揮使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丁氏皆夫  
人公體貌魁頽性度寬厚少從姑蒼潘流清先生學於  
書多所涉獵既襲武弁尤樂與學士大夫游射有嘉聞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知其偉器以其子妻之天順改元  
少保為權奸構害公坐累謫戍威遠

憲宗即位顯白少保之忠而復其子婿官公得還任成  
化二年用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四年歲內劫盜屢作

救公督官校逐捕得其渠魁戮之遠近帖然先是公謫

曹川文選卷四

一四

威遠時值虜入寇公從總兵官高陽伯李文樂之斬獲  
虜首祀禋王等若干級至是兵部覈功奏陞公指揮同  
知十四年錦衣掌印者以罪免陞公指揮使以代之未  
幾陞都指揮僉事二十年

救公兼理機密糾察之務其冬陞都指揮同知二十二  
年

詔嘉公督察機務累著勤勞特陞都指揮使先後賞資  
繡春刀綠幣寶璽等物

御製連環詩續通鑑綱目等書不一而足每遇  
經筵廷試皆得供事預燕及

郊祀扈駕則賜蟒龍衣以為常其

寵遇若此公為政不苛刻雖擒奸討猾於誣誤者多所  
縱舍嘗因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果以上法皆當  
死公曰饑民不得已以救厄耳今皆寘之法可矜也奏  
上多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鈎致以微功有妖人  
真惠者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發株連數千百人皆  
當坐死公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於是惠竟  
抵死餘得遞減或遣有衛卒偵其隣人傳視妖書者欲  
殺其事以覲賞亟以告公公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  
滅其迹得歸論其隣人皆驚悟散去凡

四十三

四十三

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挺加之以厲威公獨否

憲宗嘗命撻忒 旨者或譜公用小杖

上恐遣中使詰責公具以實對卒不易

今上即位命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列疏獨稱公老成

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為得其實云弘治四年十二月朔

上視柱南郊公扈從還得疾越十有五日卒春秋六十

有一計聞

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以明年二月某日瘞  
于下馬社之原公娶于氏即少保之女封夫人子四長  
儀襲其官次宏中書舍人次完四夷館生次宥女一義

勇右衛指揮同知其婿也公起自遷謫存陟崇要既嘗

親涉憂患又目擊前任衛事者相蹈覆轍故公務為長  
厚恪真厥職司衛事二十有五年而擢衛印亦十有四  
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予與公同朝往還甚久今  
其子以侍御田景賢所為狀及少宗伯倪舜咨所為誌  
詣予請文於神道碑義不得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  
曰 於惟朱氏興自儀衛積伐累勲為千夫帥公承武  
階亦有文事受知孤卿以其子妻坐累戍邊誠非其罪  
憲皇之初昭雪忠義公亦 賜環乃復歿位乃陟峻階  
乃擬要地六遷其官二品之貴 寵隆不驕權盛不肆

四十三

四十三

保其初終哀榮兼至彼何人斯作威逞勢曾不旋踵或

顛以躡求如公者百無一二神道有碑我銘以識以求

公休亦以厲世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謝公神道碑銘

昔蔡文忠公以狀元及第堂堂英席真宗大悅以為得  
人其後歷官學士以至為相天下推之為正人以為朝  
廷重累贈其父為中書令封其母楚國太夫人既光顯  
矣范文正公書其事又稱述其父母賢而善教故益顯  
于後世以今觀之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上謝先生于裔者蓋今之蔡公也其親之賢則有過於  
蔡氏 朝廷封贈其父如其官母為夫人亦既光顯  
矣茲當立碑神道宜得當代名筆有若范公者書其事  
以益顯其親也今乃辱命守陞辭不敢當則曰昔先祖  
之墓子之兄文懿公實銘之今先人之碑子宜為之銘  
且與先人同事場屋而相知者亦惟子在能不為之一  
屬辭邪嗟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守陞何能為辭竊以  
古人之事道相類者比而書之以彰其盛而後著其實  
云公諱恩字公觀姓謝氏其先台之臨海人自長二府  
君始遷餘姚之四門歷五世至公之曾祖曰見賢祖曰

書川文憲卷四

一四十四

原廣世有令德考諱榮官至福建布政司都事贈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妣余氏贈夫  
人其合墓銘即吾兄文懿公所撰者其事備矣公受義  
方之訓少而強記長而博聞矢口成章輒為人所傳誦  
以戴記應鄉舉名振一時桐人廣會有識者曰此餘姚  
謝某則一坐盡傾或以歷選期之然果舉不偶會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嘉定尹蔣忠雅知公賢即以應  
詔例當就御史覈實或謂須致私覲公喟然曰官以賄  
成吾尚可以干祿乎哉卒不就時都事府君已掛冠東  
歸公盡心孝養絕意仕進然於當世之務無不識達監

司守令或咨以政事是非可否如視諸掌用其言民輒  
稱便公為人樂易接物坦夷不事權輿許禮或謂其太  
簡公曰煩固吾所厭也因以簡齊自號常居善藥校方  
治疾多所全活或致餽謝則笑却之且曰吾有方欲醫  
國以療民瘼不得少試今致意于此亦以施吾及物之  
仁耳豈望報乎君子於是知公之志夫人姓鄒氏宋待  
制忠公浩之後自無錫分居餘姚之橫山父本善母龔  
氏夫人溫厚詳慎既歸逮事舅姑甚得婦道時祖姑嚴  
孺人尚無恙年八十餘夫人護養周悉得其歡心常曰  
孫婦孝順天必祐之福以生貴子是吾願也其後果然

書川文憲卷四

一四十五

鄉人以為美談其自處動以約紡績女紅至老不廢  
靡服飾雖貴不御其治家公而恕家衆數十百指撫御  
咸宜或僕腰有過未嘗輒加笞詈其於子姓慈而善教  
嫡庶均養有鴈鴒之仁督學勵業不為禽犢之愛其賢  
行多類此子男四長遷字子喬發解 廷試皆第一歷  
官翰林春坊詹事以至今職次選不祿早世次迪以進  
士任兵部主事次運亦早世女一適上虞韓鍊孫男五  
長正應鄉舉未遂次丕舉京闈第一父子解元亦一盛  
事次匡次望次旦女三人曾孫男二用賓用賀女二人  
皆幼公以子喬貴初封翰林修撰再封春坊諭德今贈

前職夫人初封安人再封宜人今贈夫人弘治四年夏六月夫人卒後二年秋七月公卒壽皆六十有三夫人卒時朝廷遣官祭葬及公卒又賜之祭命有司啓塋合葬皆出特恩汝胡之南牛屯縣之麓其葬地也銘曰灝灝鉅川其發有源兩露澤澤自葉祖根葉有相臣天子舊學補衮代論黃扉紫閣有闕必先曰惟嚴君淳英湛德服義履仁藝而不試發子後昆競美申科接武魁元貽封錫誥偕老全歸勅葬諭祭度越典彝帝命相臣子嘉乃績贈爾所生其視海嶽相臣稽首天子萬年深恩漏澤下逮九泉爰作石碑植之墓道以侈上恩以顯厥考古有祭齊大魁作相揚名顯親百世之望今亦有子顯揚如齊銘以相之永矣其輝

祭毛都給事文

嗚呼士廣適止於斯天道福善神扶正直始以為信而今以為欺士廣之德仁厚豈第士廣之行忠信孝慈其律已也如秋霜之高潔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熙熙士廣之善可稱如是宜乎獲天之祐而終享乎期願給舍再遷日侍彤墀忠言諫論上徹宸闕蹇蹇謬謬風聲四馳善良賴其扶植而奸諛憎其所為士廣之正直如此宜乎躋大位而獲神明之扶持夫何壽不逮乎四紀

位不登乎大夫畜牧之薦伊邇而山壑之舟已移老母家居終養無期殊方萬里寡婦孤兒此士廣之遺恨而可為大慟而深悲嗟世之人呻吟蚩蚩陰險狠貽背龐眉奸回貪墨腰金服緋而士廣廼至於此所謂天道之不可測而神理之不可推朝野聞訃孰不歔歔皆曰正人已矣吾道云衰哀職有闕誰其補之

國有大疑孰為著龜臺諫生風孰為羽儀奸回以為莫予毒也而善良以為失其所依興言及此直欲籲天訴神而無梯嗚呼士廣已矣奏議數篇直氣正辭自今觀之凜乎猶有生氣而異時汗青之紀金匱之藏夫孰能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道則士廣之不恆庶其在此是以天道之報施士廣可以無憾而安於天命夫何疑某等卿曲之情微夫人之慟而誰為浹旬之前式燕以嬉曾幾何時死生頓殊舉觴永訣有淚漣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嗚呼往者麗澤之會有交二十五人曾未數年并沉之跡若天飛而淵淪中間既喪中夫又喪齊道人皆惜之而今於景奇之喪則又為之痛惜而深摯蓋景奇以尚寶之子太師之孫脫去紈綺之習而折旋禮義之門其丰儀之秀雅若瑤林玉樹負出乎風塵其文辭之蔚麗

若屬疊嶂騰湧平烟雲其才氣之卓越若龍泉太阿  
可以割犀兕而斷蛟螭於是捷卿聞魁省試親策不  
天子而擢之上第拜為司馬之臣人皆期其遠繩祖武  
而為廊廟之珍也夫何宗支啓繁禍蔓相因萑菲成乎  
貝錦林木災於亡獫尚賴重瞳之明爰開一面之仁  
徙之監郡示不終捐詎意降年之不永竟從中道而亡  
身嗚呼公治之非罪賈生之謫遠仲宣之道死子淵之  
短命彼遇其一人猶哀之而景奇實兼有焉此吾徒所  
以痛惜深慟而云云也豈特同盟相好同心相親而然  
哉寄一觴以求訣隔千里而馳神庶英靈之不昧或有

碧川文選卷四

四九

鑑於斯文

館閣祭曾文甫文

嗚呼泰和之曾文獻相承子之先祖黃甲魁名官居翰  
長文學馳聲子之尊父復魁二甲官為憲使才亦博洽  
子承家學又復及第三世傳臚衣冠盛事人皆謂子妙  
年英發問學日增如川之達幾幾遠大益振前烈云乎  
不然一疾弗起賈生早終質夫之嗣人皆痛惜况在同  
署旅視南旋真此豆蓬文以告之涕淚潸然尚享

祭胡恭政廷慎文

嗚呼公之德淳而正可以承弼厥

辟而止於恭一藩之政公之才精以練可以圖惟國事  
而止於佐兩臬之憲公之文典以傳可以潤色大猷而  
止於敘律敘述應世之作使天假之以年猶有望焉乃  
遽止於斯而吾黨聞訃失聲不自知泣之漣也嗚呼吾  
浙之元最盛於前所謂承弼厥

辟圖惟國事潤色大猷者接踵而駢肩有來其繼謂公  
其庶茲焉已矣吾道寡助而所以為之泣者豈惟鄉曲  
之情交游之故嗚呼七元之會曾幾何時千秋之別再  
會無期令器進士奔喪而歸致薄奠以寄哀惟英靈其  
鑑之

碧川文選卷四

四九

祭黃氏文

嗚呼汝為吾女二十三年聰明孝順禮度恭虔宜室宜  
家內外稱賢非吾能教汝乃自吾先祖栖芸先生以來  
以禮義齊家而化洽閭門所致然也嗚呼以汝之賢宜  
享壽福天何童年而患久瘍既并而病榮衛不足使汝  
惕惕憂畏恒若臨于淵谷雖百方療之不瘳竟以是而  
至於此荼毒也嗚呼痛哉吾自汝伯父文懿公與丁夫  
人連喪血淚未乾今幸汝陸氏姊丈登第為之舒憂作  
歡曾未數月而遽遭汝喪此吾所以拊膺大恟而仰天  
求歎也嗚呼哀哉汝母所生男女維九而夭殤者六惟

三女存而汝又不祿一生所苦屢傷骨肉今吾猶能以  
義命自遣而汝母哀痛迫切至欲與汝俱死而瞑目也  
於乎痛哉吾念汝生之初同產一男一女未睜出疹男  
獨夭死汝幸生全以至今日回視同產所得豈直倍蓰  
且詩歌碩人以族類之貴與求歸禮儀之盛為美今汝  
為尚書之姪論德之女侍講之婦而兩家門第屹峙于  
歸姓來光榮燁燁而況生則內外稱賢沒則尊卑哀喟  
女子得此亦可謂不虛生一世矣且蕭艾人憎其又生  
之蘭人惜其早萎汝寧為此其不為彼汝雖不祿無子  
而美姪青年進學未已將來貽一命之封而延數世  
之祀有可冀者汝其可以無憾而含笑入地也已嗚呼  
吾哀汝憐汝傷汝痛汝故為是言以慰汝且以自慰也  
言不能文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參政文

嗚呼昂霄之幹風霜悴之圖南之翼中道墜之嗟嗟九  
成不幸類之英才敏識蚤有令譽年二十三而名成進  
士三十三而

命為大夫四十三而位登三品參一藩之政於八閩之  
區真若春木之上升雲翼之南圖也夫何霜露之疾感  
工中途雲翼方張而遽墜春木方盛而遽枯行道之人

見之猶為之出涕而嗟吁況於同鄉契舊聞之寧不為  
之驚怛而號呼嗟嗟九成而已矣夫垂白之非望子倚  
閭不見萊衣乃見喪車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與言及此  
良可痛悲何斯人之不淑豈天道之無知嗟嗟九成命  
也奈何順受其正冀知其致奠千里俚以斯文傷子  
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汪尚書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不偶公之成也孔艱公之尊父躬服薦  
班乘輅闕海動岳摧山夫何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公之  
痛悲寥寂廢讀尚蓋前愆奮志科目一舉京闈已克

國賓開封制籍不容度人再舉浙闈復登桂籍乃摧甲  
科乃授史職乃陟

官僚乃貳宗伯官兼學士侍

帝之側辛勤三十餘年以濟登茲誠不易得曾未幾時  
遽嬰末疾口不停藥手不絕筆足不踰庭詩文滿室病  
延十年壽亦七袞已見二子俱獲成名鳳池染翰虎榜  
蜚英人誰不死有此亦足況蒙

聖恩榮祭優渥尚書追贈榮光下燭公在九泉諒亦瞑  
目吾儕儻知繫官南國遙望吳山逝將埋玉衡哀遠真  
絨辭致告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祭酒先生文

嗚呼公之經學窮三古四聖之精微公之文章會諸子  
百家之指歸公之道德為兩京六館之宗師世方仰其  
喬運于鼎司以為

當宁之倚毗為薦紳之羽儀以大庇天下之烝黎夫何  
位不盈乎四品壽不逮乎古希歟其剛大之氣偉岸之  
資戢于一木而弗究厥施嗚呼哀哉公以萬言之策

御筆親批臚傳及第翰苑摘詞選官胃監適

天子視學之初賜坐講經教揚乾九五之辭

聖心嘉納資以襲衣環橋門而觀聽者咸歆羨以為命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卷四

世之儒登陟大司成于斯也師道益尊有威有儀多士  
率服優繩蹈規作新士氣葺其庫舍十八百區政教兼  
舉紀績于碑雖曰未究厥蘊亦已表見其猷為況其文  
衡所收有鸞鳳杞梓門牆所出有棟梁楠梓皆足為天  
下

國家百年之用豈徒有功於一時至其雅健之文俊逸  
之詩勒金石而編簡冊者皆足為百世之垂公於此蓋  
可以無憾而名位壽年之不至豈足追惟守陟無似誤  
辱公知權魁禮閣接武余闔出入兩京二紀于茲恩義  
兼至未報厥施自公之疾屢候軒輅公猶抗爽笑語怡

怡旬日不面痛哭臨尸茲攝監事觸目增思凡諸僚屬  
亦同愴悲山頽梁壞其將疇依今歸襄事大江之西臨  
發祖奠長號致辭蓋上以為斯文慟下以哭吾私嗚呼  
哀哉尚享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緊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為許靈宗以國為氏兮世  
莫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脩姱  
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驚於義路兮夕翱翔乎  
書園危江離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擢秋桂於蟠屈  
兮頤春華於璫林既離疏而釋僑兮冠岌岌其華簪朝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卷四

趨路于玉堂兮夕余退手金馬挾雲漢而分天章兮光  
陸離其上下紉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  
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既明刑於棘寺兮體恭孫  
之欽恤生豐肌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遷奉常于容  
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風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  
時國步之屯遭兮

皇輿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鑒兮恐虜情之叵測眾  
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穎脫而出兮折片言  
於衆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羲和而為御既歸節於  
甲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

帝心之簡在方啓黃閣而召余陟宗伯而兼內相方俾  
參贊手摺機許身自比於稷契方欲致

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方眷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  
濬明方固衆芳之齊茂吾滋蘭使充庭方又樹蕙之盈  
畝冀嘉禾之蕃廡方逝將去其稂莠彼黨人之偷樂方  
貪天功以爲己力怙隆寵而恣睢方徇規矩而頗僻既  
植掖以充幃方又緝艾而爲户不先時而棄穢方恐其  
遺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詞方惟

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方孰若節其寵而全其  
生解其權於五酒方又何怨譖之能與害余言之難入

東坡先生集卷四

下五

方孰能信而爲余聽衆嫉妬而誣譖方貼余身之不寧  
朝發軔於燕臺方夕余駕乎南畿老中道以改轅方指  
西陲以爲期旌摧摧而猶未息方卒返轍于故廬吾固  
知暗默以爲容方耻而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失方乃  
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方吾亦疑其難合卒盡  
言以流亡方嘗被君之渥洽苟余情其亮直方雖棄置  
庸何傷進不得以行道方孰若退而自蔽吾結幽蘭以  
爲室方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户方雲霏霏其承  
宇朝懸長松之清陰方夕食秋菊之落葉怡觴詠以陶  
情方日徜徉而容與及黨人之既敗方諒幽室之謫言

俄君命之荐至方返初服之繽紛狀余心之既白方  
雖九死其無尤矧渥惠之頻仍方將圖報之何鄰白日  
忽其西墜方雲黯漠而曠黃悲風吹彫以鳴條方蒼蒼  
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方迨聖陽而招之窮下上而  
求索方魂迢迢而不歸羅縠芬以致奠方酌桂酒方椒  
漿惟生榮而死哀方雖沒世而不忘諱曰已矣哉生何  
自方逝何爲方吾將悶乎大鈞典刑既不可得而見方  
聊舒哀於斯文

孤凰詞有序

冬官主事胡君彥超將奔其母夫人之喪屬

東坡先生集卷四

下五

余爲作哀辭時余新釋母喪至京鉅創雖合  
隱痛尤深如傷弓之鳥啼虛弦而猶驚者凡  
所屬哀挽之詞皆不忍爲彥超雅與余厚必  
欲得之龜勉爲賦孤凰詞一篇凡以況夫人  
之蚤寡而子幼勸躬苦節以有今日彥超將  
獲推恩而夫人不待是可哀也詞雖鄙陋  
庶幾古詩六義之比而彥超終天之悲余心  
之獨苦亦於是乎見云辭曰

梧桐生兮高岡上有鳳兮將其鳳朝于飛兮翔翔夕和  
鳴兮翬翬期偕老兮比翼卷中道兮離折鳳何逝兮不

歸凰哀鳴兮長太息太息兮何爲閔衆離兮無依室烈  
 翹兮苦風雨心鬱結兮當告誰予手兮拮据予口兮卒  
 瘡脣子尾兮綴予羽翼其巢兮哺其雛有雛兮九苞一  
 舉兮冲霄登阿閣兮容與望白雲兮心煩勞煩勞兮曾  
 思曷將報兮恩私仰德輝兮紫庭冀榮光兮逮而孰滋  
 蘭兮不佩其華孰藝苗兮不取其禾孰謂三秋之別兮  
 爲終天之戚嗟木欲靜兮風蕭蕭鵲歸兮空故巢美  
 瓊漿兮羞玉食音容杳兮誰爲昭眷慈鳥兮反哺憐息  
 離兮傍母感二鳥兮不如抱痛恨兮終古

碧川文選四卷 兩江總督  
探進本

明楊守陞撰守陞字惟正號碧川鄞縣人成化戊  
 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加尙書銜致仕事  
 迹附見明史楊守陳傳按明分省人物考云碧川  
 文抄二十九卷雜文儲稿又若干卷此本爲其外  
 孫陸錡所刻前有陳琳序曰楊公自摘手稿凡一  
 百五十三篇藏於家陸君釐爲四卷云云則此爲  
 守陞手定之本矣明人物考又云守陞嘗書數語  
 於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然其文  
 才力頗弱不能規撫韓筆也

半江趙先生文集十五卷附

錄一卷

〔明〕趙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趙倫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半江集十

五卷》提要

半江先生文集敘

君子之學，涵靜而精，專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以求夫自慊，故能萬寶粹光，久而益宏，愈挹而愈不可盡。雖漢魏以降，以文辭藝術名家者，雖其用字之公私，力大不同，蓋亦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蚤有譽於天下也。後世聖學益晦，而文詞之習日盛，然亦率未有能超漢魏之轍者。宏獨才力之有，百要其精，專之工，深根固蒂，以求所謂快然自得之妙者，而有斯不逮矣。半江趙先生，蚤以文學顯名當時，自成化以來，士之知

工文藝者即知有先生其為詩  
文宏贍清麗如長谷之雲此溪  
之瀨人望之漠然無窮悠然既  
而樂之而不忍去也自先生始仕  
以為刑曹掾司交四方之矣然  
居常從容整暇其於詩文未  
或見其有苦心極力之功遂皆以

木亭集

二

為得之天分則尔先生與家君  
龍山先生為同年進士故穿仁  
辱通家之愛三以是為知先生  
矣其後告病歸陽明先生方  
肇學以校士於越邀指行臺間  
將窺其詩稿皆重復刪改或通  
篇無遺字取其傍校士卷緒之

盡卷皆批竄點抹以為此偶其所  
屬意則亂抽十數卷無不然又  
見一小冊復歷所至山川風俗道途  
之所聞經史之所疑無不備錄  
聞其侍童云云暇即拂案展  
帙焚香靜對或檢書已夜而  
終整袖默坐良久始就臥於壁

木亭集

三

知先生平日之所養若是其深  
雖於政務纓綬之末而皆用其精  
意於此也夫然後嘆先生之不  
可盡知而世之以文詞知先生者  
益猶未見其杜權也已先生既  
沒同邑之士有王氏兄弟者求  
先生之遺文於子禧而刻之先

生之堦沈知柔氏與禧以教諸因  
與論先生之素始知先生之全稿  
既已散失此所刻者特禧之所按  
緝而向所謂重復刪改與小冊  
之所屬者蓋已無存矣其平生  
用心之密充養之深雖其子多  
增以皆未之能盡知也先生之

木華集

四

於斯學其亦可謂洞靜精專  
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以志自憚  
者矣使先生少率是而進天其  
假之以年雖於為聖矣也何有  
然以先生之不可盡知者推之則  
又安知其不嘗致力於斯也而今  
不復可知矣因敘而論之使後之

亦先生於是集者得有所考焉  
正德乙亥冬至日餘姚王守仁敘

木華集

五

半江趙先生文集叙

宏之成進士也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先生與典試事受知頗深先生之捐館舍有年矣宏頃歸道吳江訪其廬而弔焉見其子邑庠生禧問其遺稿禧乃出示此編凡詩六卷文如之蓋校於鄉彦文君璧而同

木

邑太學生王君明所為鋟梓者也禧謂先生稿甚富然多散逸不存此特十之一二耳因以編端之叙為請宏雖蕪陋詎有不可辭者蓋嘗聞之昔人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又謂氣之於言猶水之於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

大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

高下者皆宜焉先生之文閑侈鉅衍奔放橫逸若得之甚易者然而灋度從容意味雋永讀之累日而不能舍去璧則駕萬斛之舟載百車之貨鼓行於重湖鉅浸之中乘風破浪浩乎沛然而蜀錦越羅隋珠和璧與凡

木

二

可珍可愛之物莫不具在是其氣之盛也可知矣桓潭有言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能重其書若先生者白晳纖弱身不勝衣而其氣之形於文也乃若是其盛讀者安知其不謂先生為魁梧奇偉之人乎蓋世之秀慧能文者多矣然能而好者鮮



焉好而不怠以止者加鮮焉不怠以止而能知充養之漸者又加鮮焉先生天資穎異夙出流輩早魁多士名譽赫然而守之以晦官西曹有吏責日親朱墨敲朴之務而復乘其餘暇肆力於經史百氏之書恬於魏利甘守常調拔乎流俗視求田問

不孝集序

三

舍之事若將浼焉而獨汲於問學文章不啻嗜慾飲食茲非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迷無絕者邪宏嘗惜先生得年不永而致位未顯志業勲名有遺恨焉然父可不腐且其子能傳之在先生亦可以自慰矣先生諱寬字栗

夫平江其別號云正德十一年歲在丙子春二月己未

賜進士及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鉛山費宏書

不孝集序

四

重刻半江趙先生集序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弗遠是言貴文也文矣而有傳有弗傳者何哉夫傳以集集有全而逸者有選而畧者全其大也選其精也皆作述所不廢也惟逸與畧爲文之遭此君子所以

半江集

二

興弗覲全文之嘆是故孔壁汲冢石鼓不可謂無功於六經也已至漢史不足彪續之蔡書罔存琰筆之存十一於千百非藝苑之盛而迄今爲光者哉余鄉半江趙先生秉靈抱穎德粹道冲吐辭揮翰風馳電掣自魁春

榜署比曹衡浙文廉廣按察所歷飛

灑以文名於天下凡酬答糾紛不爲屬草皆立就於尊俎笑談之間無怪乎家藏之稿無孑遺也人咸稱其有應制才茲讀其集不其信乎及觀鵝湖費公陽明王公二序費得其大而

半江集

二

王得其精矣奚得其精其詞曰親見先生所重復刪改者悉已無存蓋嘗詢之舊集所緝皆博搜雜拾於海內聞見所及其弗及者未知多寡於所及否也全且未必而矧盡夫精乎茲先生仲子韶郡別駕禴以舊板湮滅

將復梓之購求得先生手錄一冊於  
太史三江毛公之故第蓋先生自得  
自選托之讐較者四失其三是雖壁  
破塚穿鼓毀猶幸一者之存也即而  
讀之益肆而法愈藻而奇謂非陽明  
所親見其改定者耶夫得其精斯可

木半堂

三

選可選斯可傳可傳斯謂之全亦可  
也是梓也可少乎哉嘗見世之爲子  
若孫以不墜前人之緒爲克肖至有  
家藏名物珍玩寶器世守勿失豈惟  
人從羨之而子若孫亦自以爲賢孰  
有寶前人散落之文求其精者於四

五十年之後以圖垂於永永哉禴作  
而言曰在毛三冊在廣四冊尤晚筆  
莫之求也奈何余謂昔朱壽昌失其  
毋不知所在求而得之堅是心也能  
以壽昌求毋之心求父之文則先生  
之壽昌矣後先光裕彪琰何足多時

木半堂

四

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雞窠中七十  
一野人沈啓拜序

重刻半江趙先生集序

古人以文章名家者亦多矣考其所撰或得於天資或原於問學或專乎詞章或兼乎德業以謂人材之不齊如此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尤必論其世者凡以此也由漢迄唐姑未暇論至宋吾得一人焉曰秦觀少游少游之文章清新豪逸不事繩削而繩削之工殆未有出其右者亦近世之名家也吾邑半江先生趙公生于

憲

半江集序

二

孝文盛之時而稟清淑穎異之氣凡

有著作率皆膾炙人口當其卽席唱和對客應酬握管濡毫畧無凝滯大者千言小者數句恒視其楮之脩短而爲之始不構思終不加點一時才名之士咸屈服焉識者謂少游復出於今不爲過矣然余嘗謂先生之才與少游同而其文亦絕相類至論其世則少游官止正字遷徙以死其事不少概見而先生歟歷中外二十餘年明刑于郎署作士于浙臺功業顯著方之

半江集序

三

少游實遠過之蓋二人之遇不同  
故其所就亦異未易以優劣論也  
而世或專以詞章稱先生豈不謬  
哉先生著作甚富以不屬草故多  
散逸陽明王公守仁嘗於越署窺  
見全稿類多刪改甚者通篇無一

平江集

三

遺字吾意先生晚年亦悔其平生  
所作之易而思以矯之使天假之  
年其精詣遠造未量也而僅及下  
壽以終全稿復失惜哉先生詩文  
號半江集太學生王君思誠既刻  
以傳而仲子通判韶州禴又收其

遺文得百餘篇各以彙附而重刻  
之可謂能世其文者矣吾聞通判  
君在韶以不入英州戍卒罪忤當  
道劾歸至是英人樹碑頌功德又  
建生祠祀之然後知君不獨世其  
文又能世其業也集凡十五卷詩

平江集

四

文總若干首云

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

院庶吉士邑人徐師曾書

半江趙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王延亭賦

并序

瑞蓮亭賦

并序

觀瀾生賦

并序

天柱峯三芝圖賦

卷之二

五言古詩

不半集

一

宜興李太守過蘇訪李太僕應禎先

生

送沈材美之晉州

四月廿九日省中西軒對雨

七月望後省中對月分韻

苦雨

與陳一夔王存敬夜坐限韻

秋日書懷

次韻和姚景昭冬日苦雨

春寒過淮作

過張秋觀河決寄呈都憲劉公

書懷

五月十一晚坐納涼漫書

登黃鶴樓呈潘臬諸君

烹茶桐江舟中

嚴瀨

馮公嶺

送邵天衢之閩臺

不半集

二

送劉世熙四川提刑

自青田至處州一百五十里溪行

錦溪小瀑布

訪魏孔淵方伯畱飲山亭賦贈

曲江感秋

秋居書懷

首夏病間

書懷二首

中秋夜用張天方韻

偶作二首

晚涼偶咏

聞櫓

送行分韻得左字

送行分韻得轄字

代內江蕭雲漢送行得位字

代新安洪僉憲送行分得字

卷之三

七言古詩

木牛集目錄

三

題蘆溝曉月圖

賦得漠漠停雲送王存敬勘事山東

追和楊鐵崖先生花游曲

雙松圖爲洪宣之郎中賦

題畫竹寄張廷瑞

遊陽羨善權山洞

題洞庭興福寺圖

李時顯家藏墨竹

送申明之

夷然子贈盛用敬

畫松

陸郎畫梅歌

沈石田雜花圖爲汝濟商作

王天祐家藏墨竹歌

閘河行

錢世恒僉憲將出巡有詩見寄次韻

送之

送顧自脩歸吳

木牛集目錄

四

觀蕭凌漢所藏東坡題識文湖州墨

竹

畫獅子二首

海天秋月吟爲林舜舉作

沈石田畫古樹爲陸全卿題

贈別周道立侍御

藍文繡侍御東厓書屋次韻

括蒼溪上

沈石田百鴨圖



水底石

題蕭凌漢藏都憲史公墨竹

題張憲副畫

鳳鳴朝陽爲希範賦

贈李茂卿

題墨竹贈洪克毅

望西山霽雪次馮佩之韻

予別杭之廣林舜舉持其鄉人武昌

陳守所贈楚江圖爲賦長句

半江集

五

閨門葉氏來清樓

贈殊勝菴問海上人

梅花莊

題林舜舉群駿圖

題徐子仁花竹窠石圖

烏箋畫泥金蘭竹走筆戲贈一首

葡萄圖

畫牡丹

僧房叢竹次韻

題禾黍鷄鶩圖

新韭和吳汝礪韻

和幼真少叅春日書懷

代義陽胡瀛送行得舊字

松陽道中 庚申十月十日

卷之四

五言律詩

樂山亭二首

梅林

茗碗

半江集

本

送周原已之南京太醫院判二首

與王存敬省中晏坐次唐人韻

過楊君謙夜坐分韻

題省中新軒次張司業過賈島幽居

韻

送仰晉卿僉事

散衙

夜飲楊質夫席上分韻得春字

新鴈

冬日對雨

東昌道中阻水寄張時措

王允達中書晚詞二首

南昌城下夜泊

春雪大冶道中二首

宿高良寺次壁間舊韻

剡溪

海寧道中

自奉化至西店春意滿目驛亭桃李

平江集

七一

盛開獨坐成詠

癸亥十月三日重過西店次舊韻

杭臺四別

別僚友 別書院

別寓舍小軒 別西湖

和匏菴先生園成

輓陸君

排律

次韻答杜子開進士

送金明府五十韻

上巳日卽事書懷

壽徐少傅

九峯寺

月下讀學諭劉啟所上排律率爾用

韻

咏莪

送行

卷之五

平江集

八

七言律詩

送駱蘊良知安陸州

次韻送談郎中綱之南京

提刑日次劉職方時雍韻

送張大理弟歸鄉

輓蔣原用

次韻王存敬秋夜獨坐

送林恒肅歸祭

送湯乘之歸句容

送郡文敬之思南二首

次韻送邊都憲巡撫山西便道歸省

送王存敬重上山陵

次韻陳一夔西潭草堂

東臯勝井

院落晨輝

王延亭限韻

又次陳王汝韻

送姚茂明之南京

木牛集卷九

九

夜飲限韻

送馬醫官

王延亭次韻

夏至前一日江西部燕坐限韻

臥病一首呈一夔司長

省中夜直不寐

次韻送吳孟章大尹二首

油飴

出郭

過蘆溝橋

郊行雜咏四首

夜至昌平東秦延贊

登山

陪祀用前韻

下山次韻荅部中諸寅長兼謝送行之作

哭王古直次韻

陳氏東眺軒燕集次韻

木牛集卷十

十

再次前韻

省中夜坐

挽陳匯之母

挽張巡撫

送吳原輝

送林待用

次韻吳禹疇二首

煙菊

送張兼素謫官之師宗

送人之閩教

人日雨雪限韻

郊祀宿大興隆寺次韻

次韻孫駕部志同

送浮梁戴先生貴州教授

送高璘知太和縣

送吳江令孫微之

送婺源令

昌平城晚眺

全集

遊仙人洞限韻

輓邊都憲父

送王訓科還天台

三月八日省中偶成

送馬天祿僉憲雲南

送太學張信夫

題金臺話舊圖爲劉廷珍郎中作

壽譚翁九十

次韻朱都憲歸自廣南

次鮑菴遣悶韻奉慰

送楊應寧

次周原已上巳登雨花臺韻

過陳給事半舫次一夔韻

送陳時習歸松江

西巖歸老送葛彥章

送戚時望提刑湖南

送吳汝器

次韻答王存敬見憶之作時存敬將

半江集

上

奉使山東

得告後遊陳氏西溪竹屋次王世賞

二首

六月二十三日東歸舟中

晚過柳林

夜宿許子厚帖竹軒

夜坐

癸丑元日

正月四日過管先生新居

呈掌教屠先生

送王成憲掌教秀水

謁墓吳山歸舟阻風因過西資竹院

偶成清明後二日

觀泮池牡丹次屠先生韻

四月四日過華嚴寺時佛殿悉毀於

火惟浮屠獨存偶成

和吳汝礪垂虹舟中風雨之作

題扇贈金明府

半江集目錄

十三

譚元政西林隱居

吳山寺

王成憲得子有詩見寄次韻賀之

送吳禹疇

夜讀張時措詩稿

濮頭道中初見桃花寄

毛貞甫  
張時措

過高良山

送朱鄞縣存仁

過楊信之花園

送姚應隆

送李茂卿

春暮遊西郊

輓張博士母

過朱嶺

戲贈沈千海

送張元穆東歸

送呂廷敏歸南雍

次張時行給事韻

半江集目錄

十四

霧中渡浙江

相江

七里壠

釣臺

除夕龍游舟中初度

賓陽谷壽王樂善先生

送韓國器中書歸省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六月三日李惟正郎中邀飲興隆僧

舍席上詠雨限韻

邵國賢卽其先世之居容春軒爲精

舍祀二程龜山於室匏菴諸公有  
詩余亦次韻

大方伯畢公封及三代而尊公太夫  
在堂

題雲壽長洲郭封君

謁墓過太湖

太平集

圭

竹宗詩

壽竹宗上人

贈熊先生

天方池

雨中望玉峯

訪王成憲不遇

次韻匏翁中秋對月之作

答陳成齋前韻見寄

送謝方石祭酒

送陳民部嘉言

送范明遠進賀 聖節便道歸省

過梅溪

早春郊行

初夏江行

陳用常同年席上作

淳安山中二首

望金華山寄洪克毅提刑

登清風樓用前韻贈洪克毅張廷賓

太平集

圭

戚時望

再用韻題戚時望芙蓉書屋

過永嘉弔黃蘊和

蘭溪舟中

江塘晚行

送楊志仁之安慶

保叔寺次顧天錫八音詩韻

四明行臺夜坐納涼

定海舟中

送姜仁甫之淮陰

松陽山溪

奉次陳成齋都憲遊朝天宮韻

奉次陳成齋聞匏菴先生入閣

奉次匏菴憶鶴園韻

癸亥九日雨中登南鎮禹穴

登山遇括蒼李員外載酒同遊因寄

伯安秋官

再寄伯安

不

七

北渡夜泊

嵇山行臺試士遇雨

次韻贈婁原善

戊午十一月遂安道中

和王伯安二首

次韻答邵國賢

賓興勸駕詩

西湖

再次韻答邵國賢

東越夏旱尤甚過姚江有感

與志道會後阻風雨江上相望有懷

伏羌伯忠義祠

壽域春榮二首

次韻送大司寇戴公 賜告歸浮梁

憶舊遊

行臺日暮

東山尋謝安石故居

次韻王庶子四首

不

不

和行臺夜坐 和答胡提學

和咏竹 和送臨江孫五美

送友人三首

三衢道中對雨

瑞昌道中

用韻送王世賞

次韻贈夏德樹

次文山宿江心寺韻

剡溪遇吳大叅理之聯舟尋謝東山



走筆送何以仁

和內閣吳匏菴先生壽何愛山韻

奉次劉大參畱別之作

八月廿二日雨中書懷

挽童處士

雨中宿安禪寺

送曹元孝

次兩山韻送孫大理

次韻顧天錫湖上之作

木牛集

十九

送陳汝德進聖節表

登江心塔寺二首

江行回文

登窰窰嶺

望鴈蕩憶舊遊

初入鴈蕩

遊李氏山亭

題陳都憲奏議

登能仁後山

龍湫瀑布

鴈山西谷

晚過宗陽宮

癸亥十月越山南行

暮春會墅嶺

暮春山行

新昌山中晚行

閱溫郡諸生試卷有感

客散後與葉良材夜坐次浦有禎韻

木牛集

二十

呈諸公

王汝承南樓

題長洲郭封君擇勝舟

和韻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秦國聲舍曹分司臨清

送韓冠卿

送王上舍

壽徐翠菴

送僧惠瀛歸住姑蘇靈巖寺

贈善畫僧古蘭

送僧住吳江寶華寺

送崑山許翺司訓

送上海沈翁

壽王玘同知母

僧無瑕住鸞湖殊勝寺復移住圓明

禪院領檄歸吳賦詩送之

送僧住支硎山寺

入集

圭

送馬善徵行人

送友人

壽湯宗大

送楊元範宰平陽

送林舜舉僉憲

次李若虛韻贈林舜舉侍御二首

平蠻奏凱

衣繡行春

送王器之侍御巡東吳

周文濟御史之尊甫母夫人同登六

旬作詩壽之

陸地蓮壽羅翁

恩慶圖

張貢士貧樂窩

送駱蘊良知潮州

贈僧無涯

送任思順考績歸郡

方壽卿主事之弟信卿官南京戶部

號雪筠賦贈

木半

圭

宜興張氏雙桂堂

弔文山遺墨

匏菴先生園居吳南夫內翰借居之

作詩見寄用韻奉答

水雲亭送顧惟庸司務之南都

輓戴恒菴司訓

送毛世章僉憲進表還西川便道歸

省甬東

送照上人歸吳

輓程翁

儲靜夫淨拭軒

題烏箋圓圖泥金梅月贈馬汝礪廬

州

送何子元主事使甘涼

送陸全卿

應詔揮毫爲僧錄皚東白作

次韻送伍朝信周伯震二郡守七首

正月廿三日酌別伍朝信於興隆僧

不半江集

五

舍呈朝信一首

送秦信卿歸華亭

送白輔之

次韻送張羽進士宰淳安

雙瑞堂爲謝侍郎先生賦

贈陳克明庫官

送僧歸住吳江華嚴寺

送楊來虞

送吳郡道紀王逸人

壽蘇廷美

赤壁圖

歸去來圖

代丁松爲其翁壽

送汝濟商

送徐一齋主簿綱運還閩中

金海次匏菴韻

謁孟子廟

過杭州

不半江集

五

題畫

荅婁忱縣博

代東魯張寬送行得頻韻

代長州陸全卿送行得虛字

代關中范鏞送行得今字

代西屬陳輔送行得年字

送行得儒字

次韻陸全卿哭王敬山侍御

山行

卷之八

五言絕句

題畫

山行三首

宿剡溪

芙蓉峯

龜峯

入壇

迎駕

不半集錄

五

賜食

歸幕

齋居

夜行

六言絕句

食蛙炙四首

七言絕句

西軒偶成

省中西軒與存敬分題賦得水萍

春江圖

次韻王濟之先生賞桃花四首

陳以時舟中次楊君謙韻

送錢仲美司訓高唐州

寄儲靜夫

諸暨道中

登韜光菴遇雨

雨中山行

過鏡湖

不半集錄

五

登天台山

江行

自處州至金華山行五首

送范以貞四首

王伯安約嵇山登高及期以病不果

登王峯東亭

暮春行剡溪偶得四絕句

六月十一日雨中偶書

瑞昌道中

觀風謠十一首贈邢侍御

湖州

杭州

嘉興

紹興

寧波

台州

溫州

處州

嚴州

金華

衢州

王思善月湖乘棹圖

浙臺送龐宗源還吳江

太平集

七

題畫四絕爲白輔之作

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霏霏向人薄脉脉去人逢

數株風靜樹一派雨來泉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題扇贈昱上人

過太湖

三衢道中

言志

答陳一夔

贈侯公繩

賦得慈竹慶壽

示六弟宇

次韻陸全卿哭王敬山侍御二首

聯句

乙巳歲除夕前二日與楊光溥王存

敬宿省中會于河南司之西軒聯

句

太平集

夫

丙午中秋土南郭陳西潭過訪菜市

新居聯句

楓江叙別聯句

語水逢馮雪湖二首

已酉正月十七日海月菴觀燈聯句

會婁元善聯句二首

白菊聯句

呂太常識別聯句

賞菊聯句

夜飲聯句

會馮佩之聯句

齋宿聯句

上巳日過信州謁野亭先生聯句

詠雨聯句

詞

蝶戀花 題花鳥圖

滿庭芳 早起納涼

沁園春 秋山訪隱

木犀

无

減字木蘭花 姚江阻雨

西江月 懷仙仙居山中  
然山望雨有懷王伯安

水調歌頭 夜宿玉虛宮

癸亥十月二日西店驛書

畫堂春 病中偶書

錦堂春 王月湖雙壽

長生謠 題同前

臨江仙 題畫牡丹

喜遷鶯 并序贈郡侯袁君

佳城詞

卷之九

記

璞菴記

慎菴記

樂善堂記

重建綺川亭記

盛用敬醫效記

吳江重脩廟學記

木犀

子

浙江提學書院記

資仕堂記

重脩杭州府儒學廟祀記

重脩靈衛廟記

聚遠樓記

重修浙江察院記

重建文丞相祠堂記

海會寺觀音殿記

孫節婦祠堂記

月湖記

月樓記

應齋記

卷之十

序

北山志序

送張仲明歸侍序

送周原已序

聯句集序

不幸集序

三

送龐元白詩序

送溫廷實使陝西詩序

送趙縣丞序

送劉用齊推官序

贈御醫陳先生序

送吳汝礪序

送葉台州詩序

送太學生莫君序

送江西憲副吳君懷德序

送管先生致仕序

送施彥器出守河間序

送新城令胡君序

送伍朝信出守寧波序

方伯李公輓詩序

壽陳翁七十序

黃氏族譜序

菊石圖序

具慶圖詩序

不幸集序

三

姚母榮壽詩序

送方壽卿序

卷十一

序

送吳江令孫侯序

送周方伯擢任廣東序

送廣東憲長劉公序

送河南憲使文公序

遊西湖詩序



送畢公擢任序

南京吏部侍郎王公輓詩序

送冬官副郎張君序

送民部田君序

謝氏族譜序

送鄭冬官序

藍氏東厓書屋序

送徐德瀾詩序

張氏世譜序

木牛齋集

重

賀大光祿楊公七十序

送蕭凌漢序

送水部徐中行序

封都轉運使畢公八十序

送董茂克同守述職歸郡序

榮慶圖詩序

送南臺大司寇戴公詩序

送張騰甫序

送曾御史序

卷十一

引

送四川僉事仰君言卿詩引

遊鶯湖詩引

贈別聯句引

送周伯震詩引

壽徐栗夫詩引

送同守馬汝礪詩引

白駒聯句引

木牛齋集

重

跋

書東村卷後

書莫氏先德後

書紫陽遺跡後

書菊石圖後

像贊

司訓管先生母李夫人像贊

周廷佩母像贊

封主事陸君像贊

封晉州守沈公像贊

封宜人張氏像贊

字說

吳京希周字說

林王汝于成字說

王說商臣字說

雜著

辭免賜物禮啓

賀徐少師致仕啓

卷十三

五

送孫都憲綵帳文

吳山盛長老竹宗偈

觀世音感應頌

紀行錄

卷十三

祭文

祭俞侍郎文

祭屠先生文

祭陳匯之母文

祭王宜人文

祭陳安人文

祭項司馬文

祭鍾氏忠烈文

祭封太子太保屠公文

祭程叅議文

祈雨告城隍文

祈雨祝文

告山川風雲雷雨文

卷十四

五

告社稷文

謝雨文

祈雨告城隍文

祈雨告山川壇文

祈雨告社稷文

祭胡廷器文

重脩岳廟落成文

祭王寺副文

祭張伯章文

祭丘恒吉毋孺人文

祭何老夫人文

祭黃文選毋文

祭封少詹事王公文

祭肅愍于少保文

祈雨祝文

祭封太淑人呂毋文

開老文愍之配

祭朱都憲文

祭劉夫人文

八  
半江集

三

祭王存敬文

黃岩縣祭杜清獻公文

祭黃祭酒毋太宜人文

祭憲副朱公文

祭岳武穆王文

祭饒正繹文

祭宋都御史文

祭楊太守文

杭城火災祈雨文

祭張文衡參議文

祭吳天宏御史文

祭鄭太孺人文

祭封太孺人盧母文

祭封孺人陳母文

祭婁母文

祭夏時正大理文

卷十四

誌銘

八  
半江集

三

黃處士墓誌銘

安人居氏墓誌銘

韓氏墓誌銘

先祖母莫氏墓志

亡妻封宜人莫氏墓志銘

昭武將軍浙江都指揮僉事王公墓

志銘

張德遠暨妻沈氏墓志銘

廣東潮州知府駱君墓志銘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朱公墓

誌銘

處士龐君暨妻趙氏合葬墓誌銘

封安人許氏墓誌銘

盛處士墓志銘

承事郎丁君洎妻周氏合葬墓志銘

馮孺人墓誌銘

卷十五

墓表

半江墓表

手記

裕庵處士楊公墓表

金華府推官慎菴徐君墓表

封宜人陸氏墓表

行狀

先祖梅溪府君行實

附錄

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君

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半江趙

公神道碑銘

明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半江

趙公墓表

半江先生實錄

恩師半江趙公遺像贊

半江先生像贊

有序

半江趙先生文集目錄終

卷之二十一

四一

平江趙先生文集卷之

賦

玉延亭賦 并序

春坊吳老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園一區  
名曰亦樂中有亭曰玉延王延今山藥也  
寬辱從遊門下屢登斯亭見所謂玉延之  
美遂爲先生賦之其詞曰

伊園居之蕭爽並東郭之青陽惟春坊之多  
暇爰日涉以懷伴有亭玲瓏立乎中央掖若

平江集卷之

翬飛翕若雲翔罄若孟縣軒若蓋張通豁無  
外空同無旁遐瞻爲圓近視成方粵斯亭其  
何有四環植兮芬薌有藥物兮一種獨策名  
而擅場蓋化工之佳時拔衆卉之尋常資喬  
仝之服餌經炎農之口嘗爾其茁發墳壚蔓  
延藩籬布溲苾苾夢葑葑承檐榮而蔭敷  
綠薄櫨而芳襲紫莖纏綠葉葺珊瑚掩映玻  
黎潤浥赤瑾青琅水蒼碧琳交加睦離鬱鬱  
森森雨濯露浣風揚日暴炎景鏘兮花繁商

平江集卷之

二

鸞飛兮實熟琪璫瑣屑以如綴玫瑰的皪而  
可掬扶疎幡纒旖旎背向峙垣堦開屏障秀  
色散餘馨鬯蕩搖軒楹之間披拂几席之上  
旦暮殊態紛不可狀若乃深藏厚蘊靈根獨  
存惟土之膏惟坤之珍條達天矯盤紆輪菌  
孕天地之和氣葆陰陽之清醇如璧如瑜如  
珙如璞朝采璘璫琬琰卓犖不瑩不瑕可治  
可琢剖之兮爲璚束之兮成穀旣柔粹以靡  
曼亦郁淑而精確短鍾荷長鏡斲覓藍田之  
舊種試昆吾之新握但哩然勿謬謬須臾盈  
筐磊砢錯落黃壤破浮喬剝金銚沸竹爐燂  
酥酪謝其英華霜雪避其鮮鑿不腫臃而腴  
不資餌而膩不衡蔬而馥不果菰而脆抱溫  
平之至性全冲融之正味復含章而可貞美  
在中而緇表養精安神外衛內保輕體骨以  
飛步延壽齡於難老此其功用之絕倫又何  
美乎仙家之瑤草於是春坊公退禁直收金  
蓮高幘岸野服便登斯亭而大嚼貯腹筭之

克然恒饗晨兮殮夕引公年兮三千

瑞蓮亭賦 并序

明府孫君植蓮盆池一莖雙花侍御王君  
題其亭曰瑞蓮余過而樂之卽席援筆爲  
賦其詞曰

笠澤水遠吳松景幽花封陋河陽之小邑盆  
沼隘若耶之清秋金塘分內園之太液玉井  
酌泰華之靈湫祥煙蘊結瑞日凝烈翠蓋兮  
高張紅粧兮成列大喬小喬兮天媚五郎六

半江集卷十

三

郎兮奇絕十丈如船千疊如錢披錦繡兮可  
擬濯玻璃兮逾鮮魚戲兮欲動龜巢兮未顛  
試潘妃之微步載太乙之真仙東林社兮生  
白麻姑壇兮呈碧乃方外之殊風非人間之  
正色豈若張翰遺墟鳴夷故國本姿態之天  
然去塵凡之雕飾香紛披而四敷影亭亭而  
淨直周子沒兮人文荒光風霽月空寒塘悲  
年歲之將暮思采擷而爲裳有美一人來自  
西土奇嵐萬尋汾沁千古豪傑將種風流藝

圃淤泥不染蘅蘭爲伍飛青天之玉鳬撫夜  
月之絲桐卓茂魯恭邈焉高風豈意于今我  
民親逢閭閻紛兮萬井淑氣煥兮嘉靖甘泉  
溶兮澄清沆瀣零兮涼冷桃李兮春華松菊  
兮秋妍誰似夏景江湖田田桑翳翳兮馴雉  
柳陰陰兮鳴蟬南薰動北陸轉麥兩岐野蠶  
蠶阜財解慍布濩流行令君循行兮阡陌脩  
汀洲容與兮駐蘭舟草木滋兮膏潤斑白娛  
兮歌謳覩苗莠之千頃超衆妙而獨整旣不

半江集卷十

四

蔓而不枝亦色莊而性靜堪君子兮比德謝  
游俠之浮騁爰命健步移之縣齋雙花駢蒂  
嫣然並開掩映簾箔飄揚庭臺仁化所鍾倚  
歟休哉君自公兮退食據胡牀兮偃息微涼  
隱隱神怡體適簡泛兮流芳藕雪兮含液瑩  
如玉兮潤如酥發精英兮蘊元和供儒林之  
勝賞瘞蒼生之沈疴階前止水深盈 尺  
天光雲影浮動於檐阿鍊冠柱史東吳彥登  
堂一笑風生面閒拈彤管試新題五色淋漓

綵雲綯綵雲兮綵雲結螭虬兮盤綉紋楣間  
兮砌下照映兮氤氲日長避暑兮文字飲百  
里絃歌兮歲年稔報丹鳳兮飛來啣天章之  
片錦徵還君兮入紫清調玉燭兮登昇平分  
天潢之嘉植散九澤之根莖杵實兮爲糧削  
蠶兮爲錫順養萬姓延壽考何須昌陽與青  
精浩蕩無懷氏逍遙太和羹君不見商家鹽  
梅和九鼎此物與之誰重輕

觀瀾生賦 并序

不韋集卷之一

五

僉憲徐君朝文自號曰觀瀾生謂余曰某  
生江湖之間長而置身宦海之上驚濤駭  
浪蓋飽閱而熟覩之第力有不逮時有不  
然思欲障頽波回狂瀾而未能也然痿婦  
之憂有不能忘情者是以觀焉余深有感  
於其言永嘆不已遂爲賦之其詞曰

元化交流之馮翼兮孰翕而施春秋旦暮之  
荏苒兮彼逝者其如斯波濤橫被乎宇內兮  
何一物而無之鉅者爲澎湃兮細者爲漣漪

豈獨江與河今日浩浩而東馳合群動而皆  
然兮試比類而旁推群鴻飛而蔽空兮萬馬  
逸而無羈雲霧滃而上蒸兮岡巒遷迤而屢  
屢長林撼風起伏而號呼兮禾黍秋熟極目  
之紛披蚊蠅蠖蟻隊分而陣合兮蟻全集於  
階墀蠻觸氏之鏖戰兮螳臂奮以相持長楊  
羽獵車騎之彌山兮昆陽鉅鹿於萬壑之旌  
旗蓋無往而不寓夫懷襄之勢兮信物情之  
險巇渙崩奔而洶湧兮莽曠蕩而無涯詎天

不韋集卷之一

六

命之難謀兮亦人心之惟危彼六鑿之相攘  
兮判水火之坎離或深谷而爲陵兮或平陸  
而成池或行險而倖全兮或居安而傾欹或  
呂梁縣水之可蹈兮或濡裳於溇澹況乎世  
變愈降兮民僞日滋遽條與戚施兮競風靡  
而相隨瞪雙目而無見兮悲衆人之蚩蚩何  
夫君之不凡兮獨幽覽而深窺洞玄機之靈  
局兮徹秋毫而靡遺始者吾將要其終兮盈  
者吾將究其虧孰往矣而不復兮孰成焉而



不隳堅胡爲乎易觥兮芳胡爲乎易萎惟綱  
常之爲大兮寔吾職之攸司吾既有此夸節  
兮鯁特立之權奇苟橫逆之觸吾目兮吾安  
能忍而嚙呪固將挫其銳而解其紛兮豈但  
恤緯而憂葵操巨舟以弘濟兮屹砥柱而不  
移投寸膠於溷濁兮揚醇酎於澆漓追邃古  
之往躅兮還炎農之希夷旣彰善而瘴惡兮  
亦起廢而興衰上以紓宵旰之憂勞兮下以  
洗赤子之瘡痍睨華勛之未遠兮奚凱元之

大半集卷之一

七

不可爲嗟此志之耿耿兮窮日夜以遐思患  
精誠之未白兮恐效妍而成媮世蓋有披肝  
膽而不信兮矢金石而猶疑使交淺而言深  
兮徒速累而招疵將鉗吾舌而括吾囊兮非  
吾心之所期欲超然高舉而莫之顧兮又酬  
恩之無時故吾將觀其會以制變兮庶順動  
之攸宜奮果毅而勇進兮夫皇恤乎吾私願  
惻歎以自效兮豈堅白而磷緇圖寤言之可  
復兮及吾髮之未絲亂曰八荒滔滔一瀾漫

今孰澄其源殺其湍兮惟彼達人得大觀兮  
旁燭無疆神之完兮仰輔 聖明瀝衷丹兮  
騷魅魍魎莫敢干兮海不揚波永清安兮

天柱峯三芝圖賦陶成爲陳明之作此

圖明之招予飲出圖索題予卽席賦  
之

性荆湘之磅礴聿衡嶽之崔嵬凌丹霞以突  
立劈蒼穹而中開祝融兮義冠朱鳥兮聳味  
卓如砥石吃江河之中流又若銅標揭扶桑

大半集卷之一

八

之遠岫蒼梧鬱鬱亘其陽巫峨峩峩經其右  
蓋坤德之蘊積鍾南極之英靈惟人亦然乘  
間氣而挺生美太丘之華胄偉昭代之名卿  
蒼顏頽然勁骨翠若抱冲襟之孤高出叢塵  
而脫畧風雲隨其歛舒品彙歸其橐籥分內  
臺之重鎮沛中州之甘霖疑蛟龍爲之擁護  
下有幽澗之千尋蠱魏巍奮翼翼高以平靜  
而直信五嶽之領袖眇衆山之培塿其器度  
也巖洞崢嶸而宏達其節槩也泉石激洌而

清脩於是元化網緼至和伊鬱天寶疊獻地  
靈層出焄焄三秀金輝玉質薰蒸煙霞搖蕩  
風日貌鳳麟之嘉禎隘八荒而超逸元方突  
兀而崛起群季翩遷以翱翔高韻協漢廷之  
律靈根呈藍田之祥蔭王槐之清樾接賓桂  
之幽芳九曜宣其精五行薦其祉耀光華於  
兩間播德馨於遐邇輪囷權奇夢對郁鬱燁  
燁煌煌芬芬苾苾瓊液潤金英茁療輞饑起  
痼疾或得仙於服餌或化善於入室蓋惟有

太華集卷之一

九

體而有用故足以濟世而拯物嗚呼惟物之  
生亭毒胚胎人亦物也道參三才故人有特  
達物有奇侏惟茲一峯隱然其可尊惟茲三  
芝藹然其可悅衍姚姁之流派高潁川之閥  
閱信惟嶽之降神隆世濟之宏烈事業當柱  
石之資文章補衮職之闕蓋天將以克聖  
明之瑞人望而知其爲士林之傑者也雲湖  
狂夫筆走萬象冒蟠五湖一解衣而盤礴忽  
灑翰而成圖爰托物以鑄像慘意匠之縈紆

有美有勸匪誇匪誣他日作之述之成鴻名  
於天壤而此狂者尚能含毫染素爲公寫凌  
煙之範模

太華集卷之一

十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宜興李太守過蘇訪李太僕應禎先生

沈石田作圖題詩送之余亦次韻

涉江買春船挂席三百里當年剡溪上夜汎  
亦如此二人正同心相對魚在水晤語殊未  
央醉倦各披靡榮進業已非歸來計良是巾  
車御犢特野服裁芋臬以茲送衰疾取足唯  
一已古人稱大隱故不離城市方酣白社歡

木半溪集卷之二

肯爲蒲輪起嗟哉絕俗姿海內今能幾

送沈材美之晉州分韻得話字

吾鄉美人物君才復超邁壯年奮科甲清修  
有廉介茲行剖符竹早展大夫拜晉州雖畿  
內壤地僻且隘稔黍供饗殮茅茨覆官廨況  
聞今年夏雨潦頗澎湃之任先撫字民瘼待  
君瘥建事在憂患安樂多取敗天將王成汝  
此意君勿訝携手當路岐何由盡情話

四月廿九日省中西軒對雨

一雨從晨來灑灑晝方永開軒獨坐對塵氣  
忽遠屏屬無簿書事稱此雨中景筋骸旣疏  
暢几簟亦涼冷自覺有佳味殊勝食五鼎得  
風勢方振滴石聲自警急疑陣馬過緩愛天  
絲整旋添盆池水新綠泛萍荇牆頭槐葉深  
仰見雙鳥並淋漓未渠央沾足思畝頃四郊  
極焦枯得此蓋甦醒況當麥秋候一漑發秀  
穎我喜非吾私民望久延頸猶恐下不收積  
潦翻爲梗竊懷螻蟻誠建疏欲上請五風十

木半溪集卷之二

一雨時至無躡等惠此下土人天意或監省

穹蒼邈難卽此志長耿耿

七月望夜省中對月分韻

團團月輪高浩浩天宇闊萬里無片雲碧色  
淨如潑開樽臨前除庭院頗軒豁況復得佳  
友發興不可遏零露生微寒慘澹滿衣葛留  
連肴核盡盤礴巾帽脫庾樓足談賞謝賦深  
批抹清光世所共勝事吾人奪醉來吸沆瀣  
可潤唇吻渴夜久聞秋聲長風起天末

苦雨

霏微方舒晴，霖霖俄復作。高雲殷其雷，清吹滿虛閣。靈潦積日月，羲御遂淪落。盛夏暑不至，重帛仍苦薄。年麥多荒蕪，南畝浩漠漠。因思去年事，感嘆忽驚愕。萬家竈生蛙，市上舟可泊。于今吾鄉民，半已填溝壑。衆口齊嗷嗷，懸望在秋穫。天時乃復爾，降沴一何虐。西樓一凝睇，轉覺懷抱惡。茅茨數家村，生意渺蕭索。雞犬聲不聞，煙火日寂寞。平湖淨如鏡，林

入半江集卷之十

三

木紛沃若遊魚，亦有歸飛鳥。亦有托饑饉，將安窮。吁嗟民之瘼，舉頭天濛濛。四海共一幕，安得千尺帚。爲我一掃却，手持北斗柄。重鼓元氣輪，時雨復時暘。歲豐人皆樂，彼蒼夫何如。長空自寥廓，欲扣閭闔門。玄關祕靈鑰，

與陳一夔王存敬夜坐限韻

客來掃空堂，陰堦尚殘雪。論文坐寒夜，茗飲試一啜。盤礴娛心神，恢詭縱口舌。須臾出杯酌，頗復助談說。僕夫儼中庭，行馬斲當關。平

生歡樂趣，況值初春節。古人秉燭遊，意與時輩別。同曹得同心，金石願相結。塵埃力袪除，風月恣批切。猶憐乘田吏，役志牛羊茁。

秋日書懷

高齋秋風起，炎暑忽已涼。几席安且便，坐臥送年光。顧慚樗散姿，竟日空徜徉。讀書旣慵惰，況復多遺忘。任事苦煩勞，況復無機防。進退兩無益，浮生竟何當。再歌伐檀詩，遲暮增憂傷。

入半江集卷之十二

四

次韻和姚景昭冬日苦雨

玄冥溺霖雨，滕六捲時雪。昨寒今復溫，陰陽氣相迭。濕蒸煙火微，潦積行路絕。多抽草木芽，未蟄蛇虺蜃。沈沈日輪藏，黯黯雲幕設。天漏不自補，却怪天工拙。豕蹄跛莫前，雌鼻仰難閱。淅瀝連日夜，頑陰何由輟。方愁瘴沴生，浪喜囂塵滅。簷溜滴欲穿，鈴語聲正咽。弓弛知膠柔，巾墊訝角折。無乃龍失御，戰野久不決。得非銀漢翻，傾注若無節。鳥雀亦哀鳴，竈

竊暫忻悅顯帝今司今胡爲少威烈我欲箋  
上蒼民瘼細分別凶荒三年來東吳及西浙  
此災豈宜再吾意良獨切和君正月歌歌長  
擊壺缺

秦寒過淮作

二月春已分寒氣一何酷北風連日夜震努  
力騰觸殘雪積又消離披徧厓谷曜靈避頑  
陰閃睨若偷矚凌晨景暫疑入午霽已歛紅  
爐轉覺親敝裘美如王行道苦咨嗟胼胝凍

平江集卷之三

五

生瘰桃李杌枯撐有若經斫斲堤柳殭欲死  
何有黃與綠尸素慚義仲專恣罪顯頊我觀  
元化運四序各分局寒暑涼與溫來往迭相  
續所以成歲功是日調玉燭侵奪今乃爾吾  
將問亭毒誰哉秉鈞樞誰哉職檢督擅命必  
誅孥亂行宜戮僕不戢強者縱忍見弱者辱  
況當發生時品彙各有欲陽和德不布萬象  
皆偁促何當掃昏瞢烜赫吐晴旭慰此下上  
心動植紛采緝螻蟻抱區區天其聽忠告

過張秋觀河決寄呈都憲劉公

此地昔河決隄防賴前人長岡鎮巨石舊績  
儼猶新如何四十年浩劫復相循狂瀾從西  
來萬馬悍不馴蛟龍失其馭橫奔隕雲津平  
陸莽成川廬舍紛漂淪居者恒側足行旅皆  
含顰水勢盡東驚北渠遂生塵簸蕩易顛墊  
乾涸多遘迤況茲咽喉地帆檣劇魚鱗寶幪  
入邦賦璆琳克國珍賀遷有賈客冠蓋維王  
臣誰能不由此挿翅登高旻湯湯日以熾其

平江集卷之三

六

害難具陳明明中丞公銜 命出 紫宸祗  
事數月來亦旣艱且辛我觀肇功地嘆息久  
逡巡憶昨在郎署獲侍風範親才名與德操  
籍甚播朝紳職方繁劇司將材資選掄貴近  
莫徼倖疏遠無沈湮籌邊不能寐徃徃夜達  
晨魴魚賴其尾罷勉寧爲身素履固若此端  
能濟今辰嗟我行畏途孤陋寡咨詢所見止  
一隅未悉源委真渴想一叅謁庶聞清誨諄  
因之出揣摩萬一裨經綸惜哉人事違微願

無由伸大賢建事業固宜殊等倫疏令支流  
衆障使故道遵創始良獨難力憊手足斂暫  
勞可久佚功積効乃臻行見滔天波安流歸  
海濬上以報天子下以康斯民鴻勲諒不  
刊永永垂千春

書懷

人皆病寂寞我獨畏捨攘人皆樂榮進我獨  
思退藏豈曰慕高潔自審亦已詳才疎識不  
達氣弱貌不揚十年白雲司默默隨班行逢

八  
半江集卷之二

七

迎旣非性裁決又非長昨者遭大故一臥經  
四霜禮制安敢過揣分甘荒涼春陽動海嶽  
萬國朝明堂感激攬衣起翩然駕征航有懷  
叫閭闔無物克珪璋況當太平日巖廊會明  
良區區燭火微安裨白日光恒願得散地高  
坐食太倉沈潛禮樂府蒐弋文史場觀今驗  
臧否覽古酌興亡日力有餘暇和聲詠虞唐  
天地大如許豈不容吾狂但恐願難遂微纒  
仍相將平生塵外姿顧視眇八荒誰能生束

縛終日心遑遑五湖好煙景吾其返畊桑

五月十一日晚坐納涼漫書

小樓闌闌中炎日如火熾偶茲西窓雨開襟  
滌煩思晚色兼新涼隨風一時至須臾雨脚  
收眼界益清媚九陌塵盡消城闕鬱蒼翠王  
河蒲葦森瓊島煙霞遂坐久漸昏黑片月忽  
照地呼兒具杯酒涓滴輒已醉幽景方自適  
外物皆可棄却笑南華仙猶爲漆園吏

登黃鶴樓呈藩臬諸君

八  
半江集卷之三

八

冥冥積雨收脉脉斜日暮稜層攀井幹窈窕  
入雲霧江闊春水生天空歸鴻度門泊巴西  
船窓橫漢陽樹武昌古雄都登覽愜心素况  
值輪奐新馮虛免危懼明明藩臬英高會四  
美具旣罄文字歡餘論及民務暢情繁吹喧  
十夜華燈炷玉白羞嘉魚鴨綠泛清醑式歌  
謫仙詩載誦禰衡賦塵襟一以洗悠然起遐  
慕鸚鵡空能言黃鶴不可呼川原宛如昔茲  
懷幾新故上風夫何如世事莽回互三戶人

烟稀百蠻溪山固凋敝。仍曠遠威德在兼布。  
鄙人行役間。豈意此良晤。愧無瑤瑤詞。投贈  
答深願。長揖謝諸公。乘風卽前路。

烹茶桐江舟中

寒碧淨澈底。洒然怡我心。乘船臨中流。操瓢  
汲其深。野火藝筠桂。芳茗烹瑤琳。俄頃發蟹  
眼。拍拍光耀金。一酌洗煩慮。再酌開靈襟。但  
覺俛仰間。羅列萬象森。舒嘯排寒飈。放歌激  
商音。四山正寂寂。明月生東岑。

半山集卷之十

九

嚴瀨

迢迢富春水。矯矯如游龍。飛流三百里。迴轉  
千山峯。駛瀨激澆滌。澄淵醞醇醲。層層碧玻  
瓈。搖蕩青芙蓉。懷哉漢客星。此地巢雲松。垂  
釣滄洲間。一絲輕萬鐘。清風洒寥廓。千古仰  
遺踪。但恐歲月久。羊裘已蒙茸。公乎渺何許。  
誰與紉鍼縫。徙倚日向夕。嶺樹煙重重。

馮公嶺

超然凌虛空。獨立萬物表。千山皆下風。拱揖

百重遶殘雪。積未消天寒。更清曉危峯蒼顏。  
顏列嶂。瑤圭繚毛落。鶴翻松。玉碎風動篠。晴  
暉蕩烟霏。明麗徹幽眇。衆妙俱在目。一覽未  
可了。翠屏切雲際。蛾眉抹天杪。躋攀勢逾高。  
倘恍魂獨悄。仰捫閭闔近。俯挹寰宇小。南越  
襟帶間。東溟僅如沼。蓬萊何處在。翹首孤飛  
鳥。

送邵天衢之閩臺

宸居儼龍顏。廷彥巋燕頤。貫索玄象稀。金商

半山集卷之十

十

白雲淡訟甌。涇渭嚴案積。朱墨黥誰今。山澤  
臞叨陪德輝。覽與君初莫逆。慰我獨漉餐。行  
騎聯轡韁。坐曹接茵毯。氣凌千仞差。興寄百  
壺醺。清冷分月團。馥郁雜菖歎。春林鳴鶯鵲。  
秋水出菡萏。首駕轅賴驅。策頑石。費剗劖。託交  
蓬倚麻。悟道離濟坎。笑言忽睽離。岐路紛輶  
轡。悠悠謝千歡。促促集萬感。誰謂殊乾坤。終  
然共肝膽。才傑秉旌矛。疎庸守鉛槧。相逢凜  
秋深。話舊斜日暍。東海生煙嵐。西湖熟葭菼。



停杯苦無懷抱袂還自惜甌江碧油鮮閩嶺  
青黛黥地偏氣逾佳海晏波不撼重譯通梯  
航三韓入延攬高旗飛玄熊大纛踞文虢仁  
風嘘疲癯威今倡勇敢成功早賜環回味快  
嘗攬歸驂如過吾野菽羹玉糝

送劉世熙四川提刑

同心既云渺同事良獨難同事非同心對面  
隔峯巒況乎遊宦途泛梗逐驚湍偶然相遭  
值誰能傾肺肝自吾入刑曹歲月燧屢鑽僚

大半集卷三

十一

友紛總總交際亦多端終然桃李花穠豔易  
凋殘其間久要者闊若麟與鸞晚得劉氏子  
其言臭如蘭同舍更投分日夕頭團圍揮汗  
決吏事適興開吟壇臨危思共濟處暇無獨  
歡君懷如月皎君才若鵬搏方寸絕町畦坦  
然豁乎寬置我春風中百慮皆清安況復在  
鄉曲謂當終歲寒何言膠漆意忽作參商看  
天子顧西蜀治水任能官屬者仍大旱岷峨  
色枯乾清濁深激揚風俗徧覽觀授君使者

節加以獬豸冠受 詔卽就道疾若秋風翰

軺車戒前路分遠在朝餐聚首曾幾何竦息  
憂思憤遠行合有贈愧乏青琅玕我聞秦李  
冰千載名不刊今君往繼之濬流揚其瀾功  
業幸相勉離別休重嘆青雲有後會遲子在  
金鑒

自青田至處州一百五十里溪行

萬山積翠中一道開漣漪稜層削瑯玉委曲  
蟠蛟螭山勢折復旋水行亦隨之青銅淨無

大半集卷三

十二

塵可以鑑鬚眉深處千百尋泓泓徹朝曦百  
恠悉在眼誰能適毫釐然犀向牛渚都笑溫  
郎凝時復亂石橫潰薄陣馬馳崩雷殷坤軸  
斜漢翻天垂若然石門開幽洞窅難窺仰視  
群峰頭一峯更瑰奇孱顏立霄漢狀若峩冠  
綏三峽西瞿塘九曲東武夷名勝人浪傳疇  
能過於斯扁舟三日行應接渾忘疲平生丘  
壑饒取給良不貲真境未可謝尚有重來期

錦溪小瀑布

未觀大龍湫先試小瀑布飛注三四尋潰薄  
數百步聲兼雷電馳勢挾風濤怒寒潭下深  
黑蛟龍想蟠互石壁虛翠重煙篁映霜樹急  
湍流其間雜絲縈練素悠哉方外遊迥絕塵  
鞅路移床近雪淙坐玩至日暮

訪魏孔淵方伯畱飲山亭賦贈

文墨厭羈縻尋幽出江郭春事夫何如新綠  
暗林薄野曠天四垂突起訝峯巒團圓結丹  
幢鬱鬱園翠幙滿耳翻波濤松檜風萬壑行

木半江集卷之三

七

行躋其巔睥睨但寥廓嵇山一拳多滄海僅  
盈勺飛鳥去不還寒潮生復落參差町疇分  
寂歷閭閻託東越舊風煙于今頗蕭索主人  
華陽巾爲我開草閣長髯霜華繁方瞳電光  
爍遠致遺形骸深情付杯酌憶公昔當路秋  
宵厲鵬鷗高才衆所忌戢羽隨燕雀蹉跎歲  
云晚勲業夢已昨自從挂冠來園居有餘樂  
藏書一萬卷諸子得耕穫虛涼聽雨篷矍鑠  
穿雲僑真酬佚老計猶耿匡時略接談無雜

言國事及民瘼感慨氣填膺煙颺共揮霍嗚  
呼廟堂心江湖豈忘却乃知慷慨士舉世堪  
一喙我懷亦翫辭塵鞅無處著得公霏屑餘  
豁如啓扇鑰會心不能畱正坐微名縛日脚  
隱平蕪暝色帶歸鵲擾驅巾車低頭愧猿鶴

書懷二首

中堂有珍饈氣味甘且清蒼蠅與蚊蚋駢集  
成忿爭穢狀不忍見避之去南榮解衣坐盤  
礴稍覺心和平煩炎何由洗會待秋風生

木半江集卷之三

十四

廿年京華塵奔走何草草訟庭厭敲朴官署  
嚴西卯幽懷何由宣素節聊自保誰能問遷  
次漸覺成潦倒好文異顏駟祀竈同孫寶老  
看世態熟拙畏名途擾終然拂衣去高臥青  
霞島

中秋夜用張天方韻

小苑暗深綠芳塘浮淺紅歌喉竹石外樽酒  
荷葉中浮沉遂物性疏鑿由天工洞庭遠勢  
合笠澤清流通高懷縱野逸嘉運逢亨豐乾

坤自有始歲月成長終窈窕藥珠殿崔嵬廣  
寒宮飛蜚夏夜短過眼春花空吾生若夢寐  
大塊真穹窿蒐奇物有象妙晤天無功浮埃  
恣擺脫古道深磨礪蕭灑考槃意淹畱芳桂  
叢把酒對遠岫彈缺看歸鴻詩社得瘦沈省  
曹憐老馮開徑得求仲投轄非孟公微風拂  
細細疎雨飛濛濛寒露凋宿草涼颼起飄蓬  
塵間興未已木末青無窮歌呼激水月調笑  
喧兒童疎狂任起伏爛醉迷西東玄圃列海

半江集卷之五

五

錯扶桑挂天弓杳思署眇眇醇酎春融融松  
篁素志潔葵藿丹心忠朝陽鳳兮鳳振羽螽  
斯螽今宵興何限長劍倚崆峒

送行分韻得左字

三年栢臺居清風滿江左名高超遷速又鼓  
瀟湘枕此去甦民憂誰哉警予情北風西湖  
波十里碧淡沱芳草復連天別意當耐可南  
望祝融峯迢迢暮雲鎖

送行分韻得轄字

綱紀陳宏規米鹽畧小察瑩然方寸間冰玉  
紛相戛輿論共推崇 斧戾親簡拔荆湖古  
雄藩煩公枉車轄卽看公孤三遠紹元凱八  
鴻鴈方高飛何由附書札

代內江蕭雲漢送行得位字

千載一考亭世美未云墜先生沂其流直指  
淵源地經綸應時須涵養超物累平生事業  
遠豈曰名與位 聖明重儒術 帝賚得國  
器調鼎方登庸咨岳聊小試盛名古難居遭

半江集卷之六

六

逢豈云易願保冰蘖心永贊 唐虞治

代新安洪僉憲送行分得字

霜臺嚴寒中光風動春色自公退食時群僚  
侍公側高談如懸河析理入聖域湛然玉壺  
清絙若朱絃直俄頃遷崇階欲附無羽翼使  
我方寸間縱橫長荆棘睽違心拳拳何以酬  
厚德臨岐勸加餐愚者有一得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二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題蘆溝曉月圖

銀河半落長庚明。城南萬戶皆雞聲。長橋臥  
波鰲背聳上有車馬蕭蕭行。蒼煙淡接平蕪  
迥。沙際朦朧見人影。舉頭一望天宇高。殘月  
蒼蒼在西嶺。

賦得漠漠停雲送王存敬勘事山東

重雲遶城濕不行。城頭車馬蕭蕭鳴。誰知席

八半江集卷之三

一

上今晨事已動。天涯明日情。明日之情定何  
似。與君相望應千里。路阻幽燕岑寂時。山連  
齊魯蒼茫裏。我看雲在君行邊。君亦看雲在  
我前。洗冤願作隨車雨。搔首共歌懷友篇。此  
情無端不可數。人生豈異浮萍聚。臨分一斗  
強開顏。猶勝春醪愁獨撫。

追和楊鐵崖先生花游曲

湖波漂渺湖煙濛。錦帆繡纜牽迴風。眼中天  
地玉壺裏。細雨遙添鴨頭水。石壁晴開小洞

門草露欲濕。瀟湘裙。故宮雘廊響微步。舉酒  
試酹青苔墓。行行采香何處來。碧桃花薦紅  
霞杯。渴思灌頂團龍碗。更向禪林參玉板。高  
歌緩舞湖東西。意興所至皆新題。鐵笛道人  
花鳥使。群仙坐遠華筵肆。雲山潑墨江染牋。  
道人賦就陽春篇。

雙松圖爲洪宣之郎中賦

高堂素壁開秋風。四坐涼冷天濛濛。嗒然隱  
几忽驚覺。明月夜挂徂徠東。徂徠石上雙髯

八半江集卷之三

三

龍對立。天矯爭長雄尾撩。河漢接寥廓。首觸  
巖岫摧崆峒。厓間隙地不可測。定有靈湫藏  
貝宮。波濤未起雨未作。浩浩雲氣橫胸中。只  
疑騰躍破梁柱。雲電冥晦愁葉公。

題畫竹寄張廷端

當時秣陵山水秋。此君與我同遨遊。奇芬逸  
韻發瀟灑。洒滌我塵滓。祛煩憂。一別天涯日月  
永。十載夢魂勞。耿耿清風忽若來。故人夜月  
猶疑照疎影。君家舊住茗之川。我從薊闕歸

吳田其間相去亦幾許乃復不得相周旋今晨對此心悠然便擬命棹山陰船閒呼籜龍叅玉板掃雪煮茗終殘年

遊陽羨善權山洞

羊腸十里行崔嵬雲梯揮天飛鳥回稜層歷盡得傾洞渠渠厦屋山之隈坤維地軸獻形勝此境豈由人力開穹門千尋足煙霧繡壁萬古留莓苔粟生毛孔峭寒襲膏潤衣裳空翠來其中深遠不可極人云有路通蓬萊一

天  
半溪集卷五

五

柱高擎直如砥杞國不復憂天摧神局鬼鑰幽且暗欲入不得心徘徊翻身下瞰轉佳絕變態異狀紛難裁何年公輪操斧鑿鑿出巖穴成樓臺攀枯柱滑仄雙足力倦未覺心神灰屋漏如珠四時滴澗泉界道流紫迴堂坳琮琤響浮磬石罅瀆激轟晴雷仙人古榻可盤礴解襟顧景傾餘杯平生愛山真骨髓頻年世路嬰塵埃茲遊信矣愜所願况復良友相追陪登臨未已日云暮百鳥歸樹玄猿哀

青鞋布襪難再得物役擾擾何爲哉

題洞庭興福寺圖

太湖波濤深浩浩映空但見娥眉掃不有王堂詩畫傳爭識洞庭泉石好老禪蘭若山之中面勢直與湖爭雄秋高月浸廣寒殿海曙日出蓬萊宮千林橘柚包籠入百落雞犬聞閭通若耶雲門不足數鷺峯鹿苑將無同愧我平生寡遊矚此境不到寧非俗會當破浪乘長風一上層巔快雙目

天  
半溪集卷五

四

李時顯家藏墨竹

雪灘先生食無肉如何更可居無竹隙地堂前半畝餘白石青松結林屋胡牀坐我何洒然只欠瀟瀟兩竿綠回頭舉目一撫掌此君乃在高堂上檀藥節操冰玉姿固是君家丈人行置之中坐無不宜相看如友復如師知君進德殊未已他日鳳凰呈羽儀

送申明之

雪灘芹藻虹橋柳髻年舊遊君記否族黨相

親亦有自我曾老姑若祖母京華塵土多流  
年故國雲山設回首何言此日見顏色驚定  
歡生欲狂走寒暄首訪尊翁姬起居徧及餘  
姻友側聞吾祖逾健強不覺喜抃額在手長  
安日晚炎埃消灑掃茅堂進杯酒夜宿不辭  
蕭葦敝早食轉覺瓜菜厚嗟哉此歡不可恃  
忽復征車鳴四牡白雲浩浩雨浪浪掩涕城  
郭立良久南雍清秋鳴鴈前東湖殘暑芰荷  
後高堂語次知道及薄宦僅免官司咎

本集卷五

五

夷然子贈盛川敬

夷然子心地平如五湖水波瀾不作風不生  
一望瀰瀰幾千里又如九達康莊衢如砥如  
矢無崎嶇輕塵香逼軟紅土車騎交流閑且  
都豈若瞿唐峽亂石激流刀劍揮又豈若羊  
腸山磽礧車輪日傾壓險於山川者人心此  
道在古猶在今先生方寸乃如此超出尋常  
吁可欽鄙我與君殊莫逆每一見君三嘆息  
胸中湧洞有含弘服底均平無揀擇何曾月

旦評臧否豈用藩籬限疆域門開小市倚吳  
淞參苓芝朮生香風活人一念不圖報蘇井  
董休吾道同閒時閉肆讀孔老從之游者多  
豪雄圖書在右琴在左花枝滿庭賓滿坐是  
非榮辱兩相忘謔浪詼諧無不可安能失脚  
落名場安能與物爭毫芒五欲銷鎔百骸順  
此身已入無何鄉先生此樂真誰匹我欲從  
君傳要術先生大笑了不聞雲影天光迷蘭  
室

本集卷五

木

畫松

徂徠之陽有高樹鱗甲直上蒼龍怒排空撼  
日四望俱青蓋重重不知數當時尋丈起枝  
葉坐見江山滿煙霧桃李朱顏幾變更而此  
風神宛如故蟠根不動棲禽安洪濤騰聲樵  
子懼幹旋造化通神靈飽歷冰霜見貞固天  
生大材非偶然寒寒遲留豈云暮我欲從之  
成遠遊日短山深幾迷路如今恍惚君高堂  
收歛天涯在跬步四窓洞啓秋夜涼萬壑千

巖遠相赴側身睥睨不可極毛骨淒涼眼生  
怖徂徠舊跡杳難攀見此猶能愜情素他年  
雷電應取將天上君看五雲聚

陸郎畫梅歌

陸郎標格何灑然獨立冰雪之寒天前身恐  
是羅浮仙抽毫捲墨驅風煙倏忽玉樹生銀  
牋千花萬花簇如織十枝五枝斜復重絕俗  
高人鐵石腸傾城豔女瓊瑤色有時痛飲金  
屈卮林壑盡作紅霞姿嗟哉陸郎真恠奇游

入半集卷之三

七

戲丹青能爾爲日日臨池不暇懶家家屏障  
揮應滿我今欲贈隴頭人煩君爲折江南春  
鵝溪百幅光且新小窓閒寂無纖塵元章逝  
矣德元老非君誰與梅傳神

沈石田雜花圖爲汝濟商作

迴欄窈窕風光暖深院逶迤貯春滿紅紅白  
白紫復黃四時奇花開不斷初見朱櫻綺繡  
團忽看芍藥臙脂浣石菊英輪屈子餐山茶  
味賽盧仝盞雨細丁香百結繁日遲楊柳三

眠懶玲瓏翠鈿橫玉簪錯落銀臺對金瓊醉  
後楊妃汗臉流舞回萼綠酥胸衺凌霄寄生  
芳意崇宜男含笑憂心緩茶蘼織成宮錦裙  
葡萄擎出珍珠傘棘叢木槿作藩籬燕麥兔  
葵分町疇太湖之石高若何露出梧梢三尺  
短最愛天桃倚脩竹姜女覓得幽人伴可無  
響屧步遲遲定有蜻蜓飛款款嬌姿絕豔一  
萬重搖蕩瑣窓醒睡眼嗟哉丹青真有神直  
與化工同運轅近來此道能者誰石田老翁

入半集卷之三

八

揮兔琯此翁風韻傾吳門不獨豪華亦蕭散  
作此持贈南安君重比隋侯兼屈產南安昨  
夜骨已仙此物人間誰主管郎君好事逾愛  
惜什襲寶藏加組纂知我寂寥相示觀欲便  
奪之顏更赧乘閒轉玩聊戲書莫恠語言多  
謾譚

王天祐家藏墨竹歌

書林鬱鬱清江濱坐收千畝真封君一從稚  
齒有成立頭角斬斬看超群滋培息養日旣



久但覺滿地皆芳芬  
冰霜寒挺檀藥質煙霧  
晴披紫翠文膝前有  
此穉龍子宜春錦綸裁  
五紋祥風甘露爭佳氣  
日日三沐兼三熏中  
間一枝最奇絕間闔琅玕  
新策勲其餘數竿  
並瀟灑斑衣舞綵開  
氤氳俯視諸孫復如王  
淇澳道學深鉅耘翔鸞  
翥鳳衆目覩鏗金戛  
石千人聞此君巍然獨  
中處笑待奎壁頌  
皇墳靈根仙竒老益壯  
百卉榮悴何紛紛平生  
生操履高且潔晴天傲  
睨窮朝曛延光垂蔭

不半集卷之十

九

總賢觥會玄下逮昆仍雲祖孫一節世相保  
不以繁衍生離分庭連三槐有夙契座覆青  
氍無俗氛此君閥閥高如許竇桂田荆何足  
云

開河行 魯橋道中阻舟作

河濟交流徐充間漕渠千里開潞潞地高濞  
急易枯涸所賴人力能防閑崔嵬石牀四十  
八分據要害何斑斑恍如龍宮出高闕鍵鑰  
幽秘門重樓又如羅帶拖遠碧鎮以玉玦兼

連環想當疏鑿僞工日駿奔六甲驅僇殷春  
撞澎湃劇巫峽層疊險阨逾秦關蓄而不洩  
遂彌滿一決剗然雷劈山晴空寶霧闢虬怒  
峻坂脫銜驚馬頑萬方臣庶朝宗地樞烏舫  
鷁爭飛翹 國家經畧固若此宏規遠勢維  
人寰豈獨中華獲康濟道通九夷并八蠻却  
憶前朝事海運生靈魚鼈堪恫瘝乃知神功  
美且大垂範百代誰能刪我肯經行凡幾度  
目擊形勝歡心顏今來適值春二月雨澤未

不半集卷之十

十

需源泉慳舟膠沮洳不可進平地有若昇天  
艱篙師水工奮死力力竭分寸難躋攀後前  
啓閉得要領始克沿汧淝淪瀟明朝越此風  
水順天路直指城南灣

錢世恒僉憲將出巡有詩見寄次韻送之

少陽投我珠玉篇燁如雲錦張高筵午窓幽  
夢遶江煙驚回蝴蝶心遽然眇眼拂拭花媚  
娟少陽才名漢鮑宣行將促駕巡三邊平生

不作棖與椽直立梁棟明堂前樊籠桎梏非  
高賢君戴法冠仍散仙與我莫逆渾忘年逸  
興磅礴霜臺顛朱幡繡轂錦連乾旌節紛紛  
相後先觸邪神勇正當權扶植惇獨艾刀誅  
巡行到處民安便早勒馬首歸朝天

送顧自脩歸吳

飛霜夜滿長安陌家在江南身薊北青燈讀  
罷寒未眠坐感流光三嘆息千林木落正蕭  
森四壁蟲聲轉淒惻少年立志輕遠遊幾歲

八半江集卷三

十一

京華從旅食襟斷初成架壑材扶搖會展圖  
南翼文史熏陶心骨醉才名卓犖公卿識晨  
興束裝辭我行言逐征鴻下鄉國從師學道  
真吾事奈此斑衣紛五色西臺有客苦思歸  
羨君欲歸歸便得乃知蕭散卽神仙翻笑樊  
籠是官職瑟瑟兼葭萼澤濱纍纍橘柚包山  
側隣里過從意有餘晨昏甘旨情何極會合  
懸知瘦骨肥睽離未澈貂裘黑爲報中閨莫  
斷機天上風雲已相逼

觀蕭凌漢所藏東坡題識文湖州墨竹

霜縑閱世五百年鵝黃半落浮殘煙光搖翡翠  
秋娟媚怒蛟蹶張虬盤旋漠漠遠水連長  
天錯刀剪玉聲戛然誰哉置我冰崖巔纖肌  
發栗思重綿又如犀燭下深淵百怪魍魎紛  
嬾妍唇舌談涎流黃涎諦觀墨妙玄之玄坡  
翁老耳骨已仙何事突兀參吾前高風逸韻  
橫八埏欲攀其髯手擎拳昨夢明月生西川

畫獅子二首

八半江集卷三

十二

天郊細草平如剪十二瑤堦春色淺稜層毛  
骨何壯哉來自康居西極遠此物超然百獸  
雄肉視犀象孩熊羆流睛星輝激白日噫氣  
雷吼生長風圉人羈縲紫雲錦綬視安眠食  
還飲雖然遊息霽威嚴萬壑千林皆凜凜  
聖明當御玉燭新殊方異類歸陶鈞披圖再  
拜仰清化願同麟趾歌 皇仁  
春風裊裊吹花柳西海番奴帛纏首手引俊  
猊過上楊兩耳鬚鬚尾如帚豁衙巨口石巖

開蹴踏飛毬玉珠走憶昔早朝 紫宸殿百  
寶重譯爭來獻絲絲纓絡玉丁東牽過亦墀  
雲日絢侍臣曉辭 香案前海邦驚見新圖  
懸山精膽落颺颺泣秋霜颼颼飛青天我看  
人傑亦如此鳳驤由來比君子

海天秋月吟爲林舜舉作

夜騎黃鶴三山上邂逅仙君共幽賞何處飛  
來大圓鏡照耀十洲皆是朗具官蛟室沈香  
茫玉殿瑤樓萃森爽金波眩眼搖空明霓裳

入半江集卷五

十一

度曲縈清響煙霏消盡天宇高一碧了不藏  
纖毫恍如然犀窮百怪便擬垂綸起六鰲光  
凝顧兔玄霜曰冷沁馮夷白錦袍凜然肌骨  
不可奈襲人風露銛如乃覺來身在霜臺頂  
坐中惟有林和靖相看一笑據胡牀南北兩  
峯秋萬頃

沈石田畫古樹爲陸全卿題

煮石詩翁極瀟灑瘦骨都來無一把豈如噉  
肉富家兒腰大十圍腹垂髀如何感興託老

樹蠢爾麤頑自模寫得非與物爲玩戲似欲  
令人眩真假此樹閱世三千年元化爐中久  
陶冶昌黎石鼎脹膨脝彌勒布袋納土苴一  
股槎牙忽旁出怒虬橫撐折其蹠雖然恠狀  
不可名別有風神秀而野扶疎萬葉競華腴  
露浣雲蒸如渥赭亭亭物外立孤高世上紅  
塵邴得惹嗟翁自況或如此意略近之猶未  
也荒樗擁腫天所全繫匏瓠落人應捨不死  
不用長在世翁語豈是悠悠者甫里客有天

入半江集卷五

十四

隨風家藏毫素多古雅對此更覺心神融直  
欲乘涼坐其下達人觀物不以形牝牡驪黃  
非相馬南柯一夢古今迷此樹此翁知者寡  
贈別周道立侍御

青驄玉鷹朝建章道經東剡如桐鄉鄉人驚  
聞達官至群吏走迂兒童藏火輪三伏正煩  
暑惟底滿地飛秋霜林間垂白二三老弛擔  
屏息官道旁仰見鬚眉啞然笑乃我父母何  
搶攘傳報歡呼競趨拜但見冠佩殊尋常當

年三尺重欽恤此日九天司激揚郊原魚鳥  
亦喜躍郡治草木皆輝煌紛紛擁馬入城郭  
蓬萊新館薰風涼自公之去幾寒暑民懷惠  
愛江流長不圖復得望旌節願公少住無匆  
忙崇山峻嶺舊遊處茂林修竹延清光燕寢  
猶懷陪畫戟訟庭更覺多甘棠未了蘭亭文  
字飲驪駒前引何踉蹌明堂柱石須公往畱  
公無計空彷徨

藍文繡侍御東厓書屋次韻

木牛齋集卷三

五

膠東風土雄且清俯瞰滄海涵空明  
寧戚田單有遺跡壯哉千古思豪英  
城東之厓最奇秀岡巒島嶼紛前後  
城隅蕭蕭數椽屋中有牙籤三萬軸  
倚厓面山觀大洋匝圃連林種群玉  
問渠瀟灑是誰家奕世相傳一耕讀  
除日暖科斗蟠梧竹枝高鳳凰宿自  
擬璫璣蘊匱藏不取稗稗先秋熟  
青春學力在專工子夜書聲時斷續  
果然獨步天衢雲三策臨軒清問勤  
榜中淡墨灑宸翰杜後高冠簪

惠文趨朝劍佩承爐芬彈壓百司涇渭分黃  
鐘大鏞萬鈞重梗枘自致明堂用更有新雛  
覽德輝馳驟駉駉驅織離煙樓一躍不可制  
斬然頭角看權奇可是箕裘君獨異育俊儲  
賢須勝地大勞小勞高揮天萃律真爲岱宗  
貳回視諸山等丘垤俛首爭趨下風避虛危  
分野近中台浩浩鯨波天際來曉望扶桑迓  
羲馭紫雲深處是蓬萊

括蒼溪上

木牛齋集卷三

六

碧山故遠清溪斜數峯扳起何槎牙千尋  
巖出霄漢上林巒煙霧相交加矯如戟冠立  
魏闕媚若高髻簪春花照影青天開寶鏡揮  
戈落日停雲車乘風我欲撫其頂一笑翩然  
凌紫霞

沈石田百鴨圖

柳塘流水春沄沄誰放百頭花鴨群石田老  
翁真好戲點染霜毫成錦雲錦雲歷亂不可  
數飲啄浮沈散還聚白瑩翻令鷗鷺猜絲鮮

更被鴛鴦妬菰蒲。劍芽一尺強。水香煙暖任  
回翔。正憐身上無泥滓。安用人間覓稻梁。洞  
庭之波連笠澤。深渌晴搖漢江色。甫里先生  
得意時。自挈雕闌引文翼。我家恰與天隨隣。  
慣見毵毵弄碧鄰。就中亦有能言者。不取橐  
金驚使人。

水底石

水底石如蟠龍睛。光下燭髻鬢。紅三十六鱗。  
王玲瓏。頭角露矯以雄魚。鰕遠迹蛟鱷從坐。

不事藻華

七

疑玻璃。萬頃碧下有馮夷。窈窕之幽宮。胡不  
乘雲奮蒼穹。散作霖雨。蘇疲瘵。胡爲雙屈汙。  
泥中。諦觀良久乃非是。回撓鼓枻層瀾起。尚  
覺蜿蜒掉雙尾。嗚呼世間形似多。類此萬物  
變幻。邙可紀一笑回頭暮山紫。

題蕭憲副公藏都憲史公墨竹

中臺大夫冰霜操。坐擁高牙擎大纛。外臺使  
君鐵石腸。直指憑陵勝之暴。二公海內推同  
心。傾蓋握手千黃金。忘年忘形更忘世。盪胸

萬頃秋森森。大夫平生直如矢。曾伏青蒲諫  
天子。長鎗大劒驅胡塵。兼用毛錐掃雲水。乘  
閒翹首立三台。却憶望之懷抱開。臨池揮翰  
畫黯慘。颯颯上林春。雨來耳邊靜。聽聲翻翻  
一幅湘。縑數竿玉。須臾化作九苞鳳。飛下西  
湖栢臺曲。使君得此心神融。空堂素壁生長  
風。恍如嶰谷伶倫管。吹傍秦樓明月中。使君  
使君美無匹。不獨檀藥亦清逸。嚴凝寒氣挾  
晨霜。瀟灑洒綠陰。籠旭日。閭闔蕩蕩天宇澄。九  
奏萬舞。簫韶鳴。忽驚雷電破山起。地下箴龍  
新脫綳。君家畫竹稱絕妙。君雖不畫情所好。  
虛心勁節歲寒姿。君耶竹耶本同調。我爲君  
歌脩竹篇。瓦缶擊碎琅玕前。起來一笑出門  
去。但見滿地橫湘煙。

題張憲副畫

留侯結廬在清溪。山齋回復林麓迷。岱宗梁  
父蓬萊西。下瞰碧海桑田低。石磴窈窕雲爲  
梯。洞門曉日鳴天雞。叅同遺經手自批。八卦

象象窮端倪杖頭熒熒照青藜鉛丹滴露研  
刀圭碧窓兀兀歲屢齋一朝乘雲登金閨風  
煙超忽騰霜蹄星槎渡漢貫宸奎回望舊宮  
隔青齊秋鶴夜唳春猿啼昔也躡屩今執圭  
赤松仙人相招携公胡不歸草萋萋公方濟  
時作雲霓頭顱未白面未黎蒼生未許公幽  
棲

鳳鳴朝陽篇爲劉希範賦

崑崙昔從女媧鍊赫赫炎颯掣飛電砂兼火

李漢章

九

齊築霞城瀑作天紳垂絳練其間一竅似仇  
池萬里空同連楚甸南通衡嶽上祝融北引  
崧高分漢汴儲精蘊秀何輪菌乾鑰坤局人  
罕見一朝孕出神物來皎若飛仙九苞絢虞  
陞會因韶舞儀岐山端爲文明現河東題品  
浪得名潁川治効徒虛銜善感歲蕤直孔翠  
超宗瓊尾猶鶯燕方今玉燭調時雍瑞應禎  
符滿畿縣就中此物超四靈百鳥喧啾誰敢  
先問君何處托巢居高岡嵯峨碧梧舊七襄

雲錦裁裳衣五色璚瑛製冠弁竹實芬芳閑  
不啄甘露冲融纔小嚙大塊澄明渤澥平曙  
拂搏桑赤鳥昇晃朗八極窮崖垠驟騰六龍  
齊鞞轡此鳥爲之心躍然直上穹窿立東面  
引吭矯首試一鳴似與羲和有深眷鷄雛三  
四膝下生羽祿霓繡映丹茜含宮嚙徵名郢  
中邃古雲門寧獨擅清都廣樂世不聞瓦缶  
黃鐘久迷眩吾儕何幸聽希聲白頭稚齒皆  
忻忭頓令寒谷和氣蒸頓覺枯荄生意轉幹  
旋元化在須臾始信天衢有郵傳惠風鼓舞  
時雨零卿雲昭回景星炫曜靈當馭倍光華  
蕩蕩春臺震宇徧神物由來不易逢我欲繫  
維聊綬繆飄然振翩凌青冥蕭爽誰能受爵  
胃行駢暫駐羅浮墟弭節還陪瑤水宴德輝  
千仞如可攀去去同翔 紫宸殿

贈李茂卿

君昔辭官返南國我有商歌助行色勸君永  
絕塵世緣欲君遂老煙霞域今朝楚水又逢

君愛君瀟爽超人群書屋遙臨洞庭野釣竿  
欲拂湘山雲試將寸莛扣孤響經綸萬化如  
指掌幽惟犀然牛渚中高明月照瓊臺上乃  
知靜養非徒然所到殆欲無前賢方今聖  
明急良弼允生豈得長高眠君不見漢武侯  
南陽龍臥日悠悠一朝偃起答三顧功名萬  
古岷江流又不見傳巖翁白頭版築思長終  
形容夜入諒闇夢鹽梅舟楫熙王風古來豪  
傑皆如此索居寂寞非高士我本疎狂厭事

木  
李漢章集卷之三

王

人當時贈言嗟過矣請君乘雲徂天門早出  
所有酬皇恩君民竟舜真事業北山移文  
何足論

題墨竹贈洪克毅

西湖水碧無纖埃上有千仞凌雲臺瀟然獨  
立者誰子但覺滿地清風來此子平生抱貞  
幹與世蘧條若冰炭攬結煙霞氣鬱森動搖  
星斗光零亂我從之遊如倚麻胸中空洞春  
無涯淇澳切磋出道義伶倫律呂消滛哇我

欲貢之玉堂署直節虛心奉明主褒理功  
成七政齊萬歲鈞天樂韶舞

望西山霽雪次馮佩之韻

晴天積雪橫西山遠疑白髮生蒼顏峯巒引  
興若嗜酒官府限人如閉關便欲乘風掉頭  
去又作訪戴中途還良時易失不易得勝境  
可望不可攀胡爲辰入復酉出政坐雨齋兼  
風慳人生自古行樂耳塵事擾擾何時閒

余別杭之廣林舜舉持其鄉人武昌陳

木  
李漢章集卷之三

王

守所贈楚江圖爲賦長句

秋江瀾瀾秋山晚林麓清虛水平遠林端孤  
鷺下寒汀樹杪殘陽畱疊巘撲地間閭十萬  
家家家籬落生煙花門泊商船不知數歷亂  
危樯棲暮鴉初疑新林浦乃是瀟湘渚黃鶴  
樓中鐵笛風瓦棺閣上疎鐘雨人煙盡處天  
宇開登高極目令心哀悠悠遠海征帆去漠  
漠長空飛鳥迴五湖波浪渺三楚星辰杳子  
規夜啼斑竹林巴陵古道行人少希夷仙人



客武昌三年苦憶同袍郎揮觚乘興掃煙景  
洞庭萬頃歸毫芒披圖淒然動離緒良工苦  
心非浪許天涯聚散古今同停雲縹緲重延  
佇

閬門葉氏來清樓

靈巖獅子雲屏翠天平遠卓丹青筆下瞰太  
湖如玉盤倒景晴涵半樓日十里閬門錦繡  
開雖然佳麗多塵埃誰知自有高閒處朝暮  
八窓空翠來

大  
半  
集  
卷  
三

三

贈殊勝菴問海上人

十里石湖披畫圖中有蘭若林巒殊上人奈  
寒斲冰雪手種梅花千萬株開時春風滿山  
閣老僧與花雙寂寞閑將禪意問花神何事  
年年開復落

梅花菴

吳淞西郭幽深處中有梅花三萬樹放翁孫  
子懷橘郎自結茅菴對花住餐霞鬢雪肌骨  
清含香弄影殊風情忽然花神入肺腑揮霍

欬唾皆瓊英有時胭脂點宮額有時水墨和  
雲黑羅浮美人空悵然姑射仙姿奪顏色從  
今不作東閣吟亦不願看西湖林縱橫四壁  
堆冰玉開軒一賞清須襟

題林舜舉群駿圖

真龍豈是人間物遽古奇蹤久衰歇八駿難  
追瑤水駕千金空市燕臺骨林侯本是逋仙  
倫嗜好偶同支上人每恨飛黃未可得故向  
絹素求其真家藏大宛十二匹生意居然欲

大  
半  
集  
卷  
三

三

奔逸開圖初見松雪翁驥子繼之襟韻同月  
山道人復瀟灑驪黃十疋垞之野精神風生  
蹄踣鐵馱馱超毋駒汗血曹霸韓幹皆妙絕  
何用毫端較優劣林侯愛此非偶然馬中之  
駿人之賢日行千里今儻有要試王良伯樂  
前

題徐子仁花竹窠石圖

蕭齋五夏煩暑清有客盤礴臨南榮薰風吹  
面醒宿醒丹青落手雲煙生倏然冰雪四坐

橫條脩靜聽疑有聲  
鐸刀剪水搖空明  
仙子羅襪凌波輕  
玉顏一笑傾人城  
此君對之如有情  
疎影零亂寒香紫  
湖石千仞開雲屏  
別有碧葉披紅英  
曉來鉛粉初粧成  
含雲浣露何盈盈  
恍如西子醉舞觥  
瑤臺十二倚娉婷  
筆精墨妙吁可驚  
問渠爲誰吳徐卿

烏箋畫泥金蘭竹甚清麗走筆戲題一

首

春光冥冥何處所不是青田是玄圃又疑西

木牛集卷之三

三

洛石家園異草名花紛可數就中芳友兼此  
君二妙並秀超凡群雲濡露浣風日曝有似  
三沐并三薰肌骨清冷色相改滿地黃金耀  
朝彩幻身恐從禪悟來靈丹更有仙風在憶  
昨夢遶衡臯煙湘妃楚客行翩翩恍然一笑  
失形影但見片月流長川

葡萄圖

松滋融液流素練  
兔穎着露寒芒鋸  
道人盤礴倚虛幌  
四坐涼氣森秋嚴  
玻瓈層層雲萬

朶馬乳的皪珠千顆  
午陰漏日紛陸離  
王翰盤空何磔砢  
黑甜醒來餘宿醒  
夏簟如火臨南榮  
徑思袒跣臥其下一嚼冰  
雪煩炎清奇芬秀色看不足  
更愛靈漿映杯綠  
移植曾隨大宛使  
釀成不博涼州牧  
對此令人憶故林  
高架側倒松筠深  
閉門避暑無塵事  
風月蕭蕭供醉吟

畫牡丹

閨風玄圃煙霞城  
十二闌干貯春色  
中有佳人絕代姿  
不獨傾城亦傾國  
淡白深黃間淺紅  
仙方頃刻天無工  
葡萄醉時吸甘露  
翠幕深處生香風  
曉來睡起嬌猶嫩  
玉肌凝脂雲不綰  
海棠已過紅藥遲  
欲闌年華誰作伴  
我聞上界異人寰  
四時芳意無凋殘  
懸知不入牛酥炙  
長得高堂把酒看

木牛集卷之三

三

僧房叢竹次韻

未識本來真面目  
滿前空色紛相逐  
閑花浪蕩皆幻相  
膩綠殷紅總麤俗  
脩然此君何自

來正與幽人共心曲涼陰聊憑夜月傳碧滋  
爲借輕煙沐趨陪禪座衲爲衣汎掃衡門塵  
滿揭聲憂瑇瑤寶殿隈翎分翡翠清江渙初  
聞飛錫過雲門忽訝騰蛟破茅屋丹穴深藏  
小鳳巢雕闌暖護童牛牯盈盈秋水浸長天  
業業高牙橫大纛軒墀浮動日離離金鐵錯  
鳴風撼撼一寸靈襟直更虛三冬勁節寒仍  
綠方丈高閑閱世長人間名利熏人煥經翻  
寶藏正開壇法演真乘初置局定慧懸知萬  
從今休暇日相過跌坐蒲團看庭玉

題禾黍鷓鴣圖

江鄉九月秋始成西疇南畝黃雲橫畦間小  
鳥何爲者羽毛黧黑喙爪頰奔奔已入詩人  
詠巧闢還諧樂府聲此時棲息何得所俯啄  
仰視無憂驚鷹隼不來羅網遠金風未寒天

宇清翼下雙雛日以長時復雄牝相和鳴鳴  
呼微物有天性物各遂性吾心平披圖不語  
三嘆息始悟山梁關聖情

新韭和吳汝礪韻

水曹散吏饒風神閉戶飽識京華春五陵年  
少安足數姑射仙人差可倫未上瓊山拾瑤  
草臙脰苦厭高筵陳食前無處下雙筋誰哉  
枉擲金千斤長安老圃類天宅內園湯水先  
分得十月冰霜鐵爲土辛芽已長琅玕色長

不牛齋集卷三

三

饒斲王謝園丁小鼎烹鮮慰仙客猶勝先生  
苜蓿盤不上腐儒三九席承筐曉扣重門來  
草堂雪後松風哀水曹一嚼毛骨爽忽若昨  
鶴登蓬萊凡蔬野蕪總却去葱鬱翠莖當坐  
開俗塵浣盡動高興不覺舉白如淋灰酒酣  
百感尊前發寸草雖微君不忽長歌逸唱聲  
入雲流雲宛轉空中歇君不見郢中白雪昔  
寡和爲君三嘆揮清淚

和幼真少叅春日書懷

西江父老歌且懼每

批逆鱗怒陽春

急卓犖自古

少住願心

代

煙花滿

詩

半江集卷之三

七

株列

牧路轉

野鶴巢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三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樂山亭二首

梅林霽雪

雪色瑤瑤白梅花剪鶴翎由來同氣味相襲  
倍芳馨月落林先曙天寒酒未醒誰家羌笛  
奏人在樂山亭

茗畹先春

小畹含生意蒙茸茁細芽一年初破臘百草

半江集卷之四

未開花旋採携筐籠先嘗潤齒牙龍團何足  
羨真味在山家

送周原已之南京太醫院判二首

十載京華客天涯蹙額頻秋雲空佇望李表  
未重陳升斗嗟何物晨昏負此身喜聞南院  
命情事一朝伸

足馬之官去江南正小春班生乘傳日毛義  
捧書辰黃氣眉間動青雲足下新禁方能却  
老持獻白頭親

與王存敬省中晏坐次唐人韻

閒中日更永轉覺散衙遲  
睡避鳥鳴處起逢茶熟時  
相從無主客欲去有藩籬  
因作論詩會出門翻過期

過君謙夜坐分韻

避塵長獨臥臨夜一開窓  
城漏催鳴柝街燈聚吠厖  
僦居頽壁四供爨野奴雙  
相遇緣奇字仍勞洗玉缸

題省中新軒次張司業過賈島幽居韻

渠眼穿堦石墻頭枕屋山  
方庭雖褊小寸地不荒閒  
日永垂簾裏心清燕寢間  
坐看辭穴蟻得食竟忘還

送仰晉卿僉事

山水三巴外煙雲萬里餘  
先驅霜滿路所至雨隨車  
旌節存風紀班行撤禁廬  
因君問蜀道難易近何如

散衙

黯然雲作雨俄頃已全收  
蟻陣當幽砌蛄聲

出暗溝暑嫌官省隘晚覺市人稠  
束帶仍驅馬那能汗不流

夜飲楊質夫席上分韻得春字

清燕中庭晚涼飈雨後新露侵花肺  
臍林弄月精神久坐殘官燭酣歌墮  
角巾瓮頭家釀色猶是鑑湖春

新鴈

嘹唳徹清夜羈棲應未安  
江南秋瑟瑟塞上月漫漫  
敢望稻梁足誰嗟雲水寒  
人間羅網

近更擬振脩翰

冬日對雨

北風送寒色瀟瑟滿衣裳  
雲重窓先暝林深葉未黃  
城烏飛歷亂湖雨下微茫  
此際那無酒籬邊菊正芳

東昌道中阻水寄張時措

偈側行復止客程何阻脩  
狂飈收急雨淺瀨閣輕舟  
孤坐易成夢放歌聊破愁  
望君君不至斜日暮悠悠

王允達中書輓詞二首

王忠文子克曾

重攬舊朝衣春風出翠微野情方自得君  
命故難違久佇廷紳望俄將旅櫬歸德人嗟  
有此吾道是耶非

家學追關洛時名出廟堂食甘藜覓老衣製  
芰荷涼恬淡激貪鄙精修勵急荒忠文有遺  
廟端合配蒸嘗

南昌城下夜泊

片月流平瀨孤煙沒遠汀鳥棲城折起人醉

半江集卷中

四

棹歌停山水滕王閣乾坤孺子亭登臨阻日  
暮幽興遶林垞

春雪大冶道中二首

百花猶未發滕六占春工細剪雲間雨輕隨  
野外風穿林如點綴到地忽消融幾度寒帷  
望茫茫萬里同

莫道肩輿穩幽懷正鬱陶征途泥瀾漫飛雪  
畫蕭騷裸跣寒仍濕坡坳下復高王程吾  
敢懈念此僕夫勞

宿高良寺次壁間舊韻

偶覓山中宿因成方外遊細泉鳴亂石清梵  
出層樓竹月千巖暝松濤萬壑秋青鞋好乘  
興王事敢遲留

剡溪

行役曾何補江山似有綠雨餘天姥屐月下  
剡溪船遊興塵勞外歸期日至前乘流更風  
便飛鳥欲爭先

海寧道中

半江集卷中

五

井疆歸浙壤風景入吳天樹樹煙藏柳村村  
水遶田五湖春正遠百丈暮還牽好在憑熊  
地不離家舍邊

自奉化至西店春意滿目驛亭桃李盛

開獨坐成詠

四山圍野色百鳥弄春聲繡幕連天闊紅茵  
疊地平十分春已半一雨曉初晴對此徘徊  
久東風惱客情

癸亥十月三日重過西店次舊韻

西風正搖落處處蟋蟀聲鳥逐巖花散雲連  
海樹平山程淹薄暮譙鼓報新晴古壁留題  
在重來無限情

杭臺四別

別僚友

晤語一堂上盍簪心不疑真成醇醪飲莫負  
歲寒期懶性勞驅策高懷惜別離飛蓬道路  
遠邂逅更何時

別書院

半溪集卷四

六

新營小書院輪奐樸無華已茂松篁蔭旋栽  
桃李花牀堆千軸滿門對兩峯斜忽作天涯  
別遲回如戀家

別寓舍小軒

斗大屋三間君諸多燕閒琴尊春拍拍竹石  
錦斑斑六載寄幽興一朝悽別顏由來傳舍  
爾吾意亦何怪

別西湖

補外得佳麗西湖天下聞官衙兼吏隱煙景

異朝曠行遠六橋水臥看三竺雲系心方自  
得何事復離群

和匏菴先生園成

拓地開茅塞脩然五畝園旋栽新竹樹遠立  
小亭軒沃壤含生意危墻見補痕尋詩雙屐  
徧斜日下柴門

輓陸君

將仕更遲畱端爲菽水謀琴聲清瘴海棠陰  
滿蠻貊方展盤根牙難薈巨壑舟幽光憑太

半溪集卷四

七

史千古照松楸



排律

次韻答杜子開進士

慕蘭平生久逢程片語深已成三獻售還情  
九淵沈價許連城壁聲傳擲地金雲霄方獨  
立塵土孰相侵寂寞文園意春容正始音詩  
腸搜武庫病骨聳秋岑屢漫藏胸刺空餘問  
字心政緣遭束縛曾是倦追尋吏牘紛填案  
官程不解襟樗材徒自苦微祿故難任驚翰  
終非鳳珉姿強廁琛遐情違呂駕薄識愧牙

半江集卷之四

八

琴投訝珠乘暗鳴憐鶴在陰矻頑逢善藥甦  
早得甘霖未悟齊輪斷虛勞晉帖臨健來思  
逐電高處欲捫參尚忝同倫社猶容托鄧林  
斯文希麗澤餘事付清吟扣脛緣親壤移書  
敢恨歆疎狂吾甚悔直諒子堪譙時序隨流  
水羈懷集暮砧底須悲泛梗聊共盍華簪道  
合膠投漆神孚石受針煩言酬逸調可否幸  
相掛

送金明府

東越山川秀英華萃在茲家聲高閥閱國器  
偉丰儀橋梓真同秀箕裘信有師韋經傳相  
業董策射皇墀鴈塔春光好瀛洲化日遲  
長身松挺拔文采鳳歲蕤抱負深經濟風流  
邁等夷渥洼收駉駉清廟立璫璫合作鹽梅  
用堪居耳目司宸衷圖化理天職廣疇咨  
宰邑銜雖小親民任不卑鳴琴清吏治應宿  
重官資暫撤金閨列遙持赤縣龜濟川凌浩  
淼入境問瘡痍難枉牛刀割繩將駿足羈花

半江集卷之四

九

栽春院雨甍運曉齋曦和氣彌村巷歡聲載  
路岐方閒晝日臥安事夜星披赫赫旬宣使  
堂堂柱石姿鵷鸞辭上國節鉞鎮南陽袞  
職歸區畫奎章委便宜權衡定輕重水鑑別  
妍媸長吏頻遭譴君侯獨受知薦書朝進  
御荅詔夕頒詞任令因能授才須得地施遷  
喬出鶯谷受代及瓜期廉叔歌來暮何公繫  
去思烹鮮存要道製錦用成規新土人何幸  
舊民家欲移福星臨耿耿時雨降瀾瀾雲水

松陵道孤蒲笠澤渭鄉都關萬落頃畝列十  
陂虹影仙橋偃湖光碧落垂漁船陳省岑晨  
野播鉞鋤地出諸州下城臨九達塗泥多  
泥淳風俗寡澆漓國賦征輸重丁夫力役疲  
民勞殊未已吏弊豈無之正爾人多瘼何堪  
歲荐饑驕陽藏晃耀淫潦積涔漬巨浸吞平  
陸狂飈決大堤竈沈虛蟻垤垣毀失雞埭到  
處薪如桂誰家肉作糜無因救溝壑豈復憚  
胼胝畚掬侵晨把桔槔終夜悲庶幾秋可望

平江集卷之四

十

竟致陸成氐餓莩紛狼籍生靈劇殿屎乾坤  
同慘若聞見各淒其不有循良吏孰安顛沛  
時省災深跋涉訪俗罄猷爲阡陌驅車仄溪  
渠撥棹歌丁寧詢父老簡便撤旂帷不受壺  
漿獻奚煩僕馬隨問生心惜戚吊死涕漣而  
綱紀嚴三尺經營展四肢緩刑蠲力役耆禮  
索神祇勤恤曾無倦精明莫敢欺井泉惟守  
俸毫髮不容私瑩潔冰霜膽稜層鐵石脾堅  
平磨不磷白也涅難緇健令名何忝神君衆

所推發矍操匣劍脫穎試囊錐毛遂才無敵  
庖丁藝絕奇剛腸羞骹骹直道厭嚙呶搏擊  
鷹鷂迅懷柔雨露滋崇儒新學舍正俗毀淫  
祠奸黠潛踪去權豪側目窺倉儲消鼠盜城  
社靜狐狸底用行鉤距那能治繭絲身膺百  
里命手援萬人危圍圉魚歸水依依毋哺兒  
似寒承厚績如病得良醫渴吻逢甘液枯芳  
受暖吹間閭恩入骨道路口成碑唐邑鍾離  
意魯山元紫芝中牟寧擅美單父正如斯既

平江集卷之四

十一

似西門猛還同子產慈承流宣帝德保障  
固邦基今歲陰陽順東吳民物孳方欣麥藹  
藹再卜黍穰穰已拔塗泥出仍將衽席貽黎  
元真有賴侯惠正無涯秩滿三年考囊無一  
硯持雲端飛赤舄門外儼青輜秣馬循芳草  
揚帆破碧漪柳邊風細細花際日熙熙原野  
饒桑棗城闌靜鼓旗客程春浩蕩天路遠逶  
迤快翻凌霄鶴丹心向日葵入關朝士賀登  
觀聖心怡善最書稠疊超遷綬陸離卽看

紆繡馬還見立盤螭月白承明殿風清太液池衣裳瞻舜禹步武接臯夔聲價騰朝野輝光照鼎彝此行殊寵渥何日重來綏車轍空攀輓驪駒難驚維金錢鄉老獻竹馬市童騎鄙句成千字香醪泛一卮永言歌愷悌遠繼有臺詩

上巳日卽事書懷二十韻

間關數千里寂寞一年春已過禁煙日又逢脩禊辰誰開曲水宴空仰介山人行李經時

半江集卷之四

十二

久韶華何處新歲侵村落靜河決道途屯破屋懸寒飈連檣滯涸津飛廉雄勢力太昊損精神掀簸千山撼馮陵萬虎折長渠翻濁潦平野暮黃塵茁草青猶淺穉楊綠未勻無蹊種桃李有徑長荊榛物色嗟如此陽和故不均因思九陌畔還憶五湖濱茂苑芳菲別上林佳麗真煙花錦繡織山水畫圖陳樹樹提壺鳥家家擊壤民傾瞻心怏悒聊復立逡巡鄉國天雖遠皇州日可親儻然承寵眷端

合念輦呻第愧迂疎者負暄徒自珍

壽徐少傅三十二韻

五緯光東壁三台拱北辰彌綸天德正弼亮帝圖新文運開虞夏昌期誕甫申山川陽美郡時今羣收神東海門閭舊南州諳諳真相傳巢鷺鷥猶記紱麒麟胎教詩書重兄嬉俎豆陳琢磨克國器騰踏闡坤珍玉署清都上鑒坡太液濱和鳴諧大濮古製逼先秦容物陂千頃匡時鼎萬鈞謨謀殊密勿肝膽一忠

半江集卷之四

十三

純允矣華夷望居然柱石身聲光維掩遏勲業轉嶙峋門下三千士朝端四十春巍階躋上宰榮祿冠群倫眉壽今伊始希年頃已臻青蓮生陸地紫氣溢蒼旻舟楫推元佐著龜用老臣引年心懇懇抗疏語諄諄闕達輕蟬冕高閒慕角巾輿情同倚賴天眷益繁頻几杖來黃閣軒車錫紫宸九章周典禮百揆舜咨詢道際明良盛功收治化淳陰陽歸燮理民物荷陶甄聖主勞前席群僚仰後

塵朝參容自便藥物許相親王骨形如鶴童  
顏髯未銀畱侯休辟穀莊更正栽椿蕭爽蓬  
壺境冲融沆瀣津欲知松子算滄海浩無垠

### 九峯寺

寺為楚昭王所建王尊禮無念和尚  
建寺居之奏之朝太祖皇帝召見  
亦甚重之御製詩文寵其行刻石其  
存且有金鉢金瓶袈裟袈裟等賜初  
建寺擇地時有白衣道者指示云某  
山某處可用言訖轉首忽不見既而  
得茲山下有龍王廟其神即所見者  
始異之寺成遂成龍王廟于傍若伽  
藍然山故多蛇虺中峯最高處石岩  
有大穴為巨蟒所居人不敢近無念

△平江集卷之四

古

日往跌坐穴傍蟒遂不知所之其山  
四面峯巒相聚有九因名九峯寺云  
鬱鬱招提境登臨勝事繁鶴棲琪樹老龍擾  
鏡潭渾上界天應近中峯勢獨尊崢嶸諸嶺  
岫羅列似兒孫路入青莎徑林紫白石垣短  
橋摧鴈足危磴露雲根日落飛蟲鬧人來倦  
鳥翻煙霞浮碧落鐘鼓報黃昏齋飯歸方丈  
春燈過上元跏趺蒲榻軟楮拙地爐溫坐覺  
心神逸了無塵俗喧高明殊氣象幽僻自乾  
坤未悉經營舊聞從老宿論祖師脩正覺

帝子降名藩論道超三世參禪契一言奉崇  
深 睿眷 宣召沐殊 恩地得神龍啓威  
驅毒蟒屯偃工千佛喜供事百祗奔奕奕宗  
風振訖訖法嗣蕃開基弘象教護國演仙源  
賜物珍藏久 奎章石刻存衲衣與金鉢千  
載鎮山門

月下讀學諭劉敬所上排律率爾用韻

括蒼環翠裏芹泮集群英鉛槧勞批抹苗畝  
謹課程要將身作範焉用朴為刑帳暖書堂

△平江集卷之四

古

靜邇寒客坐清煙霞真自樂首宿舊同盟未  
負雲津躍終期嶰谷鳴春風揚教鐸秋水照  
文衡吾道乾坤正斯文日月行大烹非世味  
疏越且希聲雲影方塘漾天樞一柱擎幾番  
時雨化千載舞雩情浩蕩咸英樂冲融鼎鼐  
羹無為慕飽飯金紫但虛名

咏莪

青青江上草感此古人詩欲采生心痛將歌  
得浹垂一言真有契千載似相期惻惻劬勞

意哀哀怙恃慈江山秋盡處燈火夜深時聲  
斷情方切唇乾口亦疲晨昏良自苦天地獨  
何爲花落水常逝風號木不支咽唏金石碎  
激烈肺肝披執報三春惠難酬寸草私茅亭  
結寒雨烏鳥助君悲

送行

聞君有歸信日日望江船泛梗憐離袂頻波  
惜近年朋簪渾散落人事故推遷落日頻延  
佇青山生紫煙暫畱野人屋重上使君船行  
李方傾蓋歸期又隔年擬尋雞黍約恐作水  
衡遷北望京華路茫茫海樹煙

天半江集卷之四

去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四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路蘊良知安陸州

棘寺清風憶舊遊浮萍踪跡我何尤論文席  
上無三益仗劍天涯有四愁人慕荊州求識  
面誰逢東野不低頭憂懷未寫征車發草綠  
長途江水流

次韻送談郎中綱之南京

復道薰風吹紫荊身隨恩澤下承明故人

天半江集卷之五

十

別後催行李候吏迎時問水程花語共看  
開畫錦葉舟真擬泛寰瀛歸來一奏南陔曲  
日射高門駟馬橫

提刑日次劉職方時雍韻

優游郎署廿餘年供奉詞林舊謫仙自許璫  
璣資世用肯隨桃李作春妍有懷政坐青蠅  
集無事翻成白晝眠得就清談慙獄吏簿書  
粗記唱酬篇

送張大理弟歸鄉

棘寺看雲白晝眠喜聞靈鷲噪簷前夜窓風  
雨逢坡老春草池塘得惠連良會未酣燕市  
酒離愁先動渭城篇倚閭此日遙相望莫惜  
天涯鴈影偏

蔣元用輓詞

樂亭遺愛比桐鄉見說居民守奉常不用招  
魂歌下里還憑立傳托甘棠風寒驛路悲輿  
輓月落官衙照屋梁寡婦孤兒身後事天涯  
形影倍蒼黃

半江集卷五

二

次韻王存敬秋夜獨坐見寄

聯曹何幸托名流相共論心莫掉頭每見瓊  
琚知有價自荒穉稗恐無秋樊籠正坐浮名  
誤朱墨仍兼俗務稠一種好懷憑記取與君  
同日賦登樓

送林恒肅寅長歸祭

九重優詔賜南歸正及秋風朔鴈飛昨夢  
粉榆今歷歷少游城郭故依依青天闕下垂  
甘露白日閨中照錦衣展墓禮成隨北上豈

容高臥托山扉

送湯乘之歸句容

用之弟也

風雨中宵對子由不堪清興遠離憂江山獨  
送天南鴈砧杵相望蘄北秋棠棣有詩聊慰  
藉池塘無夢可夷猶須君早試青雲步得共  
難兄汗漫遊

次韻送邵文敬之思南二首

柱笏遙看不柱山驅車時出太平關人間歲  
月須行樂身外功名亦等閑荒遠不煩王霸

半江集卷五

三

治聖明應召賈生還詩篇棋局尋常事携  
向邊氓一解顏

朔漠秋深野不毛使君行色縕爲袍東曹吏  
事馳驅倦南國才名屬望勞墨妙臨池真逼  
晉詩成立馬欲奴騶茲遊雖遠非無助他日  
心胸壯海濤

次韻送邊都憲巡撫山西便道歸省

清朝梁棟屬雄才節鉞晨辭郭隗臺嚴狃朔  
方應遠道班超西域定重開粉榆入望星輶

駐歌舞沿途駟馬來惟有尊翁心事憐當時  
手植晉公槐

送王存敬重上山陵

却憶中元共此行君今獨往不勝情一年時  
序更寒暑兩度雲山費送迎路入西陵車  
轍改日當南至物華生舊題詩句勞相和馬  
上須裁百韻成

次韻陳一夔有懷西潭草堂

名利由來如一夢江山真不換三公偶看南  
國孤雲白却厭東華香土紅疇昔草堂誰作  
主人間華髮豈還童移文不獨山靈怒逋客  
天涯也熱中

東臯勝井

祇園鑿地漏天光分得曹溪一脉香好禁愁  
蛙喧玉甃莫驚渴鳥下銀牀三更月照禪心  
淨六月風生佛骨涼中有濟人無盡意青絲  
百尺未爲長

院落晨輝

古殿懸燈怯曉光法鐘聲裏散爐香大千世  
上慈悲日不二門中自在牀貝葉斜穿金瑣  
碎蓮花初映玉蒼涼蒲團坐久齋魚起始信  
無如化國長

王延亭宴集限韻

夕陰初下短牆東亭上疎槐動遠風乘暇追  
歡聊謝事憑高發興欲凌空園如司馬名猶  
在人比香山數更同最愛流觴隨曲水引泉  
還藉輶轡功

又次陳王汝韻

風滿高亭拂曲登試嘗靈藥擬飛升絕勝鍾  
乳三千兩何必瑤臺十二層石竹雨餘涼葉  
亂池橋虹偃夜波澄醉來賓客清歡久燒盡  
金蓮席上燈

送姚茂明儀曹之南京

建業江山餘壯麗儀曹風月擅清華寒穿謝  
屐千巖雪春引潘輿幾處花封印未開非曠  
職報衙初罷卽還家錦衣白晝無窮樂莫把

前驅負弩誇

夜飲限韻

花下高歌引興長  
竹牀紈扇晚生涼  
流酥濕透冰壺影  
沈水清分石鼎香  
隣笛悠揚初度曲  
舞衣零亂復持觴  
醉歸不用金蓮送  
明月青天皎夜光

送馬醫官都憲之干

翩然風采映珊瑚  
身領新恩出帝都  
注水曾聞駒有種  
栢臺今見鳳生雛  
碧山吏隱

六半集卷五

六

尋松子丹井仙方浸木奴  
歸到里門應下馬  
錦衣春色滿粉榆

玉延亭次韻

小構中園準地形  
頻年經畫此時成  
右軍記後蘭應謝  
東郭移來草未生  
遶砌栽培供服餌  
侵晨灌溉沒空明  
主人自有延齡術  
何必仙家紫石英

夏至前一日江西部燕坐限韻

誰遣官書著野夫  
坐來高興未全無  
清風林

屋垂疎柳新水盆池長綠菰  
自覺身閑非俗吏却嫌詩瘦似窮儒  
山花山鳥相勾引應向吾儕作友于

臥病一首呈一夔司長

臥病齋居得暫休  
反關長日小門幽  
頓令城市如山裏  
無復文書積案頭  
賜告敢煩嚴駟請問安  
那許萬年畱起來便赴官曹去王事驅人豈自由

省中夜直不寐

六半集卷五

七

孤枕寒窓夢不成  
中宵鼙鼓入西清  
七哀欲賦緣何事  
五恨無端動我情  
野鼠牀頭人步驟庭柯風外玉鏘鳴  
幽懷一種非塵想忽聽荒雞憶祖生

次韻送吳孟章大尹二首

自古青蠅感慨多  
坐中長鉞動酣歌  
江淹別思悲春草  
明遠幽懷托野鵝  
易水北來秋慘澹岷山西去碧嵯峨  
不辭更勸清尊酒  
矯矯孤鴻奈爾何



短長亭上夕陽多白苧涼生水調歌塞更不  
須愁失馬野人真是愛烹鵝晨辭魏闕龍樓  
迥秋到蠶叢鳥道峨最愛官閑無一事琴堂  
佳句學陰何

油餠

火劑流黃照眼明宛然金鼎煉丹成厨人製  
自香杭粉坐客食同秋菊英外潤脂膏真醞  
藉中含酥酪倍風情上元時物佳如許應美  
人間餅餌名

出郭

六半舊卷五

八

終朝城市困紅塵一雨郊原發興新便有青  
山迎馬首已無行潦阻車輪勝遊況復清商  
節薄宦那堪野逸身莫恠臨風盤礴久掃余  
煩曠在今晨

過蘆溝橋

千嶂如城一壑流帝鄉形勝古蘆溝車塵  
滾滾行人少天宇遼遼過鳥愁砂磧迸開銀  
漢落石梁橫截巨鼇浮星輅玉節經行地却

憶當年躡屩遊

郊行雜詠四首

曠野平原似海寬四周山色遠圍盤行邊已  
覺長驅倦飛鳥猶疑徑度難何處道途非險  
隘此中天地自高安一身俯仰蟬蛸爾欲御  
長風萬里搏

野色無邊眼界寬清江急水旋渦盤日當曠  
麗登臨快道遇坡陀上下難已覺征夫雙足  
困却憐棲鳥一枝安遊絲裊裊東風裏成陣

飛蟲手自搏

六半舊卷五

九

碧山如列四圍寬曲磴長松互屈盤高興肯  
將清景負塵勞須識勝遊難微吟耳聽鶯聲  
緩穩坐心便馬背安回首終南應只尺青天  
一鳥自扶搏

翠屏山口豁然寬下馬臨流坐石盤始信尋  
春真是樂也知行路未爲難同來何幸陪秦  
觀高臥無因學謝安忽見樹巔鳴野雉便持  
九彈欲生搏

夜至昌平東秦廷贊

馬上賡酬典未涯，豈知岐路有三義。與君分袂誰相引，悔我寒盟欲自撾。百里山城陵寢地，一杯春茗野人家。坐中幸有延平老，暢飲清歌剪燭花。

登山

羊腸遠盡復招搖，緩轡還嫌路不遙。沙磧隨風生水浪，松篁成韻合蕭韶。青山半吐黃金殿，碧澗中橫白玉橋。不是書生愛行樂，無邊

半江集卷五

十

光景是春朝

陪祀用前韻

松檜中分甬道寬，仙壇甘露滴銅盤。仰瞻紫氣氤氲盛，伏付丹心對越難。神馭高居天極遠，寢宮中奠太山安。蕭然忽聽靈飈度，鈴索層簷自擊搏。

下山次韻答部中諸寅長兼謝送行之作

按轡松林緩緩行，遠天清夜感幽情。塵隨馬

後相追送，月在前山自出迎。疲倦不知風物好，昏黃却訝路途生。美人遙隔西臺地，應對青燈夢未成。

哭王古直次韻

落魄風塵憶往年，白頭何處挾飛仙。誰能久客無家累，應是前生有道緣。氣壓王侯非任俠，詩關風雅定流傳。他時宿草還堪訪，郭隗臺東半畝田。

陳氏東眺軒燕集次韻

半江集卷五

七

跨馬西臺下，夕陽太丘門。第探秋光暫辭公，務從吟社休放閒。愁入醉鄉倚席試，邀明月飲巡簷還采落英嘗。相看最愛東籬豔，歲晚冰霜獨敢當。

再次前韻

酒狂何必羨高陽，自喜吳音共燭光。花信驚逢霜露節，鴈聲疑在水雲鄉。已酬茱菊三秋賞，只欠尊鱸一味嘗。西社近來誰作主，煩公一力與承當。

省中夜坐

松影玲瓏漏月光。夜寒無奈客愁長。差池官迹魚千里。爛熳歸期鴈幾行。棄去還應憐敝屣。破除聊復盡餘觴。醉來欲借天風力。飛上高城望故鄉。

輓陳滙之母

碧天環珮去冥冥。誰向閨門覓典刑。舊對梁鴻親舉案。晚將韋逞自傳經。恩榮早錫恭人號。甘旨難延阿母齡。憔悴乳烏啼血處。夜

不

主

深風雨不堪聽

輓張巡撫

筮仕東曹推政績。歷官南越著賢名。松藩授鉞。蠻方靜。淮鎮分符。國賦成。端右未聞。天語召。路傍俄聽。薤歌聲。冥冥遼海。三千里。孤鶴飛時。月正明。

送吳原輝

東莊兩屐慣登臨。不信人間有上林。何事遠辭麋鹿侶。此行真見鶴鴒心。天涯又作中年

別。方外誰將舊約尋。坐對迢迢堂下樹。清宵風雨亦沾襟。

送林待用次韻

欲從玄袞補遺餘。冒死親陳闕下書。陰靈不堪狐兔滿。聖朝終見網羅除。黃州眼望賜環日。槐里心驚請劍初。此去加飡須努力。莫將功業付迂疎。

次韻送吳禹疇二首

都亭酒盡未分襟。萬戶西風急暮砧。搖落關

不

主

山驚旅況。崢嶸時序促。歸心醉揮長劍。星辰動吟坐。高齋刻漏深。久客京華貧。到骨贈君難。辦錯刀金。

故鄉同是采芹人。南北睽違幾度春。長恨音書天際遠。忽驚顏色眼中新。短歌聊復成三疊。離思還堪借一頻。我欲辭官歸舊國。結鄰鍾阜更相親。

煙菊分題

青燈無焰夜朦朧。細認花枝小院東。寒色微

含紅玉掌幽姿深隱碧紗籠美人身在塵埃  
外道士神遊縹緲中應是詩翁吟坐久醉來  
光景眩雙瞳

送張兼素謫官之師宗

士林清議重叅軍勁草秋風故不群委命豈  
知刀鑕在謫居仍荷竹符分離憂獨遠關河  
樹忠憤應開嶺嶠雲莫道潮陽消息遠有人  
傳誦鱷魚文

送人之閩教

八  
卷  
卷  
卷

十四

一官無事稱閒居鉛槧相從興有餘閉戶不  
鋤精舍草采芹還創泮池魚心齋滋味孟中  
水吏隱光陰儿上書閩水閩山多勝景登遊  
時復命巾車

人日雨雪限韻

人間金勝剪春黃天上璫花試曉粧仄管未  
吹新歲律江梅應發故園香門無小棹堪乘  
興盤有殘椒更舉觴欲寄草堂詩不就忍寒  
枯坐面危牆

郊祀宿大興隆寺次黃世賓韻

空來風月夜無邊應似西林結社年煙霏圓  
丘燔玉地雪飛方丈散花天茗團深供心齋  
裏爐炷長叅鼻觀前惟有半山風韻逸詩成  
多比彈丸圓

次送孫駕部志同

當時長願執鞭從今日天涯得再逢雞黍誰  
云元伯遠簡書應笑漫郎慵馬鳴斜日思千  
里鴈落清江點數峯居近鍾山堪吏隱莫交

六  
卷  
卷  
卷

十五

軒冕抗塵容

送浮梁戴先生貴州教授代作

京華舊雨夜婆娑華髮清尊奈爾何鬢舍半  
生朱墨倦瘴江千里水雲多鯽魚未兆愁楊  
子璞壁深藏惜卞和離袂相看無限意東風  
一曲渭城歌

送高璘知太和縣

鹿鳴聲散各行騶幾度秋風憶舊遊萍水心  
情聊自喜雲泥踪跡苦難留洛中目送雙鳬

別江右身分百里憂薦繡班行  
虛左待種花  
休愛縣門幽

送吳江令孫微之

東吳小邑煩君往要識  
宵衣共理心政拙  
催科非下考吏稱清白是佳音  
城闌日靜江湖永縣治春閑  
桃李深莫遣檄書徵太蚤  
野人長願聽鳴琴

送婺源令

雙鳬春色滿晴空南望重山複嶺中  
栽柳門

大半集卷五

七

前環綠水鳴琴堂上挹清風  
郎官上與星辰應黎庶相親  
父母同要遣鬪爭還揖讓  
鵷行虛左待乘驄

昌平城晚眺

小邑蕭然數百家峯巒千疊抱村斜  
北連蹠虎園陵近南望飛龍象魏賒  
落日沙場牧汗馬清風偷塞起哀笳  
馮高却立城坳久數盡前山樹樹鴉

遊仙人洞限韻

尋得仙人小洞幽便將巢隱向林丘  
當春風日明如洗滿地煙花爛不收  
寒食傷心聞野哭鼎湖回首憶宸遊  
草青沙白溪雲淨塵土何由到馬頭

輓邊都憲父

曾聞奉使出南交義折諸番重  
聖朝壯節冰霜凌檜栢清名廊廟立瓊瑤  
封章晚受中丞命郎署先從隱士招  
眼見兒孫摠麟鳳不妨遺世入逍遙

大半集卷五

七

送王訓科還天台

數月征車別里人歸來非復布衣身  
懸知妙手能醫國最愛閒官不治民  
清剡溪流蘭棹晚赤城霞起杏林春  
自嫌冠帶相拘束別墅長時白氎巾

三月八日省中偶成

省中事少稱閑情白日高眠飽飯行  
起得幽亭尋竹種汲來新水乞茶烹  
墻隈風靜花仍落樹下人來鳥不鳴  
忽憶四郊前夜雨欲從

田畯問春畊

送馬天祿僉憲雲南

新春一疏上金鑾傳寫人間墨未乾  
總愛超遷詩節重誰知忠讜立朝難  
十年風裁收青瑣千里霜威竦鐵冠  
司臬提刑非細事瘴煙蠻雨願加餐

送太學張信夫

秋臺高坐午風清戶外冠然曳履聲  
遠客天涯逢地主舊遊吳下識門生  
韋編親授書程

木  
注  
集  
卷  
五

太

去壁水行看宦學成壯歲藏修須努力  
曲江仙籍待題名

題金臺話舊圖爲劉廷珍郎中作

東州麗澤聚賢英縮角從遊似弟兄  
人物未論唐四傑文章真見魯諸生  
盛時功業青雲路寒夜京華舊雨情  
休訝坐中韋帶客奇材多屬晚年成

壽譚翁九十

烏紗白髮照江村垂老風光感  
國恩屈指

流年登上壽幾人親眼見曾孫  
野情長占田園樂物論兼稱齒  
德尊庭下芝蘭森滿地鄉閭須早建高門

次賀朱都憲歸自廣南

嶺南銅柱見高標歸立青冥地  
翠遙斑白年方登四輔牙緋身已歷  
三朝共看臺府威稜聳猶憶戎行  
髀肉銷經濟規模應素定只今美醴一時調

次鮑菴遺悶韻奉慰

木  
注  
集  
卷  
五

九

頗覺年來非壯顏眼中人事更間關  
摩挲掌青鏡半華髮悵望故園多  
日管掌上珠新聊自遣天涯鴈去幾  
時還浮生欣戚應難料莫廢著書湘管斑

送楊應寧

早自清湘入紫宸摘星高詠已驚人  
鸞坡鳳掖知名久雪碗冰瓊洗筆新  
萬里松楸滇海外一區水竹大江濱  
乞歸喜得重瞳許何惜離筵進酒頻

次周原已上已登雨花臺韻

春日獨登江上臺茫茫塵世使人哀山川不改長流峙今古無端自往來上已勝遊思曲水南朝遺跡付寒灰此情寥落誰相遣憑伏風前綠酒杯

過陳給事半舫次一夔韻

小圃秋光似水涼野花蘼草弄餘芳便應開徑邀皮仲不擬衝塵走洛陽暇日琴尊渾漫興貧居藜藿可克腸從游我欲頻來此城郭

八半集卷五

辛

東西道路長

送陳時習歸松江

名駒故產渥洼中標格居然似阿翁心地要須收汗馬詞場正自厭雕蟲回看時輩風斯下高步雲霄路已通三泖九峯書屋靜閉門鉛槧有餘功

西巖歸老送葛彥章

白頭清禁校方書忽憶西巖舊隱居三徑歸來風景暮一官羈絆物情疎肯因脩藥尋勾

漏已得抽身賦遂初千里風霜更衰老此行端合賜安車

送戚時望提刑湖南

暮雲三載望江東別後相逢更轉蓬祖德芬芳鄉校水君恩披拂使軺風遠持邦憲湘川外猶憶朋簪棘寺中最愛殘春行色好落花晴綴豸衣紅

送吳汝器

舊遊曾記十年前此日風流各泫然覓句休

八半集卷五

壬

嗟明主棄著鞭合讓伯兄先天涯雙鯉須珍重雲際孤帆漸渺綿欲慰離愁惟綠醕一盃賸驟強相傳

次韻答存敬見憶之作時存敬將奉使

山東

每覺清談左席虛憶君長在惜春餘楊花榆莢皆離思香燭燈光共索居風月正憐吟社冷園林應惟賞心疎河橋更有明朝事欲倩東風挽佩琚

得告後遊陳氏西溪竹屋次王世業韻

二首

滿地清風洒面來  
藤梢橘刺隱層臺  
行邊袖拂餘花落  
醉裏觴隨曲水回  
遠渚荷香飛白鳥  
深林日影照青苔  
竹溪不獨前賢事  
今日詞林揔逸才

曾聞佳景未全真  
今日親看梓澤春  
萬竹清風三伏爽  
十年眇眼一時新  
方辭省署無官事  
爲倒壺觴有主人  
此際襟期如水淨  
不知

木半溪集卷五

五

城市正揚塵

六月廿三日東歸舟中

船窓面面受風涼  
箕踞科頭坐畫長  
眠草隨波應自適  
鳴蟬聒樹爲誰忙  
耕雲野叟憐青隴  
觸日行人望綠楊  
頗覺心清無俗事  
爐中一瓣水沈香

晚過柳林

官河千樹鬱葱葱  
坐對偏宜落照中  
隱隱層叢迷積翠  
離離高葉逗晴紅  
蟬鳴鳥語聲相

雜水色煙光望不窮  
林下行人應少憇  
脩然兩腋快乘風

夜宿許子厚佑竹軒

滿湖煙雨夜堂虛  
高會厭厭過訪初  
四座賞心揮麈下  
十年離思剪燈餘  
風生竹樹孤螢墜  
雲破亭臺片月舒  
醉後北窓眠不得  
新涼應怯病相如

夜坐

忽聽林木風蕭瑟  
疑是前村急雨來  
起視星

木半溪集卷五

五

河方皎甚坐拋巾  
憤信悠哉水邊螢  
火寒還滅草際蟲聲急  
更哀正奈晝長憐  
短夜可堪譙漏復相催

癸丑元日

雲物喧和風日妍  
已如二月賞花天  
試看樂事開新歲  
堪賀祥光兆有年  
梅柳江湖生意滿  
兒童村落笑聲傳  
人間擾擾酴醾會  
萬戶千門共藹然

正月四日過管先生新居



官舍新開八九間前臨文廟後文山從知儒  
術青氍毹白漸覺年華綠髮斑六藝篇章酬鼎  
谷兩齋條約訂愚頑春來講幄應多暇容我  
看松日往還

又呈掌教屠先生

春風先到廣文居脉脉晴光動綺疏啼鳥一  
聲人醉後早梅千樹雪消初官中興味雲煙  
薄塵外襟期水月虛不盡尊前畱客意頌椒  
餘酌薦寒菹

送王成憲掌教秀水

銅駝陌上三年別笠澤湖南一夜遊萊綵平  
娛花下舞韋珠行見掌中收新分薄祿憐三  
釜曾曳長裾傲五侯風日暄妍江草碧可堪  
離思滿蘭舟

謁墓吳山歸舟阻風因過西資竹院偶

成清明後二日

強拋塵事作山行刺眼春光錦織成無奈歸  
心妨野興却因風色滯舟程松林得伴還呼

酒竹院逢僧不問名遊遍雲霞泉石地坐來  
明月又東生

觀泮池牡丹次屠先生韻

夢回姑射渾身白醉後西施半臉丹燭下忽  
驚開口笑尊前偏愛倚闌看玉樓春永鉛華  
暖芹泮天高雨露寒獨立一枝何所似霓裳  
曲罷舞衣單

四月四日過華嚴寺時佛殿悉毀於火

惟浮屠獨存偶成

叢林爲別動經年偶一登臨更惘然臺殿草  
荒朝雨後江湖春盡夕陽前能詩天隱還持  
律看竹王猷不問禪獨有浮屠如魯殿寶幢  
依舊切雲煙

和吳汝礪垂虹舟中風雨之作

浮生何處好閒行小渚蘆花一鴈鳴添我餘  
杯明月上攪人幽夢晚風生煙霞雙眼青兼  
白天地五湖縱復橫頻喚小團消酒渴滄泥  
真得聖之清

題扇贈金明府

鵝溪一幅剪裁工玉雪媚媚在眼中爲我閭  
閻消溽暑自君懷袖發清風掄材定覺蒲葵  
陋入侍還看雉尾同恠底循良多善治長持  
明月照群蒙

譚元政西林隱居

紙帳方牀對石屏碧梧修竹傍高亭窓中爽  
氣來天目砌下寒流接洞庭桑苧老翁茶竈  
古滄浪漁父釣竿青從君試問遺安術度閣

牙籤貯六經

吳山寺

欲從方外遣塵緣擬挂朝冠及盛年老衲棲  
遲真得地俗車來往亦妨禪青松夾道林扉  
豁白石崩崖草閣懸好在北窓明月夜野猿  
山鳥伴高眠

王成憲得子有詩見寄次韻賀之

遙憐英物儼熊羆此日克閭慶可知維嶽降  
爲清世瑞長庚出應早秋時卽看居易知書

蚤未任商瞿得子遲坐上青氍今有託三槐  
終不負心期

送吳禹疇憲副巡視海道之廣南

北風吹雨別江干想見羊城荔子丹節帶冰  
霜行五嶺帆開溟渤望三韓蕃中貢職球琳  
重帳下軍容劍戟寒試酌貪泉應更爽平生  
玉雪是心肝

夜讀張時措詩稿

讀盡君詩夜就淹悠然牙頰有餘甜九霞香

半江集卷之五

五

醞初澄粕千里蕁羹未下鹽欹枕寒檠凝睽  
睽推篷殘月印纖纖聯舟正好相酬和一路  
風光信手拈

濮頭道中初見桃花寄毛貞甫張時

措

三月天涯始見花得春雖晚未全賒溪邊漁  
父迷塵世路上行人問酒家好趁芳菲酬物  
候莫愁零落委泥沙良朋不至誰同賞空繫  
征帆坐日斜

過高良山

百盤千屈勢紆險絕仍逢積山餘不足巖  
崖行截業消身雲霧入空虛下輿自引條枚  
步結屋誰同木石居鳥道羊腸寧過此深林  
虎穴更愁予

送朱鄞縣存仁

袞袞飛鳧入廟堂清朝司牧重循良君才  
豈啻鳴琴手人望終歸選佛場花縣仁風披  
百里瓊林春色付諸郎板輿更得慈顏喜飽

禾

禾

看丹山碧水光

過楊信之花園用匏菴壁間舊韻

斜日來看雨後花主人高臥問誰邪盆池珠  
墮青荷小石洞絲垂碧柳斜迎客小童催解  
帶登堂啼鳥喚煎茶持觴更遣雙雛出珠玉  
如山未足誇

送姚應隆便道歸省其尊君坡隣先生

東坡亭下日徜徉喜見雲端小鳳翔象簡冰  
霜閒嶺嶠葛中風月臥滄浪黃鐘律應懸弧

節白玉杯浮戲綵堂他日受封應未老牙冠  
烏帽更輝光

送李茂卿歸湖南

囊中苦乏買山資何事超然去不疑浮世功  
名兼寵辱野人腸胃耐寒饑簿書脫手紅塵  
息湖海藏身白日遲覓得魚竿堪送老市朝  
那更有還期

春莫遊西郊過釣魚臺遂至趙氏莊居

畱飲

禾

禾

紫陌連鑣不動塵天將一雨助遊人西溪看  
竹門空掩北苑尋花酒更新案牘偷閒聊一  
日園林成趣已三春吾儕會合應非偶莫遣  
樊籠繫此身

挽張博士母

昨見崔邠守太常母輿親導出周行白頭共  
羨光陰好紫詔仍頒雨露香一賦閒居真  
不忝三遷故事有遺芳萱花正是忘憂地愁  
絕青天五夜霜

過朱嶺

塊北盤迴深復深一重一掩費攀尋  
往時山水空經眼此地煙霞獨會心  
恐是蓬壺身誤入儼如圖畫筆難臨  
憑軒周覽褰帷久衣袂從教細雨侵

戲贈沈于海

都下遨遊歲月移客情無奈黑貂知  
倚門迢遞占烏鵲舉案淒涼詠晏晏  
天上風雲應有路江邊魚鳥候多時  
束裝歸趁清秋好綠酒

半菴集卷五

手

新筍菊蒲枝

送張元穆東歸

壯遊燕市飽塵緣屈指星霜二十年  
歌管六街明月夜兼葭千里暮秋天  
淵材囊富延珪墨笠澤江清范蠡船  
具慶人生歸去好斑衣日日錦堂前

送呂廷敏歸南雍

二十年來舊雨情頭顱如昨壯心驚  
珠藏被褐應難識技到屠龍合晚成  
曾次五車非浪

許殿前三策是平生無端別意都門路  
滿目風雲一劍橫

次張時行給事韻

倒屣猶嫌出候遲洒然風骨照江湄  
青霄丹鳳翰初奮駑馬長途力已疲  
興落煙霞渾曠遠吐成珠玉自清奇  
向來塵土盈胷臆聊對冰壺一解頰

霧中渡浙江

一白乾坤上下同恍然身在半空中  
天將開

半菴集卷五

圭

處冥冥雨潮正平時淡淡風擊楫放歌驚海  
若挂帆飛渡逐雲鴻乘流不向錢塘泊直到  
蓬萊弱水東

桐江

乍啓蓬窓豁睡眸桐江煙景正悠悠  
青山隔岸千螺疊白鷺衝波片玉流  
日弄行雲樓樹杪風將疎雨過船頭  
越中無限清華境欲恣幽探不可留

七里壩

帆飽東風畫鷁飛江山紫帶碧成圍魚龍水  
底行清淺樓閣雲端鎖翠微野客慣緣懸磴  
險樵歌時度遠林稀釣臺千古高如許應爲  
停橈上夕暉

釣臺

宿雨初收濕未乾  
插天危磴倚層巒  
老夫自覺先登徙從者皆言欲上難  
高節萬尋霄漢渺剛風  
雙鬢骨毛寒超然俯視人間世何物  
浮名入肺肝

不  
半集卷五

五

除夕龍游舟中初度

天涯今夕是何年  
短髮孤燈共悄然  
爆竹數聲聞野外  
醑酥一瓊到愁邊  
旅逢初度誰相慰  
老愧無聞每自憐  
遙憶高堂分口數  
團圓應話越江船

賓陽谷壽王樂善先生

層疊峯巒積翠微  
忽驚三島在階墀  
羲和已作嵎夷宅  
鄒子初成嶰谷吹  
杯面紅霞兼曉色  
鏡中華髮弄春姿  
欲知此老方來算  
正是

陽烏出海時

送韓國器中書歸省

春風簪筆侍昭陽  
却望雲飛舊草堂  
戲綵庭闈真燕喜  
賜環閭里亦輝光  
擬傾葵藿酬明主  
肯爲鱸鱖戀故鄉  
入夏歸途行色好  
綠波芳樹遶河梁

不  
半集卷五

五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五

半江趙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七言律

六月三日李惟正郎中邀飲興隆僧舍

席上詠雨限韻二首

黑雲初沒遠山尖，欹枕微涼睡正酣。  
細草隨波眠短砌，野禽沾濕下重簷。  
千絲裊裊翻機亂，萬馬闐闐列陣嚴。  
況是禪林清切地，六銖衣怯晚風銛。

雲頭噴薄萬戈鋌，鏖戰群龍未解嚴。  
沛若天

半江集卷之六

瓢翻巨海冷然銀箔挂，虛簷掃除煩暑隨煙。  
滅釀出新涼似蜜甜，欲倩玄冥供硯墨霜毫。  
揮盡有餘尖。

邵國賢卽其先世之居容春軒為精舍

祀二程龜山於室，菑菴諸公有詩余

亦次韻

曾是東陵舊隱居，森森梧竹蔭園廬。  
名家未泯千年澤，高棟新藏萬卷書。  
丹鳳絲綸輝梓里，青春縫掖駐巾車。  
斯文伊洛光儀在，興繞

高山仰止餘

大方伯濟南畢君 封及三代而尊

太夫人在堂

奎壁凝輝海鶴翔，門闌佳氣未渠央。  
金緋三世恩波闊，穹壤雙親壽域長。  
翠竹停鸞開粉署，紫微咨岳上巖廊。  
問君圖報心何似，葵藿遙傾日月光。

題雲壽長洲郭封君

曉靄深山知幾重，卷舒無意得從容。  
高簷暮

半江集卷之六

宿仙衣冷畫棟朝飛爽，氣濃身隱傳巖休。  
作雨子生洼水快，從龍空中變態吾何有。  
聊向蓬萊伴赤松。

謁墓過太湖

湖天一棹拂清秋，蒲葦蕭蕭宿雨收。  
山色青連雲外寺，日光紅映水邊樓。  
采菱歌起鳬鷖亂，垂釣磯深浦淑幽。  
西望若堂何處所，鬱葱煙霧迭松楸。

竹宗詩

檀藥節操凜冰霜一味齏鹽滿胃腸淇澳萬  
竿森月影瀟湘千頃動江光蕭郎墨妙風煙  
外與可詩情水石傍寄語上人深愛護本來  
面目自蒼蒼

壽竹宗上人

小春時序碧山中紫氣盈盈亘海東天竺煙  
霞新物色曹溪永鉢舊宗風不知肉味真摩  
詰勝有詩情似遠公六十四巡花甲子月明  
長照梵王宮

半菴集卷六

贈熊先生

巴峽詞源萬斛流遙溪寒玉瀉清秋觚章夜  
月臨池靜撻掖春風擁坐周笠澤湖連芹泮  
水洞庭雲入寶奎樓先生一寸閒田地耕鑿  
終身爲道謀

天方池

十丈清漣廣袤均野人方寸有天真煙霞自  
與市朝隔身世常同魚鳥親一鑑碧虛涵斗  
極四維蒼雪遠雲津雖然不作菟園轉還我

逍遙自在身

雨中望玉峯

昨日登高眺落暉西亭苔石坐忘歸晴天數  
點青霞障綠樹千家白板扉東渚群山溟渤  
小西成萬頃稻梁肥朝來柱笏蕭蕭雨爽氣  
還兼逸興飛

訪王成憲不遇

半菴集卷六

四

非厭先生苴荷盤草堂無主玉峯寒一壺漫  
與花同醉三頃還應鶴共餐松菊徑深迴俗  
駕芟荷衣好謝塵冠包山采藥歸何日江上  
空餘鬪鴨闌

次韻匏翁中秋對月之作

玉延亭上昔追遊二畝園居萬頃秋幽趣每  
從諸老得微言還許後生酬望中山斗今逾  
遠坐上瓊琚豈易求湔袂塵泥謝嘉惠鳳箋  
飛下碧雲頭

答成齋先生疊前韻見寄

想見乘風昨夜遊絕塵肌骨最宜秋獨憐未

預南樓坐猶喜頻將下里酬花底霓裳虛可  
聽人間天柱遠難求故園自有超然處夢落  
五湖煙水頭

送謝方石祭酒

十載滄洲臥月明方巖千仞與雲平草玄棄  
絕人間事束帛頻繁主上情喬嶽差莪公  
望屬春風披拂士心傾儒賢自古遭逢少吾  
道光華在此行

送陳民部嘉言

半江集卷之六

五

清江潮落露層灘梅雨千林濕未乾仙署香  
分閭闔遠星槎影動斗牛寒懷哉更覺朋簪  
重勞止方知國計難莫向西江畱滯久西  
湖荷芰候歸鞍

送范明遠進賀萬壽聖節便道歸省

天上嵩呼萬壽餘函關紫氣繞山居庭幃  
正及桑弧節鄰里驚看駟馬車古意永冠同  
石奮前驅弩矢陋相如欲知具慶長生樂南  
極雙星湛碧虛

過梅溪

余幼時嘗從先祖至此

細草侵沙水拍堤舊遊依約記孩提兩溪縈  
遶孤村迥三紀荒涼古道迷持節重來人漸  
老含飴何在鳥空啼欲尋遺蹟誰堪問時向  
松林駐馬蹄

早春郊行

新柳鵝黃草碧滋梅花開盡有殘枝野田啼  
鳥催春事桑樹鳴雞報午炊暮暮晴林深鎖  
霧錚錚幽壑細流漸韶華勾引郊原興一任

半江集卷之六

六

東風攪鬢絲

初夏江行

繚繞山村飛午煙家家盆盎到耕邊陰連深  
樹鳴禽鬧綠滿平疇野犢眠暑氣纔侵風爲  
掃晴光欲動雨還牽江鷗似會幽人意遊戲  
時來近畫船

陳用常同年席上作

歌殘舉白更浮君後閣涼生夜欲分簷下瓦  
盆翻急雨花前羯鼓遏行雲煙霞遠別長相



憶玉屑清談久不聞試問人間此何夕可堪  
傾蓋復離群

淳安山中二首

無邊幾竹競蕭森絕壁懸崖動萬尋頗覺遊  
觀窮嶮奧可堪登頓逐高深平生自愛煙霞  
屐他日難忘水石心每遇清幽仍得句爲停  
軒蓋一長吟

半菴卷六

七

百里丹青護玉臺霞城面面似天台山當關  
處雲還補泉欲枯時雨又來返照衝開林霧  
結老松攢住石巖頽悠然景與神俱往縱有  
詩情不易裁

望金華山寄洪克毅提刑

渺渺連山起暮雲蒼蒼平野暗斜曛初疑碧  
浪天邊湧漸覺疎林霧裏分神異古來占婺  
女仙遊何處覓羊群清風八詠還堪賞先遣  
郵筒報使君

登清風樓用前韻贈洪克毅張廷賓戚

時望

釀酒危闌酬海雲樓中風月幾朝曛黛凝嵐  
色螺鬟擁羅剪溪流燕尾分休暇登臨因弔  
古今并惆悵復離群山行儻遇初平侶應有  
刀圭乞贈君

再用韻題戚時望芙蓉書屋

諸峯層疊鎖晴雲獨秀亭亭倚夕曛石磴斜  
綠仙洞遠草堂清與市塵分高風籍甚霜臺  
老瘦骨條然野鶴群賸貯芸香三萬斛更栽  
槐棘待郎君

半菴卷六

八

過永嘉吊黃蘊和直閣

前度城西小蓋傾草堂風日映秋清孤雲沒  
海知何處落月滿江空復情東閣圖書人共  
賞北山猿鶴夜還驚懷君欲向青丘問寒雨  
蕭蕭宿草生

蘭溪舟中

江天雨雪晝縱橫一抹清暉透晚情宿霧深  
林猶杳靄映山紅樹獨分明閒眠鷗鷺雲羅  
遠飽飯漁樵箬帽輕此意渺然誰共賞自臨

深碧洗茶鐙

江塘晚行

石砭飛蓋拂沙鷗晚色澄鮮宿霧收月動江  
光金躍冷雲生海氣蜃成樓依依遠島初迷  
樹細細寒潮不上洲忽轉崇岡天宇闊恍然  
疑在閬風遊

送楊志仁之安慶

當年峨眉立東垂直節孤忠海嶽知 丹陛  
一封驚石顯長沙千里市湘纍葵傾廊廟心

木半齋集卷六

九

逾赤蓬轉江湖鬢欲絲小向龍舒成臥治起  
調金鼎未應遲

保叔寺次顧天錫八音詩韻

金鐙鳴過白鳥間石橋橫跨碧溪灣絲垂萬  
柳斜臨水竹覆孤亭半倚山匏繫扁舟人渡  
少土香新壘燕飛閒葦囊携酒尋幽去木杪  
巖扉豈不關

四明行臺夜坐納涼

炎暑塵勞併日程片時聊共晚風清披襟便

有義三意作吏難堪叔夜情露墮飛螢明復  
暗城喧樓鳥定還驚鑑湖一曲應無恙爭似  
吳松好濯纓

定海舟中

乘潮東下更天風百里飛帆瞬息中蕭爽真  
成江海興煩炎初離簿書藁黑甜一味逾仙  
醴碧洛千尋入具宮坐覺身輕肌骨快蓬萊  
應有路相通

送姜仁甫之淮陰

木半齋集卷六

十

無因解組臥山雲千里長淮且慰君行矣世  
途方擾擾歸歟吾意亦云云官曹已縱籠中  
翼人物真空冀北群只恐周南畱滯久草堂  
泉石有移文

松陽山溪

嶂裏清溪十里餘翠帷初卷看山興劈開鼇  
背流瓊液環列雲屏切碧虛試問武夷曾有  
此不知巫峽定何如蓋輻搖曳斜陽影驚起  
波心雙鯉魚

奉次陳成齋都憲遊朝天宮韻

何處青山是勝遊，桺陰輕蓋到林丘。  
臺訏正聳朝端望，野興還尋方外儔。  
魚鳥徜徉淹永日，雲霞縹緲立飛樓。  
馮闌一送東南目，了了吳門綠樹洲。

奉次成齋聞匏菴先生入閣

十年門下溉餘殘，長得先秦古製看。  
力重萬鈞真載道，望尊一代不緣官。  
常時走卒知司馬，卽日君王想謝安。  
從此黃扉多勝事，鼎

不注集卷六

十一

弄千古費雕刊

奉次匏翁憶鶴園韻

曾見階前鳴向人，遠遊應卜令威隣。  
花陰夢斷三更月，海上雲迷幾度春。  
遺篋倦披空在笥，舊軒誰馭欲埋輪。  
園亭有主今坡老，尚憶衣裳爲寫真。

辛亥九日雨中登南鎮禹穴

偶逢佳節慰征途，風雨無端滿鏡湖。  
神禹遺踪千古在，子長幽興片雲孤。  
東溟煙霧連秦

望南鎮山川壯，越都飛步丹梯凌。  
嶽頂絕勝尊酒對茱萸。

登山遇括蒼李員外，載酒同遊因寄伯安秋官。

登高兩屐正匆匆，有客仙舟逸興同。  
細雨真酬辛老句，莪冠不墮孟生風。  
排雲西嶺披秋色，把酒東籬探菊蓂。  
却笑蘭亭眠未穩，閉門時復走詩筒。

再寄伯安

不注集卷六

十二

聞君旌節駐前川，衝濕頻催百丈牽。  
擬剔青燈看玉樹，不妨疎雨滯江天。  
扁舟獨坐遙相望，孤館此時應未眠。  
久矣無人開笑口，今宵幽興一起然。

北渡夜泊

行盡嵇山鏡水間，每逢清景動憂端。  
東關聽雨江聲急，北渡看雲海氣寒。  
問俗無能空傳食，感時將暮欲懸冠。  
孰知田舍西成後，黃口啼餓淚不乾。

嵇山行臺試士遇雨

撻掖如雲藝苑開嵇山堂上近蓬萊闕然東  
海蛟龍奮驚地九天風雨來焦土頓回生物  
意名邦不乏濟時才今年大比非疇昔焰焰  
奎光照栢臺

次韻贈婁原善

無地依庥愧野蓬紅塵瞋瞋欲成聾尊前一  
笑風生席江上三更月滿篷雄辨入玄心爲  
醒清歌送酒興難窮夜深莫訝留連久更擬

大華集卷末

十三

誅茅傍此翁

戊午十一月遂安道中

山中無物不清妍况是蕭蕭雲後天危石墮  
厓銀柱折老松橫礪玉虬眠灞橋驢蹇寒無  
柰剡水舟回興杳然爭似茲遊奇絕甚孱歌  
千疊聳吟肩

和王伯安二首

性耽林壑真成癖胸痼煙霞不作病已覺沉  
酣皆道氣獨難驅逐是詩魔佳辰何事眠雲

屋俗駕知君厭玉珂惠我清詞兼墨妙臨風  
吟玩幾迴過

洗出清秋片雨明千巖相競碧崢嶸青園鳥  
道微通徑濕重於霏半壓城天際緒風吹鬢  
短山中新酒對花盈却嫌未免人間俗猶聽  
松陰喝道聲

次韻答邵國賢

吟社年來甚疎舊盟寒盡欲何如惠山水  
冽冰生齒勝閣江清竹遶廬尺素偶逢烹鯉

大華集卷之六

十四

後百篇遙憶校文餘堯夫擊壤知難和少住  
詩筒且讀書

賓興勸駕詩

三物賓興大比年諸君文采動星躔蛟龍並  
起雲騰雨鳳驥齊飛日麗天儒者立身先  
節義聖明圖治急才賢春風晁董丹墀對  
定有嘉謨徹御筵

西湖

十里湖光一鏡開玉壺天地小蓬萊丹青難

寫鶯花景山水真成錦繡堆遠客正逢高宴  
啓勝遊剛及暮春來蘇堤岳墓循行遍更醉  
馮園鴨綠杯

再次韻答邵國賢

別來雙鬢未全疎塵外風神我不如海內幾  
年還此會天涯何處是吾廬南征客棹雲俱  
遠北望騷壇興有餘庾嶺洪都封壤接途中  
莫斷往來書

今年夏旱東越尤甚過姚 有感

半江集卷六

五

渺渺平疇半草萊歌殘雲漢有餘哀林空鳥  
集枯枝噪灘急潮隨暮雨回風物最憐秋漸  
老江山應笑我頻來傷哉民瘼何由慰欲寫  
爲圖獻玉臺

與志道會後阻風雨江上相望有懷

星槎只尺杳難攀  
望前村綠樹灣積雨真  
真還入夜寒燈隱隱獨依山心傾尊俎留連  
後愁絕風波浩渺間一種好懷君會否枕樓  
高枕聽潺湲

伏羌伯忠義祠

飛將聲名動朔方當年談笑靜戎羌屬纊障  
合風雲氣許國心懸玉雪光野外蜂屯秋掃  
蕩帳前星殞夜蒼涼丹青祠廟褒忠處西華  
蒼蒼渭水長

壽域春榮二首

漆園幽遁小神仙白髮蕭蕭雪滿顛薄宦未  
酬孫寶志義方今見竇郎賢 封章映日奎  
躔動舞袖回風豸錦鮮最是登高佳節近千

半江集卷六

六

秋行樂駐華年

高士軒中舊隱淪白頭林下豸衣新遐齡天  
與蒙莊叟晚翠人同竇禹鈞笛裡鶴飛江月  
曉尊前花發洞天春鳳雛獨立陽岡上時有  
恩光到澗濱

次韻送大司寇戴公 賜告歸浮梁

中朝名德冠儒紳千載清風此碩人今日廟  
謨須稷契幾年歸計阻參辰天門雨露辭  
丹陛江國風煙夢白蘋要識 賜環恩數重

紫泥光照錦堂春

憶舊遊

憶從蕭寺醉春風，掌上花枝映酒紅。無限歡情酬此夜，一時幽興托諸公。探梅客會三星下，帶索人行片月中。別後相思隔千里，楚雲煙樹兩空濛。

行臺日暮

何處蕭蕭暝色侵，海雲將雨過寒林。間關旅鴈天涯路，寂歷啼蜚歲暮心。槁木嗒然聊隱

木半江集卷之六

七

几飛蓬搔盡不勝簪，松垣深掩黃昏靜。惟有爐熏對苦吟。

東山尋謝安石故居山中有明月亭紫

薇洞西眺巖

溪上青山一徑微，煙霞無恙昔人非。荒亭千古照明月，幽洞幾番開紫薇。籍甚風流超魏晉，隱然勲業在淮淝。蒼茫不盡懷賢意，西眺巖前對落暉。

次韻王庶子四首

和行省夜坐

庶子高風海內聞，十年瞻望隔江雲。騷壇故事猶堪想，丈席何時許見分。人口未容妨此老，天心應欲壯斯文。紫薇垣裏詩筒送，元白遺音屬二君。

和答胡提學

名家遠繼蘇湖教，垂老猶懷杞國憂。學道還應尋白鹿，著書何必跨青牛。蕭蕭煙草無媒路，泛泛春江不繫舟。投贈獨誇莘老句，玉衡

木半江集卷之六

十八

冰鑑照清秋

和咏竹

一枝高拂碧雲端，慣與冰霜共歲寒。解籜春林憐玉立，濯根秋澗耻泥蟠。希聲古瑟風三弄，倒影飛鸞月半竿。退食薇垣多暇日，綠陰滿洒石牀安。

和送臨江孫五美

江城送客傾雙蓋，想見微風起碧瀾。共賞煙霞還對酒，只談文字不論官。尊前別意雲千

里物外孤標竹數竿歸臥小齋情未已更收  
餘景入騷壇

送友人三首

英年自負定如何千里雲津一躍過已折秋  
香探兔窟還魁綸對上鸞坡名家世擅青錢  
選舊里今傳白雪歌忠孝策名儒者事立身  
當不負賢科

碧梧翠竹楚江臯鸞鵠翩翩見羽毛自古簾  
金何足貴從今門第更須高杏花如錦迎遊

不半卷卷末

九

騎柳汁授藍染賜袍不是龍駒寧有此蟄雷  
聲裏破春濤

歷塊過都指顧中青年如許更誰同却說才  
業超時輩濬仲風流勝阿翁道在經綸輕佔  
筆文追騷雅厭雕蟲茲行直上金鑾殿始信  
蓬萊有路通

三衢道中對雨

細雨斜風旋轉船垂楊飛絮欲漫天一年春  
好等閒過今夜酒醒何處眠清獻古祠煙樹

合巖陵仙瀨客星懸塵勞滌盡還幽興吾與  
江山殆有緣

瑞昌道中二首

肩輿終日繞雲林登頓雖勞野興深臘色未  
全欺宿莽春聲俄已變鳴禽蒼松翠竹幾寒  
暑白石清泉無古今猶恨此行牽世事未將  
雙足遍嶽峯

極目脩篁一徑通忽驚身上楚湘中遠遊得  
此殊堪慰清境橫前萬不同歷亂鳴瑯泉漱

不半卷卷末

十

石鈎輻輳舌鳥鳴風留情最是斜陽景晝  
峯巒紫翠叢

用韻送王世賞

雄辯懸河久不聞寸心晨夕九疑雲眼中星  
嶽依稀近天際萍蓬頃刻分曠昔鑑衡收鼠  
朴明時鐘鼎用龍文頭顱未白襟期在高  
步台階早致君

次韻贈夏德樹

赤城深處不逢君却在西湖弄水雲野興悠

悠千嶂遠塵心擾擾百憂薰尊前珠玉聊相  
倚物外煙霞幸見分若道山林非樂地考槃  
永矢復誰云

次文山宿江心寺詩韻

九鼎搖搖繫一絲孤臣夜泣鬼神悲乾坤俯  
仰今如此豺虎間闖獨爲誰直擬揮戈回落  
日豈知填海負深期舊踪幸有遺文在洒淚  
西風讀斷碑

剡溪遇吳大參理之聯舟尋謝公東山

不半集卷六

主

理之出示馮佩之投贈之作因次其  
韻

隨車春色映霜明民隱無邊愷悌情禹穴飛  
雲旌節壯剡溪流水肺肝清方舟邂逅盟鷗  
樂樸葉低昂落照晴共訪東山高臥客盡知  
軒冕是浮榮

走筆送何以仁

傾蓋湖邊懷抱開胸中丁丁不挂纖埃乘涼武  
穆祠前樹遣興巢居閣一杯乍到山林如舊

識端歸猿鶴定相猜知君未斷煙霞意暑退  
秋涼更一來

和內閣吳匏菴先生壽何愛山韻

別來寒暑互推遷一笑江干意惘然投綬煙  
霞無物累斲輪家世有心傳風前瘦骨孤雲  
鶴塵外閒身小洞仙況是人間婚嫁畢九峯  
三泖自年年

奉次劉大參畱別之作

不半集卷六

主

使節東馳五嶺春滄浪奇觀眼中親便教旌  
旆巡行遍不放蛟龍出沒頻銅柱伏波遺事  
遠樓船橫海壯圖新平生漫有登瀛想今日  
三山在水濱

八月廿二日雨中書懷

幽窓一雨晝眠初耳聽芭蕉葉漸舒秋事蕭  
條無可奈客懷惆悵欲何如北來關塞風塵  
遠南去江湖鴻鴈疎便擬登高窮望眼此時  
雲霧滿郊墟

挽童處士



塵外超然向子平千秋高誼在鄉評儒家能  
事兼書數隱士閑身遠利名青壁玄猿時獨  
嘯碧梧丹鳳已和鳴仙遊却笑浮生錯八十  
餘年世網嬰

雨中宿安禪寺

紫翠連山菴畫濃鏗鳴巖谷亂泉春清溪流  
水孤村逶脩竹寒林幾處逢啼鳥尚愁泥滑  
滑肩輿時度嶺重重僕夫悵望停驂地忽聽  
祇園日暮鐘

送曹元孝

兩腋天風生羽翰冷然宵度碧雲端繖湖回  
首蒹葭細水部懷秋冰玉寒已上瑤臺邀顧  
鬼絕勝蓬島駕飛鸞丹山更有新雛出突過  
煙樓不作難

次兩山韻送審刑孫大理

飛蓋翩然來向東清冰寒映玉壺中四敷海  
上甘霖遍一洗民間積弊空直筆平反無過  
舉斯文退食有餘功庭幃便道光榮甚況復

清朝物望崇

次韻顧天錫湖上之作

仙舸翩翩畫裏行煙波如酒醉詩情磬飄雲  
外林藏寺山缺湖東樹繞城花下人閑鶯自  
語雨中春去草還生欲携賀老蒼龍杖直到  
高峯頂上橫

送陳汝德進 聖節表

日照龍樓生紫煙清風戢牙遠朝天雲桂渡  
漢三千里寶曆延秋億萬年闕下諸公裁薦

剡江南野叟候歸船只應廉譽聞 丹扆留  
作鹽梅進 御筵

登江心塔寺二首

亭亭孤嶼立江臯千尺招提壓怒濤水國天  
空城雉小海門潮下石駝高山靈不厭幽人  
賞野興那堪俗務勞欲駕長風凌碧落十洲  
三島恣清遨

萬里滄溟只尺間登臨一眺豁心顏甌閩形  
勝應堪攬王謝風流尚可攀齋鉢午驚江鳥

散漁船寒趁海潮還驅馳甚愧幽棲客聊共  
青天半日閒

江行迴文

塘南泛葉一舟輕路遠雲山碧處行香黍早  
嘗欣歲稔狎鷗閑對坐江清觴傳客店村醪  
濁釣罷漁航野笛橫涼氣晚含風柳岸光浮  
遠水落霞明

晨登窰輿嶺

上上輕輿健步齊橫空複道走晴霓下臨赤

半江集卷之六

五

岸疑無地仰看青冥信可梯蓬島飛雲迎海  
鶴扶桑初日舞天雞欲從絕頂窮南粵一氣  
茫茫老眼迷

望鴈蕩憶舊遊

層巒疊壁皆瓊玉雜以丹砂與石英泉瀑晴  
飛山雨濕松筠風撼海濤鳴都將世路遮開  
斷應是神工琢削成舊觀煙霞渾在眼欲磨  
天柱重題名

初入鴈蕩

誤入清都衆妙門居然物外自乾坤移來西  
極崑崙圖鑿出東維天地根迷路每從樵叟  
問會心難與世人言夕陽疑有群仙過千隊  
翔鸞萬寶惜

遊李氏山亭

掩映峯巒似幔亭尋幽思入暝煙青孤松席  
畔傾飛蓋恠石雲中辯落星夜靜天河光漸  
轉人歸鳥鵲夢初醒翛然萬籟虛空裏須向  
高堂枕上聽

半江集卷之六

六

題陳都憲奏議

東吳惠愛久傳聞千載甘棠感使君鄉老常  
時論故事塵編今日景遺文經綸手澤人間  
世想像仙遊海外雲信是太丘餘慶遠諸孫  
廊廟有陳群

登能仁後山

山路雨晴新綠肥蕭蕭藤橘刺牽衣風生脩  
竹間啼鳥葉脫深林漏落暉幽洞半開橫石  
筍危峯欲墮壓巖扉芒鞋步入雲深處先喚

青童掃翠微

龍湫瀑布

鬱鬱千尋白玉成誰將匹練挂空明巖頭定  
有蛟龍隱天際只疑河漢傾五色晴虹搖日  
影半空飛雨噴風聲紛紛雪浪寒潭裏金石  
鏦然時一鳴

馬山西谷

萬尋崖壁環幽洞仰視碧空如蓋圓木剪晴  
光金錯落溪穿石罅玉潺湲龍湫西墮千林

半江集卷六

手

杪天柱東臨兩觀前塵世幾人能到此巖扉  
長自鎖蒼煙

曉過宗陽宮

廣庭高樹鬱蕭森碧殿虛閒複道深落日停  
驂塵慮息遠風吹

島

如聞鷺鷥

行出派天

入葦城

明夜沉沉

亥十月廿五日

旅紛

各從何處息算篁久淹留

槩心應死每見煙霞眼獨青馳逐身勞悲宦  
轍品題才薄愧山靈阿誰得似天工巧削出  
連雲萬玉屏

暮春會墅嶺

登高直擬梯雲漢絕頂翻成掌面平已訝雞  
豚如市鬧更聞鐘磬隔林鳴清勝歷亂桑田  
列燈火相將父老迎舉手星辰疑可摘始知  
身倚碧天行

暮春山行

半江集卷六

天

竟日巾車遠衆芳此行真不負春光園林密  
布千重錦風日晴熏百和香紅謝殘花成淡  
白綠舒新葉帶輕黃更憐萬木交陰處泉憂  
鳴球鳥弄簧

新昌山中晚行

寒山向晚無窮意衰草疎林落照間冰塞細  
泉流抑咽藤牽危石置孱顏茅靜對雲屏  
掩樵牧時從鳥道還欲使少畱畱不得此生  
丘壑殆天慳

閱溫邪諸生試卷有感

藝苑青青集子矜東甌文獻舊儒林千篇競  
作風雲狀一鑑空懸水月心燕玉幾人能辯  
石海砂何處可淘金却從先哲尋源委惟有  
梅溪一派深

客散後與葉良材夜坐次浦有積韻呈  
諸公

逸韻清談迭唱酬夜深同醉瞰湖樓風篁北  
院鳴孤籟海月東窓挂一鉤陳老已投車轄

大半集卷六

堯

在山公還倒接離不牀頭可奈無佳醕且酌  
平原舊督郵

王汝承南樓

日長幃幕午風薰架插牙籤護綠芸高士偏  
宜徐孺臥清談還許庾公聞天連衡楚離明  
近手摘星辰軫翼分九萬鵬途應不遠碧闌  
干外是青雲

題長洲郭封君擇勝舟和韻

筆牀茶竈在扁舟與主題詩醉卽休釣雪灘

前邀月飲垂虹亭下看花遊秋江處處滕王  
閣夜景家家庾亮樓淺水蘆花無處着玄真  
魯望我同儔

大半集卷六

手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六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秦國聲倉曹分司臨清

長河如帶不容舳應念丁夫轉運勞已傍通  
津開巨困更分清旆出仙曹 紫宸北望雲  
千里白粲南來玉萬艘會計從今無宿弊冰  
壺懸照徹秋毫

送傅冠卿

少宗伯月川之子也

暫徹晨昏千里行商飈寒促故園程學詩不

半江集卷之七

一

墮趨庭訓肯構今看作室成謝砌生芝真繼  
美胡縑畱篋有餘清西江水綠粉榆暖莫忘  
天涯屹岵情

送王上舍

德輝之子

青年文藻逼風騷信是名家有鳳毛已用韋  
賢經術進還看梁固甲科高庭闈都下春暉  
燠桑梓江東客夢勞行色更逢秋興逸白雲  
紅樹滿林臯

壽徐翠菴

其子鶚中書舍人

人日春生順德堂翩翩綵勝維瓊觴白頭正  
耐煙花繞 紫誥仍頒雨露香孺子清風傳  
遠近仲車高義出尋常眼中蘭桂森森長椿  
壽年年正未央

送僧惠瀛歸住姑蘇靈巖禪寺

名山鬱鬱郡城西遙望叢林積翠迷寶殿琳  
宮塵不到屨廊香徑鳥空啼幽深自稱禪家  
住佳麗還憑墨客題早晚懸冠歸舊隱會將  
藜杖躡雲梯

半江集卷之七

二

贈善畫僧古蘭

禪牀高臥太湖東幻出乾坤意不窮誰謂丹  
青非本色要知空有是家風王郎詩在無聲  
處顧老神傳阿堵中悟得毫端三昧法不須  
重問石田翁

古蘭嘗謂人曰我師石田

送僧住吳江寶華寺

寶華禪院五湖東隱約層臺俯碧空一曲煙  
村孤嶼外數聲仙梵夕陽中天花已悟根塵  
絕水月真看色相同莫恠道人歸興早朝來

燕樹起秋風

送崑山許翺司訓新喻

郭外青山擁泮池兩齋岑寂聽晤伊身沾一  
命還兼隱道涉多方信可師點瑟襟期應自  
樂鄭韞風味許誰知品題月旦渾閑事且授  
家傳舊魯詩

送上海沈翁

其子思丙辰進士

半世逍遙碧海淶偶看雛鳳上瓊林佳遊未  
遍長安陌清隱難忘故國心萬戶千門殊壯

人半江集卷之十

三

麗九峯三泖自高深青雲事業從兒輩領取  
松篁十畝陰

壽王玘同知母

時同知新拜官南歸

毵毵雙鬢未成絲閨閣春含愛日暉坐愛板  
輿金犢小醉看蓬島絲雲飛堂開燕喜人難  
老天與康寧願不違頓覺門闌增氣象斑衣  
初換錦衣歸

僧無瑕住鶯湖殊勝寺復移住圓明禪

院領檄歸吳賦詩送之

占斷鶯湖萬頃秋渚雲汀月供心眸水晶宮  
與人間別蘭若天應物外求澤國煙霞稱絕  
妙錦帆簫鼓憶曾遊如何不向茲山住更覓  
圓明野寺幽

送僧住支硎山寺

回峯如戟倚江天支遁風流尚宛然馬跡千  
年畱石上鶴飛何日返亭前林泉有意尋幽  
賞軒冕無因了俗緣寺主相逢聊借問幾時  
方丈許參禪

人半江集卷之七

甲

送馬善徵行人

新秋一雨滌炎光郊路微風送早涼使節關  
山行色遠祖筵賓客醉歌長東吳舊業迷煙  
樹南浦歸帆帶夕陽千里皇華思報主豈  
緣鱸櫓滯江鄉

送友人

自古歲規屬友生獨慚迂拙語言輕英資莫  
枉青春過逸駕還求實地行夜月關山孤客  
夢秋風荷芰故園情向來珪玷堪深省此事

天應王汝成

壽湯宗大

婚嫁初酬萬事成  
白頭安坐閱昇平  
更憐德耀能偕老  
不羨陶朱善治生  
綺席圖書閑寓目  
碧山猿鳥共忘情  
一年一度長生酒  
付與花前十萬觥

送楊元範宰平陽

領得天恩出瑣闥  
雙鳬寒度海雲飛  
已聞地勝登臨快  
更愛民淳獄訟稀  
遙郭峯巒排

半江集卷七

五

戶闥開簾煙月淨  
琴徽春風阡陌循  
行處想見桑陰雉子肥

送林舜舉僉憲

千里驂騑道路開  
青年頻試出群才  
崢嶸神勇當朝聳  
蔽芾甘棠滿郡栽  
江左又承恩命去  
嶺南新奏凱歌回  
一方未罄澄清志  
早駕星輶入內臺

次李若虛韻贈林舜舉侍御二首

廣東有平賊之功  
故若虛賦詩美之

舜舉巡按

滿山貔虎壓林臯  
駟馬身兼汗馬勞  
鼠穴禱空秋捲甲  
羽書飛捷夜揮毫  
功歸廟算千官賀  
瘴歛炎荒五嶺高  
白面書生非易與  
共誇臺省得蕭曹

右平蠻奏凱

義冠突兀上雲衢  
風裁居然玉不如  
吳郡人思龐統駕  
海邦春近范滂車  
狐狸遠遁飛鷹外  
霖雨深沾攬轡餘  
自許乾坤經濟手  
乘時休遣盛名虛

半江集卷七

六

右衣繡行春

送王器之侍御巡東吳

千里飛帆下五湖  
四州民瘼待君蘇  
才同鷹擊還兼鳳  
志息狼貪不問狐  
來往曾無家室累  
笑談應喜故人俱  
松陵古驛茅茨近  
肯枉星輶一過無

周文濟御史之尊甫生朝在四月之初  
母夫人在八月之望同登六旬矣作  
詩壽之

四時花竹繞庭闈  
鸞鶴雲端比翼飛  
纔見薰風迎暑候  
卽看華月弄清輝  
仙齡共祝千秋歲  
兒戲新裁五色衣  
獨有賢勞驄馬客  
望瞻南極思依依

陸地蓮壽羅翁

陸地生蓮古有之  
傳聞關尹降生時  
兩間靈秀山川孕  
一氣冲融草木知  
不遣淤泥妨妙麗  
真從土壤出神奇  
高堂持作延年供  
甘露祥雲滿壽卮

半江集卷之七

恩慶圖  
爲白輔之員外賦

君家科甲擅清芳  
試看毘陵進士坊  
誰羨鳴珂張相里  
未慚通德鄭公鄉  
上卿劬履依龍袞  
群季永冠接鴈行  
都下錦袍春戲綵  
國恩家慶兩無央

張貢士貧樂窩

詩書道重萬金輕  
莫恠先生懶治生  
日飲一瓢應自足  
家徒四壁有餘清  
淤泥未許龍蟠久  
雲霧終看豹變成  
曾次灑然真樂在  
人間

貧富已忘情

送駱蘊良知潮州

領得魚符向海隈  
凱風江上錦帆開  
名邦出牧推賢守  
宥府叅謀識俊才  
已覺藍關無雪擁  
應從合浦得珠回  
專城事業基台鼎  
未許霜華兩鬢催

贈僧無涯

滿座煙霞淨道場  
僧所居號霞室  
法輪旋轉未渠央  
懸知瀚海蠡難測  
謾說涸沙斗可量  
三界

半江集卷之七

八

空中天不住  
萬緣消盡日  
偏長世人若問無  
生話一葦吳松望大洋

送任思順考績歸郡

思順引疾棄官歸郡人上章留之因

復起視事

向來何事早投簪  
鍾鼎情疎野興深  
謝去已成丘壑計  
挽留真得吏民心  
潁川治行應無愧  
盤谷風流未可尋  
正是青雲揚厲日  
頭顱不受二毛侵

方壽卿主事之弟信卿官南京戶部號



雪筠賦詩喻之

塵外娟娟見此君眼中千仞拂寒雲幽姿已  
拔閩南萃直節還空冀北群更有六花相嫵  
媚居然雙玉並清芬養成嶰谷伶倫管吹入  
鈞天萬國聞

宜興張氏雙桂

張之先有為金紫光祿大夫者因以名其

里邦祥邦瑞兄弟登科云

金紫清光照晉陵家聲千載見雲仍鄰林標  
格寧專美竇氏芬芳尚可徵秋老淮南非舊

不半江集卷之七

九

隱月明天上喜同登願將金粟連枝樹栽向  
瑤臺第九層

弔文山遺墨

并序

僉憲錢世恒家藏文山臨難時與弟  
妹書一紙燬于火吳太史匏菴嘗抄  
得其藁因錄一通歸世恒予為賦此  
弔之

不獨仙遊不可攀手書應亦壓塵寰數行價  
重隋和璧千載名高太華山煨燼已歸雷電

裏光芒猶射斗牛間典刑雖遠斯文在開卷  
令人涕淚潛

匏菴先生園居有玉延亭海月菴先生  
之以內艱去也吳南夫內翰借居之  
余嘗戲謂亭曰借玉菴曰借月內翰  
作詩見寄輒用韻奉答或可備園中  
一故事也

主人三載別亭菴乞與先生寓譙談翰苑餘  
芳誰可繼延陵華胄子何慚長容野客來步

不半江集卷之七

十

下清挹天風起牖南小用樽前分主客宦途  
同是暫停驂

水雲亭送顧惟庸司務之南都

建鄴分司幕府清薊門携手送君行亭前山  
鳥畱人醉江上春潮帶雨生北闕煙霞千里  
夢南雍樽俎十年情官居佳麗鄉園近不愧  
清時吏隱名

輓載恒菴司訓

獨踞寒瓊歲月淹挺然松檜逼秋嚴寸心自

許宣尼見一德真符大易占 言道在人堪久  
遠物情何事屢涼炎典刑逝已芬芳在悵望  
山廬月滿簷

送毛世章僉憲進表還西川便道歸  
省甬東

星軺春動錦官城 臣子心期在此行 聖壽  
萬年紅日永庭闈 千里白雲生 趨朝已效華  
封祝 歸路還酬戲綵情 莫向份榆淹駟騎 三  
川秋暑望澄清

送照上人歸吳

千頃平湖入渺茫 叢林深在水雲鄉 寶幢影  
落澄波動仙梵 聲驚白鳥翔 境勝禪心應自  
在地 偏塵慮易消忘 袈裟莫遣歸來晚 好趁  
新秋一味涼

輓程翁 廷臣主事父也

隱君風采似前賢 中饋芬芳更儼然 施與不  
妨家業裕 操持真見閭儀傳 丹青雖鳳翔千  
仞 白日奎章照九泉 身後榮名今若此 義方

應不負生前

儲靜夫淨拭軒

碧漣斜抱野亭隈 菱葉荷花歷亂開 事少官  
曹偏散逸 心清天宇自昭回 軒墀不遣塵泥  
溷 樽俎還容水月陪 千古靜觀方得意 門前  
車馬莫頻來

題烏箋圖泥金梅月贈馬汝礪廬州  
不似山林雪後看 一枝高艷破清寒 初驚寶  
樹繁星爛 忽見丹青片月團 東閣詩情超景

外西湖幻相入毫端 郡城靜夜懸金斗 廬州有金斗城  
偏稱黃堂坐倚欄

送何子元主事使甘涼

西北河山壯地圖 此行車轍半寰區 渥洼有  
種殊堪慰 江夏無雙信不誣 粉署離情煙月  
迥 玉關歸路楚雲孤 青年況是松筠質 不畏  
冰霜萬里途

送陸全卿

激揚雙翮正橫秋 便自抽身向急流 塵鞅十

年宜少息山資千畝復何求功名夢破盧生  
枕湖海風清魯望舟榮擢高閒君兩得主  
恩無量若爲訓

應詔揮毫爲僧錄燈東白作

白馬西來億萬言親承 綸命闡玄門綵毫  
揮雨天花落金簡臨風貝葉翻三藏淵源歸  
妙墨 九重敷奏沐 殊恩上人自是禪林  
秀文事旁通道益尊

次韻送伍朝信周伯震二郡守七首

半江集卷七

七

雉尾輕風不滿旗螭頭晴旭轉瑤墀承宣正  
美分符重倭僂翻嫌拜 命遲已見聲華歸  
物論好輸肝膽答 恩私明明 宵旰求賢  
意傳與東南父老知

專城白哲正青春紫綬光搖皂蓋新驛路溪  
山看卷畫帝鄉車馬憶揚塵要從瘠壤施甘  
雨莫遣通衢生野藁一郡蒼生誰倚賴恫瘝  
都屬宰官身

兩賢心跡久相符粉署常聯玉佩趨興至壺

觴酬謔浪詩成風雨助歌呼雲龍追逐從天  
壤騏驎聯翩出冀都應是當年元與白心交  
渾已忘形軀

案牘如山不着忙庖丁解刃屬仙郎每聞佳  
句頭風愈自阻清談舌本強花鳥難畱燕郭  
騎佩環猶帶漢廷香與君他夜相望處應共  
青天片月光

郵亭供帳倚層城把袂殷勤不盡情西署幾  
年同結綬寸心千里獨懸旌春光如海煙花

半江集卷七

十四

迥野色連天草樹平最愛畫船江上路東風  
晴颺棹歌聲

江鄉問俗駕輕舸頗覺心緣撫字勞河內一  
年聊借寇廣州百覽正煩陶閭閻到處車隨  
雨齋閣開時坐擁旄共理功成 優詔獎襲  
衣應賜鬱金袍

越山蜿蜒似盤龍神秀還應造化鍾萬壑紫  
迴羅作帶千巖層疊劍攢鋒旌幢沾潤雲霞  
襲肌骨生寒水石春露晁行春思濟物不知

清景與詩逢

正月廿三日酌別伍朝信於興隆僧舍  
酒中予賦詠甚多率皆草草歸而悔  
之呈朝信一首

在雷三星照別筵不知今夕是何年浮生漸  
老紅塵裏野興相忘綠酒前輕率語言吾甚  
悔清狂文藻世誰憐天涯去住須臾耳人事  
參商一愴然

送秦信卿歸華亭

信卿以輪粟授官未決承之內弟也

不半溪集卷之十

十五

太虛高韻久沉冥偶問諸孫識典刑散吏印  
章聊爾耳舊家人物故寧馨燕南雲樹三秋  
迥海上峯巒數點青歸到鄉園多勝事錦堂  
重慶日趨庚

送白輔之

九重天上罷嵩呼歸試斑衣視膳初西省孤  
標我柱石南臺清望儼璫璵庭闈樂事春風  
裏江國歸心暮雨餘奕葉詩書兼孝友三吳  
門閥冠鄉閭

次韻送張羽進士宰淳安

南去江山滿路詩寧煩下俚贈將離登臨不  
爲賢勞廢文雅偏於宰牧宜闕下天高人別  
遠柳邊風細馬行遲平生好古多幽興何處  
郊原有斷碑

雙瑞堂 爲謝侍郎先生賦謝與兄太

守公同游鄉校同登科時有雙蓮駢

柱之瑞故以名堂

二難鄉校昔同遊大比賢書復並收雙蒂紅

不半溪集卷之十

十六

蓮片泮雨駢枝丹桂月官秋禎祥疊見應非  
偶棠棣聯芳豈易求伯也專城仲台鼎一門  
清望滿南州

贈陳克明庫官

陳善寫墨竹能彈琴頗文雅可愛

官舍還同隱者廬了無公事惱居諸廣陵幽  
韻風塵表與可閒情翰墨餘白眼誰應憐傲  
吏朱門吾不曳長裾悠然獨拄西山笏大蠡  
高牙恐未如

送僧歸住吳江華嚴寺

時寺燬于火已久冀師往脩之

土焦蘭若已多年尚有浮屠出紫煙靈勝常  
畱因地在住持今得上人賢遠携錫杖來經  
始行見琳宮起鬱然佛事聿興檀施集大開  
方丈與安禪

送楊來虞

楊在京師寓吳少宰先生館  
少宰號鹿塲

鳳城東巷鹿塲前斗樣書樓坐草玄久客初  
酬彈鋏詠故鄉仍欠買山錢耕耘筆硯身將  
老來往江河路正便歸扣竹扉驚稚子奚囊  
詩卷勝腰纏

送吳郡道紀王逸人

頭上高冠切紫雲羽衣玉節謝塵氛新隨笙  
鶴朝真宰曾撒籠鵝贈右軍廳事松筠開蕙  
帳印章霜月護龍文夜深一闕遊仙曲清徹  
蓬壺處處聞

壽蘇廷美

長春曲度紫鸞笙三伏高堂暑氣清吳苑煙  
霞真隱地薊門風月壯遊情君恩已授開  
官秩鄉曲何慚義士名甲子人間周復始黑

頭猶未着霜莖

赤壁圖

白露橫江水接天馮虛應似挾飛仙何人醺  
酒賦橫槊有客吹簫歌扣舷遺響悲風秋瑟  
瑟流光明月夜娟娟興來痛飲杯盤盡一鶴  
掠舟驚醉眠

歸去來圖

田舍將蕪胡不歸迷途今悟向來非門前稚  
子開松徑天際輕風吹客衣秋晚南窓堪寄  
傲晨光前路正熹微人間富貴徒爲耳雲自  
無心鳥倦飛

代丁松爲其翁壽

陟岵天涯且未還遙瞻南極照江關人間軒  
冕紅塵擾物外林泉白日閑壽域全清三伏  
暑舞衣惟見一人斑分甘賴有雙孫子玉立  
娟娟慰老顏

送汝濟商

青春鄉校舊遊同野鶴雞群有父風文字

殿前應小試雲龍天上已潛通南薰出租車  
難輓東署連牀語未終見說穿楊歸老手廣  
寒仙桂發秋蓂

送徐一齋主簿綱運還閩中

君去閩南歲再闌無邊山水畫中看休嗟匹  
馬辭家遠幸免重裘冒雪寒孫賓官卑聊祀  
竈仇香名重暫棲鸞都門把袂情何已惟願  
深加別後餐

金梅次匏菴韻

流碧粼粼帶淺灘躍波明月試遙看誰教變  
作金光爛似厭平生玉骨寒和靖清風橫雪  
嶺羅浮幽夢落仙壇花神應得靈丹秘來向  
烏臺點鐵冠

謁孟子廟廟重建始落成

輪奐巍巍逼紫清入門瞻禮愜平生連山雲  
霧凝寒碧古木冰霜帶晚晴道統真傳開後  
學儒風丕振仰 皇明潔齋欲釋新成莫無  
奈星軺促遠行

過杭州

風雨黃昏過武林長衢燈火萬家深雲端不  
辨吳山色途次時聞越客吟逝水流光驚卒  
歲故園魂夢攪離心寒梅獨照鄮亭夜逋老  
高風何處尋

題畫

目極江湖不可攀偶披圖畫一開顏春深草  
閣林隈暖日落扁舟渡口閑山色正濃雲隔  
斷海天無盡鳥知還耳邊彷彿疎鍾度疑在

蒼茫杳靄間

答婁忱縣博

衡門却掃任蒿蓬斷盡知聞非病龍習靜久  
穿居士榻尋幽空泛剡溪篷樓頭星斗低堪  
摘胃次乾坤妙不窮瞋目十年功日倍奇方  
試問紫陽翁

代東魯張寬送行得頻字

聖涯何處問迷津濂洛清光起後塵已用綱  
常司 國憲要將風義動儒紳巖廊道在斯

文重玉燭春調大雅淳自是薇垣通鳳閣紫  
汜天上拜嘉頻

代長洲陸全卿送行得虛字

濟時勲業五車書雲夢習吞更有餘一曲驪  
駒斜日外滿城桃李暮春初朱轡問俗南藩  
遠黃閣求賢左席虛舟楫鹽梅深倚仗未應  
畱戀武昌魚

代關中范鏞送行得今字

初望蜀山碧萬尋斯文真印重南金諸生願

半江集卷之七

主

立伊川雪四海思沾傳說霖清廟朱絃風淡  
淡方塘明月夜沉沉平生培養收功處要遣  
聲光動古今

代西蜀陳輔送行得年字

海潮初上放樓船水色山光動別筵字內群  
生深望雨臺端有客誤忘年詩書直繼關閩  
學勲業行看琬琰鐫欲挽佩裾畱不住洞庭  
春色遠連天

送行得儒字

烏府清風散畢連薇垣小隊舞來蘇夢迷天  
竺孤山雨春滿洞庭青草湖今日鹽梅須此  
老古來經濟在吾儒白麻喚取歸朝去獨  
立巖廊贊廟謨

次韻陸全卿哭王敬山侍御

當年風采動朝班直擬身將殿檻扳玉碎炎  
岡天爲慘雲迷弔鶴夜空還龍逢如在堪方  
駕梁父當歌忽破顏不獨父非嘆久夕陽  
煙霧滿西山

半江集卷之七

主

山行

千嶂紫藍萬木青風霜疑不到林扃九天晴  
旭開雲錦一雨新涼洗玉屏塵外茲遊聊伴  
興人間何處不凋零會心真境那能舍少憩  
松陰舊草亭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言絕句

題畫

細雨入林青孤雲映山薄何處是歸舟臨江倚江閣

山行三首

萬卉忽如掃孤松誰與儔山空歲云暮獨玩意悠悠

冰霜石巖下藜菊發寒枝寂寂深山裏幽芳

半江集卷之八

空自知

水瀟葡萄釀潭開碧玉鐫青山不解飲落日

醉顏頰

宿剡溪

片月流清淺千巖鎖翠微子猷如對此乘興

定忘歸

芙蓉峯

的的分金瓣亭亭凝碧香浮雲似流水天際

泛晴光

龜步

折玄石古紋生綠毛自從羲畫後重獻

國高

丁巳正月七日郊祀齋宿五首

入壇

華森萬騎

園丘曠千頃仰瞻日月光轉

天地迤

迎駕

仙班合九重雲道肅貌貅十萬隊宸

半江集卷之八

二

自天來

賜食

飯皆

君賜况奉

恩詔親素餐何以報

人激愧微臣

歸慕

去護晴日春音

雨寒

聖心思對越穆

齋明

同居

壹蕭洒斗室

清

居百慮寂皎皎



靈臺光

夜行

缺月隱雲端清江匹練寒夜深魂寂寂天淨  
露溥溥

不  
半  
注  
卷  
六  
八

三

六言

食蛙炙四首

味道方同雞肋校文深厭蛙鳴青草池塘處  
處都來金鼎調羹

學字曾尋科斗聞聲莫問公私熊蹯有此風  
味堪笑癡人朶頤

公子綠衣脫肘美人玉臂橫秋應念客窓岑  
寂故將瓊碗相投

暫徹林亭鼓吹追陪文苑壺觴要賞江南佳

不  
半  
注  
卷  
六  
八

四

味肯教井底深藏

七言絕句

西軒偶成

朝來清景滿西堂一雨平添十倍涼翠帶相  
羣益荇亂玉簪如簇砌花香

省中西軒與存敬分題賦得水萍

水面浮萍夏雨前碧雲重疊覆青蓮只因菰  
荇茸茸發穿破參差萬玉鈿

春江圖

朝雨霏微濕短篷江頭昨夜是東風試看新

水添多少

五

沒盡青青蒲葉蘼江南東風漲水又能作雨

次王濟之先生賞桃花四絕句韻

七字能為花寫真百壺堪浣簿書塵如何虛  
作楊雄客不見草玄亭上春

嫋嫋風前舞夕暉吟筵亦解醉紅裙我來欲  
和陽春曲似為東家減一分

年年春信逐詩魂先到東園小洞門應是玉  
堂人寂寞故教傾國慰晨昏

今歲花應怨獨開主人何處未歸來棘闌深

簾南宮雨也憶殘紅點綠苔

陳以時舟中次楊君謙韻

山頭日脚半湖明草樹煙波動晚晴正是江  
南好光景畫船長在畫中行

一雨家家掃落紅江頭新水漾東風不須多

載宜春釀千頃葡萄在眼中

水痕清淺照梨花待月尊前興未賒欲向虹

橋洗餘盞青帝樓上是誰家

送錢仲美司訓高唐州

六

高城十里古魚丘間井蕭森草樹幽二十年

前簷舊路青袍今日送君遊

書林嘉譽日青年老得微官似鄭虔莫向坐

羣論不遇泮池風月正無邊

元城歸去近如何想見蕭蕭兩鬢皤此老胸

中有丘壑煩君休眠日相過元城劉上元侍御也

寄儲靜夫

孤山湖上倚斜曛極目淮南碧海雲霖雨春

來懸望久可能留滯待玄纁靜夫調奉成聲趨朝期緩故

此  
激之

諸暨道中

山色朝來得雨新。船頭爭似玉嶙峋。人間圖畫應無數。誰信丹青自有真。

登韜光菴遇雨

層層林樾繞羊腸。千仞回盤入上方。城市紅塵應洗盡。更教疎雨助清涼。

雨中山行

偶辭塵鞅入煙蘿。頗覺青山意緒多。已噴飛

不  
半集卷六

七

泉醫俗病更將疎。雨喚詩魔

過鏡湖

欲覓知章問舊遊。快風吹過鏡湖頭。煙霞路與紅塵別。萬壑連天空自流。

過天台山

白日巖扉故不開。重煙霧鎖天台山。靈應是孤高甚。怕有世間塵鞅來。

江行

萋萋煙樹雨中青。隔雨春山半杳冥。沙上聞

鷗眠正穩。舟行莫傍釣魚汀。

自處州至金華山行五日

前度登臨詠曉晴。幽潛無處可逃形。重來料得山靈懼。故遣林巒畫杳冥。

層崖細路石差巖。況是天寒雨雪多。行不得

來泥滑滑。數聲啼鳥奈君何。

六鰲飛駕海潮來。龍闕天門萬壑雷。驚破黑

甜無一物。石泉澎湃落巖隈。

茅茨煙火兩三家。路轉清溪石磴斜。最愛脩

不  
半集卷六

八

脩殘雪裏幾竿修竹。映梅花

野老衝寒晨出門。緣厓匍匐上山樊。蕨薇薯

蕷年來盡空把。長鑱斲雪根。

送范以貞四首

薰風湖上芰荷新。梅雨蕭蕭墊角巾。借問先生去還住。九衢車馬正揚塵。

當年鈴閣臥淮陽。滿郡花陰鶴唳長。林下歸

來更多事。無邊風月要平章。

寂寂煙霞遠索居。阿誰勞贈一編書。陰符參

寂寂煙霞遠索居。阿誰勞贈一編書。陰符參

透無人會三沐三熏獻 王

覓得江湖一葉舟山中魚鳥共深愁先生不

爲功名出要作人間汗漫遊

王伯安秋官約嵇山登高及期以病不

果

湖上知章竟不來嵇山無主欲空回東籬況  
值風兼雨誰共花前倒一杯

登玉峯東亭

平疇五色錦斑斕萬屋參差落照間東海盈

不

九

盈杯杓小翠眉一抹是虞山

暮春行剡溪偶得四絕句

舟行竟日風兼雨却憶當年雪滿溪見說謝

公遺廟在泥深無履跡丹楓

懷人中夜據胡牀便喚青意泛野航可惜清

溪冰雪阻無邊幽興付滄浪

聞道清溪古廟深擬畱飛棹一登臨雨深石

滑無雙屐空詠池塘春草吟

一道清溪碧玉斜萬山重疊鎖煙霞樵人漁

子茆茨少何處可尋安道家

六月十一日雨中小齋偶書

數點蕭蕭葉上聲午窓殘夢幾回驚起來獨  
凭闌干立涼思還兼野興清

瑞昌道中

噴玉飛泉瀉碧流山泥滑滑滯行舫園林處  
處聞啼鳥正是朝來宿雨收

泥滑山高路險巖每逢佳景亦心怡陰陰碧  
樹深深底掩映梅花三兩枝

不

十

觀風謠十一首贈侍御邢公

湖州

七十二峯攢玉簪若溪流水碧千尋駱駝橋

上駐霜節山益高寒水益深

杭州

霜落烏啼秋凜然栢臺高處近青天使君胸

次一輪月長與西湖相對懸

嘉興

舊李城高江月明中宵猶聽榜歌聲自從露

見巡行後無復豺狼當道橫

紹興

越王城上曉烟開  
橫梢先驅爽氣來  
柱後鐵冠裴獬廌  
山陰畫閣近蓬萊

寧波

魚鳥晏然狐兔愁  
清風吹滿鏡湖頭  
田間父老驚相問  
知是朝來驄馬遊

台州

飛蓋脩脩拂紫煙  
晚風行過赤城前  
荆榛掃

不  
半  
集  
卷  
末

上

盡龍蛇遠雞犬萬家皆洞天

溫州

天上風雲隨使星  
前驅屏翳後玄冥  
東甌久旱逢甘雨  
一夜涼生孤嶼亭

處州

翊運元勳舊墓田  
明時曠典獨蕭然  
邦人感嘆諸孫泣  
創見飛檐凌紫煙

嚴州

滄江月照嚴陵瀨  
白簡霜飛御史驄  
未向人

間論出處但看清白古今同

金華

千古江山八詠樓  
公來明月正高秋  
澄清不減范孟博  
瀟洒還同沈隱侯

衢州

人人頭上惠文冠  
誰復稜稜鐵面寒  
千載吾鄉趙閱道  
于今重向使君看

王思善月湖乘棹圖

萬籟無聲夜寂然  
扁舟移過柳陰邊  
水沉天

不  
半  
集  
卷  
末

上

影相連碧月與湖光一樣圓

浙臺送龐宗源還吳江

西湖六月芰荷天  
滿地清風拂畫船  
載得新涼三萬斛  
高堂歸獻白頭前

題畫四絕爲日輔之作

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水氣微茫夜色深  
碧天高下月升沉  
此時真景應難寫  
且聽船頭欸乃吟

霏霏向人薄脉脉去人遲

灞陵驢背坐題詩正是千山雪霽時時復瓊  
花三四點隨風吹墮碧松枝

數株風靜樹一派雨來泉

澗底涓涓泉始流山中喬木蔭清秋杖藜一  
上溪橋望正是朝來風雨收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時輜之將南歸故詩

云云

祖道臨流送遠行官河春漲兩涯平乘風直  
下三千里朝發金臺暮石城

半菴集卷六

圭

題扇贈昱上人

吳山西麓洞庭前萬頃湖光一鏡懸居士草  
亭無長物楞嚴一卷送流年

過太湖

苔水粼粼瀉碧油雨餘寒送麥畦秋船窓試  
捲青簾看七十二峯虛翠流

三衢道中

青山雲霧暗江郭浩浩黃流奪練光路上行  
人相指點騰蛟昨夜起前岡

言志

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  
自清游去我有青鞋亦共來

答陳一夔

風流故與時情別櫂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  
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

贈侯公繩

頌洞曾中一事無世情官況兩蕭疎野人久  
坐春風裏已覺年來鄙吝除

半菴集卷六

古

賦得慈竹慶壽

靈根新長籜龍兒日試斑衣壽母慈一段瀟  
湘好風景絕勝仙侶燕瑤池

示六弟宇

鳳雛風采自超群獨立陽岡戲紫雲天上姮  
娥相待久秋高丹桂吐奇芬

次陸全卿韻哭王敬山侍御二首

初聞嚴譴下昭陽准擬清江一葦航桂折蘭  
摧嗟已矣羈魂空遶白雲鄉

壯心騰踏更逢時猶恨驂騑歷塊遲膂力方  
剛經畧遠可憐賫志北山詩

牛江集卷之六

五

聯句

乙巳除夕前二日寬與同官沂水楊老  
溥文卿黃巖王弼存敬華亭侯直公  
繩齋宿省中會于河南司之西軒啜  
茶論詩久之文卿去公繩謂寬曰今  
聯句雖盛行然皆近體之作何不效  
韓孟體爲之寬與存敬欣然從之得  
數語文卿復至又得數語復去寬與  
存敬卒成之公繩在旁監韻至終篇

牛江集卷之六

五

燭盡漏仍永弼坐深歡有加僕夫候家闥寬  
邏卒警虛衙地迴衆喧寂弼天空孤慮遐三  
星入戶隙寬獨樹撐簷牙霜靚古垣瓦弼風  
搏荒麓弼砂寥寥立壁影寬晃晃欹眸花止酒  
蕭齋禁弼抽思炫詞葩逢除感時邁文卿計  
閤知歲差烏兔水流急寬雲龍天路賒閒情  
戲文苑弼薄技慚名家簿領亦勞止文卿形  
骸非幻耶爐灰撥往事寬秉粟縣生涯未作  
飽方朔弼尚憐貧仲車寒聲厭宵析文卿渴

叨思春茶顧景惜不寐寬夢年吁可嗟饑喧  
樞下馬彌凍噓林間鴉瞰穴鼠乘暗寬辭巢  
蟲啟窪颺枝激虛聽彌塵重承深遮辟冷蹲  
寒獸寬颺重泉煙蛇輕明洩窓窺彌盤磚寒  
誰紗冰缶腹割彌雲勢撐叉枯莖燥堪  
遠籟鏗如撻淚落膏怨火寬絲繁蔬族  
才枵中想熱數彌逸氣凌浮槎深牖納微瀝  
高城迤清笳彌還烟彌雅調聽無譁  
盈耳切商羽元傾心比蓬麻交盟絕瑕類彌

半江集卷六

七

道味資英華三益今猶古寬茲言大非誇跡  
親禮不飾彌要久惠何奢南郭幸隣並寬西  
曹同拜嘉談筵接元著彌文社託芋葭吟竟  
雞戒曉寬起看海明霞牽裳一長嘯彌響出  
秋雲斜寬

丙午中秋後一夕王南郭陳西潭過訪  
菜市新居聯句二十韻

似居多隙地陳章宛然三徑風門宇稍幽遠  
玉砌墻籬豁平通鹿場瓦礫淨寬蟻垤荒

豕瓜棚絡秋蔓章豆薄牽疎聚廠樹納遙翠  
畦芳委殷紅勢吞雲天開寬興寄山林同  
佳趣愜清賞章旅棲成固窮渾疑浣花宅彌  
偶學灌園翁枉駕元公等寬供門折僕童展  
席出菓茗章揮毫吐霓虹談諧間時事彌盤  
磚開情表時維中秋節算葵西秩功停盃  
待明月章隱几聞冥鴻陰氛倏聚散彌皓魄  
長朦朧坐久夜寒慄寬歌殘人思融握馬趨  
歸抹章城笳悲戍戍寶忘燭屢跋彌主欣尊

半江集卷六

八

不空心期末云負寬交誼忍有終懼遊亮可  
續章直諒期相攻吾廬雖元君掃蒿蓬

楓江叙別與王存敬聯句二首

一春長望使君船寬相見松陵又別筵世事  
感懷惟醉可彌詩篇消日似閒然涓涓野水  
新蒲淨寬渺渺晴川碧樹連故國清明應念  
我彌赤城迢遞白雲邊寬

急景周年感別情寬白頭青鬢摠堪驚催船



番恨長橋水弼對榻難留永夜藥京國舊遊  
飛夢遠寬江湖餘興短詩成都亭過盡纔分  
秋弼腸斷寒天旅鴈聲寬

語水逢馮雪湖聯句二首

樹影波光入畫船馮午陰清合酒杯前西臺  
舊雨驚華髮趙南國停雲感別筵閒處有詩  
吾事足馮醉來忘世野情偏留君欲挽飛鳥  
住趙青眼高歌益惘然馮

蠶時桑柘滿江鄉趙尊酒相看野興長韋布

不注集卷六

九

分甘林下老馮水雲清慰客中忙青簾落日  
揮談塵趙撻掖春風候講堂扶醉不辭歸路  
晚馮月明飛蓋下迴塘趙

已酉正月十七日翰林王鏊濟之給事

陳璘王汝兵部徐源仲山刑部秦璘

廷贊陳章一夔沈庠尚倫趙寬栗夫

會于鹿場先生海月菴觀燈聯句二

首

此約畱於菊節前璘華燈風景入新年章信

知良會真難得庠暫沐休辰未偶然源蒲座  
清談飛玉屑寬中庭寒月度花甌璘莫教時  
馬醒醒去鑿須復方橋一醉眠吳寬

蓮炬光搖海月菴寬春宵吟賞似江南鏊九  
衢簫鼓人皆樂璘四座觥籌客半酣吳寬夜  
禁未能拘逸興璘秋曹常恨阻清談章今嚴  
況復催詩急庠謾爲當時說遺柑源

會婁元善聯句三首

夜窓深話引長杯婁坐覺塵襟瘴滯開海內

不注集卷六

三

交游誰古道寬社中文字獨奇才數篇定入  
皇明選婁三體皆從大雅來今日立言公細  
事寬看君功業動星台婁

燈花照酒駐春容婁睡思瞢瞢欲語慵忽聽

隣雞還起舞寬深知文虎特過從疑離禮訟

馮君解婁契結詩盟賴子逢清賞未終天欲

曙寬坐聽長樂報朝鐘婁

草閣蕭蕭榻滿塵寬燈前話舊語皆新十年

心到今宵盡婁三益交從早歲親醇醑味長

君不厭寬末流風靡子方輦起衰拯溺昌黎  
在婁山斗雲端屬望頻寬

白菊聯句陳一夔秦廷贊同作

玲瓏小朵正宜霜章涼夜軒前混月光默未  
論風神同越女寬且將湯餅試何郎章花殘  
更覺餘香遠默人老那知故態狂章地主愛  
清仍愛客藏玉杖長願倚餘芳寬

太僕呂先生赴京道出吳江因得追陪  
一日之遊聯句識別二首

木半江集卷六

十一

松陵江漲雨晴時憲滿路荷風弄碧漪玉塵  
清談消溽暑寬金尊痛飲慰睽離十年霄漢  
追遊遠憲一日旃帷駐泊遲雲物喧妍煙草

細寬酒醒人散不勝思憲

欲附仙舟愧李膺寬相將詩思後川增憲

已異祥琴日憲浮白還同玉碗冰故舊十年  
青眼在寬恩私雙闕寸心曾期君再見秋風  
裏憲望望關河碧樹層寬

賞菊聯句王仁甫屠元勳馮佩之陳一

夔秦廷贊王存敬同作二首

尋得東籬菊主人寬主人愛客見情真仁  
清風可少陶元亮勳芳意休誇實禹鈞蘭  
地月中還可種章無錢眼底未為貧默登高  
晚興隨秋盡弼莫厭清尊到口頻寬  
幾回來作賞花人寬我輩風流意獨真仁  
自覺酒腸無一斗勳敢教詩力有千鈞蘭  
冠潦倒籬邊醉章茅屋蕭條洛下貧默清夜  
為歡能幾度弼惱人何處漏聲頻寬

木半江集卷六

十一

夜飲王古直陳明之聯句

清夜燈前飲蘇酒古直滿座春風自南牖明  
之不須邀月成三人栗夫且聽擊節歌一首  
古直城頭譙鼓聲沉沉明之席上篆香煙瀲灩  
劉商颺入樹聞鳥驚栗夫銀漢當簷看雲去  
野情蕭散聊盍簪古直世事蒼茫且揮手  
寒馬嘶吾欲歸明之更攬衣裳待瓦斗栗夫  
會馮佩之聯句

疎雨江鄉此再逢蘭草堂依舊聽秋鴻馮唐

漸老風流在。寬趙嘏初酣意氣雄。兼味出筵  
羨紫蟬。蘭貪家留客饌青菰。高情自不煩投  
轄。寬浪跡何須嘆轉蓬。湖上晚容雲壓樹。蘭  
尊前寒飲燭當風。蕭騷短鬢驚遲暮。寬寥亮  
清歌動遠空。真率未妨高岸幘。蘭淹留無惜  
暫停驄。向來吳越山川阻。寬終古陳雷契誼  
同。對菊重懷西首會。蘭論詩偏喜後山工。奚  
奴舊篋應千首。寬郵吏新題定幾筒。老興直  
臨三竺外。蘭壯心都付一杯中。浮雲得喪吾

半江集卷六

三

何有。寬閱世行藏道未窮。白石臨流盤可釣  
蘭蒼松飛鶴魏難籠。舞揮長劍星辰動。寬吟  
倚孤舟。勃澥通葭菼。接天橫露氣。蘭菰蒲歛  
渚折霜葭。分明更鼓譟樓近。寬縹緲煙燈寶  
塔崇。水落虹橋明發遠。蘭香凝燕寢夜談終  
送君更有宜城釀。寬醉拂珊瑚到海東。蘭

齋宿聯句除夕前二夕楊文卿任思順

王存敬侯公繩同作三首

捲簾清夜對燈吟。楊爆竹無聲刻漏深。王門

外風光春透盡。趙歲交人事日侵尋。任相從  
不飲孤佳晤。侯一笑忘眠愜素襟。王徂歲所  
餘能幾許。好懷當共惜分陰。趙

夜半來敲月下門。弼青燈相對欲消魂。雲山  
悵望三千別。寬尊酒忘懷一笑溫。星散交游  
憐此會。弼蓬飛踪跡悟前言。綢繆此夕知何  
夕。寬但醉休嗟鬢雪繁。弼

西軒齋集夜寒輕。存敬頗覺詩壇樂事成。思  
順茗碗清浮殘燭影。公繩竹風晴迤遠鐘聲

半江集卷六

五

文卿興來却訝尊無酒。栗夫坐起還驚月在  
城。存敬同省幾人同意味。思順相看萍水重  
含情。栗夫

上巳日過信州謁野亭先生畱飲張樂  
演琵琶傳奇款曲盡歡既醉得聯句

二首

樺燭高堂夜色深。寬一瓢山酌漫傾心。詩聯  
郢曲承春麗。野亭伎演吳歎促。漏沈悲歡滿  
眼迷真幻。寬聚散關情亘古今。短鬢相看頻

握手野亭楚雲煙樹思難禁寬

金函玉節照春暉野亭處處風光柳絮飛路

人野亭深駐馬寬情投僧寺漫畱衣帶綠選

樹辭幽谷野亭人已逃名入紫薇秉燭通宵

意何限寬交心無奈久睽違野亭

詠雨聯句王古直徐栗夫陳一夔王存

敬侯公繩楊君謙同作此諸公携酒

詣君謙寓送行也

高筵啓秋雨王古直

頓爾淨餘燭得非洗我塵

徐栗似欲添君酌堦前渠酒走趙栗燈下簷

花落來遲路遂阻陳一夔坐久衣轉薄暫停得

耳靜王存忽至今心愕蕭蕭佐歸懷楊君潺

潺亂歡誰翻盆入杜詠侯公名亭見蘇作浸

深墻可危王古直泛滿庭堪濯徙穴蟻何智徐栗

夫歸林禽亦樂來如嚙枚陣趙栗響失巡更

析諸公競解帶陳一夔群僕皆赤脚積陰已連

朝敬王存浮潤先徵昨良賓坐自固楊君好主

投不錯決明色猶鮮侯公梧桐意方索滴成

老況愁王古直激起思鄉惡吾方利河漲徐栗

我亦思展着試將聽官舍趙栗何如枕山閣

朝街泥想尺陳一夔漏地衣驚勾忙身夜竊暇

敬王存病體涼得藥對酒今則同楊君逐事明

又各搜吟思已倦侯公願且更束約王古直

詞 蝶戀花 題花鳥圖

香雨新施膏沐了睡思曹贈不管雕闌曉宿

酒漸消紅暈小夢魂何處巫山杳 無數間

關枝上鳥報與花神昨夜春多少驚起無言

情悄悄腰肢又被東風惱

滿庭芳 早起納涼

梅雨初收荷風微扇早涼庭院無塵林扉開

處紅日上城闌任我科頭箕踞悠然坐細草

如茵誰相伴此時瀟洒玉塵白綸巾 高齋

新上築遶門流水魚鳥親人愛江湖浪跡軒

冕間身但苦青雲丹詔相催促未許沉淪休

孤負吳松好景少住待鱸尊

集 42-241

沁園春 秋山訪隱

藜杖敲雲荷花池露斜抱絲桐問釣臺何處  
鹿門無恙心隨流水目送飛鴻字微微霄林  
含餘霽野外秋光自不同行還愁過三义路  
口萬里橋東幽人茆屋山中白首淹留桂  
樹藂望丹崖青壁萬尋千疊石頭有路一徑  
纔通軒冕虛花身心實用何事驅馳任轉蓬  
如相見願執鞭爲役沒齒從公

減字木蘭花 姓江阻雨

半溪集卷六

七

黑風吹水水拍船頭行復止白雨橫秋秋色  
蕭森動客愁疎鐘何處知在前村黃葉樹  
茅屋誰家荒徑無人菊自花

西江月 懷仙仙居山中

洞口胡麻顆顆山中松子離離玉認嘶倦日  
斜時坐倚翠屏丹几芳樹錦繁玄圃寒泉  
碧湛瑶池塵勞未赴羽人期咫尺綵雲千里  
西江月 嵇山望雨有懷王伯安

惟底滿城風雨人間明日重陽千巖萬壑競

秋光翠擁嵇山堂上獨倚胡牀坐久爽然

塵慮都忘阿誰呼取賀知章共賞鏡湖新釀

水調歌頭

夜宿縉雲玉虛宮

夜賦懷仙詠曉入洞天遊人間有許奇絕直  
是到丹丘行盡青山落日又上碧天明月依  
約見瓊樓玉柱九千仞空翠壓雙眸軒轅  
氏六龍馭此淹留靈光萬古長在塵世自悠  
悠望入紫雲深處環列霓旌羽蓋泱泱異香  
浮乞我飛霞佩流彩照瀛洲

半溪集卷六

七

予既次壁間舊韻因過樹下感嘆間忽

枝頭數花映射日曉欣然命酒遂成

小詞癸亥十月二日西店驛書

樹下婆娑久尊前感慨頗好花應識去年人

故向西風特借一枝春絕艷輝寒日餘公

拂暮雲盈盈綠酒暫相親猶勝荒蹊岑寂委

黃塵

畫堂春 病中偶書

小齋幽僻似林垞春來朱戶長扃簿書叢裏

過浮生塵土沈冥 架上殘編零亂庭前雙  
桂青青偶因微病得閒情淨掃風櫺

錦堂春 王月湖製壽并長生謠

玉樹斑斕戲綵瓊林沆瀣凝春壽鄉深處蓬  
萊島高坐兩仙人 明月天邊青鳥清風竹  
下綸巾長生樂事三千歲歲菊花新

長生謠

江湖之臯兮雲林翠微秋冬之交兮天宇澄  
輝錦堂開兮愛日歛三島兮煙霏壽之鄉兮

木羊集卷之六

三

春四圍媚光風兮舞斑衣落英兮可餐流霞  
兮緞緋魚軒高兮青鳥集綸巾岸兮看雙鶴  
之南飛永錫兮難老逍遙兮忘機願庭闈兮  
此樂極千齡兮無違

臨江仙 題畫牡丹

憶昔沉香亭上飲東風何限年華清平新調  
拂金花玻璃七寶盞含嚙泛流霞 傳到洛  
陽春更好園林勝事家家向來姚魏委泥沙  
畫圖風韻在千古意無涯

喜遷鶯 有序

郡侯袁君虎榜名流龍舒間氣早司  
金部於建業遂剖 玉符於漢川愷  
悌慈祥民之父母左右輔翼 國有  
股肱二千石之良規河潤九里五六  
年之仁澤麥秀兩岐竭來報政於銓  
曹已書最上之考他日論功於 丹  
陛當褒長者之言遄反星輶車隨甘  
雨歡迎竹馬路滿清風佇來黃霸之

木羊集卷之六

三

微暫作淮陽之臥欲伸情悃勉致歌  
謠

棠陰千畝正畫戟樓雲清香凝畫桑柘陰陰  
間間謫謫人醉使君醇耐心地冰壺高照姓  
字金甌深覆超遷近看循良嘉譽最書新奏  
進酒租席上殘雪初消原野春先透五馬  
朝天一麾歸郡人羨文章太守金石平生勲  
業風月四時僚友誰可擬似龔黃召杜近來  
希有

佳城詞 題錢世恒虞山先隴圖

佳城若堂兮虞山之隈峯巒四面兮拱揖而  
盤迴昔人兮經始萃生氣兮九垓壇墀兮木  
石歷四世兮封培山益高兮不可以尋丈水  
益深以淵洄佳城之佳兮有徵昔韋布兮今  
憲臺惟憲臺之孝思兮身京國而心丘隴時  
披圖而睨玩兮恍攀栢以徘徊昨陳情兮得  
請燁鸞誥兮新裁輝光被于宰木兮亦足以  
洩罔極之深哀美哉兮佳城鬱葱兮崔嵬極  
千載兮無崩隕流澤布護兮紛昆仍與雲來  
蘊隆兮何極自今兮始開

半江集卷之八

主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八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璞庵記

吾蘇有吏而隱者曰趙君自題其所居之室  
曰璞庵懷寶不售陸沈當世以自樂其樂者  
四十有餘年矣少嘗讀書學問爲郡學弟子  
員既累試於有司不得意遂謝去爲鎮江衛  
掾史非其志也君名瓊字良玉人呼之必曰  
良玉因自笑曰吾誠良玉也吾其用於世久

半江集卷之九

矣雖然亦安知其非玉耶謂璞者玉之在石  
者也遂以題其庵頃以役滿來京師得冠  
帶將歸過余請爲之記余謂曰璞天下之至  
寶也今子僅如是而已不亦小售之乎曰子  
以吾之有事於官也以謂吾璞之售耶吾姑  
於是藏吾身吾之璞固未嘗售也余曰子盍  
售之曰是安能有所售哉子獨不觀諸卞和  
氏乎抱璞自眩三獻而三刖其足天下至今  
思之夫盲俗之不足與言而知已者之難遇

也尚矣吾恐人之見吾之石而不見吾之玉也而安能售哉吾又奚以別是悲於天下爲余曰然是誠難售也抑子何不取而剖之乎其中瑩然明粹然潤栗然堅以確者可以自見也又何不雕琢之乎爲珪璋爲珩璜爲瑚璉可以自用也于以求善價於天下豈不甚易哉而何默以閔其難售耶於是君喟然歎曰嗟乎吾寧不知剖之之可以自見雕而琢之之可以自用也哉顧以爲精華之旣露欲

入半集卷九

三

反其蘊藏之固不可得也斧鑿之旣加欲反其行質之全不可得也故寧混混以自隱毋皎皎以速弊寧自置其身於無用之地毋自飾以損其真寧世之不我知毋急於求知而自喪其守也且吾之璞豈以求售爲善價之媒哉人之知而求之吾售之人之不知吾將珍而藏之以潤吾身以潤吾庵吾心廣而體胖吾之居堂堂夫獲天下之至寶以自玩悅足矣而遑恤其他雖沒齒而無聞吾不悔焉

余聞之竦然因起而謝君并次第其語書以貽之使歸揭諸楣間庶君之志有以自見也

### 慎庵記

田園之美倉廩帑藏之饒居室服用飲食侍從之無不備心志之欲耳目之娛之無不得富厚矣安且樂矣則必欲享而有之以終其身及其子孫是心也人皆有之然每患於易失而難久有能終其身及其子孫者蓋寡矣何也富而驕樂而淫安而惰也是三者人之

入半集卷九

三

常情也驕者失其富淫者敗其樂惰者危其安物之常理也常情有所同溺而常理有所必至是故易失而難久世之所同患而富厚安樂之地乃天下之所難處也非高世之士見出乎常情之外者孰能得處之之道以免於世之所患者哉吳中故多富人然以余所見或數十年之間而田園廬宅幾易主矣究其所以則皆未有能得處之之道者或暴橫以覆宗或縱恣而傾業

君世英松人也善



治生以謹厚無競稱鄉閭間土田邑市歲入累數百千生二子鉞欽皆克家善述有志於道而欽爲國子生君今年五十有六矣遂以家事委鉞別治一室於所居之傍而老焉題曰慎菴且以自號也其於所謂富厚安樂蓋皆有之自少以至於今益盛而勿替可謂享而能久而其子皆賢非但保有其業而已將必有所益昌大其門閭人皆謂張君獨何以得此嗚呼觀張君之所以題其菴者則知君

平江集卷九

四

之得此信有道而非偶然者矣君之見豈不超然出乎常情也哉天下之事未有慎而失之者富而能慎則不驕矣樂而能慎則不淫矣安而能慎則不惰矣不驕所以居其富也不淫所以居其樂也不惰所以居其安也是故慎者君子制欲之法檢心之道也而張君能之矣勉而行之可以應物可以處世可以脩身而入德抑豈但以處富厚安樂之間哉世之人縱欲任性險不知戒患不知備滔滔

者皆是也若張君者可不謂賢乎作慎菴記

△樂善堂記

漢東平憲王之論處家有曰爲善最樂天下後世遂相傳誦之至今以爲恒言由今觀之爲善之人安土敦仁心恬體寧無天菑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天下之樂誠孰有過之者哉雖然爲善而至於樂也則其入於善也亦深矣蓋凡有所勉強矯制而爲之者皆非樂也必優柔涵泳與之俱化而後謂之樂必無

平江集卷九

五

所待乎物而自足乎其中而後謂之樂必求之專爲之久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焉則吾之一心與天者游休休焉由由焉舉天下不足以加之而後謂之樂爲善而至於樂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享爲善之樂非難爲善而致於能樂爲難耳吾鄉王公天祐以樂善自號且以名其堂吾嘗過而見之嘆曰賢哉公也昔也躬爲善之難而今也享爲善之樂矣蓋公之平生吾嘗知之矣數歲而孤門

閭蕭然先世之業屋廬數楹田數畝書數十卷而已公嗣而有之伶仃孤苦以自卓立經傳諸史多所涉獵春秋耕稼之暇未嘗廢書也尤善治生動不失時薄種厚穫力多食寡居積貯儲日以益贏田且數十頃僮僕千指蓋既富矣同時富人大率皆奔走權貴出入州縣以有所憑藉以肆其所欲爲於鄉聚歛侵奪無所不至然其子弟習於富驕往往失教競以美飾滛僭相高坐是雖富而其貧亦

八半集卷九

六

易也獨公閉門自守不近末利不逐時好不通功而易事足跡未嘗至公府之門教訓諸子惟勤惟儉方公之壯時而諸鄉人皆已賢之矣今年且七十好德康寧優游無爲四子長曰思善孝友篤誠以承宗事次曰思德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又次思誠太學生將授官矣最幼思學亦克其家冢孫恩受業邑庠曾孫亦數歲而公夫婦齊壽以綏榮養一家四世諒如也茲非善之福耶然則公之樂豈有

既哉余旣以是稱諸鄉人思善聞之請記遂書之以勵爲善者

### 重建綺川亭記

有能生乎百世之下追仰乎百世之上脩其遺蹟導其流風使之旣廢者復起無聞者有聞茲豈非尊德樂善忠厚之至而有益於鄉邦有補於名教者哉吾鄉莫舍村爲吳中勝處石湖湯湯匯乎其左橫山蜿蜒環乎其右故其間人物之美亦有非他處所能及者宋

八半集卷九

七

叅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之別墅在焉知某軍事莫公子文世居之元則有兵部員外郎竹堂先生薛公某國朝則有蘇學訓導寄菴先生朱公應辰知軍七世孫戶部侍郎禮部知府張公瑾瑾弟南村處士壽禮部主事李公鼎侍郎從孫延平府同知由菴先生震仕者聞於朝隱者聞于鄉信所謂地靈而人傑者哉村有綺川亭文穆所建也文穆號石湖孝宗嘗御書二大字以寵之於是號

湖俱築亭館名重于時綺川其一也廢已久矣今國子學正鱸鄉先生由菴之子侍郎之四世孫也父喪既除以年之將至也遂有終焉之志俛仰桑梓出入丘麓訪逸而搜奇撫今而懷古慨然嘆曰山川如故也四時日月如故也而昔人安在哉其負大名者固不朽然其間赫然于一時泯然於後世者比比也百年之餘簡冊不紀鄉里不知不幾於草木同腐者乎而其所居之地雖人所共知指

八  
半江集卷之九

八

爲勝蹟者亦且鞠爲黍田蔬圃荆榛瓦礫之場可不大哀耶於是卽亭之故址剏而新之鄉之好事者多樂助焉既落成遂以次序列文穆而下諸賢設位奉之蓋畧取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義且圖所以可久者謂寬辱在門下宜有記嗚呼若吾鱸鄉豈非所謂尊德樂善而忠厚之至者哉蓋不獨前人賴以自見而後之學者亦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表章乎既往所以激勵乎將來先生之用心不既

深矣乎遂磨石而書之以昭示乎後之弘治六年四月二日記

### 盛用敬醫效記

舍弟受夫嘗爲余言盛君用敬之醫之良也曰吾妻之母病鬲氣積數年矣既又病傷寒羸瘠甚遂至不復能飲食臥則著席處輒麻痺而冷用敬治之而愈後又病虛嘔血幾殆矣用敬治之又愈吾兒患痘久不發用敬投之藥一夕而發痘愈而目翳人皆謂不可治

八  
半江集卷之九

九一

矣用敬藥之翳遂去余聞之曰用敬之爲醫若是哉曰是特其常事爾又有奇者甚衆西門金棠之妻小產病數月日厥去者數四見黑自頂而出自口而入用敬診其脉曰瀝而弦血少有痰鬼自頂門出此元神也出而不進者死出而復進可活也藥之去痰梳許以愈有陳傑者妻患痢數月昏厥六日矣所下若屋漏水棺歛具用敬診之曰無慮且有胎藥之痢止而胎動越數月生子矣有婦病

卒厥昏昏若醉夢手足筋掣用敬脰之六脈俱脫病不可測忽有麻服者在側問其人則病者之壻也問其服妻之服也問其妻之死僅半月問其死之故產後症也用敬遂悟曰此病必憂鬱所致以木香流氣飲畀之一服而愈儒學姚汝明內傷新愈又病食傷他醫皆用下藥病益甚小便閉中滿腹堅如石用敬脰其脈曰此不可用分理藥也宜有參耆以運其氣升麻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下矣

六平齋集卷九

十一

加以益腎之劑如是數服腹和氣平而愈道士顧本初病失音他醫皆以厥陰傷寒治之用敬切其脈曰內傷外感疾已亟無可爲者某日當汗某日死既而果然人問其故答曰肺金而主聲肺敗則失音且面黧黑腎氣竭矣某日屬火火乘金位真陽既奪不死何待又嘗遇一僧無病時方春初脰其脈曰至秋八月不起矣僧愕然恠之八月僧果病膈氣而死其他治效率類此不可殫述也余聞之

益驚嗟夫用敬之醫之妙乃至是哉既而嘆曰是誠宜然也吾嘗聞其大父起東有名宣宗朝其尊鍾菴以術聞吳中可謂世醫矣用敬又少業儒且明晤甚夫以儒者之學致力於累世之習而加之以明晤之資其所得豈易量哉循是而往仲景思邈之秘將必有默契焉者遂書以記之

###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天下皆然然

六平齋集卷九

十二

有脩飭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爾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閒靜深以爲士君子進德脩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高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夫景仰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巡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剏之規模宏敞他邑莫及也歷歲既久日以頽廢弘治戊午春寬奉使湖南便道鄉間祗謁先

聖廟廷顧瞻宮牆周覽區宇輪焉奐焉鳥翼  
翬飛丹雘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  
戟曰靈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  
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厨神庫膳堂射圃學官  
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庾庖湍之屬昔之卑  
庠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  
昔之污漫者今則潔而明衿佩之士絃於斯  
誦於斯藏修游息焉於斯皆得以安其居靜  
其慮大肆其力於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

入半漢卷九

十三

之雜湫隘墊濕之憂余喜而問曰孰爲之哉  
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也  
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宰牧者所未見  
也余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  
至任經始於明年暮春之初訖工於孟夏之  
終問經費之所出曰取財於官而役力於民  
民忻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鑒敦匠事鑒公  
勤有幹畧長於料理學諭高君督視之尤加  
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余聞而嘉之侯之政豈

不異哉侯以名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  
錢穀獄訟案牘山積宜若不遑他務者乃能  
從容有餘以從事於教化之地其才力優於  
八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事  
今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蹙頞之怨此何  
以致之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故文  
獻地侯因民所欲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教  
化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棧樸之士興  
焉必自今日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余

入半漢卷九

十三

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詔來者余辭不獲遂書  
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郭字于蕃廣平肥鄉世  
家也嚴明廉恕達於政體治邑一年良法善  
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 浙江提學書院記

憲臺東南隅有三學射圃爲諸生較藝觀德  
之所前提學寓以施教聽治者也歲久革易  
予承乏來則屯田憲僚居之而其間隙地東  
西各數畝同官諸公咸謂東宜建提學廳事

其西則射圃不可廢也屯田當償之白諸鎮  
守太監麥公巡按御史張公鄧公任公皆曰  
可遂計材用擇任使召工徒卽所謂東隙地  
者剪其荆榛平其坎穴爲堂五間內外門皆  
三間堂之後爲齋三間左右廂各一間東西  
側舍五區區三間繚垣四周甃道砥平靜深  
虛明不華不庠興於弘治己未五月訖于明  
年四月其費數百金皆公帑也初則憲副今  
廣東按察使劉公希範署臺事定勦始之繼

本集卷九

十四

則今憲長孫公孚吉綜理而成立之憲副呂  
公廷珪張公應祥朱公懋恭林公舜舉僉憲  
郝公性之蕭公凌漢范公鳴遠陳公汝德皆  
勸相之而佐其役焉旣落成諸公曰益命之  
名寬伏讀制勅有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之  
諭三者學政之要也而端者嚴公之本軌範  
者條約勸懲之本範之不端則操持未至私  
焉或行外雖嚴人不畏之賞不足以爲勸罰  
不足以示懲條約繁多抑末矣故題其堂曰

端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故題其齋曰知困而總名之曰書院昔宋之  
盛時有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書院天下  
之士鼓篋而至者不遠數千里聚徒恒數千  
人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尚質實  
遠浮僞先德行後文辭蓋雖或未能深造乎  
道德性命之奧而亦不踰於禮義廉耻之大  
閑矣故儒先豪傑出於其間知名當世者甚  
衆至于今天下尊四書院之名不衰而其所

本集卷九

十五

謂山長典教事者大率山林隱逸或一命之  
士耳寬不肖寔受簡任且居文獻首藩顧乃  
因陋承敝無所建立心竊愧之夫昔之人所  
以渠模陶鑄之美作興鼓舞之盛非苟然也  
其必有術焉端範以立其本知困而強於有  
爲豈非術之善者乎今吾觀於十一郡之士  
遜志時敏斐然成章者固多而枝葉剽襲之  
陋功利微倖之私蓋亦不能必其無也是以  
日乾夕惕圖所以陳列典常闡弘名教黜繆

崇正濬源導流者將以移易其耳目洗滌其  
心志於變儒習使之粹然一出於正由宋人  
之學以進于聖賢之學以進於三代化民成  
俗之效以少裨 聖明治教之盛之萬一然  
薄劣未能也所以盡心而欲其必至焉者亦  
惟端範立本知困自強而已矣書曰爾身克  
正罔敢弗正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  
行習教事敢以自勵且以告諸後之人

△資仕堂記

不孝孫卷九

六

孺子而慕聖賢之道匹夫而懷天下之計不  
致力於學莫之能有爲也居職臨政考故實  
酌時宜辯幾微於兩可之間決狐疑於造次  
之際不資於學未有能濟者也學亦多術矣  
有全體之學有一事一物之學有終身之學  
有隨遇而爲之之學綱常性命之理體而行  
之矣詩書六藝之術習而通其故矣然後達  
諸家邦施諸政事無不各得其當此全體之  
學也五方之俗四民之務不可不知也鳥獸

草木之名不可不多識也物理之糾紛人情  
之反覆閱歷之多聞見之博也思慮之熟區  
畫之周也此一事一物之學也仁爲己任斃  
而後已終身之學酬酢運用日有新功隨遇  
而爲之之學道無窮學豈有窮哉浙江按察  
司治所故宋太學也在元爲肅政廉訪司其  
西南隅曰西湖書院則廉訪使徐琰所建也  
入 國朝每憲臣巡歷還臺則寓以聽政有  
木榻二及諸碑刻皆先朝故物云歲久而敝

不孝孫卷九

七

殆不可支今憲副三山林君舜舉居之哀序  
積歲始克撤而新之門廡棟宇煥焉改觀顧  
而嘆曰吾其可懈吾學以虛吾書院哉吾始  
者由學以得仕今也由仕而得學又由學而  
有以資吾仕也題其堂曰資仕君警敏好古  
通而能介器局宏博可任大事始舉進士治  
獄吾蘇已有能名以御史巡按廣西克平蠻  
寇其才力過人遠矣浙藩人民之衆財賦之  
雄獄訟之繁聞天下且當南北要衝往來逢

迎蟬聯日夜君處之裕如每少息未嘗廢書也每丙夜而寐雞鳴而起未嘗不凝神澄慮於檢身之法應世酬物之務也君可謂有志於道而達於爲政者矣夫績藝纂文章而習之非不專且精也一旦得志於時力能有爲則盡棄其舊而新是圖戰鬪於智巧之場傾奪於名勢之途橫奔疾馳不偵不已昔之所學安在哉簿書盈前却去不視斷編殘楮剔奇剽妍曰將以求道也廢務而妨要養高而

不韋集卷九

十八

盜名以言則迂而誕以行則儒而緩學果何益哉是二者皆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者全體之學終其身爲之道之所以立也一事一物之學隨遇而爲之政之所由通也君惟有志於道故仕而能學君惟達於爲政故學而有資於仕後之繼君而寓斯堂者其將有感於予言

重脩杭州府儒學廟祀記

魯僖公能修泮宮詩人美之齊晏子之祀脉

肩不掩豆君子鄙之況乎名藩巨鎮文獻之園民物財賦既庶且富則學校之興廟祀之崇所以扶植綱常式弘名教一方治化所係甚重也而可後乎杭郡廟學之建舊矣像設弗虔棟宇庫毀俎豆苦窳樂舞無節因仍數十年吏於土者孰不欲作而新之然有志未就者衆矣寬承乏學事恒久于懷巡按監察御史范陽鄧公之奉命按浙也憲紀誕張昭德塞違姦窟弊藪剪剔殆盡而尤以篤斐

不韋集卷九

十九

斯文爲務乃弘治己未仲秋上丁祀禮既成寬以爲言公曰然是誠無以副聖明崇儒重道之意而稱大邦之規模且無以慰士大夫報本之願而勵來學之士不可以不圖遂命有司考制度申典章計資用度功役會萃察院斷獄贖罰總若干萬緡充其費郡守梁萬鍾董其役下及百執事莫不效力遴工之良掄材之精去其桀梟桴櫓之蠹朽者而易之撤其瓦苔朽餒甓甃而新之自殿廡至師



生講肄之宮庖漏庫廩之所經之營之靡有  
闕遺改塑聖賢像崇其壇壝既嚴既莊大羹  
之登和羹之餽黍稷之簋簠果核脯醢之簠  
豆爵及匏斗雲雷象犧豕之尊盥洗之具  
悉範金爲之蠲潔而渾堅製大成樂器合於  
古之律呂選郡中道流充樂舞生爲之冠服  
如制延雅樂師教之於是造其庭堂陞峻以  
高門闕廓而宏黝聖煥彰彩炫朱明入其室  
於穆昭回洋洋在上几筵肅雍品物靖嘉觀

本集卷九

三

其樂五聲和八風平周旋有序容止有度蓋  
廟學之儀至是而燦然矣明年夏鄧公將受  
代歸朝工亦就緒僉謂斯惟一方曠世之  
盛典不書之後之人孰知事之所始寬伏思  
之物者道之形迹道者政之根柢欲求夫政  
先乎道欲求夫道先乎物物不植則僵不修  
則壞道不興則廢不行則止僖之泮宮因物  
而興道也是故順長道屈群醜淮夷獻琛政  
斯行矣晏之豚不掩豆物不備而道廢也是

故雖節儉力行而不能已崔杼之亂善齊國  
之政焉制作品式聲明度數之間其可少哉  
世之腐儒驚於虛遠而略於事爲之實俗吏  
區區於刀筆筐篋而昧於化民成俗之義由  
是物日以隳道日以蕪無惟乎政之不舉也  
今茲諸公同道協德探究治本翊聖猷敦天  
彝庶士於焉陶鑄斯民有所模矩人材將益  
以盛風俗將益以厚教化將益以洽自一方  
而倡於群牧則漸故諸藩之首而杭又浙郡

本集卷九

三

之首也由近及遠更相取法禮樂文章休明  
亨大之治彌滿於天下矣是用勒石識之繼  
自今邦之人士暨吏於土者尚世克欽承之  
無斁

### 重修靈衛廟記

亡身禦難志士所以成仁酬功顯忠國家  
所以立政至於位卑力微欲障橫潰用一命  
之殞全萬民之生事之難爲者也興廢起墜  
鼓舞作興彰往烈於寢微激清風於末俗知

政之先務者也維昔宋室不競金胡俶擾完顏之寇直闖臨安事出倉卒人無顧計守臣棄城而鼠竄敵兵乘勢而獸突林林赤子貼危塗炭錢塘今朱公蹕慷慨士也愍元元之無辜憤封豕之肆毒志激氣揚奮焉揮戈鳩疲薊之鄉丁衝兇威以赴鬪肉投餒虎蓋所不惜於是公之屬尉曹將金公勝祝公威咸負勇烈寔同心膂編竹葛嶺則群虜大踣當關西隅則萬夫莫踰雖以衆寡不敵相繼傾

八半集卷之七

五

頌然閭閻遁逃咸得自脫蒼生獲全奚啻萬計三君子者誠所謂以一身而易一邦之人者也夫狼暉之馳秦義則義矣而無益於民諸葛瞻之陷陣忠則忠矣而無濟於事視三君子者優劣何如也且人孰不愛其身恃赤手而拒猛獸孰不知必害於其身然則爲之不顧其精神之所運用肝膽之所蘊畜殆將徹星辰而鑠金石夷秦華而隘滄溟者也況乎爵祿不登於廟堂聲譽不留於縉紳平時

泯泯無異庸俗一旦遭遇變故磊磊落落傑出一世之上挺立千仞之表豈非天地至大至剛之氣而孔子所謂志士仁人者哉故在當時陳安之歌興哀於隴上巡遠之廟食報於睢陽歲時伏臘牲幣交集非過也宜也廟在錢塘門外淳祐十年賜額靈衛元及國朝祀事不絕蓋酬功顯忠政之大者庶歲既久祠廢弗治鎮守太監麥公巡按監察御史鄧公任公咸奉帝命康濟一方感陳迹於

八半集卷之九

五

延覽欽仰止於流風懼無以妥神靈徼民福崇名教而勸來者思欲撤而新之於是錢塘令胡道出自甲科勤慎明達有志治本毅然以營勦爲已任遂建白以從事焉聚材用儲餼糧度地勢計工役仍廟舊墟基益厚以崇宇益廣以高有臺有廊高門翼然齋宿庖宰之所畢具經始於弘治己未九月畢工於明年二月費不出官帑事不傷民力可謂能且勞矣落成之日士民父老奔走萃集瞻望咨

嗟咸曰三君子勲德在吾鄉炳炳如此其忠謀壯節瑰偉雄邁足以激懦礪鈍如此 國家載在祀典所以旌而報之者如此我鎮巡藩臬郡縣爲我父母導我禮義立則制範不言之教又如此吾民其可忘吾民其可不知勸因踴躍再拜而退鎮守公聞而嘉之恐湮沒弗傳命寃述其事刻諸石用昭示於無窮

聚遠樓記

浙江僉憲陳君文用居於閩之桐洋有樓數

八

七

楹東望雙髻西聯常思五洲拱其南三琅環其北溪流砰湃林樾蔽虧倚檻四望萬景畢集因名之曰聚遠或者疑之曰君之樓則高矣美矣夫出連薨接棟之上立浮雲太虛之表平挹巖岫俯瞰水木可以爲居息可以供眺望惟樓爲然然則萃群方之秀極千里之目凡謂之樓者皆有之獨茲樓哉衆之所同君欲專之耶君曰不然自吾忝甲科節推于潮陽戡鷹于南臺提刑于西廣至於家食朝

宗之念一飯不忘而瞻望帝京迥隔霄漢一遠也先君子 封侍御抑齋先生隱居行義而祿養弗竟永慕于茲時祀于茲蓼莪之哀曷其有極二遠也吾先自古靈以來世濟名德入 國朝則綱齋毅齋取菴蒙菴皆登進士位通顯文行政事爲海內重吾自雲仍之下追仰而繼述之三遠也吾族甚衆五服之餘袒免之親無慮千指四時伏膺少長咸會于茲樓四遠也庾閣之間六籍子史上至羲黃之書八索九丘平居暇日披尋玩繹如淵如海渾無涯涘五遠也居雖在山澤之中寔當水陸之交四方賓客日集談舊故道契闊詢時事不出戶知天下六遠也兼斯六者非聚而何若夫山水景物近在目睫非吾所謂遠也余聞之嘆曰遠哉君之見也有六善焉不忘君也不忘親也不忘先世也睦族也好古道也廣交游也兼斯六者信乎茲樓也茲遠也君獨專之他人無得而與焉於是客遂

巡避席謝不敏而退余爲書其言俾藏諸樓中

### 重修浙江察院記

兩浙鹽課甲天下其利既博則弊有不可勝言者於是特命臺使奉璽書監臨之而後駟僇侵漁私販盜煮之姦息杭當藩臬之下轉運之治在焉四方之商賈聚焉故臺使寓杭爲多然所居察院歲久敝甚歲辛酉監察御史柳城方公來按視既數月蒐羅滌除亭

半集卷九

七

塲肅清國計益溢顧斯宇之不可復支也曰是而弗圖坐而待其顛且壓也則所損者多矣遂括轉運之羨檄有司治之廳事中外門則因其舊而脩之中堂寢室後齋左右廂則皆徹而鼎新之基增築而崇宇增擴而宏地增闢而廣周垣四圍亦增繚而重之公雖巡歷外郡而方位之莫經畫之宜皆出自指授洎還則堂室庭宇巍然高煥然明矣於是題其公會之所曰冰玉燕息之所曰清暇方正

平豈固有迂阻工落成百司庶職來會寘言於衆曰是舉也非公得已適其時因其會不容以已也夫有所建立有所脩舉梓匠輪輿之工徒傭之役什用之需餼糧之餽未有不資於民者然皆所以爲民也自器用堂室之間以至於舟輿城池扛梁市井溝洫之屬何者非官政何者非民事顧處之有得不得爲之有時不時而利害係焉吾嘗觀諸爲政有廢事者有生事者樂因循憚興作聊以度目

半集卷九

七

前簿書之僅完期會之不失獄訟之差理錢穀之差足可以塞責矣其他百物之興廢一皆置之度外若飄風浮雲然視公宇則曰此傳舍爾視城池則曰治平之世安用是至於大敗極壞猶將委諸後之人爲之則功愈倍財愈費而民愈勞此廢事者之害也喜新好奇矜能樹功作聰明而亂舊章務小巧而妨大體官室修矣曰未壯麗也何以示威城池完矣曰未高深也何以保障或以資遊宴之

娛或以克耳目之欲或以誇土木之富而適以耗敝或以效濟利之績而竟無益於事實紛更擾攘逞已之私而民命弗之恤也況其財乎此生事者之害也公之按轡事於浙也守之以公廉行之以嚴正興其所當興革其所不可不革不畏難不近名察於幾之未萌而療於病之將至是以激揚之政不怒而威姦僞之徒望風而息斯宇之新特一事耳然亦可以見公之存心不苟而動惟厥時也衆

平江集卷九

五八

皆曰斯言也可以戒可以勸可以示遠請書諸肅政堂壁遂述以付鹽運副使羅某使刻之弘治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重建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立天下之大節明天下之大義屹然以身任千萬世綱常之責萬挫而不折百鍊而彌精堂堂乎昭昭乎掀揭宇宙而爭光日月嗚呼豈非聖賢之儔曠古豪傑之士哉帝衷民彝在天地間千萬人而一心千萬世而一日者

也是以當時從者如登龍門後學仰之如瞻斗極宋丞相信國文公當國事無復可爲之日以守臣應詔則勤王之師行以奉使陳大義折虜酋則彊胡之氣奪以宰相出督名士景從威武震耀則興復之勢奮天寔厭宋屢起輒踣雖有經濟之大畧翊戴之忠謀而無所施殫智慮畢精力繼之以死其間拘囚之困迫奔亡之顛沛出萬死而一生而志不少衰愈益昌元可喪膝不可屈卒之從容燕市

平江集卷九

五九

談笑而蹈白刃非學問之大成操履之素定優入孔孟成仁取義之域其孰能之故嘗謂公當中國禮義垂絕之餘夷狄禽獸方張之日天寔生之以主張乎吾道扶植乎人紀振中華之風弭亂賊之萌百行賴以不墜九疇賴以立萬化賴以行者也不然腥膻污濁四海一流斯民其不被髮左衽矣乎所謂聖賢之儔曠古之人豪非耶公自使虜被畱脫身京口問關射虎中遠涉鯨波至於永嘉宿江

心寺有詩焉公畱一月溫及台處諸郡豪傑皆來會欲從海道爲戰守計爲當國者所沮而止國朝成化中縣令文林劉遜相繼訪公遺跡刻公詩於石立祠祀公弘治十三年庚申寬與同官林君偕來溫祇謁公顧視祠宇庠隘弗稱林君曰是余責也郡守鄧侯進曰某嘗擇諸僧寮得其地矣往觀之在寺之北垂倚巖臨流崇深虛明衆皆喜材用旣儲工役聿興林君爲之區畫而鄧守躬經營之

八  
平  
漢  
卷之九

三

祠遂以成因考諸從公之士之宜祀者得二人焉曰司農卿杜詩者公晚鎮江潯之力至永嘉許寔從又嘗以佐府招集兵財來台溫焉曰正將徐榛溫人也以筆札典督府機密小心精練從北行備殫忠欵旣又得公之孫一人焉曰富在前元時嘗守溫有惠政遂以三賢配享于公今年壬戌余復來鄧守率僚屬請記且述所以叙秩三賢之意余聞而嘉之所謂當時從者如登龍門後學仰之如瞻

斗極非耶三君子者獲附驥尾名寔益彰而林君與守陳列道教表章前修以風勵乎邦之人可謂知治本哉林君名廷選字舜舉以按察副使整飾兵備兼分巡閩人也守名淮字安濟吉水人皆予進士同年云

### 海會寺重建觀音殿記

杭城吳山之東岡有叢林焉曰海會初名石佛更號智果又易今名初燬於宋之嘉泰又燬於元之至正每燬輒建而大之旣又燬於

八  
平  
漢  
卷之九

三

國朝成化甲午居人行旅瞻仰失雲霞之觀晨昏絕鐘梵之聲遊衍無投至之地住僧法忠與其徒曰宗仁敝衲破盂饑瘠胝躄皇皇焉於錢塘之衢秀水桐鄉諸縣之村落者二十年矣堅忍精進不少休息鳩聚衆力銖積黍累經始尋尺至於丘山於是大雄殿成次而天王殿成又次而山門廊廡暨諸佛菩薩尊者像俱成弘治辛酉歲也翰林李子陽記之越八年己未而觀音殿又成殿故有大士

金像重且三萬斤殿之燬也像亦污敝至是百寶莊嚴復舊觀焉余嘗過而視之壯麗雋傑費蓋不貲問之則皆宗仁率其徒惠明正方正元二三比丘爲之斯亦艱矣斯亦可謂勤且能矣因呼使前嘉其志嘆息而慰勞之或謂余曰茲宇之成何益於生人哉吾儒闢佛子乃助之乎余曰不然夫岡齋之崇高巖磴之險絕大之不可以爲官署小之不可以爲民居而浮屠據而有之宮殿鬼我林木蔽

不彙卷九

三

虧亦可以爲一方形勝之助不然則荒榛野蔓之丘牛羊之牧耳是以爲政者存之而不廢而其徒苟有能興之者亦不之禁也彼之道固非吾之所謂道也然其人有一長片善吾亦安能棄之哉宗仁聞余言五體投地合掌作禮請書而刻之觀音殿之壁遂爲究其本末而書之

△孫節婦祠堂記

節婦鍾氏故知江西玉山縣上虞孫景雲之

妻也夫亡盡節以死部使者上其事于朝未有命也喪歸上虞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西秦夏公高節婦之義急旌淑之典倡諸內外奉使暨於藩臬爲文祭之又檄有司建祠擇族人之宜而賢者爲之後又列其事徧告境內使凡士庶閭閻咸得聞之而知所矜式嗚呼斯激揚之盛事政教之大端也哉節婦上虞舊族父欽禮以善畫名江湖間節婦聰哲嗜書操持不群年十六歸孫氏事舅姑敬

不彙卷九

三

以順相夫子柔而則景雲登進士第出補縣奉母就養節婦承顏色候寒煖脩甘脆朝夕惟謹得姑歡心夫婦如賓每稱古循良以爲勸景雲遭疾卒節婦號哭死而復蘇謂同僚之婦曰吾常以死從夫耳自刎則血汗自沈則濡濕必將易衣以斂是死而父母遺體不免辱也惟餓死爲善遂絕粒不食姑力慰勉之不得已彊食專心治喪及將啓行悉錄衙舍器物卷籍納之官告其姑曰妾夫無子而



有兄弟翁姑有養妾無復顧慮矣夜二鼓奉姑寢畢還入房沐浴盛飾衣服襪履皆縫之使不可解設靈位陳服用燃香燭秩有次序雖棺槨之資亦預爲之備遂自經於夫柩之前 大明弘治十五年壬戌九月二日也享年二十有五見者聞者莫不嘆息爲之流涕嗚呼壯矣哉節婦之志也鏤金石而誓鬼神高矣哉節婦之行也徹霄漢而撼星辰其生也鍾川嶽之英其死也繫綱常之重夫豈偶

八半漢卷九

五

然之故哉 國家仁義禮樂之化漸被乎四表陶鑄乎群生隆平熙皞之治百數十年夷夏晏然朝野無事士君子雖欲出一奇立一名以自見於世而無由而卓偉奇絕之事顧乃出於閨閫之間 聖化之暢達無間一至是哉而於名教風俗大有裨焉夫以一女子知有其夫遂不知有其身況乎爲人臣者其可忘君以私其身乎爲人子者其可忘親以私其身乎天下後世聞節婦之風者其孰不

奮然感發而興起乎或者乃曰夫死不嫁從一而終婦之道也非有寇難窘急不得已而殺其身過矣且舅姑在而忍棄之也噫此庸人自恕之見何足與論天下之大義哉夫死曰未亡人示宜死也其或不死者夫之遺孤不可不育也舅姑之養不可無託也而節婦不然臨終之言蓋其籌之熟矣是故節婦析理明信道篤洞徹乎天叙民彝之奧而從容自得以處乎死生存亡之間儵然不染濁世

八半漢卷九

五

之一塵而全歸乎清冰白壁之遺體迹其所爲蓋有出于烈丈夫奇男子之上而同乎志士仁人之儔豈可以常情議之哉祠成僉謂宜書夏公勗建之意以彰節婦之節謗陋之言何足爲節婦重哉 褒典當有崇封顯謚之加 國史當有宗工鉅儒之筆高文大冊輝映千古與天地相爲無窮矣

### △月湖記

吳江縣治東南二十里有水曰月湖週數十



百頃澄澈而圓其形如月因以爲名或曰爲其宜於月也友人王君思善之莊居在焉瀕湖多王之世業然廢且盡矣思善之尊君樂善翁復其故而益大之良疇沃壤綿亘阡陌大率皆其有也于是謀以枕湖上流築室數十楹爲息耕之所思善從而相成焉翁既老思善厭家居近市囂在莊居爲多因以月湖自號來請記夫思善其有得於治生養心之道乎治生之道儉而已矣養心之道靜而已

不半集卷九

七

矣儉之與靜觀諸月湖可知已月也人見其一虛而一盈也莫不病其虛而幸其盈殊不知惟其虛也而後能盈然則虛也者非盈之本歟湖也人見其滔然而下又恢然而有容也莫不惡其下而樂其容殊不知惟其下也然後衆流歸之然則下也者非容之地歟吾嘗夜而遊於陂值夫望舒東生廣寒清虛天水澄霽上下一色吾神爲之凝心爲之靈頃之霍霽勃興風濤簸揚月耶水耶頓失故態

而吾亦愀然以悲吾於是知儉之爲德靜之爲功天地之道造化之理皆然也蓋月之虛也湖之下也儉也夜之澄霽也靜也而況於人乎且君之世業昔嘗廢之而今興焉其廢也不以縱歟其興也不以儉歟君之居城市也憧憧往來應接不暇方寸之間爲之不寧及返而莊居百物無營志和氣平則擾之與靜其相去也遠矣君耕讀之暇逍遙月湖之上試以吾言觀之

不半集卷九

七

月樓記

幽人逸士在一丘一壑之間於凡世之得喪通塞寵辱憂樂一無所入於其心與市朝塵土之跡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則其靜觀遠攬必有得於物外之物與之周旋以自適視在彼者雖千駟萬鍾不能奸吾志而易吾樂也列子御風之泠然也陶弘景白雲之怡悅也商山之芝濠梁之魚柴桑之菊 皆是也桂溪在嘉定之南近海不里封刑部主事楊公

之居在焉公少有隱操方介孤潔不苟同於俗畦鋤畝耕以自衣食晚年以家事付諸子爲逸老計所居有園池花竹之勝建樓數楹幽爽高曠迥出塵表會義馭旣西群動俱息公登樓以四眺焉望舒懸空纖翳不生六合下上萬里一碧照耀朗徹殆非人寰於是恍然悟然樂曰是足以成吾樓之勝矣吾平生獨得之妙正在於此因大書楣間曰月樓以志之蓋與陶列商山諸公同一超世之趣也其子

入半集卷九

三

尚綱予同官副郎也請予記於戲此公之所獨得也愚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竊以是窺公之心矣盈虛消息之理在天地間相爲倚伏蓋終始乎物而物莫能逃焉者也豈惟月哉水之往而來溢而涸也草木之瘁而榮開而落也城之復於隍也谷之爲陵岸之爲谷也四時寒暑陰陽晝夜之旋轉代謝也皆此道也衆人者囿於物之中與之相馳相逐至於死而弗悟公蓋玩之熟矣若夫月人皆共

之然不能得而有之則所謂囿於物者害之也彼方營營於聲利情欲之間惟目不足而何暇於此公之心超乎物者也玩乎物者物莫能逃其識察之下超乎物者物莫不在其運用之中是故因天之道制人之事謙而光損而受益所以脩身也忌滿知足侈而不過置而不竭所以治生也守真抱一內照玄覽所以延年也天有雲暄吾道無雲暗天有晦朔吾道無晦朔天有薄蝕吾道無薄蝕公之

入半集卷九

三

有取於月也其義不旣博矣哉公與月相從於茲樓其樂可勝計哉然則月之光徧天下而謂茲樓獨專之者非妄也宜也

應齋記

進士皇甫君世庸旣釋褐登朝自以年方少氣方銳恒自懼曰吾旣身在形勢之途將日接夫天下之人以酬酢乎萬變之事短者長者可者否者傾覆者橫逆者燥者濕者洵然其來雜然其不齊吾任吾情直而不能曲也

方而不能圓也此將何以應之哉因讀莊子  
呼牛而應之以牛呼馬而應之以馬喟然嘆  
曰嗚呼善哉其應之也一聽乎物而不累乎  
我吾乃今得所以處世之法矣夫愛憎毀譽  
之在人一是一非相尋於無窮而不可致詰  
者也容者與物無競而物恒聽命焉福者與  
物相持而未嘗不受制於物雋不疑之償金  
也婁師德之唾面也衛瑜之不見辜愠也其  
知此道矣於是書其所居曰應齋乞余爲之

平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中

記予嘗觀諸天地之間矣太空日月之昭回  
也風雲晦之薄蝕害之山嶽之時也瓦礫糞  
壤積之江河之流也洩溺汙濁歸之太虛日  
月山嶽江河從之而不迁受之而不拒然其  
昭回流峙固自若耳水鏡之清也因物而爲  
妍爲媿水鏡亦不辭其妍媿權衡之平也因  
物而爲輕爲重權衡亦不辭其輕重所謂聽  
乎物而不累乎我者也應之道其如是哉世  
庸可謂知變通之會達事物之情者矣持此

道也行於天下夷險順逆安往而不利哉雖  
然此君子守身待人之常耳若將行義達道  
匡世正俗而曰吾一聽乎物不幾於和其光  
同其塵矣乎曰是不然乎居而愛憎毀譽之  
私吾固聽乎物臨事而善惡勸懲之公物亦  
將聽乎我故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遂書以  
爲應齋記

平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

平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應齋記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北山志序

山經地志古今作者甚衆蓋以山川之勝而其文可藉以傳也然而荒陬僻壤之中一山之奇一水之秀世未之知一旦騷人墨客好之士得之爲之記述爲之題詠而名遂聞於天下是故文帝因山川而傳山川亦以文章而顯彼文之固有不待山川而傳者

北山志

一

矣山川之勝則未有不於文而著者也五嶽四瀆山水之大莫加焉其奇觀勝壑天下莫不稱之然豈人人身至而目擊之乎得之於詞章記述之間者多矣論載之文其可少哉余嘗聞金華山之勝豪傑名世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意其風氣之所萃神秀之所鍾天地造化之所陳列必有夙異而非常者思欲一登覽之未得也求其記載之全書不可得考之羣集或得其一二未詳也甲辰春友人錢

君伯榮以鄉進士會試京師持其父星齋處士所撰北山志徵余爲之序北山金華之別名也展而讀之不待登覽之勞而山川風土人物之美舉在于目睫之間矣嗚呼茲山之爲勝非一日也文章之士輩出其間者又非一人而已也而記載之書前此無聞焉至于今乃始出于處士之手是豈偶然者哉蓋必將有所待焉處士之文足以發茲山之祕而茲山之勝足以大傳乎斯文此所謂有待焉

北山志

二

者也處士生於茲山少小之所游嬉日夜之所止息耳目之所聞見山之名物知之悉矣隱居問學涉獵子史其意蓋求與鄉里諸前輩馳驟而爭先者也則其序述論載豈不足以發茲山之祕哉然處士隱者也其迹微其名晦而其文章固未有以傳也傳之者得不在于茲山乎遂因伯榮之請書以貽之若作志之本意及其篇目次第則處士之所自序詳矣處士名某字某星齋其別號云

送張仲明歸侍序

張君仲明奉其父大司寇之命歸侍其祖母太夫人於吳於是太夫人年蓋九十餘矣而公居上卿之位掌邦國之禁明弼教之任聖天子深注意而倚重焉是故雖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太夫人然任大責重不可遽釋而蹇蹇匪躬之義亦不可以爲辭太夫人春秋之高不能跋涉數千里之遠以就養也於是乎有仲明之行仲明以事公之節事太夫人

半江集卷之

三

人則仲明之歸卽公之歸也公於是可謂善處於君親之間也哉夫一人之身內則欲侍其親外則欲侍其君義重於公則情奪於私王事之勞則孝養之闕茲二者義有不可偏廢而事恒不能兩全是故狄梁公有太行之思而溫嶠有終身之恨此二子者皆一世名臣其爵位非不隆功業非不盛也然皆外致身於君而內不能顧其親夫白雲孤飛之下徘徊反顧而吾親之舍不可卽也身居朝堂

親在鄉閭而疇昔絕裾之行非吾親之意也則雖位台鼎當宰執而其心有不能以自遂者矣吾嘗恠夫二子者之不能有善處之術以全其君親之義也是故於仲明之行而深爲公喜之蓋仲明之行而公事君之忠事親之孝兼得焉真可謂於蜉蝣處之事而有善處之術矣公以事君之道任於身而以事親之責付其子則仲明茲行其負荷亦重矣哉上則欲以承事乎太夫人如公之身親在慈侍

半江集卷之

四

之側者以不墮其倚廬之望以和其心樂其志養其氣血以益永其天年次則欲以修其家事完室堂力田畝儲備百物以爲太夫人供養之具睦宗族親里閭調其匱乏而卹其艱虞以副太夫人之心使太夫人壽益高身益健強而康寧公亦得從容廟堂盡力經世之務以答聖明之眷而無內顧之憂此皆仲明之責也仲明勉乎哉夙夜孜孜惟勤惟慎以無墮乎尊公之命可也仲明好學飾行

雖公卿子被服如儒生嘗以蔭入太學待選於銓曹家庭之教蓋有素矣西曹之士爲公之屬者喜仲明之行相率爲詩歌以贈之而屬寬序其端云

送周原已序

歲辛丑余始來京師獲從御醫同郡周君原已遊及今年而君遂拜南京太醫院判之命以行蓋凡從游者四年而相與之義相悉之情雖同氣骨肉殆無以過也則茲行也能

入半江集卷之十

五

愬然乎哉然君茲行寔君之幸而亦余同志者之願也君之尊翁暨母夫人在堂皆七十餘矣而君無他兄弟以備養也身在數千里外晨昏溫清之禮闕而不舉也起居飲食寒煖之節疾痛痼癢之變藐然不可得而知也初君來京師非君之意也君家世業醫君少而精其術然猶自致力於六籍諸史百氏之學今天子徵天下名醫有司以君應詔促迫上道欲避去而不可得也既至京師選

入內局日夕侍上起居論方製劑動獲奇效遂拜官焉而君未嘗以爲榮也君雖以醫進然文學之名推重縉紳大夫間乞篇章翰墨者與乞藥物者相等候謁之刺日盈其門而君不屑也蓋其心思慮日夜惟在親所求爲歸養之計既不可得欲棄官而去又不可也惻惻南望若拘囚然其迫切之情困厄之狀人莫不知之而余爲尤深常自思欲一出奇計以遂君之私也今而得此行也豈非

入半江集卷之十

六

余之願哉雖然於君之行其亦安能愬然於心耶自余來京師而得君道有所輔益身有所依歸學問有所講明行事有所咨訪疾病之不常則藥物以扶持之愁苦而無聊則談笑而慰遣之蓋無往而不相偕亦無往而不相益也溫恭諒直有古三益之風焉非但爲杯酒殷勤之歡而已也今也道何所輔益身何所依歸學問何所講明行事何所咨訪疾病何所藥石愁苦而無聊何所遣慰也是能

惘然於心否也蓋嘗自謂平生知己者之難  
遇也既相遇而復相失焉況乎人事之不常  
而後會之未可知也是又能惘然于心否也  
於乎君行不可留矣而君之行爲親故也南  
都距君之家庭不數百里可以便道而歸省  
也既之任可以迎而養也則所以慰十年行  
役之思而盡高堂垂白之歡者在是承顏養  
志之義不可不勉也所以制其頽齡而延其  
壽考者在是甘旨藥石之奉不可不慎也且  
將有貤封之命可以榮其身舍飴弄孫可以  
樂其心則官職之事不可不修也繼嗣之義  
不可不務也之數者皆君之所急而余之所  
深願焉者也蓋相語至此而離合聚散之情  
有不足道者矣余既徵諸士林之知君者爲  
詩以贈君而區區微意有所欲言遂僭而爲  
之序

聯句集錄序

刑部郎中馮佩之之擢江西提學按察副使

而行也至於今踰年矣友人王君存敬慨契  
闊之久思會合之歡檢故篋中得舊與佩之  
及諸士大夫燕集聯句之作凡六會三十有  
九首錄爲一卷題曰聯句集且自述其意志  
於卷末將以致之佩之而屬寬爲之引方佩  
之在部時同官之士能賦詠者甚衆讌集甚  
數文字友誼之相從甚歡若郎中屠元勳勳  
員外郎秦廷贊職主事楊質夫文卿陳一夔  
章以及佩之存敬蓋不下數十人佩之寔爲  
之宗主而寬亦得以不才廁其間至其他同  
朝之相知者亦多與焉若春坊諭德謝于喬  
遷翰林脩撰王德輝華兵部武庫主事戴師  
文豪進士華廷禧福布衣王右直仁甫亦不  
下數十人然今未暇悉記記其與於茲六會  
者耳六會皆在癸卯之冬具在一雙廷贊宅  
者各一而存敬之宅凡三焉蓋此稿獨存敬  
所藏其會他所者猶多不止此也更唱疊和  
連篇累牘可謂盛矣然詩則未必盡工蓋一

時寄興率爾之作而或窘於彼此近續意義相入之難矣既會之明年春而佩之遂行佩之行而會亦少衰矣其後廷贊丁外艱元勳擢南京大理寺丞皆次第別去而向時之盛今遂不可復得矣抑不知佩之之在江西而賓僚倡和之樂亦復有如向時之盛者乎言念去住倂仰今昔臨卷憮然不能爲懷者久之

送龐元白詩序

半集卷十

九

龐君元白來視余於京師將歸鄉之縉紳及凡交游諸大夫相與爲詩贈之而謂寬宜爲之叙寬之伯姊適君君天性孝友好學多能自予童髫時君日提携之相與周旋善則引之過則規之勉其能輔其不及同其憂樂而通其有無內有兄弟之親而外兼朋友之誼如此者十有餘年矣歲庚子余始別君來京師既而繫官于朝歸計遂淹言念疇昔未嘗不慨然興懷也今年夏君乃不遠千里而來

條爾相顧驚定而喜慰窮愁於羈旅復疇昔之歡娛情之所極胡可云喻京師之寓長安塵土之衢求如故鄉之樂不可得也然環堵之居庭有杞菊座有圖書亦聊足爲君玩而都會之地城郭宮殿之壯麗衣冠禮樂之清華國體之尊人文之美則君之所景仰而快觀者也於是相游處相談叙相勸勵而慰恤者兩閱月矣金商氣至炎火暫息而君撫時念鄉歸思勃然叩首側足不可挽止夫以契

半集卷十

十

闊之久望思之深幸相聚而復相違有情者之所不能堪也而況肺腑之親哉然始者之合初不虞中間爲別之久也中間之別亦未知有今日之會也故別不能不悲而會爲可喜若今之爲別則初至之日而慮已及之矣蓋事勢之必然而志念之所素定者又何必戚戚於其間哉而況會而別別而會乃人事之常乎吾所喜者君之歸也有庭闈棠棣之歡有林泉耕讀之逸而所悲者身繫一職碌



碌塵土當官蒙素餐之羞懷歸存簡書之畏  
耳遂承諸公之意聊僭序之以道余情焉

送溫廷實使陝西詩序

地官主事溫君廷實奉使關陝將行縉紳諸  
公相與爲詩章贈之且繪而爲之圖又皆謂  
不可無所以序其意者遂以屬余余聞溫君  
家蜀蜀在陝爲便道而君二親俱存君自登  
進士第居京師不得奉朝夕者五六年然則  
行定省之禮致甘旨之奉盡高堂垂白之歡

半江集卷之十

十一

其在茲行乎夫人臣致身於君則無以盡情  
於其親外務於國則不能內顧於其家蓋千  
里從宦身在羈旅或山川之阻絕或王事之  
鞅掌於是有累數十年不歸侍者矣此陟岵  
北山之詩所爲作也則君茲行也豈非所深  
願哉然君茲行 朝廷之命也奉 朝廷之  
命則當致力於 國家之事今也關陝之地  
赤土千里戶無炊煙野無青草蓋自癸卯之  
冬以至於今二三年間而民物幾於盡矣

聖天子日夜憂勞思所以拯救而生全之命  
遣臣工冠蓋相望君之往也下則欲以甦生  
民之命上則欲以紓 主上之憂其責可謂  
重其事可謂難矣吾知君於此方且夙夜寢  
蹇之不暇而何暇顧其私哉然則向所云高  
堂定省之願果何由而遂耶其必先致力王  
事之務而後自盡於家庭之情乎夫君子一  
身有君焉有民焉有親焉致君澤民而悅親  
三者君子之大節也君一行而三者之義兼  
之茲行也夫豈徒哉諸君歌詠而圖繪之有  
以也夫

半江集卷之十

十二

送趙縣丞序

古今稱民生之艱難者莫甚於稼穡之事然  
特謂其身跼蹐之勞冒水火之毒以竭力於  
鉅耒耜之間而又有旱澇之不常蟲蝗穢  
穢之爲害耳嗚呼亦孰知稼穡之後而有賦  
稅之艱賦稅之後而有轉輸之艱哉禾黍未  
登場圃方築而催科之吏已在門矣倍兌誅

求雜沓交至鞭撻以威之拘囚以要之不剥其肌膚而竭其骨髓不已也是故終歲力作而不免於饑寒此賦稅之艱也舟楫之運載牛馬之驅馳費亦甚矣水陸之播遷鼠雀漁獵之侵竊耗亦多矣輸之廩藏則必取盈焉取盈可矣又將倍而征之也是故必稱貸而足之稱貸矣又必倍而償之至於破田宅傾產業鬻子女者衆矣此轉輸之艱也是二者天下之通患也而東南爲甚東南之郡吾蘇

爲甚蘇之屬邑吳江又其甚者蓋吾蘇田賦甲於天下雖有大藩省轄數十州郡者不能及也而吳江一邑秋糧粟米凡六十餘萬其他臬麻金帛庶物之征猶未可勝計也況其地卑濕瀕下水潦之患莫先焉而租稅之科特重於他縣其轉運也每歲蓋船數千百艘役徒數萬戶夫倍克誅求之弊不免也而稅且獨重費耗稱貸之患不免也而役且獨繁民將何以堪之哉將盡轉而之溝壑散而爲

逋逃爲餓殍而已矣然則爲有司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寬吳江人也居京師五六年矣見鄉人之轉運至者皆羣蹙蹙憂悴若不能自主問之則虧損之數什輒五六既而逋負動萬計畱滯連歲月蓋未有能免於稱貸之累者及今年鄉人之來者皆歡抃相慶無有怨嗟未幾事竣而歸過余告別皆欣欣然喜也問之則曰此吾侯之惠也吾侯勤恤吾人處之當其宜督之有其法能足其用而省其費也

蓋邑貳尹趙侯某定典運事來京師嗚呼若侯者其可謂能矣哉其可謂賢矣故推此道也治邑事理賦稅吳民蒙福多矣侯將行余以其事稱諸鄉人之在朝者皆曰願書以贈侯也遂書之

### 送劉用齊推官序

成化丙午秋九月試尚書刑部政進士劉君將行同曹士大夫相與治具于部之西署錢之屬余言以爲贈余從劉君游久矣其爲人

及其學術余固知之然不敢頌也雖然可無  
贈乎劉君自登第後試政于此至于今三年  
矣此肅殺之政法度之地蓋周禮司寇之職  
堂邦國之禁謂之秋官所以詰奸慝刑暴亂  
而輔教化之所不及有訊鞠之勞有誅戮之  
威有囹圄桎梏之具其法五其屬三千天下  
之所至畏以爲患害凶禍者莫甚于此在劉  
君觀之亦嘗有所不忍於心乎然古人謂之  
典刑又謂之祥刑夫典者常也祥者吉善之

卷之十

五

謂也人所畏忌而曰常凶器而曰祥是蓋必  
有深意者天下之惡者不能一日無則天下  
之刑可一日而弛乎先王之創制此者輕重  
條貫粲然具備夫豈以殘民哉蓋所以爲之  
防範爲之禁戒使之知避而不敢犯則庶乎  
其入於善而遠於罪也固忠厚之至也劉君  
亦嘗於此焉求之否乎夫今日之所試他日  
之所行也而劉君今也任府推之職則刑獄  
正君所職之事也況一郡之地連數十州縣

之大其民有士農工賈有父子兄弟朋友宗  
族姻親其事有賦稅徭役有耕桑飲食婚喪  
之禮其地有里社有田宅有市井關梁塲園  
安得其不爭且訟也而況乎吏有狡猾者民  
有強梗者有寇賊者鄉曲有武斷者此未遽  
可以道德化之也夫苟未可以道德化也舍  
刑罰其何以哉吾故就吾儕之所職與君平  
昔之所嘗試者以爲君贈君尚無易於余言

贈御醫陳先生序

卷之十

六

始余居鄉時卽聞公尚先生名旣來京師友  
人周御醫原已嘗爲余論吳中名醫於小兒  
科推公尚爲之最衆醫所不能治者公尚輒  
治之其姻家湯文煥幼子之疾服藥數月不  
效瀕死矣賴公尚而得生余於是深歎慕之  
恨未之識也後數年公尚以良醫受徵而來  
余聞之喜甚始一相見卽與定交未幾入御  
藥局尋陞御醫奏功取效名滿都下今年春  
余幼子女皆患痘疹子生之三歲痘之始發

已細而色雜數日不能滿迨瘡發痂脫矣餘熱連旬日不能解衆以爲難治公尚日臨視之隨時調護始者危甚既而稍安後卒以全愈女生甫三月初發時大者僅數十而周身紅蓓稠細如簇公尚曰此餘毒也藥之明日視之大者益發其細者掃地盡矣故余子女之獲保皆公尚之惠也同時痘發者余所知有馬直閣宗勉楊儀部君謙之子凡視痘之法七日後不發或發未盡而泄痢及頂陷者

八半集卷之十

十七

皆不治楊馬之子皆犯之公尚皆療而活之又余同官魏廷佩子方歲餘痘發而斑黑法在不治衆醫見者皆謝去魏亦自分必死矣公尚察之獨以爲可生藥之果愈嗚呼可謂妙於醫者矣余嘗暇日扣之公尚曰彼病在某吾以某藥投之此病在某吾以某藥投之皆有證據鑿鑿可聽惜余不能記也余既辱公尚之惠因思原已前日之所稱許信不爲誣且愧無以爲謝遂併述所見治療一二以

爲贈若先生醫效之奇著在東吳及京師者比比而是蓋難以悉記矣

送吳汝礪序

予自年十二三時與君之弟汝器同硯席相善也因得從君游當是時余始知學而君兄弟皆已有成君思致淵澈詞藻道麗時發奇論出人意表汝器則高步遠矚超然塵埃之外而雄逸橫放不可羈縛予以無似朝夕周旋其間所得於麗澤者甚厚嘗竊論之以爲

八半集卷之十

末

伯之業精而仲之才大皆非人之所能及也歲丁酉辱與君同鄉薦余既得仕而君兄弟久未第今年春汝器始以丙午鄉薦與君偕至京師蓋余別汝器將十年君亦中間一再會而已一朝復合恍若疇昔叙論徃復達旦不寐則汝器之大就繩墨之準而精君之精加積累之力而大予固謂其並駕而進頡頏清朝之上可必也既而君果得之汝器乃復不偶予固深惜之然猶喜君之得以爲他日

將繼進也及汝器別去則又惜之然猶幸君之畱也君既登第試政冬官有詔賜諸進士歸鄉里聽取者若干人而君與焉余始聞而爲君喜之既又不忍君之行蓋方幸其畱以相慰也而又去之固人情之所不能恣然者也雖然君之尊翁暨母夫人在堂年老矣而君適成名則茲行也寔人情之所榮而君之所謂莫大之願也而余又奚以不能恣然爲君之歸日偕其弟登堂以稱壽也暇時相與尋理舊業必有念我者幸毋曰塵泥之人不可復教矣

入半集卷之十

九

送葉台州詩序

聞其名而遽信其爲人近於愚未嘗識其人考其行事而遽稱之近於諛蓋天下之士固多有名浮其實者而許可尤君子之所慎也余自入刑部卽聞公名然未嘗識也遽信之不疑遽稱譽之無所吝於辭然自以爲非愚且諛也公自部郎中出知嘉興府改台州在

部中爲前輩部之士大夫論文學者論政事者論立身行己之善者未嘗不首以歸公自公之出至於今數十年前後猶一日也夫去後之思不相識無所求者之譽固人之所難得而事之所可信者也既又聞公有寫騷之亭夫騷人之辭尚矣有以寫其意於數千載之下非深於文者能之乎又余同官之相善者如潘應昇王存敬皆台人故公之政績不絕于余耳所聞日新而月異余又以益信前之言者之非妄也今年公以三載考績來京師余嘗聲問相及然未有以見也未幾書最而還交游諸公餞于東門之外各爲詩歌以道其行得若干首既行之後其鄉人尹廷用輩相與集爲一帙將以歸公而請余書其端余雖未識公然言之豈爲愚且諛哉

入半集卷之十

十

送太學生莫君還南京序

懷千將莫邪之器者必待夫虎豹蛟龍犀象而剗之遇一蛇一虺之類輒輕試之非知用

器者也況屑屑於小則器亦從而敵他日縱有大者無能爲矣嗚呼是器之在天地間人固望之以爲非常之用而遽止於是哉是故有識之士堅其所守愛其所得宜其利而藏其鋒時至而動使不獲乎虎豹蛟龍之屬以展其一割之快雖終身無所用之可也松江莫君其以有司之貢來京師始吾聞其將有所受職也而懼既又聞其南入太學將行爲之大喜吾固謂莫君非小用其器者也莫君

八半注卷之十

壬

以磊砢不羈之才落落特出於吳松之間游庠校者幾三十年入棘闈而試藝者凡八舉于茲矣而卒未之能成是蓋三十年八舉之間曾不得一遇虎豹犀象蛟龍之屬有以當其鋒者焉然則君之于將莫邪雖日挾持以出入游衍其發劍之初質固未嘗一試也豈可以今日偶遇一蛇虺遂欲盡變其平昔之操而鈍其所養之大器使之終不得有所展乎以一洩其忿怒不平之氣也哉君其決於

南行以完守此器無矧也況大學者陶冶之地雖不階寸鐵者固將於此焉鑄而有之况君操其素有以往益淬厲其鋒乘時而奮焉孰有能先君者於以馳騁磅礴豈不快哉余方喜君之行而友人張廷肅適來請言遂書之以贈

送江西憲副吳君懷德序

聖天子卽位改元之二年天下方岳郡邑之臣述職考績之餘黜陟明慎簡庶官於是

八半注卷之十

壬

吏部推堪任按察副使者凡若干員以聞而余同官吳君懷德宣爲舉首詔遂有江西之擢江西天下之名省也地廣民衆錢穀獄訟之繁甲天下臬司之職寔難其人苟非練達剛明之才鮮克戡其任者故執政首以推君君之將就道也西省之士相率往餞而屬余言以爲贈余於君鄉里也吳松者溪之間相去不百里君之伯氏安溪君以鄉貢士出宰名邑余少而獲交焉君之尊甫西疇先

生樂義好事名重州閭余雖未及見之然懿行休光熟于耳者久矣初西疇之生君及安溪也少而訓以經術嘗手植雙桂于庭以自期待既而二子皆顯受 賜封焉君自登進士以來至於今二十有二年矣始則兵部武選繼則刑部廣東雲南諸司皆號劇地在他人居之難有美名而君守法持已毅然一出於正威不可奪利不可誘行乎其所當行而止乎其所以當止優游從容處之裕如以故履

平江集卷十

主

歷積年名譽益彰朝野士庶翕然稱之是命之下可謂優且重矣然在衆望猶或有所未滿也謂君入仕最久居職最勞且茂實嘉譽卓卓如此誠宜陟在近要以任大事不宜復以外臺劇地煩之余謂不然君子之仕也非以自適將以有爲於天下也惟其志之行固不計其地之崇汙惟其力之能爲固不計其身之勞逸尊爵厚祿散地素餐吾謂不如抱關乘田之有事也臺省廊廟安坐高視

民生疾痛漠然無關吾謂不如一州一邑之足以行道也江西劇省也臬司要地也而君往臨之志得行矣力能爲矣下足以及民上足以裨國矣他復何求哉且君之志豈好爲自適而偷安憚煩者哉況內外敷歷實益孚名益振異日陟近要任大事天下聞之者素信之者深有所建置將不言而孚矣則君今日之行蓋他日柄用之地也余與君同官久相知爲深既慕君家學之有素且樂君之有

平江集卷十

主

此行也於是乎書

### 送司訓管先生致仕序

僕既釋服過謁司訓管先生於學宮叙論之間未嘗不以歸田爲言僕止之曰學校優職也受一命食三釜諸生從游者數十人無簿書期會之鞅掌無錢穀獄訟之搶攘坐穩雖涼無寒也苜蓿雖儉無饑也可謂逸且樂矣吾謂子將終其身居之奚庸歸先生曰不然吾幼而學道長而入官去鄉里捐墳墓以徇

升斗於千里之外歷三十年更數郡邑一命不改其初三釜尚從其舊上無補於聖明下無益於諸生吾居之也厭而食之也慚昔子雲三世不徙蓋在黃門馮唐不遇終身猶爲署長而吾今將白首於茲矣吾何爲而不歸僕曰噫子過矣遇不遇命也用不用時也樂吾道適吾志而已矣曾點居沂水間當莫春之日曰與其徒沐浴詠歌以終其身聖人與之今吾邑雖小吳淞湯湯洞庭洋洋庠序

集卷之十

五

之彥亦楚楚而踰踰相與扣舷而遊濯纓而歌優游而徜徉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奚庸歸先生曰豈惟子之邑也吾家安成故文獻之邦也有蒙岡牛嶺之山可以樵有蜜湖蘆江之水可以漁有新茨武功之田可以耕而鄉之藝文儒術特盛吾將課吾兒以耕教吾孫以讀而吾且浩然自放於漁樵之間今子之邑非吾土也吾何爲而不歸僕又曰鉛槧之勞廩食之養較之漁樵耕稼不猶愈乎淑乎

一家孰若教行於一邑絕世獨往孰若與斯人而同群乎先生曰是則然也雖然耕與仕各有道出與處各有宜吾聞之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今子觀吾之於時何如也猶且依依焉栖栖焉忍而不能去也吾將何求哉僕於是不能復有言也相揖而出未幾庠友李時顯輩來言曰先生致仕得請將行矣余聞之驚遂述疇昔往復之語以贈之以見先生茲行其志素定而非苟然也

平江集卷之十

五

送施君彥器出守河間序

余同官正郎施君彥器之奉命出守河間也或謂余曰君將不樂其職哉郡守官雖貴祿雖厚責雖重然在有司之列監司使者得以臨之不能無上下俯仰之勞在朝士大夫往往不樂爲之君歷職郎署且十年矣令望素著少假以日上可至廊廟下亦不失藩臬之重一郡何足以辱君又曰君才高而行脩



好學不倦有志於道術文藝之事宜畱置朝廷之上以珪璋至治而潤色鴻業彼有司之務何足以煩君旣而愔然曰君必將樂爲之彼重內輕外者流俗之見也擇官而爲之行險微倖之人也以事上爲耻不知分者也君賢者也豈以內外崇卑易其心哉余曰若子之言謂之愛施君也則可謂之知施君之志則不可 聖天子旁招天下賢士大夫而尊顯之豈曰私之哉將以天下之煩且勞者加

八  
半江集卷十

主

之也君子出而用世服其爵食其祿豈以自便其身哉將以自任夫天下之煩且勞也顧人之才各有能有不能是故用人者不能不因其材而篤焉彼誠不堪事也置之散地也則宜以足以有爲之資而曰吾惡其煩且勞也必求散地而居之以自適而豈君相用人之意哉君子不素餐者其忍安之乎夫在外民牧之職跡則受制於人道寔不屈於已出一令行一事朝發閨闈而夕周於四境雖有

貴勢吾貌敬之足矣粹不能掣吾之肘而制吾之命也是故可以行志可以澤物可以立不朽之業若夫在內者操柄用事惟臺省當道諸公可以有爲於天下其他則散地居多焉雖各守所司之職而終無可紀之勲況地益近則志益不可行官愈貴則顧惜忌諱之心愈重是故長厚之俗隆而蹇諤之氣沮譬之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置之閼宮清廟之上望而知其爲國之至寶然於世用何有哉立

八  
半江集卷十

主

伏之馬芻豢非不豐也被服非不鮮明也徒以克觀視之美而已矣入籠之鵬伏櫪之驥終日飽食而安居雖有霄漢之志一日千里之能欲一騁其足一縱其翼不可得也使稍有志於斯世者吾知其必不以彼易此況才而賢者乎施君久任法吏明習政體固將以有爲也又安能依隱玩世於市朝之間旅進旅退而已乎余旣以是答言者同僚諸公咸請書以贈君遂次第其說而書之

送新城令胡君還任序

新城令胡君公器余鄉貢同年友也少勤學問力追古人既入官盡心民事有循良之風焉三載考績來京師寓於其從子秋官副郎企慕官舍余往候之寒溫之餘語及政事君曰吏之職守令爲難守令二者令尤難令之治大邑難小邑爲尤難余曰地方數百里戶口十萬錢穀獄訟諸事紛錯填委爲之寔難邑小則事省奚其難君曰不然邑大則物富

八半江集卷之十

元

凶年荒歲苟處之有道民不告病矣邑小則地狹而產寡民無素蓄旱澇相仍之餘饑饉流離無所賑也賦役之供不可已也雖有巧匠不能無材而製雖有良農不能無種而植故曰難東南之邑大者六七百里北方小者或至數里其令丞以下諸吏胥史輿臺諸役井閭舖舍廟學驛遞關津諸卒徒譏察巡警漕運解過諸差遣其用民力不能減大邑之半而戶口財賦不及十之一二是故舉一邑

之人不能供一邑之役而民力竭矣蓋不待凶年饑歲而流亡餓莩無日無之此無他置縣多之害也縣之初置遠自前代非一日矣然世變不同民物之消長隨之有昔瘠而今腴有前盛而後衰故三代之時吳越皆荒服而今爲財賦之區冀州堯舜所都而今地薄民貧特甚此其明驗也大抵政之弊有人爲之有法爲之人爲之者人去則改法爲之者人不得而改也董仲舒曰琴瑟不調必解而

八半江集卷之十

三

更張之真至言哉余曰君既悉其弊矣胡不言諸朝而置廢之曰吾職微言將孰從余曰然則君之邑何如曰吾新城地方四十里亦小邑也吾治之三年民獲少安亦惟盡吾心而已矣既而君考課吏部奏最入優等余聞之歎曰公器之行可謂不愧其言哉君將之任企慕請余言爲行李贈余不能復有言也然觀君之序論考其政事可以知君之賢矣

送伍君朝信守寧波序

以韋布之士躡僑擔簦而取進士無資地之  
席無譽望之素驟而登近要列通顯不數年  
而致卿丞之位此可以爲賢乎曰此遭遇之  
偶然耳未必其皆賢也巧宦之士或乾沒以  
徇時或矯飾以釣名遽條戚施色厲內荏公  
卿昵之近倖賢之以徵倖金紫之貴比迹廟  
堂之列此可以爲能乎曰此君子之所羞也  
奚其能然則所謂賢且能者何如哉曰吾負

天半集卷之十

序

吾資而人不吾知也吾不徇焉是故居下位  
而不恥吾所蘊者大而用我者小也吾從而  
小試之是故處之綽然而有餘積累既久而  
輝光之日新實德既茂而聲聞之四達不求  
知而人知之不求用而人用之是故得之而  
無愧居之而無忝斯之謂能斯之謂賢吾同  
官伍君朝信之始舉進士也年甚少志甚遠  
學甚富被選爲庶吉士游翰林三年養益充  
聞見益廣然不求知於人也出爲刑部主事

舍承明金馬之清華就朱墨敲朴之冗雜人  
或爲君不滿而君處之裕如也日惟勤簿書  
慎聽覽之爲事吏而文廉而平寬和而定嚴  
密捷速而極精詳居職五六年群僚稱之大  
司寇器之俾掌諸司章奏尋轉員外郎去年  
嘉平月遂以銓曹薦出守浙之寧波寧波冢  
宰之鄉郡也推擇蓋極一時之選 命既下  
縉紳諸公奔走相告語有爲朝信賀者有爲  
朝廷得人賀者有爲寧波之民賀者於戲君

天半集卷之十

序

何以得此於公卿間哉夫其所以孚於人者  
素矣此固吾所謂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用  
而人用之者也得之而無愧居之而無忝者  
也所謂賢且能者君真其人哉彼巧宦者無  
足言矣無基而驟進亦非君子之所安也彼  
若春花然非不榮且豔也不踰時而委於荒  
榛野卉之間若潢潦然非不瀾然沉溢也朝  
滿而夕涸矣君子之道則後凋之木也有源  
之水也朝信之進也旣以踐履之素得之自

是而往踐履將日以至名位將日以隆若松栢之拱把而梁棟也若江河之濫觴而放乎四海也端在於今日矣君將行寧波士大夫之在朝者謀以言贈侍御金君惟深暨余同官揚君志道寔來徵余言此固鄙意之所欲言者也

○方伯李公輓詩序

浙江左方伯李公文明視事甫三日卽遇疾不起藩臬諸僚友及凡士林諸公皆哀悼之

八  
半江集卷之十

五

發諸詩歌者若干篇於是參政韓公輩相與彙萃成秩使來告曰李公江西弋陽人也登成化乙丑進士第由刑部郎知岳州參陝藩總憲汴臺遂遷今官其在岳也建學興士修舉廢墜築長堤以捍水患郡人賴之名之曰李公隄其去任也作去思亭立生祠祀之其在河南尤以澄清激揚爲已任去貪墨雪冤抑畧細故而循大體憲度清貞官邪警惕上下稱之今也吳越之人方將待公以哺倚公

以安也而奄忽如此豈天之無意於東南之民歟抑彼元元者之無祿而不獲蒙康濟之澤也諸公之作固不但雍門之感華屋丘山之悲而已吾子與公舊同官相知宜深幸有以題其端焉余初入秋曹公爲主事已五六年矣時三山林公爲司寇負海內重名甚器重公每天下有大獄卽奏遣公往治之蓋凡三奉使還奏皆稱上意尋轉員外郎未數月有岳州之命公爲人剛方而通明遇事敢爲

八  
半江集卷之十

五

持法無所回曲至與人交底裏洞澈不藏秋毫而休休有容僚友莫不愛敬公謂他日遠到未可量也旣出西曹數年至左方伯人皆謂公不日入廟堂握政柄可立而待也公之來浙也余亦承乏與公遇諸塗握手道契闊相得甚歡遂同日視事公之遇疾余數往問誠不意公之遂不起也故舊之懷豈勝感哉又況爲國家惜爲斯民惜之心乎是用叙公履歷之畧書之卷端聊以致余情焉

壽陳翁七十序

絕物類離人群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避世者之爲也能經鳥伸吐故納新以火候爲功以刀圭爲神養形者之爲也是二者將以爲高也將以爲壽也殊不知高與壽之道不在是也古之人蓋有隱於吏者矣隱於市門者矣何以秘匿爲哉方術者德之賊也金丹者毒之腊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何以服食爲哉夫形

八半注卷十

五

勢之途險而難行富貴紛華之地穢而不可居是故守道者欲得坦途而之閑適之地而居之耳身體髮膚不可毀傷也七情足以散精一德足以葆真也是故君子跬步必謹垂堂必戒少思寡欲無管無爲此則避世所以爲高養形者之所以爲壽也非抱冲融之德兼通介之操者何足以語此金華有隱君子陳翁其殆斯人歟翁儒家也學道自適不求聞達居闔閭之中車馬之往來出於其途食

貨之貿易集於其門終日譁嗽雜然不寧而翁居其間休休焉浩浩焉其門則市其心則水寓意於天官卜筮醫藥種藝之書寄傲於花鳥竹石之間視紅塵之擾攘咫尺千里也因題其廬曰城市山林可謂得避世之宜不絕類不離群而其高自有不可及者恬淡寂寞玄同希夷不知軒冕珠玉爲何物薄滋味時起居愛憎不生是非兩忘真葛天無懷之民也平生足跡未嘗入公府晚年郡邑以鄉

八半注卷十

五

飲酒禮招之亦一往焉日集鄉老之賢者相遊譁爲歡娛今年壽七十矣而聰明健強若少壯然目矐漸方色若孺子可謂得養形之道無火侯無刀圭而其壽自有不可量者若翁者蓋大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詩人考槃所謂獨寤寐歌永式弗諼者歟且陰有令於黃老專氣致柔長生久視之法也耄耋期頤永錫難老不亦宜乎翁之子順登丙辰進士第試秋官介於正郎朱君汝承請余

言爲翁壽余既從進士君得翁之爲人而慕樂之因爲伸其說以復翁字德奇四月十有八日其初度云

### 黃氏族譜序

刑部員外郎黃君德溫擢江西按察僉事將行考其所脩家譜過余言曰吾之先蓋出自顓頊封於黃因氏焉六世祖某始自長沙遷於鄱長沙以上譜牒淪落不可復考高曾以來相繼皆一子至吾父兄弟三人某兄弟若

大  
半江集卷之十

三

于人子姪及孫又若干人始漸蕃矣吾大父之爲譜也曰吾不敢妄引荒邈以襲杜正倫郭崇韜之餘繆姑識吾所知者示之子若孫焉耳故所載自枌始不遠及也吾父既緝之矣其今復增脩之願吾子一言以序其意予取而閱之知君奕世之所脩積蓋非一朝一夕也君之身貴且賢信乎爲善之效有所從來也君之後昆自是蔓衍而昌大當有加而無已也君六世祖之爲總管也當元之季勞

徠安輅世有德於郴之人高祖諱華甫孝友力學誼行於鄉曾大父節判君大父杭郡檢校潛室先生父上高今毅齋先生皆廉慎守法惠愛之政先後著聞於時又加以文藝道衍世其家至於德溫益光大之登進士歷官郎署明慎通敏譽望籍甚遂有江西之擢其進未可量也可謂世濟其美矣若作室然剪蓬藿創基宇規模既宏且固而肯堂肯構潤色而繕完者又詳且密矣若治田然草萊旣

大  
半江集卷之十

三

闢溝洫旣濬鎡鋸旣具而嗣其業者又能深耕而耨糞多而力勤矣夫如是而曰有傾圯之患穡獲之不豐吾不信也吾嘗觀古今士大夫之家凡貴者孰不欲以其祿遺子孫富者孰不欲以其貲遺子孫才且賢者孰不欲以其文藝道術遺子孫哉然有止於其身或一二世而廢者有綿歷數十世愈盛而不絕者此其故何哉或由乎其先或由乎其身其興也必其先之善啓之其嚴也必其身之不

善儔之其悠久弗替者必其先有以成立之  
後有以維持之黃之先積之累葉至於今始  
發於吾德溫且發於諸季嶄嶄然輩出矣德  
溫固能亢其宗者後德溫而興者其可不思  
所以繼哉繼之之道何如鑒於先世之懿範  
謹師之而已矣予與德溫爲同年友且同官  
署相善也有通家之義故不辭而書之以示  
其後之人

### 菊石圖序

八半江集卷十

五

僚友李君敬敷得菊石圖於畫史携以示予  
曰將以爲大夫人壽也予見其嶄嶄崔嵬端  
確峭拔潤而厲廉貞而安隱然有千仞之勢  
特立不倚之節又見其幽閒歲寒靜麗芬馥  
渥雨露含冰霜不妖不媚亦不零落因問太  
夫人之壽則八十有二矣問其平生則自澹  
菴府君捐館舍矢死靡他四十有餘年矣諸  
子皆有成立克昌其家而敬敷實抗其宗慈  
訓之力也家規整然生事益厚內則之修也

行年雖甚高齒未落髮不白上壽之徵也予  
聞之嘆曰敬敷其苦喻哉夫物堅而後能久  
堅而靜而後能保其久石則堅而靜者也故  
水有時而涸土有時而崩石獨巍然而長存  
百卉之華先發必早殞晚榮必後凋故桃李  
之類驟而開倏而落者比比也而菊獨芳於  
涼秋之日歷歲寒而不改其華滋有幽人貞  
士之風焉今夫太夫人以名門之產而爲鼎  
族之配終始一節不磨不渝靜堅自持德馨

八半江集卷十

甲

四聞其礪志猶石也其英華之發猶菊也然  
則眉壽之眉豈不猶石之常存菊之後凋也  
哉古之人有以金玉比德者有以岡陵松柏  
比壽者斯石也斯菊也信乎可以獻諸太夫  
人爲千百禩無疆之祝矣敬敷曰然願書之  
將併以爲壽也遂書以歸之

### 具慶圖詩序

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愛之勞之欲其才欲  
其賢欲其立身而成名其心無窮也子之於

父母順其志承其顏候其燠寒時其起居欲其健強欲其壽考其心亦無窮也二者之心皆原於天理民彝之固然而發於至情之所不容已夫豈有所勉強矯僞於其間哉然其所欲則有得不得者矣蓋造物之故茫無端倪或無意而儻來或固求而愈遠非人力之所能與也鄒平孫翁魯之奇士也少慕王彥方之節晚成向子平之高孝第力田以豐其家嘗輸粟縣官以濟其鄉閭者屢矣生三子

大半江集卷之十

甲

長以醫學專門爲邑訓科次以義民得散官蓋皆有及人之澤不徒章服之美其季則由邑庠生卒業太學選入四夷館讀書力學將受職就列爲國家用有日矣諸孫滿前如芝如蘭翁今年壽八十有三其配韓碩人七十有二偕老無恙自是至於百歲至於上壽可必也太學之游京師久喜有家庭天倫之樂而恨不獲致晨昏定省之禮請於朝得歸養焉於是縉紳諸公知太學者繪爲具慶之

圖相與賦詩爲翁壽而太學遂來請予言弁其端予既獲聞翁之德又知其諸子之美喟然嘆曰父母之心人孰無之子之心亦人孰無之然欲如翁之能成就其子醫學太學諸君之能壽康其親隨所願欲無不滿意是蓋人之所難能也在彼甚難在我獨易夫豈無其故哉造化固非人力之所能與而福善亦天道之所可必若曰彼蒼蒼者一無所爲而人事之幸否皆出於適然也則世之爲善者

大半江集卷之十

甲

怠矣翁爲善者也具慶之福善之徵也翁及太學諸君爲善無已他日之具慶亦無已也遂書以歸太學君爲翁壽

姚母榮壽詩序

教子者惟欲其立身而揚名事親者惟欲其康寧而壽考是心也人之所同有也而非人之所可必得也才有高下德有厚薄時有利鈍幼而不能學學而不能行行而不能善者多矣是故立身揚名所以爲難人之生也如



隙駒然有少而不能壯者有壯而不能老者  
年至六十已云壽矣七十古所希也八十九  
十蓋千百而一二耳是故壽考康寧所以爲  
難二者無一焉天下皆是也幸而得之亦往  
往得此失彼能兼之者蓋寡矣雖然二者之  
數固懸乎天矣然所以致之者則未必不由  
乎人蓋訓教者成德之基也願養者延年之  
術也潮陽君某以鄉進士通判撫州臺臣監  
司累薦其賢 天子賜璽書旌之且封其母

八半江集卷之十

聖

爲太安人於是太安人之年八十有六矣氣  
克而力強華顛未白朱顏若童其鄉人之在  
京師者既知君庭闈愛日之長又覩夫 絲  
綸渙汗之布莫不嘆息而羨異之因相與題  
榮壽二字爲賀又告諸搢紳大夫爲之歌詠  
以揄揚之珠玉琳琅既聯篇而累牘矣少司  
寇謝公撫人也知君之賢而樂太安人之榮  
且壽謂諸作不可無序其意者命寬書其首  
簡寬既承命退而詢諸潮之人然後知君之

成其名太安人之享其祿皆非幸而致也宜  
也君之幼也太安人教之專於詩書禮義之  
學及官撫州又懇懇於勤慎清白循良惠愛  
之訓又慮夫日俸之不足以養廉也歲時分  
其田園之入往資給之故君政績卓然賢聲  
四馳皆太安人之力也然子而不肖雖善教  
何益今也以太安人之賢而有姚君爲之子  
肯堂肯構德成而身顯道行而名揚親於是  
乎有光家於是乎益昌太安人心無不足而

八半江集卷之十

聖

願無不酬優游懷佯以養天和夫烏得而不  
壽哉毋能教其子子能壽其親豈非天下之  
盛事而可傳者哉遂書以復公命而致之姚  
君用爲太安人無疆之祝云

送方壽卿序

才智者多急於進取恬退者或劣於猷爲騏  
驥恃其力日馳驚於康莊而不知止駕馬甘  
老櫪下而不辭大鵬奮其垂天之翼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以圖南而斥鷃飛不逾桑榆

之間亦足以自適蓋才不才之間而躁靜異焉才者狃於才不得而不躁也不才者窘於不才不得而不靜也是故躁靜非獨天性亦勢使然也今之君子役於勢者衆矣有能制於理而不役於勢焉嗚呼豈非天下之達人也哉莆田方君壽卿當富盛之年負英銳之資值可以有爲之日舉進士官秋臺處繁劇之司剴決裁制盤根錯節若破竹然吾固謂壽卿將一鼓而進樞要之地無疑也俄有告

人半江集卷之二

五

予者曰壽卿以疾得請將南歸予聞之驚復問之則曰壽卿欲歸省其親也拘於例未可得因托疾以行固其孝思之心厚抑亦功利之志薄也予聞之愈益驚因嘆曰善哉壽卿乃若是賢乎如吾壽卿所謂才智者非耶世方汲汲於進取之門君獨矯然思息肩之地世方繫情於好爵君獨致力於色養何其與世異歟且知所先後也揚帆大江之上遡疾風而順流飛輪長驅而下峻坂之途沛然之

勢一息千里孰能禦之乃將停橈稅駕而小憩焉曰吾懼其驟也可謂知倚伏之理識消長之幾而不墮於世俗之見者矣且勢之方張吾固弛之則其張也必久勢之方進吾固退之則其進也必安君其善處勢哉雖然恬退固士行之美而行道亦君子之志君之歸也定省雖樂棹雖安其無久畱也哉君將行同僚諸公餞諸郊相與賦詩贈之予方倦於物役欲退未能嘉壽卿之志遂爲之序弘

人半江集卷之二

五

治九年七月二日序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一

序

送吳江令孫侯被命趨朝序



漢卓茂以密令拜太傅封侯晉夏侯湛以野王令除中書侍郎吾嘗疑之夫令卑官也太傳三公中書相臣二代之任官不亦交趾無叙矣乎既而考之愛民如子吏不忍以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卓之善也急於隱恤後於公調政務清閒優游多暇湛之賢也於此嘆曰

半江集卷十一

嗟乎名之盛者實之隆也賞之厚者功之優也是故仕學之士無患乎聲聞之不彰惟患治道之不脩無患乎超遷之不崇惟患治效之弗臻余來浙上去鄉邑不數百里日聞明府孫侯循良之風卽卓之愛民如子吏不忍欺也卽湛之急於隱恤緩於公調也松陵無夜戶之警縣齋有雙蓮之瑞教化大行政務多暇可知也又嘗一接見侯而察知其爲人忠信敏達休休閒雅光風霽月之暉於面盎

於背也醇酎之醉人良玉之潤而確也蓋來治吳江再期年矣問其履歷則以進士宰陝之咸寧者三年余於是竊惟夫封侯之命侍郎之拜之不至也未閱月有自京師來者報曰朝廷嘉侯異政詔銓曹移檄徵之且將有臺憲之命矣余聞之不自覺其齒之粲然手足之翩然也誠喜其億而中也喜吾君吾相之明於知人果於用賢也喜吾侯之志遂將大行於天下不但一邑之蒙其福也

半江集卷十一

蓋國家之制凡大邑用進士爲宰政有異績則徵入爲監察御史暨六曹之屬今廟堂之上巨公良輔出其選者爲多侯之還朝也司風紀陟端揆登台衡駸駸然進未可量也雖然卓及夏侯盛德雅望垂於竹帛至於今不朽也豈直當時三公之尊相臣之榮而已吾侯其懋明之哉侯駕車將行貳尹孔君尚君千君縣簿王君呂君幕僚王君相與繪圖賦詩爲贈命之曰垂虹別意而未書來杭

屬余書其事於篇端

送周方伯擢任廣東序

甚哉才之難全也有政事者有文藝者有行實者長於此或短於彼得其一或遺其二何也資性之蔽也學術之偏也蓋自夫世道既降光嶽氣漓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各以其所長自名立身之體用制事之本末孰能一以貫之會而通之哉故才之難全也尚矣惟我國家百數十年盛明廣大之化磅礴

人半集卷十一

三

甄陶漸摩涵養之久人才之生稟於天者純脩于已者備所以輔贊亨嘉之運藻飾太平之美者一本於躬行心得仁義禮樂之奧卓卓乎無遺憾矣寬寡陋不足以盡知天下之士若大方伯廬陵周公時可豈非其人哉公早從事於濂洛關閩之學以文學行誼知名登進士第歷官選曹分司南都居職無事益得大肆其力於道德性命操存踐履之地業既成被薦擢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以言者

舉擢浙江右布政使提學則士有楷範提刑則獄無冤民司牧則惠浹黎庶化宣百蠻而吾嘗望見公於人人之中而出乎尋常以爲不可易而親也及承其顏色而接其言論春陽和風其可悅而不厭也珪璋琬琰其儼然可敬而重也蒼松勁栢其有恒守而不變也有德者固如是哉徐而觀其馭吏民應事幾畫經定制運用剴裁無巨無細有倫有理通方合變目無全牛暇而發爲詞章形諸撰述

人半集卷十一

四

以鳴國家之盛颯颯乎洋洋乎黃鐘大呂之音也簡嚴體要西京先秦之遺則也每竊嘆曰聖代之生賢其類如是乎其亦間見而不偶矣乎如以爲間見也請薦而登之廟堂之上鼎鼐之間輔一人以康九有經緯乎元化而模矩乎士民不宜獨使一方專之也未幾有詔擢公廣東左布政使於是大方伯進賢湯公與藩臬諸僚樂公道術之大行而惜德音之暨遠賦詩餞之寬聞嶺海之間夷

獠雜處弄兵潢池所在有之吏不能舉其職  
民無以安其生將使威以鎮之仁以綏之革  
挂牛佩犢之俗興作息耕鑿之利非公其孰  
任之是命也固公大拜之權輿抑亦聖  
天子階前萬里知人善任之大畧哉

送廣東憲長劉公之任詩序

弘治己未秋浙江按察副使古郢劉公擢廣  
東按察使將行同寅諸公素敬愛公榮其行  
而惜其不可畱相與賦詩贈公倡和之餘言

木牛集卷十一

五

及公之爲人或曰吾見其心之存於愛人而  
人不敢玩且欺也見群下之戢戢畏威循履  
約束常若公親監視之而趨命承令惟恐後  
也獄訟滿前出片語折之物無遁情未嘗不  
爲死求生而有罪無幸免者公豈非所謂仁  
而嚴者乎或應曰然公嘗爲陽穀令立制範  
明條約吏民畏服謠語以都察院提之邑廟  
學久廢公剏之工大而成速宏麗而精堅人  
皆稱其才嘗承省郡檄勸民出粟公慮胥史

爲姦不以告一日召里正赴縣計事至則扁  
其門使各疏民戶殷厚及貧乏者具其事產  
定爲上中下三等既畢一一親覈實之均徭  
亦用此法民樂其平胥史之弊息矣在浙土  
毀僧尼菴院之淫媒害風俗者釐革城隍鬼  
神之褻雜瀆亂邪妄不經者嘗署臺事正三  
司與諸奉使相見行坐之不合禮制者桐江  
七里壠介于兩山之間懸崖峭壁舟行其中  
役夫牽挽每風雨石滑一夫失脚連數夫皆

木牛集卷十一

六

淪於水公督有司集工煨石開道平坡地作  
橋梁而百數十里之險絕遂成坦途每歲所  
活不知幾何人公信所謂嚴且仁者而智識  
之敏幹畧之長心術操存之正出於尋常萬  
萬矣或曰是特其小小者耳未足以盡公子  
獨未見其爲御史時耶視離淮陽而貂璫闔  
戚歛跡不敢干法巡按雲南孟密夷背其酋  
主久矣三司議召孟良夷伐之公以孟密素  
附孟良悍難制不許後數年有用前議者果

債事兵備憲臣守備武臣有不嚴邊者奉使大臣有不法者皆劾奏之寘于理還奉命監修祧廟中貴李廣董其役力幸用事既告成謂公等曰二君勤勞久矣將言於上加省寺之擢二人力拒之而止當是時有一人遜言承之顯要可立得公在內臺大節蓋如此於是在坐有聞所未聞者擊節而嘆曰公之賢其若是哉夫行已也不詭小阿遇事也所居而理嚴足以立法仁足以附民固

平江集卷七

七

士君子之能事至於名位之炫赫利祿之寵榮苟踐履未至涵養未熟鮮不爲所動者故權倖之地世之所趨蓋有素不相聞而夤緣請託以求一造其門墻一承其車塵以徼倖於萬一者矣況乎彼固與之此固拒之豈非甚難者哉公之賢豈非古所謂丈夫者哉海內承平于今百數十年紀綱如故也久而不能無弛風俗如故也久而不能無偷禮樂法度如故也久而不能無所廢墜思欲振起而

作新之必屬之大節不可奪之士公其勉之哉嶺海澄清一方之任曷足以辱公 聖天子且將進公端揆之地矣寬曰諸公之言可書也遂序而寘之群王之首

送河南憲使文公之任詩序

聖天子御極撫世萬機所先惟籲俊立賢以綏萬邦股肱心膂之重寄自朝廷公卿而下蓋莫有踰於藩臬之臣者其長則九卿之亞也而兩浙中州天下諸藩之首 天子尤注

平江集卷一

八

意焉我寅長文公天爵以才望久任執政以名薦屢矣輒報罷人或疑之識者曰此非靳公也蓋吾 君吾相知公之深待公之厚將以近地劇務委之也至是果有河 憲使之擢公器識宏達文武具備初以乙未進士知蘇州吳縣廉正明恕政教大行清靜今譽著滿三吳間寬在隣邑蓋稔聞之入爲監察御史嘗巡按河南摧奸凶遂善良蠲蠹滌除惠利並興汴洛之民至于今稱之還臺掌三法

司十三道會議奏牘事立 朝審諤不畏強  
禦風裁凜然邦憲益張輿論方以廟堂屬公  
既而有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之 命蓋  
雖小誦公寔擇而任之公既至簡將校練兵  
戎繕城堡稽儲積號令嚴而明聽斷公而允  
風行雷厲威讐遠夷鋒燧偃息海邦人寧在  
海道凡七年巡按御史干公時俊以才優行  
端薦馮公良玉以才兼文武薦吳公道夫以  
才能超卓堪任西北巡撫薦南京大理寺卿

木半集卷十一

九

呂公秉之又以文武全材堪以統御一方薦  
然公自處惟盡其在我無所求於人故陟明  
之典久而未行而聲光日積自有不可抑遏  
者河南 命下識者有以知公之遂將柄用  
而此行為之階也中州之思公非一日矣今  
之往蓋不言而喻不怒而威者也綱紀之布  
信義之孚威德之流行夫豈待歲月哉郭公  
先在并州素結恩信及再至也老幼扶携竹  
馬迎拜陶侃再為荊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

相慶蓋赤子之所慕者慈母也魚之所歸者  
淵也鳥獸之所趨附者林藪也遺愛舊德既  
浹洽於既往仁聲義聞自流動於方來民之  
忻戴豈有既哉則其順令從化將爭先疾趨  
之惟恐後孰得而禦之哉且今之制藩臬之  
長治效既成入而為九卿者比比也公之治  
效不日而成則超遷將不日而至況公生長  
遼成少習邊事文武之任已畧見於兩浙海  
道之間而數受廷臣部使者之薦矣進位內

木半集卷十一

十一

臺摠握兵符為北門之鎖鑰掃胡虜之氛祲  
其在茲行哉檠戟戒途熊車北轅憲長德興  
孫公重合簪之情展彈冠之慶倡於僚案諸  
公抽思騁辭歌頌盛美為公贈而命寬書其  
首簡

### 遊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之勝惟杭州西湖為稱首凡居於  
錢塘武林之間者宜若朝夕與湖接也而士  
大夫宦其地或終歲不能一至焉蓋政務之

拘纏官職之界限出入有度期會有程固不得以盡如其意之所欲爲矣況聖天子勵精於上百官奉職於下罔不夙夜匪懈以承休德則遊宴之樂無益之事不惟不暇抑亦不屑爲也吾嘗觀唐宋諸人若白樂天蘇子瞻輩賦詠文字之間初疑其近於盤遊無度廢時玩日者由今觀之蓋非事實特寓言耳意者當時國憲之不嚴士範之不立而縉紳大夫競相流連光景陶寫性靈於煙霞詩酒

本集卷十

十一

之間以爲高乎則非盛世事矣是以治日恒少亂日恒多我朝教化行風俗厚紀綱正禮樂明豈有是哉民部田君景瞻來視商稅于杭清通簡要精慎勤恪四民便之士林重之既期年受代將還曰吾嘗聞西湖之勝茲少閒可以造乎其鄉友憲副林君舜舉門生水曹鄭君志尹聞之告諸部使者泊藩臬諸君設祖道供帳於孤山六橋之間餞焉群英咸會冠蓋四集魚駭而淵藏鳥驚而林投田

坻野叟黃童稚齒或懽而呼或恐而啼以爲希世曠見之盛事諸君周覽林壑載登丘隅盪胷兩峯之雲滌耳三竺之梵謁鄂王之舊隴弔逋仙之遺墟感離合之不常嗟浮生之若夢引物連類叙別言懷斐然成章爛其盈帙天機浮動妙不容聲得七言四韻凡若干首而推余書其篇端余謂茲遊也有名茲詠也有爲非荒于嬉娛廢務妨要之比可書也田君文足華國道足濟時不可不書也遂卽

本集卷十

十一

席援筆不敢以不文爲辭

送畢公進陝西左方伯之任序

清廟之器擊搏之才牧愛之良統御之畧事不同而用各有宜焉瑚璉珪璋足以華國矣而或鷹鷂之非性愷悌君子足以長民矣而或軍旅之未閑長於彈壓者或短於撫字優於武事者或劣於文雅能兼之者或寡矣然而士君子立朝非兼乎此不足以爲名臣當大任行大政於天下非兼乎此不足以盡彌



綸輔相之職大方伯新城畢公嘉會之在浙上也體之以嚴重而用之以明斷容之以博大而檢之以密察爲之踰年廢者興蠹者除矯僞知畏而惇獨知懷人皆多公臨民之長旬宣之績而不知公素養之備也蓋公嘗司銓衡矣清通簡亮瑚璉珪璋之懿也嘗丞京兆矣廉隅剛毅鷹鷂之俊也或不能容而出之治齟於兩淮數年矣身詘而道益信地汙而操愈礪遂叅湖藩來牧兩浙內外之歷試

木半集卷十一

十三

既久而聲聞之克積日隆固已巨細畢舉而左右具宜矣所未試者軍旅之事統御之畧耳然數萬甲兵藏之胸中久矣俄有詔擢陝西左布政使陝西接壤羌胡有邊圉之務焉有軍興儲峙之備焉而兵荒相仍郡邑蕭然天下諸藩其山川人物財賦之盛美莫如浙而公私百務之弊亦莫如浙形勝事權之重大莫如陝而生民積歲之困亦莫如陝聖天子用公於浙既獲其效矣故又試公於

陝以觀其成方岳之長往往入都內臺臺臣奉命出而巡撫在諸藩則隱然古使相之體在邊疆寔秉元戎之權陝之方岳任重封守職兼兵民且三邊巡撫之儲也所謂軍旅之事統御之畧公其於是乎試之哉原泉混混既湧而盈科矣決之有不沛然者乎弓既持滿而審固矣發之有不破的者乎廣安集懷保之仁奮折衝薄伐之威下以甦生民積歲之困上以紓重瞳西顧之憂胡虜既攘

木半集卷十一

十四

閭閻既豐歸而立朝當大任行大政由是而爲名臣由是以君彌綸輔相之道公分內事也天下之公望也非愚一人之私願也公將行憲長李公宗仁公姻家也倡於藩臬諸公賦詩爲公贈謂寬宜叙之寬辱公之知舊矣能無言乎

南京吏部侍郎王公輓詩序

佻巧便捷聰察機警遇事風生無所依違可以謂之能矣謂之曰真才則未也恬淡自處

不逐時利雅正自將不阿俗好可以謂之守  
矣謂之曰至剛則未也簡重淵默其心休休  
而酬酢世務迎刃理解莫不曲當至於當大  
事決大疑定大謀處之裕如無異尋常斯真  
才乎身在仕進之途而能不以得失累其心  
惟求盡吾職而已榮利在前舉手可拾而不  
顧禍患在後若泰山之將壓焉而不動斯至  
剛乎士君子生平治平出而致用所以自立  
者如是而已矣當代名公賢達輩出器能節

平江文集上

五

操往往超出前古寬寡陋不能盡知也嘗竊  
觀諸近世若故南京吏部侍郎福清王公師  
仁豈非其人歟公諱克復字某初以進士官  
刑部也事至立斷號爲能吏而尤以仁恕聞  
諸司有疑事難決者衆皆顧視愕眙公片言  
裁之於笑談之間出乎常情揣摩之外而定  
切中於事幾之會四方有大獄則奉命往  
勘之操縱取舍未嘗不愜於輿論其掌憲湖  
臺也總兵部下怙勢毆死商人者則置之法

中官有事武當用私離擾民者則拒之挾官  
媼之勢市鈔于官者則拒之其以江西左布  
政使入覲也太監尚銘在東廠威焰赫赫怵  
取賄賂莫敢違者公獨不爲動布政將九年  
不徙官或勸以速化之術不答其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也脩水利之政立運夫之法  
嚴官軍交兌之例吳民至今賴之自以年踰  
六十力求致仕及轉少宰章凡四上乃得  
請故議者謂公有剴煩治劇之能有精白奉

平江文集上

十六

公之志有溫良長厚之風有恬於進取之潔  
有不畏彊禦之勇蓋篤論也然則吾所謂真  
才而至剛者公其可無愧哉余在刑部郎聞  
公名及公來南畿余嘗獲一接見於吳之行  
臺而上下其議論藹乎其謙光確乎其耿介  
浩乎其博而沛乎其通心誠向慕之恨相從  
之不能久也旣而聞公乞骸以歸又未嘗不  
高公之義而惜其未大行也使公據津冀東  
鉤軸將必有光明正大之事業聳天下之視

聽者矣公既歸十年而捐館計聞縉紳諸公爲之哀輓者若干人其子國子生時英褒輯成帙介其鄉友余同官朴君舜舉來乞言公之履歷諸公墓誌表狀論之詳矣余素重公不可無言聊述平生之槩弁於篇端弘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送冬官副郎張君良貴詩序

今日征商之制自鹽課外惟竹木之稅爲重荆襄蕪湖杭州諸處皆冬官卿遣其屬開分

本集卷十一

十七

司理之蓋利之所聚啓貪召姦亂之所生也苟委非其人鮮有不損國蠹民者先是嘗付之郡邑矣侵漁掊剝狼藉汙穢前覆後踵弊端日滋於是乎有分司之制歲庚申副郎華亭張君良貴是來浙上君博雅清令富於詞藻對客賦詠援筆立就而瞻麗警拔出人意表士林共所推重至於操檢之嚴醞藉之厚顯顯焉侃侃焉清廟之器鵷鷺之姿也是行也人或謂小務不足以煩名士而君領檄欣

然不以爲嫌既至視事日夕勤瘁罔敢怠遑抑末游息壘斷抽歛惟平寧縮不贏凡物之入操其數之多寡而已有司者受之已無所與焉由是鼠盜不生駟贖無所施商益進物益聚千章萬木所以供將作之用者鱗擁翼附彌滿江之皐海之濫矣使事告成期當及瓜釋米鹽之瑣屑復羔羊之委蛇縉紳大夫賦詩爲贈而謂余宜書其端余知君之文素矣至是而後知君之器度政事出於尋常遠

本集卷十一

本

甚漢兩府高士不爲主簿而孫寶爲之徙舍甚悅曰士安得獨自高道不可詘身詎何傷時人稱其賢宋韓魏公琦之筮仕也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館職公獨滯筦庫不以爲卑冗盡心職務無所苟卒爲一代名臣君奉使分司固非府簿筦庫之匹然所蒞麗雜則無大相遠者夫致身於君隨所用之不自揀擇而惟求其職之能盡此古達士之節而君能之其所蘊豈易量哉而汎通方具宜游升

盤錯尤士之達材者也孫賓之明經脩行固君之能事而魏公之勲名吾方有望於他日矣

送民部田君景瞻序

均之爲進士也均之列於朝也均之爲任職居官也而所司不同有兵戎有禮樂有銓選有錢穀刑獄有典文翰者有司諫諍者有司風紀者固不能無繁慢清冗之不同矣夫鳥一也或集於芳園或集於荒林花一也或

本集卷十一

九

墜於几席或墮於庭砌雖所遇小有不同而其爲類則未嘗不同也亦安知在几席者不拂而委之塗泥在荒林者不遷而歸于喬木哉而世之士往往視之以爲輕重或沾沾焉以自喜悻悻焉以驕人或委靡而不振悒鬱而不樂雖旁之人亦從而輕重之豈不惑甚矣哉夫士在自立何如耳豈官職之足道哉制行之高存心之正則在下位而名益彰道之弗脩身之弗檢則據高位而穢益聞晉江

田君景瞻閩南偉人也有俊逸之氣有堅定之守有宏遠之量有欒達之才以進士官民部來征商於杭舟車緡錢之算米鹽之政甚不足以煩君也余謂君將不樂于此而君安焉居之不以爲鄙僕僕焉爲之不以爲勞余因戲謂之曰高才卓犖之士亦屑從事於斗簣尺寸之間乎將促辦以取最倍克以求贏乎君怫然不悅曰何吾子之陋也吾謂子差強人意乃未脫乎流俗也夫官無崇卑盡職

本集卷十一

十

爲賢政無大小利物爲貴吾在此日以便商旅通懋遷爲務易以盡職易以利物昔吾初登第也惟欲爲縣令其可以親民也惟懼入臺諫懼不能盡職也子何見之陋也余愧謝曰世方慕臺諫君顧不願爲之世所重君所輕君之所自立豈可以常情窺哉旣數月君受代還朝余同官林君舜舉君鄉人抽分鄭冬官從君學者也來謁余言爲行李贈余嘗記與君往復之言不忘于懷因感世之妄

有輕重者之爲惑也遂述而書之

東嵐謝氏族譜序

余嘗聞同年友林君舜舉言其鄉故都憲謝公德政之美自守郡治藩至於巡撫上有裨於國家下有益於生民亦其諸弟之賢能服田力耕敦本崇禮以佐之故公得盡瘁於官而無所顧於其私又言其先仁厚之澤數世矣至公始發而一時父子昆弟脩益至行益篤積益厚家庭雍睦百口同爨禮義之習

東嵐集卷十一

序

與性相成科甲青紫連茹而進古所謂貽謀燕翼信不誣云余聞之以爲難能然未有以知其詳會都憲之子進士邦用行經錢塘以族譜謁余序蓋其先由越之上虞徙閩王融之東嵐者始祖齡壽甫也由王融徙長樂者都憲之曾大父宗英甫也中間曰孟嘗曰伯宰曰德圭皆以德稱而部尉觀仁之捍禦倭寇保障閭里教諭德玉之履德蹈道啓迪後進則其尤著者也都憲之尊封君孟安弟仲

平仲遠仲理皆隱居行義其群從官郡邑職師儒者數人邦用諸弟邦實邦應皆鄉進士也其群從游序庠明經績文有聲者亦數人南山江田沙坑長坂之間若鄧林然所產必嘉木若渥洼之水然所產皆龍駒舜舉之言至是有徵然以吾觀於謝氏今日之盛蓋勢之必然者吾獨喜邦用昆季能保其盛於無窮也夫物之在天下養之久則大蓄之盛則克槩枿其高參天其大百圍厥初毫末耳源

東嵐集卷十一

序

泉之涓涓甚微也流而不已遂成川澤謝氏自王融而來至於今培植滋息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和氣之克塞懿德之薰蒸其發育條達流行布濩蓋勢之必然者勢之所至能導而宣之則愈大愈遠邦用昆季所以繼述乎先志貫錡乎先業方自茲始進而弗怠者也聯武接踵以羽儀於天朝者也其胤嗣自其始生而見聞染習皆孝友恭儉之德詩書禮樂之懿雖欲爲不善而不可得者也

謝之盛夫豈有窮乎吾見斯譜之紀圭璋琬琰輝光照映於簡冊之上千百世猶一日矣庸書諸篇端以俟弘治十四年春三月望日序

送鄭冬官良佐序

耳目聰明而心辯智多材多藝士孰不願之而不可得焉況早慧乎登高科躋美仕士亦孰不願之而不可得焉況早達乎雖然得無氣盈而驕志滿而情乎得無不更事而喜妄

大半卷十一

三

作自視大而恥下人乎得無恃才而放誕挾貴而陵物乎有一於此雖顏氏之資賈生之遇不足尚也晉江鄭君良佐以冬官主事奉使來浙上吾始見而奇之再見也則敬而慕之又再見而樂親就焉君之來年方二十餘耳既以舉進士位郎署矣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天下之事無所不通矣此吾之所奇也夫英敏夙成如君拾芥進取如君在人之情不飛揚以扈而敗度敗禮則憊怠荒寧而玩歲

偈日求其能自檢自勵者或寡矣君持身之

嚴則一毫不苟待物之周則穆如清風韜明於晦藏辯於訥淵沈扁密有不可得而測識者此吾之所以敬而慕也既而接君之熟窺君之久則見其所志者聖賢之事業所養者道德之英華立乎正大光明之域履乎規矩準繩之途者也此吾之所為樂親就焉者也嗚呼如君者世豈多得哉君居浙上既期年受代還 朝憲長朱君懋恭憲副林君舜舉

大半卷十一

三

皆君鄉人也以故事來徵言余謝不能也然以樂於親就之賢一朝舍之其能已於言乎松栢所貴歲寒而後凋騏驥所貴任重而道遠君之進自是而往豈有量哉然愚願有復也曰自愛

藍氏東厓書屋序

青齊之域東海之濱有形勝焉是惟古萊子之國田單之遺墟山高而水深地偏而氣清其最勝者曰卽墨卽墨之郊負郭郭控林丘

又其勝者也監察御史藍公文繡之別墅在焉以在邑之東名之曰東厓書屋藍之先隱君子世榮創之其子義齋處士廣而成之至監察君以儒顯子田繼利名而東厓之勝遂盛傳於天下縉紳先生爭歌詠之於是環厓左右前後山川之奇物色之秘隱括搜剔悉露悉呈殆無畱藏然則茲厓也豈直游觀之區偃息笑傲之資而已哉隱居行義則所謂考槃在澗碩人之寃世榮翁義齋處士以之

木半江集卷十一

主事

幼學壯行則所謂君子豹變其文炳也監察君父子以之且丘隴岡巒蜿蜒盤薄氣之所鍾必將有英偉奇傑之才生焉以任斯道之責以爲斯世之佐若傳巖之說崧高之申甫皆是也以厓之勝而有監察君父子豈非其人乎厓之在天地間無窮靈秀之所鍾無窮才之生亦無窮藍之昌其有旣哉監察御史郊城任君國光冬官主事曹君元孝與君同奉使浙上樂東厓之勝而慕君家世之美繪

而爲圖率諸公賦之而屬寬爲之叙

送徐德瀾冬官詩序

事有細而關於國計者茶鹽竹木車船諸稅課特命監察御史或部僚監臨之君相不以爲細而畧之士大夫受其任者不以爲細而不屑何也天下之事爲之在人不得其人則事債而弊生天下之民受其害矣得其人則弊革而政舉天下之民蒙其惠矣蓋不獨軍國之輸賴之農工商賈皆賴之是故雖

木半江集卷十一

主事

細務而所關者重也冬官主事徐君德瀾以部檄來蒞錢塘抽分政平而禁嚴往時巨筏聯纜沂江而下怒濤崩之散而不收瀕江豪右及市井無賴紛然攘之莫敢誰何君下車廉得一二尤者治之自是浮江之木雖竟日漂蕩波濤間無敢拾片椽寸篠者於是人知君之嚴今年春初不雨水澤涸嚴徵諸郡商人皆重費以濟曰不及我公稅之恐後無如公者故雖江流如帶而行桴不絕於是人知

君之平鳴呼爲政之要平與嚴而已非至公不能平非無私不能嚴然則君之所學所繼豈易量哉他日立廟堂宰天下亦惟嚴與平而已君受代還朝藩臬諸君繪圖賦詩贈之寬君邑人也爲之序

張氏世譜後序

所基於前則無以裕乎後無所發於後則無以光乎前基之有道則溥厚而可久孫謀於是乎貽矣發之有道則敷布而益盛祖德

人半譜卷十一

二十七

於是乎彰矣同年友張君應祥請於余曰家世居咸寧以耕讀傳業先侍御義齋先生作張氏世譜太宰三原王公序其首矣吾子知我者願得一言爲子孫百世規余自登進士第獲交於張君見其氣之和志之剛也見其敏博以有文勇決以有爲堅定以有守也及君出宰大名以才任繁劇被薦改南樂又以政績卓異徵拜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吐不茹吏事精明風裁凜然爲十三道稱首益足

以符君平素之蘊余承乏副憲兩浙君來爲同官晨夕與居則君之履歷益以熟而造詣益以深昔之蘄然者坦然矣昔之瑰然者克然矣於是嘆曰德之進其若是乎旣又聞先義齋侍御本之以孝弟文之以詩禮以正其家車牛服賈以厚其生輕財務施以善其鄉作世譜序昭穆以聚其族大父并齋府君偉貌淳質綽有古風遵道行法齒德兼邵曾大父維賢翁識量宏達好學多聞閭里貧乏待

人半譜卷十一

天

以舉火於是又竊嘆曰君之基於前者如是哉此余所聞也其所未聞者又不知幾世幾人其來不亦遠哉其爲孫謀之貽不亦裕哉今日發之於君光明俊偉如此固不可謂無所自矣不但是而已方將立廟堂佐天子身都將相寵贈之典榮及三代祿養之渥沾於九族先世之德不益彰顯矣乎又將建崇勲邁今德思積累之難躬負荷之重行道濟時足以垂鴻休立則作範足以示永久先



世之澤不益綿遠矣乎雖然。作室者既肯堂肯構矣。然綢繆補葺之功不可無也。治田者既時其播種矣。然耘耨灌溉之功不可缺也。君先世之基。今日之發固若是矣。所以培植而延長之。又在於後之人。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夏五月既望。

賀大光祿楊公壽七十序

弘治壬戌之歲季夏之月大光祿進賢楊公壽七十。浙之三司佩曩昔寅恭之義繫歲時。

不半注卷十一

元

契闊之思而樂公名德之備壽考之臻。貽謀燕翼之美圖所以頌甫申而祝喬松者不鄙。貽託秉筆焉。竊嘗聞之。養形必本於德。養德必資於年。忠信而愷悌。廣大而寬平。大和元氣之冲融。重山磐石之靜安。也有生之形於是乎全矣。惡得而不壽。操存踐履久則益。熟行誼功業積則益。隆金百煉而精著千歲。而靈也有生之理於是乎全矣。惡得而不德。雖然斯二者不偶然也。謂其出於天而未嘗。

不存乎人。謂其修於人而未嘗不懸乎天。世之人孰不願之。而卒無所用其力焉。唯天以碩大敦龐之氣精醇深固之德。畀於公。惟公脩而盡之。養而克之。克念克存。不鑿不雕。以答於天。少而體之於身心。壯而履之於家庭。剛柔有常。動靜惟時。其直則矢其方。則矩也。懸鏡其澄止水。其平也。仕而施之於事業。被之於民物。秋霜烈日之威。而和風甘雨之仁也。鳳凰騶虞之嘉祥。而鷹鷂熊虎之迅厲也。

不半注卷十一

三

蓋公自居鄉校。舉鄉闈。卒業國子。奮庸甲科。而名日以彰。自宰劇縣。歷內外臺。總大藩。而道日以行。余鄉業尚寶廷縉。洎其弟壽府。審理文粹。皆嘗受業於公之門。余少從之游。而聞公經學行誼之懿久矣。及仕于朝。往來鎮江。丹徒之邑。聞其民之慕公若慈父母。飲食必祝。在刑部時。公之子士和來為同官。觀其人。察其行事。益重公家訓之善。當是時。仰公如山。斗欲親就。而不可得。間者承乏來。

杭適公以左方伯銜 命再至始獲接儀範  
而承誨言盎乎其溫而毅乎其嚴也儼乎其  
可象可法而淵乎其不可測也既又聞公僉  
憲閩廣貳長浙臬澄清激濁之政甘棠之澤  
浹洽於閭閻流布於道路甚盛且遠也而刑  
部君進秩副郎賢譽益聞由是觀之公之德  
之年之名位寢隆寢昌垂裕之休廣厚而長  
必將自列卿而進上公自七袞而登上壽聿  
爲我 聖明三老五更元臣舊德而碧梧翠

不半集卷十一

三

竹鸞停鵠峙於鍾陵龍山之間者世有餘蔭  
也漢之桓榮萬石君唐之九老宋之耆英風  
斯下矣愚固謂天之獨畀乎公而公之克答  
乎天者也遂因諸公之請而書之

送蕭凌漢憲副序

余同年三百人內外異地升沈異路自登第  
迄于今二十餘年若星之及晨萍蓬之漂風  
也暫合暫離此去彼留人生有情能無感乎  
惟內江蕭君凌漢與余在京師同官刑部數

年在浙上同官臬司又數年可謂至久日夕  
相與肝膽無隔可謂至深而其間道術政事  
輔翊薰陶之益得於君者亦豈少哉君才敏  
而識優泛應而有執遇事俊爽若發硃牙所  
至理解目無全牛居浙五六年冰蘖之操激  
揚之風民情士論無不允愜譽流 朝野達  
于 宸聰會西粵闕兵備憲臣遂擢君陝西  
按察副使以往蓋簡任也西粵古吐蕃之地  
萬山環列三峽圍抱俗兼羌戎土富物產風

不半集卷十一

三

氣壯猛便習兵事非有嚴明宏達之才廉潔  
忠厚之德不足以柔懷而控馭之君真其人  
哉著威德於西域爲 國家之干城登廟堂  
進台輔其在茲行夫君年方壯志方銳正立  
功立事之日也而余之疎庸有從容丘壑之  
情無籌策廟堂之具而今而後會合知何如  
哉臨別興嘆誠不能喻之于懷遂用杜句分  
韻請於同官賦詩爲贈而書其意如此情之  
不得不發於言者也

送水部徐君中行詩序

政務之繁劇困心而衡慮應酬之紛擾汨神而溷真縉紳之士多病之不屑也夫盈宇宙間孰非事也遠近巨細精粗難易孰不賴之人以爲之也天子建公卿之臣百司庶府之吏不以使之分而理之也而可病乎可不屑乎士之爲賢政以介而通政而能變誠之而效扣之而鳴豈必脫畧世故瓠落翫辭而後爲高哉浙居東南之衝百工聚焉百物萃焉

八半集卷十一

三

焉五方行旅出於其途焉故政事視十二藩最爲繁劇而商政爲尤甚且冠蓋之往來肩相摩踵相接晨夕將迎不少休息暫而居焉則戶屨滿矣職於其地者顧不勞而況出納會計簿書盈前米鹽錙銖皆躬自較之者乎水部徐君中行來視商稅期年矣君高雅士也喜學問工文詞爽朗奇傑志在遠大者始至也或謂君必將病之不屑也居無何商旅欣欣胥徒欽欽料量平禁戒嚴賓客應酬無

虛日稍暇輒吟咏自娛而事皆辦余每造其館聽事之堂肅若無人然余於是知君不獨志識又藝之美政事之長有不可幾及者矣百鈞之重談笑而舉之孱夫能之乎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敝斧鈍斤能之乎士蓋有宏度自許而不給於實用坐談嚶嚶臨事憤憤者矣亦有刁筆以爲能鉤距以爲智而長厚之風喪險詖之心滋流於市廛駟僮之爲而不耻焉者矣高而不激卑而不汙豈非天下之

八半集卷十一

四

達材者哉雖商稅一事耳然近者小者卽遠者大者廟堂之上許謨彌綸之地執是以往而已君受代將行諸公賦詩以贈陸君全卿繪而爲圖俾寬書其篇端

封都轉運使敬齋畢公壽八十序

稟敦龐碩大之氣具剛方正直之德則必有宏遠克周之用黃耆無疆之壽明哲好修之胤余獲從大方伯新城畢君遊久矣卓乎其才之雄也淵乎其器之洪也毅乎其操之嚴

而沛乎其運用之不可禦也私竊嘆曰東齊海嶽之英其在茲乎既而聞君之尊公封大中大夫都轉運使敬齋先生濟南鉅儒也早習三禮默契闡奧博涉史傳咀其英華鄉之後進登先生之門者皆知名之士先生羞苟合而喜節繁賤誇毗而重退靜懷遠東鹿西華安陽四邑之士灌漑仁義永被禮樂隨材大小咸底于成藝五試而名始成鐸四振而教益敷今其門人布列中外者詵詵也士林

木  
半江集卷十一

五

賢之比之胡安定方伯君魁鄉閭奉大廷之對職銓衡荷推恩之典先生年僅五十釋泮水之徂就省郎之封賁于丘園棄絕世事日以經史自娛至老不倦士林高之謂唐之楊巨源不足多也余於是又竊嘆曰人徒知方伯君之賢抑豈無所自哉弘治甲子之歲先生壽八十配高淑人亦七十有九偕老林下三受封命同德次齒既樂且耽而方伯君諸弟諸子鸞鵠齊奮蘭芽茁長子曰昭則

既登進士官郎署矣四月四日寔維先生初度之辰淑人則二月七日也方伯君遠在浙藩望瞻岱宗樂怡侍之壽昌撫晨昏之睽違飛雲馳思愛日凝光寤寐永言莫能喻之於懷爰繪椿萱榮壽之圖遙致高堂千百歲之祝適有詔擢陝西左布政使君恩親壽交會一時便道鄉閭承歡膝下人子之至願人生之至樂也藩臬諸公欣并走賀善頌善禱形之咏歌大篇短章金石並奏而推余序

木  
半江集卷十一

三六

其端焉以余所聞於先生者所謂敦龐碩大之氣剛方正直之德非先生其孰能當之雖官師儒未獲一試臣濟之術然樂育英才充國楨幹其爲用也大矣天年之悠遠子孫之皆賢豈不宜哉而方伯君且益培其根益廣其流用是占之先生淑人之壽如岡如陵未可量也而曾玄昆仍世濟其美寔明寔昌亦豈有涯涘哉

送董茂克同守述職歸郡序

文武一迥也其跡則有精粗之異故從武者多畧於文武而不文一夫敵耳世祿之家其子弟往往恃其資而不知自力於道是故成立者少既無所成立而廢敗隨之士之負竹業者莫不以決科及第爲能事失此雖有廩仕不樂也坐是鬱鬱至於不復自振者多矣斯三者事雖不同同歸於自棄其二皆不學之過其一則學而不知道之失也非有志之士挺然自拔於流俗者孰能免於此乎幼時

不半集卷上

三七

嘗聞都督董公之威名然未獲識其人也其後識于子茂充於京師器度偉然心竊敬慕獨未見其父耳旣而絕不相聞十餘年矣太僕劉少卿與清屯田錢僉憲世恒過予言曰河南同守董君某吾鄉人也予識之乎曰頗識之未知其仕也其父都督公子聞之乎曰聞之未詳也曰都督吾南畿之和州人武而好文天順間擁兵海道令行禁止寇盜歛息有功吳下同守君之少也隨任居蘇後莢開

拓真將種也而恂恂雅飭有儒素之風以都督之命遊郡庠脫去純綺以從事於經術折節勵志精敏過人業旣成下筆爲文詞燁燁動人耳目三學之士咸推重焉尋領南畿鄉舉衆謂君取進士登近要猶建篋耳旣而屢試春官動徹齟齬卒業太學文益進名益馳而一第竟不能得也久之謁選銓曹同試數百人無有能先君者遂有同守之擢同守佐一郡臨數州縣官五品秩下大夫筮仕得之

不半集卷上

三八

亦難矣他人志望過者或以爲有司之務不肖爲盜繆妄之甚君旣領職欣然曰吾於是可以自試也夙夜砥礪以求盡其職業在洛五六年裁決敏操持慎國務旣舉民生亦安遠近稱之以爲能監司部使者上及巡撫大臣咸移檄獎勵之茲以再考趨朝吏部課其績以最聞詔遣復職蓋超擢有日矣吾蘇諸公多君舊識思有以道其行吾子能一言乎子曰若董君者非吾所謂有志之士挺

然自拔於流俗者耶而吾言奚足爲君重哉  
其家以武興者也都督公能以文訓君能以  
又承文武兼資所以世濟其美於隆平之日  
者盛矣且生於富驕之中而能攻寒素之習  
其志操可知也視彼怙侈滅義者相去豈不  
萬萬哉既負其材又能安於命屢挫而志一  
不少衰益以銳非重內輕外者能之乎其試  
於佐郡者固已若此他日居專城寄方面立  
廟堂其所自見又未可量也而吾言奚足爲

李公集卷五

五

君重哉雖然吾將觀其成也遂書以復二公  
爲董君贈弘治九年十月望日序

榮慶圖詩序

生全盛之時際明良之會身既達矣名既揚  
矣金紫照耀 綸綍光華夫是之謂榮菽水  
之禮既修岷岵之嘆不作椿萱芬芳芝蘭滿  
庭室家其宜兄弟既翕夫是之謂慶斯二者  
人所至願而事有甚難何則天下之人以億  
兆計其間仕有官祿者幾人有官祿矣其間

地位之通顯者幾人有官祿矣通顯矣其間  
父母俱存者又幾人予同官副郎陳君希冉  
以甲科之英歷郎署之任正直靖恭夙夜匪  
懈旌能酬勞 恩及其親榮孰加焉其尊公  
願菴先生封秋官主事年八十矣母封安人  
亦七十有二子二人孫九人曾孫四人既壽  
而康蕃衍隆昌慶孰加焉於是君之立 朝  
八年矣樂遭逢之盛念晨昏之遠莞然喜慚  
然懼浩然懷歸謀於僚友友從臾之告諸達

李公集卷五

五

官長者達官長者獎而成之疏而請于 朝  
聖天子優詔許之又錫之以內藏之璽而遣  
之於是縉紳大夫樂君之行也筆而爲丹青  
歌而爲風雅以發揚而光顯之連篇累牘燦  
然燁然可謂盛矣乃不以予無似俾書首東  
予辱君同官頌禱愛慕之意宜有先於諸公  
者遂不辭而書之且告之曰 聖天子之恩  
命光耀如此可謂榮矣非茲行何以成其榮  
尊君太安人之福履如此可謂慶矣非茲行

何以成其慶蓋事有出乎天者亦有存乎人出乎天者不可必得存乎人者不可不勉世之人固有有其美而不能用遇可樂而不知所以樂之君一行而天與人皆得之矣豈不可尚矣哉雖然家庭之禮不可廢也固我聖天子賜歸之意大造之恩不可不酬也亦君父子之間一念不敢忘之心尚無耽於愛日之懽而忽乎匪躬之義也哉

送南臺大司寇戴公詩序

半菴集上

聖

國家用周官之典建六部爲執政之地今之尚書卽古之相也而南京爲基本重地留臺之選尤難且慎非老成碩德名重天下者不與焉歲丙辰夏刑部左侍郎浮梁戴公拜南京刑部尚書蓋簡命也將行門人之在朝者若干人樂公名位之益尊而惜顏範之遠違相率賦詩奉餞而謂寬宜書其首簡寬自綰角從公迨今垂三十年學爲諸生仕爲屬吏承德受教之日久矣獲聞公之履歷詳

矣雖欲無言不可得也今夫世之名公鉅儒爵祿極於人臣勲業著於天下風采表儀乎後進道德追配乎往哲此豈倖而致哉其生也有自其發也有源其積累有次第其施爲有本末不可誣也惟公始祖錢塘令仁覆百里曾祖東山先生義行一鄉大父琴趣公尊君西澗公或遷丘園或官師儒皆隆積善之澤不墮義方之訓公承世濟之美早從事於聖賢之學出而爲明時之瑞舉進士拜監

半菴集上

聖

察御史以學行行政事被薦提學南畿者六年設教以明倫厚俗爲先校文以歛華就實爲工勸學以通經博古爲能謹課程嚴條約公勸懲審黜陟法度之中恩義行焉繼以憲副提學關陝教率之方樂育之道視南圻有加無不及焉以故兩地士大夫出門下者至于今思慕公之德而稱述之不衰閩浙皆東南大藩公按察于浙而承宣于閩決獄必欲情法之兩盡理財必欲公私之皆足平反寃

滯教養士民部內翕然上下安之其始至浙  
也會杭城有黑青之妖市井喧囂妄驚狂奔  
鏗金考鼓震動城邑部使者不能禁至禳諸  
鬼神公下車聞之曰是不能驅妖且助妖也  
卽出今日民訛言妖至者今捕之得則已否  
則罪之且召諸父老諭以妖不足病之意越  
三日妖息矣其以都憲撫治鄖陽也川賊野  
王剛聚衆據險爲亂前守臣選婦久矣公至  
則建請于 朝合湖藩川陝之兵勦平之戮

平定集卷十一

聖

其元凶而宥其脅從者是役也使畏縮者處  
之必不能決策以取捷使喜功生 半者爲之  
又將虐及於無辜惟公材畧優用心仁一震  
鼓旗而三方以寧萬姓賴之長江深谷地廣  
而腴川陝之民流聚者衆人非土著莫有保  
伍負固憑陵易於扇動豪右之家或倚以爲  
爪牙以故攻劫震驚時時有之公設法散遣  
流民懾於威德莫敢不徙外患既除居民得  
曠地以耕日以富饒先是官軍操練之法拘

而無變公斟酌古今以勑置之於是營陣分  
合條理燦然荆南戎府咸莫能及召入秋臺  
職在典獄贊佐大司寇務存體要不畏疆禦  
兢兢焉惟恐法之廢於我以害及於人其於  
克軍死刑尤加之意 朝廷每決大事斷大  
獄必以 命公事竣 奏之未嘗不稱 上  
意焉由是觀之公之世澤何如也積累之次  
第何如也施爲之本末何如也蓋其學一本  
於家傳之舊故涵養久而德器宏道出於躬

平定集卷十一

聖

行之實故表率正而人心服惟其素履之正  
足以感通乎神明也故今出而妖息惟其仁  
而有勇足以戡定乎禍亂也故師出而人安  
惟至誠故足以折天下之群僞惟至直故足  
以申天下之群枉然則位爲上卿 恩及三  
代 國家倚之如柱石士類仰之如山斗夫  
豈倖而致哉自是登台階據鼎鉉論道經邦  
以輔一人紀功大常垂名信史又事之必然  
者也寬不敏欲終聽教于左右而未能得公



行事之蹟而師之是亦學矣用是忘其謏陋  
叙而書之群玉之首以獻且以自範云

送張騰甫序

予同官傳君大寧之倩張騰甫以其尊公尚  
節君之命行親迎禮于京師既畢姻君錫館  
再閱月思晨昏之久曠懼廟見之不時悵然  
懷歸寢食弗寧促裝駕車將以其室南而傳  
君不能留也則諭諸縉紳繪圖賦詩以道其  
行謂予辱知最厚宜書其首簡且謂予曰尚

大半集卷十一

聖

節海上巨族也產素豐猶未忘治生僕嘗論  
以止足之義欣然諾之遂謝絕世務坐而食  
其田園之入歛侈從約恬靜自將足跡不復  
踐州邑之門嘗遇荒歲輸粟賑鄉至於再無  
吝色有司義之援例授之散官且并騰甫冠  
帶之傳張世交游又尚節與僕契誼深故有  
姻婭之締予曰然則二家之好當世世弗絕  
也尚節君之業自是當益昌以大且遠也騰  
甫之爲子必肯構肯堂能世其業無忝也夫

就無交也求其能過失相規道義相成者幾  
人哉市道勢利便辟善柔不足論已就有直  
諒者我能言之如彼弗聽何今傳君一進止  
足之言而尚節卽勇於聞善之徙如響應聲  
如水就下遂成終身之善長免耻辱之累蓋  
非大寧不能告非尚節不能聽也用是觀之  
爲之女者必知敬戒無違之道爲之子者必  
知守身治生之術以是結交親議婚媾其爲  
好合豈易替哉吾嘗見鄉之富人恃其貲之

大半集卷十一

聖

厚也益縱其貪得無已之心出入公府結附  
權貴以肆暴於鄉之微民侵奪漁獵無所不  
至然不數十年已喪其業此無他悖入者必  
悖出也尚節之守如此其輕財好義又如此  
視向之貪得無已者相去豈啻萬萬哉若夫  
子弟之美以謙厚儉朴爲先而吾今見騰甫  
矣恂恂如也不鄙不華所謂保家之主也予  
固謂尚節之業當益大且遠而騰甫之能世  
其業無忝也遂因傳君之言推之以爲騰甫

贈使因是而益知勗焉余言爲不誣矣

### 送曾御史序

侍御曾君汝學姚君應隆皆予同年友也曾君兩奉使於外皆得歸省其親今年夏奉命按蜀復有問安之便將戒行應隆言於余曰曾君之行道旣遠矣情旣遂矣名旣榮矣鄉邦豔之士林重之歌詩之形容篇翰之模寫以侈君之賢而致其尊甫省菴先生之壽填箱委軸矣吾子君所厚也獨無一言乎予

人集卷十一

里

曰此何待於余言哉曾君以鸞鳳之姿珪璋瑚璉之器兼之以驊騮鸚鵡之才於以揚厲乎文明之時騰踏乎青天白日之下天下之人莫不聳目而視傾耳而聽交口而傳誦之爲美談予雖贅言之寧能有所加於君哉應隆曰不然古之人有一言之善賢於萬金之璧者矣故曰君子贈人以言夫言豈厭其多哉予曰然吾嘗聞省菴先生潛德之美矣先生博羅之布衣也隱居行誼衣食於束帛之

中作志於孝弟忠信之場恬淡而克實韜晦而光明蓋年八十有餘歲而受憲臺之封焉又嘗聞曾君武義之政績八閩之憲度矣武義難治之邑也其地瘠而險其民善鬪而健訟君之爲宰撫善以德而御暴以刑愛而能教威而不猛法度立而仁恩孚百姓慕之若父母隣封之民咸來質成時處郡多寇盜剋掠四出獨不敢入武義境及巡閩中發姦摘伏勤恤民隱迅疾如風霆和煦如春暘民

人集卷十一

里

有栢臺明月之謠監乙卯鄉試所取多知名之士凡閩之人於君所施行歷歷能道之夫父之脩於家也如彼子之效於時也如此榮顯上壽克成顯名同爲聖朝之瑞美非幸也宜也抑吾又聞之臣能竭節以事君則君尊子能承志以事親則親安蜀之去京師也遠君之往也聖天子恭己於穆清之上而無西顧之憂高堂垂白無身外之累得以優游桑榆之景迺天休於無疆其在茲行矣夫

應隆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以爲會君贈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二

引

送四川按察僉事仰君詩引

兵科給事中仰君晉卿之在禁掖九年矣以  
謇諤之資深博之識守諫諍之司管樞機宥  
密之柄忠言至論於時政多所補益清風雅  
望卓然於縉紳大夫間今年春吏部以秩滿  
聞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初時論皆謂君當有  
在廷之擢及命下人莫不疑之竄獨以爲

半江集卷十二

聖天子之所以厚待君而崇重其委任者正  
在於此蓋君秩滿當遷而朝廷要地無虛位  
若閒散之列則又非所以處君者外藩制一  
方之重連數十郡之廣而按察之司又一方  
風紀所係之地覽觀風俗廉訪吏弊以行激  
揚之政鉏刷姦權掃剔汙穢使一方之仕者  
皆循良獄訟皆平理而數十郡之民皆得以  
安其生殊非細故若夫自澄清一方以澄清  
天下固事之有漸而可以坐致者也是豈非

聖天子之所以厚待君之意而況內則諫諍之名顯外則澄清之志行二者君子立身之要事而豪傑有志之所願望而不可得者君兼而有之矣可不謂之幸哉而人又何疑焉寬嘗辱君之知而竊有所欣慕於君也思欲爲君一言之適同部郎中趙君永年楊君志仁以君同年之故倡於士大夫爲圖及詩贈君而虛其首簡以授寬寬不敢辭也遂述所欲言而爲之引

平江集卷二

遊鷺湖詩引

弘治初元孟春廿有二日從鱸鄉先生南遊平望道遇楓江曹君顥若澤溪崔上舍淵甫遂與共載泛鷺湖楓江誦李職方禎伯送行之作其韻爲衫帆銜緘凡五字余因用韻爲沉湖一首楓江從而和之既渡鷺湖遂如澤溪崔氏之尊曰環翠翁年七十餘矣鶴髮鳩杖出候于門其冢子友文季友于寔從延入環翠堂至蕭閒齋觀古圖籍法書名畫登堂

平江集卷二

三

張宴鱸鄉卽席有作余與楓江繼之明日友文之中長澹居錢某邀至其家遂至友于溪西別業之真野堂觴酌既酣楓江得銜字一句余爲屬對因相與足成之又明日余辭歸友文昆季洎淵甫復具舟餞于溪上淵甫席上見贈余亦有畱別之作旣而放舟金魚漾余與楓江又各成一章遂至南潯而別前後凡得近體十首皆用禎伯韻也淵甫有請遂書而歸之以紀歲月第以余之瓦礫廁於群玉爲可愧耳淵甫巨目也自當辭之楓江名孚以能詩名邑中環翠翁字望宗重厚君子也好賢樂善老而彌篤友文名文號水南友于名于號真野淵甫名澂水南之冢子也爲太學生端謹好學工篆隸能詩文而楓江寔典崔氏塾事云是集也鱸鄉有重過澤溪叙舊二十韻余亦有環翠堂近體五十六字真野堂集句四十六字及題畫三絕句皆別用韻故不錄

贈別聯句引

松江張君汝敬以郡學生援例貢于禮部進  
爲國子生方來京師館于其姻家陳君一夔  
之第余與黃巖王君存敬聞而往賀之云將  
有南監之行且歸省也因相與爲韻語二章  
贈之旣而竟留北監不果行久之乃以例謁  
太司成而歸余二人往餞之復得贈別之作  
凡四章遂出前稿并錄之後數日余與諸公  
會於部之貴州署談詠之餘偶及前作適天

木牛集卷二

四

台王古直福縣任思順在坐皆又知汝敬者  
古直曰吾輩亦不可無作卽首出一語諸公  
從而繼之余二人復與焉遂得五言二章明  
日會江西署餘興未已又得七言二章錄附  
前什合爲一卷授寬爲之引夫贈餞之言君  
子難之有請謁徵求累旬月而不能得至其  
得之亦片言數語而已而吾輩之於汝敬疊  
見複出不自吝惜如此雖寬鄙穢之詞無足  
采取而諸公珠玉雜然羅列其間夫豈易得

哉吾於是知汝敬之賢有足歆動於人者矣  
雖然汝敬得此亦毋以其易而忽之一夔名  
某存敬名某文遂名某皆余同官古直名某  
則布衣之士也

送周伯震詩引

嘉興爲吾蘇隣郡地壤相連接凡其民之習  
俗好尚生業苦樂無不同者大抵江湖之間  
風氣清英而秀發土物豐饒而妍華爲東南  
望然民之勞止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蓋觀其

木牛集卷二

五

山川城邑則水木掩映而雲霞吐吞萬戶森  
羅而百貨駢集如圖畫如錦繡察其村野閭  
閻則衡茅廢頽而風雨莫庇藜藿不給而煙  
火蕭條終歲沾體塗足而未嘗獲一飽之樂  
者十室而九也究其所以良由夫稅太重役  
太繁旱潦之相仍公私之逋負誅求漁獵靡  
有子遺嗚呼何以使吾民遂其生哉余友周  
君伯震之被命出守嘉興也余聞之喜而不  
寐伯震賢士也其識遠其度弘吏而文和

而剛不畏彊禦不虐無告其將有以甦吾民哉甦民亦有術矣天時旱澇之能備也徵科之能節也胥徒輿隸之能約束也權要豪右兼并武斷之能斂其跡也如是而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吾不信也雖然是數者言之易爲之難伯震其致思焉伯震之之任也與寧波守伍朝信偕行留別諸同官有聯句之作余與諸公既相與次韻餞之副郎彭君濟物復請余引其篇端

不半集卷上

六

壽徐栗夫詩引

同年友徐君栗夫以禮部主事移疾歸田至丁未今二十年矣索居離群上不問朝廷之政事下不蹴州邑之門闕而高風雅望隱動縉紳間莫不聳丹崖青壁之仰至於其鄉之人貧乏待以舉火患難待以解紛學道者軌範其行質疑者著龜其言後生小子激勵而思齊邪慝姦究恥愧而知所懲艾蓋雖丘壑之深林莽之幽而山輝淵媚煥不容掩同年

不半集卷上

七

之士三百人登廟堂位通顯者多矣究其無愧於俯仰有益於名教殆未有過於君者也君生正統孟秋之閏蓋生二十年而遇生朝也又若干年至於今弘治辛酉爲再遇生朝也而君壽五十八矣鄉閭族黨咸爲君賀同邑工部副郎致仕祝君惟貞君姻友也謂大凡人生之歲大率七八十其生朝歲歲有之君既艾耆耄始再逢耳天於德人固將壽之豈以生朝吝於君哉亦必將數十遇而後止則君之壽豈有涯哉喜不自任操舟來杭語余以故且乞言余之知君不減惟貞欣抃又當何如也而同年友之在臬者憲副張君應祥林君舜舉憲僉蕭君凌漢聞之莫不騰躍倡于同官諸公爲詩壽之余遂爲之引其篇端惟貞篤學至行博雅孝義年米四十抗疏乞身以養其親與君是同志操時人多之謂海寧二高士云

送同守馬汝礪詩引

於泰易處否難得志而不驕易不得志而無  
愠難吾友馬君汝礪初以英妙之年登甲科  
官郎署且與尊公今侍讀君同在朝出則搢  
紳僚友有麗澤之益入則家庭定省有具慶  
之美人皆羨之而汝礪方且坎然惟恐職業  
之未脩道術之未至日夜淬礪以慎刑獄勤  
學問之爲務故其居官仁恕而明允居家孝  
友而嫺睦吾固謂汝礪之進方來未可量也  
歷官五六年轉副郎秩大夫矣乃以曹司災

木半葉卷三

七

坐累左遷通守廬州山郡荒落有司之務卑  
以冗有逢迎俯仰之勞失父子朋友之樂吾  
意汝礪進道之志能不少挫矣乎既之郡期  
年以 聖壽之節奉表來京師余遇諸塗風  
宇氣度猶昔也與之語往復移日其勵志猶  
昔也其所養則益加厚焉又期年復來曰予  
雖遠違君與親一年一度公覲而私省亦足  
少慰矣君佐郡甚有聲前後部使者累章薦  
其才今年春吏部以聞進貳守本郡蓋雖未

足甚慰君然亦登用之漸也未幾又復來予  
視其所養愈充而氣體愈豐蓋三年之間三  
獲見君不獨其志不減於疇昔且進而又進  
焉可謂否泰一致志得而不驕不得而無愠  
者矣真達士哉用是而占其所成就豈遽止  
於是而已者乎蒿呼之餘象服屢陳顧縻於  
職而不可久留也交游諸公皆賦詩以餞金  
薤琳琅聯篇累牘矣予與汝礪舊同舍非一  
日之好也聊疏短引用效前驅云耳

木半葉卷三

前八

○白駒聯句引

白駒聯句者春坊諭德王君德輝餞其友婁  
君原善於私第席上諸公話別往復之作也  
詩凡十七首題之曰白駒者取詩人繫之維  
之以永今夕之義惜君之遂去而幸君之少  
畱也蓋婁君以進士歷官南京兵部郎中直  
道自將勇於有爲權臣疾之竟坐落職久之  
公論漸回遂得冠帶歸田而德輝君之同年  
友且同甲子相善也故有是會在坐者春坊

中允張天瑞贊善費子克翰林編脩徐某檢  
討毛維之刑部副郎傳日彰吏部主事杭世  
卿暨德輝之冢器鄉進士守仁也而予亦以  
年家之末預焉詩既成德輝謂予宜書其簡  
首遂述聯詠之由爲之引弘治丙辰六月廿  
日

跋

書東村卷後

凡有家者孰不欲傳之子孫爲千百世之計  
哉然有傳不傳其傳也有永不永不可預料  
也蓋懸乎天焉若夫子孫能保其家之與否  
則在乎其身之所自爲而不當歸之于天吾  
嘗見吳中大家第宅田園不一再傳已爲他  
人之有未嘗不爲之太息也而吾綺川莫氏  
昔者初立之人或旣其於身失之矣而後之  
人乃能盡復其故而有之至吾外舅鱸鄉先  
生有能以道德之實文章之美增飾而光顯  
之而數百年世家之風不墜而益著故寬登  
東村之墅以撫先侍郎之遺蹟縱觀綺川之  
上以吊國初所謂張氏李氏者之故墟而  
重有感焉莫之世業暫廢而尋復之而益昌  
豈非其先積德累仁根深源遠有以致之哉  
彼其故墟寂然跡滅響絕者獨何歟然則傳  
諸後者其數雖懸于天而寔本乎人承其先



者其責雖存乎人而定懸于天嗚呼可以鑒矣於是書之東村卷後以示鱸鄉之後人使益勉脩焉

書莫氏先德卷後

外舅鱸鄉先生以篤行碩學名重士大夫間平生著述惟日不足而尤致意於家乘之事廢者興之失者復之敝者新之凡其先人一言語一行事一冊置之有可稱述者以至一瓦一石一草一木出於其家之舊莫不蒐輯

木齋集卷二

九

而洗刷之以使之煥然於耳目之間若東村若綺川亭若壽樸堂詩文卷若重脩莫氏族譜若貞孝錄皆是也而其間紀載之備而可該乎數十世之蹟者則有莫氏先德之編焉蓋莫之先自宋歷元以至于今名德之士前後相望可謂盛矣然上世鼻祖相去既遠而聲光寔微及是編出而遂以大彰莫氏吳中世家之望也而吾鱸鄉真孝子慈孫也哉

書紫陽遺蹟後

右紫陽遺蹟之在長沙者凡八事事有圖圖有贊四明楊君志仁所撰述以刻于重建岳麓書院之尊經閣者也書院爲朱子所更建已數百年通守陳剛一旦興復之有功於斯文大矣志仁以山東按察副使坐言事左遷同守是邦書院甫落成會陳倅以憂去君與郡守王宗玉輩增廣而附益之此閣則君所構以藏書者也既成迺輯文公遺事爲之圖贊論序刻諸四壁以風勵學者垂範來葉寬

木齋集卷二

十

奉使來郡遇君湘潭爲余言書院興之詳且出此作示余余曰天之所興必將輻輳交會以成之有宋四大書院賢俊之藪岳麓其一也在當時學徒千人文獻最盛及其既廢也潭之士日以益荒天之數往則有復而皇明教養已百數十年文之興其在斯時乎書院之復文之所由興也然非賢而才不能舁始之非深於道博於文不能潤色表章以成之舁其始弗成其終則興且隨廢而陳倅與

吾志仁宗玉諸君子寔相繼以來前後協心  
用濟厥功而志仁又能以文字闡揚先正之  
烈於無窮如此吾固謂天者將輻輳交會以  
成之者也不然潭之守倖多矣何無一人能  
爲之而畱至於今哉天之抑吾志仁也將有  
意於斯乎身雖拙道則光矣君故文懿公鏡  
川先生之子行誼風節文學政事卓然爲世  
所重云

書壽石卷後

不半菴卷三

七

右壽石歌行詩詞一卷凡若干首縉紳諸公  
爲刑部副郎陳明之壽其尊公貞白先生之  
作也公以碩德重望保釐中州甲子一週週  
而復始壽考之來遼遼未央而名位亦與之  
俱進者也明之限於官守不獲稱觴膝下遂  
用家藏壽石之圖奉致生朝之祝告諸同朝  
咸喜而賦之美盛德之形容寓善禱之深意  
颯颯乎洋洋乎若擊石拊石然雖體裁不同  
音節各異而義一也西涯閣老公同年也爲

之序高圖巨障光彩溢目矣此卷則明之手  
錄以出將以便披閱時諷詠以無忘尊公之  
壽者也錄成示寬試展讀之殊愧黃鐘大鏞  
之間而厠予瓦缶蛙蟬之音也明之又謂寬  
盍有以識之庸書此于卷後

不半菴卷三

七

像贊

司訓管先生母李夫人像贊

觀默菴之潛德知夫人之內則觀縣博之爲  
師知夫人之母儀內則何如克相其夫振宗  
事於艱虞既孝友而惇睦作鄉邦之範模蓋  
伉儷之如賓與德耀而同符毋儀易似克教  
其子佩儒服而奮起既經明而行脩立教條  
於泮水蓋周官之庭訓與宋母而同軌嗚呼  
茲豈非夫人之賢若夫壽之脩短祿之厚薄

則吾以歸之于天

周廷佩母像贊

外淑而柔內貞而懿夙展如賓之恭晚惇從  
子之義克勤克儉爲軌範於閨門無非無儀  
議酒食於中饋七誠既脩四行咸備眉壽登  
於期頤流慶鍾於續嗣雖雲天逝矣不能測  
其仙馭之遙而丹青宛然尚可想其德容之  
粹也

封主事陸君像贊

術業之精才識之優此餘事耳孝友之篤信  
義之重大節可記累試於鄉不售有司旣非  
恒理甫展牛刀忽焉長逝茲亦甚矣天不可  
計數不可推公乎何嘗鳳雛九苞翩翩競起  
奎章五色光貫閭里餘慶流風世世無已茲  
惟上天之庇茲惟善人之祉

封晉州守沈公像贊

肅肅金紫之服矯矯煙霞之姿脫塵鞅於盛  
年保天真于清時義方之教旣脩考槃之名

斯顯身膺五鼎之封德爲一鄉之善竹梧鬱  
然蘭玉滿前茲惟列星之箕翼行地之神仙  
服食刀圭豈藉參同之訣冲和淨一自延龜  
鶴之年

封宜人張氏像贊

井井家規奕奕母儀古有胎教于今見之偕  
老之歡白首齊眉伯鸞德耀殆其庶幾四世  
一堂滄澹具宜願千百齡以難老撫玄雲而  
含飴

字說

吳京希周字說

秋官員外郎吳君懷德有子曰京浙江提學憲副李君若虛嘗爲之字曰希周及將冠也請其說於余余聞京之爲言大也天子都會之地謂之京師周武王遷鎬當時謂之鎬京又謂之周京而員外君以是名其子憲副君又以是字之其義果安在哉天下之習俗足以移人故孔子曰里仁爲美生於荒陬僻壤

大半集卷三

十四

之中所識在不出乎市井屠鬻農稼之間盱眙然睢睢然言不能中節動不能中禮其聞見博而薰陶熟者必名都大邑之子也以員外君之愛其子其所以處之者蓋必有所擇矣然天下之名都大邑孰有如京師者哉京師者朝廷居其上百司庶府列其下英才賢傑之士雜出乎其間衣冠文物之域詩書禮樂之淵數員外君由進士歷職郎署居於此者殆將十年親見其盛而心樂之且其子亦

自孩提時遊處于此而遂以命之名其意豈淺淺哉所以使之身乎此心乎此習與性成乎此見朝廷則知尊見百司庶府則知重見英才賢傑之上則知所以思齊見永冠文物詩書禮樂之盛則知所以飾吾之威儀而博吾之知識也此員外君之意也然吾嘗聞之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君子進德之心夫豈有終窮哉自有天下以來都會之盛莫盛於鎬京蓋文武之所莫居其人材則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其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其制度文章則周官之書其治化則關雎麟趾之詩也以員外君之厚待其子名之曰京夫豈不欲其尚友千百世之上仰望有周之盛親質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講求周公之所制作讀周官之書誦關雎麟趾之詩以大成就其所學也哉他日出而仕也又豈不欲其法周之禮樂行周之治化致吾君於文武之上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大半集卷三

十五

者哉此則李君之所以字京者可謂深得員外君之意而發其所未發者矣京其勉之哉遂書以貽之使歸吳興質之憲副君其以爲何如也

林王汝于成字說

好逸而惡勞豈非人之情乎然天下之事以勞而成以佚而廢士君子之德以勞而脩以逸而喪今夫日而乾乾夕而惕若苦其心志疲其筋力胼胝其手足耗敝其精神視彼高

不半漢書

七

居而簡出飽食而安寢逍遙優游無思無爲者何如也塞而通之濶而澄之下愚而高明之憤悱於迷暗之地屈蠕於閉蟄之鄉勇邁奮發於木鑽石盤之日視彼得於天性之自然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何如也負百鈞之器以行乎千里之途執鹽車而登羊腸之坂力則不任行則不逮偃蹇危殆雖重而不辭雖難而必欲進焉視彼駕輕車而驟康莊揚巨帆乘長風而放乎大江之中流者何如也其

勞逸之相去較然也世之人溺於情而不能節於義故往往廢而喪君子則能以義而制乎情故往往脩而成宋儒張子有言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汝于成也所謂勞者非貧賤憂戚之謂乎余同年友林君舜舉名其家器曰王汝將冠字之曰于成君蓋有得于張子之旨而深於義方之訓者矣君世其家學起自儒素致位通顯平生勞逸備嘗之矣于成今日之居之養非若翁比

不半漢書

七

也處逸思勞之道可不勉乎必日乾夕惕勿高居勿安寢而後德可成也必通之澄之高明之至於不煩繩削而自合而後器可成也雖重不辭雖難必進至於康莊輕車長風巨帆之地而後名可成也三者成而士君子之學無餘事矣于成勉之哉余於林君有同年同寅之契其子則通家也故爲釋名字之義以相其成

王說商臣字說

聖天子夢想賢豪于九重之上爲天下得人  
之盛心也士君子彊勉問學于部屋之下輔  
世長民之大業也傳巖之野版築之間沾體  
塗足木石與居衣食自力終歲勤動自常情  
觀之豈有用世之具哉帝賚良弼審象旁求  
王人下臨壁帛陸離獸群潛伏人迹罕至自  
常情觀之豈有將引之媒哉然而雲龍風虎  
水濕火燥默契冥會自有不謀而合不約而  
同者雖要荒之外葑菲之賤固將網羅之必

木半藿卷十二

十六

將採擷之靡遺是故不患其不爲吾用也患  
求之不得其道耳不患其不吾用也吾所以  
適用之術有未至耳余姻家月湖處士王君  
隱居行義不求聞達其仲氏侍御君旣以效  
用爲廟堂之望其主器茂才績學尚志將克  
鳳麟之選而其家孫名說者年且弱冠矣深  
潛純粹巖如老成人以世業之饒思賑貧乏  
輸粟縣官官授以章服非其志也恒靜處一  
室藏焉脩焉耕道獵德日乾夕惕所就未可

量也今年冠且昏月湖言於余曰吾孫有成  
人之義師友命之字曰商臣願一言勗之余  
辭不獲進商臣而告之曰若知而祖父師友  
所以命名若字之意乎今 天子勵精圖治  
額俊立賢商之高宗也今天下之士沐浴清  
化共惟帝臣人人有傳巖之想然而所得有  
淺深所蘊有厚薄而 聖明之甄拔隨之棟  
梁榱桷克滿朝著將必有真傳說者出以對  
揚休命矣傳之言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

木半藿卷十二

十九

惟學遜志務時敏然則學也者傳所以爲良  
弼之道也遜志時敏傳所以爲學之術也由  
傳之言進傳之道并揖霖雨豈獨專美於有  
商也哉余與而祖有通家之義知商臣之可  
與人道也故敢進其狂言

雜著

啓

綵帳文 偈

頌

辭免物禮儀啓

伏蒙

吉王殿下賜臣銀一百五十兩紵絲八表裏  
羅四表裏臣不敢受領除令長沙府首領官  
吏收領送赴長史司具啓回納外臣竊以震  
器承宗既分封於大郡濶蒞主饋復擇配於  
名門封冊輝煌寵章崇重是皆出於

皇上親親之義有以體 殿下慈父之心者  
也臣猥以下僚欽承 明命持龍節而夕惕  
駕星輶而宵征勉效馳驅何行役之敢憚少  
酬任使乃職分之當爲 殿下憫臣微勞加

全漢卷十二

五

臣 寵貺兼金重雙南之價文幣美冰蘭之  
珍蒙 恩當刻骨而鏤心揣分則赧顏而汗  
背不敢祇受謹用納還非小臣之拒違實  
睿眷之過厚蓋臣奉 命而出使事有程一  
身之間百度具足行則驛站之給食則日廩  
之供秋毫皆出 上恩纖芥豈敢妄取若欲  
受賜於 殿下必當具 奏於

天廷事既難以 上聞義當戒夫苟得伏望  
量撫海涵仁垂春煦恕臣狂愚之罪察臣猶

介之私特 賜矜憐收還禮幣臣不勝感激  
之至

賀徐少師致事啓

伏審懸車得請調鼎收功名位已極於人臣

巍然風采德澤弘敷於海宇遽爾歸休凡在  
陶鑄其增忭慰恭惟

柱國少師

清朝梁棟多士著龜事業著于

四朝文章光乎一代扶日月于霄漢社稷之

全漢卷十二

五

勲作霖雨於旱乾黔黎是賴方安危之注意  
俄止足之與懷人仰超世之風天隆優老之  
眷祿榮桑梓蔭及孫曾大開綠野之堂高結  
香山之社弛彼重任樂此餘年見幾事物之  
先脫屣塵埃之外累朝僅有曠古罕聞某等  
荷德良多登門最舊雖惜壽考之去國竊喜  
明哲之保身在天一涯馳心萬里謹具不腆  
之物用伸無量之私尚冀海涵寔慚塵瀆伏  
願籌添滄海遠同箕翼之齡道重泰山長慰

縉紳之望謹具啓事專人奉詣台階申獻伏  
惟鑒念不宣謹啓

送孫都憲綵帳文

伏審王璽金符帝授保釐之重輿熊服豸人  
瞻風紀之尊僚采騰敷山川增勝甘霖慰洛  
中之望赤子懸江左之思節鉞干雲謳歌載  
道恭惟巡撫河南大都憲孫公道具通方才  
優經國文章藻繪淵乎孔思而周情襟抱冲  
融藹若風溫而月霽惟先尚書仁厚之澤川

八平藻卷十二

五

嶽崇深肆賢孫子步武之繩鳳麟軒翥鄭履  
寔傳家之物浙藩爲生甫之宮慶之所鍾公  
侯必復其始仁者有後方岳克紹其先鄉闈  
第二人名高江右制策三千字光動斗南司  
法晉陵乘驟建業慈母悅不疑之平恕貴游  
憚桓典之威嚴巫峽峩峩岩激清霜於萬里吳  
山越水溥化雨于群生官益高而望益隆德  
愈盛而心愈下町畦不立溟渤無涯廉操若  
吳隱之貪泉覺爽汪量若黃叔度俗士懷慚

牧伯之化旣隆康侯之錫斯至聲華風動綸  
綍天開授之端右之權俾作中州之鎮郊野  
培邵伯之樹縉紳慕班生之仙自此而鼎鼐  
鈞衡一轉移之間耳從前之勲庸勞勩豈超  
遷之驟乎輿論歸崇宸衷注倚嚴駟駟于  
周道集冠蓋于通津白叟黃童徒攀轅而臥  
轍青簾畫舫竟解纜而揚舲杭州作汴州無  
因縮地西湖比西子可以侑觴聊陳樂府之  
短章少備祖筵之故事

八平藻卷十二

五

花發紫薇高閣靜陰轉甘棠清晝永隨車霖  
雨滿江南鳳書飛下蓬萊頂切雲裁薦整  
中臺令肅冰霜冷九河澄崧高氣爽狐鼠一  
時屏名家舊領尚書省映雪餘輝猶耿耿  
西湖八月芰荷天兩峯橫槩秋千頃夜來銀  
漢迥法星光與台星並看功成重瞳簡在  
黃閣坐調鼎右調歸朝歡詞

吳山盛長老號竹宗爲作偈曰

渭川之濱脩竹靡靡上有老宿下有稚齒森



寒淨淥種種相似傳相孕育祖宗孫子煙雲  
滿山斐然盛矣我觀脩竹悟彼禪理鬱鬱萬  
葉惟一本耳縱橫千畝自一竿始於嗟我師  
皎皎素履居深山中遠絕城市攻苦食淡不  
識滌瀟麻衣卉裳不識純綺如竹虛直不作  
骯髒如竹娟娟不受泥滓師誠賢哉爲世大  
士我聞內教聿有歸旨萬法輻輳不出一軌  
衆生同心莫有汝爾伊昔達磨道蓋若此至  
今衣鉢承襲未已籙龍森森滿眼皆是師其

木牛集卷十二

三

勉旃栽培剪薙滋其碧鮮去其荆杞以固其  
根俾之無毀以暢其枝俾之無萎輝光發榮  
敷于千禩振爾宗風覺我蒙鄙

觀世音感應頌 有序

弘治癸亥之歲自夏入秋旱不雨鎮守太監  
麥公憂勞萬民如惓如焚徧雪上下莫有應  
者爰用周禮索鬼神之義及於釋氏念觀音  
大士以慈悲爲道乃七月二十四日戊子發  
信向心稽首辦香奉迎金相自天竺寺以來

至於吳山海會寺道經鎮府維時赤日停午  
炎光赫曦忽有片雲如蓋隨仗而至環府數  
百步驟雨傾注若翻盆然人沐清涼交口讚  
嘆明日巳丑陰雲竟日庚寅辛卯皆微壬辰  
奉以歸方至則又雨雖不能溥且足亦可謂  
奇矣豈非大士者小出示現以警勸於群氓  
也乎豈非公一念之誠通於神明乎然而不  
能溥且足何也使大士之靈果有之也則愚  
不勝大願願溥也願足也遂作頌曰惟聖惻

木牛集卷十二

十四

惻濟則爲德惟神不測或出戲劇感則斯應  
施則未溥豈戲劇耶幻眩下土胡不大之徧  
灌十方俾出入坑成就清涼忍視衆生受諸  
苦厄大慈大悲無量願力

紀行錄

丁巳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吳江啓行是夜  
宿王江涇廿三日過嘉興桐鄉宿崇德廿四  
日宿武林驛廿五日渡錢塘沂流而上宿富  
陽會江驛驛傍有嚴先生祠堂在富春山上

廿六日宿桐廬縣桐江驛廿七日過七里壠登嚴先生祠堂緣登上東西臺四山圍合碧江橫前亦絕景也越此行數里有望夫石在絕頂上是夜宿嚴州富春驛建德縣令薛悅鄉舉同年也廿八日宿蘭溪縣澁水驛廿九日歲除宿龍游亭步驛戊午元日早發龍游宿衢州次日由衢陸行至常山縣主簿王信松陵人也三日發常山過玉山宿沙溪四日過廣信府登舟過弋陽五日過貴溪六日至

平溪卷十一

五

安仁陸行至進賢知縣馮經松江人也七日發進賢八日宿南昌府南浦驛巡按御史陳秉衡及三司皆來會十日早發南昌陸行宿建昌縣十一日過德安遇雨宿高良寺十二日雨止過高良山甚險峻是日宿瑞昌知縣朱廷琮崇明人也十三日發瑞昌宿劉進士宅十四日宿興國州十五日宿大冶縣十六日宿武昌縣十七日宿九峯寺寺爲國朝楚昭王所建以居無念和尚者也甚宏麗十

八日至武昌府會同差正使懷柔伯及地方總鎮以下諸公巡撫都堂沈時暘先生巡按御史王克承清軍御史牟某及鎮守太監劉雅總兵鎮遠侯顧溥皆置酒大會三司亦大會沈都堂王劉二繡衣又各邀飲于公署兩司諸公會餞于黃鶴樓二十二日早發武昌江行宿金口驛廿四日宿嘉魚縣魚山驛廿八日至岳州府城陵驛自二十日病目至是始愈連日舟中甚爲所苦次日阻風不行欲

平溪卷十一

五

登陸懷柔不可坐守四日至二月三日早北風微動登岳陽渡洞庭湖風大作陰雨晦冥客船頗有覆溺者湖中得沙洲艤船焉四日早風止過鹿角驛宿磊石驛初五日浮湘過黃陵廟三閭大夫祠宿營田驛初六日早至湘陰縣畱止待懷柔初十日始至吉府遣內臣設宴于驛亭十一日早發至形關驛十二日至長沙府臨湘驛十三日入城長沙至醴陵一百八十里醴陵至萍鄉縣九十里萍

鄉至袁州一百二十里以上俱陸路袁州至  
分宜九十里分宜至新喻一百里新喻至臨  
江一百里臨江至豐城一百里以上俱水路  
豐城至進賢一百二十里進賢至安仁一百  
里安仁至貴溪一百里貴溪至弋陽一百里  
弋陽至廣信一百四十里廣信至玉山玉山  
至常山以上俱陸路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二

祭文

祭俞侍郎文

惟公之德甘雨春暘惟公之操烈日秋霜才  
長經濟器重珪璋早奮甲科名擅詞塲歷職  
郎署清譽芬芳驂騑馳騁鸞鳳翱翔政歷中  
外遂登巖廊三禮聿脩六師既張股肱之任  
寔際明良九重攸倚萬夫之望未竟其施  
倏爾云亡寬等晚生小子得仰餘光承顏接  
辭蕩然馨香今其逝矣豈不悲傷焚蘭殞玉  
折棟摧梁典刑儼儼風采堂堂具瞻何在杳  
然穹蒼椒漿桂酒用滌清觴陳詞致哀再拜  
靈牀

祭屠先生文

天地之間曰有六氣一或滯滯爲毒爲沴沴  
之中人疾疫天傷自兩年來東南一方烈風  
霑雨旣陰旣晦積而爲蓄蒸鬱四起雖有達  
士亦或惟此嗚呼先生朝而出遊暮歸染疾

忽焉不瘳嗚呼先生通曠閒雅方寸悠然不著上直才寔出衆隱此下僚與世無營日以逍遙青衿環侍粲粲笑語沈酣六經助以杯酒有時興至爾汝忘形擊節高歌游心青冥嗚呼先生鄭虔之徒飯雖不足道則有餘嗚呼先生今亦已矣人事不常天道難擬可勝悲哉孤嫠弱子靈旒揚揚明發吳水故山在何西湖之淚我有潔觴敬酌先生先生歸哉游於化城

本半江集卷之三

二

### 祭陳匪之切文

閨閣之良性質之懿端靜明淑閑門儀執食祀女紅克舉家事及笄而歸整整簪珥長幼僮僕罔不忻喜稱之曰賢百口無異遂相其夫登于廛仕花誥煌煌鳳冠委委恩封再加盛美誰比茲亦奇矣復有令子家教惟何六籍子史賢科薦揚刑曹歷履迎養京師晨夕甘旨諄諄誨言有條有理曰汝之職則宮刑人命至重爾弗敬忌豈惟爾躬祖父

之累惟此戒勅懇懇靡已子遵奉之無怠無弛用能其官政譽盈耳嗚呼恭人瑕疵曷指婦道毋德可效可視宜有遐壽永享福祉胡爲年命僅止于此子之泣血骨立形毀寬等寮案孰不涕泗共陳薄奠酌此明水嚙哀致詞再拜靈几

### 祭王宜人文

惟昔梁鴻隱居樂道誰其相之曰有德耀惟昔榮公德器殊倫誰其訓之申國夫人豈獨古昔于今亦然於穆宜人族黨稱賢醫國活人字恤孤嫠助喪給婚罄其家資此君子之義舉宜人寔贊而成之視姪如子惠愛均一以教以育咸得成立或業太學或官郎署菁葱滿庭芝蘭玉樹此內則之難能惟宜人爲無愧年邁期頤康寧考終吾固疑其不死將馭氣而乘風何群雛之惻惻抱悲痛於無窮寬等辱知令子仰德彌深載羞于俎置酒盈尊再拜陳詞有淚沾巾

本半江集卷之三

三

祭陳安人文

吁嗟安人內則惟貞蘭倚蕙馥月霽霜清林  
下之風脩然絕俗閨門之秀溫其如玉克相  
夫子鳳立梧岡翩翩羽儀輝映巖廊相之伊  
何紡績誦讀冀缺有恭伯鸞匪瀆冠翹綵翟  
帔纈明霞簾幃肅穆蘋藻清華既孝既慈絕  
去驕妬人謂夫子內有賢助宜爾偕老白首  
相將瞥然飄風竈突塵揚滄海雲迷瑤池月  
缺逝水不還朱絃頓絕嗟爾夫子抱恨悠悠  
何以慰之清醑庶羞以奠輻車以餞仙遊湖  
山之墟慘焉素秋

祭項司馬文

通于世務之變者往往隨俗而推移習于文  
吏之事者每不足于長策遠略之施孰智義  
之兩得孰小大之具宜惟公之生宏達魁奇  
既蘊抱之不凡亦遭際之惟時始立朝而  
簪筆儼丹鳳之歲凝冰霜三尺挺然獨持西  
署流平反之譽外臺凜澄清之姿節鉞霽霖

不主集卷三

四

之遐邇

祭貞烈鍾氏文

代鎮巡三司作

夫婦大倫綱維生民君臣父子厥道惟均內  
則既脩國俗咸正烈烈夫人大節至性平居  
孝敬柔德含章一旦事變百煉其剛曰未亡  
人斯古遺式良人逝矣吾將安適處心積慮  
之死靡慝內見既定卓爾不惑舅姑有託嗣  
息無累脫然一身可以行志溺水則濕伏刃  
則污不濕不污全歸厥軀輻車駕期儀物具

不主集卷三

五

飭服飾器用左右秩秩天清夜寂從容自經  
飄然從夫歸于杳冥嗚呼夫人死生大矣孰  
能視之如棄敝屣孤標萬尋凌空獨峙至堅  
不磷至潔誰滓豈惟家範可勵庶士賊子亂  
臣其額有泚沈江孝女曹娥有碑投崖烈婦  
清風有祠宇宙鴻名千古于越夫人配之前  
後燁燁山川之靈閨閭之英鄉邦之光 聖  
化之徵敬潔一觴用勸貞烈金石永垂乾坤  
高揭忠孝節義天經地紀萬方萬民斯效斯

六

視

祭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公文

德之美者忠信孝友福之盛者名位壽考猗  
歟我公何獲之厚既昌其身復大其後篤生  
哲人爲國棟梁執法憲府調鼎嚴廊一代之  
英萬夫之望揆厥本源寔有義方公之素履  
雍雍穆穆仁洽家庭譽流鄉曲人亦有言藍  
田生玉宜荷 寵封宜享榮祿 天恩浩蕩  
雲翰昭回駢臻屢錫異數崇階壽近百齡位

列三台金紫絢爛林壑徘徊忽焉永終天乎  
不慙 綸音遣奠王人視殯哀榮備矣亦復  
何恨寬等奉使是邦慕公遐軌豆薦江蘋觴  
陳絮醴甬東白雲鏡湖秋水南望迢迢微誠  
曷已

祭程參議節之文

惟公操履之堅德器之厚如松如檜如岡如  
阜厚則不薄堅則能久宜當大任宜有眉壽  
公非不壽歷艾逾耆所不足者不至期頤公

七

非不達粉闥薇省所不足者不至台鼎數不  
可知理不可推公之家庭蘭玉紛披嗣公典  
者自茲寢昌公雖逝矣不沒益光寬忝年未  
深情曷既始悼而哀復遣以慰一觴酌公公  
聞不聞寂寥萬山悠悠暮雲

祈雨告城隍文

三伏溽暑大雨時行云何恒陽赫然鑠金田  
野焦枯赤土誰沃苗則槁矣民用殫蹙老稚  
嗷嗷佇想滂沱雲霓不興吁嗟奈何誰爲厲

階致此旱魃延及蒼生橫罹凶虐刑政失宜  
奸僞得志吏之不臧民寔何罪厥令閭閻凋  
敝奄奄凶荒繼之其何以堪伏惟明神臨下  
有赫胡坐視之不一致力此亂政者神其殛  
之彼民無辜願持其危與雲如馳下雨如注  
田疇鬱然流行布濩秋成可卜神惠曷量報  
賽有常民其敢忘

祈雨祝文

歷夏經秋時雨不零萬畝焦枯四野鬱蒸無

太平集卷十三

八

望豐穰兼憂疾疫民之瘼矣如焚如炙有司  
失政延禍蒼生徧告群神既殫厥誠日夜嘯  
嗷企待甘澍日火益熾雲水不布蓐收失權  
炎官專政致此亢旱為疫為病伏惟神明赫  
赫在上或司天時或宰土壤禦災捍患功德  
斯隆春秋奉嘗祀典攸崇虔禱再三邈然不  
應神豈不卹神豈不聽厥咎安在在我有司  
宜殃其身小民何為鞭叱潛龍奮騰百川三  
日為霖沾漑滿田焦槁皆甦煩酷頓釋民獲

安恬神惠何極懇懇下情伏惟昭格

告山川風雲雷雨文

山川通氣雲雨乃興澤潤萬物濟惠群生惟  
茲炎月亢陽不雨山泉涸渴溪澤沮洳田野  
禾苗如焚如炙焦槁瀕死急在旦夕吏民惶  
惶籲天無從何以療之一溉之功山澤雲雨  
在神掌握胡移其靈不需其渥奔走群望非  
神孰扣元功不宰非神孰有願賜甘霖既沾  
既足四野歡呼萬頃敷綠神功既廣民報敢  
違毋作神羞不拯民危

太平集卷十三

九

告社稷文

土寔生穀穀以養民孰主宰之賴爾有神三  
伏酷日金流石爍土焦禾槁望雨如渴犧牲  
不成有司之愆旱乾作祟哀此黎元歲且不  
登祀用不時豈非民憂神將疇依輔國濟民  
惟神之惠尚炳其靈甦此焦悴霖雨其零苗  
蔚以青歲則大熟惟神休徵

謝雨文

炎威肆雷方勤群望之誠神力感通果需如膏之渥吏民胥慶老稚交歡惟神司雨暘之權奠山川之位五穀賴以播種四境賴其護持含德體仁愛民濟物運威靈於昭昭之表普惠利於元元之生茲者歷夏入秋亢陽不雨田疇乾涸禾稼焦枯守臣皇皇思拯焚而無計田畯惻惻空釋耒而長嗟將謂真理遠而難通豈意神聰求而必得隱隱雷出靄靄雲蒸傾河漢而注天瓢騰蛟龍而翻海水滂

平遙縣志

十

沱徹夕霏霽連朝人盈其望物遂其生草木媚媚而提秀禾黍鬱鬱而敷榮沴氣頓消秋成可卜謹蠲薄奠用答鴻休伏願鑒此精誠永終嘉惠時暘時雨收大有之全功無膏無災躋蒼生於弘福

祈雨告城隍文

三代暑雨乃時今之有常萬頃畬田寔民生之攸賴嗟膏澤之不降恐黍稷之將枯赤子嗷嗷蒼穹杳杳惟神與司境土濟利黎元有

威必通無求不獲顧茲旱魃之肆虐伏望靈威之震揚驅風伯而檄雨師大需滂沱之沾足鼓雷霆而為江海一洗炎燠之薰蒸惠我閭閻茂茲稼穡民之瘼矣神其聽之

祈雨告山川風雲雷雨文

天秋徂暑正稻梁欲秀之時負山帶江寔水澤不苗之地三旬不雨萬姓咸嗟惟神操風雲雷雨之權奠流峙高深之位民之不卹俾亢陽以為災歲且不登恐時祀之有闕潔齋

平遙縣志

二

奉禱庶精誠之感通稽首告哀幸尊慈之垂矧大沛甘霖之澤用甦虐焰之焚寔慰群情敢忘神惠

祈雨告社稷文

雨澤不降民食斯艱況當西成之有期忍視南畝之將槁政事闕失罪在有司蒼生何辜罹此苦厄惟神職惟奠土業在司農既血食于一方宜保護於四境今者時失雨暘之節民懷溝壑之憂豈天之降災將吏之不職奔



走群望思咎省愆伏望明神大施威力挽回造化召呼風雲俾百穀之豐登慰萬民之仰望幸垂昭鑒毋作神羞

祭胡廷器同年文

憶昔與君同宴瓊林二十年來九幾升沈惟君落落復出流輩質厚才優爲世偉器一麾出守五馬騶車岱宗鄂渚仁化虛徐朝議超遷士嗟畱滯未展壯猷忽賁素志崇卑脩短厥數無恒可以不朽惟有令名桂瘁蘭枯孰不嘆息況我同年深情何極敬奠一觴有淚沾臆

重脩岳武穆廟落成祝文

惟王文武全才乾坤間氣丹衷貫日月而半光壯節凌風雷而橫厲忠孝出于天性聲名震千華夷超孫吳之神算邁巡遠之英姿悲中原之陸沉憤國恥之未雪髮上指而衝冠怒填膺而背裂談笑而匈奴膽破叱咤而賀蘭山缺奚啻萬里之長城允矣曠世之人傑

功業垂成于板蕩之社稷矯誣卒陷于鬼魅之姦回蓋其身之存亡關一代之興廢而事之拂逆增千載之餘哀鬱棲霞之盤迴枕西湖之清淺宰木森森而南枝廟貌巍巍其袞冕王之逝餘三百齡王之靈儼然如生惟皇明之大政在褒忠而旌能旣蘋藻之歲脩復宮牆之時葺美守臣之仁賢體聖心之汲汲將廉頑而激懦亦徼福以安民極經營於意匠與雲構之嶙峋寬等平生仰止于高標今日獲瞻于遺像恍薰蒿之可卽凜星岳之在上有觴斯清有豆斯馨敬拜謁而奠享穆天風之泠泠

祭王蘊和寺副文

抱煙霞之懿質含山水之清光富六藝以績學披五絲以成章真名家之鳳雛亦治世之珪璋美世閥之昭融隆累朝之舊德黃扉鼎鼐之重容臺禮樂之職補衮而功格皇天稽古而名高上國君嗣續其芳蔭早奮翼而

高翔擷蘭蕙於青瑣濯珊瑚于巖壑弄鳳池  
之綠波綰棘寺之紫綬身依日月之旁心  
戀江湖之舊挂神武之戟冠作滄浪之釣叟  
幽懷雅志邁迹於名途妙墨妍詞騰輝於文  
囿既離群而獨處復乘雲而上征豈厭俗之  
混濁欲脫屣于清冷何顏顏之未改忽白露  
之先零林壑淒其慘傷猿鶴悲而躑躅覺短  
世之堪驚嗟逝波之不復潔椒漿以致奠望  
白鹿之層城渺海天兮萬里疑羽化于蓬瀛

本集卷十三

古

祭張伯章同年文

惟靈通敏之才謹慤之行科甲榮名憲臺肅  
政進未可量忽焉中止長衢駿蹶芳林蘭蕙  
官舍京華孑然幽獨既遠骨肉亦寡僮僕賴  
友之誼勞樞南歸靈輶飄飄北風淒其迢遞  
閩海旅魂何之寬等年家鄉舊傷悼何極再  
拜陳觴有淚沾臆

祭丘恒吉母孺人文

吁太孺人母德惟貞篤生鳳雛揚于帝廷

其冠伊何哉豸奕奕其服伊何繡纈五色風  
裁凜然恩典有赫惟孺人之教惟孺人之  
德天眷方殷頽齡不駐臺烏夜啼滿地霜露  
寬等同年或忝鄉邛致奠清醑既予且傷

祭何老夫人廣昌司寇之配

顯允司寇朝野儀刑柔嘉夫人閨門準繩昨  
公立朝清忠粹德疾邪如讐薦賢爲國相業  
韓范儒術關閩夫人配之內則彬彬今公歸  
田體道養性角巾風高綠野春靜逍遙自適

本集卷十三

十五

恬淡無爲夫人共之樂而忘饑白頭高堂偕  
老眉壽宜爾百福如岡如阜何哉夫人奄棄  
我公翩焉獨往白雲長終天使下臨卜其宅  
兆天子有詔闡發潛耀且以慰公永延椿  
年海內士心亦莫不然況公所知諸生故吏  
南望迢迢微誠曷既潔觴陳詞敬奠夫人清  
風千古吁江鄰鄰

祭黃文選母文

惟淑人之貞粹作閨闈之儀刑佩瓊琳之雅

臻襲蘭芷之芬馨謹三從以終始兼七誠而服膺方于歸而敬戒鏗琴瑟之和平輓鹿車而提甕同桓氏之休聲相夫君以登仕爰騰茂而蜚英履選曹之華要挈冰鑑之清明躋列卿于周典儼風采于虞廷肆 天恩之汪濊被 封誥志相仍既內助之盡美復胎教之可稱孕渥注之駿足發丹穴之脩翎紹箕裘之懿業信善繼而善承襲銓衡之舊職擅橋梓之佳名茲淑人之內則爲當世之法程

八半江集卷三

共

紛百祿之駢集壽耄耄而康寧謂天齡其未艾何人世之無恒忽奄棄以歸盡嗟玉頊而珠傾寬等獲納交于今予結久要之高情重賢母之遺行感風木而心驚潔一觴而致奠藹蘭桂之希蒸悵雲駢其何在渺天台之霞城

祭封少詹事王公文

懷祖之賢聿有坦之宋室名相三槐之遺惟公厚德粹然無疵晉公直道王掾不癡一官

花封忽復解綬位不滿德以昌厥後明明少宰爲國柱石惟公之教惟公之積 封誥有加祿養無斁天胡不憖遺此德人少微無輝隣杵不聞王人遣奠將作治葬哀榮備矣食報豈爽窀穸有期敬潔一觴清風送歆海內同仰況忝隣邑能不傾轡

祭于肅愍少保文

聖明撫運光嶽氣淳篤生偉人爲國蓋臣明明肅愍一世才傑大旱霖雨巨川舟楫靖難

八半江集卷三

七

康時厥功洋洋權姦群構竟罹其殃身雖凶危道則永昌唐張柬之齊斛律光一日之短萬世之長寬等祇奉 明命持節茲土再拜公墓懷賢弔古敬潔一觴靈其來歆空山寂寥孤猿夜吟

祈雨祝文

季夏之月大雨時行土潤溽暑惟氣之平今獨何爲旱魃肆虐滌滌山川如焚如灼赤土千里蘊隆鬱蒸道暍載塗疫癘以興焦燥不

已厥氣熇熇祝融因之或逞其毒況彼西疇  
萬頃敷榮嗷嗷農夫佇倚秋成溝澮將竭膏  
澤不施苗則槁矣曷以救之國賦是資民食  
是賴吁嗟蒼天厥咎安在某等不德蒞此一  
方災殄相仍中懷悚惶罪在守臣民則何辜  
敢不同心是究是圖仰惟尊神食于浙右城  
池靖安民物蕃阜神之祐之既厚而深顧茲  
亢旱神獨何心齋戒沐浴竭誠上請願施神  
力慰此引領油然而作雲沛然雨零既沾既足

本半江集卷三

太

萬彙咸亨疹疾蕩除禾黍大熟惟神之德惟  
神之福民雖至愚敢忘神休尚其聽之毋作  
神羞

祭封太淑人呂母徐氏文

閩老文愍公之配太常卿

秉之

惟昔文懿熙載登庸石渠清祕玉署從容淳  
德重望冠絕群公寔太淑人內助之功維今  
太常丹穴五色芳蔭承華賢科奮迹鳳沼容  
臺才名籍籍寔太淑人慈訓之力厥初于歸

時方食貧提甕出汲如桓少君及既尊顯不  
易素守豐潔家祀若元氏婦所天不祿子則  
有成若文伯母於昭係刑霜清冰寒歷四十  
稔族黨敬慕閭閻範凜凜錫典頻繁祿養優  
崇期永享之忽焉長終九重遣奠兼治窀  
穸長水之原夜合雙壁文懿之休益用輝赫  
寬等備員臬司素欽賢行陳觴薦羞微誠曷  
罄靈風儼然雪月交映

祭朱都憲文

本半江集卷三

尤

惟公之材瓌奇卓犖惟公之行孤直峻潔如  
彼松檜棟梁之姿歲寒不凋挺然獨持晁董  
登庸張千執法博識該通淑問流洽三尺畫  
一仁恕藹然甘棠有陰民自不冤西臬澄清  
冰霜千里中臺總憲綱維百揆群盜跳梁螳  
螂當車電掣風掃鼠穴爲墟皇皇六師在公  
掌握正色立朝冠劍嶽嶽群小睥睨具錦斯  
成公歸乎來丘壑放情平生勲業歷歷可紀  
晚節卓然星懸嶽峙不竟其施乃遺厥後鳳

雖驥子亨衢遠驟公雖逝矣 恩典不忘葬  
祭哀榮燦然 奎章敬奠一觴再拜靈几公  
在帝鄉白雲旒旒

### 祭劉夫人文

惟鼎族之淑德配間世之名賢紹鵲巢之遺  
則詠螽斯之佳篇既抱信以含貞復懷慈而  
守素潔蘋藻于有齋佩蘭茝以朝暮嗟卓然  
其可述曰婦敬而毋慈儼冀缺之如賓紹絳  
帳之遐規明明太傅一代模矩文章韓孟勲

个半江集卷十三

二十

庸伊呂初揚歷千詞林存超遷於政府彌綸  
萬化弼亮 兩朝霖雨 蒼生著龜百僚廟堂  
倚以柱石陰陽賴其和調體仁義而道詩書  
時曆象而協蕭韶確始終之一節凌歲寒而  
不凋如玉斯潤如冰斯坐鏡清而明弦直而  
勁挺孤鳳之獨立超班行而莫並夫人相之  
無非無儀桃天之化家人是宜英英省郎鳳  
雛驥子鳴丹穴之朝陽 心渥注之秋水雲衢  
耀采而九苞康莊歷塊 卅千里承韋氏之舊

經服申國之內則肆德器之大成藹聲華之  
籍籍照文采之珊瑚策制科而奮迹夫人之  
訓如圭如璧萊綵戲青春之服魚軒開大國  
之封紫泥渙汗褕翟雍容方偕鶴髮之願忽  
驚鸞鏡之空歌飛雉以悽愴憂歎曰而怔忡  
嗟板輿之何在疑乘雲而上征瑤水杳今天  
遠瑤閨局兮苔青歸羽翼于梓里埋蘭蕙于  
佳城寬等仰瞻黃閣之光俯挹省郎之美美  
少君之懿範慕孟母之遺軌胡不百年俟焉

个半江集卷十三

主

已矣海內興嗟士林殞涕諒五福之在天惟  
七誠之無愧況哀榮之兼極庶平生之足慰  
潔一觴而致奠望月明而延企

### 祭王存敬文

騏驥駉駉蹶于中達蘭芷蘅荃風霜悴之麟  
斃于郊鳳殞于岐孰不嗟咨爲吾道悲況我  
交游肝膽相知平生之言白首爲期詎意若  
人而止于斯昔在西署傾蓋無違隣曹接廬  
蚤暮追隨同入而出聯鑣並馳相詡嘻嘻相

規師師登高臨流月夕花時緩帶揮塵談玄  
賦詩興至放歌雲凝鸞飛脫去塵土歸于希  
夷豈獨忘形神情俱遺君才通方左右具宜  
禮法之場仁鸞義羈冰玉皎然涅而不緇余  
獨落魄爲俗所嗤乾坤二人識者伊誰君今  
已矣嗟吾何爲承乏憲節今辰來茲哭君几  
筵痛絕心脾丹山峩峩碧水瀾瀾委羽仙去  
何時還歸

黃巖縣祭杜清獻公文

牛溪集卷十三

三

惟公鍾丹崖之間氣傳紫陽之正學風節挺  
出乎台衡望瞻峻極乎星嶽爲一鄉之先達  
開百代之後覺雖書院久矣其臻蕪而祠堂  
興焉其樸斲涓時序之昭融薦豆觴于帷幄  
青天白日揭吾道之光華尊德尚賢歲皇  
明之恩渥

祭黃祭酒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蘭馨蕙馥柔德宜家清儀絕俗提  
甕食貧舉案如賓若孟德耀若桓少君膝下

生雛燁燁五色及第成名鸞披鳳掖成均超  
拜恩典優崇未罄祿養忽焉長終九重  
遣奠兼治窀穸宜人之慶宜人之績敬潔一  
觴陳詞薦誠仙遊渺然姚江月明

祭朱憲副文

輕車颺馳孰思其危勁弩疾發孰審其幾賢  
哉二疏不殆不辱千載我公寔繼其躅才本  
經濟時方治平衆人爭趨我止不行嗚呼公  
乎激貪勵廉東海之濱清風凜然公在內臺

牛溪集卷十三

三

白簡飛雪公在外臺汾沁片月年逾知命遽  
通懸冠急流勇退自古爲難養高田園治三  
十載綠野徜徉石淙瀟洒韋賢經訓聿有玄  
成太丘之德元方是承不大其施畱有餘祿  
年登耄期身離塵俗忽焉乘雲帝鄉遠游拜  
節崑崙揚旂不周凌虛御風其樂何極靈兮  
來歸九峯一碧觴則有醴豆則有羞再拜致  
奠白雲悠悠

祭岳武穆王文

代三司作

天之生才寔惠人國彼昏不知棄天自賊柱  
倚姦回讐視忠良千載揮涕棲霞之岡綱常  
大義天規地準蚊蟲一時於道何損堂堂威  
靈焜煌若斯彼檜臭塚樵牧溺之賢哉守臣  
敦崇名教封植經營輪奐有耀墓門哉我巍  
宮構雲海內欣慰近覩遠聞某等備員藩臬  
坐觀成績望瞻深嚴如歷斗極敬潔一觴以  
奠神居萬古忠義翊我 皇輿

祭饒正繹文

本集卷三

三四

憶曲江之勝會聯紫陌之春鑣惟歲月之在  
輝悵晨星之寥寥撫飛蓬今興嘆感逝水今  
心方翹首以延頸忽蕙謝而蘭凋惟夫君  
之好脩既潔清以溫粹坐春風以怡然飲醇  
醪而自醉始分署以爲郎遂剖符而出刺臨  
三衢之名都布千里之和氣期尺書之下微  
何二豎之奄至望雲樹之悽其挹商飈而灑  
涕諒世講之未已美丹穴之飛英哀時命之  
有盡胡大塊之可憑潔清觴以遥奠邇桐江

而馳情

祭宋都御史文

鬱富春之巖岫帶桐江之清漪萃磅礴之間  
氣出髦雋之瑰奇惟公之先望重薇省公繼  
厥休青雲獨騁早策名于龍虎遂入蓬于鸞  
鷟操平反之健筆義惠文之高冠英風振于  
棘垣直道聞于丹扆如玉斯瑩如冰不滓一  
生之式敬甫侯之明徐有功之仁恕張釋  
之之允平公寔兼之洋洋厥聲既承恩於屢

本集卷三

三五

遷荐致位于九列縉紳仰其清醇朝野服其  
明決立巖廊逾三十年壽生靈以億萬計  
帝眷南服眇茲荒裔蠻夷紛其奠居文教綏  
而或戾欲振懷柔之紀必資端右之臣爰  
命我公于宣于旬秋霜肅而瘴煙消春陽舒  
而海波晏甘棠連桂嶺之陰銅柱壯南交之  
觀方遠氓之倚賴忽故山之興懷辭節鉞而  
解組望田園而歸來開綠野之新堂撫嚴瀨  
之遺跡等榮名于蜉蝣傲義皇而偃息曾此

樂之幾何遽乘雲而上征豈厭世之渾濁獨  
超然于泰清群士嗟梁棟之摧九重優祭  
葬之寵寬等備員憲臬夙仰光儀惜老成之  
永逝悲猿鶴之何依潔觴致奠有涕漣瀝

祭楊太守文

昭昭文敏爲時名臣功高燮理道在經綸公  
繩其武是似無忝華實瑋瑋圭璧琬琰策名  
制科出刺大州檢槩豪右植扶輓柔紀綱燦  
然吏畏民安直道而行取怒達官飄然投簪

入  
半江集卷十三

三六

如脫敝屣黃華之山有竹有水聞翁歸歟別  
墅經始賢士大夫觴詠朝夕後進子弟問道  
考德永矢弗諼三十餘年厭世乘雲俄焉上  
仙義滿州閭惠及貧窶屬續之日鄰不相杵  
齊家有規教子有書翩翩鳳雛登于天衢群  
季俊秀玉樹奕奕文敏之風益振無斁公雖  
逝矣今聞日彰是謂不朽復何悼傷寬等獲  
交令子或忝鄉邦徒慕紫芝未拜老龐潔羞  
盈俎清醕彌觴再拜寄奠闕雲茫茫

杭城火苗祈雨文

竊惟五行之氣寔資萬姓之生彼炎上之靈  
暉在民用爲尤切茲者雨澤不降亢陽用愆  
司權失權回祿爲祟杭城爲東南之要害市  
廛甲天下之繁殷接屋連甍蜂房井絡炎威  
屢發烈焰妄行積聚皆空豈但燎原而焚玉  
奔騰莫制有如電掣而颺馳閭閻震驚罔知  
攸措遠近惶惑胥動訛言爛額焦頭痛心疾  
首豈吏之不職政令之苛急之所致歟抑民

入  
半江集卷十三

三七

之無良奢淫不禁之所召歟寬等恭承上  
命來臨是邦不能挽回元氣消除沴災夙夜  
憂勞肝腸煩熱欲拯民塗炭而無術惟反躬  
引咎而深思惟神幽贊化工顯司境土既享  
一方之血食宜保黎庶之安居伏願俯鑒民  
艱宏施神力布玄冥之靈霽沛膏澤之沾濡  
以消鬱蒸之災以滌熾灼之氣室家無恙獲  
棟宇之依田野有秋遂燹燹之望民樂其業  
共享其成靈祐之隆豈云有極敬潔齋而上



懇冀矜聽之不違

祭張文衡參議文

天福善而禍淫憶嘗聞于聖訓胡斯言之不  
酬每逢善而加擯遇莛若將推之施惠若有  
所靳嗟惟公之平生躬仁義而忠信彼天爵  
之克脩宜人爵之來徇早策名于天府歷臺  
省而屢進積年勞之既久始稍遷于遠鎮輿  
論紛其稱屈公獨泰而無愠望九疑之高標  
轢五嶺而前軻播仁風于遐荒期素志之一

本集卷三

三

奮彼蒼蒼其何爲殲我良而無吝豈好佞而  
惡直故妨賢而害俊抑元化之無情任偶然  
于時運恨瘴江之淵洄渺空碧兮千仞罪馮  
夷之蒙昧縱跋扈之蛟螭方雲漢而夜黑集  
曠野之鬼燐公胡爲兮宵征乃乘危而蹈景  
疑濯纓于中流和滄浪之遺韻厭斯世之溷  
濁思出塵而離全獨輕舉而遠遊等萬劫於  
一瞬御緒風于大荒騎長鯨于青瀛公已逝  
而不還天亦遠而難訊送蒼梧之鳴鵬撫錢

塘之歸櫬掩余襟之浪浪惜芝焚而玉躍寶  
板糝于兕觥遺巫陽而扣問

祭吳天宏御史文

惟君之材飛黃駉駉驚于康莊一日千里惟  
君之量廣陂綿邈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俊若  
雕鸞雲漢翱翔重若九鼎廊廟顛昂嗚呼奈  
何世事翻覆俄鍛其翼俄蹶其足重器毀傷  
廣陂成陸道路咨嗟士林揮涕況我知舊傷  
痛何旣窵窳旣成徑卽幽堂出自北門北風

本集卷三

三

其涼

祭鄭太孺人文

申國性嚴榮公德成盧氏善教元暉知名懿  
哉孺人克脩內則懿耕如寶閨門翼翼丹山  
之穴梧桐之岡有雛五色翩然高翔旣孕其  
英不享其榮雲駟遠逝瑤池冥冥閨範不泯  
毋儀可挹族黨傷嗟士林嗚咽潔觴薦辭用  
表幽沉片玉韜輝青鸞夜吟

祭封太孺人盧母文

東陽之墟秀鍾婺女山水清華風物和煦於  
惟孺人含英抱貞澄霜霽月玉質金聲德門  
奕奕至惟寂寂伏臘蘋蘩晨昏紡績孝慈之  
徵生祥孕瑞膝下雙雛如麟如驥惟侍御君  
若穎封人立身行道既顯其親鴈冠立玉烏  
臺震肅堂日馳情孤雲送目視彼榮進瞥若  
敝帚一日之養三公何有投綬歸來甘旨既  
修弄雛兒啼樂以忘憂孺人之教侍御之孝  
鄉邦稱之海內是效白首高堂既壽而康豈  
不至願如陵如岡數則有終若彼盈旻逝波  
渺然哀慕何極敬潔一觴再拜陳詞以慰純  
孝以彰毋慈雲駢飄飄雪風淒其

祭封孺人陳母文

閨門之秀林下之風蘭蕙其質冰玉其容蘋  
藻清華簾闌肅穆既孝且慈家用敦睦篤生  
今子鳳立梧岡羽儀翩翩輝映巖廊多冠切  
雲欄斧耀日秩陵舊都孤鼠遁跡封誥知  
頌曰頤云逝匍匐奔喪哀情何既某等辱再

今子夙慕母儀敬將清醑奉奠靈惟金華之  
山白雲瀟瀟

祭婁母文

瓊玉瑩潔蘭蕙清芬饁耕有禮提瓮惟勤如  
鼓瑟琴宜其家室克配梁鴻德音秩秩丹山  
之穴梧桐之岡美彼九苞翩然翺翔科甲名  
高儀曹地重盧氏善教玄暉克成胡孕其英  
不享其榮婺女沉彩清秋冥冥閨範猶存母  
儀可仰敬潔一觴灌此玄壤雲駢渺渺馮馮

何之臨平西望邈矣瑤池

祭夏時正大理文

備員藩臬幸接風儀一觴告哀有淚漣洏倘  
徬壽康惜未滿百道路咨嗟失此舊德文藻  
淵茂志行剛方九霄威鳳燁然其光位歷棘  
卿望逼台輔忽焉高蹈掛冠神武吳山之塢  
西湖之濱雲水煙霞洗心養神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三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四

誌銘

黃處士墓誌銘

朴菴處士黃君以成化壬辰十一月廿七日卒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山前林之原未有銘其墓者距今乙巳凡十有三年矣其子休寧訓導正倫始以邑庠弟子員貢京師乃能奉其鄉人王主事某之狀來乞銘王余同官也助爲之請遂不能復辭君諱某字

半江集卷十四

某朴菴其別號也世家台州黃巖之洞山近歲分黃巖之南置太平縣遂屬籍太平祖某父某皆有隱德君早喪母李氏事繼母徐以孝聞處姻族正而有恩于諸昆弟友愛尤篤居家恕而有法雖臧獲無所叱咤季弟眈以儒士累舉不利而困時君與諸弟分異數年矣于是愀然不能自安謀復合不果遂躬爲經治以資給之眈卒賴以成洞山有水曰東溪君據溪下流築塋注之以溉田鄉人田在

溪上流者亦欲置塋恐絕水道不便于君君聞之謂曰吾田幾何豈可以吾擔石之獲廢一鄉之利哉況水性潤下沾溉之澤必有陰及我者矣因出已所有溪旁地畧鄉人塋之塋成果如君言人皆謂君仁而有智有鬻產者其價加常直十之二君如其數售之家人有言之者君曰彼以貧急自棄其產而吾以餘貲取之彼棄之甚難吾取之甚易且吾將以遺于後之人也彼棄之而無憾然後吾得

半江集卷十四

二

之而安何忍乘其急而要之哉嘗有同券來貸粟及期當償甲貧無所償又詐乙而取其所償乙以告曰願執而詰之君不聽取券毀之君之厚德皆類此自至少至老服勤習苦不好嬉逸所居山水清勝有花木禽魚之玩或諷君曰生年無幾永食既足亦可以自樂矣何汨汨也君曰天之生人有與以學術才藝者有與以筋力運作者其勞逸固自有分今吾既畜於彼又惰于此是天地間一蠢物耳

且吾見人之嬉遊失業至於困其身饑凍其妻子者多矣君年五十有一聞術者言壽當盡顏色白若曰不爲夭也果卒卒時繼母尚在君呼諸子曰汝等事祖母如吾身卽吾目瞑矣娶仇氏有賢行子男二長卽休寧訓導也次正俸女二長適某次適某銘曰名之弗彰以隱逸故厥壽不永則所未喻吁嗟德人孰敦天厚其積嗣人之祚

明故安人居氏墓誌銘

本半集卷中

三

成化二十二年冬今刑部員外郎薛君朝英旣奉命勘獄河南越四月爲明年丁未二月而君之配封安人居氏以疾卒于京邸蓋朝英之行當冬春之交天甚寒勘獄事甚勞責甚重安人日夜憂思且屬產後遂以成疾可哀也卒之日應門給薪水者一二僮僕而已姻家周參政良璧暨我一二鄉人爲視襄事旣逾旬朝英始還都將輿柩歸葬請于朝許之因以狀來言曰某之亡以我故也吾誠

不能忘情惟此墓石所以存其姓氏于不朽者願以託之先生余與朝英登第居京師安人與余家累同載北上期月之間起臥飲食相與也故余獲聞安人之行爲詳安人諱妙緣蘇之閭門人父茂名母馮氏安人自幼意度閑雅不妄言笑慈孝勤儉之德稱于族黨細紅女紅尤爲精絕天性聰明遇事卽解發言有章若粗習文字者凡行事始末及財帛出入之數雖隔歲月質之歷歷如指諸掌生

本半集卷中

四

三女長坤凝許適同郡周祈卽叅政子也次安貞次清靜俱幼子辰兒側室出安人視之如已子飲食哺乳每先諸女疾旣亟呼其母謂曰善視吾兒遂卒距其生景泰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卜以是歲十月四日葬于虎丘先塋之次銘曰毀璧殞珠吁嗟安人克昌其家弗昌其身豈曰弗昌德音孔淳虎丘之阡鬱鬱秦秦安人是藏于千萬春

故周宗瑞妻韓氏墓誌銘

碩人韓貞姓韓氏父郁嘉興之平湖人年二十而適吳江周宗瑞時其姑陳氏老矣方入門卽委以家事碩人孝敬溫敏事舅姑務得其歡心待從御嚴而能恤其私賓祭饗殮之饋絲枲紡績之務隣里族黨之交接備以從厚而不踰其制簡以合禮而不乖其情勤以立本而不失其時斬斬閨門肅和外內舅姑自以得良婦稱之于人不容口家人上下罔

不刊集卷十四

五

不宜之莫有間言初周氏居與其外氏某姓者相並族蕃而壤隘宗瑞父盛議徙而南遭歲之荐饑未果也宗瑞成其志碩人辛荏拮据用底于完善記憶家事綜理雖交錯旁午應酬不暇事已告成無纖悉遺謬性尤儉素粗糲不厭由是貲業日裕逾于疇昔宗瑞百務營爲或過與不及輒從容勸佐之多所裨益而人少有知者婦女黨或有聞焉以爲問但曰此戶外事非吾所知也其在親里疎戚

遠近雖一絲一粟無私假無私與於子若孫平居溫育甚至少不如訓色已厲矣宗瑞先歿哭之幾喪明自是亦不復能覩物如故以弘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得壽六十有七子男二長昂次昇女四皆適邑姓孫男五用同盤盥恩用之勿也警敏甚碩人識之謂昂曰此善家千里駒也遂遣以就學碩人旣沒而用登壬戌進士第今爲行人司行人昂之卜葬又閱歷歲月久而未果將葬而用奉使

不刊集卷十四

木

便道適至獲襄事焉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墓在邑某里之原合宗瑞府君兆云昂遣用以狀來乞銘銘曰孝以敬貞而靜勤生事與時競善伉儷輔以正遵坦途不旁俛貽孫謀顯厥姓嗟碩人德之令我銘豈諛尚有 恩命

先祖母莫氏墓誌

祖母姓莫氏吳江舊族父智母陳氏祖母生數歲怙恃俱亡鞠于舅氏英英亦邑著姓爲人俊爽尚義先曾大父永安府君與之游遂

以祖母歸吾祖局使府君時吾祖年十六祖母年十五耳曾祖母丁嚴毅有家法所生惟吾祖無他子女也故於祖母慈愛甚篤撫育訓教無所不至然少有過差督責未嘗少貸祖母亦孝敬兼盡恪恭夙夜罔敢怠遑曾祖母之沒也壽八十有九寃生已十餘歲猶及見祖母之事其姑也吾祖由邑掾舉于吏部任湖州之梅溪稅課局大使任滿致仕宦游三十餘年未嘗有過蓋祖母內助之力爲多

木半集卷中

七

祖母性沈靜獨處一室終日不聞其音聲居家足未嘗出中門從吾祖宦遊雖在舟輿中人罕有見其面者閨閣中雖數歲之童不得入焉吾父之生也祖母年十七吾母先宜人之歸吾父也祖母纔三十餘耳而曾祖母在堂方康強無恙凡百宗事上則有曾祖母主之下則有先宜人承之祖母周旋其間裕如也以故不見其有所爲平生慈悲過人好施與遇凡孤貧無告者傾所有畀之不責其報

以故囊無積貲年四十餘自以門祚薄止一子欲廣繼嗣特爲吾祖納側室韋生一子二女祖母撫之若已出然年旣高康寧精力人皆謂上壽之徵也乃弘治十年十月初四日遘疾以卒嗚呼痛哉距其生永樂十四年丙申享壽八十有二配卽吾祖名瑛字荆璧壽七十有七先祖母六年卒云子男卽吾父名暘字景東 封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娶吾母沈氏 封宜人女某適某早卒側室子男

木半集卷中

八

用娶姚氏女妙福適方鼎妙壽適金濂孫男六人長完次卽寬賜進士出身歷官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次宏次寵次宸領弘治乙卯鄉舉克太學生次宇尚幼女二人曾孫男七人女六人嗚呼吾家自六世祖仲達府君高祖顯之府君皆隱居行義不求聞達積德累仁至我曾祖始以材謂爲鄉里所薦出而仕官當是時國法嚴偶以事得挂冠歸喜曰吾于是可以永安矣因以名其堂且以自號卒壽

終于正寢其居鄉尤力於濟物至今父老論當時諸前輩必以曾祖爲稱首然自仲達以來皆一子相繼永安雖有一第字思聰者亦早卒無嗣門祚誠甚薄也祖母乃能以是爲憂可不爲賢哉祖母生吾父以有吾兄弟五六人子姓將來之盛蓋未可量祖母昌吾宗之功太矣寬不肖承前人之餘烈思欲有所樹立而未能故于祖母之德不敢泯沒以重不孝之罪是用救淚書之既納諸幽且以示

後之人

亡妻封宜人莫氏墓志銘

嗚呼宜人之沒已再期矣每欲書其生卒年月以備遺亡臨筆輒哽咽不能爲言今也窀穸有日念宜人平生居常履順無甚異可紀之事然其家世之美婦德之淳有不可無言者是用忍痛抑情述其梗槩云宜人姓莫氏吳江綺川世族宋元代有顯人高叔祖禮仕洪武中爲戶部侍郎曾祖轅有隱操門人私

謚曰貞孝先生祖震由進士歷官福建延平府同知父旦字景周號鱸鄉居士領成化乙酉鄉舉歷官南京國子監學正致事母張氏鱸鄉游邑庠時宜人生於邑之太平橋寓館既生三月歸見延平公置酒家宴中庭壽安牡丹盛開公喜命宜人名曰壽安宜人幼靜重不喜笑謔不好玩戲父母甚鍾愛之吾年十二三始入鄉校無所知也鱸鄉一再見卽曰吾有一女可妻之言于吾先大父局使府

君府君欣然委幣焉吾年二十一領成化丁酉鄉薦而宜人歸于我當是時吾方貧薄宜人親操井臼供菽水自奉儉惡雖糟糠不厭也如是者數年而吾登辛丑進士第官刑部宜人從我居京師日俸僅給囊無餘資宜人性甚儉平居練衣布裳飯數日一肉未嘗華衣豐食終日閉戶縫紉手不釋鍼線暇則績紡未嘗袖手坐無事未嘗出閨門其愛惜物一錢不妄費刀尺之下寸布尺絲不妄棄也

兒女輩衣被率故敝衣浣濯補綴爲之未嘗輒用新帛聞先宜人喪自以不獲在左右侍奉湯藥痛自毀頓不食飲者數日處親黨妯娌間和而正未嘗有輕浮之言便僻之色歲已酉以我夙夜起居思欲代巾櫛之勞百計訪求得徐氏具禮納之今 崇府典膳海之女也年十五矣未省事宜人保育教誨遇之旣沒徐哭之日夜不絕聲雖禁之不可曰吾事宜人垂十年未嘗惡言及我也嗚呼今之

本生家墓中

上

士大夫家處妾庶若冰炭然未見有相容者悞者陰行毒螫悍者顯肆殘虐蓋比比而是宜人之爲其亦異于人遠矣宜人歸我時年二十一越七年 勅封安人又十年 誥封宜人方圖一日酬夙昔之勞也夫何平生多產厄每臨蓐輒竟日乃免歲丙辰正月七日居京師寓舍產自寅及申旣免矣虛憊極不能復支以絕距其生戊寅壽三十有九耳嗚呼痛哉以宜人之慈良而有是報天果虐於

待善人哉子男二禧祉女三采蘋采蘩采藻祉徐出也禧扶柩南還旣數月吾亦以奉使事畢便道于家卜以弘治十一年戊午四月二十日葬于橫山靈石峯之麓從先兆也銘曰嗚呼壽者人所喜天者人所悲此一抔土壽夭同歸

明故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浙江都指

揮僉事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佐字廷輔永平之遷安人祖貴

本生家墓中

上

有勇畧洪武中起自卒伍累著戰功擢濟南衛指揮僉事傳父暹以功進指揮使選典京營哨馬操備公少以俊秀克武學生涉獵經史善詞翰明習武事驍果過人體貌魁然揮使公旣致政公遂領其職御下不苛訓士有法戎務脩飭爲諸帥最屢涉大營威名益彰成化中今 上在青宮妙選文武侍衛之臣公以司馬總兵諸大臣薦與焉每朔望率諸勲衛執戟殿廷弘治改元 上卽位兵部奏



公勤勞特 恩授都指揮僉事未幾 命總  
督兩浙備倭奉 勅以行既下車搜抉爬疏  
宿弊悉得次第登革之莫不帖然當乎人心  
私通諸蕃有禁時邊海之人多盜置舳艫往  
來海中巡檢司城堡舊不隸轄事多肘公  
悉以 聞詔書從事於是海道肅清軍民咸  
安日本諸夷數朝貢京師雖慕義向化而狼  
子野心不能皆馴備之不豫則不能免鼠盜  
之患公勞心防禦官軍戰具充盛明肅每夷

入半集卷十四

七

至舳艫塞港旗幟耀日諸蕃過者屏息不敢  
出氣瀕海諸郡縣皆賴之又喜接賢士大夫  
每暇日賓客滿堂褒衣博帶投壺雅歌雍雍  
然休休然人不知其為武弁也在浙上七十  
年以久涉風濤感疾而逝弘治十年丁未七  
月某日也距其生丙寅十一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有二公量宏而氣和沈毅有謀可受大  
任方期徙鎮羌胡為時虎臣不謂止此衆皆  
惜之配張氏兵部主事張玠姊有賢行子男

四長鉞娶董氏繼華氏次銳娶劉氏次錦次  
鐸俱未娶女五長適指揮楊欽餘在室公平  
生愛吳越山川之勝卜居焉屬纊時戒鉞必  
葬我錢塘地至是鉞遵治命卜以弘治己未  
某月某日葬于定山之原都閫白宗大張宗  
大以察案之義為鉞持狀來請銘余素知公  
名遂不辭序而銘之銘曰惟世之平華夷康  
海道無風波不揚詭爾戎兵思預防桓桓將  
軍奉 宸章敦詩閱禮帥之良節鉞有察來

入半集卷十四

十

東疆鼓旗樓船壓大洋版圖越裳臨扶桑伏  
波銅柱遙相望奇勲遠到未可量胡為乎今  
忽云亡若堂堂鬱鬱吳山陽龍泉太阿深閟  
藏千載牛斗凝青光

張翁德遠暨妻沈碩人墓志銘

弘治丁巳歲長洲張璞王中遊學京師往來  
諸公間端慎銳敏可愛而重余以鄉里故過  
從尤密越明年戊午余既來浙上而璞之尊  
甫德遠翁暨母碩人相繼以疾卒于家璞聞

計殞絕匍匐奔還奉其友鄉進士劉桐世材之狀來乞銘于杭毀瘠骨立泣血言曰璞罪逆無狀不能具甘旨致一日之養既已無及矣惟先人平生素善良不紀恐遂湮沒以重不孝之罪再拜稽顙以請余哀之又嘉其志不忍辭也按狀公諱浚德遠其字世爲蘇之長洲人祖父皆有隱德翁六歲失怙母倪氏方年三十六守節教子翁與兄浩賴以成立遂徙居吳縣南濠之鴈蕩村奉倪孀居四十

年勤儉孝友家業復裕性鯁介有義氣好周人之急雖傾困廩無所吝喜賓客接納不倦赴人之難不畏強禦鄉閭以是多之命璞習儒業訓之曰吾早孤失學至于今恨之汝當勉力以承吾志常厚治資橐遣出遊學璞經明行脩方將有所進取而翁逝矣配碩人沈氏亦吳門舊族性醇靜善中饋精女紅事姑孝處妯娌和相翁治家事歲時伏臘族黨姻戚之間豐約適宜親疎有紀無越禮者碩人

卒於六月十三日距生正統丙辰享年六十  
三翁卒於九月十七日距生宣德癸丑享年  
六十六子男一卽璞取李氏女四適某孫男  
女各二人皆幼卜以卒之明年己未九月十  
五日合葬于如利山魚洋灣之新阡嗚呼宦  
學事師將以成其名而顯其親也出游累年  
豈無朝夕定省之念顧所圖者大而不遑恤  
其細也名未成而親不可復見此吾所以深  
悲璞之窮也雖然璞之出翁之意也死生大

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璞業進而道脩顯庸  
有日翁之目瞑于地下矣吾又何悲焉銘曰  
貧不至餒富無餘贏治生之貞惟賢是願匪  
祿之汲教子之善鴈蕩之遠淳風于于薰其  
鄉閭利山之隅伉儷相於同穴以居曰千萬  
年永也無虞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駱君

墓志銘

弘治己未歲孟夏余同年友潮州守諸暨駱

君蘊良朝覲南還將歸省于鄉余會于杭越數日余適有事諸暨問君之廬而往焉則有告者曰君卒矣余始以爲妄中而驚終而哀不能自勝遂弔哭于其家慰其尊甫封君爲之怔忡不夷者累旬日嗚呼倏忽旦暮之間而死生判焉路人猶不能忍然而況素相知者乎既數月封君持其子壻馮秋官朋王之狀來請銘余方以公事碌碌辭不敢承命封君復介余同官林君舜舉蕭君凌漢二年家

半江集卷十

七

來言曰子之處朋友薄矣余躩然遂據狀而書之曰君諱瓏蘊良字也先世自義烏徙居諸暨之楓橋里曾大父則民有文行與魏文靖公驥爲布衣交嘗輸粟二千斛賑饑勅旌義民大父公達亦隱不仕父章國子生釋褐宜春縣丞致仕封左軍都督府經歷博學工古歌詩母丁氏繼母楊氏贈封皆宜人君少秀發警悟讀書日記數百千言里稱奇童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游學虎林姚江諸

名邦歸補邑庠弟子員遂以三禮領成化庚子浙江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授湖廣安陸州知州和易近民惠政大行州有在城廬狀諸河洎歲久淤塞而稅課故在君建白蠲減之地接襄陽藩邸之租貢武當之香火內使貴人往來絡繹供億千計君待之以禮繩之以法費省十之六七被薦陞後軍都督府經歷太師保國朱公深器重其才雖在幕屬相待若賓友恒稱先生甫半歲遭內艱還而所

半江集卷十

十八

居南溪書屋燬于火君曰何以奉吾父也躬入山求木鳩工營造貲用不給繼以借貸既落成扁曰榮養奉封君及繼母楊君之鄉人稱其孝服除改左軍裏理機務通而有執當道稱之弘治丙辰擢知廣東潮州府潮去京師萬里離藩臬亦二千里民夷雜居上司罕迹其地始下車訟牒紛然集于郡庭君悉爲曲直之衆皆悅服由是來者日益衆聽斷每至夜分僚佐或勸少弛君曰耽逸其身而民

不得伸其情君子不爲也爲之益厲常懇懇爲諸父老言所以守身待物安于分義之道又刻忍經及諭俗詩徧告諸邑久之民稍向化獄訟日簡鞭朴少施焉其於學政尤致意作興策勵士咸自奮戊午鄉試經魁占五之三餘又十數人前此未有也附郭海陽縣學諭莆田郭紀有學行未嘗受諸生贄餽歿于官甚貧君親爲經紀其喪且率郡邑厚爲賻贈莆士大夫高其義相與賦詩憲使見素林

半江集卷十

九

公爲之記歲已未當入 覲廣中諸郡荒遠多盜先是守長多以事不行或謂君以瀕海禦寇爲辭可免行君毅然曰遠方之臣舍是無以致其情吾郡幸無事可自安以欺吾君邪卽挈其子世榮以行中途子死舟經錢塘距家僅三舍不入而去旣畢覲始歸時封君壽七袞方將張筵大合賓客爲壽忽疾作數日而卒四月十三日距生景泰庚午十月初一日享年五十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二長

卽世榮次世茂業儒孫男一封君卜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君于朱塘山先塋之次云銘曰惟駱之先代有德人至于義民厥德益振著書滿家如金如王宜春小試尋返初服謂有賢子將觀厥成若彼威鳳揚于青冥和音噦噦羽儀旣備朝野具瞻爲世之瑞嗚呼謂何俄歷而顛天于德門豈曰宜然無乃抑其赫赫而引之綿綿俛俛白頭云胡惜焉遺愛兩邦清風萬年況有懿孫璫璵媚媚我著

半江集卷十

十

銘辭以慰以宣

明故奉政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

僉事朱公墓誌銘

公諱悌字舜敬別號蕙菴閩之莆田人高曾以下代有聞人父煜號鈍齋博學洽聞以病嗟不仕爲人敦愿與人交一出于至誠教育門徒多所成就莆之名宦出其門者甚衆年四十未有嗣禱于九鯉仙得嘉兆尋生今馬湖守愷及公二子以愷貴 誥封奉政大夫

南京戶部郎中毋陳氏亦名族有賢行封宜人公自幼刻志于學讀書必五百遍丙夜而息雞鳴而興以爲常兄馬湖守字舜徵與公自相師友業既成當赴鄉闈選于提學僉事游公公讀其文喜曰兄弟並佳聯科必矣果同領戊子鄉薦舜徵登成化乙未謝遷榜進士公繼登戊戌會彥榜第三甲第一人與臚傳云時鈍齋翁年七十有七公以兄弟俱羈于宦二親垂白上章乞終養不允除行人

八  
半  
江  
集  
卷  
中

三

未幾時鈍齋卒公聞訃頓絕居喪哀毀既葬廬墓人稱其孝賜除當起而陳宜人年高則畱妻子于家奉朝夕而身詣京師既復任分俸歸養焉奉命管伴日本夷夷性貪穢公力節制之舟輿餽廩之外秋毫無擾夷不能堪至露刃相向然終畏公不敢肆沿途便之陞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鉏兇豪雪冤抑以風力聞人莫敢干以私又丁陳宜人憂起復還南臺憲紀益振梳爬剔掘不避權貴見者

目爲鐵漢時有真武土木銅鼓畫工請命公率諸臺臣抗疏乞罷之京兆尹同僚不協而閔公一疏去之劾論選曹之貪墨不法皆出之外士論稱快陞浙江按察僉事整飭溫處兵備兼分巡奉勅以行既至嚴號令申約束明勸懲練軍徒繕城隍新器械二郡依山傍海故多盜自是晏然無虞又以其餘力興學校課農桑惠愛洽於士民政教移其風俗巡按御史張公恕以廉能薦于朝弘治

八  
半  
江  
集  
卷  
中

三

己未夏炎暑特甚公徧歷諸縣簿書如山日夜不自休公體素羸或勸其節事公曰吾寧勞一身毋勞群下也用是積勞而憊暑毒乘之暴下連月不止輿歸臬司官舍疾益甚醫藥弗能療臨絕囑其子潮曰我歷官三十年一貧如洗汝曹當自力吾無所遺也又曰死天數也貧吾守也不貧豈居官之善哉言訖而逝九月二十二日也生正統甲子享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剛毅果敢廉潔自持平生甘

於澹泊卒之日衣不給斂焉配林氏封孺人子男三長潮娶潮陽知縣吳穀女次淵娶雲南憲副吳球女季洪娶廣東憲僉李德美女洪業儒克郡庠生女二徵懿俱適宦族潮等以喪歸將以其年月日葬某鄉先塋同官憲副林君舜舉公鄉友也狀公行余遂述而銘之銘曰太丘歸歸二難旒旒公之家庭異世同執公才傑然操以廉貞二臺鼎聲綱紀肅清官豈不達道豈不行然而尚有遺憾會未

不半蘊卷中

志

究其平生康莊駿奔中路殞傾求其故而弗得仰而扣之冥冥冥真無爲厥理不爽若彼陳氏德音盎盎惟爾嗣之三公庶無慚于鄉長

故處士龐君暨妻碩人趙氏合葬墓誌

銘

嗚呼傷哉吾旣哭吾姊氏不意又哭吾處士也天壤之間癡而樂不肖而壽者無算何履善好脩而困阨其生又不永其年也嗚呼傷

哉吾姊卒於弘治八年乙卯之六月十有七日葬于明年三月二十有七日余時居京師未及銘今年壬戌七月二十有一日而處士卒其冢子震命其弟霆匍匐來杭告余葬期泣血稽顙請爲銘余惘然不自知心之摧氣之塞而涕泗之交頤也嗚呼傷哉又安忍爲之言哉雖然不言則淳行淑德將遂泯焉汨陳無復有聞于時則又安敢無言處士姓龐氏名灝字元白其先鳳陽人六世祖勝一元

不半蘊卷中

志

季避兵吳江之雪灘遂家焉曾祖貴一祖以敬父復世以讀書耕稼爲業毋葉氏處士穎敏嗜學凡星命卜筮天文地理算數音樂諸雜藝無不涉獵家庭之間孝友曲盡費用出入有無公共一錢尺帛不入私藏與人交不苟然諾不爲夸毗不以言語媚人人有急難或有所求必悉力往赴之不避水火家雖薄處之泰然不汲汲于治生而好施與囊無餘貲而交際餽享之禮必豐未嘗作寒乞態性

素清逸鮮食寡欲對賓客投壺雅歌或橫琴  
于膝超然物表不染一塵嘗雪月之夕扁舟  
太湖往來長橋出沒兼葭蒲柳之間心甚樂  
之因自號曰雪蓬少喜讀黃仲景之書晚  
而始工人有抱病詣之者切脉必審處方必  
允製劑必精以故動輒奏功且不問貧富無  
不為盡力而不責其報人皆德之長子震為  
邑戶曹掾每戒之曰有司法重例嚴宜清白  
自守吾食吾九散幸給饘粥毋貽吾累也今

二 半江集卷五

五

年春病嘔血數升愈而復作腹脹體羸纏綿  
半載而卒吾姊諱某少奉先宜人閨門之訓  
貞靜婉婉之德習之有素矣年十有八而歸  
處士既歸數年而處士貲日益微吾姊處之  
泰然未嘗有纖毫不堪之情見於言面事舅  
姑以孝處妯娌以和姑嘗病扶掖視候旦不  
懈飾夕不就枕者累旬日薄于自奉蔬糲布  
素自給即止不慕豐靡平居足不離閨閣手  
不釋針線慎檢束寡言笑其勤苦惡暴殄雖

滯麻遺孀亦必治以成緒無浪棄也內外姻  
族交口稱賢無間言先處士八年卒生景泰  
辛未年四十有五處士生于正統己巳年五  
十有四子男二長震娶沈氏先處士一月卒  
次震未娶女三長適施元次適成章早寡次  
適邑庠生錢乾孫男三曰淮洪淵女一尚幼  
卜以是年九月十三日壬午葬墓在邑南尚  
湖之原銘曰梁孟匹德斯儷之善匱原天顏  
斯數之變善則可為變不可知處士碩人吁

三 半江集卷五

五

其何悲尚湖洋洋原田蒼蒼雙壁之藏終古  
永藏

封安人許氏墓誌銘

安人許氏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海寧祝君洪  
之妻工部員外郎致仕萃之母也許之先在  
前元時為萬戶曾祖國器海州同知父禎號  
力本母張氏安人幼端淑為祖母翁所鍾愛  
擇配于邑中得封君而歸焉事其舅姑靜安  
府君即孺人克孝克敬時祝氏方困於征役

家益落食指益繁靜安翁弗能支命諸子分異自給安人勸封君推美就敝若漢薛包然封君素好學至是或奪于生事安人規勉懇惻凡衣食之業甘旨之奉悉身任之封君以是得肆力誦習考訂經傳貫穿百家能詩文尤精岐黃之術遂以醫聞江湖間賢士大夫至海寧者必造其廬焉安人在貧薄中親操井臼養舅姑延賓客未嘗廢禮至鬻奩物以俱具不使其夫知之或遇荒歉糴不繼而

木亭集卷五

七

甘旨之奉未嘗不克靜安夫婦年既耄遇人輒稱安人之孝又每旦焚香祝天願新婦多賢子孫云力本翁善治生安人熟于見聞及其持家農桑耕織規畫井井家人不能違尺寸撫御童僕課督嚴而能節其勞力卹其饑寒視其子女若已出莫不樂爲盡力無敢怠欺而瘠土所入殆與沃壤等初靜安篤于教子至鬻其產封君教工部兄弟益加嚴焉禮延明師安人朝夕躬視食飲必豐必潔雖屢

空不少損嘗遣工部從學于杭貧無貲脫簪畀之工部泣然泣下安人曰汝第勤問學此安足惜工部登甲辰進士第官刑部安人受封嘗寄聲評諄以恭謹奉職仁恕決獄爲勸戒工部好古博雅達于治體而孝友忠信之行尤著稱于時蓋嘗請告及便道歸省者再矣猶以爲未得專意于養旣改工部陞副郎引疾乞休時年甫四十當道者惜其去據例堅畱之請益篤朝廷賢之遂以特恩令

木亭集卷五

七

致其事而歸於是安人年且八十矣日與其昆季承顏色進甘旨膝下爲歡娛題其所居之樓曰悅親每元夕觀燈捧觴稱壽親賓畢集坐客如雲鄉人榮之如是者數年封君今強健無恙也而安人老疾困滯久之遂以不起弘治十五年壬戌九月十八日也距生永樂己亥享年八十有四平生婦道毋儀罔有遺缺封勅有孝敬慈惠儀範閨門之褒寔無愧云子男三長乾娶徐氏繼金氏次蒙娶



儲氏次印華娶褚氏封安人女三壻徐孟暄  
董源許璣孫男七繼英娶居氏繼龍娶姚氏  
繼皐繼華繼稷繼斐繼善孫女四壻俞茂中  
沈龍徐翰一未行曾孫女一尚幼葬在卒之  
明年二月二十七日墓在龍山西塢之祖塋  
銘曰寒畯硤瘠有木滋植洪波潰川有石屹  
然噫職安人歸而食貧滄髓弗續婦奩可饗  
衆雛嗷嗷毋心則勞恩斯勤斯孝慈終始上  
承下煦不惰以弛藝則斯獲理也奚或梧竹

大半集卷五

先

孔鸞門廡奕奕我銘茲立可以訓德

明故盛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曠字用敬姓盛氏別號夷然子蘇之  
吳江人宋文肅公之後祖啓東太醫院御醫  
知名 太宗朝考鈍菴克世其業處士幼承  
御醫公之遺訓敏悟絕人達世故工文藝力  
學勵行夙夜不倦思有以自立也旣而屢躋  
場屋嘆曰醫之與仕雖窮達異所施豈有異  
哉退而取其家藏岐黃之書讀之盡得其妙

持寸匕授人廢者起死者生江湖之間翕然  
向風其門如市處士隨所求應之未嘗責其  
報酬答之暇輒聚賓客爲文酒之會談笑醕  
藉雜以詼諧風調洒然不近流俗至于料事  
釋理精密詳慎剖決是非無所依阿古所謂  
清通簡要處士蓋兼有之性至孝十四喪父  
毀頓骨立母疾焚香籲天者累日中年每展  
父母遺像未嘗不哽咽痛絕也時祀誠潔盡  
禮雖拂拭滌濯之事必以身親之未嘗委諸

大半集卷五

三

僮奴事伯兄師省先生如對嚴父而友愛之  
情浹洽懇至相處五十餘年如一日處士屢  
遘危疾師省日夜撫視雖有他急不顧也疾  
止乃去兄弟之間可謂兩盡矣處士爲人尚  
義嘗有遭喪不能舉者旣竭所有畀之又以  
告諸士友之賢者聚歛以助焉四方技藝之  
士至者無不延納待以禮意毘陵畫士馬公  
者以貧來謁處士館之數年一夕謂處士曰  
吾佩德久矣無以報吾有弱息年及笄矣願

充側室備箕箒處士惻然變色拒之其教子之法醫卜儒業各因其才尤嚴于課督諸子將有成立而處士卽世矣生正統戊辰七月九日卒于弘治壬戌六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五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孫女也子男五珮娶唐氏璫娶浦氏理邑庠生瑚璉俱未娶女三長歸庠生楊乾次許歸陸鵬程次許歸趙宇璫卜以卒之再明年甲子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吳縣五峯山博士塢之祖塋余素辱處士厚而宇又余弟也故爲之銘銘曰其中休休其外田由任情自得野馬虛舟其止舒舒其行徐徐樂道養心心與道俱人惟有營憂患損壽公無係累胡不黃耆雖則黃耆不過百齡與造物游後天長生嗚呼公平吾復何言憶昨笑談神情惘然白雲歸山流水赴壑一鶴西飛俯仰寥廓

明故承事郎丁君洎妻周碩人合葬墓

志銘

半江集卷十四

三

弘治辛酉秋七月梅窓丁君卒明年壬戌八月其繼室碩人周氏亦卒其子饒平縣簿奇卜以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扶二柩合葬于雪灘先塋之次余適便道還吳奇以國子生李時顯所爲狀來請銘梅窓姓丁氏諱元字景初梅窓其別號也世居吳江雪灘之南高祖均善國初中山武寧王視師浙右委公保障鄉閭以義直聞曾祖宗仁有隱操祖仲謙尤以行誼爲鄉邦重勅贈與其子同官考世英以儒業起家授京衛經歷誥封承事郎繼陞廣東程鄉令君性孝友少從程鄉公游南雍習聞詩禮之訓甫長隨侍程鄉值嶺南流賊猖獗君贊父出奇應變多所擒獲程鄉公卒喪葬有禮鄉人稱之事母馳封金孺人色養備至孺人今壽九十有七矣尚康寧無恙仲弟寧以材能典鄉稅君恒戒以薄歛樹德季弟綿游邑庠君資給勸勵克有成業今爲南京錦衣衛經歷君治家勤約

半江集卷十四

三

訓子姪有方好施與周急賑匱無少靳歲饑輸粟五百斛有司援例授以章服青袍烏帽優游觴詠寄傲山水之間甚適也距其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碩人周氏邑巨族諱元祥之女性淡泊不喜華競姻黨有侈其服飾金碧輝燁者碩人視之漠如也閑內則精女工歲時伏臘之祀賓客飲食之奉豐約有度中饋井井麻枲織紵晨夕弗倦有勸以自逸者碩人曰勤儉吾職也

本集卷四

孝

公父文伯之母之誠吾服膺終身君常語人曰吾仰事俯育老母樂享壽考諸子姪積學有成皆吾碩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三正統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寔其生辰也子男一卽奇娶李氏女二長適庠生吳淞兵部郎中鑒之子也次適李燧孫女二慧貞慧潔尚幼余方有遠行百事倥傯而奇以爲請不能辭故書之不暇有所次第云銘曰雪灘之陽有屋渠渠偕老于此日居月諸雪灘之陰有原

膺膺同穴于此千秋萬古有子成名登於周行尚期 寵褒永光若堂

馮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馮氏諱素祥吳江克浦望族父廷璋以隱德稱母葉氏生而婉慧爲父母所鍾愛昆弟讀書孺人聞之卽能成誦後遂祖曉經傳大義長而歸同邑龐君汝聲汝聲吳世閥閥自曾祖來以慈孝勤儉起家業至其父樵隱翁而益昌一門之內宗黨蟄蟄饗飮食

本集卷四

孝

之奉祭祀賓客之禮纖紉縫紉之事布帛米粟帑藏出入之節寔重且煩孺人旣歸處之裕如也奉舅姑以孝敬處妯娌以和睦相夫子以敬順上下有禮家人宜之閨門肅雍諄語不間汝聲敏達好義而孺人能勸相之旅有婚喪不能舉者里人有饑寒而陷于死亡者多所賑貸賴而獲濟者甚衆歲辛丑黎民阻饑 朝廷有出粟受爵之例汝聲欲有所輸猶豫未決孺人曰積所可積散所當散奈

何坐守羸餘而不以濟公上之急紓生民之憂乎汝聲遂盡出所餘粟輸之有司以聞詔賜散官承事郎初孺人未有子以宗嗣爲重白汝聲立兄子滋爲嗣復爲置側室育子女後孺人生子滋而嫡庶之間慈愛惟均人皆賢之成化癸卯七月初九日以疾卒將卒時戒諸子曰吾疾不起矣汝等慎自勉讀書成名以昌吾龐門吾死無憾也遂卒生於正統庚申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四子男

不幸卒年十四

年

三人長卽滋娶金氏次卽滋聘陸氏次漢側室秦出女二慧貞慧端孫女一桂英夫傳記所載婦人之行多矣然必臨患害遇事變而後其節始著若平康之日靜順之境則亦未有能自見者也蓋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則平居無事固難乎其有所稱述也孺人之行雖若未見其有以大異于人者然閨門之法自不出此而孺人旣皆有之矣可不謂賢矣哉汝聲卜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於甘泉祖塋之側以書及夏菊軒先生所狀行實來乞銘寬大父亦以書來教曰龐吾世通家汝毋以不文辭遂按狀爲之誌而銘之銘曰融朗靜虛粹然純如維壁維珠胡殞而殆雖壽則癯厥德則腴閨門愉愉可範可模甘泉之區若堂旣撫氣鬱風紆永安不渝

不幸卒年十四

年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四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五

墓表

裕庵處士楊公墓表

楊之先爲揚州鉅族宋季徙家蘇之吳縣國朝洪武初再徙吳江今揚州諸宗猶有相聞者而吳縣之青陽里有墓在焉歲時祭掃不絕也高祖信卿曾祖景平祖伯英世有令德父俊字士傑號樂靜翁以義行爲鄉里所推主稅事料量以平人皆便之妣朱氏處士

半江集卷十五

一

諱旺字宗盛別號裕庵生於永樂戊戌幼好讀書得其大意而已不爲章句然記輒不忘事親孝謹朝夕侍養務得其歡心不但甘旨之供而已樂靜翁治生勤儉處士能承其志力田服賈驅車牛秉耒耜終歲役役不自逸暇以故家益饒甫成童卽以身任門戶官府之役未嘗一以煩其親其主稅也一遵父法下無煩征公無殷課當官處事必誠必信雖遇尊官貴人苟有可言言之必盡不自詭隨

以逢迎人樂靜翁嘗語所知曰此子可以遠吾憂矣景泰中有出粟賜爵之例處士輸粟而不受爵是時吳中大水餓殍載路處士多具棺瘞之凡瘞者若干人嘗寓郡城李孟誠家得其遺金數十兩卽以還之人多其誼與二弟曄時友愛天至時出贅陳氏無子年老而家益貧處士收養之與共寢食頃刻不相離及其死也哭之數月不輒厚爲營葬而祀之其處家事祭祀之禮賓客之費貲產之

半江集卷十五

二

業皆有常法可爲子孫守者交隣里待宗族皆有恩意爲人寬和雖僮僕未嘗疾言遽色臨之遣子顯及頤受業邑庠延明師教之懇勉以忠孝今顯以貢士爲太學生向用有日頤學亦成矣年旣老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客燕飲爲歡曰吾幸爲太平之民今老矣身且強健時和歲豐不樂何爲年七十又七卒于弘治戊申十一月九日配徐氏亦邑望族婉順勤儉精于女事孝舅姑善妯娌爲

婦爲母無違禮者年三十八卒于景泰乙亥  
卒之日隣里姻族皆傷惜之繼娶張氏子男  
四顯顯徐出也碩頤張出也孫男二女三以  
卒後三歲辛亥九月九日合徐孺人葬于松  
陵花園村之原將葬其子顯及顯等以鄉進  
士孫文聚之狀來請表于其墓以示于後之  
人余與處士里居密邇世爲通家以是素知  
處士蓋天資朴實人也吾聞漢有卜式時稱  
長者嘗出粟助邊而不受官武帝以爲賢竟

木半洋集卷五

三

官之姜肱兄弟友愛同被而寢不應徵辟既  
死而弟子劉操追慕其德刻石表之若處士  
者豈嘗聞斯人之風而慕之者乎抑天資之  
暗合也惜乎處士之名不聞于朝不式若然  
則劉操之所以表肱者吾何敢讓焉

明故金華府推官慎菴徐君墓表

仕而致位通顯不若官卑而能澤乎物也壽  
而至于期頤不若死而名可稱也治生而資  
貨克溢不若子孫之多賢也吾友節推徐君

官不過郡佐而所至流慈祥惻怛之譽年不  
過下壽而鄉邦聞溫雅直諒之風家不過中  
人之產而蘭玉滿庭皆青雲之姿廟堂之器  
然則奚用重爵爲哉奚用高賞爲哉又奚用  
黃耆台背爲哉君諱璋字憲之慎菴其別號  
也世居吳江之梅堰祖諱真洪武中以人材  
授浙江麗水縣丞秩滿民請於 朝畱之在  
任餘二十年致仕而卒父諱琛徙居縣之北  
塘以上舍生知福建泰寧縣有惠政君傳父

木半洋集卷五

四

祖之業游邑庠入胄監精究經術爲文辭典  
雅有法而和厚端靖口不談人過與之處如  
在芝蘭之室儕輩莫不愛而敬之釋褐除湖  
廣永州府推官遭內艱去服除改浙江金華  
府地廣民衆俗好訟訐君慈不至縱嚴不及  
苛每讞獄至流配大辟未嘗不慘然形于顏  
色百姓無不知君之仁監臨諸公多賢之弘  
治辛酉浙江鄉試克受卷官與諸考官閱試  
卷多得佳士人益重君之遂于學也素患胸

隔痛數十年矣至是勞於案牘疾益作謂其  
妻曰吾病真痼疾也吾挂冠歸耳卽具疏請  
于監臨諸司不允秩滿三載給由京師因得  
便道歸焉行篋視初之任時不益一物旣抵  
家見其子資治生頗裕倍于疇昔田園廬舍  
豐約適宜可以怡老也而孫應龍妙年英敏  
績學有成遂無北上意時值秋暮每對菊酣  
飲自謂企潛後人有別業在簡村欲往居之  
曰吾將簡略世務而尋村野之樂也又號簡

半菴集

五

村居一日飲酒數次曰吾非嗜此也吾疾亟  
用此敵之痛稍定耳君兄曰平第曰臯皆有  
淳質讀書好禮與君自壯至老同居共爨無  
間言鄉人稱孝友必曰徐氏云家居僅半載  
竟以前疾卒于癸亥歲正月十八日距生正  
統壬戌享年六十有二娶皇甫氏有賢行子  
男一卽資邑庠生娶故封監察御史王宗吉  
女女一適今太僕卿吳洪仲子邑庠生嚴孫  
男一卽應龍龍亦邑庠生娶鄉貢進士李經

女葬在卒之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西郭外  
東郊祖塋之右將葬資以狀來言曰墓中之  
石吏部汝先生旣志之矣顧先君之行不表  
而書之何以示遠惟先生圖之余少游邑庠  
視君若長兄然硯席親就驕吝俱消啓迪之  
益夥矣昨乘傳過金華聞誦君之美者載路  
茲又喜資之克其家而善教其子又知所以  
圖不朽其親之道也遂爲書之墓上

封宜人陸氏墓表

半菴集

六

弘治十一年戊午仲冬之閏江西按察副使  
致仕餘姚馮君佩之葬其妻陸宜人于邑華  
家坂之原旣自爲銘藏諸幽又述其家世及  
其平生告余請表于其墓余在成化中與佩  
之同官刑部有斯文之契因知宜人之賢蓋  
佩之太宜人就養京邸嘗得風疾宜人躬侍  
湯藥日夜不離側閱歲年不怠益勤姑氏賴  
以安側室有子宜人視之如已出佩之好朋  
友講習雖徹夜坐飲饌時至不落莫也余以

是知其賢丁未歲佩之提學江西爲權倖所惡罷官歸田既歸解裝書數百卷耳餘一無所有而上有尊封君太宜人在堂下有兄弟同居共爨食指數百宜人內則永服飲食日夜僕僕拮据卒瘁雖蓄字之細必躬視之外則佐佩之親農事以奉賓祭以供甘旨以充養殮公姑順之娣姒宜之以故佩之雖失祿食貧無慘然之色余素傷佩之之謝每遇士大夫自越來必問訊焉因得其居家之詳未

介休集卷十五

七

嘗不高佩之而賢宜人也又數年爲戊午夏之五月十三日宜人以疾卒而佩之方客維揚既歸則歛已逾旬不及見矣余時適奉命來浙上聞之未嘗不悲佩之之窮而惜宜人之壽不滿德也則于佩之之請又安忍辭陸上虞鉅族也唐宣公之後宜人六世祖維章洪武中爲福建按察僉事高曾以下世有隱德父銘寬仁重厚里稱長者兄宜之光澤縣簿淵之河南布政使有文行澄之高介不

仕宜人幼端淑爲母余氏所鍾愛余蓋佩之從祖姑之女也佩之髫髻時穎敏絕人而家方落余見而識之語諸子曰余得婿矣諸子皆不欲余曰如此子豈終困哉卒以妻之宜人既歸茹苦食淡每夜篝燈紡績以相夫讀佩之登己丑進士第翰林庶吉士歷刑部郎中擢憲副江西宜人由安人再被封命識者謂余氏能擇婿云宜人素儉不樂華靡如常時一櫛具雖敝猶御或勸其改爲曰吾性

介休集卷十五

八

所便也卒不易尤篤於恩義教育其兄之孤子從先底于成立携姪汝弼至官邸延師教之撫愛均於己子且性敏慧通曉世務能相其夫救其闕失佩之嘗曰吾官中外二十年得免瘵曠之咎宜人助也宜人生二女俱幼卒子男一汝中娶袁氏女二汝玉汝珍皆側室于氏出也孫男一昕尚幼宜人生于正統八年癸亥生十九年而歸馮氏又三十有七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六嗚呼以佩之



之學與其爲人其仕宦豈宜止于是哉以宜人之賢而壽豈宜止於是哉然竟若是也無可奈何吾不知蒼蒼福善之理果有之否耶或曰天之報施緩而不失恢恢然而不能逃也不在其身必於子孫發之余曰然請埃之遂書以歸佩之俾書于墓石

行狀

先祖梅溪府君行實

先祖諱瑛字荆璧其先蓋宋宗室自元以來世居蘇之吳江曾祖諱原一字仲達生有元之季樂善畏法以懋遷爲業家頗克裕及入國朝見時政嚴恐以財自累盡捐其田廬祭藏以周貧者隱居自守足跡未嘗入城府旣而邑之巨室皆遇禍而公獨無患以壽考終時人服其先見云寬之六世祖也祖榮祖字顯之亦有隱德父銘黃巖典史倜儻有節槩重然諾急人之難厚施而薄望平生交游滿海內初拜黃巖未之任意有所不樂卽拂衣而歸開軒鑿池日與故舊賓客觴咏爲懽娛有軒曰臨清堂曰永安翰林學士馬鐸爲之記諸公題詠甚衆今卷帙尚存也母丁氏先祖慈仁和厚少事黃巖府君孝敬備至甘旨之奉賓客之費家雖貧未嘗不畢給也性穎敏書無所不觀尤精於陰陽醫卜之術以才

諸爲鄉里所舉爲邑掾文而無害嘗巡獄有竊盜繫者其仇家欲致之死遺先祖百金曰願爲我除之先祖曰彼罪未至死吾不忍也却不受秩滿升于朝授梅溪稅課局大使革市廛漁獵之姦通商賈懋遷之利會計允當秋毫無私以老致仕自爲掾至致仕履歷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名達官上司多重之先祖既致仕寬游邑岸所以訓誨寬者日夜勤勤懇懇爲延明師讀書肄業親督促之每見微

不刊集卷五

十一

有進益輒喜溢于面嘗曰吾先世積德百有餘年我身亦不爲惡我後必有興者矣平生待人接物未嘗有急遽之色雖御僮僕未嘗有詈言爲人退怯與物無競非理相干但以禮遣平居細故唯唯若無所可否至於臨大事則卓有定見毅然不可奪也歸老二十餘年守靜安分貧而能樂鄉里有稱貸不能償者往往舍置之遇伶仃孤苦之人未嘗不掇食解衣以溫飽之其慈心愛人蓋天性也甚

惡巫覡之徒及浮屠氏之說家人有疾病療以醫藥不爲祈禳有喪不作佛事今年夏忽以微疾終于正寢四月十九日也距生永樂乙未享年七十有七先祖爲人少病年雖老若少壯然方期以百年不謂其遽止是也嗚呼痛哉配祖母莫氏子男二長爲家君暘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娶先母封安人沈氏次用娶姚氏女二適方鼎金濂孫男六長完次卽寬歷官刑部浙江司郎中次宏寵宇宸爲儒

不刊集卷五

十二

學生女一適龐顥曾孫男五女四十以十二月十八日安厝于吳山靈石峯之原寬重惟先祖行誼純至如此不可無述故敢披瀝敬書以俟庶當代名公鉅儒秉記載之筆者有所采云弘治四年八月二十日謹述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五

附錄半江趙先生碑志

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君墓

誌銘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弘治乙丑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

木主

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於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卽超卓老輩皆推服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號刑曹詩派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好士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倡和四人詩皆清麗而君才尤贍援筆數百言衆皆驚其

捷而服其工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旣久律

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冤滯及在浙江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諛聞狹見之陋擇其有才性者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豁谷人以是愛而卽之曾祖諱銘黃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父諱暘累封刑部郎中毋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爲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學正莫君奇之歸

木主

以其子封至宜人子男一禧邑庠生庶子二禴福女六長適沈知柔次陸墳皆庠生餘幼其孤禧卜以正德元年 月 日葬君於吳山靈石峯之麓莫宜人祔予知君頗久其擢憲長過家再接之貌加豐識加進予方意其遠至也而豈謂至是乎銘曰

孔翠祥鷄其文旣騫騏驎服懷中道乃跼始誰啓之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震澤王鏊撰

明故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公  
神道碑銘

傳曰立德立言謂之不朽又曰德厚者流光  
故闡幽悼往者咸用是稽之崇階耆壽弗論  
也吾師半江趙先生位不過中大夫弗崇也  
年不躋五十弗壽也而沒世之後其光之流  
與言德之不朽吾於公有徵焉公甫薨時遺  
貌諸孤未成立弗克走達官之門以請誌而

本志卷之三

三

王文恪爲誌之文恪與公同朝知公寔深故  
不待請而誌之弗辭也既誌遺稿流佚諸孤  
弗克次而費文憲爲叙之王陽明又叙之文  
憲爲公門生陽明爲公同年子雅重公之文  
故不待稿之輯而叙其槩弗置也既叙諸門  
生吏道公之門者皆隱慟弔誅述公之懿行  
尤悉故張銀臺據拾其遺爲之錄實而蔡霞  
山因之以表其墓張爲姻親蔡爲浙之高弟  
而其言不特一時一人之私寔爲天下後世

本志卷之三

四

以識不忘也既誌既叙既表矣迨于今踰五  
十年矣其仲子禴自宦歸始羅搜旁挾得公  
之稿落人間者凡若干其墜墨蠱簡者又若  
干不憚手摩以授諸梓而尤悲夫墓前之石  
未樹也私念淵嘗游公之門受知特至來請  
外碑與斯文共傳余不文不能傳而公之文  
亦不待余碑而後傳也然誼不可辭特第其  
世系官勞以刻諸神道云按公諱寬字栗夫  
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梅  
溪局大使父暘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  
封宜人公少穎敏絕人弱冠游縣庠名出諸  
生上成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  
王文肅時爲祭酒深加賞識辛丑會試禮闈  
吳文定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公第一刻  
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  
外郎郎中讞獄明允承同官鞠斷之訛與辯  
水部之寃抑左璫之橫咸有偉績公餘與司  
翰相倡和詩章益顯名天下及擢浙江提學

副使敦本實檢繁蕪士習爲之丕變尤品藻  
精詳歷久靡爽在浙七年甄陶居多迄今吾  
浙之文彬彬甲天下者先生之功不敢忘及  
遷廣東按察使甫蒞任期與頰民更化百度  
肇舉十郡向風甘雨烈日之頌方並揭於臺  
端而先生疾作不逾月而告終矣諸掌憲承  
其後者一以公爲楷模見於巴山王公弘之  
所叙可考也居家尤財輕簞簞義重墳篋割  
宅以讓伯兄買田以給諸季其他表著於鄉

半江神道碑

五

閭邦域者枚不能舉卒於官年纔四十九歸  
葬於橫山靈石峯之麓有半江集行於世子  
男三長禧眉州判次禴韶州府通判次福  
縣庠生禴在韶有異政民爲立祠紀石僉謂  
無忝先德焉孫男七重道重文鳳儀重威伯  
俞仲華叔鳴重道府學生嗚呼今人之類作  
碑銘者多以諛詞攫金諸凡鐫勒與頽石腐  
壤等耳惟公玉立儀曹企燕山而高峙揚休  
藝苑邇浙水而長流執憲凜百粵之秋霜真懷

澄三江之夜月其爲文也著述俾班馬典雅  
與綺縠相宣歌詠尚陶韋風騷並雲霞俱遠  
古之所謂立德立言流光於百世者舍先生  
吾誰與歸若文恪文憲陽明霞山諸公智足  
以知先生故其言不僭然尚未著諸景鐘銘  
諸石室者亦有厄於位壽故也余追惟蔡邕  
之辭不愧有道侯巴之誼致勸子雲則先生  
在所當銘敬爲之銘曰

半江神道碑

六

韓韓皇趙造父是肇玉胄金仍式昌式眇篤  
生我公外峻內融早歲計偕首策南宮南宮  
伊鬱北林伊植儒因吏馭律繇文飭旣洽臺  
評爰司教衡于泐涖止七載告成不隨不倚  
育此多士攄藻惟精英風劭起爲國掄賢功  
居德先振袞廣臬于旬于宣上帝靡盬山風  
交蠱曾不遐齡喪此良輔良輔其頽棟木其  
摧名不稱壽位不酬才邦有餘憾士有餘卹  
心邇人遐百年如一壠樹旣封長望濛濛不  
有豐碑誰慰玄穹

嘉靖辛酉季冬之吉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門生聞淵頓首譔

明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公墓表

嗚呼此吾師半江趙公之墓也公葬時王文  
恪公嘗爲誌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  
有表者至是垂四十年矣其長子眉州判官  
禧偕弟禴以公嘗視學浙江余爲諸生受知  
於公請表之余因憶公歷履復按其狀而書

半江墓表

七

之曰公名寬字栗夫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  
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  
顯父暘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  
宜人公自少警敏絕人風儀秀整爲邑庠第  
子員即有文名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  
酉甫弱冠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王文  
肅公時爲祭酒深加賞識名譽日起辛丑會  
試南宮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  
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

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兼治刑書靡不通析  
歷員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習者及遷浙  
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  
隨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衆望而  
一經指授率爲名士在浙七年始終一節人  
無非議後遷廣東按察使甫蒞任卽決滯獄  
禁和買約束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  
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纔四十九某年  
年月日禧等護喪歸葬于橫山靈石峯之麓

半江墓表

八

其配莫宜人附公居吳江學者稱爲半江先  
生今有半江集行於世云子男三長卽禧次  
卽禴以貢入太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六重道  
重文恭畏重威伯俞仲華重道爲吳縣學生  
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爲人光  
明簡易操持自信不妄從人亦不恤人喜怒  
唯是譽望科第歷官且逾二紀僅爲按察使  
以終茲可以觀公節槩矣雖然余嘗觀宋自  
景祐明道以來崇階臚仕者亦不爲少而歐

陽文忠公表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爲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爵秩之崇卑勿論也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不衰公亦可謂無憾爾矣余故表於其墓非直成子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恩也

嘉靖二十一年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吏部

尚書四明聞淵撰

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

公墓表

半江趙公諱寬字栗夫成化辛丑會試第一人仕終廣東按察使年僅四十有九歸寔吳山靈峯之麓嘉靖乙巳秋公冢嗣禧遣子重文馳其姻兄張銀臺石川先生所撰行實跋履台山請表其墓嗚呼公潮知已也位不克其才壽不副其德門士世儒震悼涕慕表奚

半江墓表

九

半江墓表

十

忍作而義不容辭且尋丈碣石烏足以盡載平生姑撮舉大槩揭示來者云爾蓋公世居吳江雪灘里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父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配莫氏俱封宜人公幼敏絕倫書過目輒成誦梅溪翁善星數夙期通顯年數歲能屬巧對至今傳播人口鄉哲莫國博奇而昏之髫歲遊邑庠尋錄廩餼成化丁酉以壁經領鄉薦卒業橋門大司成王文肅公目爲天下士及試南宮吳文定公閱公聖賢道在萬世論嘉嘆首選遂梓之以式天下

廷試登上第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明律原情獄無冤滯一時英僚若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贊黃巖王存敬輩倡爲詩社益肆力文翰淹貫群籍時稱爲外翰林云會文定公開王延亭雅集索賦公援筆數千言群賢嘆服去任僚友有誤斷刑獄者公適承其後直引咎自誣竟不辯白水部盛君應期范君璋坐貂

璫誣奏沮遏貢獻矯嚇繫獄衆避忌莫敢承  
鞠公則犯難訊解終得末減丁未同考禮闈  
膺薦如鵝湖敬所大稱得人歷本部員外郎  
中擢浙江督學副使其造士也重文行而示  
之的兼子史以發其才士習爲之一變其校  
閱也至公如天地而請託無門至明如日月  
而錙銖不爽但知有道揆法守不復知有權  
勢毀譽凡文辭經閣卽先定人品顯晦脩短  
如預決蕭子離之發解錢與謙之沉寘悉符

平江集

十一

所擬蓋聰明涵養之極功也迨總憲廣東採  
風求瘼戢奸禁暴貴闡欽迹人方望治僅逾  
月而遘疾不起嗚呼天胡生才之難而摧折  
之易耶無乃升之爲星辰流峙之爲海嶽耶  
歸視蕭然非遇門生故吏幾至不能襄事平  
生廉靜溫粹恬於勢利居常淨几焚香展卷  
如對聖賢以周孔爲必可學非臯伊則不屑  
爲外視恂恂中則壁立家理素薄自奉極清  
約至於生事葬祭孝友睦姻曲盡其道奔毋

喪號慟至嘔血以祖業讓伯兄以俸餘置田  
給諸弟居第隘甚有司議遷鄰驛以拓其址  
謝而弗受鄉友王君明欲築室界逼公莊願  
廓之而難爲言公察其意卽割地付券焉鄉  
邦多所激勸在郎署十七年仕浙逾七年  
守常調恥言速化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  
所不爲也可使懦者立焉門士顯庸經松陵  
者鮮不造其廬哭其墓而卹其後蓋恩義敷  
洽之至也其所著述漫不經意今存半江集

平江集

十一

特十之一二耳鵝湖陽明二公序其端咸謂  
不可徒以文辭知公也諒哉石川嘗謂  
國朝會元吳四人焉若匏菴公之學識博瞻  
守溪公之桀驁森秀錢殿撰之藻思橫逸公  
能兼之使假之年能無齊其勲業耶信名言  
也子男三長禧眉州判官莫氏出次禴岑溪  
知縣次福邑庠生徐氏出孫男六重道重文  
恭畏重威伯俞仲華重道脫穎吳庠象賢之  
器也噫識於生之前而哀於歿之後故舊之



私哀也無論識不識而悼惜無已焉天下之  
公哀也以德崇為至貴以令名不朽為上壽  
流光濟美雖亡若公之所有事也豈藉蕪  
辭為重輕哉顧事此實錄語無飾詞有以寓  
天下之公哀備

國史之採摭然則斯表也似亦不可終無者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正奉大夫正治  
卿河南右布政使門人臨海蔡潮撰并書

半江先生實錄

半江先生

幸

先生姓趙氏諱寬字栗夫世居吳江之雪灘  
里因號半江遂為學者所稱云先生性敏過  
人遠甚勿讀書數行俱下厥大父梅溪翁善  
星學喜曰昌大吾門在此孫平方總角國子  
學正莫先生旦授對云雞子涵天地應聲曰  
龍光射斗牛奇其不凡妻以女年十一遊邑  
庠十六督學御史嚴公詮試之滾滾千言不  
休錄為廩生二十一膺成化丁酉鄉薦戊戌  
下第卒業南雍時王文肅公餞為司成以天

下士目之名譽日起辛丑吳文定公寬主試  
禮闈得先生聖賢道在萬世論驚曰此學韓  
而得其法度者也定為第一人刻其文不加  
潤色

廷試居二甲高等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或易  
其年少也居未半載而律例諳暢獄明允  
雖老于刑名者猶欽服之一時僚友如華亭  
陳一夔崑山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負才名  
公餘倡為文社博綜群籍窮年討論譽望益

半江先生

古

隆有外翰林之稱文定公時方有重望于朝  
園開王延亭于邸第為雅集嘗即席授簡先  
生為王延亭賦頃刻千言文不加點群公退  
避其諸長篇短述對客揮毫曾不構思本司  
主事某誤鞠一獄既謝病歸先生適承其後  
後被逮承服不辯終隱其過不以語人管闡  
主事盛應期范璋坐中貴詔

奏沮遏進貢下獄  
上怒叵測莫敢承訊者先生毅然任之得末

減丁未先生爲禮闈同考官多得人如文憲  
費公宏閣老蔣公冕俱名臣弘治庚戌居母  
憂執喪一循家禮服闋陞本部四川司郎中  
推大理寺丞久之擢陞浙江副使提督學校  
先生在浙七年以身教士品鑒精敏一經甄  
拔者具登高科十固遺一士知通經學古爲  
高而不屑意於凡近之習其風丕變前輩學  
政馳聲兩浙者推崑山張先生和華亭張先  
生悅先生兼擅其長人皆仰之如山斗云上

木  
半  
書  
錄

五

虞徐子熙試輒不利年且老先生亟稱其奇  
才而嚴課以經義遂膺魁薦連登上第甲子  
秋闈屆期僉以解元爲問先生曰其惟山陰  
蕭鳴鳳乎同僚林憲副舜舉鄉有名士挾其  
文請決焉先生曰僅堪克貢止耳餘姚王公  
華將擇壻于諸生中先生曰得如徐愛者其  
可也愛以進士歷官郎署有道望松江錢狀  
元福嘗寄上梁文于先生啓視之曰茲文不  
類其平生氣亦衰靡將不久於世乎逾年而

卒蓋先生天分超絕學力精詣如衡鑑御物  
妍醜低昂百試靡爽人之服之謂裴行儉不  
足多也其陞廣東按察使也疏決滯獄禁止  
和買鎮守中貴時方怙勢縱下害人悉寘之  
法境內肅然稱治遠邇嚮慕甫蒞政閱月忽  
構疾不起年纔四十有九云歸櫬蕭然賴門  
生故吏經紀其喪始克襄事先生爲人正大  
端莊圖書之外澹然無欲所至焚香拂几展  
書靜對如與聖賢爲伍或至夜分猶整襟危

木  
半  
書  
錄

五

坐無惰容與人交輒傾盡肺腑自視恂恂畧  
無矜眩之色遇事必行其是罔以利害毀譽  
爲前却有確乎不可拔之操家素清約不問  
家人生產而養親之志恒曲盡其誠尤篤友  
于兄弟旣乃以祖業遜其伯兄完復買田以  
贖給諸弟構數椽於松陵驛之傍邑今念其  
隘也欲遷驛割地拓其居謝弗受終其身無  
增葺焉平生述作矢口而成漫不留稿僅存  
半江集若干卷文憲公序之曰先生之文閎

侈奔逸開闢步驟若得之易而從容法度意味雋永未易及也先師陽明王公守仁序之曰先生涵養甚深而用心甚密世之徒以文詞知先生者殆未足以窺其閫奧也已庶幾盡之予嘗謂我朝東吳人物時則有若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以及先生暨錢翰林福俱以會元登庸負天下之望而先生之漢恩橫溢類錢學識瞻博類吳渠濩森秀類王使假之年則名位勛德當集三公之大成匪

木非津錄

十二

直似之而已天胡豐其才而嗇其壽也悲哉兩浙之士凡登貴顯者往來松陵必詣其廬卹其後或展謁於墓雖士風茲厚而先生敷教造士之功信非小補云子男三長禧眉州判官論臨州府通判福邑庠生孫男六重道重文恭畏里威伯俞仲華重道府學生少小能文人以象賢期之寔念先考刑部府君孝廟初稷禍京師觀政栢臺卜鄰締交嗣連姻好吾姊爲先生家婦寢自髫年與眉州同習

句讀二姓通家誼均骨肉垂四紀于茲先生馨歆儀刑羹牆如覩眉州昆仲以先生學行政事登載墓刻者未詳徵寰爲實錄將請名筆于鉅公碩諸墓道輒憶所嘗聞見者次第其詞以歸之願相與訂正焉

嘉靖壬寅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致仕崑山張寰謹錄

恩師半江趙公遺像贊

半江像贊

丈

粹然於面毅乎其中文章氣節度越英雄明睿得乎天授科第冠乎南宮語利祿藹然退怯任德義沛爾滋豐持憲儼冰霜之肅主文齊造化之公潮也幸分半席如坐春風樹之標準啟我顓蒙雖未測其涯涘亦畧覩乎淵衷嗚呼若何負鈞衡之倚望年未艾而告終無乃司命者之忌才特厚其賦予不欲寃竟其全功耶

嘉靖乙巳秋門人臨海蔡潮垂泣拜書

半江先生像贊 有序

半江先生捐館若干年矣仲子禴勒像于石  
樹之祠宇志孝思也予生也後未及一拜儀  
軌茲辱與仲子游獲觀遺像乃薰沐再拜而  
爲之贊贊曰

噫嘻先生三吳之傑藝自天授神助之訣擗  
管檄詞珠光玉屑學廣才高少游齊轍擢冠  
禮闈蜚聲有截服職西曹繼典兩臬理讞衡  
允藻士鑑別中外奮揚勲猷卓絕天不憖遺

半江集

一九

神歸電滅歸神伊何江流星列逝矣其形偉  
美其烈遺澤在人流慶不竭峩峩惠文矯矯  
風節敬瞻廟貌仰止先哲屹立者珉不震不  
裂孝子用享邊劔靖潔億千萬祀永永無缺  
嘉靖壬戌春王正月前進士  
予告侍養長洲陳湖陳椿譔

半江趙先生碑志 終

半江先生文集後序

弘少居江北先生居江南領丁酉  
鄉薦時已知先生名辛丑弘計偕春  
官先生以天下第一人天下皆知先生  
弘歸而尚未有以識其面也癸丑始  
竊一第試秋官改時先生已正郎署得

半江集序

一

常、見之猶自嫌以晚進末學未敢即  
親就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曠古  
幽懷不徒欣慕愛樂之而已也竊自分  
以爲有日尋補先生外臺董學政於江  
浙首善之地俾有以知斯文之有在後  
學有所興起微先生而豈誰哉弘

蓋知所嚮往但古之人門路自別憲  
未有以破其藩籬而窺其閭奧嗣  
夙昔之心海內之士倘不吾辱尚幸有  
所資益亦間得先生待文稿一二特  
未得覩其全編時先生總東廣按  
察百度具舉教化興行積微以至著

半江集序

二

自近以及遠駿乎上之殊未艾也觀其  
言曰頌表春回遍十郡和風甘雨臺端  
法正凜三秋烈日飛霜吾人至今以為楷  
範誦之不能忘其志願豈可少哉是殆  
大歷時人之耳目一新天下之觀聽畢  
獻羣策覃有群力天下豪傑將奔

走焉疇昔所以自負於天下必天下  
豪傑是望天下蒼生匹夫匹婦莫欲  
得蒙政治之澤思見德化之盛故舞  
運用之機必有難言之妙意先生去  
若人也獨文乎哉念豈法科目之宗  
爾於未幾先生捐館舍天不欲福斯  
氏乎何奪先生之速也文不在茲乎  
以備員東廣步武先生後塵之勉數  
年矣乃出按海之南北歷覽林泉郡  
隆合浦過雷門駐劄極目鯨波珠  
崖儻耳之外方神遊乎冠司戶蘇公  
挹餘光而望下風宛若覩其面目美

半江集序

三

牆夢寐是竊有志於古之人矣矧於  
今之人乎哉先生平生所為詩文體  
裁不一色、皆備而流出肺腑物皆  
春誦其詩讀其文不知其人可乎  
充是於有餘厚積而薄發為以是  
推之必大有急於天下使天假之以年

半江集序

四

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錯山費先生伯  
明王先生皆文章鉅公琅乎冠於篇  
首千萬古耿不磨顧以何人而敢廁  
於其後亦得以附是名於不朽也特以  
景仰前修追陪歲月於老之將至  
借重海南稿偕入海北稿携而之巴山

愈增光焉耳 先生號半江粟  
夫字寬名是則天下之所知而垂  
諸後世者弘無似復贅一言於  
左  
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二月八日巴山  
道人王弘著



平江集十五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趙寬撰寬字栗夫號半江吳江人成化辛丑進  
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是集初爲其邑人王思誠所  
刊王守仁費宏皆爲之序守仁序不載卷數但惜  
其遺稿散佚宏序稱詩六卷文如之此本凡詩八  
卷文七卷蓋其仲子禴掇拾補輯又增二卷也

柴墟文集十五卷

〔明〕儲燾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柴墟齋集

十五卷《提要》

儲文懿公集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柴墟先生儲公諱  
卒之十有三年其從子台州貳守平  
甫以公集若干卷刻于馮陽郡齋者  
謁予二泉山中請為之序其言曰先  
伯父為先生知素矣是集之序非先  
生其誰圖之敢虛首簡以請予媿乎  
其言折有感焉正德癸酉公在南京  
予請告家居各以病間公小愈時予  
尚榻卧及秋予幸漸復公乃不起予  
間之淡以知己凋謝為恨而弔使詩  
辭坐病俱廢居間之暇北望海陵未  
嘗不慨然興懷也序吾烏乎辭諸公  
天資超邁自幼學時已有尚友千古



之志涵養既久其性情風度從容詳  
微接引後進穆如可親至論國事人  
才正邪忠佞辨析涇渭義色法言凜  
莫可犯歷兩考功品署惟允及佐中  
臺薦起名節如恐不及剡牘之餘溢  
於言論時稱大雅君子必公焉歸故  
其為詩或恬淡平雅或渾雄跌宕或  
洒落清遠所謂風雅遺音公蓋有之  
其為奏疏為書啓為碑表序記銘誌  
諸作繫天下國家大體關乎古今治  
亂者則方正嚴毅奇崛雖片言  
單詞蒼然古色辭立千仞望之巍然  
而未易即焉其長篇大章抑不待論  
也烏乎感哉故觀公之為人者鮮未

嘗執簡披閱可以知其言觀其言者  
亦然若夫公所蓄積書自六籍外先  
秦兩漢以來諸子者之所撰無不讀  
也詩自騷選以來魏晉唐宋諸家者  
之所賦無不誦也其博如此乃若近  
事自宋金元季至我國初諸老之遺  
言逸跡旁詢壽耆徵之故府歷能道  
之國之元夫鉅人自公卿達於韋布  
號有識者無不賓禮交游相與參訂  
焉至欲筆之為書其言則曰知古非  
難知今為難通這國體者古難其人  
而況今乎云云繼之以嘆由是觀之  
充公所志使見柄用必將大建勲業  
上追古人而以時以地未之究也其

所述作託諸繅緒金石者皆公之餘  
爾然公之所蘊執是以累於天下而  
徵乎其所行夫誰曰不可哉予自甲  
辰從公登第越十年被召自州相從  
郎署者數年凡公所著往往得承面  
論而私讀其稿故嘗僭有所論如此  
先是公之知友山西憲使東吳顧君

蘭序四

華玉嘗以台守過我亦將屬序未果  
今乃卒爲台州執筆固亦予之分也  
集初名柴墟刻既成而

賜謚命下遂稱之上以昭

聖明崇獎名德不遺遐故之盛典下以  
慰公於九原云爾公諱巖字靜夫柴  
墟其別號也其邑里世系官階履歷

在碑誌者不書台州名洵幸未進士

累官兵部郎中由沔陽知州遷今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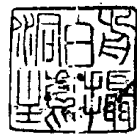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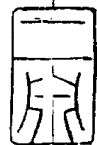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日南至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詔許有疾調理前戶部左侍郎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友生句吳邵

寶序



柴墟文集目錄

一卷

詩

送劉東山先生行邊

宿金山聽潮閣

公榮驛

發永濟驛

磨臺山中

蘇州山中

渡三河

渡白溝

靈山

平谷院中

望嶺邪有懷

寶坻郊行

悼手植樹次涯翁韻

廷章文光邀遊龍潭寺賦謝

訪鳳舉進士寺中

坐月一首贈張一

贈張鳳舉政令寧海

涉園

婁職方池亭次韻

題蒼雪道人卷

即事用韻答趙叔鳴進士

至日再用韻招趙叔鳴公獻飲

贈別公獻用至日韻

白巖扇頭次泉齋韻

觀中即事

是日獨坐懷應韻

送王載卿使揚粵

中秋日鏡光閣餞馮執之分韻得長字

送鍾舜臣升廣東參議

七月廿有三日雨中同邊李坐李道士西軒

贈題寒泉濯足

湘潭暮雨竹園

病目

過玄武湖

鮑菴題馬圖贈楊遂菴西巡次韻

題吳康齋贈劉濟寧清白字卷

房山

次韻邵國賢生女

贈魏文璧

送吳貢士歸海門

送程貢士入南監

次名甫借悲青坂韻

次名甫釋悶

八月十五夜對月有感

次白巖望台雲閣之作

再次應韶閣韻

十六夜飲徐昌國館

燕城行

坐月

夜熱

小晴

雨夜

微涼

有懷

望夕

間坐

坐久

涿鹿道中

望青縣

曉發至新安

露坐

自文安至保定

涿州分司夜坐

涿水道中次韻吞朱主事

入順義

登雄縣城樓

過盧溝橋

新城中九日

夜詣三河

三河道中曉行

武清院中睡覺

兗州道中

自宛州至闕里

過牛欄山追次許給事九日韻

八月十五夜過海子橋

清源舟夜 三月過范水

穿城至潛堂飲 將至清河睡起

泊舟見新月 宿口岸寺次壁間韻

小憇馬店僧舍 西園季春二日次

彭城有懷 涉濟

留城雨夜 古城

淮上春晦

元日雷雨三日雨雪仍雷四日雪

春晦連日風雨贈別 七月十四日夜得雨

郊墅花朝 宿龍江驛有感

人日雪不止 懷舊何處觀燈好

遇雪將訪汪川 再答

良鄉察院夜次壁間韻

次吳侍郎克溫天界寺別春

對月懷叔鳴

九月十七日夜看月懷西林蕙簡致中

二十日夜月懷簡致中

壽華濟之乃翁 董萬英之兄遺墨卷

題王氏祭掃圖

二卷

詩

孝宗皇帝挽詞

別後有懷應韶

弘法寺與應韶別

感事為懷

贈版亭都憲詣京師 送劉大理赴兵符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老米店舟中與懿卿夜飲

金舜舉巡按雲南就省親思南

答唐執中歲暮感懷 送入官江東

次國賢飲南屏家別後之作

送李叔源副憲河南 壽王介菴

送戴司寇先生之南京

席上次希大韵送良貴少谷之廣西

馮御史執之賈主事璫同遊太明寺

驛中會宿別宋亨之用寶夫韻

送碩華王之南京并壽其大母

賓館春風卷

送後本中知零陵

同馮執之遊上方寺

贈周瀛一首仍其喜雨韻

悼亡

挽高員外揖之

追挽孫斐德麟

挽廉知縣

挽吳潛祖母

史經聞家艱回

挽武陵楊給事母

悼光孝寺然僧

挽仲維馨

歲寒亭牡丹

松菴屠公加封

滁易道中漫興

送王尚文參議之陝

壽洪洞韓尚書

次徐傳賞內閣芍藥

次楊邃菴先生韵

盧溝西次白巖贈別

雨中寄興

金臺

離絲感事

九城院夜思

大房金源諸陵

登涿水

雄縣舟行三云定

宿龜山寺

薄晚渡河

衡雨

登

宜

直沽風

詩靜修先生祠

青縣會別應韶

將至德勝門觀慈寺中

游石經山值雨

遊太寧山

霸州大水

入易州

夜入雄縣懷歸

固安途中次舊韻

宿呂梁有感

登方山次馮執之韻

游盤山宿四門塔寺期叔鳴元弼不至

夜坐次壁間韻

石門詠石將軍次壁間韻

再次盤山峰字韻答恒叔治中

再次徐字韻答恒叔 冬至恭祀 東陵

東墅剝柳

剝柳之日客有携酒訪者次韻謝之

人日用韻寫懷

夜坐有感

雨中看階前芍藥

芍藥將謝再次韻

將至耳陵阻風雨

迎春日赴郡齋宴集

西園季春

池上即事仍前韻

邳州月夜

神樂觀析雨

候雨不至再次

次韻答邦彥快雨

中秋雲晦待月寫懷

江淮旱甚告賑貸者日至以韻閑之

秋思

郊園閒興

月夕病懷

人日

立春日

上元夕飲客

飲雨花臺次白巖韻

重登雨花再作韻

元旦二日謁文廟病作既愈次韻

齋宿有懷

二月十四日遊東山

屢卜居未遂

賜緋

東山草堂一首送司馬劉公致仕歸華容

送孔聞韶襲衍聖公還闕里

送楊邃菴還陝

次白巖虎谷恭韻

次克溫南宮賞魏花

再次

再次韻答石邦彥

至日送希大子克祀陵

十六夜始晴試筆

歲晚病懷

元旦試筆

穀日迎春

十四夜小飲

次喬宗伯白巖三律

再次聯句韻

除夕寫懷

雨中赴賞西臺壯冊

而臺招飲馬上即事

郊齋次緋韻答同事者

次見素見寄之作

次應韶韻謁元世祖廟

再次

再次

再次

再次

再次

再次

再次

再次

上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韻

飲張仲湜寓舍悵然感壯丹已謝再次

賀克溫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仲湜請老次韻奉留 仲湜述歸再疊韻解之

再次韻留仲湜 中秋遇雨簡涇川

答涇川雨夕飲客待月

九日同諸公登懷府山次樊川韻

涇川以詩求次其韻 次白巖韻

次孫司空韻 送克溫改官禮部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世臣家棧飲遇雨

次答世臣 青陽驛懷李惟正

朝天宮西方丈席上答宣谿

崔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而遊

靈濟宮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張光祿席上分韻賦檜亭

次劉宗伯野亭慶鶴韻

次野亭金橘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次韵太宰劉公留別南宮竹鶴

次韻寄耐檜亭 次韵司寇洪公春游

簡王德華少宰 壽絳州韓尚書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起

追和丹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謝希大虎皮

再次希大韻

李貽教席上留別

夜過陳明之

次德華韻留別

再次進之放懷

再次

白巖真意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韵奉酬

杭稽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

送白少卿還潯陽

次希大題李惟誠韻

會行軒

送泰國聲臨清總餉

次才國贈舍弟韻

送葉良臣推官金華

答趙叔鳴進士

答李師文進士

雨夜寫懷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

送蔡中含署南刑部員外郎

送王文珮入南監

送馬汝勵歸任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白鷺次元禮

次希大應韶上陵見懷

白巖諸公餞別

次李職方遊弘法寺

次張進之除夕客寓

次鍾負外舜臣陪祀

次舜臣春宴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賀柏窓生文

再次韵答李二

再次韵答李二

再次韵答李二

送德華奉詔封藩

柴虛道中奉懷張一

次國賢邵伯見懷

答張鳳舉進士

再答鳳舉兼柬叔鳴

移疾答李師文

次元善韻奉答見懷

壽明之乃翁都憲

次汝修直宿中

送劉進士台源

送廣平黃同知

聽公房宴雨

送周進士之官南京

送馬御史赴南臺

送婁誠善分教歸安

送達士塔教崇德

送龐元化參閫省政

次宣谿韻贈別趙栗夫

追別宣谿

送胡企參守撫

寄題高御史觀風卷

題劉御史澄清卷

題月會鄉茅卷

次敬修楔飲韻

新城道中次送齋謝客見訪之作

西園詩次新城韻

羅令邀過野人家看之

慶徐廷玉鄉老八十

家君生日次外姪瀛韻

諸公有詩祝壽代家君答之

次韻為家君謝客

次韻為家君謝客

再次

守歲

北山看梅次霄字韻

次王敬夫席上留別

送子隣太守述職

寄東園先生

謝何先生并寫懷

再次奉答

再次韻奉答

四卷

詩

送王德輝歸餘姚

壽大傅屠公

王守溪尊翁壽詩

送馬侍郎歸故城

檜亭小集韻答大經

再答檜亭

再次韻答本初編修

有懷江東檀園

寄題檜亭戎葵

大經有詩未見邀宴之意再次韻調之

月夜過檜亭次壁間韻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廷章邀視龍潭遂飲寺中次壁間韻以謝

問評李獻吉員外疾

獻吉答詩有癩病夢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同獻吉過檜亭夜飲

新秋寫懷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贈張愈光次宣溪韻

過海子橋懷李獻吉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答獻吉見懷之詩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答袁鳳儀歲暮感懷

送盧文淵知岳州

崔民瞻戶部得詔壽親

西園阻雨

無咎先生限韻禁體

次張東園悼梅

送張元德

次張進之除夕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白巖平臺來問疾歸途聯句見寄次韻

贈送王給事蓋奉使湘府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賀張尚質生子

劉尚寶務教回南京

贈劉太守致仕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生朝答鍾甫簡諸公

即事

次韻答東園先生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送韓大理轉刑侍

再答王掌教

答夏郡博

答李郡博

陳情奉 旨仍許病痊起用感愧之餘再次韻  
聞姪應和理卿三進士報呈郡中諸公共賦  
生朝自壽 家君生朝次客韻  
依韻贈高汝瞻 飲周甥宅疊瀛生韻  
答方貢士嘉伯 張灣次錢水部韻  
宗一席上次陞官韻 送吳禹疇之易州  
別朱升之用希大韻 分韻得多字送杭東卿  
乙丑除夕次舊歲韻 贈張鵠舉  
贈華源楚 竹居為顧山人賦  
寄賀鼎夫新拜寺丞 題馬汝礪同年會詩軸  
送張光祿廷賓致仕 送徐耕讀  
饒公獻友愛堂寄題 再賀屠松菴加封

侍郎張公邀飲有本亭次明中都憲舊韻  
汶上與亨之內弟話別次貽教前韻  
再答寫懷 移居次韻  
送劉敬夫還泰 次韻馮御史執之留別  
謝王晉之 傲古意仍紅藥韻  
方嘉伯發解赴南宮 送冒良房卿  
次韻寄謝錢司訓 次冒有質韻寫懷  
訪張養中不遇次壁間韻  
送封秀才入南監 追輓李兆先  
過蜀岡遊功德寺次韻  
同年王郎中璘尊甫千兵并母宜人挽詩  
題徐霖畫為華母壽

挽周伯深 是日省墓  
寄挽鄉丈何宗輔 哭李君縣次楚英韻  
挽衛晉明卒於歸州 胡兵馬毋孺人挽詩  
夜飲西寺次魏翁韻 挽楊樓老  
挽傅處士體齋叔父 鄭城大雪  
與沉山人郊行口占所見  
雜言耳疊郊行韻 題李空同扇頭  
汝忠肅次韻 錄園丁語  
題王憲之畫 聽琴與蓮女  
渡河采月至保定 席上賦史異仲歸雲洞

五卷詩

題 朝寓目 李後主寫生鵲鵲  
元勛都憲家貓圖 題李宗一荷鷺橫披  
雲湖水僊花 題畫  
雨霖書所見 題花雀畫  
題中流砥柱圖 止菴畫角  
次白巖九日西觀見憶之作 題白巖扇次韻  
題扇贈喬本大 口號與嘉伯覓竹  
題扇贈惟正 潤守王誠之以假山石見貽奉謝  
寄王鴻漸 題仲昭太常墨竹  
崔都尉家笑蓉畫屏 馬上答希大  
元章拜石圖 郭錦衣紅菊次韻



又黃菊

中秋答希大

題漁樂棋隱二圖

題國賢扇明之畫菊

李宗一錦川芙蓉

謝武靖伯惠茉莉茶

題畫贈錢仁夫歸吳

題扇贈元政譚

強明之萱卷

西寺四絕與然話舊

寺中再次敬修詠竹

答周瀛北寺秋夜韻

出城渡水西墅看竹

雨後出郭

晚出城

答貢元禮

追送李茂卿四絕

應韶對局共七首

泛舟過西園口號

送宜興族人

孫志同自然亭

古城驛

充州道中

涿水雪行

題扇次韻

歲寒亭前牡丹謝

嘲石門

山寺菜花

太平門堤上口號

張道士山房

送入歸彭城

走筆次龍雨

題左世英贈行卷

題歛人羅士敬蘭冊

四鼓入城

刊溝途中仍瀛韻

聞秋聲偶成

題樊贊理小畫

送下提點歸南京

携琴扇頭次韻

淵明撫松橫披

魚圖

五色菊次韻

郊行

七日寶應有懷

北風

揚州久雨

入易州

容城道中

道中有懷

任丘東

村舍前杏花爛開

黃村

密雲

察院望西山

吟臺

永水院後李樹

銀冶嶺

渡水望靈山

石門驛西

君子口人家

戴家閣寺晚至香河

雨中至郭縣

巖閣次壁韻

老米店有感

青縣對月懷應韶

淮上感鴈

安山嶺上

泗亭清明

棘城桃花

野寺槐樹

儀真往六合道中

出新安

出雄縣南門

霸州北門

小憇次壁間韻

順義院中夜坐

過房山

望岐溝

發大城

階前甘菊

密雲即事

出薊

桃山小憇

寶坻道中

香河喜雨

題極樂岩龕

渡涿河見月有感

宿天津

晚至滕陽

漂母祠

瑞巖山次元童韻

魚臺道中郊行

舊縣驛前人家

淮堰

題華文光蘭軸

六卷

序文

附送章次韻

槐寺中折桃

東平道中柳下有感

是日晚風定

寄書

新昌何中丞榮山菴

清涼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

詩荅潔夫弟

夏太常墨竹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送喬希大代祀西行序

贈林待用序

贈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考績序

送蔡介夫南還序

贈參議毛君貞甫序

送太僕少卿李公叙

贈少參吳君官廣西叙

贈太守何公陞任貴州左叅政序

送吳中立知揚州序

贈吏部尚書陳公致仕歸闕中叙

贈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出判吉安序

贈考功管君出守惠州詩序

贈宋僉憲之宦詩叙 贈胡公少參之陝詩叙

贈黃時用詩序

贈鄧君貢甫還南京戶部詩叙

贈曾舜善冠帶還莆序

送吳禹疇序

贈游用賓出守紹興叙

送贑州太守周君序

壽留守朱侯七泰叙

七卷

序文

壽進氏翁媼序

壽杭廷瑞七十詩叙

看竹亭詩稿序

海屋壽徵圖叙

送靳充道叙

孝徵詩錄叙

送施君彥器擢守河間詩序

送汪進之知永嘉叙 贈董汝淳知楚雄序

仙居士人贈縣令詩叙

贈舒君桓玉擢廣東僉憲叙

贈張鳳舉叙

送楊名甫母太孺人歸慈溪序

送華源潔遊南雍序 榮壽圖詩序

送鄭先生知懷白縣序

送沈德莊知安慶序

送周汝大教諭餘杭叙

送施以德教諭龍泉叙

壽溪卷廖慶士八十有九叙

贈封吏部郎中張公致仕歸安定序

江湖利濟叙

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戶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詩叙

壽王慶士剛仲詩序 松谷道人詩叙

送杜嘉齊冠帶還嘉叙

八卷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序文

賀愚逸顧慶士六表

馳封序

丹桂秋香詩卷序

田氏昭先錄詩序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贈別王憲之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叙

望雲思親圖序

壽紀士傑七表叙

康氏獻壽圖序

贈醫士李惟節序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贈李容之叙

送施以德叙

壽程思賢七十詩引

別方與義詩引

愛直聯句引

贈祝醫士序

蠅桃壽卷引

余慶士壽詩序

九卷

墓誌

通政夏君墓誌銘

辣齋王公墓誌銘

按察使姜君墓誌銘

亞中大夫李公墓誌銘

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

文林郎何慶士墓誌銘

王慶士秉忠墓誌銘

明威將軍喬君墓誌銘

黃慶士時德墓誌銘

張從善墓誌銘

封主事吳公墓誌銘

張先生合墓誌銘

何慶士墓誌銘

修職郎沈君墓誌銘

十卷

雜著

吳慶士大有墓誌銘

沈慶士宗泰墓誌銘

武畧將軍劉君墓誌銘

范景儀墓誌銘

主事仲興成墓誌銘

承事郎安伯恭墓誌銘

許公樂墓誌銘

林文玉墓誌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董氏墓誌銘

余孺人墓誌銘

母宜人董氏墓誌銘

吳仲恒妻墓誌銘

亡妹馬鎮墓誌銘

何慶士宗輔墓表

吳孺人墓表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儲府君墓誌銘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重刊遺山先生集

遊第一山

祭鉅鹿耿公文三首

祭通政夏廷章文

祭箕窓張先生文

祭周原已文

祭吳侍郎母夫人文

靳太夫人哀詞

馬淑人哀挽詩叙

覺菴劉先生真贊

贊司訓

晞髮集引

感秋詩卷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祭司馬文

祭翰林吳汝賢文

祭吳一清文

祭吳仁甫文

江朝東挽詩叙

挽張母詩引

陳明之小像

周隱君像

十一卷

雜著

王司訓贊

饒公媼贊

王孺人贊

祭吏部馬少師夫人文

宜祿堂記

鈔閣浮橋記

山泉書屋記

揚州儒學文津橋記

書章恭懿公傳後

題吳懋貞奏議後

題欽程氏譜

題趙文敏一家墨蹟

睢寧縣河防記

寶稼堂記

憲度餘思軒記

王氏兄弟字說

跋復霍山碑

題駟野稿後

題周生鳳冊葉

題金太子名恭墨竹

題宋穆陵詩卷

題莊定山詩卷

題近氏譜

題李時行書卷後

跋王憲之尺牘卷

鴻山趙氏思成堂詩

太宰陳公還閣中詩

題思軒王公手簡卷

醉花陰一闕

楊花有感卜筮子

浪淘沙入夜

浣溪沙復至固安

題博日章雪詩卷

題吳江莫氏壽櫬卷

題景晏軒記後

題錫山楊處士梅卷

題瑞鳥詩冊後

西歸賦

題三烟祝辭

遠遊辭

雨夕浪淘沙

踏莎行寓意

浣溪沙方城晚思

洞仙歌落梅

風流子邀飲西園

朝中措促飲北寺中

十二卷

題薦舉遺才

奏紀注言動

題地方事件

題馬政利病

改南京戶部侍郎謝恩

改吏部侍郎謝恩

書簡

十三卷

奉李西涯先生

奉戴先生司寇

復楊遠庵都憲

回重宗伯

慰張東白廷祥

寄劉司寇與清

奉靳充道

回高都憲

與南屏待詔先生

寄林見素待用

寄蔡介夫

奉李范齋

寄劉與清都憲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

題議防虜患

題馬政四事

陳情再乞休致

恩

奏乞恩賜封

奉劉東山先生

奉謝方石先生

復王思菴太宰

寄楊石齋

寄費閣老

與張都憲朝用

復顧都憲良弼

復陸全卿都憲

奉王辣齋

寄孫九峰志同

回丁王夫

與沈畏齋憲副

寄李子陽

十四卷

書簡

回白秉德  
與張栢崖  
回韋夢質  
寄婁元善  
與張敬修眾園

復石邦彦  
寄畢嘉會  
回孫惟晃  
與王誠之  
奉何良載先生

寄喬白巖希大  
與楊方震  
與夏廷章  
與李惟正  
寄王忬學

回楊晉叔  
復蔣惟深  
復毛貞甫  
寄楊君謙  
復姜玉卿  
復王伯安  
谷方與義  
與王應韶又前一首  
復趙叔鳴  
與王欽佩  
與黃維秀才  
復馮侍御執之

復龔元之  
與李叔源  
與程德和  
與張進之  
復陳文德  
復李宗一  
與徐宣之  
復王太守克承  
復張一鳳舉  
寄謝德溫  
復曹御史廷輝  
復歐季先

十五卷

書簡

回劉希召  
復張黃門時行  
與李茂卿

與李巡按  
與劉東之

寄仲與立親家  
寄高楫之  
與沈儀賓寶  
復周元弼  
與沈德元  
與貢元禮  
谷王宏文

與葉貳守  
復仇東之  
與徐興之  
回沈公茂大尹  
與葛廷光  
回楊重光  
與繆全之

與邵民愛  
谷盧伯綱  
谷黃良貴  
與外舅朱先生  
與方嘉伯  
與樾居  
與朱亨之  
與徐子仁  
與劉職方東升  
谷莫曰良  
與周近仁  
谷徐元定

與陸希遠  
谷文太僕宗儒  
與郭太守  
寄唐執中  
回胡教諭彥深  
問陶雲湖  
與王肅之  
谷王公濟  
與姚秀夫李惟正  
與朱楚英  
與姪男洵  
回周千兵

與姪男演

寄做

柴墟文集目錄終

柴墟文集目錄

廿三

柴墟文集卷之一

古詩

送劉東山先生行邊

七月秋已肅北風捲黃埃  
茲數百騎夜過長城來  
我公調兵食慘澹旌旗開  
前驅初出塞點虜驚且猜  
平生職方畧聲徹單于臺  
況茲仗忠義山岳可使摧  
乃知折衝具廟勝先掄才  
吁嗟秦漢時無策良可哀

司徒未何遲胡馬已無迹  
傳聞夜來雨虜窟水三尺  
皇靈暢無外嗟爾忍為逆  
豈無嫖姚將不殺乃奇畫  
常憂六月師演令十年積

天驕未能絕古人重守邊  
芻粟既飛輓士卒仍屯田  
何為肉食人此法日棄捐  
茲行理軍實重見洪熙前  
吾聞

柴墟文集卷之一

塞下議詔許司徒專得志  
貴一時成功論百年丁寧  
識遼吏中國方晏然

宿金山聽潮閣

朝遊權木極暮憇還自營  
上方鐘磬罷虛室冷然清  
起視夜何其片月東南生  
青山如改頽隱隱攢高城  
蛟龍寒尚蟄波浪誰與爭  
乃知羣動息夕景涵空明  
歛爾紫霞想緬貽滄洲情  
簞燈開石閣細聽江濤聲

公樂驛

薄暮抵山驛高春辭薊丘  
青山半街日重為行人留  
山中三日行頗覺懷抱幽  
鳥鳴白雲澹不省人間憂  
簡書復驅出兀兀如拘囚  
自憎牛馬走真作稻粱謀  
何人諧夙尚為我營菟裘

發求濟驛

暮宿山下城朝飯山下驛山高雲霧深飯久初見日豈不畏馳驅欲憩仍復出悄悄閑農心落落用世術川塗

磨臺山中

墻低林木疎馬上見山麓朝陽曝我背蹊徑紆且復徐驅喜崖豁稍上驚峯獨何當陟其巔一騁遠遊目闌風

薊州山中

青山借微雨洗沐為誰容宿雲猶未歸更覺岡壘重我行頗愁寂賴此山靈供宛如平生交傾蓋遙相從晚來

八集文庫卷之二

境逾勝四顧皆奇峰何由擅一丘且作漁陽農諒無功業建還以千家封

渡三河

出郭渡河水清波思濯纓濯纓不可得復逐青山行青山澹無姿白石紛縱橫蜿蜒走一徑始得坡陀平停車古樹下涼意翛然生

渡白溝次東之金臺韻

西山鬱高寒青繞燕代關我行春已深絮纒尚未脫平生四方志眼底繞圭撮區區白溝河編簡不能剗經深流漸廣赴海須莫過欲渡仍徘徊懷開運末茲惟遠晉疆終古抱嗟咄天公憤餘腥老雨夜來潑堂堂十六州幅幘一朝割桑君漫周旋國早爾為魑中原殺戮盡

胡忍犬羊括哀哉黃龍府回首飯無鉢橫流到靖康戎馬屢南跋往事勿具陳憂端猝難豁居人諱言兵惟記粘輿局

靈山

靈山慕名勝曠午停征軺倒裝換冠幘徑往凌岩巖手披茂草開思逐浮雲飄迢迢詣白塔獨立吹清飈迴旋休緇廬老屋依山椒野僧三四輩訥破形容顚共言山中貧救水聊今朝問渠何所戀且得避征徭

平谷院中

縣僻客來少庭幽草未刪我來掃荒翳老樹迴蒼顏溫溫飄風來稍稍暮鳥還晨興開北牖一飯面青山烟峯遠宜眺絕勝窮躋攀惜哉行役累暫寓非長閒

望嶺邪有懷

林嚶送寂歷野渌明潏潏蕭蕭雲日冷更覺春山間坡陀漉迴互四合如連環何人留妙語環滁皆好山我行攬秀色遠見嶺邪顏輕輶搖短夢兀兀句愈慳緬懷諸老翁游戲超人寰荒城偶一頤文藻貽榛管至今股肱郡介在江淮間遙遙望不及飛鳥空中還

寶坻郊行

四月麥隴焦靈雨苦不早田家能幾日租食不相保我從鄴陰來風膜顏色老開愁填肺腑詩思淨如掃焉得膚寸雲抹此千里稿傳嚴諒已求棄林尚湏禱

悼手植檜次涯翁韻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荷與千年檜乃尔枯株存想

當蒨時特利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兔迷狂秦豈無  
四方樹楷杏難為羣上無鸚鵡巢下免螻蟻屯鱗斂苔  
蘚迹茫昧科斗文伊誰紀顛末簞壁書八分我來劫火  
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傳成均南枝幾時復  
青帝將東巡豈繫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霄姿  
繹爭嶙峋

廷章文光邀遊龍潭寺賦謝

蒼山宛龍蟠南棹峴邪尾潺湲雨崖間一綫行如蟻崎  
嶇度澗約蒼蒼拂林杵何年鑿靈巖佛閣檀雄偉長年  
環滁思江介浮一葦及茲諧良游落落故人幾肝腸苦  
雕琢髮髮銷譏誹歷覽石上題留詩弔山鬼兩公廊廟  
具名姓在丹宸空山豈久留且醉月生腦

訪鳳舉進士手中

聞君傲僧剎屢往屬未閒及茲炎雨際獨步城東灣路  
紆經石棧木杪開柴關老僧訝鄉曲喜溢眉與顏砌苔  
淨堪憇庭樹涼可攀藤籬映瓜圃眷子栖其間此境稍  
閑閒已覺趁塵寰誰為剷屋角坐納西南山嗟子職吏  
局茲游良已慳但恐他時至君去空予還

坐月一首贈張一

悄悄不成寐愛此明月閒流光媚清夜徐度銀河灣道  
人掩襟坐塵慮了不關虛發朗煥如對君子顏緬懷  
古仙人一往不可攀至今指遺跡明滅飛鴻間我欲載  
圓魄日夕經人寰求栖廣寒殿擬作蓬萊山憂虞抵富  
貴不知誠何慳雲居倘有獲仍載張騫還

贈張鳳舉改令寧海

嘉君本奇士得縣山水窟前年遊桐江釣瀨漱齒髮全  
年過赤城天姥爽風骨况茲戾城里有士古碑斫手挖  
遜志編生氣凜不歿長有懷賢詩高齋對明月

再一首

相別六七年復此與君別賸塵苦無情回首還車轍台  
南渺何許海嶠霞明滅豈無送行人我意先到剡且湏  
一尊酒痛洗肝肺熱期君來何時寒暑不再閱

涉園

涉園日已晚春去聊追攀微風喜我至習習鳴樹間方  
池澹無波中有是藻開雖非沂水曲聊此清塵顏浩歌  
彌自慰夢幻餘當還

婁職方池亭次韻

虛池受明月風澹微連起蕩漾不成圓夜靜波乃已豈  
知天中影已落金尊裏清光本無方臨流笑吾子驚鳥  
繞涼柯游魚集芳芷安得駕桂舟沿洄三萬里道遠古  
仙人長揖問名氏沉沉廣寒宮去此路餘幾迴驟情無  
言欲別聊莞尔沂流過臨皋寒雲訪居士崑空山寂寥  
水月餘形似

題蒼雪道人卷

本官失蒼龍伯竊上天染成天水碧屑花兢芳妍灑  
漫三萬頃彷彿堆雲烟物情忌太潔白帝不敢前道人  
茅宇小骨冷驚高眠出門杳無見乾坤正蒼然誰開混  
沌窳坐此清冷淵謝爾謝濁世還我太古年



即事用韻答趙叔鳴進士

趙生淮海士眉宇溫而閒宛如九臯禽獨立秋塘灣  
朶朶京國籍甚名賢關中爛文字膏澤曾與顏翹材  
館閣地賢俊爭追攀胡為不見擢猶滯郎吏間青雲多  
捷徑冠蓋紛區寰誰能澹無事日眺城西山生才必有  
用頗笑時人慳幽貞子無厭天道終好還

至日再用韻招趙張并公獻飲

節物不相貸歲功無停閒昨日淶水波今日氷雪灣  
倏茲日長至商旅皆閉關齋居幸暇豫思奉我友顏寓  
邇坊陌過從非難攀人情眷鄉邑况託文字間常恐忽  
分散各在天一粟君看暮歸雲未必朝來山感此每長  
嘆嗟君來何慳一觴亟相屬坐遲春陽還

贈別公獻用至日韻

憶昨初筮仕共乞留都閒君廬淮水湄余住古柳灣相  
思輒相見絕勝居鄉關嚶鳴正欣悅君有憂在顏春江  
流慟哭歸棹遄難攀旋京忽奉召忙別須臾間秋風大  
儀寧不隔千里窅所期求今日把臂游燕山如何復乖  
隔矯首疑天慳同心抱離慙爭似仍同還  
末俗競夸毗誰能宅幽閒愛君醇襟姿古道無碣灣  
心翰墨窟閑跡聲利關何論江憂裔吾國今有顏走昔  
不自况徒倚長松攀顏行愧時論幸處蘿蒿間到今齒  
髮暮僅識海與寰蹉跎十年讀精舍閑南山美哉千頃  
陂賴爾獨余慳狂馳寧我願稅駕行當還

白巖扇頭次泉齋韻

黃塵走名都白日觸降景雲山忽當眼便自出人境  
然蹇驢翁細路轉岩嶺疎林劃空明一笑得人影我家  
柴扉旁南望長引領烟蘿繞茅屋江月開漁艇栖栖恐  
無成題詩聊自省

觀中即事

蜡月省牲初有詔傳尺一周廬屬近郊羽衛肅清蹕  
輦路雪已乾京城冬不颺通宵走士女共候翠華出如  
何風與塵濤蕩在今日

是日獨坐懷應韶

風沙擊人面我馬未能出土床借餘暖獨坐道士室閑  
生栖雲心漫想馭風術悔不留髯郎暮去轉蕭瑟何當  
竟無事共此南榮日

送王載卿使揚州

長安溽雨餘客衣盡生蘚王郎將何之走馬皇華選  
欲語仍低徊已去復懷寒澤國終歲貧邊幾時衍我非  
王子明何以為君餞悠悠南海湄輕車隔年轉星霜易  
變政事業貴勉勉平生萬里游送子興不淺

中秋日鏡光閣餞馮執之分韻得長字

招提倚城背俯抱平湖涼晴飈蕩暄濁高閣凌空翔秋  
期倏然至我友之遠方駕言騁遐腸共舉惜別觴九衢  
豈無月塵上沈清光眷焉此終夕徙倚隨巖廊浮雲爾  
何妬點綴天中央吁嗟人間事歟化那可量燕月幾回  
圓桂水千里長相思逐明發良夜遥相望

送鍾舜臣升廣東參議

去年京師旱今歲乃淫雨世寧本無方人生各有過灑然丈夫心出處隨所寓喟彼冥迷入昨非竟誰悟不見曲江公獨立三珠樹朗咏孤鴻篇千秋動遐慕

嶺海常軫念孰為吾民師民徯相啖食還定嗟何時盜賊本王民殺戮豈所宜冥冥氛侵地安得清風吹輟我郎署彥與論良在茲階前即萬里南粵非天涯

七月廿有三日雨中同邊李坐李道士西軒

炎歊困朱墨久阻塵外遊及茲風雨辰相與躋崑丘飛觴仰羽客樹翰逢詩流脩然供宴坐花竹媚涼秋空庭水盈尺決潏天光浮寒簾遲夕霽欲去仍為留坐悲芳草歇况復鳴蟬稠豈無終夕歡感事令人愁層雲蔽蒼壁誰能詰其由梯空諒有術願就王喬謀

贈題寒泉濯足

進士時聞其風而高之乃今謬官公館中與濯足一景致仰慕之意云

岍山在何處望入春雲微中有百尺泉日夕鳴珠璣淪滴澹平淥亦足克我饑興來恣游詠濯足褰裳衣不嫌水泉冷但喜無塵罪願波正東注宴坐聊因依冷然天壤間高咏如清沂非關厭聲利自與心賞違

湘潭暮雨竹園

重華去不返暮雨秋楓岍相思千點淚灑向幽篁畔淡盡竹不枯目斷江空晚誰言不同處竟返蒼梧遠流風被豐鐫行露譔江漢至今枝上痕羞與行人看巫陽霧香冥堤曲花蘿曼何為辭賦人等作荒淫勸我心本無

求之死乃所願援毫寫吾詩為洗湘妃怨

病目

清陽西童子自少與我俱奈何嬰以疾使我心煩紆我貧無舊業所業詩與書雖三十三年賴此多懽娛胡寧肯我目何異喪吾軀金鏡落誰手藥石徒區區願言屏氛雜身心常晏如會當清冷淵還我明月珠

古詩

過玄武湖

北山飛翠凝吾杯舟人舉棹相徘徊城隅揆舵踏水入船底軋軋聞春雷霜風吹衣衣欲裂湖天決潏疑飛雪司空勸飲夕郎酬始覺微酣生煩熱中流咫尺水盡開沙禽水鳥忘驚猜新洲昨夜梅花發暗香偏逐詩人來

湖波為帶城為被冊府圖書真得地堪笑前朝建此都只將山水供游戲鍾山龍蟠幾百里下有龍宮藏劍履山中老樹盡成龍夜夜飛來飲湖水湖波直與銀河通背城一派垂晴虹栢梯高寒石梁迥十洲三島神仙宮長堤隱隱湖心路堤上行人日來去春風楊柳夏芙蓉換盡年光顏色故世間萬事如雲烟湖光山淥只依然不及湖中魚與鳥涵泳恩波今百年

匏菴題馬圖贈楊遂菴西巡次韻

西戎獻馬何年來玉關石城天漢開衝沙瀚雲祇一日須今冀北皆驚才誰遺此疋長洲下似貌當時大宛者年深物化毛骨改謾道生程復生馬匏菴老筆詩境新題贈西臺第一人平生好畫今好馬金源秘監疑前身

尚憶吳興趙丞旨半幅生綃價無比何如汧渭若雲  
畫苑連天屬吾子楚丘野何須曹尺箴不假奚官夢  
龍驤內既不知數空聞芻粟如山高邊城馬能狂胡道  
萬隊看公秋入觀君王願得仗前鳴已欲人間千里駿  
題吳東齋贈劉濟寧清白字卷

康齋兩字雲垂紙珍重劉宗百金比南窓把卷觸熱看  
習習清風吹簾几就中墨汁西江水直寄任城五千里  
闌中丈人不復見得見風流老孫子傳家所寶在不貪  
阿堵真堪付泥滓長安父老向人說真部郎官亦如此  
君不見漢家西京全盛時五侯七貴門如市繁華回首  
併成空籍籍今聞楊伯起  
房山

我行京西三百里日望燕臺訝易水春風着眼到房山  
不放黃塵吹馬耳烟嵐護雪不肯銷層峰相揖如相招  
千金枉購尚書畫何如平地橫生綃晚來頃刻巖姿變  
急雨漫山颯銀箭斜陽一抹亂青紅似與詩人供戲幻  
曾中丘壑句傳神聞道劉公下筆親太華中峰五千仞  
人間何地卜東隣

次韻邵國賢生女  
太行虎谷雄鬚眉於菟不合來非時春風試手瑤環姿  
遺情坐誦陶翁詩婉婉索笑聊自奇泉齋准擬秋生罷  
歲晚共許稱觴遲居然抱送丹山雌向來餐餌空禱禱  
益仙入夢那能離奪胎換骨嗟神醫何當遇之及未衰  
人生抱子寧無期況此二妙時所推詞源墨窟應有兒

閨中少婦慎莫嗤他年衫袴看駢隨我歌慰君君豈悲  
為雌為雄誰得知

贈魏文璧  
京師諸公相率  
次少陵韻贈之

昇仙樓高胡不住回首蓬山墮烟霧縞衣化盡帝京塵  
何年却返三珠樹青精石髓毛骨換流水桃花人世暮  
龍為砥柱蛻為梁中有飛仙往來路愛君小隱蕪城市  
傾盞壺公即如故萬金良藥到長安不羨金莖一杯露  
海波萬里秋風餘豈願得會嘲諧除爾來貽我太古訣  
茫昧不似人間書遠遊賦罷脫身去蜉蝣起滅嗟紛如  
送吳貢士歸海門

海門儒士吳季子閉戶長年誦書史丞郎勸駕厄國賓  
襟研囊錐米帝里手携尺素故人書謁我騎省春風初  
明光試罷忽歸去衝塵自儼城南車知君家近瀛洲路  
使首橋門非久住他年睎髮過咸池與君同賦觀瀾句  
送程貢士入南監

與君傾蓋長安陌姻婭何須論宿昔京遊三月苦思歸  
白馬湖乾欲龜坼春官召試彤庭前晨曦五色搖爐烟  
集賢學士看墨卷青袍鵠立知誰先姓名且入南離籍  
桂殿秋風吹羽翮到家喜雨謾留連洗眼湖光依舊碧  
次名甫借悲青坂韻

黑風掀舞旄頭出胡兒夜甲陰山窟雲中老将提偏師  
倚角平原共衝突重圍七日空飲泣鉦鼓無聲箭衙骨  
漢家安得飛將軍百騎還能遮倉卒

次名甫釋悶

吾家麴生作老兵十年一劍游咸京乾愁漫漫不可斷  
空杯自笑攻堅城天驕破障虜侯死嗟汝掉舌徒縱橫  
新鬼煩冤舊鬼哭纍纍戰骨桑乾平綸中羽翦請一戰  
七枝未可輕書生南窓睡醒快新雨滂沱為洗烟塵清

南旺湖次韻

南湖水闊秋無岬盡日開帆疑不轉忽從樹杪得高崖  
始覺扁舟出天畔漁家何自住楓蘆陂寒鴈驚遙相呼  
斜陽欲下晚風急人間此景何時無君不見飲啄那須  
論漿壺人生得意良不惡

秋蟲噉盡枯楊渌道上征車晚驅犢北風昨夜過任城  
便覺縹緲泥吾足十年飽看江南山衰遲自愛留都閑

全宋文卷之

檀園宴坐騁吾目千章柳樹城隅灣君不見漢家苦覓  
羊裘樣底事江湖任疎放

八月十五夜對月有感

昔年中秋在靈谷坐待米輪轉空曲一天明水四山寒  
老鬼涼蟾出新浴舉杯不飲朝菊田扶衰取醉憐謫仙  
三山豪士頗跌宕高歌屢和騎鯨篇洞天一別長相憶  
草樹巖巒總陳迹山中父老寄書來十過中秋無此客  
前年奉詔祀房星襟被獨宿祠西戶正當今夕月滿樓  
水晶窓戶琉璃屏古人不見風流在冷落人間無好會  
南樓高興據胡床西園清譙追飛蓋中宵徒倚庭中坐  
我所思兮天一方銀潢碧海渺無路鬢今百感生中腸  
嫦娥應笑詩人老底事愁多頭白早千年石臼擣玄霜

不與人間抹枯槁聞道狂胡戰武威關山塵土泥清輝  
安得并州劉越石一聲長嘯解重圍

次白巖望白雲閣之作

白巖榭閣與絕豪盤馬醉睨西樓小谷中猛虎視眈眈  
萬里縹緲堪供一飽柴虛眼渴沙霧黃一斑瞥見林間倉  
天憐此樓掣鑰去白雲噴薄迷其方

再次應韶閣韻

飛來傑閣秋林杪勢走平原輒山小歸來三日夢岩堯  
苦恨詩腸撐不飽巢阿縞鶴毛羽黃白雲變作天狗蒼  
眼前時事忽翻覆我欲掉臂遊諸方

燕城行

燕城莽莽陳跡易水留餘浩浩詩入東市暮色橫山西

全宋文卷之

山影沒扶胥神仙可望不可攀昇天入海兩寂寞  
有迂怪傳人間烏頭白盡馬生角秦人猶笑燕人頑扶  
傾本有望諸策底用屠狗驚函關我來此地市駿骨傾  
囊直破千金慳天山之芻日池水要令駭駭充君閑  
紛紛過眼祗凡骨龍媒何處埋榛菅郊垌變滅戰爭盡  
意像慘淡山川間筑詞劍舞枉悲吒壯士一去誰當還  
西風落日三臺路彷彿萬古來征顏

十六夜飲徐昌國館

八月十六夜中秋明月今宵多清風吹浮雲空明萬里  
天無河西林看月苦無伴城東有客能相過月從禁中  
來亭中御纖阿涼蟾吐靈液老桂生新柯瑤樓玉宇不  
知處但見剡剡宮瓦搖金波酒酣逸興發衆客謠且詩

倒着紫綺裘滿勸金卷荷青山渡口喚李白黃泥坂下  
追東坡古人不見今時月今人回首成蹉跎明年修翫  
事吳苑知誰何顧影不復醉踏碎階前莎旁有蟻虱臣  
涕泗心靡它綠章閔雨三萬字籲天無路祈姮娥再拜  
爵杯酒勸汝明月慎勿離畢仍滂沱

律詩

坐月

溽暑得涼夜小山涵碧連到家纔見月為客已經年病  
阻登樓囑閑思對榻眠高城今夕漏不到枕屏前

夜熱

月暈尤微減風軒吹漸稀氣蒸眇眼濕汗浹病身肥竹  
冷思相簾荷香愛越衣南枝栖已定烏鵲不須飛

小晴

輕霞迴照晚疎雨發涼新新沐閒晞髮高吟自爽神河  
山微有影樓宇淨無塵歷盡浮雲態清光始近人

雨夜

聚瀉河將渴飄蕭未終雲峯懸宿雨月殿閉遙空涇  
渭千流合炎涼萬里同北牕支石枕秋意滿簾櫳

微涼

微涼生枕簟睡與病相宜海月供清玩林風愜素期暗  
蛩喧砌急栖鶴抱巢危預向蟾宮道秋來桂許移

有懷

冷坐誰為伴清話夜不眠懷人千里共看月幾回圓秦  
塞連雲成荆門下峽船自懷蕪病抱依舊析津年

翌夕

暑氣重伏陰凝魄正圓羽蟲明可數螢火暗能然塵  
土闌清景光華照暮年浩歌追太白把酒問青天

閒坐

北城聞柝罷待月坐南軒露濕蟾光動風冷桂影翻旅  
懷多作病宦海只聞喧何似今宵看閒身在故園

坐久

坐久墻垂練今宵月較遲嫩涼吹細葛古調發柔絲灩  
灩金波灝沉沉玉宇移莫愁光漸少素質未曾虧

涿鹿道中

受命嚴坳牧驅馳敢自閑雨中行涿鹿詩裡過房山野  
水寒猶澁邊雲晚更頑歸程那用筭應傍麥秋還

涿州分司夜坐

行役不遑舍趨裝發井房雲低山戴帽渡脫水漸寒牧  
事嗟吾劣燕風自古強道傍沙磧地盡說是逃亡

折黃泥坂蕭條白石扉春和聞有詔寬大恤邦畿

涿州分司夜坐

簿牒相仍急沉迷欲花籠燈猶閱馬廳樹已棲鴉強  
半春為客饒多夢到家却嫌塵土浣無地汎僊槎

曉發至新安

出郭半舍許晨光猶未舒壯心看手劍殘睡倚肩興遠  
水微茫樹平沙莽蒼墟去年修楔處北望意躊躇

咫尺千家邑繁廛六里村輕陰詩發興獨眺客忘言野  
色明還滅林烟淡欲昏只疑滄海上雲水浴朝暉

望青縣

青縣望不極兼程盡日遙衣從塵裡化春向客邊消野飯留荒寺車吟過小橋西山能慰客返照故相撩

自文安至保定

夜短不成寐晨初仍戒征星霜行曠野燈火發高城游倦憑誰慰詩勞祇自磨寒帷看日出花柳半村明

露坐

曙鼓傳春曉開窓月已西樹高先占鵲城小盡聞鷄露坐移床久星言數馬齊何時中櫛罷携酒覓芳蹊

涑水道中次韻荅朱主事

九日登高興山川此地良雲門判獨住粉署許相將興似催租減情同看菊傷將軍能有約歲晚過南塘

八先生集卷之七

十五

王程有餘暇最喜得朋良野站詩分贈行厨酒自將軍豐人語別秋老物華傷正憶金閨彥飛鴻漸滿塘

登雒縣城樓

高秋愜登眺平楚動悲謠樓櫓何年廢前朝爭戰多雲間青海成塵淨白清河翻笑咸平際金縉滿塞馳雒堞倚雲平關河控古城獨憑秋閣迥千里暮山橫灤落平戎策淒涼款塞盟瓦橋遺石在覽古若為情

入順義

眼纈晴初放心旌暮欲懸柳行聊弭蓋沙渡急迴船積水經荒漠層峰抱遠天柴虛它日夢應到此山川

新城道中九日

九日偏風雨羶車皂笠斜岸楓明赤葉野菊蔓黃花清

打霜鴈低飛欲暮鴉白潯聊引眺樽酒不須賒

過廬溝橋

萬礎時橫流櫟形抱帝州駕鼉驚海立蟠螭覺天浮燕趙悲謠地關河浩渺秋何當乘曉月驅馬過廬溝

夜詣三河

簿牒知何益關河厭屢經夢牽東閣句駕謁北山靈沙細路衝雪村寒樹帶星遲明行役在依舊數長亭

三河道中曉行

卧冷獨看月曉行初見霜莫驚顏髮改自乞道塗忙僧磑供幽茗奚囊聚越粮病身多少事忘却在他鄉

武清院中睡覺

曉歸苑寂蟋蟀近床鳴往事夢中復暗愁閑處生籌

八先生集卷之七

十六

燈留掩映城柝遞分明此地還追憶秋窓曉月情

兗州道中

聖賢環轍地而我亦來遊井邑遺風在山川灝氣浮盪曾雲出嶠縱目海侵樓決潯仙源裡憑誰訪帝丘

自兗州至關里

晨出魯東門晴光抱日溫青山路傍堠喬木望中村入里先憑軾函香敬扣關東遊有成約泗水欲窮源

過牛欄山追次許給事九日韻

不是窮途客嗟君底事號意多空落落節去自滔滔鍾鼎羞勛業軒墀惜羽毛南山秋色晚若箇與爭高

不識陽坡路牛山十里遲野陰秋近時沙軟雨移時石迸千年薊江涵九日詩憑高懷小杜此地亦堪悲

一雨洗塵土青山如病蘇宿雲城轉壓積潦路常迂萬  
里邊鴈千金電影駒宦游多感慨懷古視平蕪

八月十五夜過海子橋

為愛湖心月長堤薄暮回浮雲仍點綴清夜謾徘徊九  
陌笙歌待層城刻漏催桂宮消息近曾約及期來

清源舟夜

十年三往復此地忽重經塵土長安夢烟波汶水舸平  
川涵夕景遠樹隱春星酒偏難醉從人咲獨醒

三月過范水

好風貪利涉半日隔秦郵雜鳥鳴芳甸聞花占遠洲酒  
從今雨飲春及故鄉遊老大空縻祿湖西欲繫舟

穿城至漕堂飲

入市槐成蔭當壚酒佐歡清淮晴可濯疊嶂晚宜看客  
子淹留久將軍禮數寬飲中幽興在花繁惜春殘

將至清河睡起

睡醒湖日滿帆影見中流風景猶吾土妻孥共此舟潮  
隨殘夜長水接遠天浮野性依然在閒飛羨白鷗

泊舟見新月

蕭蕭趨嚴命郵程不假催泊舟新月出歌枕眩鐘來藥  
果晴還曬書籤夜忽開誰云游宦樂旅思若為裁

宿口岸寺次壁間韻

古剎初留宿平生漫好奇貝經翻舊業祇樹倚高枝月  
伴枯禪坐秋欺病客肢清光不相負此地一題詩

小憩馬店僧舍

僧舍倚林端征塗一憇鞍棕蕉供宴坐蔬菊入晨餐曠  
楚雲山遠初陽霧露殘季鷹瞻望近無用說荒寒

西園李春二日次

瑤草方堪擷緋桃暖欲然暮春懷曲水今雨到西園村  
遠須釀酒厨寒不禁烟武陵北此地漁父莫尋源

彭城有懷

清夜棹歌發高秋客思生綿綿鄉國夢歷歷水雲程老  
樹危蟠石衝波怒嚙城白門樓上月偏傍海東明

涉濟

河曲風無定舡扉掩復開岸花衝絮落沙燕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留城雨夜

南歸仍卧病藥裹謾隨身風雨留城夜鶯花沛水春渴  
心縣楚早衰髮洗京塵長路曾來住逢人莫問津

古城

古城臨水驛燈火望中微雨夜孤舟泊江春遠客歸楚  
謠多慷慨漢事惜睽違指點英雄跡漁樵謾是非

淮上春晦

捲幙涼生恰楚天今麥秋留連淮浦飲悵望林陵舟  
中屈劉尚書不及樹密藏村墅湖平見驛樓碧波芳草晚春

亦帶離愁

元日雷雨三日雨雪仍雷四日雪  
元日何多雨纔春已荐雷史嚴宣父筆詩冷杜陵杯一  
飽思披麥間吟饒野梅晴光與淑氣應不待人催



春晦連日風雨贈別

風雨彌昏旦韶華暗去來病多空意氣事往半塵埃西  
郭園初筍南湖水盡苔今朝覽明鏡更覺老相催  
春去年年別顏衰日日侵種期全晚節已媿負初心江  
郭行雲暗湖田冒雨深柳陰晴處坐聊和老農吟  
病較芳時晚春含晦日陰曉鐘人不寐舊雨客難尋院  
濕蛛絲重庭虛鳥跡深平明添好況移竹澁西林  
殘春猶兩日欲去且相留肺難為別匆匆可自由天  
涯芳草路花外夕陽樓誰道文園客新來賦倦游

七月十四日夜得雨

苦暑不能寐微涼夜歛生病身逢雨健詩思與秋清雲  
薄蟾蜍見簾疎蟀蟋鳴翛然疑夢境行坐到天明

郊墅花朝

林霽聊容與郊寒尚寂寥客懷空耿耿春色自蕭蕭  
水含烟澹浮雲挾雨驕南榮梅樹下淪茗過花朝

宿龍江驛有感

舊驛臨江許開門近翠微憶曾乘月宿因得趁潮歸歲  
久舂人老天寒使客稀摩娑庭下樹頓覺壯心違

人日雪不止

入夜飄初急遲明積已深王春方少雪人日不妨陰病  
阻城南步寒生塞上吟晴郊燈月近願聽屬車音

懷舊何處觀燈好四首

何處觀燈好分曹建業年春星低觀闕晴雪映山川鄰  
曲筵長接城隅騎每聯憶同江水部終夕咏紅蓮

何處觀燈好瑩城並騎時酒邊看夜戲花下聽春詞火

何處觀燈好松棚綠市移遲遲南陌上明月鎮相隨

何處觀燈好琳宮禁籞四星橋通碧落雲綢繆丹梯

何處觀燈好風光帝里多蛟犀圍寶炬鼉駕灩金荷列

何處觀燈好風光帝里多蛟犀圍寶炬鼉駕灩金荷列

第珠垂箔長橋疎枕河誰家吹鐵篴月午更相過

遇雪將訪涇川

共抱王猷興相將訪涇川五更千里雪殘月滿城雞戴

笠人堪盡移庖酒自携主人聞客至應掃竹間泥

再答

宦邸聊堪隱危峰枕曲溪人情疑夢寐時事怕聞雞夜

枕牽詩卧寒枰罷酒夢只愁門外雪客至踏成泥

謝病久不出何時過虎溪解空忘塞馬卧穩卻朝雞

漿江春發青藜閣夜携雪堂它日客阪步自黃泥

良鄉察院夜次壁間韻

不眠疑漏盡獨坐愛燈明好夜春連市微風月滿城凝

香清燕寢落筆得蠶聲無限懷人意迢迢到王京

徘徊沙苑夕更喜駟星明雜虜猶遮塞王師未築城春

田榛莽迹夜枕鼓鼙聲宛種雖神駿何須慕漢京

次吳侍郎克溫天界寺別春

病裡逢春去持盃奈酒何空山花事晚晦日雨聲多謾

誦劉郎句疑聞穆氏歌長干舊僧在應記客曾過

江東朋舊少詩裡得陰何行輩皆稱老追隨不厭多



蒼然無坐花院曉吟歌共筆餘春日還期載酒過

對月懷叔鳴

碧水東西渡青崖八九盤獨行懷我友旅夢到長安九  
日誰家菊清風楚澤蘭山中秋月冷不似玉河看

九月十七日夜看月因懷西林蕪簡致中

清夜金波灑遙空玉露溽秋光媚幽獨詩境入高寒決  
落愁何在裴回興未殘西林好明月誰共子西看

二十日夜月下獨吟再簡致中

涼夜有幽思獨吟秋月中那堪一水隔不與故人同撼  
撼聞金粟飄飄近碧空禪林想瀟灑舒嘯對生公

壽華濟之乃翁

句吳山水郡况復值清時曉閣琴尊淨春泉杖履遲百

年惟菊隱一命且松滋想問平安罷當筵味壽詞

董萬英之兄遺墨卷子

藥裏頻傳問詩筒忽送愁稍能淹疾病應不廢賡酬客  
裡孤鴻泣人間宰木秋最憐詩未到魂已到釣州

題王氏祭掃圖

城南營墓域當日表新阡文武衣冠盛松楸雨露偏龍  
光舊九地鳥跡刻千年注水流無盡人間不乏賢  
悽悽墓草生高冢鬱生烟汗掃除榛棘兒孫共墓田悽  
悽墓草生高冢鬱生烟汗掃除榛棘兒孫共墓田悽

樂庵文集卷之一終

樂墟文集卷之二

律詩

孝宗皇帝挽詞

宮車疑晚出帳殿竟彌留雨泣孤臣慟天崩萬國憂憂  
勤真捐壽燕翼贍詒謀陟降知何處還從七聖遊  
憑几宣遺命悲風白日陰樂來仙嶠遠雲覆帝鄉深惻  
恒蠲租詔丁寧餽成金神霄時反顧四海三縣心  
黃屋能無意蒼生自少緣風琴閒舜殿遺澤溥  
數升遐月翻悲踐祚年神功并聖德高紀合同編  
憶昨臨軒日從容訪老臣日高瞻紫冕風細聽綸六  
典書初汗千秋鑑已塵都人含淚問還蓋恐南巡  
厭代嗟何遽千秋抱此哀因山開禹穴環水築軒臺

座訐謔盛宸遊法從陪祇應彤管史會注起居來

弘法寺與應韶別

初日下長坂出門征馬嘶如何十年別復此一尊携憶  
月洮河北迴舟青縣西相思劇離抱書劄若為題

別後有懷應韶

木葉脫已盡上無寒蟬嘶慘慘美人手別去何時携秦  
中明月滿驛路車塵西蕭條寺門壁留君前日題

感事寫懷次李東厓韻

獨坐池邊榻長話月下庭感時頭漸白諧俗眼長青秋  
蟬聲動風搖鶴夢醒世紛誰得喪嗒爾且忘形

贈叔亨都憲詣京師

天上千秋策江南一使來表隨香案上紅待酒盃開遠

水浮仙棹晴雲滿帝臺清朝金鑑錄誰似曲江才  
王事牽行役京華數往來淮雲秋尚濕江霧曉初開  
日長懷闕祈年願繁臺賢勞應眷顧當路正需才

送劉大理赴兵侍

南寺停舟筆中臺候玉珂濕雲鐘阜雨秋水潞河波廟  
簞何煩戰天驕已請和匏翁舊門巷公暇數相過  
夢祥徵柱石足跡適方輿懷抱平生在功名取次書邊  
兵今健否國馬近何如回首同官意長安十載餘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我有連城璧贈君良是輕虛庭拔逸駕芳宴列華繁山  
水秦中地關河歲暮程休歌渭城柳投老若為情

老米店舟中與懿卿夜針

北風三日厲旅次潞河邊鮭菜燈前飯水霜歲暮舡龍  
顏遠咫尺奚史荷留連檣櫓三千里無功愧長年

金舜舉巡按雲南就省親思南

紫禁瞻依切炎方夢寐頻比年遠定省今日賴咨詢駢  
躍連錢急衣飄雜絲新遙知趨桂處五馬正行春

荅唐執中歲暮感懷

旅食長安客遲回歲復徂貧能藏楚璞老不試齊竿鄉  
國三秋夢風雲萬里軀清朝推轂日爭說薦唐衢

送人官江東

客有秦關念江東一舸遲路衝鴻鴈去身與菊松辭山  
水供多暇功名及壯時登臨懷李白時寄鳳臺詩

次國賢飲南屏家別後之作

四山飛雨急不放片雲東落落客初合沉沉夜未窮  
鰲傾宿抱弭蓋挹清風頗訝蘭溪辯燈前酒面紅

送李叔源副憲河南

霜簡仍分命星軺半載書徂冬辭漢闕覽古入參墟詩  
逐郵筒發春生判筆餘高平論人物郝李盛冠裾  
斜名三晉重風采一莖傾巡歷河山徧田翔歲月更稱  
觴凝磊砢攬轡憶澄清關吏遙應識前驄過洛城

壽王介菴

廣廟辭榮願山林結靜緣深衣供燕坐老手校遺編晚  
節遭逢盛高名諫諍傳遙知初度日先拜祝堯年  
萬口誦臺萊南山對酒梧杖題靈壽賜堂榜具瞻開黃  
髮秋初換丹心老不回都人頌洞處長訝陝中來

送戴司冠先生之南京

曉漏辭丹極春星動賞城刑名聊付託瑣鑰共經營南  
國公來重西曹掾揔清舊時風采在擁馬看秋鴻  
京邸慚官冗春風坐未深每因趨殿陛常得望冠襟閱  
士平生眼憂民四海心留都寧久滯早晚奉綸音

席上次希大韵送良貴少叅之廣西

迢遞蒼梧郡王程數驛樓雨晴花繞路春晚水平洲年  
事多纒纒才名豈滯留中原凝眺處長在月山頭  
嶺嶺微茫遠風烟滿郡樓奇峰鬱林石叢桂營家洲對  
酒忘明發停裝借雨留朝回最相憶聯步殿東頭

馮御史執之賈主事璇同遊太明寺

野寺乘春到紫紵一徑餘風聲殘葉亂人影夕陽斜

傳鍾失帝家馬唐多逸興隨處岸鳥紗

層霞上江南山繞門衝泥陪妙燭移席盡芳尊地  
空笙金湛風高旆欲翻遙愁猶未已徒倚憶中原  
騁望據幽抱茲遊良已遲同歸聯楚蜀臺殿閱陳隋雲  
物蒼茫外鶯花寂歷時談兵懷杜牧對酒寫烏絲

驛中會宿別宋亨之用實夫韻

江館送君行遠邇白下城傾杯愁酒盡促席愛燈明關  
下平安字淮南骨肉情短調非楚調彷彿帶離聲  
三十已專城青雲萬里行病身驚我在老眼傍誰明夕  
照臨流意寒江聽雨聲壯年游宦樂莫動別離情  
壯我山水郡共美使君行盜起非無謂民嗟尚有聲漢  
迎兵後畧畝畝舊時情樂土行看復風謠達帝城

惜別重行行高風落鴈聲野陰朝雨急江靜夜波明弋

水旁通越靈山曲繞城此邦多故舊送子不勝情

送顧華玉之南京并壽其大母

愜雨移舟櫂懸秋夢枕韓故鄉牛渚近古調鳳臺稀雲  
日烘春酒山川媚綠衣東曹揮翰罷退食奉慈闈  
憶昔含飴日丁年即省郎歸程初度裡壽域百齡傍瑤  
水浮仙棹秋緩樹碧堂御綾鸛墨分寵看相將

賓館春風卷

宿館才函丈前修宛若存冠裳陪畫寂琴瑟奏春溫  
學今行世王臣半出門河汾空自偉房杜竟無言  
坐來留一語千載汝南思異代誰能繼遺風今在茲輝  
光莫擇地語笑許移時細論吹噓妙當年我較私

送後本中知零陵

結客白場日江南蚤識君屢為鄉榜屈今喜縣符分俗  
遷謫虞德山深帶楚氛它年來奏績重讀柳侯文

同馮執之遊上方寺

蜀岡青不斷西庵上方開林暝杉松合天清鶴雀迴斷  
橋微有石列井不生苔多暇陪駢馬芳春共酒盃  
第五泉西路村墟接寺倚酒清欣地主駕俗媿山靈日  
夕能隨僧春寒帳護屏迴舟望雲壑鐘磬晚泠泠  
謝公竹西好馬蹄何惜道坐深貪佛日吟穩待花朝賓  
客掩清澗江山非寂寞無城多勝迹更訪月明橋

贈周濂一首仍其喜雨韻

鍾甫後來秀詞林新有聲詩隨今雨得盡共遠山平野

悼亡

寺秋光早高居夜氣清栖遲應不久名在魯諸生

悼亡

西風吹敗葉獨夜轉傷神千里共明月一尊懷故人泉  
臺尋隔歲夜壑不逢晨莫道清談誤淒然語最真

挽高員外揖之

憶昨京師別風沙欲暮時我對慈母恤君抱故人私  
掩抑含悽久徘徊欲去遲那知回首際相見更無期  
揮涕南歸日朝迴數過予行裝煩更護詩榜借公書  
甚荷交游厚多慚禮法疎如何經月別函問到吾廬  
妙質生華胄高科擢茂才秦關曾擁節杭局為掄材賸  
有賢勞譽俄興殄瘁哀遺書方畧在留待阿郎開  
文酒京華會交歡席屢同官居留好夜僧閑倚晴空

龍樽空月詩成硯吐虹傷心舊遊地愁過玉河東

追挽孫叟德麟

里中孫叟德麟子弘治甲寅過世矣僕次歲則與同錄于此

海濱多大老百歲獨完名閱世衣冠古臨風杖屨輕何

須都貴顯惜不與耆英盛事宜謂味東軒舊有盟

嘆息斯人歿唯留百歲名客來看杖在仙去覺棺輕午

枕槐初夢秋還菊自英東軒精爽在地下續詩盟餘散

詩亦死東軒其無何文

挽廉知縣

罷官才半百此志亦悽然掣肘功名際抽身水石前秋

先凋玉樹老不惜華顛細讀平生傳重懷叔度賢

挽吳潛祖母

粉署識賢孫平生得具論詩書藹慈訓章服荷明恩

四世人門盛千家相範存百年嗟未逮誰與叩層閣

史經聞家艱回

垂老與親別得官聊欲回誰傳吳市問翻作薊門哀洒

淚看秋落思到夜臺迴車水雪裡那得阿經來

挽武陵楊給事母

前年眠邸使詔假拾遺歸幃帳中朝龍旌旌故里輝

樹風臨曉靜簾露逼朝暉手綫今留在教兒補舜衣

茶鑪雪道賜飯饒乞隣饑雀井人相弔楊家母最慈夜

烏明月冷春閣小星悲為愛西垣彥殷勤著挽辭

悼光孝寺然僧

老愛屏山律間茶洞室禪幽居惟種竹淨社不名蓮院

日留殘局林風掩斷編西林耆宿盡懷舊一悽然

歸來煩問評病卧廢將迎會擬同衰暮那堪隔死生閉

門雙樹老照座一燈明宵尔之何處多應在化城

挽仲維馨

憶在先皇日嗟君寵渥濃醫廬天咫尺齋閣語從容

大字隨詩進奇方與藥封昂湖禁不及今喜復隨龍

擬老住松東人間夢境同開心經世遠清鏡閱人空病

滯賢勞日哀卸色蒼中堂堂那可得湖海嘆沉雄

排律

歲寒亭牡丹次子佩韵

春晚群芳歇時情屬此花託根依漢署品色擅姚家仙

種誰傳譜王封合用麻佩紫驚腐酸粧鏡洗鉛華寵早

爭縣絲憐遲密護紗悞街防野麻偷啄惟林雅施若疑

交疏嬌然豈自誇砌添春色映闌受樾陰遮爛賞真宜

數流光詎許賒為渠生百感醉墨任橫斜

松菴屠公加封

歷數貽封日中年到白頭元僚申帝眷眉壽荷天休

服龍袍裁鶴扶衰杖賜鳩詒新犀軸換帶暖玉華浮

盛美工宜頌流傳史合收南陽微見李東郡迴聞劉弘

景山中相園公物外遊傳經惟有託種德本無求蔡邕

日松喬正耐秋海濱顧大老那復慕西周

滁陽道中漫興

停騎風高且下帷長途消白日小市出青旗  
人烟聚僑居土語移吹空嵐作雨迸岬凍流漸水宿  
漁舟涉泗奇中原方騁望獻歲正逢時行李非留  
滯山川愜夢思長安小兒女好在數歸期

送王尚文參議之陝

運籌逢新命賢勞嘆匪躬旋車過洛下飛蓋入秦中  
馬訝藍關度槎疑碧落通川塗紆感慨鬚貌自豪雄借劍  
心尤在彈冠道未窮詩篇追大曆奏草慕宣公暫假旬  
宣寵要輸獻納忠徂征方浩浩出處豈匆匆灑落高秋

氣悲譚國士風久瞻雙闕北明發大江東曠野迎寒集  
遙天起暮鴻秦涼凋敝極先為訪疲瘠

壽洪洞韓尚書

位望登三事勲名歷兩都上書曾伏闕報主欲捐  
軀語泄讎成禍謀深轉謂迂高壖難射隼散地忽思鱸  
去國丹心壯悲時白髮徂浮雲驚屢變砥柱閱群趨京  
洛書爭薦河汾道不孤詔應求舊卜才合濟時須已  
悟更生疏閒披瀝國圖只疑洪洞石彷彿近蓬壺

律詩

次徐傳賞內閣芍藥四首

風流獨擅玉堂陰手植當年意已深好是簪華融結地  
偏承雨露發生心暗香豈待憑欄嗅絕品從教按譜尋  
五色詔成長對此清平誰羨謫仙吟  
花神弭節待誰歸老盡年芳見此稀不為遭逢開燭爛  
從知采擷到芳菲濃熏自得爐烟覆清賞爭傳筆陣圍  
莫訝人間春色淺瀛洲深處是仙扉  
日高紅藥滿階陰仙禁青春覺許深底用借緋為正色  
共知披赤是初心詩成南國懷誰贈譜在吾鄉愧未尋  
今日才情非白傅賡歌重見玉堂吟  
醉折嫣紅戴帽歸當花高宴省中稀瑯盤擎出香初散

金鼎調成食共非駐景日閑唯足睡鳴條風少不須圍  
承平風物憐渠在合有文章記此扉

次楊邃菴先生韻

此語意蓋佳不可得六首明日復次韻見  
五畝陰陰草蓋亭短牆長送半山青篝燈夜几先流竹  
洗硯秋池墨汚萍賦就無憐司馬渴客來惟愛次公醒

黃花莫道真幽獨罇有新醪粟有瓶  
西園飛蓋開清宵夜半相看興轉饒客子遠來猶授葛

秋風初至不驚條一規海月當牕見千丈京塵隔水消  
疑有仙人在寥廓詩成應遣鳳來招

京口相望數尺天款門偏少隔江緣何須雪夜才乘興  
試問雲集肯偕眠入廊抱知楊子宅繁籬無數米家船

憑君且說西涯句可是江西一派傳

滿勸當筵金卷荷百年高會苦無多墻頭莫管秋生菌

天上誰傳月有魔喜劇放歌誰擊筑飲闌提筆似揮戈

超然便欲凌虛去直取天瓢挹絳河

醉語嘈嘈共一燈詩壇底事不相能戰酣彷彿聲驚蟻

書罷淋漓字訝蠅坐月漸看消薄靄履霜長恐至堅冰

臨臯老鶴依然在借問東坡夢也曾

鳳池人物故無雙童子知名已辦降命駕未償千里約

掄材湏倩萬人扛經過此地重傾蓋許宿貧家旋掃窓

聞有中冷泉萬斛可分餘溜瀉寒缸

盧溝西次白巖贈別

別君一日如三月近在京西抵越南野色催詩連遠樹

不備文集卷之二

十

東風吹夢隔晴嵐省郎悞許前旌待驛吏爭馳別騎探

最憶花前携酒地王程無暇阻高談

雨中寄興

范陽豪俠未銷沉總為燕譚動楚吟白草金陵迷馬跡

秋風賈峪隔巖陰十年未洗塵隨脚萬事還經雨到心

欲為房山留半日簿書明發正駸駸

金臺

萬里長風動薜蘿眼中燕趙共山河趣程未辦登高賦

問俗猶憐擊筑詞喬木幾經荒塚盡斜陽偏傍故臺多

黃金不解縱橫厄疑有冥鴻避網羅

謁靜修先生祠

琬生猶及誦遺書歛衽清風太古初豈意驅馳經里社

敢忘薰沐拜冠裾杜門絃誦刪修後避世譚諧感慨餘

雄縣感事

大雄山西河水漫暮春霰雪行人寒蒼稜一片纜雄石

閱盡河流幾今昔邊聲颼颼木葉山當年鼓角收三關

紫陽老筆乾坤恨世宗不到幽州還

青縣會別應韶

西來離思滿征裘擬共鬪郎泛此舟詩裡刻期須七日

飯時移棹忽中流水風吟語徘徊別塵海襟期汗漫遊

千里神交非異事莫將青縣比梁州

大城院夜思

渺渺孤城入暮笳坐深游思轉無涯風高明月還生暈

不備文集卷之二

十二

夜久青燈自結花鴈鴛鴦堂愁更薄驂驛避路擁奚橈

長安兒女應懸念過盡清明未到家

將至德勝門暫憩寺中

纖風不動晚涼慳自笑行人久汗顏暫借僧房移白日

纔離客路戀青山圖書散帙齋居寂兒女迎門語笑閒

才薄將何譚駟馬頭空戴勅書還

大房金源諸陵

奉先西下亂山侵澗道迴旋入暮林翁仲半存行駁跡

莓苔盡蝕古碑陰秋山秋水風流遠太定明昌德澤深

却是宣和解亡國穹廬黃屋恐非心

長白山高朔漠連金源風致故依然千秋魂魄猶思沛

萬里丘陵却到燕感事重翻江統疏傷心莫問靖康年

幽蘭一爐雄圖歇汝水悠悠入墓田

游石經山值雨

青崕碧磴未曾乾十步真成九屈盤石洞經深猶有字  
雲龕僧老不知寒山中猿鶴驚初識雨後峯巒愜細看  
徙倚危欄懷靜珖名山何用六經刊  
宿雲濃合雨來初一徑躋攀七里餘路轉忽疑青嶂合  
寺深誰共白雲居且須午飯留僧榻却喜秋霖滯客車  
亦欲著書藏石洞試尋佳處結吾廬  
雨凝苔滑不可步獨酌且為松風留白雲悠揚弄晚色  
錦樹掩映搖清秋懸巖欲近飛泉墮僻境轉覺鳴蟬幽  
輕陰不省放皎日絕頂還我他年遊

發涑水

重來秋色點平蕪野鳥溪花識故吾北地山川雄派易  
舊家人物擅崔盧紀行自愧詩非史懷古重披郡有圖  
莫遣藩牆拋筆研閉門三月賦燕都

遊太寧山宿淨覺寺翌旦登翠屏絕頂復宿上

方共得四首

石磴黃緣路轉連白雲留客燭晴姿秋暄不似高寒地  
山靜真如太古時何處風迴微有籟茲遊境勝却難詩  
放歌欲到遺臺上愁對馮公倒酒卮  
青山蒼翠潭無言藤蘿詰曲愁縈綠巖霏細灑衣盡濕  
石罅寒泉人自喧幽崕一逕窈得寺流水百折誰窮源  
振衣覺諸天近星斗錯落當前軒  
三三三上方鐘磬猶看掩復重歷盡丹梯臨絕巘

坐分蒼石陰長松鍾靈合作幽都望檢秘誰開奧室封  
青勝未窮吾興在月明今夜宿西峯

飄搖真覺此身浮騰欲乘雲賦遠遊神跡何年開鳥道  
雲泓無地訪龍湫極知山水三生契元鎮風華九日秋  
不是翠屏供晚眺輕烟何處數齊州

雄縣舟行至保定

淮南洲渚三年夢此日扁舟泛大雄碧葦黃蘆連遠照  
浴鳬飛鴈渺晴空風波轉覺秋吟徒魚鱗仍供晚飯同  
一曲滄浪何處聽酒酣留待月明中

霸州大水因憶春時所見

曾記春時柳滿隄渡頭移棹見晴霓川塗契闊頻生夢  
風景依稀未入題秋水灌河非故迹暮鴻遵渚得幽栖

可憐禾黍年年沒欲挽橫波盡向西

宿龜山寺

龜山深處掩禪關許借輕車半榻閑夜枕白雲牽客夢  
秋林紅葉醉詩顏凌空塔影藤蘿外殷地鍾聲島嶼間  
獨撫佳辰臨絕頂風流無地比龍山

入易州

萬山趨海欲東浮曾記高謫入易州絕塞風雲生遠興  
嚴城鼓角動清秋樓居豈有仙人在市飲誰從俠客游  
六載悠悠華髮換黃金臺上看吳鉤

薄晚渡白溝即事

官柳經秋片葉初塞垣霜晚鴈飛疎燕南趙北登臨罷  
故壘遺臺草樹餘百里路貪三丈日兩鄉心繫一封書



白溝似識前年客依舊紫紆伴使車

夜入雄縣懷歸

南浦波明晚正陪西山雲暝底相催車遙路轉千峯過  
吟苦詩從萬里來客裡流年吹短髮城隅明月滿高槐  
東瀛欲下嗟留滯弭蓋清都再擬回

衝雨發雄縣晚至涿州

淋浪一雨赴歸程客思翛然半夜生塵漲洗開秋氣淨  
簿書拋却病身輕却看車馬增行色轉覺雲山賴晚晴  
好景供詩隨處有松廳明月范陽城

十月晦歸自固安途中次舊韻

歸來行橐笑詩慳曉日高林一破顏客路蒼茫臨近甸  
病身堅瘦對西山水霜已老歲華晚塵土無時轍迹閒

全宋文卷之十一

十四

寄謝崇虛休落莫野雲飛鳥有時還

登繹山

絕頂扶搖百丈梯廡秋風日劇攀躋祖龍此地遺碑在  
威鳳何年老樹樞巖竇泉流微作瀑洞天雲構不生泥  
南窺禹穴扁舟晚且試空鍾石上題

宿呂梁有感

赤石黃緣宿呂梁黃茅轉盼失前崗百年身世如秦贅  
一髮功名愧楚狂投老計應吾土好懷人情與暮雲長  
夢回多少關心處清鏡朝來有髮霜

宜陵次前人過家韻

京塵遠逐傳車香南國冬溫水石蒼戀闕夢回驚待漏  
寧親心壯許還鄉川原共獻清晨色霧雨爭披白日光

獨恨歸來仍歲惡海天蕭索入詩腸

登方山次馮執之院中韻

王程未遣此身閑已見青林雉子班龍虎勢雄瞻上國  
烟霞境勝覓方山行躋絕巘披雲到坐閱滄波漱石還  
咫尺鍾陵遙舊約欲憑詩句扣江關

直沽阻風

我歸妻子留京師隔年不見長相思四十九歲始聚日  
一百五月初歸時流河館前日出早直沽渡口潮生遲  
南飛鴻鴈今北往此身定處嗟無期

游盤山宿四門塔寺期叔鳴元弼不至

十年幽夢寄盤山積翠浮嵐杳靄間客滯薊門如有待  
路緣沙嶺本難扳高秋遠興須登塔青夜閑吟且閉關

全宋文卷之十一

十五

欲激泉聲喧枕過暫教塵土洗潺湲

夜坐次壁間韻

衝寒吟入白雲徐澹抹巖姿畫不如深谷逶迤松作籟  
古碑磨滅蘚成書翠微臺殿人烟渺黃落山川木葉疎  
老我東游渾未倦盤山佳麗紀行初  
躋攀無路倚藤蘿漫許身輕一鳥過風約塞雲臨晚盡  
瀑垂崖雪向秋多群峰矗矗爭騰擲落木蕭蕭動嘯歌  
之子不來誰問評千巘萬壑夜如何

翌日遇叔鳴元弼於山間

歷徧中盤七十峯水崖雲磴盡行踪誰將形勝歸戎落  
本為山川畫薊封絕頂氣寒連沆瀣澄潭秋冷卧蛟龍  
黃泥坂下漁陽路不羨東坡二客從



石門詠石將軍次壁間韻

精爽千年護石門晚風黃葉亂山村時危暗灑英雄淚  
貌古全無斧鑿痕故壘夜嘶惟石馬老兵秋酌只匏尊  
望夫多少山頭婦不似將軍發塞垣

再次盤山峰字韻答恒叔治中

遼海層波疊亂峰浮雲去帶仙踪誅茅擬作終年計  
種粟仍開百里封白日轉曠迷野馬青山盤磴渺游龍  
山中行跡何人識頃向龕僧問所從  
偶生雲翮到中峰咫尺全燕萬里踪山麓森宜千頃浸  
洞門閒用一丸封漸看遠色疑浮屨莫縱狂吟觸閭龍  
徒倚沈寥愁侵去人問塵世恐無從  
羊腸空曲倚連峰上有燕人避世踪樂土不煩沙嶺戍

幾垣曾傍石門封雲中秋興詞黃鵠天際江聲瀉黑龍  
見說漁陽豪俠地田疇極處有誰從

薊門何處得奇峰頗愜平生汗漫踪天作金城寬北顧  
神慙玉檢却東封飛流噴薄懸縣鰲老樹鱗皴石迸龍  
更欲蓬山凌倒景移書東海訪衛從

再次徐字韻答恒叔

岑端騁眺入青徐四顧蒼茫縱所如紀勝獨嗟遺宋志  
題名僅得辨燕書清秋臨石身還健白髮移家計已疎  
莫怪山靈如舊識意游曾是十年初

冬至恭祀東陵

雪後車塵喜不揚羸軀初試北風強行厨暫飽沙河飯  
出郭猶聞御苑香曾就蹕臨金粟地誰攀龍到白雲鄉

神宮豈為江淮遠萬古茲山鎮朔方

三度佳氣鬱蒼蒼誰羨秦關二百強千騎從官天上墜  
一函中使御前香北來碣石非仙路南去蒼梧豈帝鄉  
最是因山渾不改九泉銀海渺無方

瀟山燈火列齋廬十載王官奉謁初騎省秋來還有賦  
文園老去漫多書禮寒尚憶青綾直臺迥頻瞻絳節居  
擬和冰廳長至曲昌平道上獨馳驅

鐘聲半夜出明樓陵樹行行石磴幽鵲立且須中使鑰  
鑰初薦太常羞橋山弓劍雲長閉高廟衣冠月自遊  
曾是鍾陵陪祀者幾回清夢落南州

十里松林護曉霜出門初覺夜蒼涼苦寒酒客爭持被  
太瘦詩人不果糧平野忽看山滿地高城似與月為鄉

揭來始識東陵路記取茲辰日在陽

東墅剝柳

三年京邸憶郊廬柳行行手種初常怪園丁留復去  
每逢鄉使問何如吾生已媿林居晚此地誰開野燒餘  
莫訝條枚輕剪伐要令喬木記柴墟

剝柳之日客有携酒相訪者次韻謝之

寂寞西林舊草廬歲窮翻笑客來初故人相見懽何劇  
老圃吾生媿不如冰雪解嚴杯洗後松篁動色句成餘  
花時定有閒游者十里青青看柳墟

人日用韻寫懷

簷風昨夜換春聲暗入衰顏不自驚跡寄雪鴻看往事  
夢遺舊巷悟浮生衆閒好結春山伴宜晚先栽老圃英

夢覺心未了自從元日望新晴

東風催我一長吟畫刻新添試水沉東閣官梅還逸興  
草堂人日繫同心初移樺柳開荒景暫止幽禽聽好音  
隨處年芳堪我老流光何用苦相侵

迎春日起郡齋宴集

共迎春去出東城報曉從海角生青蓋日消浮酒暈  
絲鞭風細裊吟聲物華謾說燈期好歲事先占穀日晴  
十載宦遊常記憶故鄉風俗少年情  
陌雪初消海日生東皇直待使君迎何妨士女傾城看  
不許魚龍繞地行坐覺階墀添畫刻醉醺簫鼓雜春聲  
勸農早晚棄田去願與斯民樂歲成

夜坐有感

歲晚風光感壯懷不眠真苦漏聲催詩寒擁被唯深坐  
眼暗移燈亦倦開廣廈未顛能自庇狂瀾欲倒竟誰迴  
關心極有秦涼戍夢裡猶聞畫角哀

西園李春二日次客席間韻

西園初試舞雩風物色年芳處處濃野外軒裳真汗漫  
眼前花柳自青紅送春詩待臨流得好事人來載酒同  
莫便淮南招隱去桂枝留看小山叢

三月晦日雨中看階前芍藥此花移植久矣子  
歸三年不開今歲乃開數花遂用次韻一首

三歲歸來始一看捲簾深坐傍闌干數枝帶雨開何晚  
昨日憐春別更難封殖喜留嘉種在低回如語舊盟寒  
為喚東君轉酒觥花前正爾寬

池上即事仍前韻

簾底塵編倦不看惜春連日到江干柳條弄色華年換  
芳草貽情遠道難堇迥漫愁雲作暝擢閒翻笑水生寒  
遠遊剩有飛黃興消得昆侖萬里寬

芍藥將謝再次韻

莫怪多情盡日看春殘花謝總相干遲開已待花神久  
真賞能逢地主難翠幄微香吹漸遠玉繁承露瀉初寒  
三年擬試沉香筆却算行期為爾寬

邳州月夜

晚來風定水涵空清夜迢迢坐未終幽興自貪湖上月  
餘音誰託驛陽桐帆隨樹影移千里枕撼波聲落兩洪  
莫倚黃樓詩版在壯遊非復少年同

將至甘陵阻風雨

衛流三日阻行舟擬宿甘陵復此留老樹挾風渾作賴  
衝波受雨不成漚功名漸損中年興兒女平添兩地愁  
急掃陰霾迴白日五雲高處曙光浮

神樂觀祈雨

河漢疎明夜向殘松林燈火共清班未應赤地論千里  
已託青詞叩九關闕角尚看晴蜺在江心容有老龍閒  
仙壇雲薄難成雨膚寸還須借泰山

候雨不至再次

農事行看九夏殘隨車雨少愧通班凌畝且待風生馭  
鰲熱翻思雪擁關楚地獄空謁煩作傳巖人遠畫圖間  
愁禾更為防秋急聚米論兵謾擬山

再次韻答石邦彥學士

海宇天瓢一滴殘賦詩曾記殿西班空聞棄野露千里  
底為龍江限一關露禱幾回瞻靈霽水耕何處覓寬閒  
今年准擬詩人瘦莫道相逢飯顆山

次韻答邦彥快雨

坐數風檐雨點殘松廳香案徹宵班山川氣與星河接  
土木身非雨露關久曠物華承潤澤乍凉人意覺蕭閒  
兵塵未洗三農渴莫放歸雲戀舊山

至日送希大子克祀陵

歲事宵嚴有故常漢家原廟白雲鄉詔從溫室傳都  
尉奏下冰廳綴侍郎風後陌塵初着凍冬來陵樹未  
霜霜十年駢乘今華髮灑淚茲辰憶舜藏

中秋雲晦待月寫懷

浮雲何處逐輕颺隔歲佳期萬里遙玉宇瑤樓秋寂寂  
銀潢碧海夜迢迢素顏欲乞千年藥壯觀閑思八月潮  
稍喜層陰時解駁不妨歌咏度清宵

當年行樂憶忘歸江表重來往事非九夏炎蒸侵白露  
中秋雲霧掩清輝移舟南渚歡驚減飛蓋西園舊侶稀  
天柱峰頭好明月人間誰解覓知微

江淮旱甚告賑貸者日至以韻閑之

驛書旁午柘臺前錯擬今年是有年常愧恩波徒自沐  
不知旱火定誰然千家砧杵閒秋月萬井村墟少暮烟  
安得蒼生同辟穀赤松深處訪神仙

秋思

青鏡朝來白髮新已判林野作陳人詩疑晚歲真成癖  
病喜豐年始乞身雀巢鹿後迴隨夢變塞鴻何處附書頻  
憑誰撥置床頭藥更買南山作近隣

十六夜始晴試筆

燈夕新晴喜未央坐深呵筆試年芳雪明華月澄清影  
風細疎梅度暗香老去逢春心尚健興來穿市病全忘  
十年桂闕驚山客未許寒榮照鬢霜

郊園閒興

短策輕篋路未遙揭來閒坐伴漁樵病餘筋骨憐燕驥  
歲晚冰霜憶漢貂水國音塵波渺渺風林詩思葉蕭蕭  
探春欲放江南棹聞道梅花已着條

歲晚病懷

園居瀟灑復何求天際浮雲任去留病枕夜長妨穩睡  
吟筇冬暖散閑愁支離未就歸田稿汗漫虛疑駕海舟  
五十五年成底事春風依舊屋東頭

海國栖遲歲又殘將心此日向誰安  
松菊情多穩掛冠社遠漸驚詩思減身閒聊得病懷寬  
清時事業諸公在群盜中原莫漫看

李冬月夕次病懷二律

高城寒漏通宵殘烏鵲南飛已晏安扶老漸須鳩作杖  
著書何用鷗為冠中天宮闕遙相望望晚景江湖較自寬  
洗眼殘年惟此月不眠重為捲簾看

貝闕何須泛海求清光今夕覺遲留十年京國鄉園思  
幾度關山鼓角愁對影莫辭花下酒乘流疑是雪溪舟

清娥應笑詩人老不為蒼生也白頭

元旦試筆

桃符類龍一傳觴却笑衰顏借酒光人日草堂還得句  
春風無寐自疑香隨陽候鴈多成字獻歲寒梅已作行  
滿眼陽和開物象海隅無地着水霜

人日

對酒何能累十觴病餘空復惜流光殘年凍洗春池墨  
遲日晴添午篆香絲縷戲看荆俗勝草堂遙憶杜陵行  
欲知新興詩多少應費宣毫百管霜

穀日迎春

共舉春風第一觴東郊春到已韶光晴占穀日傾城喜  
暖近花朝滿路香寶字垂雲天上帖青旂拂曉殿前行

滄洲卧病何年起記得東華待漏霜

立春日

未試春盤且洗觴吹葭五夜待春光催花謾剪隋宮絲  
賜酒曾霑漢署香白髮銀幡聊作戲青衫竹馬自成行  
凌晨便有名園興獨喜喬松不受霜

十四夜小飲

病酒年來已覆觴清光今夕共燈光金林花散千門雨  
華屋相傳滿座香準擬垂虹追輦步偶看走馬憶戎行  
飲闌欲借陽春曲消盡征人幕上霜

上元夕飲客

愛客曾留臘底觴晚筵絲竹瀉寒光淡籠明月饒春麗  
小滛輕塵覺雨香何處風來花作陣誰家燈好妓成行

開年共說逢佳境碧益甞新有蔗霜

佳辰留客競浮觴一飲先判盡曙光雲葉弄晴翻桂魄  
燈花烘夜吐蘭香盆瓊錯落遶前令筆鴈參差曲裡行  
莫訝東君扶病坐故人投分比明霜

次喬宗伯白巖三律

山腰臺殿倚江清坐久松濤作雨聲寺古碑文多變滅  
塔高鈴語半分明神游碧落三山動病阻藍輿五月征  
擬待涼秋登絕巘滿川閒看白雲生

右梅花水寺中

江南四月筍蒲清海錯時魚亦有聲玉骨筋橫犀角細  
素鱗盤映水晶明官船載去惟充薦漁網遮來不第征  
此日嘗新增感慨野人芹曝媿平生

右嘗時魚

空山水木澹孤清誰抱焦桐聽此聲花落幾年人已去  
水流何處月還明湖西晚味詩仙句嶺表春懷驛使征  
共說商巖消息近陳根應有一枝生

右吊梅

飲雨花臺次白巖韻十月九日

酒面寒香泛紫莖山中節物晚秋宜花臺騁望還良月  
幙府追歡已異時遼鶴重來華表語代僧何在影堂悲  
病身只有登臨健更得南宮句解頤

再次聯句韻

年華老去喜逢辰十月今移九日新遠寺茶烟懷地主  
高臺花雨供山神城頭落日常留客野外輕塵不污人

莫恠秋來遊興數懶從年少踏芳春

重登雨花再依韻

南郭重來已浹辰遠山冬霽更鮮新尋幽對酒還多事  
抱病登臺較有神攬珮欲從方外士盍簪偏愛榜中人  
賞心似與流光競轉眼殘年即好春

除夕寫懷

殘臘初春雪滿廳送窮吾亦戒奴星齋中長物韓縉在  
身外浮名漢簡青老境著人空守歲年芳入夢喜添丁  
脩然淪茗梅花畔且置人間醉與醒

元旦二日謁文廟病作既愈次韻

獻歲晨趨博士廳依稀東壁見文星忽驚眼底花全墨  
共訝眉間色已青月滿屋梁詩擬杜鶴歸華表姓非丁

不寐文集卷之三

王世貞

三年病裡餘生在昨夜邯鄲夢又醒

齋宿有懷

春寒獨宿省中廳宮漏沉沉候曙星五夜露溥仙掌白  
九霄雲繞泰壇青詩謁鎬宴懷張仲夢入商巖感武丁  
十載郊裡曾躋清齋今夕覺神醒

雨中赴賞西臺壯冊

探花心在雨中過病怯深盃奈酒何地主有情開宴早  
花神無語閱人多不須池館臨歌吹已勝山林帶薜蘿  
祇恐春華易銷歇栢臺高處撫庭柯

二月十四日遊東山

雨晴曾約訪東山出郭何妨抱病顏十里路隨花柳入  
片時身共水雲閒風流故國惟墩在春到誰家有燕還

合與詩人增勝槩四山消得一亭環

青山一髮十年思載酒乘春喜未遲案有雲山皆作供  
坐無絲竹雅宜詩清時不灑新亭泣往事堪消別墅基  
試向臨川丞相道于今墩姓合從誰

西臺招飲馬上即事仍次前韻

禁藥西來接御堤碧波芳樹泛晴暉春情不逐林花盡  
年事頻驚海燕飛舊國山川全壯麗行臺珂馬豈卑微  
宦游未倦心期在老大無成敢賦歸

西臺公謫許同攀樽俎常開紫翠間霽景坐貪湖上淥  
夕陽歸趁馬前山川原似畫連城闕官府如仙隔市寰  
憶得蘭亭修禊事飛觴揮翰有餘閒

屢卜居未遂

不寐文集卷之三

王世貞

敝屋都城已十年移徙東陌復西塵傍人門戶終低首  
老我風塵未息肩江海故墟三畝宅歌鐘甲第萬緡錢  
一枝應被林鳩笑今在長安若箇邊

柴墟文集卷之二終

柴墟文集卷之三

律詩

賜緋

蒼龍觀闕麗晴暉 天子初郊詔賜緋  
綵盤旋鸞鶴費宮機 騎曹地冗空霄惠  
宣室齋嚴正受 璽惟有丹心堪報稱  
載譚天保答恩輝 猩紅金雀炫朝暉  
絕勝潛溪一種緋 中使口宣同舉按  
天孫手織自杼機 尚方賜出難論價  
泰時衣來願祝 鰲添綴朝班慚藻飾  
青袍曾憶仰餘輝

郊齋再次賜緋韻荅同事者

南郊燈火夜生暉 風飄靈旌雜絳緋  
望裡山川連地軸 空中象緯出天機  
飛龍載鰲千年祀 彤璽初頒四海

登多少 先皇替筆士共瞻 天日味重輝

東山草堂一首送司馬劉公致仕歸華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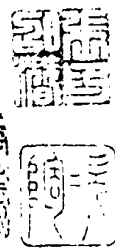
一片丹心兩鬢絲 東山渺渺寄遐思  
歸雲未厭秋霖望 佳菊曾留晚節期  
拖玉忽傳 楓陛詔賜金能辦草堂  
貲遙知報國籌邊意多在 南榮曝背時

送孔聞韶襲衍聖公還闕里

上公趨拜赤墀前 玉帶麟袍稱少年  
輿隸不聞三代後 雲仍獨與六經傳  
通家再接登龍跡 愛客還歌振鷺篇  
從此昌辰看祝壽 泗濱長擲上京船

次韻送楊遂菴還陝

西來函表謁彤闈 驄馬乘秋意欲飛  
荷橐憶曾紆主眷 傳經聊復借公歸  
極知見古心能似 自愛官清俗與稀



昨日都城園講處 皋比猶擁舊時衣  
寥落商譚振九林 百年吾道竟誰任  
浮生歲月銷塵事 末路功名感素心  
老大漫思游學廣 沉迷安得望洋深  
主盟賴有夫君在 却媿栖栖未盍簪

次見素見寄之作

名盛常愁謝病遲 故人心思獨誰知  
十年報國書頻上 異日同朝詔所期  
江海豈忘廊廟在 麒麟終異犬羊羈  
深衣漫說黃州過 不管人間似奕碁

次白巖虎谷基韻

酒酣整旅出華堂 此戲從誰竟盪觴  
敗自奇兵醜耗燥 勝因危地却誇張  
高城警夜微傳箭 別壘防秋盡柵楊  
最喜第功詩案在 絕勝縣印觸骸場

次韻送楊遂菴還陝

疎櫺延月愛茅堂 晚避游塵自洗觴  
醉裡放言侵短李 春來苦戰接髯張  
得朋敢恨居無竹 撫歲重歌隲有陽  
却愧迂疎真忝竊 交游隨處有名場

歲晚高歌蟋蟀堂 不辭露醉盡君觴  
虬鬚風致今猶昨 雞黍襟期范與張  
宦達祗愁成小草 年徂應解喟衰楊  
酒酣我欲煩陶鴈 墨浪淋漓一滌場

次應韶韻謁元世祖廟

雲暗崖山海日斜 颶風詞斷不勝嗟  
誰教羣洛歸胡羯 坐見園陵散暮雅  
蒼苔嶺向來窮馬跡 桃源何處覓人家  
那知夜雨荒祠下 鐘鼓聲沉起亂蛙

次克溫南宮賞魏花

南宮花發滿朱欄 對酒先判十日看  
彩筆舊傳才子夢

青綾誰道主人寒明粧向晚園紅燭妙舞迴春試翠盤  
空飄花枝無好句東風應笑客衰殘

丹次

夢覺重重十二欄銷憂聊借午晴看客多不減前年盛  
花開滿庭四月寒酒醒更曾添唱和風流西洛有金盤  
出門却笑人間事姚魏于今姓未殘

王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韻

移向平章宅裡纔十年纔得主人看日高粉面微含醉  
風細檀心不受寒肯謝芳塵隨繡幃合教華屋薦金盤  
詩成欲寄長安去為道名花尚未殘

飲張仲湜寓舍慨然感牡丹已謝再次

清波繞檻竹為欄帶樹難披訝未看洛下園池多代謝

江東風日自晴寒

江東風日自晴寒賞餘酒送花前今坐久棋留石上盤  
曾是沉香亭畔客含毫應自惜春殘

賀克溫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長安甲第近何如却笑承明厭舊廬小隱漫求三畝宅  
芳隣真擬萬金居客來吳下多留榻官滯周南且著書  
老我荆溪空問舍從今已十年餘

仲湜請老韻奉留

少年詞賦擬相如曉入彤墀夜直廬謝病屢移江表疏  
賈田曾卜桂陽居莫驚春晚晚淹行李想念時危畏簡書  
聞說蒼生占出處詩成應是倚樓餘

仲湜有詩述歸再疊韻解之

平子才高媿不如瑤華清夜贈窮廬官閒共喜分曹坐

正從還嬾隔巷居南國興多騷作賦中山功就謗成書  
看巖前柏柯葉亭亭霰雪餘

再次韻留仲湜

人物它年正恥如陪中寧復若人廬閒愁笑我猶空  
深念聞公抱膝居別墅日長神對奕留臺歲久為修書  
湘南剩有林泉興與漢待黃髮賦餘

中秋遇雨簡涇川因其謝客故末句詞之

病裡佳辰擬作歡老年秋月幾迴看雲中長嘯登樓空  
蓬底清談泛渚還謾遣生詞開晚霽直教風雨障高寒  
桂花香冷蟾宮寂應為詩人久閉關

答涇川雨夕飲客待月

山亭飲客恆幽歡連曉同期皓月看老兔忽從雲際浴

素娥新自海東還

素娥新自海東還還露臺聲迴憑風發詩社盟重帶雨寒  
莫怪繞庭頻顧影秋來今夕最相關

九日同諸公登幙府山次樊川韻

秋晚驚看木葉飛寒山一逕到來微天晴曠野千峯出  
水落長江萬里歸渺渺平蕪懷故國垂垂短髮對斜暉  
平生曠有登高興千仞岡頭再振衣

是日涇川以詩來次其韻

九日詩來野寺中閉門應笑坐詩窮開尊獨喜黃花舊  
吹帽爭看白髮公徙倚峯前留夕照登臨江左有遺風  
湘皋預擬懷人處極目南天送去鴻

次白巖韻二首

南國官曹簿領閒登高九日許追攀暗香十里梅花水



老石千年幙府山飛鴈北來催歲暮夕陽西下笑詩慳

柱陵衰老樊川病空對佳辰把菊還

楓林松壑路寥寥客思逢秋未易消且拂烟霞凌絕頂

懶從樵牧問前朝病中得句還蕭索醉裡看山欲動搖

祇恐明年移俗駕題名先擬白雲招

次孫司空韻二首

積水長天萬里浮清秋竟日坐銷憂蒼龍闕近瞻玉氣

白鷺洲晴快客眸座上題糕詩已就江東看菊譜重修

關心尚有西南戍歸路逢人問蜀州

江左清時幙府閒山樹遺壘復誰攀關中華岳三峰削

海上瀛洲一水環病起逢辰憐菊瘦與來留句拂苔班

明年九日應相憶會共司空月下還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五

送克溫政官禮部

驛路離觴送曙暉宦情卿思兩依依春來天上徵求數

病裡江南故舊稀每愛伐葉題素壁行看視草列黃扉

同心別有臨歧贈賸採芳蘭綴客衣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予書恩深似往年驂鸞那復羨飛仙北扉冠佩聊相浦

中允聲名豈輟川稱壽酒隨嚴嚴挂發紀行詩待驛梅傳

南歸萬里緣何事剪綵携兒拜膝前

世臣家模飲過雨

春水平街一尺泥為尋青野過青溪詩傳洛社還須續

酒憶郢筒不用悲老病願從修楔減風情思與洛沂齊

行雲忽逐清歌散霑醉歸來月已低

次答世臣

香芹白飯出青泥花裡人家憶浣溪彩筆興高憐絕唱

瑤琴調古許同携辭春便覺鄉心動涉世誰能物理齊

湖海看君豪氣在高樓百尺卧應低

青陽驛有懷李惟正奉寄

千里相思隔彩簾行臺何意一頓髯燕秦路繞經年夢

兄弟交忘異姓嫌細瀉清尊愁欲別重臨畫舫坐還厭

憶君中夜渾忘寢起對星河自捲簾

朝云宮西次文席上答宣谿四首元夕後一日

燕中三月非南州僊臺獨發梅花幽幽芳未嚼左車痛

清境已作西湖遊共傳佳句動官舍不煩短笛吹江樓

金盤華屋薦朱實看汝驛使來炎洲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三

六

清香畫戟擬蘇州嶺海風烟句轉幽玉署久辭名尚在

琳宮未到夢先遊酒狂謾笑陳驚座詩好真慚趙倚樓

應世回頭誰不朽柳公名字警家洲

闌城迢遞憶秋間曾共佳人看暮山歲月忽驚遊子老

雲林長羨道人閒燈前對酒憐重碧管裡論詩媿一班

此日登臨仍別分題須待月西還

才名誰復在王前東髮積經入講筵官裡咄嗟人事變

周南留滯主恩偏傳料最憶張燈夜薦菊頻經過嶺年

莫趣南轅闔有詔形輝奉曉曉聽鳴鞭

崔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西遊

歸期回首變涼暄醉裡吟鬚且復掀鄉月幾年輝上國

使星一點離西垣秋風簫鼓橫汾渡曉漏衣冠望嶽軒



孤矢平生多少事太行高處眺中原

海濱西遊夢已真過家持節喜相因驅馳合有馬卿賦  
憂樂長關范老身朔漠謠諠千古壯晉祠香火一時新  
相思莫待并州駕秉燭春宵語鄉晨

靈濟宮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使節今日臨燕雲西望關山一送君祠老汾陰空故跡  
路經河曲有新聞趨朝暫輟金闥籍代祀新頒王檢文  
何處相思詩正調數行官柳逗斜暉

一官散後相留半醉醺憐別思稠詔下雲霄看使出  
一官散後相留半醉醺憐別思稠詔下雲霄看使出  
一官散後相留半醉醺憐別思稠詔下雲霄看使出

張光祿席上分韻賦檜亭

手隨塵土翳蓬蒿晚着幽亭愜所遭風細暗聞笙簫發  
地偏真得斧斤迹移根曲阜還同紉分夜中山合作醪  
歷盡歲寒柯葉在柴墟松竹與爭高

次劉宗伯野亭度鶴韻

東觀新詩對鶴裁雨翎風翮一時開樓遲喜傍松筠住  
飲啄悔隨塵土來五夜夢醒驚路九秋聲迥應琴臺  
世間物化渾難料早晚乘軒接上台

書從海上拂雲裁籠到江南對竹開袖拂且隨兒舞去  
腰纏不許客騎來月明珠樹懷仙嶠秋滿金莖憶露臺  
楚楚宮袍誰得似羽儀端合映三台

次野亭金橘

珍賜傳聞出內盤長安年少訝金丸青黃騰喜文章爛

風味渾宜齒頰酸霜後書林懷遠問山中基墅託幽歡  
南州嘉樹無他種却笑淮人作枳看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咫尺登臨且此山擬尋松少訪商顏因人始覺江山勝  
作吏惟便歲月閒樊日尊壘須縱飲花時車馬欲忘還  
詠歸刺有春宵興正及高城月半環

華屋丘山渺渺思羊曇扶醉到來遲古人零落空回首  
我輩登臨合賦詩江鳥似虞吳下詠野樵曾看晉時茶  
一杯不向花間醉借問含情欲待誰

次韻太宰劉公留別南宮竹鶴

初夏曾期剪籜冠歲寒翻笑結交難笙竿暗奏詩多況  
風月平添座有歡清影隔林應伴鶴高枝垂檻想棲鸞

敬亭舊是我培地不用南宮寫畫看

風漪烟景憶登瀛皓鶴修篁舊有盟萬里籠來聲價重  
三冬養得羽毛成官中物色無何別夢裏形容太瘦生  
留在南宮添故事主人隨處寫高情

次韻寄野亭

故人門巷騎曹西嘉樹芳蘭憶舊蹊詩語忽驚年事換  
薦章重喜姓名題相思入夢還迷路文字交歡豈病畦  
欲試平生看晚節相臺高處已分棲

次韻司寇洪公春游

樹簇晴川草覆堤娛人山水共含暉白雲司裏高情在  
玄武湖邊逸興飛行近溪橋還掩映坐深山閣轉霏微  
詩成恍憶錢塘路只欠湖船待月歸

風流何地許追攀，獨往尋幽水石間。  
返照隔林明晚塔，浮嵐繞屋浸春山。  
清吟倚徧岩前樹，迴眺平臨海外寰。  
祇恐瑤墀趨召急，未容頻向此中閒。

簡王德華少宰

一觴相對水曹前，陌分携已十年。  
南國風光聊復爾，中原消息更茫然。  
攤書曉撲山椒翠，淪茗晴浮竹外烟。  
清鏡功名多少在，暫來閒伴玉堂仙。

壽絳州韓尚書

雲路聲名自夕郎，司空初拜髮初蒼。  
舉盃灑落清秋健，退食從容白日長。  
化國山川開壽域，留都官府住仙鄉。  
他年甲子應難算，壽考何曾見海棠。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閨君移住柳灣前，憶我幽棲十二年。  
臨水條桑猶沃若，當軒脩竹已蒼然。  
河陽客散傳遺墨，綿上人來換舊烟。  
勸破浮生真傳舍，不須華表問飛仙。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起

清秋病起憶登臺，聞說新樓亦壯哉。  
衰鬢漸絲添落帽，枯腸久藥戒銜盃。  
軒車竟日羣公駐，露景遙天萬里開。  
最喜茲辰還閨月，菊花開遍待重來。

追和舟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司馬樓成九日餘，西曹酒美與詩俱。  
雲開曙色瞻雙闕，晴望京華盡九衢。  
勸飲不須歌蟋蟀，憑高爭起掃茱萸。  
清時多有籌邊暇，坐嘯何妨共客娛。

謝希大虎皮

風簷短札墨漸開，多謝臯比撤送來。  
食肉我非投筆相，寢皮君有控弦材。  
毫端擬畫真難類，座上聞談祇謾猜。  
却笑病餘還戀闕，車茵穩稱不須裁。

白鷺次元禮

小立簷牙玉雪清，柳花庭落臘風情。  
巢辭翠幙栖方穩，羽避緇塵去較輕。  
長記繫時添縷線，最宜簪處綴瑤瓊。  
前身想被王郎誤，脫却烏衣怨未平。

再次希大韻

歸來海國幾陰晴，顧影翻疑夢未明。  
暮渚掠迴宜月澹，秋林辭去著霜輕。  
却愁太潔還多忌，所幸同群不異聲。  
十載長安衣化盡，為渠搖曳轉關情。

次希大應韶上陵見懷聯句

千里岡巒一眺同，喜從今雨到詩中。  
雲車不散山川氣，石馬長鳴草樹風。  
拾級繁迴還整佩，據鞍酬唱豈須筒。  
五陵未了孤臣愿，十載鍾山望鬱葱。

李貽教席上留別次韻

詩名此日滿儒紳，酒畔重翻楚調頻。  
歸思暗驚紅樹晚，交情正笑白頭新。  
飛鴻寄千門雪，老驥心馳萬里塵。  
曾是荆南懷橘客，一杯分我洞庭春。

白巖諸公餞于梨雲禪房留別石門分榮字

高秋宴別戀南榮，花木禪房祖席清。  
驥死漫求千里價，鷄壇曾署十年盟。  
坐聞仙梵懷前度，吟送飛觴報左行。  
明到鄉園稱壽罷，東風回首味遷鶯。

乘傳歸漸里巷榮，故園猶及見秋清。  
驪駒慷慨燕南調，

爲尋海上盟刻燭敢忘今夕會據鞍非復少年行  
清明紫禁烟花繞想共趨朝曉曉驚

陳明之東昌別後追不及至南湖夜遇共得二

首仍次前韻

南望湖深野色昏太丘帆過宿誰門澄潭月出非人世  
秋舫波明亦小軒瑤草莫悲幽澗冷青楓翻借赤霜溫  
茲游未定平生約歲晚濠梁擬再論  
澗邊芳草擷華紳長話歸鴻送目頻絕冀驂騑喧價重  
環滁山水藉詩新擬尋畫舫占虹氣却歎緇衣化素塵  
莫訝清宵臨泛久看花曾共曲江春

席上次李職方遊弘法寺韻

西林幽事澹相關遠陌初窮識舊灣同裡莓苔疑小有

壁間行草憶高閒松杉落落臨孤嶽鐘磬冷冷隔九窠  
莫訝詩人貪佛日杏花零落即春還

次德華韻留別

久擬彈冠共此生每從揮麈見高情少題鸚鵡已呼友  
晚著貂蟬還拜卿詩滿夜筵行橐重雪消春陌驛車輕  
故人好在中州幾相見應勞話姓名

次張進之除夕前署直客懷

畫省宵巖篆刻長徂年蟋蟀載詩唐伶僇作吏家千里  
咫尺懷人天一方燕谷變寒偷暖律豐鐘鳴晚約秋霜  
從來志士悲華髮清鏡功名淚幾行  
漠漠烟花老客鄉十年春卉共秋芳生憎宦巧眉相妬  
自分郎潛語不傷遠志漫勞呼小草新萸曾擬發枯楊

折除時命君休怨綠筆誰登翰墨場

再次進之放懷二律

東風何堪兩國爭老卻棋枰機事息春辭藥裹病身輕  
鵲未已置人間世匣底吳鉤半夜鳴  
青雲舊侶久相依累飯追隨共素衣命駕不煩千里約  
開尊直洗十年非扁舟我欲留張翰尺疏誰當薦陸機  
柱下圖書前席對未應烟筮便東歸

次鍾貞外舜臣陪祀

靈風吹幕拂雲和冠佩宵嚴待漏過碧落空明連海岱  
紫宮縹緲近星河神釐願與三農共春氣偏隨萬衆多  
南省郎官初扈蹕園丘賦罷夜如何

再次

青郊風日漸暄和太史迎春輦路過底用玉書封岱嶽  
漫傳寶鼎出榮河燔柴禮屬陶匏舊祈穀馨非黍稷多  
今夜獨承宣室問賈生才調復誰何

次舜臣春宴

俠陸仙韶一再成日高黃繖下西清受釐已錫千齡夢  
上壽還傾萬國情周筆飲餘零露過舜絃鳴罷卿雲橫  
歸來獨撥蓮燈坐一點丹心向闕明  
白巖貞菴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韵奉酬二首  
石磴迢迢躡遠空晚來烟月轉空濛虛疑澗飲隨龍去  
且得雲栖與鶴同潭柘偶然誰作寺松溝無恙自含風  
憑君說何處埃客想像題詩莽蒼中

舊藤床出郭運行已負白巖期澄潭古寺僧常定  
七樹前朝客易悲路遠竟隨明月至山空似與素秋宜  
重來擬結騷壇侶莫使山靈笑後時

抗稽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絲毫詩屬紀行初畫舫齋深稱燕居雲繞修門紅日近  
路迴鄉國素秋餘溪南酒熟供黃菊江上書遲候鴈魚  
一曲南陔還遠思長安西陌李方廬

暫輟郎街予告初且隨潘岳賦閒居十年作吏獨何耽  
一疏寧親不願餘化國日長衣盡彩寬鄉歲好夢維魚  
買田擬就吾宗住為訪東坡舊屋廬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中

長河水雪已嶙峋何處征車可問津懷抱向誰傾寫盡

不盡

十三

功名愧我往來頻賢勞報主身方壯眉壽宜親酒正春  
聞說詩人多謝病如今吳地有芳隣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觸熱相過咫尺難濕雲流潦雨初乾經旬遠厚三移趾  
多病那能一對餐頓覺清風吹隱几欲留殘照駐歸鞍  
吾門此客誰家有莫作尋常蹤轍看

次韻送白少卿還滁陽

弭棹天涯晚更移問君南去復何時秋生遠道迎征旆  
歌徹高雲送酒卮三晉人才從古盛十年臺省為誰遲  
嶢嶢舊說多幽草晏歲無忘寄所思

次韻賀栢窓生女

驅除無數海東南為報詩人且再探五柳風情聊慰文

三槐門第自宜男謾憑酒廬夢今成戲笑挽虬鬚覺漸堪  
明日訪君誰拜客座隅先共阿戎談

次希大贈李二惟誠韻

過從觸熱每相妨樂事逢秋却併忙舞罷珮環空竚立  
某殘鴻鵠總遺忘不眠自得東曹句好事誰移北海觴  
我欲携枰還對酒飛雲無跡在縈腸

再次韵答李二

吾生浪迹本無妨簿牒塵埃自尔忙年事關心聊漫遣  
舊游回首重難忘不辭剝啄同開局騰歎淋漓再舉觴  
最是城東旋馬處露華流月洗詩腸

會飲淨拭行軒

竹邊尊俎意生涼散作清風爽欲狂初月光微猶勝燭

不盡

古

長河影淡不成章偶陪露坐驚離席却笑天遊滯異鄉  
知已年來萍梗甚楚江歸路憶微茫

送德華郎中奉詔封藩府

西行今日意何如賓從無煩擊利祛玉節曉隨長樂詔  
金貂寒伴武平車參墟選使開新國汾曲盡新指舊廬  
更喜春風旋轡日冰霜消盡太行餘

送秦國聲臨清總餉

凌煥無地坐東曹咫尺清風不可招今雨未能傾別蓋  
鄉晨誰為駐征軺屯田盡海書空在轉漕頻年粟未饒  
淮海平生多感激可無封事到青霄

柴虛道中奉懷張一

電城五日謾留連野寺僧廬盡別筵詩裏輕軺穿北郭

今夜相望更相憶阿戎應伴對床眠

次東園贈舍弟韻奉寄

南村露飲坐秋旻爭席饒饒父老醇把螭醉時忘左手  
飯牛調閑悟前身夜聞玄鴈初驚歲老共青山不受塵  
明日客來還對飲末頭漸滿鳥中

次國賢邵伯見懷

兩目開緘宛見君相思遙度范湖雲十年剛得朋簪合  
百思難將別袂分苑國漫傳誰氏學漢廷曾誦少年文  
南歸多少中原念徒倚離愁忘夕曛

送葉良臣推官之金華

世家文采擅名場通籍金闕始拜郎三尺分明縣象魏

一官聊且問荷楊詩裝遠入溪山窟吏簿平分鴈驚行  
策是此邦風俗舊高樓長詠沈東陽

次韻答張鳳舉進士

暖風晴日滿京師獨扣東齋赴晚期襟學繆當文字雅  
虛名慚受里閭知病妨逸興空擎盞坐戀清塵漫奕碁  
聞借僧房秋意遠可能無句憫相思

次韻答趙炳鳴進士

遺編長對趙東山平地誰能絕頂攀發軔舊曾乘歲壯  
篝燈今却愧秋閑一官宿留風雲際盡日沉迷簿領間  
我欲函書授北渚餘波猶得洗塵顏

再答鳳舉兼柬炳鳴

行裡三人得我師况茲二妙愜心期名場羽翥爭先

三舊侶依稀在歲杪因君有所思

歸來亦有柴虛興夢裡梅華正玉顏

用趙張韵奉答李師文進士

有篇章續小山向巖蘿桂托君攀少年授簡才情別

臨池意態閒無復看雲懷白不虛疑明月滿梁間

官冗長歡懷減正荷交游慰病顏

李翻翻李藥師十年江左共襟期烟霄此日名初動

風骨前時我獨知落葉滿街行得句飛鴻游目坐忘蒼

相逢每道同袍客春草池塘劇夢思

移疾答李師文仍用前韵

詩瘦誰嘲飯穎山江東李白許躋攀合并最喜交非晚

酬贈醺憐病未閒未夜尊疊城柝後細風珂馬陌塵間

鳳臺寂寞桐花冷我欲携君解醉顏

病來何處覓醫師請告須移五日期霄漢功名青史关

江湖心跡白鷗知貌從秋後衰於菊詩向人前劣似基

獨有閒情同楚客濃蘭沅芷不勝思

雨夜寫懷

空齋積雨迴生愁何處歸雲晚復留獨鶴不眠長警夜

暗蛩多思自鳴秋十年事與塵俱化萬里心隨水共游

明日清宜期桂魄庾公高興滿南樓

次元善韻奉答見懷之意共得二首

行裡三人得我師况茲二妙愜心期名場羽翥爭先

傳京文藻賸才賢轉眼春風已十年載酒動陪雲谷燕  
移床憶就水亭眠別來城郭應無恙老去頭顱底是仙  
曾把平生商畧盡不將名托故人傳  
誰賦緇衣好此賢枉教他日論當年萬金帚敝真難鬻  
百尺樓高不借眠落落前門聊作客飄飄吳市擬成仙  
寄書莫念頭空白留在名山也自傳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次明之韵

京塵洗盡鬢毛輕好雨霑人亦有情涉世自憐心尚壯  
憂時翻笑病先成一封奏罷中朝悟三禮編來晚歲呈  
明日征車休早發東門歸路少人爭

送蔡中舍署南刑部員外郎

北山蒼翠浸湖流却喜分曹得爽鳩丹筆且煩書牘背

不盡意

紫泥曾羨視詞頭十年待漏風簾燭四月移家水國舟  
欲寄離懷愁不盡故人先為問台州

送王文珮入南監

雲路何須歎後時十年燈火下帷遲冠中且伴諸生試  
科第終騰上國知策馬亂流還弭蓋戴星征店獨題詩  
別君欲採蘭華贈江海茫茫有所思

壽石詩壽明之乃翁都憲

咫尺烟霏散綠毫展圖稱壽自西曹淮南境勝叢生桂  
海上仙來共戴鰲鬱鬱氣含蓮岳潤岩岩秋與栢臺高  
摩莎最愛雲常觸霖雨人間望正勞

送馬汝勵歸任

長安秋夕使星明乘傳南來見馬卿春省表隨香案上

官杯向綵衣傾雄飛萬里身方壯小却三年政已成  
驅車仍賦別都門千樹不勝情

次汝修直宿中秋夜

雲散金波艷不流省郎宵直禁城秋坐聞天籟風將御  
卧待仙槎地欲浮夜來星河還澹澹詩成人月共悠悠  
青真近說多岐路試與驂鸞問所由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倚棹天津幾日程驛亭秋色接神京舳艫萬里江南餉  
茅簦千家海上城最愛驅馳當壯歲極知文采稱時名  
公餘定有交親念擬向西樓賦晚晴

送劉進士台濬縣令

半年通籍共金閨赤縣分符暫解携家學自傳賢伯仲

不盡意

科名曾冠蜀東西萬年枝穩終棲鳳三尺銚寒且試鷄  
春草夢回多少思王堂明日有新題

送廣平黃同知義興人

春選誰居省試先南雄才諳照當年持家賸有遺書在  
佐郡唯留舊笏傳官職抵今纔易地文章如此合同編  
海邦不似王畿近取次詞謠到日邊

聰公房宴雨以栗夫明之限韻

雨中詩筆闢寒銚未放驕陽且戒嚴涼意蕭森素遠樹  
秋聲噴薄動虛檐塵塗此日當初定齋閣何人睡正甜  
更愛長廊供晚眺水簾誰控玉鉤尖

草合空階浸碧尖鳥藏深樹啄紅甜醉驚颯沓軍志楚  
坐却炎蒸半近檐高竦欲垂疑海竭片雲低駢為詩嚴

觀魚鰭有濠梁興漫笑任公錯用鉤

雨後送周進士之官南京工部

秋霖十日滯長安楚客歸心夜欲攢陌上緇泥妨躍馬  
江東芳樹待栖鸞詩綠水部題應徧書寄鄉關到不難  
投老鍾山吾意在憑君先問北園檀

送馬崇功御史赴南臺

青春衣繡馬鄉回絲鷁江頭不待催消息共傳真御史  
典刑猶在舊留臺楚語遠自觀風得漢檄閑因愛日開  
一曲湖光供落球暮歸應有鄭生陪

送夢善分教歸安

坐奉清塵旂舍前野亭風致故依然書成不待公車詔  
官冷何須客坐羶鹿洞規模纔異地龍門人物有遺編

一盃鮭菜知何日極目江湖接遠天

送達士晤教崇德

清世功名滯逸才一官聊復下燕臺移家最喜三吳近  
坐席仍看萬卷開永日絃謳鳴泮藻高秋詩思滿庭槐  
城東舊有傳貼院應共諸生鬪草萊

送龐元化參閻省政

日上都門欲別時稍留剛得酒行遲乾坤總是驅馳地  
霄漢常懷諫諍姿整頓繁維開曉瘴武溪迴棹弄晴漪  
林居憲使多幽致為道朝回有所思

次宣谿韵贈別趙果夫

文章誰復味虞周對客揮毫愛少游願我真為牛馬走  
但君須向鳳麟求賢勞自喜身方壯櫛袞回看稼有秋

他日燕山遙動色有詩來自海東頭

追別宣谿 仍前韵

回首昆明萬里周壯詞真憶子長遊圖書覽與逢山隔  
文字聊供桂海求雨化諸生爭待旦風行六詔漫生秋  
炎方此去非留滯冠蓋長安見黑頭

送胡企參守撫

夢若得郡守臨川卷畫溪山萬井連想見風謠喧竹馬  
敢忘清白利餐錢訟庭爭訝秋臺筆鈴閣閑臨內史箋  
擬峴臺高誰續記政成當並古人傳

晴雲隔日射秋旻雨浥車塵陌路新執別重憐同榜誼  
論交兼有故鄉親終筵酒薄還能醉敗局甚多轉不嗔  
明日相望便江海書郵長憶撫州人

寄題高御史觀風卷

持節南來草木知觀風隨處采民詩不辭淮海驅馳徧  
長憶雲霄獻納遲秋晚獨看橫鶚處霜寒多是避驄時  
中都近說潢池靜根本從來輕磨思

題劉御史澄清卷次揚石淙韻二首

清淮不似使君廉攬轡澄清歲已厭吳海餘波愁欲盡  
漢家今日法須嚴指揮旁午驚書判心計從容到米鹽  
聞道憂時多感慨近來霜鬢幾莖添

西臺趨召豈常何滿邑風謠薦已多泰地人才真絕代  
揚門弟子盡高科雲來自觸崇朝雨海潤先占九里河  
欲為相思隨去旆石淙明月照清波

題月會鄉英卷二首



佳句新圖自赤城海鄉冠履識耆英開筵且盡寒暄意  
結社初非月旦評小傳何人書隱逸流風他日說昇平

我欲載酒相盤旋畫圖彷彿開晴軒麗公不省入城府  
陶令自賦歸田園彈絲盡日流水遠垂綸傍午春風暄  
三山烟霧渺無跡海陵咫尺真仙源

次敬修禊飲韻三首

一觴相屬艷陽天領取溪芳共野鮮多謝老僧開淨刹  
不妨狂客咏初筵輕花送酒春風裡倚竹題詩落照邊

誰道蘭亭成絕倡狂毫今在永和前  
人間修禊永和年每到茲辰一慨然臨水恨無中令句  
感春休誦顰人篇且拚夜醉停飛蓋莫算秋期有別筵

石門聯成天漸曙起看仙客已迴旋

當年詞賦擅班揚笑拂京塵住海鄉點也詠餘風度瑟  
羲之書罷水迴觴偶看節物驚遲暮久厭時情校短長  
我欲東園從此老滄波萬頃木千章

呂邦彥請飲新城道觀追次遜齋先輩謝客見  
訪之作

山中春酒縮新茅仙棹相將汎碧灣座客盡傾張翰重  
主人誰似呂安癸金尊檀板花前句海錯江魚竹下庖  
曾是鄉賢栖隱地欲追遺事薦溪毛

西園辭春再用新城韻

興來詩壘卻前茅灑徧吳箋憶蜀濤花鳥鎮教供野逸  
雲山先許浣塵勞亭因擇勝頻移地酒為臨流不費庖

二盞醉春多少意等閒明鏡有霜毛

羅令邀過野人家看芝舍舟興行次張一韻

維舟沙嶼作宵行百折藍輿七里程柳下五盤嫌月黑  
農家塲園愛秋晴年豐共報芝連屋地僻那煩火作城  
霑醉歸來尋野渡不知江上夜潮生

徐廷圭鄉老八十歲慶以詩

黃髮飄蕭及暮年病餘歡喜得神全神翁自有傳家錄  
高士初無負郭田杞菊繞園開畫境冠裳隨解入賓筵  
後車留與兒孫載不向磻溪弄釣船

家君生日次外姪瀛韻志喜 是日立春

滿堂詞賦賀生朝不羨詞喉共舞腰和氣早從天上至  
輕寒全向酒中消家臨海屋神仙近春滿壺天歲月饒

常為吾翁祈上壽年年袍笏拜青霄

諸公有詩祝壽代 家君答之

幾年生日似春朝客至相忘懶折腰老境占年心尚在  
健身逢酒病全消謀生敢望金章及閱世誰將白髮饒  
枉沐瑤瑤何以報夜來東壁照層霄

再次韻為家君謝客

詔傳三命免趨朝絕勝揚州鶴背腰燈底眼花乘醉放  
鏡中髮雪遲春消久便暮景漁樵共所願豐年稼穡饒  
此日稱觴真自慰過家游子屬丹青

丹次

不逐鷄鳴候早朝睡醒花影轉廊腰經多世事浮雲變  
逢着仙家白日消年去酒盃催客盡老來棋局向人饒



杜陵野客空頭白搔首江天味亦香

再次

素封贏得老清朝曾笑休文病減腰塵事祇隨蕉鹿看  
機心不待海鷗消春生此日辰安在酒伴閒身歲可饒  
最是君恩忘不得夜移香案向雲霄

守歲

甲子除夕

殘年欲別思依依坐守三更漸解圍老覺詩書敦宿好  
閒思富貴有危機故園梅柳爭春發左掖鸛鷺隔歲違  
此夕送窮真戲劇回頭四十九年非

北山看梅席上次霄字韵一首

人日

喜無風雨妬佳朝愛此檐東雪半腰青子綠陰春已兆  
暗香疎影句堪消我從北寺塵霏淨開遍南枝暖意饒

却笑師雄真夢幻酒醒帝鳥在烟霄

次王檢討敬夫席上留別

五柞長楊賦未厭漢陵春水夢來添懷歸日數花磚遍  
予告風聞草詔淹漢苑舊遊誰伯仲虞廷妙選本師餐  
壽觴想在城南曲尺五天低處慶瞻

奉送子隣太守述職之京師

河梁畫舫轉城隅滿擢清風灑客裾錦里淹留今雨別  
赤城攀卧十年居猶嫌長物隨行李獨喜賢勞有薦書  
祇恐漢庭趣召急不煩歲事報何如

紀張元德夢寄東園先生

天上雲和接綵樓人間光景接瀛洲迥臨日觀東方曙  
籬飲星橋北斗秋盛事不須疑夢境高人端合伴仙游

他年我亦攜兒去細數張公海屋籌

謝何先生并寫懷次韻二首

松菊猶存逕未除振衣歸去興何如平生圖史關心處  
晚歲襟懷涉世餘藥籠春聊獨病釣竿臨水共誰漁  
清宵賸有瞻依念擬在春風坐草廬  
漸看芳草積庭除閒病居只晏如好古學慚編簡末  
感春心自悼傷餘擬開柳逕稱居士更訪桃源覓老漁  
莫訝城西村路遠東風花鳥託吾廬

再次奉答二首

詩草經秋未剗除春來滿地思紛如菁華媚我空遲暮  
膏馥從師乞賸餘畫虎謾勞江左史釣鰲須伴海東漁  
十年奔走人間偏還向西林築講廬

入東園文集卷之三

五

獻歲荒蕪漸掃除郊風物畫難如居閒便覺山林勝  
華老誰能歲月餘着跡水南還作吏會心濠上不須漁  
長安底事饒春夢聖主恩深憶殿廬

再次韻奉答

長嘯歸來習氣除浮雲人事看何如冥冥鴻鵠雲霄外  
落落松筠霰雪餘老去河陽聊寄牧騷成澤畔不逢漁  
自慚亦在程仇後省識汾西有敝廬  
根塵斷盡萬緣除喚起論詩興笑如古調謾睎蘇李後  
國風終媿邨鄰餘江山不改供游戲簡冊無窮費獵漁  
聞說謫仙巖戶好移家真欲住匡廬

柴墟文集卷之三終

柴墟文集卷之四

律詩

送王德輝尚書歸餘姚

南來轡轅紫宸班弭棹江干便擬還東觀圖書頭半白  
北堂魚笋夢常關歸鴻縱目雲霄外老鶴鳴陰莽蒼間  
多少玉堂嘉話在風流應對謝東山

壽大傳屠公

勛業三朝際 聖時蒼頡黃髮侍 彤墀漢儀柱下張  
公在宋事經筵潞國知臺省同升多故吏簿書長暇有  
新詩丹山舊與神仙約小住人間百歲期

王守溪先生尊公壽詩

湖山燕處日脩然  
雲歸來直道全  
物外烟霞誰與伴

人間官府不妨仙秋淹觴咏逢初度老得逍遙有內篇  
欲向襄陽慰耆舊王喬今日勝當年

送馬侍郎歸故城

西掖東曹疏幾封秣陵回首寄行踪懷歸當擬瓜期及  
算老誰能廢境逢去國衣冠非寂寞過江舟楫且從容  
攀援欲詣三山別閒看浮雲結晚峰

繪亭小集聯句次韻荅大經

痛飲何妨病眼花  
兵厨酒美憶曾賒  
且從疎雨開碁局  
謾擬滄波弄釣槎  
青鏡功名良自苦  
白頭賓客定誰佳  
歲寒共保襟期在  
霜露蒼蒼味暮霞

再荅檜亭并簡陳本初編修

開徧桃花復菜花不來非為檜亭縣江干未築柴虛室

夢際空浮漢水槎清夜杯盤隨雨好晚年懷抱向山佳  
一歡更阻詩人約聞道南塘水滿葭

再次韻荅本初編修

彩筆畫出夜吐花生疑春色爲君賒孟公詩價能驚坐  
漢使神游欲問槎南國故人千里合中宵明月一方佳  
繞庭却憶柴虛路十頃芙蓉十頃葭

有懷江東檀公年二十韻奉簡大經本初

春風吹盡陌頭花。從此林亭物色賒。睥睨繞牆因作舍。  
桔槔行水戲浮槎。橫園冠蓋晨星淡。蔗境交游晚日佳。  
自省騎曹非從事。流光回首待吹葭。

寄題松蘿菴

主人高興此亭佳手種葵花四面皆祗為傾陽敦宿好

大經有詩未見邀賓之意再次韻調之

種花底伴種葵佳白白紅紅處處皆事去春風懷舊觀  
心懸白日愛吾齋駢頭爭放重樓萼衛足能全九地亥  
謾說主人真好客不容騎馬下堂堦

月夜過檜亭次其壁間韻

雨餘何處納新涼。晚過西園檜石旁。已慣奚奴攜楚簟，更從地主借胡床。結廬心遠城中隱，踏月詩成竹下狂。清夜欲歸仍徙坐，中天宮闕未渠央。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光祿幽居閬苑西  
春深草合自成蹊  
園扉漸學東坡築

新榜曾煩北海題繞砌葵榴新作障沿牆杞菊細分畦  
莫言吏隱渾閒在看取臺烏入舊栖

廷章邀視龍潭遂留飲寺中次壁間韵以謝

決渰漱秋石磴微春寒不與羈袍遠空中樓閣神靈會  
潭底蛟龍窟宅稀芳村自貪幽寺發亭雲還向故人依  
多情苦憶西涯語石假峰前味落暉

小詩一首問評本獻古員外疾

寂寞書齋獨尔思 殿門相語暫移時年饑頗覺詩人  
瘦世隘誰能國士知長夏病軀須藥石兀曹心計極銖  
錯千金善保西州器眼底紛紛未有期

獻吉答詩有癩病夢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拂拂京塵點客衣眼中相接似君稀耽書癖在非關病

憂國心多敢乞歸飯顆有詩憐甫瘦空同無麥憶秦饑

秦川如掌山如畫肯許他年白版扉

獻吉見訪同過檜亭夜飲作詩併謝之

黑雲流潦正縱橫策馬誰過太瘦生河朔舊傳逃暑飲  
崆峒新有卜隣盟頗米老樹渾相識細看群飛亦自營  
擬別主人須月出灑牕疎雨更多情

新秋寫懷仍次韻答檜亭

卜居西郭碧山橫委巷頻煩白馬生詩到素秋如有約  
交從蚤歲豈須盟十年騎省塵中役百畝檀園夢裡營  
不向君家雙檜醉絲桐何處寫高情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六月松風灑髮長太行高絕自清涼官蕪風紀縣新印

行有圖書伴舊裝學館頌成喧石介都亭輪在憶張綱  
他年弟子河汾盛誰道西臺御史狂

充棟遺書萬軸存藁城喬木舊人門交權正喜新居接  
餞別那堪苦調翻畫省文書還視篆玉堂風雨獨開尊  
傳經舊侍休齋側卷士平生已細論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莖笠衝風雨滿簷美人深巷忽相過興高不減山陰棹  
調古難酬郢上歌清世封章多感激前修遺事許編摩  
茶瓜盡日蕭然坐借問誰家載酒多

贈張愈光次宣溪諸公卷中韻

憶初相見桂曦堂風骨驚人自點蒼餘子風流傾北海  
前朝家世本東陽忘年老我宜呼友獻賦于今合拜郎

洗眼雲霄看羽翮南山丹鳳引雛翔

元旦之三日過海子橋懷李獻吉用韵

城南城北動經春雪霽山門水色新感舊偶懷東道主  
逢時空忝北都賓新詩近日綠誰瘦敝帚長年枉自珍  
咫尺清塵遠問評空同何處訪秦人

別劉東之席上次韵

花宮飲別月平西留宿先判占鶴栖杯酒共憐身尚健  
塵沙誑道眼都迷雲連蜀棧逢人少雪盡秦川覺路低  
回首長安春事近美人千里費招携

答獻吉酬見懷之詩

秦川渭水故鄉春關塞相望旅夢新彈鋏肯從齊下士  
上書曾是漢庭賓詩多仙語因殮玉病有神方卻袖珍

磊砢胸中多少在莫將名姓作山人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風華漠漠決旬春世事悠悠百感新去國更憐王逸少  
閉關誰問李元賓千金浪買人間骨七聘曾求席上珍  
隴水粵雲千萬里騎曹羈絆是何人

荅袁鳳儀歲暮感懷

捧檄誰教判解池長安冠蓋訝君遲飛黃老矣空奇骨  
海鶴翛然餘舊姿萬卷難供折腰具十年仍賦看花詩  
京塵千丈誰相問歲晚天涯有所思

送盧文淵知岳州

飛觴先賀岳陽人刺史真如漢吏循白簡凝霜烏府重  
朱幡隨雨虎符新高樓詩就應懷范故國城荒想問麋

仰止東山遺老在草堂無惜駐車頻

崔氏瞻戶部得 誥壽親

同拜 龍墀奉玉音殿東擎出 主恩深光隨湛露初  
歸第思逐飛雲已度邢翁媼幾家似白髮郎官十載只  
丹心鳳梧山畔春風宴應有仙人跨鶴尋

西園阻雨復用十四夜韻

詩腸無地着閒愁往事浮雲去不留帶郭荷蒲成小景  
隔溪風雨弄清秋登高謾憶賢臺句學圃慙非藝苑游  
極目空明三萬頃曉晴須上郡城樓

無得先生限韻禁體雪二律

殘冬無雪覺詩孤一雪詩腸句不枯坐喜征塵消朔漠  
夢疑入境換清都高眠愧曉花生紙獨釣艇迷水近蘆

莫倚園爐爭附執還將遠意問青奴

積雪陰陰勢已孤陽生九地暗嘘枯直驅荒穢連滄海  
似厭繁華洗絳都遠戍獨憐冰滿甲貧家誰道絮非蘆  
關河凍合江天杳消息春風看鴈奴

次張東園悼梅

不將欄檻護芳根酒醒東風已過門開晚共憐春欲半  
吹殘偏是月初昏絳綫仙迷歸跡玉笛聲高黯別魂  
莫訝石腸多綺語廣平調鼎重開元

送張元德

飄飄辭賦擬鳴皋不羨長卿意氣豪別酒留連驚歲晚  
征車迢遞覺天高名家久擅燕公筆芳躅重裁進士袍  
雲路聲華無限在泥金先慰倚門勞

次張進之除夕

曲江二十年前客少壯忽看衰老時輦過馮唐猶恨晚  
戟隨楊子故教遲為郎漫道才名誤通籍終非草澤遺  
更是歸田還守歲可能黃髮與君期

縣燈寓直記留司殘雪飛鴻跡屢移客意自長浮世短  
少年渾健老人癡久拚歲與閒官轉自媿才非要路知  
同在清時端有味南園須製賞春詞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將軍結髮事戎軒緩頰能通六詔言自請渡江宣上澤  
竟還侵地與中原克庭再數金沙貢賜爵初開綬綬源  
欲草尺書招贊普薦渠須是得南園

燈夕前二日白巖平臺來問疾歸途聯句見寄

因次韻二首

公餘珂馬忽吾廬  
澄留坐久漸清茗  
問評詩來抵素書  
想過東垣多緩步  
九宵華月伴歸車

寧市牙旗晚思濃  
到門人笑錯登龍  
雄談彷彿迴三峽  
玉立分明見兩峰  
病邸步蟾空倚杖  
嚴城弛禁漫藏鋒  
風流北夕真堪畫  
不似飛鴻雪上蹤

贈送王給事蓋奉使湘府

左掖封章獻納頻  
雄藩將命寵光新  
不妨行李淹殘歲  
正及皇華發早春  
草綠湖南應訪舊  
路從江表便寧親  
清時入奏方虛席  
無用臨流問楚臣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彩鳳嗶嗶鳴曙暉  
碧空嘶詔下  
玉畿使華曉  
遂湘南  
遠諫草春懷闕  
下稀開府山川環  
楚甸過家風日媚  
萊衣歸程莫待梅  
天晚多少邊情寄  
瑣闌

次韻賀張尚質生子

且佩荷囊擬袋魚  
傾杯爭賀得雄初  
夢符玄鳥春當仲  
瑞紀仙禽歲已餘  
東國人倫誰月旦  
西州冠冕舊門閭  
不須百試之無字  
似爾多生想在書

劉尚寶務教回南京次謝方石韵送之

石潭番釣老傳經  
奕葉文章動漢庭  
南國竭來逢昨雨  
故人相望幾晨星  
可堪對酒還離別  
長記題詩入窈冥  
叔子吾師聞健在  
為煩卿使道丁寧

贈劉太守致仕歸師召主事之父

東海清風滿郡謠  
百年稅駕到林泉  
健身謾刻鵠為枕  
夢齒仍裁鶴作袍  
蔣逕過從唯二仲  
吳中迢遞有三高  
歸歟自是秋江興  
不為仙郎在左曹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長安夢繞赤城標  
秋杪涼風灑客袍  
海內世家黃吏部  
河東文字柳儀曹  
留連姜被還停騎  
拂拭吳鉤擬斷鼇  
此日庭闈俱在念  
越江波晚朔雲高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清晨送客出都城  
東望昌黎憶振卿  
久厭青氈惟簡冊  
却從丹筆試刑名  
晴空脫帽爭看鵲  
春日遷喬載味鶯  
記得別時曾有約  
一杯山海話平生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寂寥泉鄉路已遙  
題坊名姓竟難消  
紫宸特省孤孫表  
彤管新書列文條  
何異蘇卿歸北海  
因嗟江令過南朝  
密章讀罷山靈舞  
疑有雲駉駐碧霄

生朝吞鍾甫并簡諸公

老去何須看鏡頻  
長安空踏十年塵  
錯疑原憲非真病  
謾許陶潛是後身  
挂壁戲看蓬矢舊  
開筵笑舉菊杯新  
醉中莫問人間世  
白髮滄江擬釣綸

即事

藏金郿塢事何如  
天網恢恢竟不疎  
重典固宜同社鼠  
餘殃還恨及池魚  
皂囊萬里宮臣疏  
青史千年獄吏書  
聞說都人傾市看  
太平今日祝皇輿

次韻答東園先生

漢署歸來睡思濃病餘無復賦三雍巡簷自曬花邊藥  
歌枕惟聞郭外鐘豈有文章陪國論謾將名姓入臺封  
舊時三徑今搖落欲向陶翁借菊松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書巢擬種老生涯病裡渾忘歲月餘乾鵲鄉晨頻送語  
清燈臨夜目開花扶衰合賦高堂綵起廢重宣魏闕麻  
欲向武夷論出處且題詩問魯東家

送韓大理轉刑侍之京師

擁別江干駐畫橈鳴榔渡口候春潮看花再作長安客  
聽漏曾陪左寺寮忠獻雲仍凡幾葉明良歌詠已三朝  
文城槐陰經過處想見淮人誦舊謠

再答王掌教

舊築郊居傍水涯脩門回首望來賒枯腸戒酒因行藥  
老眼耽書故著花便整冠裾趨紫禁祗慙名姓污黃麻  
北山猿鶴應相笑早晚移文到爾家

答夏郡博

夢裡仙居接兩涯海門山好向誰賒丹霞掩映千年樹  
碧澗縈迴十里花雲外聽人吹楚竹洞中留客飯胡麻  
醒來忽捧堯天詔憶在台南第幾家

答李郡博

頗慢吾生亦有涯市杭村酒未須賒閒消永夜詩還草  
暗喜豐年雪又花抱病敢祈同犬馬掄材直擬到桑麻  
只愁屑屑煩來往貽笑東京博士家

陳情奉

旨仍許病痊起用感愧之餘再次酬

數行濃墨灑天涯未許為農去國賒老病三年南楚夢  
春情二月上林花每慚左轄頻虛席已幸西垣不毀麻  
溫詔拜看重感激微軀何以荅皇家

聞洵姪應和理卿三進士報呈郡中諸公共賦

雙壁誰誇兩手捫選齋詩語憶生存聯翩載觀河東鳳  
變化爭搏海北鯢風急絲械飄驛路日高黃榜揭天門  
吾鄉科第從來盛周許名家合竝論

生朝自壽

衰遲只合置山巖病後左部街枕上邯鄲真幻境  
書中京洛盡空函初心遠得顏何厚平地神仙骨自九  
笑插黃花還自壽壽詩三試春衫  
病裡生辰強自壽自壽詩三試春衫

歲晚瀛洲合種桃老萊尚餘書作贅浮名須用酒為逃

歲晚瀛洲合種桃老萊尚餘書作贅浮名須用酒為逃  
峻嶒瘦骨人應笑欲並南山百丈高

家君生朝次客韻

敢希潘令賦閒居正及吾翁八十初步履晚園栽杞菊  
舉盃春社飲粉榆庭留愛日逢冬後客滿佳辰記歲餘  
不向當筵誇翼自呼蒼鹿望輕車

依韻贈高君懷張進叟

聞逐漁樵已定居偶逢春事入城初閒揮白羽歌梁  
忽杖青藜訪石渠小邑遺才三老後故家喬木百年  
因君苦憶雲莊叟不見同乘下澤車

十二日飲周甥宅疊瀛生韻

歲暮倚晴曛筆陣騷壇未解紛病起逢春真快

酒闌聽客有新聞笙歌清夜留詩伴兒女芳年對聘君  
起向梅花還索笑暗香疎影共誰分  
飲盡西巖落日暝小堂深巷淨塵紛晴窗燕寢凝香坐  
暖覺鶯歌隔樹聞樓月與多憐老子湖梅詩好憶徵君  
一歡不待春燈促歸騎翩翩夜欲分

十七日谷方貢士嘉伯

燈夕曾期夜夜觴素娥慙約惜蟾光儘教凍雨銷紅艷  
且待晴雲貯碧香上國烟花清夜夢故園賓客暮春行  
追權直與春宵競東燭何愁正月霜

張灣次錢水部韻留別

久判沙苑謾為鄉忽入霜臺恐負承薄晚移舟浮潞水  
當年結屋近鍾陵心期自種秋風栢榮願真看夏日水

共說留都燕吏隱瀕江還往記吾曹

宗一席上次陞官韻

公朝郎署喜同陞記得馮唐老亦曾騎省移文通姓字  
山公啟事薦賢能官清更結求仙伴病起渾如出定僧  
九萬里風安稅駕只愁無地着飛騰

次韻送吳禹疇之易州

郎署卿曹久盍簪兩都游宦託交深春鶯再轉遷喬調  
老驥長懷歷塊心楓落吳江還獨詠酒香燕市憶同斟  
驅馳記得京西路夜夜相思夢裡尋  
平明冠蓋擁神州分省如公足勝遊子長舊多燕趙跡  
希文兼有廟堂憂春來伐木千山應雨後看泉萬壑流  
到處軒車遺愛在三吳人物難離傳

寄賀昂夫新拜寺丞

自笑青驄老不勝趨裝何意問金陵板輿對境能將母  
棘寺臨湖不負丞暇日鐫壘應屢設近城樓閣喜重登  
遲君欲結它年社只恐行臺早見徵

題馬汝礪同年會詩軸

青春游宦半滯須曾過留都賦載驅六載重來歌哭異  
七人誰在李程俱風高木落天連楚歲暮江平水合渝  
垂老同年凡幾會為君中夜撫吟鬚

送張光祿廷賓致仕歸

江表蒼蒼江鳥飛石城留別重依依疏成擬扣君門上  
詔出先從宦海歸莫對青山談往事閒梳白髮向斜暉  
知公舊有尊鱸興不為秋風賦式微

送徐畊讀

籍甚當年數二徐獨將巾屨狎樵漁謀閑未受徵君召  
請養頗煩少傳書壽域正闕忻老未歸期屢輟待秋餘  
臧林舊有吾宗在十畝從公擬卜居

饒公獻友愛堂寄題

鄉國論交喜未遲兩君風誼海濱知每於北去南來日  
常憶兄酬弟勸時晚榻不開荆樹傳春堂重味棣華詩  
寄題此日懷子季芳草年年夢小池

再賀屠松菴加封

紫詰迴鸞下九天人間五福若翁全加封不待中書  
考筭老才過尚父年山水宴游燕吏隱廟堂經濟本家  
傳松菴說與丹丘近更欲飛觴杖屨前



侍郎張公邀飲有本亭次明仲都憲舊韻

西來幽勝結斯亭  
星月巖姿太茂靈  
天際浮雲多變白  
秋深老栢獨鍾青  
春容暗喜迴丹壑  
晚照端宜對翠屏  
聽徹潺湲歸興緩  
只疑雲實泄滄溟

汶上與亨之內弟話別二首次貽教前韻

金閨著籍謬施紳  
咫尺東州念汝頻  
酒醒碧雲愁外合  
夢回玉樹眼中新  
暫留行舫同看月  
重把離尊為洗塵  
並轡何時期報政  
六街官柳禁城春  
戀別悠悠語夜昏  
蒼茫水驛泊荆門  
庭鸞欽翻聊栖棘  
野鴉鳴陰却近軒  
舊雨杯盤渾夢寐  
頻年書劄豈涼溫  
病眸不惜侵燈坐  
懷抱憑誰與再論

再答寫懷

八

臈酒初封半坵泥  
惜春連日醉芳溪  
鶯林詞斷停杯待  
花陣香來滿袖携  
櫛編彩笺多詠蜀  
調成錦瑟肯干齊  
南遊暫借江山助  
未必青冥羽翼低

移居次韻

渺渺飛鴻點雪泥  
僦居今復傍青溪  
地偏車馬心應遠  
老愛圖書手自携  
種菊敢辭開徑晚  
結茅聊用覆簷齊  
一枝栖息何時定  
回首淮雲入望低

送劉敬夫還泰

一曲驪歌酒滿斟  
亭皋飛葉路河深  
忽看姻婭過蓬地  
不柰京華去住心  
天上恩濃訝湛露  
淮南早久望秋霖  
縣知畫錦非君戀  
名姓于今屬羽林

次韻馮御史執之留別

重本荆南楚語曾從杏苑諸論諫幾年書累百

清勝地 命啣三宵興逸題詩別千里心同對面  
談輩過他年應有問葦即何地不宜堪

別來詩思為君牽  
回首平山已隔年  
夢醒旌麾春舫外  
酒闌基郭夜燈前  
江淮舊識青驄使  
霄漢新傳白雪篇  
想計郵程殘歲發  
陽和隨至海東邊

謝王晉之

赤日紅塵逐馬蹄  
遠從城北到郊西  
瓜時不負秋風約  
松寺曾排月夜栖  
移席本須還折簡  
到門何事不留題  
知君興盡重來懶  
斗酒升堂欲自携

倣古意仍紅藥韻

粉壁紗窓隔樹看  
儂家門戶近長干  
錦機文字繁心苦

八

青鏡鉛華駐景難  
滿地梨雲供夜寂  
一簾蕉雨閉春寒  
吳舫見說歸來穩  
水長橫塘昨夜寬

賀方嘉伯發解赴南宮

芳年縹馬步蘭皋  
任俠猶嫌楚客豪  
平地烟霄差恨晚  
南山秋色敢爭高  
九華殿曉香浮研  
五色雲晴日煦袍  
弧矢從來四方志  
驅馳應不賦賢勞

送冒良房卿

東國人門數雉皋  
兒曹楚楚擅雄豪  
百年譜系通家舊  
奕世科名占榜高  
插架書多香滿屋  
堆床笏重曉隨袍  
青年才力看君健  
更欲臨岐贈孟勞

次韻寄謝錢司訓

長鉞休彈飯越行  
短檠猶計讀書程  
碧波采藻春風晚



絲筆垂花午夜晴尊姐遠煩移馬店干旄久擬駐龜城  
湘靈舊有驚人句未必儒冠恨此生

次肩有質韻寫懷

詩來悽斷一長吟我亦因君話夙心曾與冰霜同歲宴  
漫隨花鳥度春深鳴無和鶴愁看易曲為離鷺罷鼓琴  
種得新篁聊蔚蔚涼涼相對碧森森

訪張蒼中值其出飲不遇次壁韻留題

野色含烟澹欲收溪光著樹暖初浮酒狂自笑陳驚坐  
詩好難逢趙倚樓塵榻留開墨卷晚山貪看上簾鉤  
興來不似山陰盡驅馬悠悠到水頭

送封秀才貢入南監

青衫初試禁林題咫尺蓬山路許梯小人才多間出

入監書懷

舊家門閥豈卑樵秋高擬擢南宮桂歲晚誰甘太學齋  
此日送君懷小鳳桐花開滿赤城西

追輓李兆先

西郊烟草寄餘哀並馬前年此地回詩境分明誰遣夢  
仙山縹緲却憐才佳城閉曉愁長別遺卷藏深怕獨開  
想念尊翁憔悴盡後身應化郭郎來

過蜀岡遊功德寺次韻

酒酣雙屐閣林莎臺殿參差起曲陀山遠望隨雲不盡  
風輕身與鳥俱過歌鐘漫憶當年盛城郭其如故國何  
洗耳雷塘無限水遼陽曾聽哭聲多

同年王郎中璘尊甫千兵并毋宜人挽詩

短世真從一夢猜撫詞猶動羽林京百年勲業聊存跡

奕世衣冠不乏才篋底兵書遺感慨墓中神劍走風雷  
黃沙磧裡高秋月曾照將軍擐甲回

升堂未及太宜人彤管瓊臺狀最真禮塔少因王母疾  
脫簪曾助羽林貧老驚節序供蘋藻間愛詩書感鳳麟  
十九年來多少事墓田如舊寵光新

題徐霖畫萱為慈母壽

金鳳婆娑綠雲抄碧砌彫欄風裊裊天留此種表春餘  
人自無愁花自笑小山叢竹又生孫白髮含飴笑語溫  
東隣西舍共驚歎三十年前雪擁門

挽周伯深

別來書劄謾殷勤京國初歸一見君數語豈知成永訣  
十年空自嘆離群畫橋卧水當窓見金屋鳴鐘到枕聞

不盡書懷

同舍舊游誰復在獨將衰淚洒秋雲

丹旆悠悠野水濱哀詞淒斷白頭親杏園竟負看花約  
儒席虛留待聘珍自倚勝年翻得病可能仙骨不成塵  
窮廬此日悲多少又向西風哭故人

是日省墓

九里溝西路渺茫葛衫初受野風涼村延秋色三分淡  
雨挾河流二尺強多事白雲迷宰樹無情黃土閉玄堂  
含悽欲去仍延佇滿路啼烏聞夕陽

寄挽鄉丈何宗輔

丈人華髮我諸生老去相看只故情馬援不令床下拜  
何顒自許汝南評病中杖履隨鷗社別後音書阻鴈程  
梨酒無緣空有淚春風想像哭佳城

哭李若霖次楚英韻

吳鉤塵澁竟誰投枯坐空齋類楚囚病為耽書侵鶴骨  
貧非嗜酒典驢裘功名落落嗟難合歲月堂堂苦易流  
同學故人詞最苦可能長夜一回頭

衛晉明卒於歸州其守胡君璉為治喪詩挽之

鳴騶不遣到夔州似為歸州刺史留苦被官程催歲月  
幸將旅骨託交游三湘抱病津亭夕萬里歸魂海國秋  
朋舊中年看漸少為君詞罷淚橫流

胡兵馬母孺人挽詩

三十年前哭未亡續燈深夜伴書郎栢舟久繫中流石  
蒼背忽驚前夜霜夢裡葦砧今合墓眼前姻婭幾升堂  
賢聲已濕鸞綾墨取次恩華到客章

夜飲西寺次匏翁韻

祇林遙在碧城西行盡長廊不見泥衝雪吟鞭停馬待  
揖門僧袖向人低堂深最愛簾垂半笙燐爭教曲唱齊  
共荷升平多宴會不妨中夜有鳴鷄

挽楊擣老

何處悲風到夕郎晚秋雲物正蒼涼所嗟榮顯渾無及  
況復艱難已備嘗萬里蓬瀛真汗漫三吳耆舊幾存亡  
竭來細讀平生傳不負趨庭有諫章

挽傅處士體齋叔父

慘淡哀詞滿素縑楚江秋渙省中添縕真自喜開陶徑  
投老何曾築傳巖每為山行吟獨放憤從泥飲坐能淹  
百年風致今陳跡惟有寒花繞舊簷

鄭城大雪追次應詔韻

雨雪淹旬記秣陵燕南三月尚嚴凝帷車戒曉初聞霰  
風劍衝寒似握水野漫忽迷官路曲水明聊見女牆層  
却妨宿麥經春爛似厭繁桃向日蒸凍合詩肩饒瘳瘳  
花生醉眼任膏騰憑君莫擅山陰勝瀛海奇觀恐未曾  
絕句

與況山人郊行口占所見

東風送征帆遠樹忽相隔只愛江上舟不問舟中客  
閉門三日雨斷送春歸去西郭少人行草深迷渡處  
麥阪斷人行驅馬荒田裏隔岸聞鳴榔漁舟在深水  
古城如頽垣知是何年築野草燒痕多牛羊不來牧  
雜言再疊郊行韻併簡晉之

結廬在西郊稍與入境隔不恨郊居幽城中有嘉客

宴坐林廬深日暮忘歸去開門見人影江月在何處  
巢居寄林間枝穩何須築中有潛心人不似牛山牧  
閒愁何處生夜靜雨聲裡沉沉無已時階下隨流水

題李空同扇頭

碧樹不知暑流泉欲澣衣窅然塵外語宴坐澹忘歸  
汶忠扇次韻

錄園丁語

雨落在何處水深穿我池浮雲千里外變化誰能知  
江雪漲溪水水清泥不渾樹根看已段沙岸長新痕  
題王憲之畫

柴墟文集卷之五

絕句

趁朝寓目

疎鐘隱隱出 影墀坐候明星起却遲 內苑牆高楊柳暗東方猶似未明時

李後主寫生鵲鷄

毫素長供內殿歡隔江忘却下盟寒梁園花落秋風起應作山頭凍雀看

元勛都憲家貓圖

竹石陰陰晝睡遲人間鼠穴已潛移看渠醒眼非無意欲待朱闌日午時

李宗一使山東題荷鷺橫披為贈

不

紅蕖白羽汎空明浙浙新涼六月生咫尺滄洲千里隔

雲飛水宿總關情

雲湖水僊花

花應轉被詩人惱坐此紛紛綺語何莫擬百錢看襪錦水仙元不解凌波

題畫

沙浦波明碧樹攢杏花疎雨澹生寒京城殢卻江南夢試問吳船借畫看

雨霽書所見

雲峰矗矗秋空九疊屏風較未工怪得霎時風雨橫楚山移在月明中

題花雀畫

羽毛何處避盧羅巖桂冬榮有舊巢莫憶嶺南風土好錦鷄翠鳥漢宮多

閒庭晴景羽參差春去茫茫似有思翹首牡丹花下立赤霄玄圃往來時

中流砥柱圖為秉德侍讀題

萬里龍門載得來木天驚見此崔嵬不妨倒景留難駐已覺頽波挽盡迴

止菴畫角

青山點點水濺濺坐隱烏皮木榻穿說是止菴人不信白雲常宿草堂前

次白巖九日西觀見憶之作

亂插霜華歲已侵且隨佳節寄關心江州未覺風流減

合香劉郎伴酒吟

詩情無奈簿書叢每憶前時賞眺同誰謂分曹翻落莫獨餐秋菊詠飛鴻

題扇贈喬本大

坐撫塵編碧樹深十年探盡古人心抱琴莫向西林去書閣于今有賞音

題白巖扇次韻

青谿佳處隔塵氛何限風情寄水雲莫訝朱絃時拂拭南薰留和王宸君

題扇贈惟正奉使湖南

飛鴻暫遠日邊行六月行人底事忙碧浪紅渠三萬頃樓船滿意汎瀟湘

口號與嘉伯覓竹

何處清風洗俗腸眼中無地覓蕭湘玉山也有簪簪谷  
試借西園一畝涼

潤守王誠之以假山石見貽奉謝二首

鐵鑊城高入望頻小山相餽更情親無端也有平泉癖

斷魂南山覓石人

一割重煩惟石供開牕已覺翠浮空數峰尚帶江南雨  
彷彿金焦入眼中

寄王鴻漸一絕

西湖千頃鎖風烟雨暗城陰晚泊船誰似樓居王處士  
焚香高對畫欄眠

題冲昭太常墨竹

八景詩集卷之五

嫋嫋風枝落筆初墨鄉揮洒徧東吳秋來自護貧簞種

丹鳳明年有小雛

崔都尉家芙蓉畫屏

十丈圖外綠水傍三湘誰為發秋芳風流一種秦樓客  
彩句銀屏護曉霜

馬上答方大二絕

帝城春事較來遲芳草垂楊總後時醉眼爛烘桃李暖  
白年今日在留司

文園多病本無端酒賦琴歌伴夜寒何處仙人醫不老  
不來賣藥向長安

元章拜石圖

虎黃猶似對中郎末世那知老子狂才到宣和流落盡

眼中誰是丈人行

郭錦衣紅菊次韵

冷坐誰人送酒錢閑門忘却罷官年潯易苦與臺城近  
吹得紅塵到鞠邊

又黃菊

繞砌團團媚夕暉晚烟長為護塵霏高秋不用悲黃落  
昨夜新霜力正微

題扇次韵

十年縛屋南山陰草長沒路無人尋湘中老人忽相訪  
自謂與予諧夙心

中秋荅希大

曾誦坡詞憶丙辰秋期底事又因循我家明月偏蕭索

八景詩集卷之五

只伴中堂默坐人

歲寒亭前壯壯謝

眼看春去減穠華倚檻依依影共斜開向省中猶不賞  
錯將飄泊怨天涯

漁樂樵隱二圖為吳隱君題

鷗波濯足柳維舟閑盡滄江到白頭偶與野人相話及  
夜來閒夢入西周

黃帽青鞋懶折腰擬隨麋鹿住山椒少年操斧曾傷手  
只傍風林拾墮樵

嘲石門九日不見招遊西觀

老樹斜陽憶舊臺樽前笑口幾人開應憐騎省悲秋甚  
不放垂鞭入社來

題國賢扇明之畫菊

自惜秋菊向晚開不因遲暮怨無嫌一從移作泉齋仁  
添得清香繞屋來

山寺菜花

桃李吹殘萬縷霞惜春無奈到僧家詩人本是蠶蠶客  
只合中庭賞菜花

李宗一錦川芙蓉

不怨秋風開較遲自從春盡數花時涉江採得情何限  
欲及馨香寄所思

六月三十日太平門堤上口號二首

赤日當空午未央長途老馬汗如漿人間炎熱渾多事  
消得湖堤六月涼

八紫雲集卷五

五

功名未了鏡中年世路悠悠且着鞭正是行人愁晚  
隔牆高柳咽新蟬

次韻謝武靖伯惠茉莉茶

采來江南茉莉花移根多在列侯家清時幕府渾無事  
羽扇綸巾自煮茶

茗餉初傳陸羽方清風六月午窓涼笑渠河朔英雄  
避暑翻教入畫鄉

茉莉香浮碧梳新槍旗猶帶建安春何人更汲中冷水  
來餉松廳病暑人

小摘冰甃試鳳團策勛聊復一登壇誰知橫槊談兵地  
花譜茶經亦謾看

張道士山房

正月九日冒雨過張道士碧雲山房蓋別十有五年矣劉耕命酒餞

不到青林十五年長松垂鬢鶴成仙江東舊事憑誰話

坐盡銅盤一穗烟

芳草青青二月時林扉衝雨記吾詩紅塵消盡長安客  
留得雲房老鍊師

十日連江雨不休雨聲隨處種閑愁寒簾欲待晴時去  
不為春寒不下樓

徙倚詩成午照餘仙家官府半樓居醉來也有回仙興  
自壁黃柑蘸酒書

舟中題畫贈錢員外仁夫致仕歸吳中

清泉白石舊成隣謾說松風洒髮新行過溪橋須稍待

長安恐有拂衣人

送人歸彭城

征輶十過魏徐州不為雲龍半日留莫負杏花明月夜  
吹簫飲酒共君游

岩畔幽亭為鶴開壁間詩榜謾生苔彭城未少張天驥  
借問東坡何處來

題扇贈元政譚

錦樹經秋一葉飛長安遊子抱書歸青雲岐路回頭在  
莫向西風賦式微

走筆次龍雨

紙背驚看墨點雅睡醒初試玉川茶詩家也有閑消息  
昨夜西齋夢筆花

怕見庭前雪色蒼  
北堂吾亦冷  
魚軒與君同  
抱春暉  
春草青青露滿園

題左世英贈行卷

郎君師我我師公  
鈴閣尊壘笑語同  
一自歸田賦成後  
十年梁楚夢魂中

文章太守去多時

倚風常誦鄒齋詩

少日嬉遊海上城

為鼓松風一再行

西寺四絕與然話舊

西寺伊吾記我曾夜繫長借佛龕燈白頭耆宿今誰在

只有然公是舊僧

僧殘屋老竹林枯太息重來歲月徂三十年前讀書客

故吾應不似今吾

不到西林已十年砌臺香院尚依然  
倦遊却羨僧牕好

日午松風猶獨眠

海上歸來老退之冠中心在定何時素衣我被山僧笑

一墮京塵已化緇

題  
人  
羅  
士  
敬  
蘭  
冊

展卷風前興已高  
我詩誰續楚區騷  
因渠重有懷人意

展卷屋前與山而  
步馬也手到漢臯

步無他至清幽香無定被林丘莫言曾是尚書

此種多來自鄂州

寺中再次敬修詠竹

翠葆青筠晚興長佳人衫袖不曾霜數枝絕似湖州筆  
欲改僧居喚墨庄

四鼓入城一絕贈羅令

四更風露洗塵顏。誰鼓聲沉戌柝閒。萬戶篝燈渾不照，使君江上看芝還。

荅周瀛北寺秋夜仍其韻

紅葉滿階秋正濃  
寒蛩吟四壁蒼寒蛩上方月落鐘聲定

相像燈前憔悴

印溝途中仍瀛韻

片帆高掛夕陽時  
倚棹蒼茫未有詩  
都是夜來風雨橫

江聲撼枕酒醒遲

湖口風生月上初  
漁家燈火漸看無  
一年兩度孟城夜

閑却秦郎舊酒壚

出城從西門渡水過西墅看竹

南國移來水  
隔蕭碧雲千里  
思寥寥相看尚有梅華舊

好在風晨與月宵

老可當年費淺材  
胃中成竹不魯培  
柴虛却是淇園種

莫作簞蓄障子猜

曲春尼馬蹄手蹀西日過前溪春來底事頻移竹  
 莫作簫聲隔二翁

留寺遊人醉後題

留後迹人醉後是  
雨後初分一畝京西園  
人有墨君堂籀龍不用愁  
斧斧

坐魯新銷百尺長

愛此冒蠡谷材霜姿湏自早春培藍輿定有高入至

不是王猷莫浪猜

苦思詩人詠碧瀟水光烟色楚天寥他年繞檻題佳句

應記移時舊雨宵

窮年學道媿筌蹄狂種新篁綠滿溪閑戶著書張籍老

汗青留與白頭題

徒倚寒柯語笑涼為食看竹蓋茅堂一尊想對張公子

更看清風灑鬢長

蘭溪聲偶成

綠陰陰海天長萬葉蕭疎片月光莫笑時人筆笛耳

雨後出郭

三尸薔花舞白波斷橋斜路欲成河題詩不障西山雨

枉問村童借牧簑

題樊贊理小畫

抱琴閑訪野人家石逕縈紆畧灼邪亦欲移家來此住

雲林終是少風沙

三月晦前二日晚出城

為惜年光自不支西樓誰唱送春詞出門何處無芳草

欲借東風住少時

雨主芳草城陰綠絮逐游絲水面渾忙裡不知春已去

日斜騎馬出青門

送下提點歸南京

別後江東幾夢思子來先問壁間詩城南二月春無限

芳草青青沒路時

憶曾衝雨宴林扉滿座英遊白下稀今日塵途無舊侶

獨携詩卷送君歸

答貢元禮

楸枰猶勝對臬盧老我機心漸欲無却笑往年狂絕處

夜闌曾作繞床呼

携琴扇頭次韵

相情孔思有遺篇餘響琤琤石礪前欲和南風羞自獻

繡囊還拂舊時絃

追送李茂卿四絕

聞說故山猿鶴愁一官衮衮六年留如今勘得歸來是

白頭老母青山弟病裡書來夢裡思總道棄官參佛去

野人心事向誰知

莫將名理視虫魚觸手遺編盡掃除想到東喬唯宴坐

青山他日不藏書

青天一幘記臺城瀛海東來復見鄉出處此身知共弊

山林終是得完名

淵明撫松橫披

三徑蕭然十畝寬賦詩舒歎足盤桓門前五柳經秋悴

獨撫孤松共歲寒

老子元非避俗翁歸來冬嶺看孤松情知也為霜髯惜

不為秦封為宋封

丙辰冬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軒新居燈下與應

韶對局予連勝六局詩以調之

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馬  
往往陷泥渾中却甚為亨之幸喜也雖與室人俱粗安  
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決進止俟再報也奉侍未涯  
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諭亨之內弟高捷南省雖與室人欣抃無量但  
未得即奉觴尊文前稱賀也進士第不知得泥金帖否  
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母生朝想請假暫歸為壽專  
使將菲儀致遙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則賀賓之  
後悚媿悚媿初夏惟異調護納福不宣

比得楊子灣手書知尊大復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  
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獨友朋亨之有書見寄頗有科  
選不滿之意雖已兩致書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

意邪雖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誤果成行  
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嚮愈今愛  
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當縣於左右人來輒諭與  
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之土蘊蓄遠大一出便  
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處也齊東野語煩留  
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爾鄉里多  
後來之秀想在治鑄中矣示知文王親家病廢小  
姝孤甥甚為縣念念之酸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  
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與方嘉伯

龍長傍赤雲飛

上已前一日泛舟過西園口號二首

不分年光逐病中強持杯酒對東風西園春色濃如酒  
醉得桃花朵朵紅

城隅一水綠相連春暮誰來汎酒船可惜探花筵上客  
又教扶病過新年

五色菊次韵

最愛黃華小石蒼風霜搖落殿秋芳不須顏色隨時改  
自與春花譜洛陽

送宜興族人

水木根源繫我思短題不惜贈君詩到家試問移淮日  
恐有吾宗老父知

小堂集卷五

堂前松桂百年陰門外桑麻十里深父老至今論土著  
故家風物只臧林

江上秋風起白波晚涼疎雨洗明河遊人真是江南客  
拍酒船頭聽棹歌

臧林孫子吾宗秀華胄遙遙魯國來怪得前人尚王謝  
從來家世有人材

郊行

凌兢瘦馬踏春泥雪後郊原綠未齊一抹午烟風隔斷  
野鷄聲在竹林西

孫志同自然亭

天作虛亭寄碧巖為君瀟灑貯清風萬間廣厦平生具  
想在蒼然直節中



斤斧無聲匠石閑萬竿排闥庇郎官舊家臺館多翻覆  
看汶亭亭歷歲寒

七日寶應有懷

胡雨吹風洗暮烟渚禽驚浪逗行船舊時酒伴飄零盡  
莫怪春愁到客邊

古城驛

野水微茫斷岸平幾家相對掩柴荆不須候吏沙頭報  
驛站懸知是古城

北風

一路輕寒二月中水南桃李不曾紅怪來河朔春光晚  
吹過花時尚北風

兗州道中

楊柳春風牽路深驛東迴轉愜幽尋却嫌東下山無賴  
滿目罔猨隔孔林

揚州久雨史癡家用紙作掃晴孃戲題

平明奉帚不辭勤宿靄遙看濕未分不為望即愁雨滑  
妾心元自厭行雲

涑水雪行

飛飛小雪點春煙寂寂輕寒入暮簾却怪西山明似畫  
不知遠日是晴川

獨鹿西來路更奇遠山駢首競追隨行人莫笑詩寒乞  
坐擁氈裘正苦饑

入易州

萬壑風烟散不收放謫今日縱燕遊客程漫道無供給

清眼青山入易州

容城道中

三月一日天氣佳燕南春風着面來渡頭楊柳不堪折  
忽憶故園花盡開

日西汾水到容城四野天低驛路平多少春情無酒伴  
只憑詩句紀王程

野戍風從畫角生遠遊心共白雲橫官程可是無多暇  
長傍斜陽入暮城

出新安

縣前垂柳裊烟絲相送行人出郭時昨日白溝河畔看  
淡黃猶自得春遲

道中有懷

故園丘隴又清明春草離離萬里情最憶兒時隨上塚  
野航炊餅過東城

蔗漿麥飯上墳時少者嬉遊老者悲三十年来杳如夢  
天涯回首一悽其

春成人歸未有書老親應恠問何如平安欲託南飛燕  
說在漁陽兩月餘

京國三年定省遠鄉園欲去意先飛床頭擬辦歸寧疏

要及吾翁七十歸

出雄縣南門

河隄一曲柳成行千里塵霾隔此鄉魚櫓不鳴沙鳥靜  
村扉半掩水風涼

任丘東

東行百里心悠哉白雲散盡青天開  
野日茫茫詩不來

霸州北門

輶車春盡却南還病眼疑塵遠  
天爭似益津門外柳

村舍前杏花爛開

錦樹成團爛熳春毀垣荒舍未全貧  
碧雲欲合斜陽淡最是無言更惱人

小憇次壁間韻

忙裡題詩一送春雨閒風日愛晴勻  
他年定有方城夢萬柳廳前閱馬人

黃村

梨花半落柳初綿客路題詩憶閑仙  
莫道長安春已盡歸人猶在暮鐘前

順義院中夜坐

山城無客共胡床擬約銀蟾納晚涼  
老樹去天三百尺却從平地挹清光

密雲

叢木平沙路窈窕漁陽今日記曾經  
隴頭流水關山月故着遙愁入夜廳

過房山

秋光着意洗秋山碧淨千峰宛若閒  
不似春來多變態斷虹殘雨片時間

察院望西山

我二公皆偉人同處留司相與討論  
想益深到相望不遠無由陪侍徒切  
瞻企而已近承秀夫手翰荷荷惟正  
所抄本予公餘錄過望寄示以沃渴  
懷秋高保重不宣

荅莫曰良

久闊奉懷耿耿昨賢郎持手翰至  
僕值危疾既不克款接又虛尊命  
悚悚所賴情照莫不斥棄它日得請  
罪也聞出整淮上戎事採備補敝  
竚竚設施胸中甲兵此特小試也未  
奉接間惟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又荅徐元定

別後文字想益高古切欲求看以  
沾膏馥既在蓋卿處僕可就得矣  
蓋卿極愛佳製舊嘗舉誦數篇渠亦  
開敏遂知公文之佳也公居山中久  
專意文學世故想盡絕

所忘者不獨盡卿字也呵呵

與朱楚英

前歲過家匆冗不獲與足下盡日劇  
談唯是此心懸念尔不知足下尚以  
夙昔相待知僕此心否邪足下天資  
超逸為里中後來之傑僕心善之近  
見送文佩詩益嘆足下才思清拔所  
惜者不肯少降就古人法律爾詩文  
字畫皆有典則若說不煩繩削而自  
合則樊宗師之外它人恐不能也愛  
足下厚故為此言亮之亮之見嘉伯  
元楚諸友併告之以為何如

回周千兵

小女幸託高門重承厚聘繼領華翰  
益諗至情兩姓之好既諧百世之  
懽永固謹將把以為壽併納扇以祛  
煩

立馬荒城有所思

渡水望靈山

三河一水路平分錦石清波漾碧紋赤日當空詩思渴  
却從沙浦望行雲  
岩巖白塔記靈山上有貧僧絕往還憶我舊遊成悵望  
飯時疏筍樹林間

出薊

松門有約許躋攀六載烟霞夢寐間今日漁陽又東去  
却呼亭吏問盤山

石門驛西

青山綠樹路漫漫四月春光正未殘只比江南少洲渚  
行人莫作塞垣看

桃山小憩

山下幽祠借午涼野人為我置藤床官程却憶園居好  
黃鳥綠陰清晝長

君子口人家

三間茆屋十弓耕了却官租任此生聞道薊門憔悴甚  
麥田都屬五軍營  
草縛溪橋樹掩門遺民疑是漢時存山空禾黍苦無雨  
日晚牛羊知有村

寶坻道中

半日趨程百里餘扁舟黃渡復巾車鄉愁客思渾無奈  
聊借青山一破除  
黃渡坎西仍渡河行行官樹夕陽多客程莫怨黃昏近

明月滿空流素波

戴家閣寺晚至香河

寶坻西去路逶迤且憇僧廊避午曦晚盡柳行三十里  
縹緲風吹暮春吹

香河喜雨

風埃日日老青山長路詩情索寞間昨夜不成今雨好  
郊西歸路洗塵顏

麥隴葉畦四月深春乾愁殺老農心廳前數馬風生巖  
枕上聞鳩雨濕林

雨中至灤縣

青郊停騎愛春濃水岼沙堤樹萬重行近潞河纔得雨  
薊門山色為誰容

題極樂岩龕

老樹輪囷怪石稜鳥鳴猶在白雲層山中歲月非人世  
輸與龕巖打坐僧

巖閣次壁韻

天風萬里興悠哉老鶴摩空未擬回若向龜山高處看  
也應消得此中來

渡涿河見月有感

曾記長淮泛月時柁樓清咏欲眠遲無端涿鹿城邊水  
暗與清光隔歲期

長河澹澹夜漫漫好月多情伴曉寒常恠李家筵上客  
中秋不待五更看

老米店有感

尋水一夕塞河船記得夢家已十年  
鮭菜燈前誰共飯  
月明行店一悽然

宿天津

海霧波風夜欲殘  
青綾回首憶長安  
年年十月舟中宿  
病骨于今較耐寒

青縣舟中對月懷應韶

潞河依舊向東流  
曾共髯郎十里舟  
何處不看今夜月  
關山偏解憶洮州

舟穩潮平睡思新  
微茫烟月到天津  
平生不識秦川路  
夢裡何由見故人

晚至滕陽

曉乘山月入滕陽  
毳帳攬車不受霜  
殘夢已醒醒復夢

高城回首日蒼涼

淮上感鴈

薊門九月半凋殘  
塞鴈南飛感始寒  
清影幾群淮水上  
教人回首憶長安

連翩南去掠予舟  
淮水空明楚澤幽  
底事欲栖還不定  
稻梁應有網羅愁

漂母祠

層城百雉洞門開  
城下淮流去不回  
欲問王孫釣遊處  
更無漂母水邊來

安山嶺上

絕頂超超十里平  
白雲晴傍筍輿生  
移書寄與嶮邪客  
不似龍蟠澗底行

瑞巖山次元章韻

浮江一苇復東還  
誰滯行人汴泗間  
明月長安晴陌上  
相逢說是瑞巖山

泗亭清明

京陌音塵故國情  
心旌長觸夢魂醒  
杏花楊柳紛紛雨  
惆悵清明在泗亭

魚臺道中郊行

曉碧翻光雨點餘  
岸花塍柳接村居  
春郊處處皆堪畫  
只有閑愁畫不如

棘城桃花

春風無力繫歸驂  
千樹桃花午正酣  
一片詩情渾欲住  
碣礪山北棘城南

舊縣驛前人家

桃花掩映野人家  
住久依山老屋斜  
怪得只從牆外看  
行人車蓋滿風沙

野寺槐樹盤覆庭中甚可愛在清源驛路中

嘉樹憐渠託野僧  
危枝攬入白雲層  
綠陰清晝長廊簾  
借問詩人到也曾

淮堰

秋風浙浙動驚旌  
淮堰還稽半日程  
鄉思轉多眠不得  
海潮催得月東生

儀真往六合道中口號

出郭縈紆十里輶  
斷橋人立候春潮  
江南山色曾相識  
擬有飛雲隔水招

野水荒陂寂歷春江天春色著遊人山家住久誰為伴  
獨有危巢老鶴隣

題華文光蘭軸

九畹青青獨採時美人含思欲貽誰莫言歲晏山中寂  
縹緲春風似有期

附廷章次韻

楚水湘雲日暮時無言騁望却思誰靈氛久結幽人珮  
欲謁東皇恐後期

槐寺中折桃一枝

遊塵不着露桃新古寺顏垣自晚春折得一枝車上看  
也分春色與行人

東平道中柳下有感

沙堤官柳綠連空妬舞貪眠白日中忘却去年河水上  
晚風殘葉盡書蟲

是日晚風定

石尤風定海天空烟水濛濛片月中秋晚淮南春薊北  
笑人行跡似飛鴻

寄書

倚風衫袖薄寒輕楊柳橋低水暗生北海寄書南海去  
中年離別若為情

新昌何中丞榮山菴卷

新嶺詩碑築高盤丹碧峰巒四面攢聖代文章先世  
德豐碑千字與人看  
千古玄堂一夕開白楊蒼檜總新栽夜深聽得山靈語

題書上塚來

寒食園關天姥歌名山占盡奈僧何能今舊刹為新塚  
更覺君恩此處多

冬青樹老杜鵑啼高蓋而來接會稽莫問宋陵何處是  
故宮今已作招提

清涼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

春山洗淨雨初晴山下人家半繞城我是行人還送客  
江花江草若為情

碧水丹山事事幽臺城無處不堪遊怪君不待離筵散  
欲渡春江第一舟

野墅風高酒力殘

江空春淺帶餘寒藍輿十里灣環路  
贏得青山隔水看

詩答潔夫弟

池塘春草夜來生小謝裁詩寄帝城莫訝開緘鄉思  
劇客邊今日正清明

何處寬鄉可卜居買田他日住柴墟香粳飯熟村醪美  
黃髮相堪莫願餘

今日音塵懸薊北往年雲樹隔江東與君一世為兄弟  
強半光陰已落空

當年家食歟無餘耕讀相期老共居誰道有官兄勝弟  
奉親教子樂誰如

夏太常墨竹

湘雨秋生萬壑哀老卿槃礴為誰開南山霽色知何在  
不見嗒嗒綵鳳來

不見嗒嗒綵鳳來

何處淇園寄此生  
開圖慘淡壯心驚  
它年得住簪簪谷  
忘却江南訪墨卿

同王竹堂出通濟門入長千里

繞郭穿林六里程  
筍輿真在畫中行  
春風似慰遊人意  
時送春鳩喚雨聲

水際烟霏澹欲開  
近城山路愛繁迴  
王猷此地多佳興  
隨處人家看竹來

數日杏花爛開原  
善有三月無花之句  
戲題奉東

一宵風雨競芳辰  
觸眼江山歲事新  
城裡杏花開欲盡  
野亭三月未曾春

次東之奉評子仁

長安旅舍一春徂  
徇監人亡賦客孤  
他日滿城傳好句  
却來爭問出關無

十月十二日至張灣  
因憶戊午歲憂去  
正是日也

往年今日別京師  
五載重來似有期  
傷心祇是行人換  
水色風聲如舊時

序文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菴王公致政歸關中今十有五  
年矣海內之士想其風采誦其言說詢其起居之狀如  
裴晉公之在東都司馬溫公之在西洛以為世之輕重  
焉今上皇帝初即祚既上尊號於兩宮爰下優  
老之詔凡大臣致仕年及九十者降璽書遣使者賜  
繒幣酒餼存問於家于是公年九十矣乃命禮官如  
詔舉行儀文繁縟寵靈煥赫實昭代之盛典也公  
既拜賜于家玉遣其子詣闕陳謝且手疏政事之未  
行者以獻於手休哉上之待公公之報上可以追  
配古昔而無忝矣承平百年來斯典也僅兩見之昔魏  
文靖公歸老蕭山垂及百歲先朝嘗遣使問勞之公  
與魏公名位德誼雖不甚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公或  
非魏公所及也因憶公弘治之初柄政銓府陽德方亨  
羣賢彙征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甫田彭公  
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  
豐茂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  
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  
忠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咏而不能已今天子訪落  
之初優老之詔首及於公吏民踴躍皆謂覃恩宇內  
槩及老者耳及禮官按籍求之公之外九十者無人焉  
乃知特為公發也則其眷顧屬望之念已先定於淵

事矣如或起公於家而授以大政公能愔然而來又豈不引其善類以復成正德之治乎夫世之治也常於其君子敦龐碩大壽考遐久占之公春秋高矣著書玩易閑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健強無恙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巋然以存為天下之大老安知上天之無意乎或以為公謝事家會久矣使其一旦復起亦焉能遽知天下之善類而舉之夫公善類之宗也公復起則天下之善類亦將作而從之矣矧公雅意當世安知天下之善類今不歷歷在其臂臆乎適光祿卿王佐太常少卿孫交喬宇楊旦皆舊天官屬樂公之德壽而被休命也相與諉囁以詞囁游宦兩都亦嘗出入公門下又忝廁諸君後故不敢讓而寫祝願之意如左云

送喬希大代祀西行序

上即大寶之元年太常喬君希大代祀西出嶠次其道路所經自京師而西由今之恒山道并陘至太原遂出鴈門過雲朔循山而南涉汾走潞涉滎河抵蒲坂東望太行之脊歷猗氏諸縣穿襄陵非之野抵鞏洛氏而憩焉希大晉產也從其先大夫少長京師及官省寺僅兩至其鄉晉之四封計足跡所及蓋一隅爾乃今將嚴命秩祀駕輶乘傳獲徧遊焉壯哉茲遊全晉慨乎其留中矣天士之好遊豈直役景物羈山川而已哉博其見聞廣其志意抑有取於是焉耳今即希大所之者言之覽虞夏之故都想其君臣之盛憂深思遠遺風尚有

存者則慨然于千載之上徘徊故絳之封晉之卿士之遺蹟乎馳騁一時者何其多哉則論其世以考其伯業之盛衰過首陽而軾焉孤竹二子之高蹈誰其嗣之西河綿上殆聞風而興起者乎脩長城臨廣野蜚之口句注之塞虜歲盜吾隘而入何邪則太息發憤思義以逐之而折其驕其衣冠大族文史世家汾之薛之柳聞喜之裴近代如陵川之郝遺山之元過其里訪其子孫則懷然于懷脂車策馬思與並驟而齊馳若是手遊非吾希大其孰能之予與希大同舉進士同官也久觀游觴咏恒與之俱曩在海陵嘗夢希大被溫詔出使燕晉間車騎甚都尋以書報之至是乃驗豈非神交邪惜囁之陋且囁於官不能結駟與之俱西也希大學

廣才聘有無人之資不出國門且十七年其胸中硯硯硯者顧無以盡發他日直追太史公之遊乃其夙志茲蓋發軔也予姑序以趣其行

贈林待用序

予友林君待用自刑部員外郎拜雲南按察副使待用往以論事黜倖姚州尋復官南都今上嗣極之初凡海內忠藎耆碩之士悉召用之屬以政事至是近臣有以待用姓名聞者迺拜今官中外人士歎然曰待用此行稱天下茲當實諸崇重清切之地爆其忠勤究其為乃厭天下之望曷為徙之西南萬里之外屈賢潛能寔非所以處待用也囁聞之曰不然古之大臣蓄材以維國也不盡出其所長使天下常懷不滿之望待用有

重名於時無慮乎其不遠至也是故擇是官而任之焉其材跡其譽望濟起而用之將惟其遠且重者是託豈故遷之將以償公義焉耳而遂已於是耶況雲南壤畫錯蠻夷間待用風聲所蒞足以彈壓其悍疆聳震其視聽張國勢而平民俗吾知其必賢於人也遠矣繇是觀之蓋以優待用爾豈故屈抑之哉雖既以是語人因竊有所感焉夫人臣之事上忠信修潔非以要知也特不獲乎上則易奪於讒諂嬖幸之流將無以成其功而致其志待用審直自將先皇帝既納其忠今上褒揚先朝之德烈又復加命是官滋寵異之風告有位仰惟二聖優忠賞諫之明振古鮮或之追嗟我臣工際茲休嘉罔敢不奔走率職敬承天休矧待用孤危之

人壽錄卷之六

四

跡特被簡知履歷之私夙絕臣下則其所以報上之施者當何如哉待用行同年諸君子宴餞之既誠囑為序雖厚待用愛善久矣然待用天下士也顧雖何人猥託諸友而是規焉抑聞之居盛名者恒不自用則待用於囿之言蓋亦有所擇也夫

贈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考績序

兵與刑皆政之大者國脈之短長民數之登耗寔繫諸此兵或不得已而應之然古之聖人推其仁心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至於刑之不得其平夫何諉我則吾典獄者不得其人也三代以降漢唐盛時史稱其黎民醇厚幾致刑措雖文帝太宗為之君然槐棘之下廷陛之間如張釋之千定國戴胄徐有功之流守法持

人壽錄卷之六

五

議不阿不撓以輔其君之不逮典獄者得其大其效蓋可睹已高皇帝得天下於亂國之餘稍用重典混一後即頒詔律定律具法司奏當也必廣參聽躬裁決致其謹焉勸懲之典風動四方國祚靈長迄于今賴之邇者中人瑾盜國柄始斷仁恩尚嚴刻自京師以至郡國屢起大獄根連株蔓幾至大亂天盈其罪尋亦誅滅南京刑部九留都大小之獄萃焉尚書視京師職專而任切勢遠而望隆常難其選不輕授人東吳劉公由兵部侍郎簡拔而來以經術餘吏事以法令濟官守所謂威與富者一切不得屈誘其間郎吏率職三年政成南京獄刑號為平矣雖舊與公同僚見其蒞官勤明廉直其議論行誼得諸吳中往哲為多經世之務謀國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牒之外第以嘗佐憲院長理寺故以是官歸之然公之蘊蓄豈一法曹所能盡也公以御史巡閩省時有誣人致死者獄已成矣公廉其寃而釋之巡廣時土人豪於鄉者以私憾輒誣人為盜民病之公訊置於法其害乃息又有繫小兒將腐刑以進者公曰彼無罪乃絕其世況即死者什六七邪悉縱遣之及以都御史巡撫川蜀中貴人行多愆縱公屢以法抑之嚟不得發思有以甚之初蜀江險歲善覆舟父老力請復之公具奏不報公以去蜀御史璟欲樹已功再奏之盜國者曰此已寢矣迺遠詔復請何邪中貴人間使人譖曰此議自劉某始因撼以它語遂并逮公下詔獄莫瘦死之公連章籲訴竟直其誣此公慎刑奉職



之章聞者昔蘇公敬獄周公使太史書其事以為後世  
司獄之式公之事應誓而予非史也會少秋官郭公廷  
章暨其屬徵巵言以為贈巵辱公交游久爰以所聞見  
者樂書之它日或可備史氏之遺闕也

送蔡介夫南還序

閩進士蔡君介夫試政天官之三月以疾告歸同事者  
七人難其去爭為歌詩識其別而以序護於巵自顧鄙  
劣曷足以知介夫又懼辱諸公所以命巵始貢來京師  
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內儒宗不肯一世獨言介夫  
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於古人嘖嘖加賞嘆不釋口巵  
既雅聞介夫及聞公言益用勤卿慕不能忘既而禮  
部放榜巵與焉閱之喜有介夫名益又自幸曰今而後  
庶幾得附介夫微其所為以成予德也逮奉 恩命賜  
進士第任以事予與介夫俱得在天官曹乃始獲與介  
夫定交焉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閑而內辨始即之固已  
使人忘其鄙吝心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  
優優乎其相忘於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汗隆文  
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  
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義理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到聞之  
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巵於是益  
服丘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嗟夫  
朋友道喪久矣古之人有齟齬一世而尚友千載者當  
其時豈無其人乎哉顧秦越之殊方出處之異致而彼  
此之不相值或一幸而遇焉則又名實之乖刺氣味之

參差不齊往往不如其所聞知則亦收之於前而却之  
於後咸合於始而破敗於其終也已由是觀之信乎取  
友之難也巵與介夫幸生同時學同業志同方見錄於  
有司同試政於天官曹又同方將依之異粗有所進而  
終身焉是賴介夫一旦乃以病去則予之欲倚於介  
夫者顧將何託焉乃知古人所憾者果不可謂之無而  
世之賢豪君子不可得而必與處雖與處亦不可得而  
必久者皆為不幸也雖然君子之取友或論於一世或  
議於一室或交於千里之外或感發於數千百年之下  
而有契於數千百年之上如古之人皆可指數豈必在  
於一聚散久不久之間哉同其趨而益善其學堅其約  
而不背其所以為是雖絕數千里之遠不得朝夕繼見  
抑何害其為吾友也況夫有德者必得其位脩於人者  
未嘗不變乎天介夫之疾當起於旦暮去非遠且復來  
又何憂乎久別邪行當復相聚矣第懼予何以為俟而  
再見吾介夫邪是為序

贈參議毛君貞甫序

今年夏山東參議毛君貞甫以計餉詣 京師貞甫向  
以給事中銜 命使兩廣使旋於道擢今官諸嘗與同  
僚者聞其來皆曰凡自諫垣以出者餞有宴贈有言獨  
貞甫拜 命傳舍不果今茲來也盍行之乃相與張  
於其邸宴既則又言曰孰宜贈吾貞甫以言邪於是  
引之張時行謂巵雅知貞甫者乃來屬予言巵與貞甫  
同家于南同出入場屋復同官 南京知之可謂稔

矣矣竊自意之知貞甫者雖貞甫或未之知也初之知居鄉校時即慕今之知辣齋王公讀其奏疏危言壯色想見其為人後得見公於江東英姿雄辯慨然有當世之念稱所慕焉既又得見范齋李公公高介尚節義博雅好古折行軍接後進之士之知亦與焉貞甫來南京輒日游兩公間與之上下其議論之知悚然私異之久之詢其然蓋貞甫自舉子時則已為王公所重館之為子弟師李公吳中前輩不汎許可特以遠大期貞甫處之若平交然兩公當世之偉人非阿其所好者之知知貞甫者以此竊意貞甫亦未必之知也夫士之崛起而特立固不盡藉於師友鄉閭之益然抱崛起之才特特立之操使復有所資藉焉之知敏化而速成要亦不為無助第不能苟焉

八

八

而台也貞甫莅官銳於職業屢論列政事得失人頗危之知之尋移疾以去弘治庚申天子亟於求治思用故司諫者復召起之置諸近列屬有遠邁貞甫再上書論使宜及遙將所以不用命者語益切直無何以使使出及被山東符貞甫嘆曰吾所得已逾涯可以休矣復以疾力請致仕執政者慰留之踰年乃抵任予觀今之仕者挈挈計歲月論階資以覲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貞甫官中外去就容與若視為長物其賢於人遠矣傳有之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貞甫者非其人邪或者謂貞甫給事禁中方以材譴爆聞于時稍頃可以都通顯躋崇近顧乃驟出之外以拂其心斯引疾而去也於戲貞甫豈若是哉給事中職于言者也繩愆違

兇利疾之知賢不肖觸人主喜怒側目者權貴人皆所不能免者故視其省闈恒若逆旅然朝可就而夕可去也幸今天子納諫獎善未嘗斥逐一言者脫有之貞甫視放流顛覆之境亦宜坦途然爾又豈憚於外內哉況參議一省官尊而秩厚職專而望重又得觀省於齊魯海岱之間以愜其願邪夫貞甫昔者論天下之事規模條畫蓋已悉備若歛其圖回天下者措之一方祗出其緒餘爾之知抑何以贈為貞甫行哉之知固知君者思以解或人之論可也

### 送太僕少卿李公敘

唐長慶中孔戣以左丞請老韓吏部愈狀其賢聞諸朝謂天子當留老成人自助不宜苟順其求殷勤感激系

八

八

數百言當時幾年七十且三矣使退之為宰相得天子相唯諾豈遂聽其去邪古今人未嘗不相及蓋有為戮者矣而退之者邈未有以聞何邪弘治四年秋太僕少卿李公詣闕上壽年才六十遂以致仕請吏部緣其奏也許之卿大夫士莫不噴噴咨歎高公之行且傷今之人無以處公也夫士之亟以自見者功業聲光而已耳然皆可儻致而苟獲惟其所謂品與望則不可概得焉此非一人之私也公游宦三十年海內之人讀其文章靡然以服即其言與貌羣然以趨其所嗜好為之取拾其論人賢不肖為之重輕其官於內暨外也又為之愉且戚此豈可以襲取哉品與望之所屬也蓋公少居太學即有聲嬖人嘗欲致為子弟師公直辭卻之及

中書舍人供奉 內殿有 詔寫浮屠書公辭非臣  
職且疏時所當弛張者以言左右有甚公者諧而答之  
罷其 致直凡此皆他人席以取卿相之地公之自守  
何如哉既益無所合適分司留南京久之稍遷至今官  
視事甫兩月遽又以去此天下所以益缺望也蓋才之  
難久矣今有一人焉其賢聞於衆矣及其去也則曰是  
奚足惜哉吾將求賢者以繼之嗟乎持是說以待庸衆  
人可也果賢也又豈可多得哉今 國家間暇在位者  
以守章程習文書稱其職業固不盡缺竭然材者也若  
公者使得其位則倡古道以正士俗課其功積孰與之  
當哉公篤好古文章深雅善筆札篆隸尤勁其尺牘造  
次皆可傳然皆公餘事也於乎後之人得其為入於文

星之外者將病今之不究其用而追慨焉蓋亦非予一  
人之私也公茲還吳中南京人士咸賦詩送之 嶠偕叙  
諸君

贈少參吳君之官廣西叙

予官南京喜從名人魁士將于時萃仕於斯者聞中得  
陳時安林長深林待用吳守愚數人焉皆文行兼備彬  
彬君子也南京山水壯麗又多高臺故苑平遠疎曠宴  
遊賦咏眺覽之地故暇則輒從諸君子欣然以游蓋當  
聖明御極寓內無事留司職務既簡而朋游復意氣相  
得方其羣嬉聯集蓋忘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無何長  
溪寂先出尋以親老辭雲南僉憲得教授常州明年待  
用時安繼出為雲南廣西按察副使至今年守愚復擢

廣之參議於是閩人之游好者出無幾矣夫古之君子  
尚友天下之士博且徧矣至要其平生所善愛者則亦  
不數人豈非以知己者之難哉昔歐陽永叔與尹思魯  
梅聖俞謝希深游謂洛陽東西之衝賓僚之盛後可繼  
也去後十餘年追思曩時之游有邈不可得之嘆此予  
於守愚之別益嘆賢豪君子聚合之難而交游知己之  
果不可汎得也守愚材質銳捷文辭筆札楚楚騰逸咏  
歌諧謔獨不作閩語自其明經取進士時年未三十拜  
南京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今官朱衣金鑄隱然  
當方面之重年猶未四十是皆時輩所難及予獨有為  
守愚喜者夫文學政事君子未嘗岐而二之孔門四科  
之列特各枚舉所重者爾不然顏閔之流他顧有不足

邪近世遂以政事屬諸吏文學屬諸儒謂其截然有不  
相入此豈覈到之論哉守愚雅擅文學往以飾政事宣  
風軍化施及蠻夷一洗俗儒謏吏之陋乃所優為者顧  
不可喜歟冬官諸僚友託予叙以贈予既重守愚別遂  
罄意所言然羣僚之意蓋不殊此他日守愚政成而來  
吾輩復有留於斯者乎尚當嗣為疇昔之游也

贈太守何公陞任貴州左叅政序

官人之法莫善於久任不徙莫不善於數易無常也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有虞所以計羣吏之治核庶績  
之成者其法詳盡可以憲章百世矣漢魏以降代自為  
制漢興去古未遠居官者猶有十年不調三世為郎或  
長子孫以官為氏者其貴久任蓋如此豈我一國朝考

績之法追紹有虞然洪武永樂之際躋省寺列郡邑官  
滿聲實相副者則 賜璽書增俸秩以慰留之務在得  
人久其任而不易歲月非所計也漢元成以後長吏數  
易王嘉言於朝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村懷危內顧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  
也維揚之守頃遼陽王公甫再踰歲以致仕去番陽鄧  
公代之未踰歲副憲廣西而去今閩中何公代之又未  
踰歲參政貴州而去凡三閱歲而三易守焉夫揚大郡  
也太守尊官也方其慎簡於初疇咨於衆以為宜厥任  
其既宜之矣曷為不久其任哉漢相之言識治體者當  
瞿然而思悚然而悟矣何公初以進士授行入滿三載

八  
卷  
之  
六

十二

考於吏部曠時備員考功詮其賢書其考曰奉使克勵  
其操居官允篤於學大冢宰亟以稱許之久之陞南京  
戶部員外郎歷郎中擢湖州知府進浙江左叅政績效  
益著聲問益起曠聞之竊喜且媿昔者知之不盡也會  
中人瑾用事誣以罪編管自在州無何瑾敗起知揚州  
至是迺復前官將較貳守于公書來屬曠為贈且曰公  
之先自其大父給事中以宦學起家至公之父諸父及  
諸昆弟皆以明經發解奕世儒官而公之兩弟繼先遂  
擢知崖州繼周擢知膠州稱人之善必本諸父兄敢併  
以請曠嘗慕嘆閩中舊家大族人才之盛若公家學之  
源淵世科之輝赫宦冑之蟬聯埒之它族尤鮮之及公  
之賢固有所自而謏陋如曠者固宜未能盡知也第惜

公之蒞揚也有蘊於中者未盡施有敷於下者未盡洽  
曠嘗與聞考績幽明之說而借留之未能也持久任之  
說以告焉然世方喜進趨倖超躡聞予言將不以為迂  
則以為惑矣夫惟有志之士超然以世道為計者或者  
以予言為然也若公者茲世之賢者也顧不然予言也  
乎是為贈

### 送吳中立知揚州序

國朝置天下為十有三司司各控其府南北之府獨直  
隸兩京大形勢也其選守也常重其守也常難其守之  
賢或不賢也毀譽常易被揚州府隸南京負淮瞰江東  
際於海吳楚之交截然一都會也其選守也尤重府率  
三州七縣民事既紛不可理加之鄙俦將迎之勤供億

八  
卷  
之  
六

十三

誅求之苦魚鹽商旅之雜皆萃於府聽於守焉其守也  
尤難也直要衝多四方遊談豪辯之士嚮 朝命使四  
方者又日夜交馳旁出不絕其賢否毀譽尤易被自非  
才識精敏知大體有行望者同克勝此聲 國迄今守  
揚者其幾數十人前之賢者曠未及知也求之近世治  
行卓異民思不怠則今三原王公為稱首公後歷臺省  
握戎政勳名顯大照映當世究其注心勵行已昉於為  
守時矣繼之者鮮或及焉嗟夫是豈其士風民俗驟殊  
於前日也哉特所以為守者有不同焉爾 上在位久  
今年春當黜陟之期特 勅銓曹察外有司賢不賢者  
進退之整齊吏治興起太平于時揚州關守吳君中立  
被大臣薦往踐其任中立世家臨川自進士歷官南京

部中十年矣其為人也志剛而氣和識敏而行潔  
士皆謂是官非中立不可異時追紹王公者其切  
望於斯人矣乎雖既喜揚人得君矣且竊為君喜焉昔  
人謂事功之成由時勢之易揚州古稱樂土近年始失  
舊觀民望賢守殆饑渴然中立蓄所有甚富際此敵涓  
之餘同僚留者又多君子相與協恭沛發嘉政一蘇疲  
民吾見其守無難而聲問易流也雖不自揆嘗欲傳王  
公政績為二千石楷法未就也俟他日吳君政之成也  
並傳其事以告揚人於不忘焉揚之人官南都者刑部  
郎中孫蕃都察院都事戴璋吏部司務黃用戸部郎中  
胃政相率為酒肴餞之既屬囑為叙

贈吏部尚書陳公致仕歸閩中叙代作

國朝以禮待臣下中外之臣皆以年七十致仕南京吏  
部尚書陳公前期三年既以疏馳請上不允諭留之  
踰年又請曰臣貪冒恩私宜去久矣今老且病非敢欺  
也上重違其意特降 璽書遷 太子少保俾驛致  
于家命有司月繼廩粟歲給輿皂以終其身焉搢紳士  
夫交口相歎曰 朝廷以禮使臣之意於是焉至而公  
之行能又足以當茲 天子 寵命可謂兩得也已公  
閩人也自登科筮仕迄今數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  
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奮才  
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誦於公究公  
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修饒  
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

惟夙昔立 朝行已灑然既無毫髮不恤於心而又獨  
受 天子之深知殊恩異秩娛其老而佚於家焉浩浩  
乎心與天游年與德茂為樂殆不可量也異時 天子  
行憲老納言之禮起公於家幡然在廷羽儀邦國又將  
推其所獨樂者與人共之其可必也審矣其既羨公歸  
之榮也而又惜其所蘊有未盡者三原幾其異日之復  
將柄用也於其去備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出判吉安序

今年春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以事出倅吉安于時  
有惜蘭完者顧而言曰君任法官十餘年持平讞明聲  
稱籍甚凡今科第官資與君相埒者皆聯翩歛起雄藩

壯郡遠邇相望君獨不以罪左遷是官可謂不平矣又有參語者曰不然吉安民俗健訟輒連蔓不可解大巨知君才且賢緣此輟君以往耳自今上即位雖發去不以罪豈久滯者哉夫晦於前者每彰於後而此之居者未必不為彼之伸物理蓋然也君行且召用又何患焉語既闡完拱而言曰爵祿名器非人臣所得私也凡吾臣子奔走外內輸忠宣蓋得以薄就功名以自見者皆君上之賜也矧予待罪郎署久上不以其能狀至罷黜之乃今復昇以善地繼廩祿焉德至渥予敢不惟命是聽惟益慎厥職而圖厥終是力又惡使大澤內外真所賦於間哉衆客悚然異其言於是益知蘭完處得失進退之會恢乎其有餘而世俗拘牽之見蓋不足以語蘭完矣蘭完其先開封之祥符元時有為雲南中慶路儒學提舉者遂家焉大父誠仕當求樂宣德間歷四劇縣皆有聲至蘭完迺第進士歷今官其學問履歷之美所從來蓋遠矣蘭完今判吉安其守則顯若天錫也天錫往以刑官不阿所職出倅永州二君出處既同道誼斯合盡話可否相濟以成吾見吉人蒙其休澤也會王潤請予序遂次第其語以為贈云

贈考功管君出守惠州詩序

南京去京師既遠凡百司庶府之臧否皆考功認其殿諸于吏部以聞其責任蓋重矣吏部每難其選必得闢大修潔之士方稱斯任前輩如余君可才戴君

景元劉君文綱皆以才行譽望標於一時至今稱考功者人曰三君三君云文綱之後管君升達自驗封主事寔繼之升達識敏志大自兒穉時居官行已之畧已得諸父師聞見之餘及蒞是官優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才譖赫然遂與三君相望於上下考功之官由茲益重矣升達今歲擢守惠州人率謂其居考功久不宜復昇以郡夫君子之仕所以行志也方今分曹列職得以近名施澤遂其疇昔之願者孰有如郡守者乎都數百里之地欣戚係其慘舒觀感視其嚶咲可謂寵且重矣此固吾升達之夙志也況惠州乃眉山蘇公所嘗宦游州在楚越之南名人偉士不憚岨遠而往者以蘇公為之先也然蘇公以別棄謫居升達則當闢聖之世握符

垂組連十數城而守之視蘇公之遭遇蓋又過焉由是言之在升達無不宜者夫升達官考功其聲光既有以埒於先輩而出也又得以愜其志蘊以追前賢之官跡蓋無慊然矣第愧嚙之不敏迺承乏而繼茲官焉仰觀數君子之盛美懷懍乎難其繼也升達於嚙有數年之好今別也當有以教之贈惠州詩共一帙嚙直寫意所欲者為叙諸首

贈宋僉憲之宦詩叙

予取友於天下得魁梧博雅之士數十人皆嚙之所師資賢焉者不但朋焉而已南京刑部多君子他人之賢者予未嘗不扳而與之游若宋君惟寅則今交游中與予最故者惟寅當成化丁酉舉京闈鄉試第一人時



彭侍講敷五節先馬瑞夫知貢舉二公碩學清望聞天下  
下鑒賞之際拔吾惟寅稠人之上程其文章流布邦國  
予時未識惟寅以其主司之賢知吾惟寅必傑然一時  
者也後予官南京聞林待用氏亟與之還往遂因待用  
往納交焉待用性明銳表裏洞豁惟寅冲雅廉靖秉君  
子之操二人者德相濟而業相規非苟合者也嗟夫朋  
友之道喪已久矣豈世俗諛佞苟合之謂哉考德問業  
相觀而善偕躋乎君子之域古之道也予無似迺雙託  
交於待用惟寅之間二君者直以其向慕之勤不即加  
棄之故嘗聞其言論以啓予之顛蒙閱其行履以勵予  
之不逮顧方資之以稍進而二君者又皆以才諳歛為  
時所顯庸則唯之私有不獲盡遂者矣余固為天下得  
人喜亦豈能無少憾於中耶惟寅今僉憲事山東同官  
諸君子相率賦詩贈之題其卷曰海嶽清風而以叙屬  
唯唯觀諸君子之篇什既樂惟寅之賢乎於人久矣不  
其去若不可一朝舍者蓋惟寅之賢乎於人久矣不  
獨唯一人之私也他日惟寅登泰山遂東游海上返而  
觀諸鄒魯文泗之郊輟車所臨清風載道則江東故人  
之思亦未必不形諸眉睫之間也

贈胡公少參之詩敘

今茲冬禮部郎中胡公伯堅擢參議陝省公薄於程期  
方隆寒遂傭車以西廣陵人宜寓於京師者咸惜公去  
迺餞飲於唯之舍以餞之觴一再行客有言者曰公自  
為諸生時以文章才氣負當世之志部使者至膳其院

之文傳郡邑為學者楷式聲名赫然動淮海間然七  
一入場屋乃始發解當是時人固惜之及公登進士第  
主事曾佐主客長膳部凡一國家朝賀封冊燕喜貢  
之六與公皆泄之循故實傳經義明練恭慎將事不  
言者蓋十有餘年同時輩流與公科第相埒官秩相比  
者多矣胡公常選躋無仕以出而公以不事表襮不貫  
附庸乃今以日月資級遷是官焉夫參議三省承流宣  
化當藩垣屏翰之寄亦何負於公哉顧等而視之論年  
而較德程材而量功在公若有不慚焉尔以是故人尤  
惜之語既唯因謂客曰稟於天而不可趨避者命也制  
於時而不可前却者勢也是二者聖與賢無如之何也  
若夫人心是非之正好惡之公則非時與勢所能易也

故古之怙勢乘時捷取寵利之徒幸而得之未嘗不侈  
然自視盛志意以驕閭巷及時異事殊向之奔馳以得  
之者適足為人所訾議此守道徇義之士所以寧樂於  
此而不羨於彼也由是論之則公之茲行乃所宜賀又  
惡用惜其不憊也哉況陝之為地被山帶河西北控諸  
藩夷在今天下為雄藩要鎮士之慷慨立功名者皆思  
掉鞅結騎遊其間公挾其才莅其事它日秉事幾之會  
得宣才猷建勲伐以究其所施使海內之人聞其姓名  
以驚挹其風聲以服則今日為公惜者又安知不轉為  
公賀哉於是客皆以唯言為然各賦詩以祝之公以  
與公同里開視唯為晚輩故又屬為叙乃次第前以  
德於公併為叙云

贈黃時用詩序

時用書有聲場屋間癸卯歲備車抵京師雖俱焉益聞  
其論明年時用顧其年已壯不樂與少年歲舉進士  
乃他日調選得吏部司務來南京又明年雖以考功郎  
歸來遂為同官留都吏部事既簡司務職在散地時用  
少學春秋志論嚴正負其才具簿書管籥外念無以發  
乃日與才傑之士游下上其議論凡古今人學識之正  
邪人品事功之崇卑心術之險夷天下事所以壞興與  
今之士所當取捨違嚮者吃吃不離口其言炳厲峻直  
足以作懦夫小人罷惰不振之氣聞者多背訕之時用  
竟不變曰吾道固如是也嗚呼士溺於習久矣時用忘  
其官之卑蚤夜磨濯以強其職業可不謂豪傑之士哉

今 天子方延海內簪直修偉之士以恢太平儻有以  
時用生平聞者必將當其才而易之官矣豈久淹於是  
耶時用官三年上計詣 闕下行將有所遇也贈詩共  
若干篇雖與時用俱廣陵人故為叙

贈鄧君貢甫還南京戶部詩叙

鄧君貢甫初官南京戶部主事掌黃籍蒞玄武湖勤明  
庶清吏民莫能欺人固擬為才大夫也及勘城南牧地  
毅然不為勢家屈挈而還諸官由是聲譽藉甚雖時備  
員考功會貢甫考績輒書其考曰明慎以司版圖清約  
以勵官守尚書毘陵王公慎許可視牘欣然曰吾雅知  
其賢非溢美也及囑調官北上踰數年與貢甫胥會於  
京師叩其學益博志益堅其經世庇民之畧張施次焉

蓋乎不可測雖於是益愧向者納交之踈而貢甫懷  
奇翫美不表襮以求聞則尤不可及也弘治己未貢甫  
以員外郎來監揚之鈔關揚四方之都會舟車之衝財  
賦之數也貢甫至則刻宿弊蠲橫征抑豪強通商旅不  
數月而政成廢滯具舉名實交孚蓋其所負者大此特  
其緒餘焉而民已被其不貲之惠矣夫士之仕也患志  
之不恒守之不力故或戕於始而愆其終或謹於細而  
忽其大或修於顯而謐於微甚可懼也貢甫入官十數  
年其操履軌度不異寒素要之竟不變也可知已豈非  
特立士哉貢甫廣之東莞人先世在宋元時官總管守  
其土地人門稱於嶺南大父組以儒起家令靈川縣及  
貢甫遂以文學舉進士卒業於深菴丘公之門所得益

遠公以遠到期之蓋其家世源流之盛師友問學之懿  
從來遠矣宜其卓然有立也居揚暮年代者至茲還郎  
曹揚之人士及寓游於揚者誄慕其德相率賦詩奉送  
之圖其中以志扳戀之意既成軸以叙徵諸巖壑於貢  
甫十年之雅且揚人也遂不辭猥叙於上方貢甫它日  
列方岳躋巖廊尚有以慰揚人之思則非巖壑所能盡  
也

贈曾舜善冠帶還莆序

古之為民者四貨殖者蓋商之流王政所不可無也然  
君子每慎與其人者豈驟以其逐末故歟世固有商名  
而士行者古之豪傑不羈之士亦有困於無聊隱忍自  
甘於賈漿販脂之間者然負其才能卒有以樹立以



自襟見於世而不竟與其倫輩伍焉若是者君子亦豈  
而棄之哉曾君舜善甫之涵江人也予不識舜善  
而得其為人於翁君守洪守洪今太常陳公婿也公以  
盛德宿學負天下之望其得婿必佳矣守洪以大子  
修謹好學居公之甥館其取友必端矣舜善商也得還  
往其翁婿之間其必有所取矣守洪來語予曰舜善名  
家子少讀書志氣偉然性雅好游覽嘗挾其貲出入嶺  
海間數年致多財會縣官募民入貲錫以章服君遂慨  
然應之遂拜散官今年秋來游金陵仰觀 宮闕之宏  
壯與城池之高深退見都邑人物之雅且秀浩然歎曰  
樂哉遊使吾自閑於家又何以及是偉觀也哉既而念  
其母孺人將歸而省之予聞人之仕於此者皆愛其為

不識其為人

廿二

人而重與之別願子言以為贈予觀世之人修廢舉之  
術行于四方指畫心計乾沒於利特拔於其中者幾何  
人其舜善出所有以助縣官不足非隱而不忘世者乎  
身乎外乃心罔不在親側非游而不遠親者乎由是觀  
之蓋亦賢而隱於商者也予聞甫田為全閩人物淵藪  
其仕於中外相望後先者予幸見聞之矣至於大山長  
谷之中託跡於畊築釣卜饌翼飲水咏歌先王之道以  
自樂焉者未必無其人也舜善歸矣為我訪焉他日復  
遊于斯其歷數以告我也

送吳禹疇序

軍駕自臨燕于今幾六十年仕於內者職親勢近取名  
聲陟崇顯為地益便留都官視外官雖稍重九今內外

大官秩至三四百石者掄擬輒不此及望輕勢奪積漸  
與外官等 陛下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惠天下吏  
情政固有成績特破故例不問外內惟賢暨能存授以  
位于時南京刑部郎中吳君禹疇超拜貴州副按察使  
命既下大夫士皆謂南官不預茲選久矣曩時官于此  
者豈其蘊蓄猷為咸不迫於 內者邪特偏於位置困  
於年資爰弗克懽其心以究厥施焉爾 陛下銳意思  
治驟起幽遠俾人人獻其所長罔有不獲盡用之嘆其  
示天下廣矣矧於此竊過計焉夫前世入主嘗患資格  
不足盡偉傑之士慨然破例以用人卒之所用者往往  
不副其所聞知于是人主之心浸怠於初而益狃其舊  
士之學古利器居常憾不獲用及用矣是厭人望者又

不識其為人

廿三

每不多見焉是二者何其相湏之切而相值之難也哉  
禹疇拔自故常之外秩尊而寵踰望重而委深往踐其  
任所以副上知而寒羣聽者寧能自己而不前乎然予  
夙知禹疇端厚通敏勵於文學嘗雅意斯世冀赫然有  
為也挾是以往殆不可禦他日號於天下謂留都多才  
賢果不可繫詘其聲于此乎其聲于此乎禹疇行司封  
主事夏廷章暨名卿士相率為詩贈之屬予題其首夏  
於吳為姻家也宜其推大之以此云

贈游君用賓出守紹興叙

南京刑部郎中游君用賓今年春上最至吏部尚書  
王公慎許可按考功牘亟以稱書更其詞曰性行  
方正治行 京師郡符既至遂不果蓋君之才行

於人人久矣不缺奏課而定也初上即傳之元年采  
基臣言既察兩京官屬式序在位矣今年春值海內述  
職復勅銓曹特嚴黜陟之典蓋自藩臬重臣以下凡  
不職者黜幾數十人所以風告天下者甚切南京擢  
知縣者凡五人銓曹仰承上意皆度其黜之所在與  
所以治者稱其才力以授焉可謂同心求治矣夫用人  
各當其才而久其功此是舜之治也顧人才識之所宜  
有疎密寬猛繁簡之善焉惟用之者不違其長則不害  
其用也紹興東南嘉甌古稱民性柔慧重法犯士喜學  
問師友今之風俗如古所云否邪君任法官十餘年聽  
訟蓋無難獨其為人渾雅廉靜所以鎮俗而定民者有  
在於法律聽讞之外此士大夫率喜紹興宜君也予聞

為政者嘗示民好惡所注以導其歸山陰陳直夫氏曰  
居憲府最有直聲今謝病歸山中佩聲履潔足不入城  
府此其邦人所瞻望者君行數過其廬而禮焉則民知  
所勸矣夫聖君賢相掄材求治如此之急君既被  
命其設施次第備矣奚俟予言然予特舉是告君者良  
以今人之所緩而君之所欲聞者會太學周生合其友  
十數人請必有以贈君因書

送贛州太守周君

上即大寶之元年采基臣言命下銓曹行考課之令  
後去檢淨以儆有位而尤慎簡茂異以充岳牧之選于  
時周君文鳴以驗封正郎擢守贛州蓋自更化之後吏  
部六破資格異名實求嘗輕薦人以官而贛之為府控

制閭閻呼吸荆吳地大以惡民雜而罷尤難其守  
鳴官于南服而吏部掣以任之豈非才行茂異夙有以  
聞於政府者哉文鳴世家湖廣之龍陽自少種學績文  
舉進士為邑人倡尋授都水主事政考功而至今官文  
鳴器識備重練於政事敏有以治劇惠有以使人名實  
孚於上下蓋非一日往踐其任乃所優為者矣雖然予  
復有為文鳴告者蓋今之贛非昔之贛矣今之守贛者  
亦不可以他郡之守例視之邇者贛人與峒寇相煽為  
變破城障剽奪民勢浸不可制至厯聖慮擇憲臣持  
節以往恩馴威懾僅得其平甚矣治平之難而破壞之  
易也又鳴當贛人傷夷繹騷之餘彈壓其悍強輯和其  
民俗防微慮遠為之畫百年無事之策乃有以寬南

碩之憂而副賢公卿遴選之意此在文鳴所嘗究意者  
豈俟予言之贅哉他日績效愈著聲聞益遠由是歷方  
岳躋巖廊人將數其履歷曰自南京吏部發軔者則予  
豈不與有耀焉

壽留守朱侯七襄叙

朱秀才梓嘗從予游導南崇敬留守衛百戶致仕家居  
今年登七十秀才之妻之父李鳳率親賓往賀之秀才  
請予道其祝壽之意予曰汝知汝翁所以壽乎曰不知  
也予曰壽者五福之一人所至願而難得者也而武夫  
健士得之尤難予嘗讀傳記見天下多事之時英雄割  
據干戈相尋當是時雖大山長谷之民求寧厥居而弥  
厥性者猶不可得況提戈擐甲于戎馬殺伐之場者乎

及天下甫定中國之民幸生聚矣獨武夫健士上之人復資其力以扞姦宄而成邊陲較之中國之民得全其生者蓋鮮夫壽者人所不可必得而武夫健士之必不可得也尤如此四方之民戴列聖之仁膏澤沐浴休養太平已百年矣而西戎北狄悍驕桀驁猶時時竊發亭障間汝翁雖寄官軍旅然當太平之時而又官于留都少不戍邊陲長不履行陣神完而氣固志得而體愉此其所以壽也汝知之乎秀才瞿然以予言為然朱氏其先廬州六安人矣之先人有功洪武永樂間積功至今官族嗣之將五十年直亮恭勤鮮有敗事有子二人長曰禮世其官次即祥京學弟子員習舉子業穎銳可愛世之人有壽者他福未必備也侯獨子姓材良家復

壽廷氏翁媼序

高郵廷文淵選丞浙之桐鄉縣值隆冬備車以行客有止之須春以較者文淵曰字父母之年皆老矣字無似弗克顯揚乃今幸倖茲邑惟亟歸庶薄慰吾親之望尚奚春之待邪遂過余告所以行驢曰是宜亟歸也君之來也父母垂涕而送之其遠也跋而望之及其久也倚門而望之數君之行日相顧而言曰吾兒曷歸乎若是其為情蓋不可舍一日而遠遊者今君奉檄而歸冠服

渾然侍于左右日率昆季合賓姬擊鮮洗觴蕭然以樂樂若是其為情蓋天下無以易之者君其亟歸哉雖君被丞縣之命期會不可愆職業不可曠恐不獲肉替其私而久乎父母之側也則將奈何吾聞君有三弟能親其家而實也方治經習舉子業必能體君之心而勉於子職者也居者養親之體仕者養親之志君奚難於出哉况桐鄉距高郵僅千里兩地之使月相還往不患乎音問之不繼也歲時君以職事詣兩都亦可以止傳而過家他日懋有治行部使者廉訪以聞則又得以書最而貤封是皆所以尊榮其親者君其行哉文淵曰吾父向以饑歲發粟拜冠帶之賜矣吾母乃高沙沈履士之女為婦為母閭里稱之明年皆躋八袞念吾父頃

辱少宗伯張公壽以文矣吾母未有屬也敢祈子一言壽之字將奉歸以為里巷之榮也因再拜以請囑於宇雅有鄉曲之好薄不可辭但囑私有所忌未嘗祝人之母也乃稍次第前語書諸卷首文淵祝壽之際命寶展而誦之二老人執觴驪然而笑曰吾乃今知有子之樂也亦豈不稍助其壽乎

壽杭廷瑞七十詩叙

樸菴杭慶士其先揚之泰人國初戍于燕隸武功中籍遂家於潞河之灣慶士質直重然諾以義氣聞凡揚之行旅游宦詣京師者舟車竭厥足其家至則供張飲食欣然如歸焉以故揚人年慶士壽七十七月四日縣孤之旦也於是

詩于軸而往壽之謬叙屬於瞻請  
大壽者五福之一造物者所靳予而夫人得之  
必不壽德值諸時而尤得諸養乃可以言壽若於德  
不祥於時而不偶於養為失其所則雖期福壽徒  
具几杖而老歲月而已亦奚足以為壽哉康士之  
吾泰之舊俗民習勤儉質直而木訥語曰人之生也直  
又謂木訥近仁故仁者壽康士自壯迄今其行於家施  
于鄉近于事物所謂質直而木訥者遐久而不變非本  
諸德乎當列聖垂衣裳治天下之時四方熙洽無戰爭  
金革之聲康士雖列尺籍手不操干戈足不履行陳安  
居而暇食神全而體完非值諸時乎一丈夫子曰報字  
守之修德而敏讀書吏通大義名人勝士皆愛重之  
康士年既高斷家事不關白報承其業左右就養几瀕  
瀕桑蒿之具燕饗遊適之需無不顧其外而娛其中又  
非得其養者乎是三者他人所不能兼而康士兼之此  
其所以為壽予交於其父子久故特知其詳而道其  
也由是觀之康士之壽豈已於今哉殆將進而之耄之  
耄之期頤而為邦家之瑞也姑叙此於諸詩之末以終  
焉

看竹亭詩稿序

劉與之少游南京武學讀書屬文亟欲以文儒自見會  
襲其尊人指揮使不果留都事簡與之所蒞職咄嗟而  
辨顧無以發其蘊居城之南隅有遺臺故苑林麓池  
之盛乃樹竹數百箇構亭曰看竹日夕咏嘯其中凡

娛嬉譁悲愁慨歎懷思駭愕無聊之故意之所極一於  
詩發之久之學益博詩益工所樹之竹益鬱然成林與  
之曰吾詩藉此以成者是又宜名吾詩遂題其集曰看  
竹漫稿予官留曹日間輒至其所婆娑容與竟日不忍  
舍去後三四年與之才湑歛聞於時當路者交薦之  
擢總江東漕餉今年冬徧出其詩以請曰君嘗可予序  
者予閱之既乃曰昔衛人美武公之德屢以竹而詩詠  
之君故治毛鄭詩豈徒寓興於竹假助於詩而已予觀  
君之文詞既以翹然盛茂及施于官守堅剛之操彌久  
不渝箋詩者所云君蓋似之矣昔詩人讀君詩固以看  
竹而致慕之茲又以竹證君之德則是集也何患於不  
傳而待予之序哉與之請益堅乃為之序為之序所以  
納交於此君且欲問主人之好也與之其毋以我為隘  
也乎

小集壇文集卷之六

九

序文

海屋壽徵圖叙

弘治己未封主事莆田林公元旭年七十冬十一月十有二日寔初度之辰前期黃負外伯望方主事壽鄉抵書于囷曰吾閩縣唐涉宋暨于有國人門之盛莆為最莆之稱世家者以有數而林為最公唐邵州牧蘊之後自宋宗正簿曰應成者講道東湖時大儒瓜山潘氏復齋陳氏尊考亭之學公逮事焉公子棟棟子罔孫三世取進士棟仕知同安縣罔孫仕知瑞安州罔孫之孫教諭圭力闡閩洛之傳有重名於時號三復三復之孫宗教授于楊號敬齋以師道鳴士子嚮然以為法此公世

八景樓文集卷之七

曹家學之盛也公敬齋之仲子性至孝旦起輒具盥櫛食飲衣履客至視具疾視藥行視裝非事事日侍側不去友於昆弟教諸子嚴而法謹先世祠墓恒葺治之性直諒素不干公府不為婢阿語態此公器質行履之懿也元配安人黃氏宋狀元公度之後訓導滋之女大姑方性嚴他婦莫能事安人能伺其涼燠饑渴及滋味并淡之節為余被滌清忠養之不缺問請輒當其意則則坐床下摩撫使睡覺則以鼻交其意徐呼使復又魔則又如如是焉蓋衣不解帶二十年敬齋官于外嘗貽書命公携室以隨安人請留待姑而遣妾與俱撫諸子女同二均養紡績至老不廢聲跡不至廳屏今年七十矣公五文夫子長曰俊歷官至按察使移疾家居儼然學

正德宗明教諭傳佐皆業儒懿德衛賢此公道行於事子成化之驗也莆中大夫士咸曰公宜壽於是編詩以獻圖曰海屋壽徵者蓋假神仙家之說以祝公之壽焉子叙囷作而言曰猗我公之壽也今之人亦有三淪於公者較之公載德趾美有所承藉於前猗身御家有所培植於已彪炳育珍有所嗣續於方來求之四方蓋未之多見也夫三者固若無係於壽然子然徒壽於世則人何貴於壽哉亦終于磨滅無聞而已耳由是論之公之壽奚翅過於人雖燕齊詭恠之士能談閩海素之變現蓬萊之永清淺者亦無足慕也已公諸子皆賢居者能守其志仕者能養其志按察君文學節義蔚然于時簡在帝心召命待至固不得久於公側也異時陟嶺南東釣時移所以壽親者以壽國脉以壽民命嘉猷偉績為時名臣使天下誦之萬世仰之推其所自曰此元旭公之子也則豈祇壽公之年且壽公名於無期矣瀛無似君厚與之遊公之家世行業飫於見聞頌德美而祝壽祺豈敢為諛諛公躋於大耋期願之域倘得升公之堂操几杖而從之尚當為公頌也

送靳克道叙

丹徒靳克道今歲舉南畿解榜第一人克道年纔二十有六儀觀秀爽公卿士民莫不嘖嘖賞歎時董廢子尚矩張替善庭祥司貢舉僉謂主司之賢則克道之文學器識必傑然一時者也越三日子與思齊文選順德給事往賀之二君道其家世甚詳因得聞其尊府舊嘗經

溫州及今幾二十載溫之人猶誦其姓名併其面貌言勤之狀不忘余於是知充道之修於家者有自而經歷公之昌厥後也固宜及館觴而醢會孫御史文冕至復舉觴而謂座客曰此余官潤時所識士也其學得之丁王夫氏王夫得之迺翁易洞先生先生德隱于鄉極慎許可於諸生中特愛之嘗曰靳生他日遠到科目非所屑也今果然矣余既得其師友學問授受之詳於是知吾充道果非時輩可及而益歎主司之得人也夫古之君子成其道德文藝之美者博取之於外而厚納之於中浸灌磨治積有歲年蓋非突然一日而遂成也充道得之天者既厚而本之父兄師友者又能相藉以成則夫巍然一第曾足以畢充道之能事哉抑居盛名者

孝徵詩錄叙

御史史君公著鄭之新鄭人丁其先大夫奉議公之憂結廬于墓悲號毀悴縣人皆哀之嘗中夜劇賊數人肩羊豕肉以饋投書曰聞君孝敢以是助墓祭須臾有雲氣盈歛迴旋墓上郭守宏見而異之榜其廬曰白雲飛處是年祭田之穀一莖雙穗者擷亦至若干秉于是汴洛間能詩者爭誦詠之史御史孝遂聞於遠邇弘治己未公著將令按南北淮塩事既而還郡太守許君公

送施君彥器擢守河間詩序

台為淞水東郡山環海富在古人物稱多君子至國初有文學節行奔走一世者出故郡望益重雖嘗讀其書論其世想其道德儀刑之盛輒咨嗟歎息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厥後備官南北都始得接見台之大夫士往往議論峻直文章瞻蔚風緊偉特足以起懦夫鄙儒之氣于是益嘆前修之澤入人者深而故家遺俗風流未泯蓋非世變所能易也故台之士才且賢者雖不自校未嘗不強而附焉若今施君彥器則雖同年友也彥器溫明雅重疆學而文今年秋以刑部郎中擢守河間郡命既下間有謂嶠者曰河間當南北之衝土壙而瘠民惰而嚚有盜賊之俠有屯戍之師有將迎之費有

冗溢之征而又有賜予之地湯沐之邑貴近者蒞焉視他郡尤紛不可理施君儒雅之質得無用違其長乎嶠曰子言非盡知施君者施君在刑曹幾十年飭躬慎法棘棘不阿大司寇以下皆譽重之日者特指太原勘臺察之獄君據事奮筆毫髮不少貸卒奪御史官此其自立如何天子大臣知其賢故特畀是郡而超授之蓋其才固不宜者况一郡乎第今之守郡誠有難者或者子未之思也夫擊豪強破奸宄使得行其志一簿尉之職爾顧今之守令監司旁午其上吏民窺伺其下簿書期會之外一搖手不可得其志否邪彥器守茲要郡必求所以行其志阜民立政為國家樹保障以固畿輔乃克慰中外之望此則難者然非吾彥器亦莫能辦



也彥器將之負外黃君汝修與之有連也倡諸僚友賦詩餞之謂囷雅知彥器且號夙慕台人者乃屬為之序

送汪進之知永嘉叙

丁巳冬進之既竣使事於部會選進士補給事中囷一日相揖馬上與語曰銓曹重給諫之職茲遴選於衆而求其人君雅有才諳其必不合君矣囷將賀其得人也進之曰余次當作令是寧可得邪囷既叩其所以又曰選士以克諫職未必槩拘以例也君第往無惑居無何進之乃選永嘉今囷詣其館因出向所為文章觀之見其問學閎深而浩博其議論深切而核明其述古今人事所以成敗與法令風俗之所當張弛而移易者則又憂深而思遠如古之人慟慟太息以號於人者讀未盡

卷之七

六

召而米列諸臺省則沛然行其所學而不憾其齟齬不遇如賈生矣由是論之進之之出處蓋有默相之以需其用者而又何不憚於茲行矣乎進之既輟吾友胡德淵偕金生行來屬言以贈囷既釋然於進之之去而決其將來之必有聞也乃不辭而序其行

贈董汝淳知楚雄序

董太守汝淳服除赴闕吏部薦知楚雄府大夫士相與議曰董君為人清疆良實好古篤學果於力行前典兩劇郡廉惠之政至今人思之楚雄在西南萬里外推而授之校資度德無乃與故常鑑乎囷日聞於人因語及之為汝淳慰汝淳曰此言蓋私予殆非知予者楚雄可為予賀矣昔予之得郡也一當圻輔之望一控岷漢

卷之七

七

之衝地要而任重郡劇而事叢惴惴焉日營職業以道罪戾自顧非予所宜也今楚雄雖僻在漢楚之間按其硯封不足當中州一壯縣以予長其人得不曠厥職庶幾餘力且及予之舊學焉雖予自擇其宜便莫楚雄若矣尚奚以遠近論哉囷聞而益重之蓋荆梁極南之域在昔非中州人士所居守令之缺率多以罷老遷謫者備其員化有所不宣政有所不平故其人往往變激尋干戈以扞游徼之吏異時蓋嘗病焉汝淳東廡明之行無譴逐之虞又樂乎其職不鄙其民往宣陛下之德澤以柔服之使荒陬絕壤之民懽然改觀曰董使君非若人者流吾徒可以嚮化矣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汝淳游宦何所不宜邪重之行者咸贈以言囷與汝淳同

舉進士且交游兩都尤善也故輒為叙亦祇述所聞以要其成媿無以為汝淳贈也

仙居士人贈縣令詩叙

高安劉端夫令僊居既九年僊居人士多賦詩賞其行縣為一冊今南臺經歷王宏文叙諸首御史王成之復屬予繼序二君俱其邑人也記予前四五年在京師嘗聞端夫治僊居聲藉甚嗣後未有所聞也迺今復得聞其治最之成於二君焉予雖不入其境而履其庭可以坐得其所以治矣使予竟其所聞者二君之惠也夫今之譽人者多徇其睚眦之私而每為溢汎之言他人言之予且不信也二君者世所謂端人君子也而其所職尤在別賢不肖激濁揚清佐天子行賞罰為海內

八書文集卷之七

八

之所信者其不阿其所好而給於人可知也况又有給於予乎此予所以信端夫之治不爽於予昔所聞也僊居得縣千餘年矣為之令者蓋什百其人宋之時惟古靈陳先生以其治聞其聲宏以遠迄于今不衰未聞有繼也嗟夫古之人歛惠此土者未嘗不望於今也今之人承流此土者亦未嘗不企於古也古今人未嘗不同也端夫之治既見稱於今之君子矣雖未躋於古人茲又將改秩他日躋於古人者固有待也吾見二君者益將廣其所譽而予也亦得大其所聞也

贈舒君桓玉權廣東僉憲叙

今年春三月南京刑部員外郎舒君桓玉拜廣東按察司僉事權與桓玉俱甲辰進士釋褐九十年矣同年擢

官者自羅公旦始而僅五人按自南京者則肇于桓王今為第六人紀綱之地界付維艱可謂遴選也已舒氏故豫章宦族其先有諱邦佐者宋淳熙進士錄事寮軍于衡至桓王之太父有常出仕皇朝兩知縣焯有行績伯考伯敬以曾鶴齡榜進士歷守名郡而其尊人甫則又啓封備服膺德于鄉故桓王所以學與仕者皆本之父兄之懿誼諒充溢之餘其在刑曹謹法令淬廉隅傳援書評諫諍不阿諂主事進員外郎甫六年爾聲聞欽著命秩載加是自致之而桓王不自多也桓王將抵任同年官南京者九廿有三人醵飲於白輔之第而餞焉酒半相顧屬觴於權謂宜有言以寵其行顧權之無似豈復有裨桓王而敢先諸君子以言

八書文集卷之七

八

矧剛明閱亮如桓王者抑奚取於權而待其言邪試言之以塞諸君子之請今夫策名列職敷歷中外者四海之人也至於節行之相砥礪功名之相推挽喜相欣而憂相戚者惟同年為然權嘗徵諸衆矣人曰某賢者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顯融矣與之同年者必躍然喜曰此吾榜之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不喜者矣又曰某非賢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墮敗矣與之同年者必怫然不喜曰此吾榜之不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喜者矣故一事得同年莫不策勵以相勸一事失同年亦莫不哀以相憐其德誼之親契分之厚蓋如此則今日同年之宴所以厚望於桓王者為何如哉凡吾同年自僉憲廣東者得黃戶部世英歐陽舍人子履今汪御



史高夫又以其職巡行計數君子朝夕與俱咨諏所以交修而共濟者猶吾諸同志之好也嗚呼何堪諸之問獨先被吾同年休澤乎此尤可為廣人度也寔既諸同年皆曰凡子之言皆吾儕之所欲者請書之遂書以贈

### 贈張鳳舉叙

恭輿在洪武之季茅公大方宴僉御史府文學行義振警一世及今百餘年矣士之產其鄉者顧往往扼於科目抑塞而無聞雖竊惑之弘治丙辰鳳舉挾其季种偕試于京師鳳舉超然舉進士雖始納而友之蓋思茅公而不見見其鄉之子弟得以遐想公之為人乃雖所夙願而况方聞修博瞻文辭力學問如吾鳳舉者哉雖既

下集卷之三

十一

解向之所惑竊又為茅公之鄉得人喜無何鳳舉映選執政者薦其賢擇睦之淳安令以授焉瀕行數過予若重舍子以去者觀其意非有所擇於中外蓋懼其學之撓於政也因告之曰陽山夷陵皆東南數千里外荒寒之境退之永叔居之益得肆其所學九川奎之所經江山之所觸又足以發其志意助為文章由是論之學問蓋非他故所能奪在學者壹其志而已今淳安視浙東西縣俗和而訟簡最稱易治茲行也歷吳越之都會山阻水涯極幽遐奇詭之觀皆資鳳舉以學者而又何患乎鳳舉行其巖之陋矣足以盡子也於是諸大夫士輒聯句贈之既題諸卷而離送以意所言者為之引

送楊名甫母太孺人歸慈溪序

魯卿歌有賢母曰敬姜焉歌嘗諷其母之休績也敬姜述古后夫人內子命婦列士之妻賦事獻功之制及民生之善惡以勞以逸以土之沃瘠百餘言以語之陳詞援義儀法凜凜若當是時先王之化未遠而齊魯大國公卿世族壹彙內則有不失其舊者猶如此吁豈末世所能及哉吾友鄭揚名甫自少游鄉校凝然如成人及第進士宰三劇縣皆有德于民民爭留之故家宰倪文毅公於稠人中拔實考功主事廷論皆以為得人名甫益肆問學奮厥厥職屢上書論政事當弛張者天子嘉其言輒下公卿議議上輒從行之夫士之樹立固藉於實友之相切劘官師之相規誨雖獨異夫名甫蒞官有恒德謀國有恒心若夙習而豫定非歲月焉所以切劘規誨而成者是獨何耶抑鄭故多才之地為之長為之游者皆它郡國之不若邪每見退而思之意其必有自也一日揖名甫詢及其家世名甫曰先文林君晦德于野甫就祿崑山不及養母孺人元城張丞女也性嚴而貌恭才識類偉男子博聞古今者自子器入官教之勤教之儉躬率之猶兒時也雖曰君之賢寔本於父母孺固意其然又曰母今年六十有七將携葉氏妹與其婿歸謂子器曰兒一心奉職吾歸治吾生庶兒無內顧憂也雖竦然曰有是哉太孺人之賢於是乎加人遠矣今之仕者孰不願養其親猶瀟之甘綺糞之溫輿焉之適第宅之安皆養也名甫即秩雖庫疆力可辦此以為悅而太孺人獨超然遠計不以累其子安於儉勤以歸此其

其語以歸之

今天下之士試於內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蓋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薦而至者不過試於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或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百司庶府卿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於進士者猶遲遲有之至於今則寢不逮矣嗟夫豈人才夙異於曠昔耶蓋亦有繇然已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盛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彊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羣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為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

進士之選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徂而地拘紫  
荒而志沮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  
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  
吾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以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  
也故在漢則曰賢良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  
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  
文學之選者即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  
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於異代  
我則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蓋均是人也特有  
司錄用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  
遂差殊以觀爾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  
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者又胥藉是以出矣豈能  
避有司之求而悉他塗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  
而雅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於造  
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槩然占前  
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  
南離揚人仕於朝及諸嘗征求者咸屬子言以贈蠟與  
源潔同里聞且有連交遊最久源潔母孺人居孀有節  
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  
氏之心蠟故罄意所欲言者為告南離之士異時有掇  
高科列膺仕以才業圖於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  
者其在於茲乎其在於茲乎

成化甲辰<sup>癸卯</sup>禮部進士者共三百人時初釋褐相揖

漫呼為同年。雖與麻城董朴、汝淳皆未相知也。無何會汝淳於張經歷。素家經歷。方以言事謫官。師宗汝淳。閱閱然為之言。其道路所經。與其地風俗。藥倉之所宜。甚悉。雖始得其姓。與字識其面貌。而有以知汝淳也。及同官南京。數往還焉。汝淳篤學而勵行。施于有政。確乎其不可拔。儼乎其不可污。雖乃益稔汝淳之賢。私幸獲而友焉。因又賀吾榜之得人也。汝淳自麻城迎其父明山翁。嗣承母氏會養於官。翁脩髯。眸貌言論。冲暢有隱。君子之風。雖往拜而異之。既三年。汝淳蒞職有成。天子封翁如其子官。曾為安人翁時年七十三。曾年視翁加二歲矣。賔僚皆嘖嘖。侈羨相與言曰。今之仕者。咸以祿逮其親為願。而及封者。什之四五而已。偏侍者尤半焉。孰有高年具慶如汝淳父母者乎。可謂榮且壽已。是不可無賀。迺繪圖賦詩。而以簡授。雖曰請為叙。維董氏故邑中衣冠家。自翁之先人。愈憲伯兄通判。皆以宦業聞。翁續父兄之業。雅不欲仕。韜美而家居。以教子善族為事故。其子希童。漸長。漬質厚材。良擢甲科。升太學。者四五人。需試於鄉者又六七人。可謂盛也已。雖既悉其家世。宦學之熱。于是知汝淳之賢。遠有所自。而翁之善教。茲為有徵。是宜顯而叙之。以為其邦人勸。若夫揚厲國家體遇。臣下教忠勸孝之義。及天下之所以申錫祉壽於翁媼者。則圖與詩具於下方。無庸乎囁之贊也。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始先生典教泰之日。雖年十七八。在諸生後。獨獎與之。間語。雖曰春秋一經。自先聖筆削。後歷數大儒箋釋。微辭奧義。多闡白。然尚有可議者。予嘗脫去傳註。直取聖經讀而玩之。其詞簡其事覈。其義深。其理直。九當時國君卿大夫之功罪。會盟征伐。交聘之是非。中國四夷之賤貴。亂臣賊子之隱微。莫不昭然簡冊。有不待三傳而見者。學者有得於是。是則為子為臣。臨大事決大疑。殆不難矣。子質敏。可更授之。雖時方治毛詩。工舉子業。弗暇然。莫有待焉。迨癸卯。領鄉薦。甲辰。遂貢春官。與賜進士第。欲往授其說。不可得矣。嗟夫。學莫大於師友之益。古之人有越境去國。從之游者。幸而即之。雖罹飢餓。觸厄難。瀕死不忍去。誠以所樂在是也。雖幸先生臨教之。且欲授以所自得者。挈而躋諸高明之域。不可謂不遇矣。而庸情玩愒。卒不果從事。是可慨歎也已。又明年。雖授南京考功先生。亦滿九載。缺選於吏部。當道者重其才。超授知博白縣。道過江東。雖謁之。先生曰。予卑官也。籍子稍有聞。子矣。贈我。雖曰先生明春秋。經剔去浮偽。獨得聖人之粹精。其用力勤且久矣。雖雖不竟其業。博白之衆。必有豪特狂僇者。在其間。又奚患乎無所傳也。然昔者。惟見於文字。議論之間。今則得百里而治之措諸政事。而行其所學矣。是固先生夙願也。論者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挾而治天下。有餘裕矣。矧一邑哉。敢以是為贈。

送沈德莊知崇安縣序

古之學者之游道也於聖人賢士之所在輒數千里往從之遊不幸不及其人而事之也誦其詩讀其書私泚其業於其門人弟子之所傳尚以為未足也則識其顏貌冠履并其嗜好之所在又訪其觀游宴射之處徘徊想像以得其為人嗟乎是何學道之篤也今年夏吏部惠郡邑令倅恒不滿其員迺超集選人亟試之於是山陰沈休德莊選建之崇安今予與德莊有一日之雅聞之躍然喜往賀之曰此四方學者願遊而不得者子得之何其幸哉聖賢之生不數數然也或相去數千里或相距數百歲始得一人焉獨建之崇安當宋中葉有胡文定公之家學源淵有劉忠顯公之世篤忠義而先師晦菴朱子則講學於文定從子原仲忠顯季子彥冲之

八州學文集卷之七

十六

門一時諸賢歸然相望麟鳳遑皆在今溪山百里之間朱子雖晚徙建陽而崇安則少所游壯所居者今夫一鄉一邑得一士以為望人猶嚮慕而欲居之況羣賢彙萃之地乎得一節一藝之士猶以為重况大賢鉅儒師表百世者乎予試於稠人中而獨得是邑焉造物者殆有以私於子也夫羣賢之書今固家傳而人誦矣然其微言遺墨故家舊族之所襲藏者人固不得玩繹之也道德之光山斗之像丹青所摹子孫所寶者人固不得瞻對之也五夫之里九曲之溪百丈之山父兄師友談經講道高棲遐邇之地人固不得徧遊而盡覽也子併而得之何其幸哉何其幸哉雖然予又有為子喜者崇安閩之關里也司銓堯者使不擇其人而繫校之則

夫人視之將與他縣埒矣子家世以儒宦聞子之兄弟繼以賢科顯子之志向端而問學篤又予所夙知者寧是邑也固宜予竊又為崇安喜也它日上計而來凡足之經心之所得耳目之所聞見者畢傾倒于子以償子夙昔之願抑豈非予之幸矣乎或曰德莊方求所以涖官者子乃觀縷以是為贈無乃迂且詖歟予曰學者於聖賢之道求諸方冊可以治天下況入其鄉履其道有不能治一邑者乎德莊於予言殆必有犁然當于心者庸及乎它哉遂書以為贈

送周汝大教諭餘杭叙

春周汝大以乙榜舉人選署餘杭教諭瀕行屬予為子備員考功凡郡邑學官秩滿而進者得盡閱

八州學文集卷之七

十七

試之其文詞之明習器局之偉整志意之奮邁蓋未嘗無其人然齷齪無似邈不稱厥任大都則什之六七也私竊自嘆養育人才之地顧乃宜若人者廁其間邪問嘗發策謂在下者當不苟就必思奉其職在上者當不輕授必豫審其人觀縷數百言異以動執事者之聽而稍有以變通之然予之言既無以見重於時而法令之故常者有司亦不能以猝變則亦措諸空言而已夫公卿百執事皆代君以理物者責任可謂重選拔可謂難已學校者公卿百執事所從出也求公卿百執事而不求其師予不知其何也嗚呼今之士其無盡待於教也已乎汝大往教餘杭餘杭為杭之屬邑山水秀麗人性敏慧名人勝士所嘗遊覽賦咏之處蓋亦愜於志也已

考其人物前脩予不及見所及聞者邑中鄒氏孟著姓  
之諱直盛郎中之謹飭乃予所知者蓋皆出於學也  
況其日能自得士如此用收師儒之效顧不偉也歟  
予將按其籍而求之也第予又有為汝大告者餘杭之  
士固嘉夫而其民往往好爭訟其法以陵上教諭  
之職雖非丞與令也然挈一方風教之柄寧忍然不加  
之意乎飭躬治行親賢遠邪敦德義以風之進髦俊以  
諭之鼓舞濡習未必無補於政也若夫侵官黷利以為  
戒則吾汝大固恂篤端靜之士也予復何言以為贈哉

送施以德教諭龍泉叙

江東施以德挾其藝三黜於禮部謀諸友徐霖曰自吾

之游學家益以貧今年逾四十矣尚奚擇仕邪霖往以  
告嶠嶠曰出處有命惟自決庶其無悔於是以德走吏  
部請選得教諭龍泉學焉以德力學攻文章志氣彊盛  
雅欲樹功名以自見嶠素壯之選既會給事中御史忤  
旨繫獄奮然欲上書論救尋以獄釋不累觀其意未嘗  
一日不在當世也蓋古之君子之於天下也志一於中  
而剛大之氣充滿發見於外勢不可奪利不可回故隱  
顯進退皆赫赫有所成以聞于世嶠嘗慨斯人者之不  
及見每有所觸輒欲脫去奔走四方以求之若吾以德  
者不卑其官不餒其氣殆可進於是也邪惜予不獲久  
與之居而究觀其成也今往教龍泉龍泉固多材秀偉  
雋之士以德以其自進者而又身率之異日有根於剛

大之氣發為文章措之事業驚動一世者出入將相謂  
曰此施先生弟子也顧不有助於以德歟嶠雖不獲盡  
睹其全而遲以徵之者蓋有在於是以德其有以副予  
望也哉與以德游者皆為賦詩嶠爰叙之并是以贈

壽淡菴廖處士八十有九叙

嶠奉召時過蕲博間訪淡菴廖處士於家處士貌樸而  
氣完聽其言簡而質飲予以酒其李子純侍左右惟謹  
處士所居在南北要衝舟車商賈走集之地而其言貌  
乃若深山長谷自少至老不與世相往來者嶠甚訝之  
及抵官其長子紀官考功主事與嶠為同僚邇來一年  
矣主事明謹廉直有前輩風與之論古今事品藻人物  
是是非非務盡底裏嶠於是益喜處士之有子而必其

家教之有素也今年秋主事迎處士同其母孺人養于  
京邸同僚醺酒亟往賀之於是處士年八十有九孺人  
亦七十有八矣康強和豫耳聰目明衆莫不羨其翁媼  
偕壽相率修為詩歌以祝之居數月處士念捨間里久  
乃言歸十二月十有八日初度也主事爰萃諸詩裝軸  
肅使者持歸為壽且疏處士羣行焯焯者授於嶠以叙  
諉諸蓋處士為人忠信直諒見義勇為其賙窮掩骼焚  
券平量十數事尤足以風動流俗論其人品記所謂善  
人史家所謂仁心為質者也嶠既悉其行履蓋惜處士  
局於韋布不足以稱其所施而向者鐫組之間又愧  
處士者之不深且盡也夫壽者五福之一尤造物所  
惜與人者故必有德以將之有質以受之孔子曰仁者

近仁者則曰剛毅木訥又謂天之生物裁者  
士之行與事其非德有以將之質有以受之  
士年已及耄矣主事行將蹟成天子勉思  
封之與有章服之華所以娛其體而養其中者不  
止於今日雖知其必介期願之壽而為邦家之光也姑  
叙此以俟之

贈封吏部郎中張公致仕歸安定序

河間府通判張公年未六十馳疏以致仕請公之子綵  
時官吏部司封郎中白于尚書以聞上俞其請郎  
以綵之官封之庸寵其歸中朝卿士莫不嘖嘖曰張公  
可為有子矣初雖之備員考功也公以舊判滯三載未  
權廉其治行亟以最書然尚淺之乎知公也蓋公敷歷

郡邑凡行院都御史監察御史以下騰章奏薦之者  
四遣誼幣勞之者五有惜其滯屈直請以京秩處之者  
皆公自以致之非有藉于子然也何以言之夫富貴  
達之誘人陷溺其中子不能奪諸其父弟不能奪諸其  
兄公之才諳諳聞于時且以司封為之子焉自他人處  
之稍偃蹇而不去跋足躋下大夫列矣而超然不顧  
執以西其高明勇決為何如哉夫退無與其子則前日  
所以仕亦何藉於子哉于此可以益得公之為人而  
媿知公之不夙也夫少壯而仕老而休乃天之道人  
世制緣以為進退者也今夫雨之為澤也當燠旱  
之際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天下山川  
融潤草木為之華滋顧不快於民歟使溢而不已為

為潦則人將胥厭之且咨怨之矣士大夫功成名遂年  
已至矣猶幾幸不合遲回而不決者無乃甚於是歟嗚  
呼公其賢於人遠矣昔疏廣受請老一朝辭位而去漢  
史特傳其事及唐楊少尹年滿七十告歸其鄉昌黎韓  
公盛文字以張大之公之官位視楊與二疏雖卑而年  
非老駕則尤過之古今人不相及未可論也然二疏與  
楊之去微良史大儒之筆抑何以赫赫於後世若唯者  
文曷足以傳公邪雖然雖固知公之傳也司封君今以  
才行鄉用於時宦業蓋未可量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  
母者蹈習斯語久矣是則公之進退非子所能與其  
傳則寔係于司封也又何假於文邪與司封同官者贈  
詩共若干篇唯姑以是為叙

江湖利濟叙

休寧畢文中成化癸卯當大比時與予同館于江東之  
寓舍文中通春秋學才氣豪邁間誦其所為文章視科  
第若將俯而擬焉者予甚奇之同館六人與予相得  
懽尤甚是年予叨發解自是與文中不相聞者幾十年  
文中有兄字廷馨旅遊四方蓋久日介吾友陳廷贊過  
予予亟叩文中動定云何廷馨曰吾弟雖屢入名場不  
利然意氣弗少沮嘗曰郁苟未老必得其當以報兄兄  
詰京師有儲太僕者吾故人也相見幸以是告知予  
聞其意且為之喜蓋蓄久發遲必將一日歟聞於衆也  
廷馨將南還新安大夫士宦遊于朝者咸作為歌詩  
贈其行聯為鉅冊題曰江湖利濟既疏其行事以叙談



諸子蓋廷馨世家子新安人乃遊於商而於吳越徐豫  
間者凡三十年寬大儉實不一乾沒於利所至視歲之  
豐歉以取舍之最其平繁焚橋諸水數事他賈人所  
甚不及者真不媿文中之兄也予既得其群行因誦程  
伯子有曰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夫士之得  
濟於人者貴為上富次之貴者濟人以道富者濟人以  
利道與利其具有廣狹其施有大小豈可並擬哉願其  
存心於愛物則富亦可埒貴而言也然世之貴人方其  
志得之日往往持祿位擅利權以自封殖饑寒困瘁之  
民思以濟之者蓋鮮况未富者哉由是論之廷馨蓋商  
而士者咏歌寵大之也不亦宜乎惜其處下所施者不  
遐歸哉為我屬而弟曰異時以道濟人裨而兄未逮者

余蓋有待也

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今制郡縣歲貢之士有不待年請學官以選者則聚之  
太學祭酒先生旬肄而月試之既滿歲第其氏名前者  
進於吏部吏部再試之疏其堪選者以聞天子乃  
詔重臣覆試之殿廷下拔其果可以教人者始屬吏  
部以選焉其法視舊蓋詳且嚴而得人號為多矣吾友  
錫山秦擇之廷試袁然居第一絲是選分教安仁縣  
學初予交擇之於南京讀其文章聽其論議踴躍間絕  
其豪逸之氣灑然異之謂非科目所能羈縻者別去十  
餘歲擇之始貢于有司低回太學者又久之乃僅及此  
世常謂科目足以盡豪傑雋異之士觀於擇之豈其然

擇之於歌詩尤警拔跌宕自其家居時與江南諸詩  
人倡和於清泉白石之間已翹然有能詩名及來太學  
子間與太原喬希大訪之擇之方僦屋以居顧其四壁  
墨粘紙綴皆一時名人勝士賡酬追逐宴游之作予覽  
之既嘆謂之曰君之窮至是殆坐是邪夫士之行世窮  
達不足論要之道行志適而已擇之窮既久所得益多  
今歛其所得往教安仁之子弟豈無材良行脩之士出  
於其門者乎若然殆足為擇之樂而忘其窮也已當  
國家更制之初得與學之官如吾擇之其人者可謂遴  
選矣使列郡皆若人非止道之幸邪異時枚數其弟子  
之賢挈安仁最爾之邑與河汾蘇湖之盛於昔者俾人  
等視之不敢忽焉雖將又為擇之頌也於其行姑此贈

之

戶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詩叙

今年秋南京戶部郎中王君若思馳疏請于朝曰臣  
備員郎署茲十餘年曩以年勞猥承詔命所以贈臣  
父母者渥甚臣瓊州人遠道不得親過家上塚修朝  
廷之賜夙夜疚然于心惟是羣臣省祭者具著于今臣  
乞援是間歸上若曰是所以勸忠也爰允其請若思  
既倣裝與之游好者率賦詩送之而屬囑為之引蓋  
之為州炎方萬里之外環海而中居前世人材往往  
陋鮮與中國齒迨今尚書丘公始以文學敷歷館閣  
時聞臣而若思寔出其門下通經學古質厚材良蔚  
中州俊傑之風不但瓊民之秀者也蓋王國之多賢

造化之無外於是微且大矣曠嘗讀詩見先王盛時群臣有事於四方卿士大夫必誅歌其德業揄揚其寵榮章更什繼風風乎其音所以著一時明良之盛而鼓舞萬世者也今寓內無事臣工優閑若思以宣力之餘謁告而還燎黃于墓衣錦于鄉教忠悃孝萃美厥茲是宜諸君子宣上之所以寵若思并及其先者形諸篇什俾荒陬窮海之民讀其詩者皆歡然興起觀光帝臣之願則是詩之作豈小補哉昔班孟堅論蜀之風俗景武間猶未能篤信道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鄙慕循其跡後有王揚之流文章遂冠天下嗚呼風俗之移易蓋係於倡也若思行我式遏其歸他日瓊人文學宦游之盛吾知不減於蜀也

壽王處士剛仲詩序

山陰王處士剛仲茲歲登六十六月之廿有九日誕辰也處士弟明仲方以御史典學南圻迺請羣卿尹之詩聯為一軸繪圖其間而告於囿曰吾兄德隱於家久矣而人罕有聞者蓋吾兄既耻於聞而吾之淺薄又不足以發其隱也念吾之幼也不及事吾父以長以教底于今日者皆吾兄力也今耆年矣吾將歸而壽之然壓於今制不果吾心闕焉茲圖也茲詩也乃吾所以寓壽焉者抑聊以盡吾心爾願子為我叙諸蓋君子之於世惟出與處出者泰焉以行道未嘗不意處者之隘也然而處者爰求其志而自憚則亦何異於行道者之所得也哉況世之所謂爵祿名宦其加損得喪予奪之故既迫

然無以入其心則其養生繕性得以彌其性命較之弊精神瘁心思於行道之地者蓋又什百其多矣然古之隱處之士含章晦德固不亟以聞自非重譽望者為之先則亦莫獲盡聞也處士得明仲為之季遂聞於時茲又宣諸聲詩託之圖畫其聞後也益無疑矣顧囿之辭曷足以張大之然聞之士之剛明端直毅然不私者恒壽蓋多得天地剛健貞固之氣故也人家兄弟資稟往往絕侶囿未獲接處士幸與明仲交觀其所以行已造士者寔剛明端直毅然者焉于其弟可以證其兄矣由是論之繼今處士之壽將之耄之耄而訖之期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遂章聞於後世無窮也已豈藉囿今日之辭我蓼蕭之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敢賦此僭諸群王之首既以復于明仲遂為之叙

松谷道人詩叙

嶺南楊景昌別墅在番禺山中嘗植松以自嬉遂自稱松谷道人景昌後舉進士拜東流令去山中將十年矣意未嘗不在是也間發諸篇什傳味於時戶部主事涂邦王李蓋卿與之游倡諸詩人為屬和之既成快諒序於囿予謂松之生率在大山長谷之間乃山人處士之所婆娑嬉翫相依以老者也景昌昔處而家托稱於是可矣迺今宰百里之地簿書填吏填委其間而獨貽眷不忘焉其趣尚可謂潔清不汙矣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亦未嘗必不仕顧其時之所值而各有所挾焉予雅觀夫松矣修嚴亢直有凜然不可犯之色歷水霜觸



石有特立必致之操其材之細者可中薪蒸而鉅者利  
棟宇尤為匠石工師之所矚視而旁求匪祗資幽賞而  
已景昌昔居山中徘徊其下旦暮與俱有得於松者深  
矣顧三儒者豈藉群然草木以增益哉然景昌之治東  
流所以嚴已勵志以應上下之求與予所稱於松者蓋  
亦無異由是言之未必非其昔之所得也若徒曰景昌  
貽情一草樹山石之微以矯夫世之溺仕者而自潔則  
非古君子出處之義吾知景昌不為也予與景昌同年  
進士故輒為叙景昌其亦可否予言乎

送杜嘉齊冠帶歸求嘉叙

文選郎中杜君思齊有弟曰數字嘉齊今年冬來自永  
嘉思齊游宦兩京不歸者將十年友于之念嘗往來于

八集文選卷之七

王六

懷也至是喜甚會縣官募民入貲予以冠帶思齊曰此  
亦可寵吾季遂分俸為營致之既冠帶出見諸同官同  
官皆為之喜迺醖錢往賀宴于思齊之官舍賓主咸集  
兄勸弟酌肴核雜陳笑語和洽酒半司封夏廷章執盞  
謂予曰嘉齊之貌何其酷似其兄也吾儕今日胥飲于  
此思齊行且遷秩他往他日思齊不見得兄其弟即  
如其兄也人生聚集豈常邪是會蓋不偶子宜叙以贈  
予辭不可因諭于衆曰士之兄弟有同姓者焉左提右  
挈前襟後裾此同姓為兄弟者也有異姓者焉官資相  
讓事相規此同僚為兄弟者也方其處而家也不知  
有異姓兄弟之懼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得久同姓兄弟  
之樂也二者常病其不可得而兼是宴也合同姓異姓

吾具在焉此實與主之偕樂也然諸君知其樂而不知  
其所以樂也昔周之衰兄弟相戒小宛之嘆與卿士相  
諷巧言之什作讀其詩可知矣吾儕幸際平康之世僚  
友形實恭相讓之風兄弟遂和樂且耽之慶為樂奚可  
言我使非其時憂謔念禍之不暇矣然則今日一觴相  
屬於此又其可忘所自也歟廷章曰子之言是也遂次  
第其語為嘉齊東歸之贈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周廷貢既卒事於京師子監歷事天官曹予備貲考功  
率之共事焉廷貢於京師見時儀度溫雅可愛予意其非  
士之出於望郡者必故家世族之才子弟也既而問  
其邑里門閭乃知其為吉水鶴數之周氏司空文襄公

八集文選卷之七

王六

之諸孫也文襄仕當宣德正統之際有言有續稱時名  
臣同時歟歷津要出於吉安一郡者不啻數十人若少  
師楊公冢宰王公成李公則尤顯大者也訐謔道德  
聲縣輝照鼓舞一世奔走後先遺風餘澤至今猶在也  
而況士之出於其鄉者哉又況出於文襄之家者哉吾  
於廷貢之才美有所徵矣夫古之論士者必本於父兄  
必階於師友必薰習於里閭鄉遠之間非此三者而特  
然有成謂之豪傑之士豪傑之士不多得也今之士不  
幸生於窮鄉下邑閭閻寥人之家無是三者與俱幾其  
有成也難矣廷貢仰而父兄之範則近而師友之漸摩  
而里閭之聞見俱不力而致焉尚何豪傑之不可及  
哉夫為人子孫難矣為名臣之子孫則尤難也廷貢歸

我當倡其族之子弟蚤夜汲汲法其乃祖之德烈又當  
倡其邑之子弟蚤夜汲汲追其前修之聲光庶無忝矣  
予生也晚不獲從諸君子游每想一時之盛未嘗不慨  
然興慕也今得識其子孫而考其流澤之未泯可無言  
以規贈乎上饒程生廷直廷貢友也介來請予言為贈  
遂書此歸之

柴墟文集卷之七終

八

手

柴墟文集卷之八

序文

賀愚逸顧處士六表

地封序

金陵吳楚間一都會也 大明興肇為京師既七十稷  
乃為南京視前代蓋東西都焉地據江山之勝高城深  
池包絡林麓與陝之河華洛之崤澠相埒俯臨仰瞻使  
人氣象廣大神超而意壯其神皋粵壤崇臺閭館仙佛  
之所廬漁樵之所舍使人游間騁放得以訪古而宅幽  
其間閭巷陌都人士女被服絃罷車騎雍容歲時追逐  
謠舞愉樂使人求日而忘年其宮闕之壯府署之嚴周  
廡環衛之貯列凡祖宗謨訓之所在流風遺烈之所有  
使人悚然過其下慨然以思肅然其有言若是者雖陝  
洛不得而兼也故大夫士退老於家與幽人逸士之家  
倉者多列第築室於其間而愚逸顧處士則故家於金  
陵者藏書千卷治田二百畝年甫六十拜仲子璘吏部  
主事之 封褒衣博帶出與士大夫遊退則教其子若  
姪耕且讀優游容與飲金陵之盛頽然以老焉蓋世之  
治也王者之化自泉而流頽既其久也自業而流根其  
治常相因而勢亦相維徵諸三代蓋可見已憶曩未冠  
時挾冊來遊間觀金陵之盛聞諸長老猶以不逮宣正  
之際為望及今四十年復來考政事諷民俗所不改者  
江山城郭而已嗟夫賦東京者必述陪都之盛記洛園  
者直候天下之盛衰此豈非有位者之責乎會璘之友

戶部郎中朱升之請予文致賀處士予既有慨於中又喜衣冠之家猶有曩昔之風且愧圖回以復盛觀非予力之所及璘材常而文雅志當世因其請乃屬而告焉稱觴之頃聞予言於處士當以為何如也

### 冊桂秋香詩卷序

自晉郗詵對策為天下第一以桂林一枝自誇詡後世應舉子牒者率緣是以相尚蓋俗傳久矣吾友杜君舉卒蘇南雍日繪一圖曰冊桂秋香既請于能詩者復以厚屬予夫人之情棄捐者常出於有餘吝惜者常生於不足物與人皆然無足怪者君舉世家鳳陽霍丘鳳陽當

聖祖龍飛初一時草野絲粟之才皆歛然奮起就功名

於世故今之疏封國土嗣守勲祿者多其裔也及天下平俊傑勇悍之士無所施其技迺稍稍就學問而有司又以繩墨束縛之俾與吳越之士敏于藝文者角相逐于是士之不得志者始不能無矣迨癸卯鄉薦君舉與其友田某皆貢於鄉而江淮之間夙寤於科目如霍丘者亦突然有人與之馳騁於上下嗚呼豈其習之久而藝亦精邪抑其渾雄博大之氣久鬱而不發發則有以躍人上耶將奇傑之士非土產風氣所能限邪嗣今以往吾知人才科目之盛倍徙於疇昔矣此則予與君舉之所共喜者也雖然君舉質美而學強駸駸於古人未已也豈以一第自多哉為此圖者特以志一時之遭遇充耳目之玩好而已予與君舉當交相勉焉使異時追

繼古人者不在彼而在乎此則尤可喜也姑為序

### 田氏昭先錄詩序

古史官傳循吏必載其徵瑞於策蓋著其政之美而垂信於來世也夫草木蟲獸之變動亦豈可以必得哉君子之為政惟強於自治而已然自今言之讀其傳想其人則未有不駭慕嘆異攷求其所以致此而尚友之者此則史氏采錄之助也霍丘田君某宰阜縣日獲麥秀兩岐之瑞邑之士民誦詩咏之既卒若干年其子瑞予解榜友也以序來請且曰先君治阜甚有聲當道者屢薦之卒不果觀其政績之偉豈一草木所可盡哉然天不嘉錫以此亦無有聞諸後矣予怜其志許之嗟夫古之君子抱道蓄德圖於小官而不獲大施者奚可以盡

集卷之六

五

數哉幸用矣當時之人又以其名位之卑而不之錄或錄之而不詳此予所常慨歎者也子之先人位雖不高職雖不崇政事它者予雖不及盡聞即此一節可傳矣第予非史也言無以信於世姑爾序之子藏諸家焉異日必有采者雖然得後之賢如子矣又何憂乎不傳耶

###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天下之士需次而官者天子蓄之太學益充所學俾老其材須其成焉則用之故其中多四方賢豪奇俊之士士之厚待其身不輕於用者亦皆於是乎願游予少時甚竊慕之而未遂也夫士之為學未有不須友以成之者鄒孟氏亦謂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當進而友天下之士以至於古之人焉夫古之人遠矣其書存焉予

求之於書以神交之尔若今天下之士予可以承其言  
論以覈其是非法其行事而視為作止者顧莫之襲此  
予之所大歎也既予壯游兩京過太學之門輒徘徊  
焉周覽不忍即去思欲挾冊從其先生弟子雍容揖遜  
於其間蓋不可得矣夫服聖人之教居天子太學士  
之榮大光寵莫此之甚然聞之于今或有謂太學稍不  
及曩時之盛者豈非風教之移易不迨於前耶宜興李  
文盛游太學數年既卒業同舍生王世敬重其質美而  
有文惜其去也請予言贈之夫師友不相規贈久矣在  
上者無以率其下在下者又無以望其上焉其將廢矣  
乎世敬獨能知朋友相贈之誼蓋亦退然自克者予因  
感昔時嚮慕之勤而卒不得一游以償所願且念夫士  
之游者苟無所成而去它日當有同予慨悔者焉庶今  
之游者聞予言而有所感興而既游如文盛者亦由此  
而幾進也若夫進言以翹人過則予固有所不恤焉是  
為序

贈別王憲之叙

成化甲午余始與鄉試來南京時憲之先至館于大功  
坊之東余偶僦館與之比焉憲之儀觀峙拔負其才藝  
論辯常屈其座人余時未冠憲之長余十有四歲稱人  
內獨奇余因定交高相期許余得日暇其中之所積而  
知憲之蓋翹然者也意其不久當即取高第躋膺仕然  
尼於造物者屢試屢屢不利予益得與之游焉第鄉試  
之既試居第一挾其藝復來時年寢長矣人稍稍易之

余視其器蘊猶龍泉大阿光芒雖稍斂避而其廉利者  
則未嘗頃也是年余叨解憲之拜不利瞻然執余臂曰  
吾嘗期靜夫同解今君先我去矣遂悵而別繼予赴京  
師過其家拜其尊甫教諭公自是每過徐必詣憲之留  
竟日弘治己酉憲之奉教諭公命復俛首就試試已誦  
其程文余愛其簡雅非復少年語也賀之曰必中必中  
比榜出果然喜劇馳赴之憲之懲往年事前數日浮江  
已歸矣憲之年近五十六試場屋乃幸取一第其夙  
志豈以是為欣戚哉然其家故貧父母俱老且未有子  
獨一稚弟持門戶今士之所志業不在科舉則已既業  
於是得之而不喜非人情也又况如憲之者尤可喜哉  
而余特為之喜則以交於憲之者深而得其家事為詳

贈程德深歸祁陽詩叙

他人雖喜要皆不若余之甚也憲之今歲會試下第茲  
游南監余數延之飲既又別去謂必有以贈之予曰曩  
與足下期不專在是也謂特籍是置吾身焉爾今既得  
之矣曩所期者固在也况發之遲者其收功也常果以  
博而艱于初者天將有其後也予之位行有以副子之  
志矣子試思之不然余迺以一第喜子既就而遂已乎  
憲之曰然遂為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詩叙

求之為州在衡湘間山水奇拔據九疑瀟湘之會前世  
皆莫有聞至唐柳宗元謫居于茲始以其林麓谿谷之  
盛宣於文章搜奇挾異窮極變態而求之山水遂名於  
天下惟其山水奇特故其清淑之氣蜿蜒磅礴往往得

於傑秀之士然亦莫有顯聞者求之支郡曰道州宋瀟  
溪周子始出焉瀟溪建圖著書續千古絕學厥後河南  
程氏新安朱氏演而大之瀟溪之學遂行於世故論求  
之人物者周子蓋其特也由今觀之求之士率多通經  
學古質乎中而文乎外豈非前賢之文章道德流風餘  
韻薰漬感發而然耶予同年程德和雅健而文有士君  
子之行初釋褐時詢其家世求人也及拜南京吏部主  
事又同官眎予過規誨輒至予甚德之仲兄德深挾其  
藝十試場屋不利弘治庚戌歲貢至京師茲來游南  
監長身古貌趨揖有儀與之言傾倒明快蓋暢於世故  
者予因得其中之所蘊嘆其兄弟之皆良益知荆楚之  
多材也程氏裔出汝之上蔡德某之曾祖元季為祁陽

望雲思親圖序

人子之思親九手之所持足之所履耳與目之所聞見  
得於感觸輒及其親推類而長之靡不繫其思也今之  
人知慕其親者見於文詞形於圖繪率多以望雲當其  
思焉豈非有作而倡者之於前歟夫天下事未嘗無倡  
也惟倡之者非其人則和之者亦鮮苟有名德命世之  
士倡之於前則天下之人並起而爭慕之矣望雲思親

唐狄文惠公所倡也公之孝廣矣徘徊大行之麓顧瞻  
白雲特其一時所觸爾他人未嘗詣其所游值其所見  
也迺亦以是寓其思者豈非公之勲庸德望照耀後世  
而動人若是歟公在當時歷官中外具有言蹟至其精  
忠大義勸說女主訖能取日虞淵克復唐祚尤人臣之  
所難故議者謂公一念之孝篤厚於中隨所在而易其  
施焉殆確論也夫以公之大節昭著迄今則其風聲之  
被及文字之緒餘人猶興起而爭慕之者況夫天  
理民彝之共其感人當何如哉無惟手後之人子慕公  
之一節也蜀府承奉宋君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  
求愀手而有思終無以宣其情也亦繪圖曰望雲嗚呼  
公之感人於是焉至矣宋君出入殿幄躬親朝夕祇

事于王既移孝而忠矣而又拳拳慕其所生不置焉  
是則尤可尚已會予同年進士成都何廷獻託予叙其  
所圖卷既嘉其誼且重何請也因叙之

壽紀君士傑七家詩叙

高皇帝既定鼎金陵慮無以大諸夏之觀也乃徙四方  
閭右之衆充切京師至于今百年聲名文物播紳常布  
繁縟豐熾不與他郡等夫聖人之化敷及萬方固罔  
有間然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其光華膏澤連  
連淺深固不可以驟論也民物既盛教化尤深故今閭  
巷往往多龐大壽豈之士自予官吏部今五六年謁予  
文而稱賀者殆不啻數十人非余所為文而余不及聞  
者益又不知其幾也猗歟盛哉今年春紀君士傑壽躋

七泰三月二十日乃初度之辰也親賓皆盛酒食具文詞往賀金吾錢侯廷佐復屬余叙之予交金吾久而亦知士傑之爲人也則又何辭紀氏其先潤州人洪武初以閭右徙上元世篤禮義士傑生三子璉皆溫然克家所以娛其心而介其壽者多矣士傑居有善之地享高朗之壽譬之松柏產於大山長谷靜深之域牛羊斧斤之不相及其壽也固宜抑孰知國家亟煦之久也往年天子上張樂徽稱覃恩天下士傑仍板高年冠帶之寵嗚呼國家惠養元元者至矣紀氏父子其念之哉若夫味德介壽之詞皆繫諸篇什余不及云

康氏獻壽圖序

君子之壽悅其親膳飲之欲潔裘服之欲溫宮室之欲遂起居之欲安以爲未也又異有道德之富名譽之光以顯大之至於生朝歲日則又撰文詞以致頌托草木以祈年蓋無所不用其至而其心猶欲然不自足也然天下之爲草木者夥矣君子有取焉必其形色氣性各有攸當焉者今夫指榴柳檉標以壽其親非嘉木也君子怫然作於色矣指蓬猶萑以況其兄弟之好非美卉也君子脫然捨之矣唯椿也萱也蘭也幽蕙也載於易味於詩賞拔於莊騷傳紀之書其爲物也有堅確後凋之慘靜閒騁秀之資可以共悠久可以競芳華可以佩而比德可以樹而忘憂是故君子有取焉蓋雖托意於草木之微亦無不用其至也祁門康氏自侍郎公以文學起家歷敷通顯門閥遂爲新安望鄉進士佑者嘗

同經於予馳書來告曰佑叔父志英天資樸茂每德于鄉儻人善析產以居叔父與三兄共炊而食者持送百年生三丈夫子位仙仙業儒服買克紹厥家歲十一月廿有六日叔父懸弧之旦也叔母程媼儀儼德與偕老焉佑與諸昆季爰取椿萱蘭蕙繪爲一軸以寓祝壽燕喜之私敢乞叙以獻予惟康氏諸老人惇友篤愛垂白以居而群從子弟又多被服儒雅嗣其父兄之休予雖未歷其境履其闕知爲薰然孝弟之族也夫孝弟之行入矣積之以誠持之以久寔能通神明而感動植異時其家園階庭之間木將有連理而生者焉草將有同穎合莖而秀者焉又不待假諸采色形諸繪畫以姑寓其意也佑與价皆文藻輝發譬於草木其尤得和氣之

先者乎侯志英壽介於期再濡筆以序

贈醫士李惟節序

癸卯年余赴鄉試于南京時醫之有名者周文采楊汝和暨惟節三人越明年余舉進士於京師文采汝和適奉召至余以病延之語焉汝和質利而旁通文采思專而懇到各挾所長而爲醫皆時之所難得者既心愛之獨以未識惟節爲憾迨予官南都惟節醫日有名今年春金吾錢侯爲予言其友人許子貞垂老矣疾屢作它醫往往不能治獨飲惟節所予藥輒愈丁未秋子貞遺霍亂衆謂其侵尋歲暮之餘殆不堪是病惟節診之曰氣稍不足然脉無異固無傷也遂製藥日飲之無何病復愈余雖未悉惟節之學然錢侯之言有以符余夙聞

者是其可得其大槩也已三人者宜乎頡頏於一時也  
而先河南人前進士安敏之孫子貞少亦游進士之門  
其往來契密蓋自少至今矣子貞每病愈往謝惟  
以錢幣輒麾去不顧子貞念無以答其勤也思得名文  
辭者將其意乃屬錢侯來請子言以余雅知惟節之醫  
良也今又併得其為人況錢侯又予之所器重者則將  
何辭惟不惟節懋乃藝日副友朋之望余它日常為惟  
節備書而不究於是也姑為贈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予觀節壽詩卷喟然言曰天人之合難矣古之壯夫志  
士暨烈女婦當寧政厄窮之際毅然不變克完其天何  
可勝數哉迄今乃或名氏無聞及稍聞者或子若姓又

貌焉器愚罔獲紹大厥世遂顯揚之嗚呼天之所難能  
於人者人或致之人之於天攸賴焉者天顧莫之逮焉  
此予所難知者恭人張壽母周氏弱年棄諸夫壽甫踰  
晬母誓不它今七十歲矣享其婦女饋養迨五十年修  
於人而獲諸天如持左券此又何哉故君子亦徵於善  
而已至於悠遠得喪蓋非所計也母居之室戶曹冒先  
生顏曰節壽既序其事且多詩之者復屬予題其後夫  
職文字以揚義烈予事也矧吾鄉人惡可辭歟

贈李容之叙

安昌李容之旅於維揚與貢士高樞之王宗仁游容之  
計於商二君業於儒道不同而交狎焉予固怪之今年  
冬二君自揚來南京出容之所居山八咏圖請予詩因

五年矣明年將西歸并請子叙以贈子謂容之本儒者  
業與商賈伍矣乃切切慕吾儕與之游觀其志蓋翹然  
出其儕輩未嘗不欲一日輟彼而就此也可謂慎所嚮  
矣三君者之取人也不繫其跡而于其心可謂樂與人  
為善者矣然則予於其交也又何怪焉容之家中條之  
旁有岩壑林池之勝圖之所謂八詠者是也予固癖山  
水者然未擊其勝遽欲彙而詩之又何以盡山水之變  
態哉俟子他日或西而游過中條訪明之登高俯深  
幽謁而賦未晚也夫容之出江湖之上則與賢士大夫  
游入而家則據山水以自放焉觀其好尚不問可知其  
為人矣矧予重二君之請乃無一言以贈乎是為叙

送施以德叙

江東徐子仁予與之往來子仁才翰絕出力古學自嬉  
間問其所與游歷舉六七八人皆一府才畹之士余既雅  
愛士遂介子仁徧與之游得其文章讀之信非世俗之  
所及宜其意氣相得而頡頏於一時也古之學士大夫  
率喜稱道天下士士之負材不遇者往往托以知名予  
於教君可謂既知之矣惜乎力不足以振之顧其才美  
各有以自見豈望於予哉而予每讀其文則以是自歎  
也今年秋施君以德取府解考官晚得其卷及引榜注  
名姓相顧歎惋者久之歲十月治裝將浮江淮道徐充  
燕趙之墟覽觀中州之形勝以抵京師茲行亦壯矣  
京師才賢攸聚官位學行如退之永叔之流者蓋有其



二反方汲以求士以德於人中人又挾所得而異其  
遇我子仁輩咸作詩寵送之予為之序

壽程君思賢七十詩引

予嘗聞新安志知汪程二姓之舊之蕃之求程肇於太  
守元譚至忠壯公再以太武功顯梁陳間演迤而宋若文  
簡之清之相業刑部禮部之節義龍圖徽猷之文學皆  
其卓然者北徙於洛又得明道伊川兩夫子續孔孟之  
統開絕學於萬世其道德功言則又非一鄉一族之所  
能擅也上下千餘年衣冠門閥之蟬聯餘休遺澤之培  
植風聲習氣之鼓盪詩書圖史之漸薰故其雲仍散居  
四方者多材美健強耆碩謹愿之士蓋其所憑者遠乎

新安志

卷之六

厚美歎人思賢忠壯公之裔也治廢舉術嘗入貲被冠  
帶之寵有三丈夫子伯曰相仲顯季昌往來積貯於海  
陵思賢今歲壽登七袞海陵人士相賦詩壽之既成輒  
其鄉人汪希曾請予引其首夫古之養生繕性者多處  
於深山大谷寥闊無人之境絕世故去外撓泊然於塵  
壤之表期與造物者游乃得其壽故廣成子曰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今思賢觸寒暑犯江湖值風  
濤舟輿之不測則恐怖叫號以求脫於湏臾逐什一  
利得則欣失則戚豈無勞其形搖其精者乎而年幾  
十聞其飲啖強健步武輕便若五六十人者則之  
蓋之期願皆未可量也此又何歟予嘗究觀人之  
適心志為上貧富貴賤不與焉彼嵇康之好鍛阮

好履此豈有聲色臭味能動人共然樂之終身不厭  
自襲其心志之所適耳新安地狹民稠民多以商為業  
思賢自少遨遊吳興荆揚之區不能無險虞而逸樂者  
強矣不能無或失而得足以償之他故不能揣外物不  
能奪相忘於商以自適斯其壽也歟夫本其家世以見  
其厚質其行事以見其心志之恬愉及其三  
子又見其所以養志而介壽者若夫揄揚之祝頌之則  
備具於諸詩茲不復贅

別方與義詩引

南京國家肇基之地留守之任相承二三中貴人暨公  
卿大夫其守者文臣獨尚書一人焉與義以給事中  
掌印給事中與六科事適吏科關與義握其印

新安志

卷之六

求治為無三人特發 勅以厲其餘無何與義歸省同  
官盧主事錦蜀人也嘗規湖之隙地藝牧其中留守者  
偵得之遂并劾與義與義曰釁自我始錦不可獨罪力  
為營解之既而詔使蒞獄錦竟除名與義拂三官左遷  
羅雄之驛丞夫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與義居其位得  
其言而言利有所不顧害有所不避可謂不後其君矣  
當獄獄之際使其稍稍爭論可自潔已顧獨不忍罪錦  
使言然語而署牘焉可謂不賣其友矣由是觀之與義  
其君子哉羅雄在西南萬里之外炎風瘴霧中人  
所不堪與義怡然就道曾不少見顏色其自守  
有過人者世所謂窮達信詘又奚足以論與義哉



游者相率賦詩贈之余為之叙

變直聯句引

曩予備官南都際一時名德文雅之士不自忖度輒彊附之游間辱以文字燕集相酬唱為嬉樂別去十餘年山川城郭歷歷在念思從曩人遊邈不可得矣乎友徐宣之給事南垣嘗謂予曰南都詩社殆不咸昔年之盛而君之姓字尚有口之不置者嗟乎雖何以得此聲於人哉實有所攀附然也會宣之考最至京師瞻乃合太原喬希大大梁李宗一滇中張進之沂陳德卿柳李貽教武昌劉用熙錫山呂仲仁歷下邊慶雲饒之因聯句以贈共得唐律若干首傳觴授簡恍然韓陵之會也夫吾曹之飲所以異於販夫市兒者正以文字酬酢焉不

八學堂文集卷之六

詩

使投贈之非其人詠謂之失其義亦奚取於是哉宣之位職諫署每毅然論天下事尤篤嗜文學夙夜磨淬期進於古人詞以贈之可謂得其人當其義矣句成之明日囑請于希大篆夢直而大子於卷首是夕崔都尉餉酒夜既半復聯句謝之亦詩席之可紀者故宗一俾書於末云

贈醫士祝叙

祝生某以小兒醫名叙南京今年春黃時用為予言其所生兒方睫一日病壯熱喘甚狀若外感然群醫環視之皆曰肺病也既投藥病益篤或告之曰小兒醫良者人多趣祝氏盡請之既至指其脉即曰病在脾經熱而延於肺亦療其脾肺當自愈也遂製藥連飲之越數日

所用僅一子特愛之既愈德某尤甚遇人必盡道其術不扭於庸俗之見者也既而稍稍聞諸人謂某於其書不甚盡解所知特趣旨大約而已然今士人家小兒病者他醫往往不能療諉之某則輒愈收聲指績傾動里巷人莫能究其然予竊怪之古之說者謂醫言意豈真闊人多矣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遂不資學耶夫古之聖人為天下後世慮蓋仁且智矣患人之夭死而創為是術以救之也凡陰陽寒暑晦明燥濕之節人之身筋骸脉絡肺臟竅節之詳既從而著于書矣至於草木金石其形色液味與夫土地之所不可又從而名之焉患人之不能藥也又從而制為鍼砭灸熨之法

八學堂文集卷之六

詩

以應其猝而補其不及其慮至深而法至密矣故學是術者非積數十年之久不敢操之以試於人今有人焉漫事於學而試其方方輒有驗豈非世之所難者耶惜乎予未嘗從事於斯而亦莫能詰之也然予又聞秦越人華陀之流皆遇異人授以奇術其治病有不可以故常論者使祝君或有出於此則又豈予所能知耶時用兒既愈思有以報其能間屬予為言之時用家世醫交游間甚重許可有取於某殆必有所見予姑以臆聞者告焉讀者豈以予言而即軒輊於某也哉

蟠桃壽卷引

錦衣王侯孟仁之母夫人今年壽六十有四雲湖陶孟學值其生朝畫桃于卷以為壽蓋取王母獻桃之故事

云嘗考之博物志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武帝者五自取其二又武帝內傳亦言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茲事不見於正史合傳志所載而論之要必有據非盡出於傳聞想像而為好事者所假托以傳也然孟仁之事母也滌瀝音其左右就養高堂遂閣燕處收寧翟第朱幘歲時內謁簪璣佩繡象服煒然含飴弄孫神歡體和既壽而康福履無艾亦何羨於茲哉雲湖為此不過假之以祝壽尔然雲湖繪事一時號稱奇絕世方爭寶之流傳于後使展此卷者玩賞之餘知有孟仁之母則畫未必無助也然予又聞燕齊遼海之疆閼衍博大神仙異人往往出入乎其間雲湖客遊之久或者有所遇如安期生羨門之流者乎不然何是桃之色暈潤如閨風瑤水初實時邪惜無曼倩在旁從而指之曰吾已三竊之以證予言之不幻也雲湖顧予大笑遂強予書諸卷諸詩家有咏桃稱壽者以是為引云

### 余慶士壽詩序

微之婺源余慶士尚賓生於屠維協洽之歲孟春穀旦今年初度之旦蓋歷三百甲子矣慶士之情韓生漢于時卒業南京太學前期摘其山中之景命工繪圖求諸大夫士調詩咏之將以寓歸俾歌以為壽已而手書諸予屬為之叙予嘉生之誼迺本慶士所以壽者為之言曰凡物之壽以其才亦必得夫所托之地今夫松栢其才最壽者也亦必產乎長山大谷曠遠靜幽之地雨露之澤深牛羊斧斤之不相及然後有以歷數千百歲之

久而當其才新安視今天下郡邑僻在一隅山峭厲而水清激雖往者叔季之世兵戈鬪爭之所不及其民又擅其林麓土地之饒有以給其衣食慶士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承詩書之世稟厚而養完行飭而身尊是固宜其康且壽也所居在葵之陀川有山水原田亭塢之勝可稼可漁可樵可牧慶士既引恬樂澹然自放無所同其思慮而三丈夫子煥瑩慨又藝儒服賈有以樂其心而供其躬巾車藜杖日逍遙其間光景日新心志日舒皆所以介其壽也吾聞上壽恒見於道德純被之世今太平久矣至和薰蒸民康物豐慶士得其地際其時謫今以往之耄之耄之期願皆可幾也異時敦龐豈弟謫然于鄉以徵我國家至仁之應又豈直余氏之慶

也哉詩若干篇繫於下方寫山水之幽佳祝吉人之壽暇要之治世之音也覽者當自得之

### 題李恒齋先生遺教帖

右恒齋先生示予諸帖確莊誦之皆小學為已之事作而嘆曰恒齋可謂克教矣但詩之末句每以少年登科縣待其子心竊恠之最後誦至舟中自述有移孝為忠履是悟非之句乃知恒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是豈但以科目誘子弟者人乎惟正自遼海往長閩憲使來屬確題其後吾儕終身求之此冊有餘師矣尚復何言他日過剡與長公岳伯對床話及必不以予言為簡也

梁墟文集卷之八終

卷之九

墓誌銘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夏君墓誌銘  
有序

太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慨然自負不售知于人凡太師所以佐本朝者授諸廷章語輒解悟蓋其父子自為知己故廷章議論行誼克肖其家 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者謫咸寧丞廷章適考績寓京師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祥以言倅縣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為戒塞忠諫路且新政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相繼罷去文祥仍改京秩繼又言慎終維始宜選儒臣日備講讀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如故事朝夕接見以議國政宜慎名器禁奇巧斥異端裁冗費錄功臣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尋又指大臣之邪正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邊兵踰年不解廷章懼內難服已關卧病家居法然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遞上之親大臣舉賢才理財用生將帥修武備揀羣策明賞罰敦忠信廣仁恩正士風其凡也觀縷蓋數千言未報傳邊遽日甚復隱括前事力言之在太僕寺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

章言 祖宗歲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蓋遠矣若槩徵價久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非便乙丑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上宅憂厲有星變即奏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將自彌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殷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為中國患史冊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 詔諸司陳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 祖宗典故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 天子察其忠 詔有司多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為忤初以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文恪公

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迺薦陞通政使司左叅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母養官南京廿有五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春三月庚戌以疾卒于織錦坊之私第前母周氏封宜人母李氏累封恭人周宜人無子前卒塋宛平比少卿卒特遷至湘陰附窆焉配王氏恭人兵部侍郎士英之女三男子弘敷弘輔弘子長聘翟鳳儀仲邵珍李黃元賡皆宦族子長在室卒孫男女凡三人廷章始以援李進士知名其後愈慷慨論天下事當世公卿奇其才率以公輔望之歎歷留都官寢顯矣使臻柄用慨張所蘊蓄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志矣諸孤奉匱南歸以卒之明年月日葬太師兆之次請左叅議程君溫狀徵子

銘予二人故廷章僚友也其世系遷徙羣行之詳既具  
狀中確特誌其大者以繫予思亦廷章之志也銘曰  
在昔有虞龍作納言 皇有四極稽古建官衙與廷章  
翔于郎署晉陟銀臺爰得其處穆穆 孝皇配古放勳  
諏于有衆昌言日聞維時廷章蔚有論列事有敗興人  
有忠譴匭納函封疊疊靡竭 天子嘉嘆茲予蓋臣太  
常之子太師之孫諫書滿篋貽爾後昆詩亦有之南有  
喬木豈如世臣華我邦國太師之澤江漢彌長趾美承  
休奕世相望湘陰之域其歸其藏我銘吾友庶幾不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辣  
齋王公墓誌銘有序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致仕進階

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  
遺命子韋曰予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天號知  
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常列公世次事行遣使  
以書幣來請讙既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慨公之銘宜  
得宗工鉅儒顧談諸讙讙以病戒筆研久且陋不足以  
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縵之託而常再以書趣語哀甚  
卒辭不可則謹叙而銘之叙曰公王氏其先河南考城  
人先之季徙江浦 國朝練錦衣衛始為南京人公諱  
徽崇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舉禮部進士以外艱  
庚辰始 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古義論及時事讀卷  
者擬及第都御史冠琛嫌其語直抑真第二甲第三人  
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公倣栢梁體頃刻賦有餘韻李文

王忠肅相顧喜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  
同官言五事大畧謂古昔得失載于前史乞 經筵燕  
講治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諫官之言有可  
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選  
任大臣宜隆體貌大罪不可有小過不可厚庶人知自  
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昵進繇本兵者非其人  
先黜尚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  
臣宜悉遵 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  
治之非保全之道也其言尤備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  
中貴人 謫至南京公諗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賞乎  
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

事以防後患數其大不越之罪四乞實諸法因指斥執  
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為震  
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章論棟賴  
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貴  
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于鄉者土  
官龍養死子暢當襲族入爭之都御史視公為予奪暢  
以賂數千求助公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而害  
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頃王判官來乃白  
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  
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判七年  
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為守都御史恐滯公也不聽去之  
日妾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公旻頗屬意遲公

考補託府丞昂從吏之公至京請休致尹公曰終事望  
他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公且歸九  
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居吏部始薦公拜陝西左  
叅議公為一起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平遠給踰年忽  
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路于陝者爭留之公堅不可奪  
已時年六十有三也公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  
敗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昂  
馬府尹諒皆奇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為學舍費及居言  
路輿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之士誦  
公之言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  
盛編脩陳公音相繼留公者章至十數上不已自陝歸  
杜門不出聲望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擬重之公論

宋史文苑傳卷之九

五

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新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  
習惟以廉耻不修奔趨日下為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  
剛方為刻急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文者  
以典雅為膚淺怪刻為古健皆後生所深戒曠與林待  
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之壯  
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公用遠  
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訪以亟起公為規  
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其遇合之難也然公守義篤  
信不肯少絀以苟合可謂無媿其言者矣公文章師範  
歐詩劬王維劉長卿筆札遒勁鑒別古書畫器物尤精  
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共若干卷傳於時曾祖韓  
仲祖嗣宗父寧以公仕贈判官母胡氏贈孺人繼楊氏

封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贈孺人又繼配徐氏側室  
氏子男一人出於吳常也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吏  
部考功主事女二人一在室暨孫女三人皆已嫁士族  
孫男曰逢元韋賢而有文其最公行又曰公嚴毅若不  
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懽心豪爽若不受窘束讀書一  
室凝然終日簡澹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悉坦  
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決人莫之欺蓋得諸家庭人無  
間其言者誌不得而舍也其塋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  
有三日銘曰  
長泰之鄉祖堂之原歸形于斯維公墓門有德在人  
言在國其言維何古之遺直勿謂已矣後人之思何以  
徵之此銘詩

宋史文苑傳卷之九

六

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姜君墓誌銘有序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  
府猛於外遂放兵劫掠勢寢不可制 孝宗皇帝詔總  
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  
自綰發不聽 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  
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武緣於是  
思恩田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祇以夷種  
世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庶  
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法官附縣分州不變其俗庶  
遷民底靖寬 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  
聞 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  
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嗚呼姜君之學可為有用

其若字玉卿縮其名其先洪之奉新入中家樂平再遷  
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汪氏俱以德善聞  
君少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人八歲就外傳即知  
勵學德平愛而奇之長復喪母樵於野暇輒讀書授經  
莆田林氏補縣學生成化戊戌賜曾彥榜進士除知  
景陵縣權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午朝宜及大  
政陳治道十事又論大臣規起復者語頗直人銜之會  
典留鑰者蘆蕩訟起君治焉數其罪遂率諸御史劾之  
其人檣撫以解至厯詔使勘獄諸御史竟坐誣被謫君  
得杜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知又三年陞慶遠  
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政  
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擄其渠魁乃選健兒教

不孝者

七

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稍稍退初商販者舟繇柳江抵慶  
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為利君一日  
自省邇江歸哨者以情見迫遽謹言賊伏陳君陸行  
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  
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  
無所用哨矣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  
邊會府不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  
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  
悉眾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  
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眾曰能殺穴城者一級  
予千金客熊清者先登眾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十  
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常納賊來慎且毋戰宜據

不孝者

八

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於巔呼聲與城中應賊驕乃引  
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於崕  
賴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  
地近賊者多願編為民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  
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亟薦之即拜廣西  
按察副使勅提督右江道峙稔完壘繕兵益嚴柳慶  
間群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成思恩之績君嘗語  
人曰廣民毒於蠻賊久矣賊未靖土官之橫也舍是何  
以為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  
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為  
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  
於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前期語人曰吾死於正寢必  
端坐不近婦人已而果然君為人孝友居官以廉儉率  
下議論侃直聞義則彊于行臨危處劇辨治不撓嗜學  
不驚詞華嘗置正學階梯于几曰主敬乃可讀也所在  
脩復祠學課子弟講及飲射為民興水利婚喪有式  
飯僧祭鬼酌飲之俗悉釐禁之杜請託抑豪強凡斷大  
獄數十皆積年莫能決者慶遠稅法民尤稱便其用兵  
徒行野宿為士卒先不用鄉導豫圖所由不調兵食  
惟用郡兵持糒有獲輒分給之謀密而速故所至輒成  
功配周氏三子清鄉貢士濟天季曰泓二女嫁裴朴陳  
誥月日莖某鄉某原清以方伯舒公狀授弟汎走南京  
徵囑銘且曰治命也囑與君雅善其可辭初君出謫比  
九人漂陽繆全之榜滁州劉伯和愷安成劉時讓遜皆



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疏留之後致訟者以他罪繫死君輩往往起用樛終莒判愷再轉命閣憲致仕餘多流落不偶及君久躋而興成功於粵衆謂大行可跋族而僅已於是殆有命不可曉耶九人者惟遜參副湖憲云銘曰

士不苟合常閑其施有偉姜君仕也惟時嶺海之陬休問彌大盜熿夷歸肇域無外堂堂圻父稱君曰能底言於績天子之明亦既用之爰發其有胡不壽躋以旬以久世長意短命也則那慨彼同官君得已多不朽者功庸紀于史尚求其間銘示無已

中憲大夫廣西太平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李公墓誌銘有序

公李姓諱吳字志遠成化己丑舉張昇榜進士忻穆王出閣詔選講讀官吏部閣諸進士以公與徐薦授翰林院檢討公日侍王左右訓詁之外敷陳諄切王甚重之有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為公父母請封既得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王以疾薨公哀痛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開慰者公艱然曰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縉紳間改南京禮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布政使司參議公在言路因黑箐之異力陳時事當罷行者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贖竭遼人稱之在浙江值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初孝豐縣也營治勤劇廟學館解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衆劫府庫

公提兵分捕之園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公曰仕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晚年以恩例進階亞中大夫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大父構洪武初以間右徙上元考彥輝號松月有隱德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篠菴節之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集四卷藏于家配王氏封孺人繼配趙氏四子勲熙熊默勲南京欽天監陰陽人熙前監察御史雅以文詞稱諸女皆連姻名族廬裕華景林鎧具鯨其婿也孫男玠次珪女子一人聘金昆公享年七十有八以正德戊辰十月十有二日卒既踰再月二十有一日葬鳳西鄉李家庫大父之兆諸孤以參議羅公仲祥狀徵銘初公給事中既滿適

吏科都給事中缺衆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顧誣公黃緣要近飛書以聞中貴人將旨召吏部議謫之尚書尹公盛論公之為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忤執政會嘉興之變御史例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政案其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詘伸得喪之際若皆人力所為者而公以坦拙自號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之者矣雖與熙游久公蓋丈人行也良宜銘銘曰彼捷而趨我坦以為衡彼巧而觴我拙以為居抑知其然命不可偷雖踣於人我則有餘嗟嗟李公逝莫與俱泐銘于窳尚永厥譽

雲和縣縣丞進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有序

正德壬申春二月朧起廢改官南京過維揚聞南菴居

士王君卒往吊之其子儼以墓銘請辭之無以出高戶科類之所為狀雖讀之愛其覈而文因念公行應銘狀且備又重以儼之請復何辭邪乃諾而銘諸狀曰君王氏諱成字信之世家江都曾大父德山大父福興父昱俱隱於野母焦氏君少穎敏七歲讀書輒通大義弱冠補縣學廩膳生試場屋屢不利天順壬午倂首應歲貢卒業太學成化庚寅始授充之嵯縣丞典馬政君曰命也丞何負於予哉時政久弛弊滋甚公端已嚴禁平市價使豪右無所射利攻訐者牧不泥常法踰年公私稱便既皆良焉今范某以欺憲司檄君覈其賍沒之君祇求抵罪不謂公以廉令聞丞當署縣印有李簿者自請署君即推以與之簿不謹囚若干人夜反

八榮華文集卷之九

上

獄簿惶懼謀于君君集捕卒戒之曰囚不得晝行計未越境若輩當速往果於叢莽隱窟中得之藩臬仍委君署縣事歲饑議者欲發緡錢糴穀以賑君曰緩乃貧巨室穀約稔歲倍償之巨室爭出穀以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於是東人交頌君曰是長者願即得為真令會焦孺人喪君歸不果辛丑服闋補浙之雲和丞縣在括蒼山中地險俗頑仕者多不竟其任君下車結以恩惠民始相孚縣舊以銀為稅歲久鑄絕稅仍歛於民民苦於併輸君為之通融以一夫所出分輸四時民以為利縣咸取則焉在官數年諸廢脩舉乙巳秩滿九載以詔進徵仕郎忽有所不樂遂讀老歸居城南別墅因號曰南菴居士樹楊千本以給薪費且曰使吾子孫知為

八榮華文集卷之九

十二

勤力之地耳作室城北聚書史延師儒教子姓其中暇則躬考課驗其勤惰同日遣三子補弟子員君前配薛氏生男曰儒先卒次儼以進士歷官南京工部主事女二適國子生謝秩揚州衛指揮任恭繼朱氏生男倬鄉試舉人季曰侃二女揚州衛舍人李維禎刑科給事中葉相其壻也君享年八十有四以正德庚午七月二十九日卒卒之又明年月日葬郡城西花臺之原狀既悉君之始終矣又曰君聲宏氣直善談論事父母色養備至友諸弟先世遺產罄與之內姪薛麒同居京邸夜凍雨暴作麒已睡垣將頽君潛移置已榻頃之果頽麒驚起叩謝曰微公麒殆不救矣晚年益簡靜或決旬不至城市雖飲社讀法僅一再造公府而已徜徉吟嘯

翛然自得鄉人益高之予觀君之佐縣惠民變俗之政綽有可書考君之脩於家者風度器局殆又非一丞所盡也惜居下僚未極其用今主事昆季日躋融顯君之蓄而未發者其不在於茲乎銘曰

佐仕於邑弗究其施請老於家有求其說慈彼城南樹藝以嬉有胤有年福履孔宜歸藏斯立公乎何悲老成不作典刑奚為我刻銘詩爰慰孝思於赫有命尚昭厥垂

### 徐元定墓誌銘

君諱興之字元定與予同舉成化甲辰進士出宰淄川縣甫三月坐事執政者罷其官既歸之七年為弘治壬子六月十七日以背疽死於家訃聞予痛悼者累日嗚



呼元定遽止是乎蓋抱才負氣之士嘗患於不自善用  
又患乎用之者違其長元定踞弛踔厲取求於人者既  
疏而人望元定者乃驟之以拘儒曲士毫髮弗少貸焉  
此其遇合之難而卒窮以死也元定讀書最深到喜遷  
固韓蘇文日不釋手其為文氣勢張王馳騁反復觀者  
洞心駭目如萬馬爭場武夫悍士猝不可得而取也其  
為詩師杜子美傲其諸體悲壯沉着五言律蓋近之其  
尺牘長者數百言短者五七語無不警絕兼之字畫適  
勁海內人與之通往來者每得其一劄爭相傳誦蓋元  
定能事臻妙者元在此也喜交游後生及門者皆折行  
輩與之傾倒肺腑揮金飲客聲氣無愠色遇不合者輒  
厲聲擯之于坐善元定者多危之元定處之漠如也卒  
之日誠其從子曰璜予平生故人完好者唯諸君我即  
死其往請銘璜來以告嗚呼予何能為元定銘且又安  
忍邪為序之曰元定初名傑其官後以字行其先為太  
平繁昌人貌豐而皙眉目清朗其先人主簿  
公政官次上故語態悉類其人其先人老尚在娶于  
氏生二子長曰鳳翔蚤死次曰璜璜字元定  
仁女四人春秋四十有六以年三十五山祖瑩之次  
有詩文若干篇稿藏于璜歿後者尚多知元定者必為  
之彙編也嗚呼科舉行而古文廢非一日矣元定崛起  
時輩中天資豪銳不餒不懼直前以古人為師可謂難  
也已今人枚指其細故欲併而棄之要之得失終不相  
掩也今歲元定以家乘來與予言近讀老子孫吳書益

見古文高處又曰讀朱晦翁集其文章議論興之當低  
頭拜矣嗚呼元定於是蓋將易故而即新也孰謂其遷  
死此予所以重為之惜邪銘曰  
孰艱其行孰隕其名歛其華英壹文以鳴彼蚩者缺我  
得已羸伊銘之故哀靡有成

文林郎何處士與東墓誌銘有序

泰興何處士與東年七十有九老於東臯之草亭正德  
辛未其仲子棠薄會試戒行且止處士察其意謂曰汝  
以吾老而懼行耶汝即登第吾怡然瞑目矣棠重違其  
意走京師處士尋以正月丙寅卒唱進士第之七日棠  
始聞訃哀甚亟易服以歸爰卜卒之年十月二十七日  
塋處士永豐鎮之東原與盧氏孺人合窆前期謁蹶過  
海陵謁於予曰吾翁所望于棠者既溘然無以見圖以  
慰諸幽且聞于後惟壙石之銘是託爾敢以卜博士思  
敏之狀請予哀其志且於何氏有連也為叙而銘之叙  
曰處士諱岷與東其字號東臯世居邑之永豐鎮稱著  
姓曾祖彥清讀書有大志祖濟以義發粟詔旌其閭  
考顯為人質實恬遜鄉人即其號稱雲谿翁妣朱氏處  
士少日資行異緩母常念其不及甫冠考妣卒即能奮  
起率諸弟力農服賈不懈族人始異之常曰詩書何氏  
素業不可棄也迺資仲弟與峻游學于外為諸子弟延  
師于家成化辛丑歲大饑處士推所積助縣官不足例  
得散官辭不拜踰年荐饑益助之將授以冠服階文林  
郎再辭有司曰此詔令也夫誰敢格乃拜而受之弘治

平路儒學遭亂弗克返籍於當塗遂為當塗人某生誠生貴再世以醫知名貴充旁通下筵地理之說少居依母氏周周故黃州衛戍兵也在令母家成絕者錫繼周無子貴因其姓戍焉故今又為黃州人此處士之曾大父大父暨考也處士甫壯則戍嘗從中使下西洋歷占城古里松門諸國而歸非其志也恒念王氏本儒家奈何沒於戍隱先緒平適資其子弟游學景泰癸酉長子亨應鄉薦後教諭張城學處士追會其祿間巷榮之性疆毅言行無隱隱勇於改過賙貧結客意氣懽如今宗伯華容黎公贊其像曰出言正直所性剛方人不以為過晚年得代脫行伍卒復其姓享年八十有六娶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孚美玉珍玉碧玉二季楊出也女

人崇文集卷之九

五

婦道先卒子曰林曰棠一女適蔡欽先處士卒側室張氏男曰木曰果三女皆在室孫男三長即珊幼學績文中式而卒次曰烏郎曰材兒女孫二人銘曰

何衍于邑孰肇其萌三世晦迹力田而氓薄言發之兄弟駢造司城典臚才美斯售弗究厥蘊以詔後昆譬彼河流載道其源其流決決何多孫子鄉選廷掄日躋騰仕仕者有規學者有師美哉東臯克相于斯不仕而居功與仕並矧曰惠勤施于有政瞻彼東臯有田有廬爾嗣之昌爾名則俱我作銘詩惟潛是述尚有龍光求費幽室

王慶士秉忠墓誌銘

慶士諱信字秉忠王氏故太原人元季諱某者提舉太

人崇文集卷之九

十六

平路儒學遭亂弗克返籍於當塗遂為當塗人某生誠生貴再世以醫知名貴充旁通下筵地理之說少居依母氏周周故黃州衛戍兵也在令母家成絕者錫繼周無子貴因其姓戍焉故今又為黃州人此處士之曾大父大父暨考也處士甫壯則戍嘗從中使下西洋歷占城古里松門諸國而歸非其志也恒念王氏本儒家奈何沒於戍隱先緒平適資其子弟游學景泰癸酉長子亨應鄉薦後教諭張城學處士追會其祿間巷榮之性疆毅言行無隱隱勇於改過賙貧結客意氣懽如今宗伯華容黎公贊其像曰出言正直所性剛方人不以為過晚年得代脫行伍卒復其姓享年八十有六娶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孚美玉珍玉碧玉二季楊出也女四戚嫁著姓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孫女亦九人可謂蕃已成化丁未閏二月一日卒於家其塋在黃崗縣東絃鄉呂陽村與吳孺人合窆焉年月日也至是孚託其鄉人張員外良弼持祭政周公狀請予銘王氏在太原最著處士家值世故再徙於黃中其姓播遷阨困益微矣處士奮自戎籍最嗣以...垂休顯明昌大是宜有述以詔後人遂不辭...王氏有姓著參墟當塗著籍遠避地屏仕艱厥居甥為舅戍令所於竭來齊安迭厥初蟬聯胤胄嗟逾疏慈遺斯人材且諳愍家悼姓力拮据亟釋介胄悼詩書有子訖復衣冠閭孫曾况也庭貫魚迺知衍始終斯祛...崗之左墳突如我銘載石昭居諸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喬君墓誌銘

君諱崗字世崇其先上都人洪武初歸附中國有為百夫長者至諱完成者嗣其職求樂間始賜姓曰喬君之祖也完成之子諱琳屢以戰多積官至明威將軍揚州衛指揮僉事君之考也君年甫弱冠明威公以防秋卒於京師君聞訃痛絕即日杖而行家人請治裝君此曰此何時尚從容邪跋涉數千里奉匭以歸成化庚寅乃詣兵部舉明威公之職泣官十有年年踰強仕即致其事退休於家課僕奴治田畝先之以勤儉不數年財雄里閭周貧已貸為鄉人所趨暇則輒延文人名士譚飲以為樂精悍之氣猶時見顏面間蓋君本欲以武自豪承平久且隸於揚額無以發俛首稼穡蓋非其

八榮樓集卷之九

十七

雅尚也享年六十弘治乙丑五月九日以疾卒於泰州之舊第配王氏子男七人曰仁曰侃曰傑曰偉曰仲曰儀曰倣女三人淑端淑正嫁田欽王輞皆舍人淑好在室孫男三人女四人君之配端伯外祖明昇之女先妣恭人之從妹也王氏望族勳庸德隱世有聞人諸甥婿文科武級服金紫者至六七人郡人論婚姻之門閥必曰王氏賢且貴君諸子輩皆力田翹然有立仁襲君職尤以才諳自見今選掌衛事獨用于時是雖本君之教慈母氏之德善外家之福所成就者多矣仁昆季以月日葬君於泰之某山原前以鄉進士王敬狀寓家請銘發書乃上此碑應銘者夫復何辭銘曰

之風焉人固不可以貌定初慶士挾醫游海上遇寡人病撥善藥活之寡人無以謝見其四子俾選納其一焉慶士曰吾乃以醫奴爾子耶馳而去嗚呼是真善人矣時用稱蓋不誣銘曰

黃以國氏條遠益蕃伊令孫子自宋臣始靖康繹騷于汴南遷虜候客省繼仕偕聞于昇于淮遭時艱圯毀鄆版儒三世之避既究厥居復避于蘇皇有四極乃家江都蟬聯胤胄適遲而發諫掖醫垣奕世炳若維君之生克續考業惇族慈家懋行無缺樂樂寡子戴美莫忘弗嗣而孥緒問蓋章蜀岡之陽公墓攸宅我銘其藏斯久無斁

張從善墓誌銘

八榮樓集卷之九

十九

公張姓諱夜字存善號裕齋國子助教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頴之子奉直四子長曰文是為遜齋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淞江按察副使公與弟敦敦自少胚胎問學內外資討務博以深舉儒士屢試不第既遜齋貴敦復游學獨任以家乃彊舍所業當是時淮之南公兄弟最以學行聞人不異其窮達也公性孝友奉直官臨邑時病瘡甚有僧自代來謂能愈是疾奉直難其藥公私嘗進服之遂愈母成宜人蚤世奉繼母許無間言內仁九族完音訖喪恩義斬斬嘗出見嫠婦抱幼子行以泣問之則曰妾故王今之妻也即推衣舍與之蓋公負杜雅意仕宦既無以發故隨力所及為之如此米蓋不可誌得年五十有七卒以成化丁未十二月六日配高

布政使繇考茂成以上四世乃晦不聞公少以行懿聞  
閭里事寡母孝撫弱弟彌篤夏永堅死無後公曰吾友  
也買地塋之歲時酌其墳淮西人貸公久弗償勢家誅  
券往約以母遺之公立焚券蓋其聞者及子貴命服在  
躬煌煌如也益恂讓絕不加人人益敬公不榮其官而  
榮其德配周氏得毋婦道贈安人死先公十九年子即  
主事今署員外郎才諳籍甚女子三人孫男三人既卒  
之十有四日彥華奉塋鳳西鄉周家山合安人窆焉初  
蠲寓京師館舍與公並得游公父子間主事于時缺選  
常念公老求官南京養最便會戶部請增其屬銓密以  
姓名上奏可不果後出治餽於淮曰可矣即間歸築  
室而妻子侍辭公去請讓大臣堅留之又不果至是歸

入世集卷之九

十一

也確亟省之比卒也吊焉主事嚮予哭曰彥華以祿養  
故貽吾翁疾而損其年罪斯大矣敢乞子銘確曰若翁  
春秋高茲又獲終于寢幸也苟釁喪而歸子又何邪銘  
曰寵及其身歿也在堂最公之德茲銘其藏

宿遷縣儒學訓導張先生暨配陳氏合塋墓誌  
銘有序

臨海張先生成化乙未正月十有五日以疾卒於京師  
越十年乙巳其孤鎮始舉進士奉塋邑之上輿之原又  
五年為弘治庚戌二月九日其配陳氏亦卒鎮時官南  
京刑部主事聞訃將奔卜以月日啓先兆而合窆焉以  
狀亟銘確辭不可為叙而銘之叙曰先生諱瑄字宗溫  
宗龍圖閣直學士薨之後其先洛陽人建炎南渡徙居

台之臨海曾祖仲英洪武初主溧水簿祖彥博考忠  
威有隱德妣侯氏先生少則爽悟七歲知屬句稍長補  
郡庠弟子員從里儒陳內翰廷嘉恭政子幾葉太守孟  
德清絲經緯傳務敏贍為文詞聲問籍甚既而屢試場  
屋不利年且四十矣先生曰命也迺偕貢禮部授新鄭  
儒學訓導提身率行日進諸生講肄之語以魯齋許公  
授受所自嘗曰學當為是毋徒咕咕章句枯徼利祿也  
諸生憮然聽之尋署縣事適征襄陽兵傳其境先生腴  
犒豫防民用不擾其辭崇剛事尤明偉仇家誣剛殺入  
獄成抵死先生獨白其冤剛孀婦子詣謝進百金為壽  
先生曰若何知我哉斥而麾之邑民方疏其所以治請  
為真令未及上先生以內艱歸矣陳孺人參政兄之子

入世集卷之九

十一

柔嘉慈孝得毋婦道享年六十縣先生彥九歲子男三  
人長即鎮次銳暨鐸初先生捐館京師也再奉宿遷之  
檄病不克往鎮時少不及從友人林教諭子中自病訖  
卒醫藥欵舉數千里歸其棺焉可謂有始終者君子於  
是知先生之德又孚於友也銘曰  
官不究施利已及民年不與耆後惟有人上輿之原突  
如其墓飲德考終既永且固孰啓我封倚婦之良穀也  
同室今也同藏爰作銘詩著美厥儷尚有龍光自鎮攸  
始

何慶士墓誌銘有序

慶士何姓諱似字宗輔其族系遷徙世德之詳在其考  
以行誌中誌慶士之友遜齋張公所撰也慶士長身質

貌譚吐開暢自耀童子時見其所與游者皆老成名德之士于時慶士從子良貴仲子良載游鄉校治舉子業耀相繼師之日往來其家慶士喜曰儲氏今有子矣後耀再不第讀書郊寺中慶士間具酒食携客相勞問指佛前熏爐謂耀曰譬如香人無異聞則中邊皆香矣耀悚然感其言及耀泰科第備員于官慶士寢老且病矣得間屢往候之坐予卧榻前或與疾過予語竟日不輟一日愀然語曰某事子宜戒某事子何為然邪詞情諄切惟恐耀之行鑒于素隨于成也嗚呼視耀之進止而忻戚勤焉如慶士者豈多得哉慶士讀書通大義不治章句其修于家施于宗黨者恒與書傳合天資闊爽明能知人交朋友不侵於然諾貲產不踰中人其周人

之急若有餘者薛甲母死猝不能殯慶士輟母棺與之或曰柰公老母何慶士曰棺可即辦渠母不可殯塋也歲饑輸粟若干石令得冠服如有官者慶士曰非吾志也布衣巾帽終其身忻焉晚年益務謙晦郡大夫鄉飲以賓請輒辭謝不出耆舊故人結會以娛老請慶士祭酒則月赴之配孺人胡氏百夫長志學之女贈禮部郎中大經之妹陝西參議王之姑也慈明裕順稱慶士之配享年八十有五弘治癸亥三月二十有六日終于正寢孺人前慶士一年生其卒在慶士卒之明年奇四日焉可謂偕老也已二子伯瑛仲璜璜字良載以毛詩發解授廣昌縣令一女適馬宏有孫四人勲勤來東曾孫六人孫曾女又八人以某年某月葬某鄉某原胡孺

同日窆焉初慶士下世耀作詩寓哭之頃又獲哭慶士於殯廣昌先生曰吾翁塋子宜銘耀敬諾之至是瑛走京師亟速銘痛惟慶士遇耀特厚故耀誦其語愈久而不能忘乃追識之以致耀之所以哀慶士者既又掇其生平之槩而系以銘銘曰

是惟海陵何慶士之墓有淑者人同穀而耐其藏宜深其封宜固嗟後之人孰其敢侮我銘諸幽永賁終古

修職郎崇德縣丞沈君墓銘

崇德云沈君既致縣政歸老江都越十有六年為弘治己未六月廿有五日以疾卒於家其子璋屬其女兄之夫馬生雲郭具事狀徵銘於耀耀覽狀既起而言曰若是其行應銘矣初君之承家德也嘗監官海溢隄壞民

溺死者無慮萬守其易吏不能塞有老嫗夢神人拔劍挂海於是人有避君者乃激治之君循海復渠先殺水勢捷水繫石無石者千里隄成海不為患老嫗見而驚曰曩夢即君翁也民故德君遂祠君海上德清賊姚太總聚黨數千人佔大湖之陰虜掠張甚君策之曰賊舍險而衆疑乃可破也策行乃誘之入崇德率百人夜走其木園之矢石亂下遂擒渠魁縣民饑野有餓莩部使者欲請命而發廩君曰古人有不請者其先發以聞所贈殆數萬戶君在縣十年庶政具舉築隄勦寇聲蹟尤著人士輿詩誦之書其大者細可見也已沈氏世家江都君諱讓字宗仁曾祖璿祖堅考定母吳氏生五子君季子也自少器識警偉選補府學生天順壬午

以年四十通一經例升太學滿歷拜今官君雅性誼驥而篤恩義冬月次濟上聞母訃徒而奔七日抵家跣輟療流血諸兄前死能經紀其家配卞氏繼配錢氏勤明內助側室杜氏馬氏六子瑤璉璋瑞琇璞長女嫁雲翱少許張某孫男四乾坤蒙巽女六曾孫男曰祖錫瑤卒業太學璋乾俱縣學生君既壯猶食貧不數年貲產蓋里中稱富室狀稱君游學時嘗拾遺金歸其人大湖之役使者勞以千金弗受其生財有道蓋非乾沒者君晚歲號竹坡享年六十有七以歲之辛酉某月日塋大儀鄉宋庄雙墩之側卞孺人杜氏附焉銘曰

豐其家奚啻於貲善於官有偉其施芒芒海涯百世之祠孰丞之卑而慢以訾嗚呼沈君不亡其在茲

十五

吳慶士大有墓誌銘有序

異伯瑜瑾卜弘治庚申冬十一月壬申塋考處士於塲  
之老塋原前期手狀請予銘曰先人病且革謂不肖瑾  
曰慎無以浮屠喪我若不死我其勾儲考功銘顧予不  
腆之文何足為託重念處士屬續語瑾又禮塋乃叙而  
畀之銘處士諱完字大有揚之泰州人自其曾大父子  
茂大父孟安考文韶世家富安塲積善于野文韶配夏  
氏處士之母也處士少有至性聞人言子為父母劬勞  
報者宜素食三年即斷葷肉如其言既長治家嚴肅勤  
儉為子弟先慎交游重然諾里中人多善之女弟適某  
甲甲死衣食之於家克成厥志族人腴田若干畝售既  
成券矣慨然曰昔人買田以贍族吾乃盡吾兄弟恒產

平其考不索其直轉運使建社學指長地以獻子之  
金辭不受判官徐鵬舉難之特書於冊亭民李選輩壯  
未有室曰吾渠長也為料理之慶士稍讀書篤嗜子朱  
子小學厭每曰是日不可離者觀其行得諸小學為  
多可謂善讀也已享年六十有四卒於己未八月十有  
八日娶沈氏生三男子瑾璵璣璋州學堂膳生女嫁崔  
萊一許謝鏞孫男二人鶚鷟次六歲諸塲岸海民恒以  
魚鹽為業頃歲子弟多趨秀喜文學予固異之瑾敏而  
文蓋揭竿乃知多繫手父兄之教也銘曰

維古小學聖作經蒙以養正斯家亨周衰教弛書焚靡  
後生倂偃如瞽育中行獨復峙考亭箋詩註易群言并  
謂聖有基絲弱齡偷彼大木培初萌爰輯此書垂範程

烟然萬古流日星倚歛慶士驚且誠三復欽衺稱神明  
童而習之老逾精豈徒誦說裨躬行載觀往哲揆平生  
存吾不憤沒也寧高原膺臚省有高貴幽撥此錢為銘

（公）  
平陽文集卷之九

菜

沈氏士宗泰墓誌銘有序

蘇之嘉定舊姓稱沈氏茲慶士諱嶽字宗泰別號松谷  
宋太守都遠公八世之孫也都遠先濠州人宋季守蘇  
州避元之猾僞東海之清浦遂家焉都遠生文亮文亮  
生珪有五子仲曰允禮允禮生鏞鏞生輅輅生三子伯  
氏諱宙者慶士之考也配黃氏自都遠公以下皆野處  
無以聞慶士既纂家政交隣睦族懋有恩紀力田搆蜜  
贐產日饒乃聚書教子弟聘名士為之師遣子鰲捕弟  
子員誨之曰博學以克識友善以成德致用以行志此



三言者汝識之終身可也弘治戊午鰲發解自京師  
慶士喜甚謂鰲曰此先人遺澤及女女益勉之北賦江  
南饒縣官舉民入粟慶士慨然輸若干石例冠帶視銓  
曹未入流者慶士辭不受縣官曰吾何敢格 詔命乃  
拜而受之嘗有海舟駛至清浦舟中逮千指有司防海  
者謹言盜欲執之慶士曰其長曰渠曹百人即盜宜抵  
罪否則不祥大矣評之乃鄭人捕魚充賦者既得釋慶  
士仍資其還焉其遇事有識度類若此得年五十有三  
娶周氏生長子鰲少者名龍暨愛側室某氏所出孫男  
女各一人卒於弘治戊午十月晦遡其生正統丙寅十  
有一月六日也瀕終誠鰲曰鄉人之貧貸祇以歛然若  
勤儉當自贍何藉是為鰲奉治命蠲逋寢貸人用是多

八景文集卷之九

七

之卜兆古江漢之原卒再踰年庚申月日乃葬鰲以長  
洲居士沈周狀走使者來請銘予讀之喟然曰沈氏晦  
久不發慶士嗣世慶飭家提身從容片言脫百夫於厄  
而躬不大受祉蓋昌厥裔乎是宜銘銘曰

利輻而却義跂而前百夫阨危口挈而還胡尼其施不  
求以年抑天之篤將後其延銘以俟之慰彼下泉

武惠將軍副千戶劉君墓誌銘

君劉姓諱標字正芳其先高郵人諱全者始隸及  
功洪武間既死第其嗣以靖難兵死於陣子其嗣  
山之役亦殲焉無子於是全之子敏長矣兵部錄其  
狀以聞 詔授副千戶階武惠將軍涖太原左衛左  
久之敗武成中衛尋又改守禦泰州所敏卒子廷彰

廷彰卒子文遠嗣君文遠之子母全氏戶部郎中永平  
長女也少穎異選補弟子 讀書郡學中甫十四襲先  
將軍官行已儉慎人視之弗以其少稍長益涉躡史傳  
暢曉軍事成化己丑選成京師裝豫戒嚴師以期集甲  
展復屬以督餉節冗費修廢政釀用羨溢師益以和會  
同官註於吏議亦以例罷君弘治己未當路者薦其才  
高御史崇熙檄以署印都憲安成張公并軍政任之君  
被疾甫愈慨然起視事究利病張弛之吏士方德君克  
以前疾增劇而卒寔辛酉某月某日也承平久甲冑之  
士非戎邊微履行陳無所用其技君資剛果有幹局事  
事輒以辦稱使專且久竭所蘊當聞顯於時晚獲所遇  
擊一軍授之遽又以病死士有志幾於功名之會其難

八景文集卷之九

七

哉於戲亦祗繫其逢而已君少孤母全卒大母張繼母  
趙鞠養之及族人堅欲異居君奉二母舍於外盡以產  
讓焉瀕終誠子姓數百言皆泣官持家之要將瞑麾女  
婦出戶正衣冠詣中堂拜至乃絕此其質美聞學之力  
流輩或未能及可以觀其槩也得年五十有一配王氏  
郡望姓長葛教諭澄之女子男二貴治舉子業次曰貢  
五女伯仲嫁周灌薛銑餘在室男孫二人繼勲繼業文  
一人貴新卜兆城東灌溝之原卒之明年冬十一月某  
日奉匱以塋至是致母王宜人命持國子生王啟狀  
予銘囑王出也教諭公之諸甥繼勲又聘予季之女  
世有連也銘其可辭銘曰  
維劉之先邈矣聞繇曾高肇戎乃振小宗嗣戰跡原

妾有多代垂仍昆上功幙府參明恩桓桓世倅千夫軍  
筇孤奮起倚此君壯也難武少則文千艘銜尾輸京困  
防秋萬騎地如雲維君泣止靡潰奔晚提兵印共且勤  
中丞御史胥咨掄疾謂為方遠不仁有志竟使衛莫仲  
有求孫子駢駟驛邁往豈止俸前勛謂君云亡君不泯  
灌溝之原卒有墳我銘在石昭無垠

范景儀墓誌銘

君諱顯字景儀揚之泰州人安亭司里閑故予知君行  
系蓋詳初君兄景立無子君憂之亟為置媵妾數人居  
數年寂莫有乳者立顧君以老求嗣意寢衰君不已益  
出鈔幣物色宜子者得某氏女加勸而納之已而果生  
子先是成化年饑縣官募民粟散官寵之君曰此可

小字

十九

稍歡吾兄也慨然發若千石得拜其兄階某郎嗚呼立  
之未嗣也年幾六十環聚妾而無子意且休矣非君切  
切不忍獨其兄何以逆續厥宗迄今而後我此予誌君  
之墓不及書它特書君友義之行示後之人子不忘也  
范氏故秦之衣冠家君祖均寶元領軍副使考仲先輝  
有隱行祭酒吳公節聚其墓君配馬氏鍾鑑欽所生子  
也鍾以太學生缺吏部選君享年七十有一卒於弘治  
己酉五月六日卒後月日葬郡城西某鄉乾山之原鏤  
娶徐子祖姑女也迺寓狀屬予銘銘曰  
觀人之行當取其大大者不渝其細可繫允義范君克  
友因心左右其兄克嗣于今豈今之嗣將百其世俾爾  
孫子胥受明社遙遙大家有開必承我銘在茲庶其有

縣北黃浦之原卒之明年二月廿八日也高安人樹  
曰  
嗚呼與成行本於父兄學成於師友既仕而疆爰發其  
有胡不永其年嗟誰之咎抑知其然將昌于後我銘有  
徵庶幾不朽

承事郎安伯墓誌銘

君安姓諱敬字敬萬金都司宣府前衛人君兄弟九  
三人伯氏伯子善積著以對助邊請鹽數十萬始挾君  
乘淮楊成化己丑載鹽若干艘歷荆蜀拉雲貴諸藩貨  
易事未既引遣君先歸君至揚念嫂范氏留宣府亟遣  
兄子王往迎之九十年如始歸自貴君喜且泣曰吾兄  
老乃尚遠費邪居八年知有疾君營醫藥甚至比卒厚

小字

三十一

飲之卜地蜀岡以葬王之幼也君遣游都司學長娶尹  
氏尹故駙馬都尉家也族大而貴君捐數十萬為納其  
女成化丁酉君應募入粟拜承事郎王俱焉久之王病  
死君生死之視其父迨卧病君擇宜婚嫁者處其孤曰  
凡以報吾兄也囑其子金善撫之世恒謂賈人乾沒於  
利君友悌之行士或不及也豈君子富好行其德者抑  
非邪君謹厚遇人小心無貴賤得喪寵辱皆加之不動  
曰天也享年七十有二卒於弘治己未冬孟辛卯邇其  
生宣德戊申正月廿有三日也配李氏千戶克成之女  
子金繼配施氏金少與王同學今薦于鄉君曾祖諱  
祖賜考貴姓陸氏安氏其先太原陽曲人宣德末調  
宣府因家焉自君兄弟旅遊於揚今又為揚之江



鄙人揚江淮都會也擅鹽海之富承平久四方商賈比  
屋以居至老去其鄉遂土著矣君壯時歲一至宣府省  
墳墓素蓋篤義者疾革顧金以守身為戒且曰禮士庶  
人踰月而葬我即死無久殯金遂以仲月廿有六日奉  
葬伯弼地之塋使來以前進士方希誠狀請銘予未識  
君然雅奇金不可使其親無聞也叙既迺為銘銘曰  
繫君之先晉陽里以成留邊家再徙君之孺長伯氏倚  
友于之行賈莫比迄其初終一無毀篤生而胤才且美  
版儒策名開厥社我銘幽室微誌此維揚有安自今始

陽武縣知縣許公與憲誌銘

許君公樂以弘治十二年八月廿有八日卒于家殯蓋  
三年矣其子鋹以克承不喪禮也至是始得宅兆

城西之原以十五年三月十日遷而窆焉君之友都事  
吳君述事狀鋹肅之偕求請銘確兒時挾冊從諸生後  
友見吾鄉前輩師儒之盛爾米三十餘年矣比過家訪  
之向之前輩或處於鄉或倦於仕存者蓋無幾人顧瞻  
壘閣每有老成淪謝之慨若君者尤一鄉之特仕既不  
遂而又僅得中壽以歿則又何哉不能不重予之慨也  
君諱僖公樂其字經歷斌甫之孫處士宗善之子少補  
第子真長身偉貌秀出行輩長通周易務博覽為文詞  
郡子弟多從之遊屢入場屋不第年幾四十以貢至  
京師卒業太學注選於吏部復家食久之始選知河南  
陽舞縣君初蒞官悉心民事夙夜張施不懈隣境盜逸  
入陽舞者輒為君獲之才請稍起會有訟及君者臺察

其言選君于理君曰民習素惡前今鮮有終任者吾  
力辯得白然豈能堪獄吏邪即引咎棄官歸日以載  
籍自娛暇則與耆宿故人飲相率為會士大夫侈其事  
圖詠傳之配周氏側室沈氏周生男鋹也女子長者嫁  
王國泰次聘都事君長子宗武未行而夭孫男二人一  
清一寧初經歷公未老勸罷官間以諸子廢舉江淮間  
嘗泊樊山天大風波濤洶甚喟然曰力田不愈於未乎  
迺買田數百頃歲積穀幾萬石至君之世父宗裕遂發  
困助有司饑詔旌其門君之伯兄信又緣是拜散官  
故許氏在海陵稱右族君雅負氣不受人軒輊自念大  
父恬退又顧田廬可老故一遭躓抑奉身而歸歸五六  
年迺病病幾一年迺卒卒時年六十有五於戲豈非命

邪君蚤善確且家世有連君之為人又不可使無聞銘

宜不可辭銘曰

其材翹如父兄之澤其文匪如膠庠之碩成才孔艱亦  
既于試臺車方馳遽視其駒孰為孰尸不竟其施相古  
先民恒鑑於斯嗟嗟公樂今也則亡不瑕有命銘求其  
藏

林文王墓誌銘

予居憂於家鮮過從妻周之元之子瀛數晨夕焉一日  
介林氏子昇衰經見曰先世父廷瑞雅善林文王以女  
妻其少子旻文王卒旻與其兄昇創痛惟所以厚其親  
者乃力營宅兆覲得顯者銘曰庶不棄吾親於埜也語  
未既出瀛所述狀再拜以請予嘗患世之野師談風水

善福禍以感人若伊川先生蔡說儒者所當從者則又漫不之講林氏子迺然且圖文字托諸不朽是可嘉也已遂按狀序曰君諱瑄文王其字世居揚之泰州考諱與母皮氏生四子君其寡子也父母歿兄弟異居踰十數年君貧產日富諸兄私語曰天何獨厚四郎邪伯兄文質曰不然吾儕不如瑄勤不如瑄儉尚奚天之咎諸兄告不足君憂周之嘗值大寒往遺以錢穀曰母修費詰旦雨雪它人不相顧矣諸兄咸感泣君力田於鄉有老農死無殮鬻棺以葬有壯米室者假貸以成之鄉人德君甚至則老幼遮迎曰翁來矣翁來矣晚年州大夫諉以稅長益惴惴教子弟畏法平斂灝終尤以克家為識得年六十有四生於宣德乙卯八月八日卒於弘治

戊午冬十有二月四日妻沈氏生男二即昇旻女子四王瑞張允唐湧丘承信其婿也孫男二女五長者許嫁賈經鄒鎮騰賈以卒之明年蜡月既生鬼棚於下水溝之新阡瀛言其地視它處突出水從巽來旋繞其趾渾渚悠揚匯流於坎蓋堪輿家所謂吉壤也銘曰允之山巽之水樂哉斯丘完且美繫誰墟卜君之子寧君於斯君不死乘金穴土氣終此有來孫曾胥受祉屠維協洽歲適止泐銘玄石志其始

宜人王氏墓誌銘

太宜人王氏諱善果處士明遠之季女封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冒公之配中憲大夫武昌府知府政之母也奉訓公少孤孱端慤可念處士屢目之曰是故

儒家子宜娶吾女家人爭沮之處士堅不可奪竟納于既而生中憲甫十歲乃改館于外宜人佐奉訓公持戶部錢幣率有親緒中憲既冠奉訓公命治舉子業多以為迂宜人獨縱之曰詩書汝家故業也成化乙未中憲舉進士第踰三載考主事最勅曰政母其封安人升員外郎未及考會皇太后受尊號進宜人奉秋既高紡紉不少輟服食儉素第如故常歲時之嘉一飾冠帔而已閨巷間益高之相傳誦為子女法享年七十有七二子長為中憲次曰文明經飭行州學廩膳生女嫁何珪縲連孫五人朗良彤肫育曾孫曰繼宗孫交七人曾孫女三人俱在室初中憲在郡臺察屢以治狀聞吏部覈其然請誥封之中憲念親老亟馳疏

乞移封辭極剴切司封格以例不果尋乞便郡養囿白于部郎中曰行且擢矣欲徙郡何邪為寢其奏至是滿九載歸次南京聞宜人疾留妻子舟中信宿馳以歸至則歛之七日矣卒之日寔弘治己未冬十有二月庚申也囿走位哭曰天乎先宜人蚤見背得見其女舅猶先宜人也今日亡矣悲夫以明年春三月庚午奉葬先塋之兆永吉鄉之原中憲持進士徐藩狀哭語良曰知吾母者宜莫若太僕弟汝往請銘惟我王氏為世顯姓居海陵者族大而貴宜人諸父兄皆武功積官殿學士衛握兵四方姊妹從女之甥婿又多聞人大官顯赫奕也世莫與埒冒氏自仲智父名儒起家充郡博士奉訓公父子遂以宦學顯庸于時合二姓之美以

宜人在家為淑女及嫁為賢婦母蓋教習然也而處士之明識迄今人愈稱焉法宜有銘刻諸玄堂顧非耀任也耀雅師中憲獲銘從母命其可辭銘曰  
王氏著姓條遠益蕃婉婉宜人毓此德門伊誰相攸處士之識伊誰作配大夫之德篤生偉人直大而文留署南邦聲蹟焯聞 帝嘉良臣爰錫其母天監母賢載登其後既多受祉而壽亦躋凡今婦女盛孰與夷耀作銘詩敬揚淑懿尚有龍光賁茲幽隧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海陵錢處士大有以儉勤靖退聞於鄉力農服賈類古自食其力者予嘗壽之以文曰翁之儉鄉之子弟宜師已處士長子浩克肖其德入貲拜散官稱義民予官京師時聞處士暨浩卒為惋嘆者久之及予樞內艱歸處士之配陳孺人繼卒於是其李濟持成名狀詣吾廬請銘予以服辭濟再拜進曰先人雅善君濟之少也且愿君遊君忍不銘吾母予哀其意迺為撰次之孺人姓陳氏諱善寧處士文玉之女郡博仲良之孫歸于錢處士九五十年生三丈夫子浩洪濟洪先浩卒濟今為國子生注選於吏部二女嫁王經孫鑑孫男七貢貫資賙賔貞贊女一人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年十一月廿有八日奉塋七里溝之原合處士嚴焉處士性簡重面目嚴冷事稍近其意輒斂襟危坐竟日弗語家人莫能測孺人勤明慈儉終老無隳克左右之故能閨庭雖睦底成厥家婦人行不踰梱自非奇

人者里巷間試其之聞談非其人毀敗其家業人固得而指摘也跡錢氏之與蓋多孺人之助予故特取以誌若夫幹濯洒掃之常僅管錡釜之細雖繫於婦職不具載云銘曰  
維儉與勤克順厥身相德之良天錫其有既富且厚倚錢之昌穀也好速死歸其丘我心既減嗟女孫子無怠其嗣百世之藏

太孺人朱母董氏墓誌銘

成化丙戌六月丁巳貴州布政使司司獄朱君仲明以疾卒於官有男三人長者始壯女三人皆及笄而在室其配董孺人號殯不食曰吾何以生邪既數日環其孤而哭曰死吾已矣吾姑老將誰養吾子女將誰歸邪天乎何以處我也哀聞省中都御史安陸李公義之遣使慰問賻以金為兩者三十有二將辭之不可始飭喪跋涉以歸次揚子江忽暴風旁舟皆覆沒孺人正色曰命也且畢吾志列子女左右侍瞑目以俟少頃抵儀真觀者以為異竟逐匱喪於家焉嗚呼司獄君死荒裔朱氏蓋危且貌矣孺人榮榮忍死顧事有大於死者及薄於險舍死無可為矣即毅然從之流離顛沛屢瀕於死以其子女再造有家迄于今益蕃以大斯豈偶然也哉孺人諱懿字慎微處士士能之女母刁氏少則慧朗頎然有立既長歸于朱司獄君之考文淵同知綿州事謫鄧京師歸公適卒凡歛槨之具皆孺人竭力營治及貴

州之喪至姑已在殯孺人經理二喪哀瘁彌劇家人請少休曰吾夫昔之官念姑老羹服肉以別未亡人幸抵舍復何愛邪凡娶居五十年治家整密子婦定省應對惻惻惟謹事無鉅細必跪白可否得請乃敢行僮奴侍側竟日不聞語效內外肅如也教諸子力田勸學嘗示以譜曰汝家廿有七世矣世有顯者汝輩其勉之孫嘉會初八試編人夙期之比得解即案香於庭進而誓之汝弱冠登科寔藉世澤維庶維恕永矢無忘嘉會再拜曰謹受教孺人時年八十有一踰一紀享年九十三乃卒正德庚午四月甲辰逝其生永樂戊戌四月癸未也子孔曜先卒孔華太學生需吏部選季孔暉孫男六人長嘉會以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次嘉祥

一以顯慶文集卷之九

三八

嘉賓嘉議嘉慶嘉愛女五長嫁壻次嫁趙珅與嘉會皆孔華出餘在室曾孫男曰原學承學女曰從柔以卒之又明年月日啓司獄君之兆而合窆焉外舅太學貽書壻曰子欲撰文詞壽吾母今亡矣其為銘壻日致仕過寶應病卧舟中妻歸省孺人問壻所以來旣而諭之纔十數語壻嘆其識慮精到意孺人壽蓋未艾也甫半月遽哭其訃悲夫惟孺人事行宜載郡來列史牒是將屬之御史孫壻謹銘諸石以竢銘曰

安宜之未廿有七觀文服武世紹述沿宋迄今譜可質南藩典獄載卑秩隕然弗施奄以卒繩繩趾美若有屋愁遺斯人貞且伉歸死完生志斯畢凡今女士孰與匹宜爾子孫聞儒術世家復始古所必琢銘匪誣告幽室

王廷信妻余孺人墓誌銘

孺人余氏諱妙善揚之儀真人伯大父處恭以文行知名考諱用誠孺人自少性行閑澹用誠尤愛之選所宜配聞過里校見王氏子璋狀貌凝重曰是可配已遂與緣媒氏與嫁之璋字廷信孺人孀其家才年二十承尊撫早率有倫緒宗族內外咸宣之旣而生子相治舉子業孺人未嘗以一子故牽於愛壻而弛其教鄉先輩明經者相歷從之游孺人盛饘食而饋之弗懈務人入得其懽心相雋爽而文予諱之塲屋今十餘年屢試不利輒憤歎無以為親慰至是孺人卒相哭曰吾母所望於兒者自今不復見矣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弘治己酉八月甲寅以疾卒於家邇其生宣德己酉十一月丙辰日

一以顯慶文集卷之九

三八

也子男二曰相曰松庶子也廷信少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遷殯先塋之右而竊焉相迎鄉哀來請銘予讀其狀予之曰子之母資子以學而不及視子之成命也子苟不渝所志卒顯而母者不尚有待耶旣遂為之銘銘曰

猗孺人兮維婦之良其德昭著而志則疆胡歟去兮垂所望世雖短兮意則長其有禮兮終不忘嗟我孺人安斯藏

母宜人董氏權厝誌

母宜人董氏揚之通州人 皇封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家君之繼室宜人為處女二十五年而嫁嫁十有六年而卒寔弘治戊午八月之廿八日也初成化己亥先妣

王宜人見背既免喪弗欲再娶壻與弟嵐間從容以請  
家君泣曰即有德善如汝母者乎不聽久之聞董媼女  
既笄而賢乃因賓妣以告始諾而聘之宜人既歸凡家  
君會飲衣服之需視蚤暮燠寒恒當其會饋賓薦祀以  
式以時及壻竊位于朝封安人既又進宜人人家君每罷  
酒輒泫然流涕曰先妻不及封而及汝庸非天乎汝其  
思所以繼之宜人益欽戰不自勝家君曰是善事我有  
男一曰壻女三伯仲許嫁馬鎮王槐孫四洵湏滋汶女  
六一許周沐皆良族也壻夙負罪冠踰年天奪所恃  
居常慨慕抱終身之戚焉及宜人來母得以事先宜人  
者事之無何忝鄉貢往試進士遂拜官南京吏部再詔  
吏部越至今官忽忽十五年間得間過家者三晨皆

吳仲恒妻司氏墓誌銘

成化丁未秋沈憲副先生至自吳中出庶吉士吳克溫  
所為狀授予曰吳貢士一鵬將葬若母司氏假是請銘  
自一鵬褒然薦于鄉予雅聞其才名未之識也先生喜  
接士不汎許可而亟稱之乃今益知其為才子弟因念  
其子如是母宜有聞也遂為叙而銘之司氏常熟人諱  
妙慶父江母顏氏嫁長洲吳仲恒甫仲恒幼孤貧失業

謀遷於蘇司氏年甫十五脫簪珥屏絕膏沐早夜作苦  
者數年卒相成其家既而生一鵬一鵬自少知學從鄉  
之賢士大夫游過其家者必趣具酒食款之移日家人  
難之則曰吾欲使吾兒熟聞嘉言開廣所知識耳汝寧  
知邪丙午秋一鵬既試京闈聞其病亟復返省之越五  
日有以一鵬發解聞者而司氏卒矣是八月二十六日  
也得年四十有七嗚呼人子之欲懽榮其親蓋有竟老  
而不變者一鵬母且壯所求者將有獲焉顧莫之逮此  
尤可痛者其家以卒之又明年弘治改元正月十一日  
莖于吳縣天平山龍岡之新原銘曰

家也既完於婦曷負子也孔才曷負於母年則不多命  
復誰咎琢銘幽宮式聞于後

亡妹馬鎮妻壻銘

妹行四以行名小字淑憐先繼妣董宜人出也自少性  
警慧習女禮輒通解弘治戊午秋宜人見背壻奔喪歸  
廬舍妹婉婉家君側拋衣櫛食壻甚安之服除年十八  
壻為飭裝嫁里中兒馬鎮甫三月病瘡而死初小弱弟  
壻四歲瘡痘妹日夕保抱與之俱適姬之疾至私念觸  
其瘡不可飲冷水閱之遂感疾百方莫能愈既劇堅請  
於夫遷寢室之東偏曰吾尸此榻新人殆弗用也臨絕  
家人匝視之遽請之出曰我更衣留女奴侍我少選入  
則目瞑矣嗚呼痛哉寔弘治辛酉夏四月十有七日也  
鎮以卒之年五月十有三日葬祖塋北東若干步壻哀  
妹之明淑而夫也哭為銘冊書于磚納以識其墓銘曰

父母女之姑舅婦之夫也妻之胡弗宜之而已於斯

### 何處士宗輔墓表

海陵何處士既卒九郡之大夫耆俊相與弔於廬四方之游而賈居者相與哀於市田野村墮場亭之民相與奔走以驚問曰處士亡矣則又相向而悲處士無官於朝無俠於鄉無貲力以雄於里聞嗚呼果何修以得此哉初海陵前輩有張存簡氏以雄文博學為諸生倡方聞豪邁不汎交人有弟存善氏幼學惇行名次其兄兄弟皆儒人也偕友於處士而兄呼之存簡氏歷官中外歲時致書物問起居不絕蓋既老而敬不衰焉有王禮莊氏讀書善談論嘆笑譏諷一發於詩布褐于家視當世之事若風習然者公鄉間浸聞其名晚年每謂鄉

人皆謂之何處士

三

子弟曰我老矣何宗輔論事有識汝曹其往依之禮在之後有本和丘氏焉本和二詩傲唐人諸體尤長于集句渾成可誦閑簾據几授里中兒句讀溫然老儒也交於處士父子間觀游嬉宴恒俱焉四人者人品有顯晦行輩有後先與處士友皆至懽而莫逆傳曰居視其所親處士之德善繇是縣可知已昔嚴君平在蜀因卜筮導子弟以善王烈居鄉里盜者慚訟者悔當是時大夫若長泣之於上顧獨不能化其民歟抑孰知民之感化者乃在於法象禁令之外傳所稱逸民隱士豈可盡謂其無補邪吾州僻在淮海之間風俗自昔樸厚然人才鮮少不獲與名都壯郡齒耀竊憾焉每一聞耆舊凋謝泫然悲念曰其存者復幾何前所稱四人者唯猶及

是之倏忽廿餘年處士復喪於是乎老成人漸淪亡矣後之來者豈無其人其賢於處士邪雖固不得而知也祇若是其賢焉不及今表之於墓則前輩遺風日就埋滅鄉間子弟何所觀法嚮於善哉將又諉於誰邪處士諱似字宗輔群行顯者雖具誌於幽堂茲特牽聯書其大者以繫鄉人之思他固得而可畧也

### 吳孺人墓表

弘治辛亥歲吳母壽百歲其子若孫之長者有老父焉其曾孫孫於有室於是鄉人封知府秦公洎其子方伯公大司馬華亭張公侍御蘇門夏公率聞而詩之侈為盛事曰茲吾所創見者也年孺人以九月四日病卒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塋富安鄉間江山村

吳孺人墓表

三

夫兆先事其子質等遺孫充簡狀走南都乞墓表於壙壙按李庶所為狀孺人姓鄧氏諱慈貞常之無錫人曾大父常大父士彥父文瓚母顧氏孺人閑習教範端靜夙成年踰笄字嬪於吳吳故大族曰均聘者自延陵徙錫之間江均聘生伯成元青由鎮巡檢仲寶國子學錄巡檢生原度原度生師浩師浩生克勤號養真孺人養真妻也養真行端而好誼凡曰疇室廬器物悉凡所取不為校務勤儉料理家政遂充于賞正統乙巳大軍有事于南軸廬相銜風雪警後者重繭凍餒無所於慰亟止之宿設巨釜啖以糜景泰甲戌歲侵蒙袂輯履賀賀然來者旁午于道月給之粟且兩助有司賑貸全活子慮為指以恩受九品章服人以為孺人有相焉吳族

惟教詩書延明師淑群子弟戶外多賢達僕孺人館穀  
饒饒惟謹語其子若孫曰彼賢者不可以簡已而見諸  
孫穉曾孫文素音接蹟登鄉校日幾其成且曰吾宗世  
德厚矣顧無食其報者庸詎知不自若等發之勉我孺  
人年七十蒼真捐館自是日督婢媵紡績不輟儻尼巫  
覲不可售以私及門報斥宗族姻黨嘉凶吊慶之禮甚  
厚服御澣濯而已每初度諸子婦率孫曾玄鴈鷺行以  
進壽觴介壽慈顏于不知躬之老也此歲朝廷詔  
建母以醫櫛為也昔吾母死寔九月四日吾其是日  
也耳而果然其生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子三長  
贊冠帶義民次貫次寶別出女一適邵錫孫男十一穀

一八卷增文集卷之九

四十五

拾穎李稠穉程稹稹稱渠女八適楊綱鄒榮潘潤錢樞  
錢莊餘未行曾孫男十五文章家音襄襄齊雍來商餘  
未名女十三適鄒珉過輔餘幼玄孫男四女三於戲以  
予觀於孺人為婦為母為大母為曾大母猶及見四世  
焉淑德盛福至矣然嘗聞諸曲禮百年曰期頤壽至於  
期則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頤養也古之老者上而  
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故世多仁壽有如孺  
人非所以養之者之有道歟雖然彤管職廢久矣蓋有  
潔修乎閨門而聲實埋沒不傳於世者何限則為表於  
墓道姑以繫夫孝子慈孫之用心者也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初青州府知事左君魏氏妻魏氏表自易水過

京師而歸高郵予往吊之察其意若有求於予而未遑  
也今年秋服闋攻選吏部因持狀詣予請追為之銘予  
曰若母既葬矣奚用銘為弼拜且言曰吾母懿行聞於  
里中葬時亟不及銘若又弗及今圖之日遠日忘殆無  
以繫後人之思也敢請予哀其意為叙而銘之孺人魏  
氏諱四娘大父諱英戶部主事父諱恒晦德于鄉母金  
氏生孺人天性閒淑貌容整肅精女紅不妄言動父母  
甚鍾愛之既長擇嫁得左 甫舅姑宜其為婦夫宜  
其為配接妯娌御婢僕疏戚咸宜之生四丈夫子瑞琦  
瑞玠曰某也農宜某也商宜某也惟儒宜久之皆有成  
立家漸豐會歲歉 遂發粟被冠帶之寵于是里人  
咸嘖嘖嘆曰是皆孺人內助之力也享年六十八歲以

一八卷增文集卷之九

四十五

正統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生卒於弘治癸亥八月廿有  
四日瑞娶朱氏繼姚氏琦娶吳氏鵠九三娶張舒王氏  
玠娶高氏一女適王果孫男七人有娶孫氏佶娶王氏  
僖聘呂侃聘陳餘尚幼女孫又七人長嫁董楫次受張  
鑑充紀陳續張僉聘餘未及受聘其子姓可謂蕃衍也  
已卒之明年冬仲十有七日塋城東向氏之塋左氏之  
塋距今又再踰年矣嗟夫婦德主內閨而不章然觀其  
家之成子孫之多且賢其德美亦不可掩如孺人者是  
已志女史者率修載偉然奇烈之行顧謹於庸言庸行  
者往往不之及焉抑豈知奮於彼者乃助於此邪是宜  
銘銘曰  
婦德之懿自閨而章母道之善弥遠而昌嗟後之人曷



其所志追銘于石永資其藏

儲府君墓誌銘

伯考宗節府君年六十二成化丁未五月廿五日以疾卒于家卜以卒之年十九日奉葬招賢鄉之西原蓋父承直君抵書諭惟曰尔伯父之行尔悉之尔宜速銘嗚呼天乎我伯考贊行既不紹厥後重弗求其年曠尚忍不銘以傷吾父手足之乃投泪序而銘之序曰府君諱禮宗節其字處士仲文之孫景榮之子儲氏舊昆陵士族家泰州寧中徽矣府君聯其兄宗德弟宗明暨吾父藝農服賈務張其家久之稍有集林祖景昭性爽豁醉則拊先祖景榮背曰吾家復舊觀緊吾兄諸子之力府君性蹇壯恒慎于法閭巷間見醉人輒走避之里阜或至門懷懷然曰何為撓官府也配陳氏生男輒死置一妾竟無子府君曰命也吾且老矣遣歸其家陳一女嫁戚氏子聰初耀之幼也諸父特愛之異群兒焉長伯父宗德嘗曰吾先詩書之脉幾絕是兒警敏殆將繼之乎卒後十有四年耀始忝甲科府君跋涉暑月携妻孥就之京師已而拜今官又護之南來蓋死生苦樂相俱也耀類先澤祖克有立嘗痛長伯父豈世不及卑受其訓所幸府君與吾父稍及見焉今府君又不享其祿一日而棄之此耀沒世之痛也於乎銘曰不盤其常何以弗後不傷其和何以弗壽刻銘誌哀庶幾不朽

崇文集卷之九終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百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捍大災其沒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大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尔若夫肇于一方徧於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侯之祠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荊州威振華夏吳人懼其偏也潛師襲之侯殞于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駭稱萬人敵計其麾戈斬馘之所在襄樊許雒間為多其刺顏良赴于禁尤駭當震故今小兒婦女皆知侯之為烈而駭以神之然予嘗考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絕昭烈其人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衝侯援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操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銳河其雄哉當是時一軍何宛洛一軍出秦川慨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賁志以歿遂使操奸大統權裂漢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其祀漢配天之心志士仁人千載之下猶為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由是論之則侯之祀夫豈荆蜀之氓專也哉不然吳魏之臣為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皆祠亡杜撰有聞者則國統之正閭閻志之從違智力蓋不可恃也



已初江陵之難疾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孫彝又死之  
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疾積官至  
前將軍漢壽亭侯漢壽城也亭侯漢列侯之次者尔今  
人謂壽亭者蓋弗考也與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  
詔例仍其舊侯伏大義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  
嗷然矣予故悉書以正之泰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  
禱輒應且慕侯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為碑載其所  
以係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邇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既改慨宗  
國兮悠悠鄴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汙吾土比余  
騎兮徂征忽反顧兮千古  
神之去兮荆之野紛云旗兮風馬闔廟兮洋洋聲如戟

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疆  
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重刊遺山先生集

嶠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廉  
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嶠曰吾友段可久家藏遺山集日  
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與一讀于試訪之弘治甲  
寅嶠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  
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嶠因錄而  
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  
金本夷裔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  
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  
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

為已任網羅放失誦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  
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  
雜編續夷堅志并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  
厥後元修金史悲剝用之何無遺山則金源氏立國之  
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  
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追人之  
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捏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  
激烈意蓋有待而為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  
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詞慨歎有詩人傷周騷人哀  
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  
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至  
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

其用且尼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  
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源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  
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稷矣遺山  
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廉公之不及見  
也李仁卿下叙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為  
叙云

晞髮集引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翱臯羽所著翱之出處志行其友  
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翱書殆  
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  
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倉焉仕於  
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

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  
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耻淪於夷以毀冠裂  
裳為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翱  
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  
就者諒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翔徬徨山澤長往不返  
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  
相從之士等死耳翱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  
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  
而然哉此集嚙抄於建安楊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  
至海陵嚙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翱之樂府諸體倡李賀  
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選柳柳州之派其志  
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  
不傳者多矣翱獨賴是集之存傳翱可以想見其餘其  
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  
傳也迺篋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予雅慕其  
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嚙為之引

### 遊第一山

第一山前路半蕪憑欄小立撫吟鬢雲橫紫塞無來鴈  
水斷黃河不渡孤此日都梁聊共醉向來夷甫可長吁  
淮山那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  
朱南渡後與金人畫淮為界聘問之使於盱眙館焉  
此西山真公出使之詩感憤之意溢於言外公嘗有  
疏謂金人方偏蒙古之難請絕其幣豈在此詩後乎  
嚙過都梁陳少卿大章張別駕禧邀予遊第一山誦

及是詩謂當與茲山並傳因命刻之於石

### 感秋詩卷

少司寇屠公日副臺端出巡幾旬今大學士長沙李公  
雨中試筆大書一詩問之既而名卿才大夫相屬和之  
共得若干篇聯為一卷題曰感秋間命嚙序諸左嚙惟  
自古國家閒暇之時文學之臣率相與聲詩唱酬以鳴  
一代之盛至於感秋云者往往多士之窮悴放逐閱時  
憤事有觸而鳴者也今休明之代小大之臣咸雍容在  
列舍和翹英以發其蘊顧茲一時閔雨之作遽用是題  
諸卷無乃非其時邪嚙竊疑之未有以言也無何嚙奉  
命校牧出入漁陽上谷間見裨將老校輒誦公所以輟  
邊者則皆引手指曰某關我公之新創也某若我公之  
新遷也某城某壘我公之新繕治也又言公在邊數年  
恤民逸卒彈壓悍強憂深思遠恒若有猝然旦夕之虞  
者公去未幾虜乃敢深入及巢河敗績邊民老幼相嚮  
哭曰我公在寧有是邪嚙既悉其言乃釋然嘆曰公之  
所感嚙得之矣蓋國家之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以及公  
之才經畧一隅綽有餘地猶乃曲為之備固為之防憂  
治世而危明主老成之見固如此乃若所題蓋其體國  
之誠蓄積深厚隨所寓而形見之自不覺其然尔豈直  
為閔雨發哉宋相范文正公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  
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古之人志於天下者之為  
心也公名位方隆事業日茂繇是觀之古今人豈有不  
相及者哉吾知是詩之作雖出於尋常屬和亦當有不

朽如岳樓之記者矣乃以是復公曰吾采諸詩以名卷  
子乃波及於它且擬予於古人益將重予之感也詩之

祭鉅鹿耿公文代諸堂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禎有  
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有續惟清惠公嘗  
謬名臣懿行峻功委祉後人山川閱靈載萃於耿篤生  
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弱齡飛騫甲科諫  
垣乃遷禁林掌國之史文詞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  
挈化之樞模範端良維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  
東國獨彼為我阮兢堪留鑰輟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  
具瞻戎中之冬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  
公踐舊列直其惟清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容與有年仍

八集卷之十

九

躋上宰公辭不居帝命無改公曰帝德何以報之  
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  
繩爰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帝命是承番  
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彌至胡不眉壽遽  
此弗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當寧震悼天  
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羣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  
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恭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  
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為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  
不如古人公以為愧才難之嘆任古則然倚今之世敢  
謂無賢考公平生儼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明天子開恤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文  
與恪實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漸濡德

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寫哀悵公乎不亡歆此殷醕

又一首為本

嗚呼冢宰之任蓋亦難哉宰物之衡持國之柄進退視  
廊廟之重輕取捨關風俗之衰盛天子接之而改容  
百僚瞻之而起敬是宜俯一世而旁求斯乃稱大廷之  
簡命堂堂我公氣仁語溫學端心靜渾涵之量廉儉之  
性粵中外之翱翔茂聲華之照映迨晚歲之登庸叶興  
情而交慶乃掄群才乃登庶政體國忠君獎賢遠佞  
憂形於色恤民之艱憤見乎辭黜吏之橫率循典章抑  
絕僥倖雖猥瑣之有求亦和悅而屢許蓋嘗窺公之心  
考公之行外雖雍容中主於勁始雖異同卒抵於正惟  
游從之既久知斯言之克稱嗚呼孰謂公厭世倏往而

八集卷之十

七

今不可更乎何昨日之語笑今日之悲哽乎豈鬼神之  
見忌功業不與之竟乎抑斯民之無祿而吾黨之尤不  
幸乎念有生之歸盡蓋今昔之所然惟德人之淪亡雖  
沒世而思詠然則某等之哭公者豈徒同官之誼屬吏  
之私而已哉蓋亦悼楊綰之速奪於唐嗟子產之云亡  
於鄭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一首

嗚呼古有之士為知己者死夫死生於人大矣士於知  
已至不愛一死以為報蓋傷賢者之難而所知有甚於  
死也歷觀往昔懷奇負異之士困躓終身而不遇者何  
可勝數而曠也問學行履舉無所似乃獨厚公之知薦  
諸屬吏之列使獲與聞陟明出幽之政而燕閑之餘又

得以承教詔瞻道德間嘗謂耀曰子甚愛子宜厚自愛  
嗚呼是雖父兄之於子弟何以異哉耀退而思之謂公  
有取於耀殆必有所見耀亦矢心自厲思竭其爲純之  
識異如古人之報知已而得聲萬一焉孰意耀未及有  
所陳說而公已無意於斯世使耀無窮之惻懷不盡  
之思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始耀惟修身補過殫  
力厥官期無負公之知而公尚鑒其昏愚要之以中正  
以畢疇昔之愛也堂堂之氣溫溫之言登堂酌公儼若  
有聞哀誠抑塞不知所云尚享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惟我先生有德有學有言有儀敷教寬明穆然清風維  
士之師執法方嚴屹然喬嶽維國之毗位有卑高政有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疾徐左右具宜冠象服躬躬朝夕既老無隱憶公盛  
年泣止南國風化攸基造我多士警齋飲食慰渴與飢  
至今東南彬彬學者維公之貽公登於朝士皆相慶  
彈冠而隨於赫孝考宵衣臨御舜禹之姿曠咨在廷  
掌我邦憲任公勿疑公感知遇獻忠納誨佐帝之登  
都俞一堂使久於位太平可期昊天降割辛卯之變薄  
海涕洟日月幾何公亦卧病遽貼於危維古君臣遇合  
爲難千載一時胡不慙遺孰主張是而已於斯易矣  
時難平者事志士之悲休明之運棟梁既折榱桷奚  
裨維今天子憫勞念舊典載馳喪輿徂南公不可  
作茲將從誰儀刑日遠春風賓館悠悠我思嗽辭薦酒  
爲天下慟豈哭吾私尚享

祭通政夏廷章文

昔我初仕與君同官壯年意氣相得甚歡君資茂明渾  
然在璞說詩論文皆本家學據今援古尤熟前聞有觸  
其緒談辭如雲維時留都多士攸集老成博雅相望  
林立君板輿友予亦追隨接席聯轡游歌宴嬉同署十  
年君留我去薊樹吳雲渺然異處君官再陟三詣京  
師每話夙昔竟日移時僧廬餞行城隅執別引領送君  
烏帽出沒丁卯之春我來自京聞君喜劇言續舊盟  
舟次留城得君之計淚灑南天痛徹心腑憶昔結交升  
君之堂今來締好哭君之喪俯仰廿年悵焉今昔累繫  
諸孤增我悽惻維君平生有行有言我無愧色銘于墓  
門歸葬有期君不可作薦酒陳詞淚與益落尚饗

祭余司馬文

祭余司馬文

祭余司馬文

維蜀有材肇稱自昔猗歟皇朝偉人繼出維公之生負  
材特奇恢廓之畧沉毅之資初官戶曹驟有能譽柄臣  
曰才是可大試言言陝府昇以郡符曾未三載政浹民  
孚蹟聞中朝羣工交薦迺陞藩垣迺掌邦憲西入跳梁  
屢闢我疆公曰防虜戢豈可常河山千里朝巡夜畫限  
以提封迺制奔突大城堅堡包絡窮邊騎雖驕室不  
敢前帝嘉乃勞本兵是寄坐撫四夷維公之建宅憂  
便起錢穀暫司北虜驩喜仍長邊師公曰西功可施于  
北百堵方興群議內惑辨而復明公節愈先蹶而復使  
帝德罔愆惟今天子方勤任使胡不慙遺而公已矣  
念公立朝今四十年計國之忠白首益堅公在廟堂四

夷州服處約在山望而辟易公在將閭屹如長城相我  
天子登茲太平身繫安危名滿夷狄殄瘁之哀古今所  
惻矧惟某等與公同年企德懷交哀孰甚焉喪舉徂南  
臨流莫送匪哭吾私天下之慟青神之山維屬之毗公  
神不亡其在於茲

祭箕窓張先生文

嗚呼自 國家肇科百有餘年被選之士什百且千校  
名聲之不朽獨狀元之有傳惟公有子蓋其一焉有充  
其行有蔚其言偉聲實之相副稱 當代之詳延故嘗  
考其世家之纂紹邇其學問之淵源人莫不曰荷公之  
賢蓋公家教之有素而充內行之罔愆惟積蓄之深厚  
故積報之克全有昌於後必於前豈能於人弗得於  
天矧去年與多社匪一一之偶然某等稔交於今予得  
風致於黃緣承函問而相嘆悼氣化之變遷寄哀誠於  
薄奠懷遠道之莫宣尚饗

祭翰林吳汝賢文

吁嗟先生金閨之秀斯文之宗惟小子之有幸獲隄  
而游從念往古之共嘆每知己之難逢或神交於千里  
而對面之殊同甲辰之春試藝南宮偕千人而旅進  
文字之雕虫何高明之勘閱獨鑑賞於顧蒙遂由茲  
定典羣英詔之從容謂科目之既置當道德之愈  
斯言之無幾每激發於微衷逮選官而南適帳門  
之幸朽之有待接冠珮於江東喜燕閒之奉  
煩於清風窺陳編之渾灝方引始而未終冀歲月之

廢歛實而收功何此願之不遂奄邁閔而承凶惟  
之特立實衆美之所鍾凜方嚴之矩矱矧才識之  
無使年位之差進必功業之顯融惜乎今世之所  
傑文字之豪雄悼前修之不作眇既往之遐踪寓哀誠  
於一薦匪吾私之是惻

祭周原已文

嗚呼原已孰昇尔才孰實尔位胡頃而躋胡倏而棄惟  
上天之生才夫豈亡乎其無意胡長養之甚艱而折  
之亦易豈鈞陶於氣化錯長短之不齊抑融濁其精華  
逢鬼神之所忌嗚呼原已學博而彊行完而治志蓋有  
待而未睹其成才可為而未盡其試獨偃蹇於一官  
而容與於文字肆譚思之紆餘煥篇章之瑩綴雖醉筆  
之淋漓亦筆闢而駭視焯聲譽之四延紛朋游之傾企  
方長途之騫騰俄中道之顛躓念有生之歸盡繫聖哲  
其必至校原已於故常傷一死之獨亟眇然其一身  
孰上昆而下李迨祿養之未終顧厥胤之未植萃百責  
而未償遽溘然於下地嗚呼原已曷以為惻慨古人之  
有傳未必盡由於所嗣苟老顯而無能亦泯滅而莫記  
今則承君之祀有族與甥發君之潛有碑與誌想高明  
之大觀亦豁然其無累矧賢傑之云亡尤精爽之特異  
豈下土之隘居將九天之超致駕風雲兮上征歷九州  
而游戲惟吾黨之舊游寔切磨於道義過故宅而銜哀  
覽遺稿而噴淚追咲語之平生悵神交於夢寐爰寓酌  
以綴辭庶原已之來蒞

祭吳一清文

差差一清命止斯邪胡為乎才而位不遂胡為乎德而壽不遐豈彼蒼之靡定抑司命之僭差此吾徒所以相疑而致詰為之驚痛以長嗟念君之生明經起家登甲科而壯馳厥譽官水部而益振厥華嚴嚴寢廟厥材孔嘉冬官百僚簡命匪他岷山之巔閬水之涯單車往臨突施踐蛇靡及之懷蓋不遑於夙夜惟清之趨遂歟動於叩已迺遷勳部郎秩載加異歲月之超接必爵位之高著何夢刀之未竟遽感鵬於日斜嗚呼哀哉某等幸得同官日偕出入聆君言論怡怡豈弟窺君城府渾渾豁然感宦途之會合欽德譽之無瑕睹靈車而慨歎陳酒肉以邀遞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侍郎母夫人文

婦德主內易稱含章惟其有子淑問乃揚於惟宜人德音孔茂來嬪于吳宜婦宜母維茲少宰為時鉅公邇其長育克咸厥功恩命荐封自天而下匪私于吳以詔來者啓封備服寵祿方殷胡不百年奄計以閭帝念近臣卹典維異爰命守臣治墳諭祭凡今父母能養幾何較諸宜人所得孰多生榮死哀來世有耀報如所生少宰之孝矧惟某等夙仰樞輿同朝之誼云胡不悲南望延陵路修且阻哀誠惘然寓此殷醑尚饗

祭吳仁甫文

嗚呼仁甫孝足以悅親而胡不終厥養才足以從政而胡不究厥施矧年歲之茂盛而聲譽之載馳較資均之

所獲將通顯之在茲何徑去而不顧溘焉與世而長辭念昔仁甫初來京師曰我無怙賴母之慈倘獲祿以為養乃孤生之所期俄甲科與郎署煥天錫之匪私曾幾何時母老且衰曰予何病維故鄉之思仁甫曰嘻兒也之仕維母之嬉母既不樂兒仕何為乃連章以控訴竟改秩於留司此其出處之大致抑吾人之所共知嗚呼孰謂仁甫撫壯而歛逝而其母也乃跼死而獨遺冥冥之中尸此者誰此吾徒所以承訃而驚愕相嚮而涕淚長淮之南大湖之涯魂慟怛怛而誰招駕逶迤而莫追所可憫者莫來者之有繼惟令名之不隳嗚呼哀哉尚享

新太夫人哀詞

翰林新克道侍其母太夫人於京師瞻與之遊甚習有舅弟之歡今年冬太夫人奄疾瞻聞而驚亟走弔之比歛也九耳哭焉夫仁人孝子之享其親記于禮者詳矣瞻往來克道家見其所以奉太夫人大而常者固安然於禮其隱而細者記禮之家或不能備也於戲可謂純孝也已瞻甫壯失所恃每惻惻歎曰何瞻獨無母以事邪見凡有母者輒為之喜而亡也則為之悲太夫人春秋高啓封備服享有多福克道日溫然養於其側故常倍為之喜乃今遽爾使吾克道亦若瞻之銜恤以終身焉則又寧不信為之悲邪乃辭以紆其哀詞曰維坤之德順乃載方猗與若人庶可配方含章履貞耀于內兮孰字其孤惻惻有誨兮洵美而文軼等輩兮地道



無所終有代方於 皇顯思貢爾資方宜康而壽亦既  
信兮九令母婦嗟孰速兮歸從君子其無悔兮

### 江朝東挽詩叙

今年春朝東詣選 京師以疾卒於旅舍其季淙護喪  
而歸過南京楊給事方震使來告訃囑走哭之石城門  
外嗚呼吾朝東乃遽厭世而去邪念囑頃從朝東及諸  
名士遊間以文字燕集為娛朝東思深而語麗句出輒  
傾座人然囑視其貌則退然若不勝至他人得句則欣  
賞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嘗與囑觀蓮燈聯句讀者以為  
工顧予詩潤色於朝東者寔多朝東不以告人也嗚呼  
以吾朝東冲靜端雅之資博六兼容之度語言筆墨之  
外觀法於囑者多矣囑乃吳松來日久其好而繼有得

也豈謂朝東遽不可作囑昔將以自賀者今乃為弔  
自朝東持服而南今甫三四年爾向之朋游往往傷  
罹禍羅逐以去僅而不死者亦病枚數之則皆一時之  
賢也不知天之生賢竟如何邪此囑於朝東之死而益  
悲也朝東夙愛知今翰林張先生允懌之其事行  
之最具先生所為誌及給事君狀囑直叙游從之好  
諸誄挽之後以志其私焉蓋朝東之不朽者固不假  
以傳也

### 馬淑人何氏哀挽詩叙

少宗伯西克馬公之配曰何淑人今年夏六月卒於南  
京之官舍卿大夫士旣往吊之退則相與為誄誄之辭  
共得若干首公屬囑為之叙囑與公伯子金為同年友

可以吾卷卷兒之直遂頽然與之歸焉母之賢由是益  
顯焉年若千去歲某日以壽終于家囑靡祿于外不  
獲之者乃請于知敬修甫者得詩共若干首以寄哀之  
夫古之賢母嘉婦多繫其夫子之賢因致譽於當世名  
人遂託於文字以傳不朽母有子矣其壻也紀行有狀  
誌述有銘不患乎無傳也又何假於是雖然憂其或無  
以傳而僅為傳之計乃敬修甫之志抑予鄉人之私也  
豈可少耶詩既成帳囑不辭序諸首

### 覺菴劉先生真贊有序

成化初覺菴先生與教于泰寬溫慈易為諸生所附  
慕雖以童子侍之先生每過譽之曰吾兒資性  
君子吾可歸田矣時先生諸兄方握文柄參省轄顯

庸於朝先生默然歛避若無與於己者人益以是重  
之既而陞教叙學秩再滿遂致仕以歸今三十年矣  
囑夤緣欲一拜之不可得適先生兄子尚寶君持先  
生像至京師囑得拜於其邸因為贊以致瞻慕之私  
云贊曰

荷與先生石潭為父兄齋為兄不裸而爭泊然體素石  
潭之清不伎而傾坦然履順昂齋之貞飲其菁英文揚  
裔蜀請華文譽孰棟孰樞誥誥弟子維邦之楨胡不大  
行爰歸于吉錫有令名髮白顏頰冠巾宛若我範我程  
弥老而勅德尊壽豈荷與先生

### 陳明之小像

梧竹之韻鶴之姿弱齡抱四方之志一山決千里之

其美朝在茲予將賞其詞辯於束帶立朝之  
日壯其膽志於正笏論事之時惟周爰於任使乃沛見  
於敷施噫異日畫史摹巖廊之象文儒寫琬琰之辭食  
曰此甲辰名進士也庶知予言之匪私

贊 司訓

孰寫此像實諸藏菴氣夷而面粹志遠而視眈孰畀其  
全維道之探孰宣其和維詩之耽是宜名位可以夙致  
學術可以徧覃迺早栖於黌序不究騁其輶駟噫豈將  
豐於終者初皆不免乎膏而既合諸天者人遂不可以  
參也邪

周隱君像

嗚呼是惟周隱君之像貌樸而真氣夷而朗澹奚所求

八集卷之十

十七

靜得其養豈 寵命之有臨忽撤褰而獨往吾將求之  
抑安所仰蹇言語之形容矧丹青之摹倣庶幾乎巖極  
澗飲之侶覓其遐踪孝子慈孫之門挹其遺響也邪

王司訓贊

予嘗拜公於室何其神觀之朗夷氣貌之和易也畫者  
雖不畢得其真全而亦大都其形似約而不流恭而不  
肆既老而德弥新堅中而外必致是宜闡儒教於兩庠  
延書香於來世猶歟若人邦之吉士

王孺人贊

含章不伐維婦之職娠賢有成維母之則彼貌其真我  
形其德信以贊詞永錫爾極

饒公媼贊

方中大帶儼乎其趨淨凡高堂衍乎其居城府不可

拘聲勢不可以驅玉簡之陽塗水之隅或杖而芸  
而漁婆娑嬉遊恬澹懽愉脫塵氛以自放忘歲月之  
逾矧其好義樂善承前之休澤敦詩閱禮廣來裔之  
舊畬若人也豈非名都之善士清世之潛夫也歟

有閑其儀其德必茂有昌其家其祉必富清高林下之  
風窈窕閨門之秀嬉綵舍飾日躋眉壽若夫燕處之溫  
然服飾之言然畫工僅得其彷彿筆史何以爲雕鐫噫  
惟觀其夫之德子之善乃徵其攸賢

祭吏部馬少師夫人文

於惟夫人少以女士秀於相惟來嬪令族家人攸宜動  
應圖法言爲壺諱婦道以順母道以慈巖巖少師維

八集卷之十

十八

帝之毗盥瘁於國奚恤家爲衛與夫人內政克持以相  
以助少師賴之 帝嘉其錫以命詞累封極品寵與  
夫隨珎璜之飾翟華之儀 三宮委蛇委蛇方茲  
難老福履日綏胡邁於茲 百僚興嘆少師孔  
悲喪我良助偕老其誰請假于 朝 帝爲嘯咨飭  
賁祭春官俾司彤管之史貞珉之詩生榮死哀孰與等  
夷山川既佳日月有時玄堂載啓潁水之湄蘋蘩之敬  
合薦靈輶導詞有祝柝格于斯尚饗

柴墟文集卷之十



柴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宜祿堂記

補齊朱君存仁既謝事歸休范水之上爰葺舊居宜陋  
完新榜其堂曰宜祿於是君年六十矣其子戶部郎中  
應登屬具郡徐霖繪廬以獻遂徵予為記客有疑之者  
曰君宰三邑九十餘年旦治于堂宵思于室期征會稅  
朱墨紛挐泣岸置辭法比苛燒尊官貴使聲勢凌震將  
其由悒悒長陽江陵戾止牽車維楫載妻與孥長江巨  
壑浪吞吐恠心保瞻觀脫湏吏若是乎危且勤矣鄙  
人視之皆祿之重而然也乃今獲家食復以是為堂稱  
何歟唯曰客不觀夫鹿乎方其豐草長林清泉曲阿牲  
牲然以遊鹿儼然以群宜矣一旦騰上林蔭靈囿虞人  
獵師弦矢所不加犄角所不及抑豈非宜夫祿曰天祿  
初孰制之而孰養之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則固君制之  
而養夫臣者朱君夙以賢能獲用於時既宜祿矣仕  
既倦納其祿而歸所以宜乎宜乎國在也况有二子焉長  
者已給下大夫之秩少者方廩于學嗣而大之無已邪  
蓋學不薦而亟於祿者謂之干道不行而溺於祿者謂  
之為是二者君子不由也茲曰宜祿乃鄒孟氏所謂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以是自處而詔其子顧不宜邪  
客起而謝曰聞中丞言洒然解吾惑矣因第其語記之  
予以為宜

睢寧縣河防記

中國之河患交豫為甚漢時禹道猶有存者厥後河益  
南徙始釀淮海而委之又其後海道寢絕遂合諸淮徑  
淮而流者惟徐州合汴泗而東焉若今中年之濠歸德  
之睢則壅積不治潰溢四出匯為巨浸亘交豫間存被  
其害蓋十有餘年矣弘治己酉金龍口告決上採廷  
議談其事於南京兵部侍郎白公昂政官戶部公亟抵  
治圖所以塞金龍與濬中牟者甚力尋又辟武庫婁郎  
中性往畫歸德南東之水屬以事之武庫並河而出考  
之禹貢歎曰灘沮會同傳謂灘汴也沮睢也此蓋其故  
道邪疏宜下流始乃諏官屬庀卒徒肇工宿遷歷縣錯  
州訖于歸德九若干百里泄其蓄蓄支流攸從距汴沿  
淮壹駛而注于是毫宋之民始釋墊溺即于夷塗我田  
爾廬奔走相慶既月睢人思永厥績列狀來請記予最  
其事凡睢寧濬河二百三十里築隄兩涯長二萬五千  
八百二十有五丈高一丈二尺卑或半之廣五丈或四  
丈薄則二丈三丈隄外為渠五以防他水之溢紫石于  
河高水而閉縱之為閘三自庚戌四月己酉始事而八  
月之乙未成積工三萬四千有奇助役事者令義以下  
五人皆武庫選其材者其扞疏綜理之詳事具河道記  
蓋河之出于西北者其源廣而注於東南者勢最卑其  
決也蓋其勢然惟多為之委豫而防之斯為善治而職  
河渠者謾諉曰天人力訖不俾施惟茲睢河之役獨破  
常論按禹之故因而導之迄能底績而其利較然驟謂

古人之跡往不可復者其弗思也已蓋古之聖哲凡所以圖民之蓄皆要諸久遠後之人不深考其然故其遺跡往往圯滅斯民既無所被利顧又為之災也嗚呼豈獨河渠也哉故為之記俾來者有考焉而繼其成也

揚州府鈔關重修浮橋記

揚州府鈔關肇建城之東南隅東七十里有河曰白塔江淮之舟私焉以其無所禦也迺徙築莫灣以權之既而河屢塞關仍舊而浮橋則故所無也弘治庚戌楊通判玘署征事始創之公私以為便議者又謂鈔關利博而事殷非京官鮮克勝任於是南京戶部移主事一人往涖之主事者非久任視關梁如傳舍或頽敗輒苟完之歲滿得代去則已因仍積漸橋之不治蓋久矣正德

金華集卷之十一

三

辛未春陳主事德階來視橋益壞喟然曰關與梁相瀕于此不亟治費將逾甚詢諸父老咸曰然迺因緡于訟鳩工庀材杙水抵隄為梁者四梁四舟於其間凡長若干尺廣半之作坊於右榜曰通濟樹碑於左築一亭焉經始是年三月丁巳訖工五月戊寅甫三閱月而告成腐者新槁者直車徒以通開闢以固欄承楫造疊飛翼舒揚人曰壯哉廣陵圖志復增此橋矣是宜有記使來泰徵于予囑聞之杠梁破澤皆先王政之所不遺時儆諸民故其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單襄公過陳火朝覲矣而川無舟梁嘆其教廢而亡國鄭子產聽政以其車濟人于溱洧君子惜其惠而不知為政特舉夏令以詔諸人蓋其所繫若此顧世之庸俗吏弗以為先

也若德階者可謂力行先王之政矣或曰是役也戰乎征而兼乎涉譏而不征亦王政也無乃偏廢與囑曰政也此事之不可猝復而德階勢有所不逮者也今夫竭天下之常賦以供國家之歲費計曹廩廩常患于不給脫不幸方數千里有凶荒札喪師旅之變亦何以饋恤之征之於民固不若征之於商之為愈也維揚江淮之衝商賈之會也關於斯梁於斯殆不得已焉爾司征者第平其政曰是惟佐百姓之急而已吾何與焉若然雖獲與於元狩附之先王之政可也然則王政卒不可與曰賢良文學漢廷蓋鐵之議其畧斯睹矣得其人而損益之矣不可也德階名擢閩縣人家世宦學有材諸方嚮用于時予姑為之記俾來者得以考其

金華集卷之十一

四

續嗣其成焉或者之言嘉其志於復古并記之

寶稼堂記

稼之切於民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不可一日而無則不可一日而不寶焉採珠於淵求金玉於山取象犀之齒牙於絕人之域售之者高價致之者奇人莫不以為寶也然與務本知道者論之則將惡而遠之矣孔子耻樊遲學稼非惡稼也惡其未聞乎道不知所以致稼也蓋稼之切於民生與典紀彞倫寔相為用今夫數口之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惟稼焉是賴否則驅而之善也難矣非惟有家者當寶也雖有位者亦當寶之爾之祿民之力也非惟有位者當寶也雖有國者亦當寶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

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當惟稼焉為之寶視珠若金玉與犀象之屬其為所寶之輕重緩急何如哉然人之情奔忽者多徂於故常寶重者常出於不足今民之生自壯至老朝饔夕殮舍之不可一日者莫非稼也然惟由之而不知故不知寶乃若凶年饑歲至於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視昔之所寶者皆無益於性命之重則稼之為可寶也其信然乎朝廷取賦大率出江南民力亦告竭矣予是近年溫飽之家子弟浸入豪靡其於稼也豈徒不知而巳哉錫山趙氏累世從事耕讀至廣淵孫君其家於鴻山之麓治堂三楹榜曰寶稼其意本知道者歟是可以諭其子弟風其鄉人矣因補書數語余為記其事云

山泉書屋記

內江王氏有別業在縣之東山迴水合草木豐秀其北群山迤邐而來矗臨江潯山之麓有泉冷然出焉今運判公之先人愛其地之嘉也迺誅茅縛屋聚子弟肄業其中題其榜曰山泉書屋至是蓋五十年矣運判公來屬予記蓋君子之學所以用天下顧天下之重惡可苟用哉古之君子處空山穹谷寥絕之墟積歲月而專志慮渙然斯有得也迺出而當天下事物無與蔽變故無與撓按其成說而指拾其功名伊尹之在野傳說之在巖諸葛孔明之在南陽若無與於天下也卒之終身之所就校其昔之所學無毛髮爽焉此其故何哉嗚呼彼蓋靜而閱天下之事定矣今予之先人築室山中曷子

弟以學意蓋有在於是乎矧吾聞之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蒙之為卦坎下艮上易之義視君子體艮以靜養其德而法坎以動果其行也仰而山俯而泉資吾德業之盛者迺有在於是乎冊之外以是名書屋可謂善教者歟自運判公讀書其中殆二十年厥後登科為名進士立朝為良法從轉運為才大夫所以酬其先人經始之勤者庶無遺憾然王氏子孫被儒服而事詩書者繩繩乎其未已也異時有成德達材翹然自見以當天下者必又出於斯也夫子將遲其見也姑為之記

憲度餘思軒記

同年友柳陽馮執之以御史按治兩淮即楊之察院構軒曰憲度餘思既成雖適至揚肅予軒中飲而告之曰維御史官視他職最稱雄要九建白移行中外者稍不合軌度利害輒係焉故蒞事之頃宜慄然以思然天下之事各有職司相諉屬惟御史則宜無不知宜無不言以裨天子之耳目故燕閒之際則宜遐思深念以竭其餘允中無狀誤徵寵茲職日懼明命弗稱俛焉而末逮也用是榜諸楹出入恒觀省焉異有以奉其職而進其德而予為我記之乎雖重其請因歎今之仕者致思厥職者固有之矣思及其餘乃志於燕濟求之古人則陸敬輿范希文之流蓋未之多見也夫思之於人太矣聖賢進德修業皆謹於思其語門人弟子往往以思配學屢言之在艮之象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擬

之御史人視之非有侵官之思已視之非有越職之  
極其所思亦莫非職位宜然也嗚呼蒞是官者惟思  
不思爾何慮乎出位之有執之也按淮也蕭綱維別私  
慮九郡邑河渠亭竈館傳之利病弛張增損其大者無  
慮數十至其抗章諍事屢發權貴人之私沒其利於官  
雖然見于色諤然形于言人皆異其為粹然義烈所激  
而然然今觀之孰知其本諸中之有思故發之正行之  
勇而不可禦也哉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  
以是名軒執之其殆猶有不足者乎今寓內多事執之  
受更而還也豈冠衣端立於殿陛之前進而思退而  
思惟以獻替于天子而無濟乎天下未必不自斯軒  
而得異時持節於斯者追味高風跋而慕之猶古人然  
則斯軒也又為之去思之地也囑姑記以俟

揚州儒學文津記

揚之學肇于宋仍于元至子皇明屢修建之殿堂門  
廡既飭既興惟是東而行者出入委巷愜隘無以稱弘  
治已未春教授李師又諸生葉如藥百餘人白其事于  
御史劉君堯遂該諸同知葉君元爰貨厓廬橋諸水以  
屬于通途甫傳功知府許君節至曰是當遠大園廼伐  
石為梁為翼而甍之東西峙以桓表元大書曰文津  
又明年御史馮君允中巡莅兩淮特藻絢其表且屬  
志歲月於石無何王公恩擢自監察殿守此邦訖其諸  
餘行焉遂成蓋皇有四極迄今百有餘年右文興學  
古之盛也

蓋之萃舟車之衝謁廟肄學之使恒相望也而道隘弗  
治顧漫焉莫加之意雖非吾道隆污所係然郡望之重  
民志之同在物理有不當然者迺今始協群議更衆力  
規而稱之豈非有待然歟天下之事恒恒手舊而難即  
乎新蓋如此囑于是有警焉今夫築室聚土而詔之者  
九以學焉耳學之成在明體以適用是豈易哉姑喻之  
廟也學也其體也途也橋也其用也昔途與橋之未備  
也亦何病于學然人視之有歉然不自克者必既備焉  
乃已士學于茲苟體有不具用有不周吾豈無遺恨而  
無缺望于人哉橋于斯途于斯者可以繹思而興起矣  
稽之郡志揚之橋多矣其聞者唯昔人觀遊題咏所及  
而已今求其處又往往頽沒不可以盡識何於橋固因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人而重也揚故文獻之國也異時體用之士群然出其  
閭閻道德于躬昭功德于時則人將不曰抑橋之助我  
若然豈惟斯橋得微寵以聞九與茲役者與有耀焉而  
不腆之文或得附題咏者之後即諸橋之勝皆莫得與  
之倫矣或者謂橋之建初以堪輿家之說夫崇聖學隆  
教基進諸生于道迺良牧守名御史之意也奚取于是  
我囑故畧之劍所宜言者為之記

王氏兄弟字說

禮之廢久矣冠者禮之始嘉事之尤重者宜不可廢也  
古之人蒞是也月日必筮賓客必諏堂庑几筵必靜以  
潔拜跪揖立登降出入之容必恪以嚴其三加之辭必  
祝其威儀之欽辭心之修而廣之以福祿壽考之盛是



族姓謫牒何以藏守之久我內翰克勤嘗修家乘最  
為明備蓋亦以諸程之足徵也此本留於蜀歟者相游  
於泰予因得而觀之為識數語使程之來者益知所寶  
云

題周生鳳冊葉

昔司馬子長觸罪悼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乃傳貨殖  
縱其游觀所得肆筆數千言史氏謂其崇勢利而羞賤  
貧識者固悲其不遇有為而作也今觀燕蘇氏柏百金  
赴周生之急子長之述胡可盡廢哉傳所謂君子富好  
行其德者蘇氏豈其人非邪嗚呼孝之行非一端周生  
之行類漢董永蓋入事之俱不常有者蘇氏好義乃能  
得其人而當其施焉是宜傳也已

題趙文敏一家墨蹟

宋諸帝皆善書至於賢妃淑媛亦有以筆札知名者承  
平文彩槩可想見今觀文敏公一家率能游弄筆墨清  
麗閒婉各有態度豈非宗國流風餘韻所及邪應龍郡  
博舟中出示此卷輒為之語如此他固不暇及也

題金太子允恭墨竹

金太子賢故人爭寶其繪畫靜修劉公每有詩嘆咏之  
惜其不永不克彰施于治竟何如也張中齋謂太子不  
當留心於藝此正前宋所遺者誠為要論第宣和之  
亂不盡成於晝死然論者遂以是尤之則人主之嗜好  
可不謹哉

題宋穆陵賜吳丞相詩卷

弘治丙辰子旦在京師手此卷屬子題予偶亡之百方  
求之不得私念若家世藏也亡則將何辭已而子旦從  
它處物色得之予驚喜如獲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今  
浹歲矣與子旦晤於南京復出老眼予則夙所欲言者  
詞林諸老被之筆劄洞心駭目無容子喙矣因亟識歲  
月而歸之蓋懲前之危不暇別有討論而留之久也  
穆陵在沂邠鄭清之兼府教日購高宗御書俾習焉謁  
史彌遠輒譽其翰墨不容口書固帝王一藝耳雖嘗觀  
思陵之書精能適健有晉宋風度穆陵書此年蓋四十  
且七矣而骨力綿弱殆無一筆近之計廿年前在邠所  
習可知也清之亟為之譽豈非欲事事稱其善堅彌遠  
策立之意而為已地邪丙子後一日權再書

題傅日章贈錢文翰雪詩卷

前輩咏雪窮極變態無若韓歐王蘇諸家後有作者蓋  
不可及同年傅日章仍此大篇贈判府錢君政守之餘  
走筆及此亦可喜也判府稱嚙雪道人古今篇章品格  
液味蓋備嘗之矣予復何言

題莊定山貽秦用中詩卷

余聞之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  
得其數十篇橫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要  
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聞道始觀定山  
詩者當以此意求之此卷乃中歲所作貽其友無錫秦  
用中用中與定山相得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題吳江莫氏壽樸卷



樸非美材也生於莫氏之家見賞於世之能文辭者遂託名以傳焉樸亦幸矣使是樸之賞遇非律入莊士世所欽望并及其文辭者則亦孰從而知之等於不遇此卷多前修題跋樸固得其人矣予獨悲夫特授之士或當世故不得彌其性而是樸也乃以濶落無用閱數百歲而獨存嗚呼祗繫其逢而已矣展卷三四惻予懷者久之

### 題迂氏譜

迂氏自受姓迄今凡五易譜歷歷載其然今人家祇一姓不變不三四傳者不知統緒迹此知迂氏世有入我子觀先王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斯人族類之所自出子孫各本其祖百世不可改也迂之後人博古博始者尚釐而復諸初焉文淵謁選歸持以示予蓋不謂無意也

### 題景婁軒記後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疏曰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又曰景行大道也兼是二訓義斯備矣讀者蒙上句而誤遂謂景猶仰也後世加字者迺輒取前修姓氏稱曰景某景某云至有榜其樓亦曰景疏者今錫山錢孟清氏又復景婁榜其軒皆未考也天下事承謬襲譌徂人聞見者恒有焉猝然詰之求其說而每不得此特其易辨者爾而人亦往往踵其誤蓋亦字學弗講之故歟孟清尚慕古人謙巽自將意則嘉矣予亦告以師其意而更其榜其亦然予言也否乎或曰婁公居名宰相

蘇軾功烈稱其官位梁文惠姚文獻之儔也孟清以里間之士馳而慕之無乃擬非其倫也歟嗟乎孟清其具爾誠有之歟時而詘伸焉隱見非所論也等而上之孰非士所宜慕者而况孟清求諸婁公者又止于記所云邪

### 題李時行書卷後

右東坡贈王定國詩鄉先生李公書也初閩中鄭公定以書名一時名流爭慕之公得其所書秦淮海小詞手模之二十年遂別出意態放逸間麗成一家書公性最遠澹獨嗜書不厭每過交游家不問其在與亡也輒易冠解衣襟行坐哦壁間詩命紙筆疾書數十番欣然竟日以去妻嘗在葦公為治湯具就煬灰作字指畫腕掣

### 李時行書卷後

不少休久之聞兒啼聲始悟其妻須飲也公名字時行仕至青州推官其歿也妻子貧無所歸寓葬于青而家焉嗚呼可以見公行已之嚴十年公書流落人家者尚多時人不省重之今觀之者高價不可得已蓋古人雖文墨細事亦有泯沒當時者然其輝光精采終不可蔽故公之書亦暫晦而卒章也此紙為西園直本和氏所得既而貽其甥方生木西園好古工詩詩行尤醞藉死六七年矣至今里巷間亦不復有斯人確嘗慨吾郡前輩淪謝遺事往往不傳今人每有不省識姓名者況其大者乎竊欲訪而錄之未暇也適承解試持此卷過余乃述所聞題其端而歸之庶幾知公之為人蓋余之所嚮慕者又不但如公筆劃之妙也

題錫山楊處士梅卷

呂許公見王沂公梅詩遂知其遠到墨莊主人將屬續時寫此遺其子豈徒假是貌其間遠潔清之趣于後邪意有在也雖然昂也為之嗣吾知其不忝所遺矣

跋王憲之尺牘卷

徐東方山水之國在今為南北之衝憲之故宦家子喜交納四方尊官名士過徐者咸贊與之其為故得其簡而為多既久恐散沒也遂聯為大卷視薄厚遠邇為次第之予觀憲之富於文學廓落自奇為此者蓋誌一時交游之盛以備它日遺忘爾若夫尚友天下之士誦詩讀書又將進友古之人焉此則憲之夙志也覽者當以此意觀之

題運使瑞烏詩冊後

都運畢公昔居考功殿最群有司之功罪而修黜之優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正色直辭風采偉甚及承京府益剛大無貶屈人不便公者交基之竟中以罪左遷今官踰六七年守道不變猶居府部也政成人和為瑞吳大夫士爭誦之此冊識烏之瑞則其一也雖竊論之公真人瑞也人惟瑞公而已何有於草木禽虫之細我謂草木禽虫自公而瑞從而瑞之抑似矣然不若瑞公之為到也公昔者名位高矣使無所頌掣雲飛王立羽儀邦國豈不盡快天下之觀邪東坡謂昌黎公能開衡山之雲馴鯉魚之暴而不能弭群小之誘使其身安又謂其所能者天也物之為公瑞也殆若又已乎今

天子方總群策網羅雋異而用之若公者行而柳之禁御巢之阿閣使羽毛畢朝雄傑率服也已遲回於外者哉異時兩淮之人當知予言之為瑞也

鴻山趙氏思成堂詩

伊昔玄聖睿思哲深揖旦於夢文王於琴惟茲古人在我奚屬絲聖之功既遠而覲矧我櫺祖氣禪形分羹墻祀昨有見有聞春雨既濡霜露辰降豈豈蕭蕭然其上猗廣淵甫胤胃腹華克篤孝思報始追遐作堂高明鴻山之簾歲時薦登祖櫺歆格我畊于野我漁于河先民有遺匪我則那顧瞻斯堂百禩無圯是用作詩勗爾孫子

西歸賦贈王介菴先生還三原

承后皇之嘉惠兮飽稌食之有年營孤恩於既老兮賜骸骨而歸田車轆轤其將行兮耿予懷之惻然忽反顧以掩涕兮抱餘忠之未宣慨魯叟之去國兮日遲遲乎吾行含父母而遠適兮豈伊人之本心何余生之孔辰兮當日月之盛明瞻深恩而義厚兮敢疾去之為榮遵大路余躑躅兮訟愚誠之不逮願就見而無因兮馭飄風而西邁予豈不知引默以耽祿兮又豈不知既數而愈疏揚朝夕揆余中兮匪厥初之所圖齊吾君於義吳方臣亦竊夫令聞苟有利於國家兮又何愛於隕身衆噂沓以競進兮予亦怪夫不群脫縮忍心兮類方將焉用夫彼臣淪涉橫流而漸裳兮塞出涕而語信



命之孔昭兮孰逃去而有慶念往昔之蒙恩兮悼抽  
之不固豈今時之不然兮殆群言之交乎兮九皇之聖  
聖之愛旦夕之倏悟伏中莽以俟命兮恐年歲之遲暮  
相觀古之僕臣兮罔克有終返初服於衰迷兮又何憾  
於我躬獨 后皇之未酬方怒予心之忡忡斯古人之  
所求兮豈予涕之無從豁浮雲而上征兮庶 九關之  
可通願泣血而敝辭兮畢惓惓之餘忠

太宰陳公致仕還閩中司封主事夏 賦四言

古詩贈之蓋公之質行渾樸簡雅詩以肖其

德也唯泰屬吏後敢繼其韻如左

惟天監下惟聖惠民惟臣欽若福祿乃申公佐 上宰  
帝顧顧瞻瞻我舊邦往近我安邦人祁祁迓公至止公

不怒言疆馴禁理公曰老矣帝褒以詞誰謂南遠朕恒

爾思我士我戎我倉我廩百爾有成惟卿之蓋公拜稽  
首帝德其天臣靡敢怠所不有年臣曠作頌奮揚 帝  
仁咸有一德帝暨公純

周生炯祝辭

一海虞周生炯隨其父司副先生官于南畿旣冠往省  
其大父生質敏力疆方進于學某視之一日之長也  
迺廣祝詞最其未至而觀其成焉詞曰

維禮重冠維士重始禮壞俗偷上鮮克美荷司副君行  
古教嚴加冠之子體罔或衍嚴嚴廣庭登輝輝觀日  
詠賓備物祇事有我在首有煥壯躬爰貞貞始克  
終咨爾周生曷以象德宜篤而求宜勤而蓄 謂有美

載張且驕喻彼農人我袞我襦穠之袞之袞 於畝續  
之引之學崇於我惟學無斂惟賢可齊先 有言升高  
自思吾爾周生式敬勿替以揚爾休以華爾 紉我作訓  
詞匪頌乃規用相爾成萬福爾宜

題思軒王公手簡卷

王文肅公為人秀雅整飭雖擅文墨而吏事精敏能析  
秋毫御下雖嚴至可當談笑者則喜動眉睫俯仰可觀  
此卷十一帖與吳中顧廷會者雖皆紉故最可見其平  
生正如傳神者不在其人欽容自持之時而陰察於衆  
中乃獨得其天也公捐館忽忽十有五年曠舊為之  
屬奉觀手蹟追誦半山老人幕府少年之句豈勝慨然  
廷會寶之今日當知公之不易得也

桂軒芳蘭撒山可陟兮江可涉超荒忽兮萬里周追古

世兮從之遊古之人兮不可求紛上下兮徒離憂嗟今  
世兮寧無子仇念子獨兮當返子不歸兮歲將晚  
攬車兮繫馬評將歸兮孰與子處紛如其馳驚兮胡獨  
遺子於野仰有時兮俯有流曰吾有命兮嗟誰尤苟年  
歲兮不悔子雖無求兮人將可求

陳巽卿剪牡丹二枝見貽為賦醉花陰一闕

粉艷相偎紅尚淺入眼驚心選 羊吾人今 露玄雕簾  
似訴金刀剪 銅花漬水飛生蘚欲揷還重 竟伴  
春歸安得司花喚取東風轉  
雨中花

微綠千枝紅一點好國色天香熏染似宿酒  
洗罷日午房初飲莫對金樽辭飲灑花春風輕  
颺怕滿砌飄零欄干深處翠幃重重掩

雨夕浪淘沙

簾外雨蕭蕭點注涼宵聞身底事病相撩燈暈漸底簷  
溜急欲睡無聊秋晚物華凋落木驚颺美人惆悵幾  
年遙自笑曾中空磊砢有酒難澆

簷溜伴更長睡穩藤床京塵不到於門傍新築燕臺高  
幾許夢裡微茫世事苦難量去年光沉思只合住  
鄉前日故人隨雨散誰在誰亡

楊花有感卜筭子

老去惜春殘病起憐詩瘦倚棹西園獨往來此意人知

否白髮漸如新青眼渾非舊落絮飄花却有情欲與  
春相守

踏莎行寓意

翠柳含顰天桃倚醉春光不似儂兒媚別時底事最關  
情秋波欲轉盈盈淚暮入征衫客被蘭心暗結  
銅槃穗青松小院碧苔痕明朝憑窗想思地

浪淘沙入夜

一縷繫斜暉遠樹依依金烏不肯待人悲恨殺西山催  
瞋色先上征衣行路古來非佳處又與一  
春違賴有盈盈波上月相伴東歸

浣溪沙方城晚望

漠漠春田盡燒痕幾家廢井路傍存行人到此暗銷魂

四野赤雲環碧落一幾高樹認孤村晚來不寂倩誰  
溫

浣溪沙侵至回安

柳下蘆花與落暉風雨初晴障屋簷初解鮮簫書閣  
歸思正如花亂發年光長與燕爭飛到家猶及授春  
衣

洞仙歌落梅

張東園有詩云落梅此卷之

江城玉笛怨梅花開早吹徹西園清曉掃惜花人曉起  
酸質幽香無處覓惟有青苔碧草梨雲清夢斷几閣  
香悵悵金尊為誰倒待都相相思訴與秦娥也不但  
通仙詩好更寄語羅浮約明年倩健步移來繁花晴昊

風流子三月三日邀飲西園

西園春遊遊人少草樹自幽閒看舊種江梅初移岸  
柳纔窺青眼漸換朱顏登臨處遠山浮野際流水遶城  
郊野詩家江村畫苑沙頭桂楫木杪柴關蘭亭竟  
迹但高文妙墨流落人間好趁花時陶寫楔日追扳  
便清夜尊罍何妨北海中年絲竹山痛飲直須  
秉燭莫放春還

朝中措三月三日促飲北寺中

野陰風色妬春暄桃李竟無言修禊共追令節醉時許  
過高軒花宮梵遠祇愁香散竹鳥啼坐待斬青日  
暝不成又似西園

文集卷之十一終

東坡文集卷之十二

奏疏

題薦舉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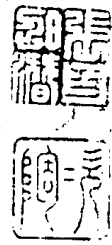
臣竊念幸逢

聖明而臣守官南京吏部政務簡少俸祿優厚不能有所建明仰贊

聖君維新之政既慙且懼夙夜于懷適者聞

陛下軫念先年言事官員如林俊強珍賀欽等數人皆超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誦固不忤欣九百臣工益加勉勵然聞之輿論謂言事官員如俊等者尚有數人未蒙錄用意者大臣論薦偶未之及蓋將次第行之也臣有所見不敢隱默謹昧死以聞臣切見前

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效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人爭附之吉亦江西人也獨指陳其惡不與往來觀此一節他可知已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教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篤學負氣鯁直比因上言保留王恕措辭失當致蒙外除今陛下既賢王恕而用之則純者亦宜累其短而用其長也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天之生才難矣君人者求之於下恐其不足而四人者乃皆棄之於上竊恐其間毒霧瘴氛與死為伍瞻天仰



陛下憐而起之恐終棄廢於明時矣至於前進士今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之初文祥繹釋褐執事乃能唱衆敢言此可

陛下新政贊也當時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意謂其年少氣銳宜抑之天下之人皆知非

陛下本意也通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諫言以恢至治臣謂五人

者既已言言以從國豈肯變節以辱身伏乞

陛下而實諸風紀論思之地則其言論風采必有可

與與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諫之人孟子曰

是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也然此臣所知者且未知

者尤乞特勅吏部從前逐一查出

陛下兼收並蓄較材量能簡而用之使天下洞然知

陛下獎忠納諫之實賢才群集忠言日聞

陛下明聖之資又當鼎盛之年唐虞三代之治何不可

及之有臣不勝大願然亦天下臣民至望也謹具奏

聞伏候 條達劉切似蘇長公而一空激昂之氣則又山中歐

勅旨

題赦言官以光 聖德代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洋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項因

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

軍民莫不訟冤竊嘆以為靡洋等不諸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  
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  
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  
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洋等自取  
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  
不能無議書之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  
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皇上惜也且洋  
等建言亦其職然但今次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  
遽辭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

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  
矜而罪亦可畧也況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九國  
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  
得言是以前古帝王及我祖宗建立是官必選  
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  
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者  
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無所忌憚若折挫之則  
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議為廟社之福若折挫之則  
繫之中心之實守節而己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知紙點觀望持祿保位而已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  
洋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

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軒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  
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  
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恭上書忤旨  
太宗以為誚諤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  
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誚諤惟  
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今賜德恭帛二  
十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  
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

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左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  
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  
行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  
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何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  
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  
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  
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  
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

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  
過命弋謙如舊朝然今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洋  
等不諳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廟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  
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  
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欣交通四方傳  
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  
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  
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不  
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  
忠唯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奏紀注言動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  
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詠詢治道或綜核廢職或制御  
四夷適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  
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  
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  
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  
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  
覲  
陛下宣召羣臣登對多條惟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  
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

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捃拾傳聞以成不刊之  
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  
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且儒  
學聖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以  
備遺亡

陛下履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將  
未廷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  
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繇遠  
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  
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  
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  
乞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

當日於何殿下欽奉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

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  
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無所遺  
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題議防虜患

臣聞漢人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兵貪  
考之古今中國四夷之用兵其勝與敗皆不能遠  
其或不能勝者所以應之未盡其道耳仰惟

陛下大歷服之初屢降德音布德施惠崇正黜邪是  
在我者有自修之實無可乘之釁已足以震動四夷  
矣諒陰之中邊報一至即命將出師練兵積穀以  
為戰守之計以保宗社為心是真所謂應兵也蠢  
茲醜虜忘先帝之蕪愛乘中國之大喪逆天背道殫  
夏殘民是真所謂貪兵也以天道人事論之曲直之  
算勝敗之形固已決於廟堂之上帷幄之間無庸臣  
下之議矣但中外人心私憂過計皆謂此虜怙勝日  
久蓄謀愈深且如去年始則佯言入貢以款我師繼  
又潛通東胡以分我勢今則擁衆寇我宣府分兵掠  
我廣昌恐有分道入寇之謀多方誤我之術矧西北  
邊陲屢經殘破瘡痍迄今未復近畿列郡連遭荒歉

盜賊所在縱橫時事若此亦可寒心傳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臣謬叨大夫之列極弱且愚然一念  
愚思不能自己謹條陳五事裨廟謨之萬億賜采擇  
稍見施行則海內之士嘉謨奇計皆將次第獻於  
闕下矣昔宋神宗初即位富弼勸之願勿首先留意邊  
事今

陛下嫖嫖在疚輒及兵事蓋門庭之寇義不容已臣  
陛下於虜退之後增脩德政簡拔賢才敷名實以治  
崇節儉以裕下必如大舜敷德以格有苗周宣  
以逐獫狁斯盡先

皇帝付託之責實天下臣民至願也緣係議防  
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計開

一敵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  
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  
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  
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  
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  
言之有會議者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  
有建言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者故金曹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  
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九指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

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  
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  
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臣不許觀望  
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羣臣之才趣事機之  
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  
部得省章奏之繁羣情神一思慮為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  
申發秦七月甲寅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  
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  
故充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俯馭以為法

備將才臣竊見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  
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  
爾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  
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  
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  
史史琳雖蒙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  
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  
何人以往也乞

勅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為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  
人文臣中堪為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  
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  
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知吾有備伐其

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參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九軍馬錢糧城  
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平時或能  
竭力支持當此控總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  
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

勅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  
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差委一二  
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既多  
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  
楊顯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  
其行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  
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為措置者難

易絕矣

一募行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鷙有力騎  
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  
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尅勝  
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  
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  
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  
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  
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亦豈肯帖然  
人下哉在有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

勅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  
方懸賞招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

騎射可取三五之中能操一技者面試其能起  
送赴部量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  
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  
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  
勞蓋材勇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奸  
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  
其患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  
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  
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金是亦  
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者有  
力者所獲奪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



平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其氣不揚  
實坐此臣愚願乞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  
倉庫之所付以紀功之官

勅兵部定為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  
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  
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  
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  
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  
恐為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慶  
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壽之九軍法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  
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

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  
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  
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  
以所給賞銀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  
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  
刃之人為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為他隊所得  
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儻此說  
可采乞

勅兵部議處施行

題地方事件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查得總督漕  
運都御史總兵等官通年例該赴京會議下年該運

京儲其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例該免其赴京本部  
移咨先期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奏  
以憑會議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本愚昧叨總  
京儲事有見聞豈敢緘默為此謹將應議事件開坐  
具本專差辦事官姚萬章親賫謹題請

計開

一專責任以完糧儲照得南京糧儲每年該戶部  
坐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太平等府滁和等州  
例該差委叅政通判判官縣丞等官部運先年  
官屬相維事體歸一部運不敢改委歲輸不至

後期以此下無逋負屢有餘糧近年以來官民  
姦弊日滋錢糧拖欠日甚戶部等衙門雖奏有  
差官催督之條住俸降級等例立法愈密欠糧  
愈多推原其故蓋由奉行之不至與夫責任之  
不專叅政等官或累年託故不至通判等官或  
臨時營求改差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輒便循情  
准聽違例改差首領雜職等官錢糧既非各官  
經收納戶多不受其約束陸續赴京前後不一  
人自開數告納各另給領通關有一人該納千  
石而告七八百石者有一縣糧納十名而止奏  
五六名者人文俱不整齊姦弊何由查考若不  
申明舊制法在必行年復一年廢弛愈甚如



蒙乞 勅該部會議通行浙江等司直隸等府各該州縣着落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自正德二年為始將所屬應納南京稅糧備造手冊開列某布政司某年分總該糧米若干黃黑豆若干馬草若干總部官某人某府該納糧豆草若干部運官某人某州某縣糧豆草若干部運官某人糧納戶某人一樣二本定限本年十二月以裏一送南京戶部一送臣處以憑稽考各該官糧官員倘有託故營求不親部運囑託掌印官改差例不該差人員六品以下俱聽臣行令問刑衙門就近提問五品以上恭 奏提問其納戶人等陸續告納稅糧照數收完查冊相同方

許給與通關各該官員糧草不完過違一年之上者住俸三年之上者降級不許給由陞任行取各該衙門悉照題 准事例遵守施行如此庶幾法今嚴而官民懼責任專而拖欠少矣一廣儲蓄以固根本查得直隸鳳陽府廣儲等倉該戶部每年派撥河南直隸等處米麥三十餘萬石先年糧有贏餘奏有折銀事例繼後援例告納本色日少折色日多軍官既易於侵欺軍士尤難於糴食法久而弊漸出利行而害亦隨近又據南京戶部委官署負外郎主事章寓之呈稱在倉米麥常不勾一月支放竊惟鳳陽乃祖宗根本之地設立八衛一所官軍如此之多儲蓄如

此之少思患預防誠為可慮查直隸淮安等府及河南布政司自弘治元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共拖欠該府倉糧一百七十萬石中間雖有係小民拖欠遇例蠲免者緣未經查勘亦難除豁照得南京糧儲每歲差遣部官四處催徵猶尚未能無欠該府稅糧止於行文催促拖欠豈不尤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該府稅糧自正德二年為始止收本色候三五年間倉糧有餘另行奏納折色其拖欠之數查照南京差官徵催事例行南京戶部差委司屬官一員前去各該司府州縣督催完納悉照查追江西等處錢糧事例一體施行

惟復行令巡視倉場御史不妨本等公務親詣各該地方催督如此庶幾通融有法而倉廩可實催督有人而逋負可完矣

一覈災傷以除宿弊查得錦衣等衛屯田歲額子粒一十四萬餘石派撥南京應天等衛倉上納以備江北七衛官軍俸糧計七衛官軍每年俸糧該支一十三萬有零先年屯種不缺官軍歲給有餘軍無坐食之費民省供應之勞

朝廷立法最為良便近年以來官軍作弊日深屯糧拖欠日甚弘治十八年止徵一萬九千五百餘石今尚欠六千石有零正德元年止徵三萬二千四百餘石今尚欠七千石有零官軍俸糧放

交不敷該部只得將運到民糧照數補撥屯糧之額歲減撥補之數歲增以京儲而代屯糧全非立法本意屯田官軍便於得利一行比較之例輒以災傷為辭連名狀告動輒成群及至差官踏勘多被設詐欺瞞以熟作荒以輕作重雖間有災傷去歲未必如其言之甚也臣近查得各衛屯糧俱與應天等府滁州等州民間納糧田地犬牙相參坵畝相接遇災輕重固無不同相待軍民尤宜一體及照先據南京江陰衛指揮僉事蔡倫呈稱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量出新增田地亦有山岡荒硬瘦地雖經報糧在冊委實難以開耕臣博加詢訪頗與所言相同

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今後屯田如果被災照例委官踏勘俱要與相近民田被災分數相同若有虛詐旗軍人等問擬應得罪名干碍軍職參 奏提問如果地勢有高低量增分數其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新增田地除可耕田地照舊完納子粒外其有告稱委係山岡荒地委官踏勘明白行令管屯御史南京戶部委官覈勘相同奏

請除豁此則情法兩盡宿弊可除矣

一省文冊以甦疲困查得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每年該造實屯文冊先年題

准造送總督都御史處差人類繳戶部以省各衛差人

之實近年各衛除造送類繳之外復造一本仍前差人繳送戶部因襲既久不敢停止及查各衛每年將屯田官旗軍餘姓名田糧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冊繳報謂之荷包文冊凡造一次非止一本百戶造繳千戶千戶造繳管屯指揮而管屯指揮造繳本衛方纔類造數本或綴兩京戶部所轄總督府總督都御史屯田御史等處總制書等之費與前項差人繳冊盤纏之需一皆科歛屯軍科歛之際又不從實自上而下倍徒無算前起未完後起又至十數年來殆無虛日又有衛所軍政官員每遇麥熟秋成之時謀差下屯俸散香扇酒食等物需索財物剥害

多端屯軍疲困實多由此再照巡視屯田御史等官踏勘災傷例該類造 奏繳并戶部等衙門文冊紙劄工食銀數多雖出於本衙門收貯贓罰然亦可為節省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各衛實屯文冊止聽臣總督衙門類繳戶部不必重繳荷包文冊或五年或三年造繳一次無干衙門視為故紙無益於事不必繳報勘災文冊如南京戶部告判屯糧仍宜備造以備查考戶部等衙門止宜總冊備照惟奏繳文冊合無仍行備造惟復止造總數非臣昧死敢擬請自

聖裁各該管屯官員務要遵照永樂年間

勅諭事理撫恤屯軍不許絲毫科擾違者指實參

奏治罪如此則屯軍數年之疲困或可復甦造冊之

煩繁亦稍省費矣

題馬政四事

近者災變非常

聖心恐懼 詔令羣臣痛加脩省各開具興革事宜臣

等皆以庸才備員太僕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變致

災寔均有罪

陛下不加責為幸已多且使人各盡言又豈容默謹

以馬政四事開坐上陳伏乞

聖覽仍 勅該部議處施行不勝甚幸

計開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

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

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

日無之多者十數疋少者四五疋以有限之馬

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

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

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姦

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覲 恩宥若不議處

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

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

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

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

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

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死責令全陪十四歲以

上者止陪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陪革去椿頭

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限文冊

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

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

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限為照官軍

養馬既按月開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虞

置有法騎養得人遊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

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

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

法騎亦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非如天生兩

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

以出奇制變乎今團營提督皆奉

命內外大臣臣等豈敢與議但職司馬政不忍不言查

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

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

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直銀二十餘兩

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猶死累

殍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陪一二矮小老

弱比之原馬真駑駘之易驥驥矣 國家何所

賴哉此臣等所以痛心而一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

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該衛所每年各項文冊解送甚多臣等揀有有舊冊而今年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率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次開除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冊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校進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少卿寺丞一本分官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本寺丞一本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冊計之本寺一

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畧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校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其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校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冊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

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所載臣等味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

舊制無違無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聖裁各項文冊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通行各該衙

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堂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飲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

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者各坐以罪庶為便益臣等聞占人有言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為民造福一端也乞 勅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扇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

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死平大興二縣先年該

欽差給事中王廷等奉 勅查勘死平縣原額免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為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為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

補定大興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兵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撥之事理可謂不均况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緩急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末知其二也今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領養底幾先享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繁重宜如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共養一匹則 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

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順天府可乎蓋他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寄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所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草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今牧養馬匹近年法制更迭抵是徵納租銀既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司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亦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所屬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所屬任丘靜海三縣每草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或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或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

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利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 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竊思前項銀兩俱歸馬政而該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原設有牧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旨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

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為官吏侵欺或推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員應等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草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為小補題馬政利病

近奉

聖諭痛加脩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上陳數

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粗得其沿革利弊之弊再行開具伏俟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有奏計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百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

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竊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眷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視一遇邊

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倍償鎮巡大臣多閱畧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竊之徒如近年都督莊繼侵欺買馬價銀追駐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

若不計處 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臣等叨司馬政恒切憂惶然材識淺短素無經畫且事勢牽制又難舉行輒以愚見條陳稍違不職之罪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為有司剋減又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

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

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師暫添銀馬不在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草之不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為心選委官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餼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 勅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閱一次合無今後點閱二次倒死者皮張駿尾俱有方准朋陪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綠大同銀馬一從本

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肅賢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或奏 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逾年奏計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



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行議度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圍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闕畧畫為長策為邊方久遠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陳情再乞休致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為缺官事該本部會

推題奉  
聖旨儲 還着做戶部左侍郎管右 事欽此欽遵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吏部移咨到 臣除本日望

關謝 恩訖臣本非才加以多病

皇上起臣退閑之中任以卿佐之重惟當促裝就道赴部供職圖報稱於萬一乃臣之職分亦臣之志願也

緣臣先患虛弱濕熱等証荷蒙

聖慈准令致仕杜門家居將及一載雖憑藥餌僅能支持一過煩勞輒又發動以致元氣未復病勢未回今

奉 恩命夙夜靡寧臣欲奉

命則病不能前臣若稽程則罪不可追愚衷展轉憂病愈增伏望

臣等才不足為有無憾臣病不堪於任使仍令致仕得以養病痊可之日儻蒙錄用則臣誓竭犬馬之力以報

天地之恩臣不勝感戴願望之至

改南京戶部侍郎謝 恩

正德七年二月十八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前職臣聞 命屏營俯躬踴躍竊以南京實

根本之重地戶部乃錢穀之劇司職既貳於地卿選宜從於人望願茲重任乃昇微臣伏念臣才不逮人器非適用久歷仕路績效未之有聞薄竊時名行實無以相副竊嘗待罪於司計尋以移疾而歸田屬當更化之初復叨起廢之列綠疾未愈具疏再辭蒙

大化之保全 賜溫詔以調理家食未久 朝命載頒

爰改 留都仍供舊職謂臣年力未衰既不終於廢

棄憫臣氣稟素弱俾稍得以優閒惟

皇上之體羣臣同 天地之養萬物而臣庸陋之質老

荷生成之偏顧 恩德之難名豈垺埃之可稱臣敢

不磨礪朽鈍罄竭愚誠生財有道雖慙本末之知報

國無能惟勵始終之節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改吏部侍郎謝 恩

至先任南京戶部左侍郎正德八年正月初六日准

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今職伏念臣質本庸愚才尤謏薄歷官京秩



恒竊祿之慚佐職地官全乏生財之道方滿盈之  
是俱忽 光寵之載臨爰自計曹俾司選部首六卿  
之倖貳綜羣吏之綱維澄汰以別賢愚考課以書殿  
最責任既重掄選惟難顧臣何人乃叨斯職欲控選  
則悞煩言之為黠雖祇受益思 大造之難副警殫  
夙夜之勞稍效消塵之報臣無任惶悚感  
恩之至

奏乞 恩賜封

伏觀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詔書內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歷俸未及考滿者與應得  
誥勅欽此欽遵當

恩詔渙頒之時臣以太僕寺少卿未及考滿聞繼母董

氏喪守制在家後臣於弘治十五年十月內起復到  
部本月二十四日 欽蒙復除前職臣查得太常寺

少卿黃寶先年奉 詔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

父母及查得太僕寺少卿王質丁憂復除之後亦行

比列乞 恩封贈父母俱蒙 聖明 允其所請思

得臣父儲信見年七十四歲臣先任吏部郎中蒙給

誥命封如臣官臣母王氏贈宜人繼母董氏封宜人以

臣歷官之微勞叨與

聖朝之盛典已為至幸夫復何求仰惟

陛下以至仁覆天下以達孝率羣臣臣下未及考滿先

與應得誥勅

聖恩隆厚蓋已極矣援例移封如黃寶者亦從而與之

眼關乞 恩如王質者又從而與之 恩典無分於

久近

聖澤普及於幽明可謂體悉臣子之至雖古昔盛時莫

有過之者臣昔守制不得與黃寶同時以乞封臣今

復除竊敢比王質陳情以干澤伏望

聖慈 勅下該部查照黃寶王質事例將臣應得

誥命封贈臣之父母俾臣父垂老得再 沾一命之榮

臣母偕亡得再貴 九重之 寵豈惟副臣一人之

私抑亦為天下臣子之勸希冀

天恩臣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

八榮壺文集卷之十二

十一

榮壺文集卷之十二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三

書簡

奉李西涯先生

雖鄙陋之資謬從諸生後出入門下十有餘年殘膏賸  
腹沾丐多矣春間卧病乞休荷蒙垂庇得返田舍感刻  
之私何可云喻入夏來加以滯下之苦血氣至覺未復  
身世若斯百念俱灰冷矣惟是先曾祖潛行未白一念  
耿耿蒙許作傳得附諸名集之末蓋非執事之文雖不  
肖之孫如蠶百輩終亦莫能傳也夢寐麓堂徒切瞻仰  
機務之暇伏乞援筆揮賜且乞玆翰并蒙於首瞻當什  
襲以藏如昔人蕭齋之重也時序近寒伏希調護寢饋  
益隆福履不宣

八世孫文集卷之十三

Y

雖無似謬辱起廢之列以疾具辭伏蒙  
溫旨准令調理此蓋鈞慈庇覆所及感刻感刻尋厚書  
刻之惠命再錄先曾祖行狀奉上機務之餘敢乞玆翰  
登卷卷首更乞篆書數大字尤幸傳之來世蓋不但一  
鄉一家之榮也恃知不勝冒瀆願望之至

奉劉東山先生

雖頃首拜復雖不獲瞻奉忽復踰歲人吏自巴陵來者  
每詢尊候起居多福輒以為慰自公南歸年事紛然日  
殊月變至今未已海內屬望仰止東山草堂雖安想不  
能無蒼生之望也雖比脫馬曹謬司南餉才鮮能薄燕  
倉場多事惟虞曠敗恐負公夙昔期待之意便中希誨  
教幸幸因廬守行謹奉手牘伏惟順時自愛以介壽祺



未忍盡壞愈深倍為力矣儻以為可語幸有以示之邊  
庭寒早惟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承手劄并佳集瑯琊感讀榮遇錄令人感嘆不已蓋  
頭治之君常患於臣負才之士常患於不遇 先帝  
知人善任而公逢時遇合鉅在昔以為難况後世乎然  
某常竊有憾者當時居諄明弼諧之地者將順 聖德  
恐尚有未盡也茲集一時鉅工高古之作克然  
盈帙某之驚竊豈能待哲一語哉 閣中努力何如未  
敢遽爾承命恐約於左右也所刊將才揚保二帥已  
移文矣餘二人非有所擇言輒地遠之人且當然爾  
曹生浮議石齋言得之此言允際惜不及細扣之然此  
生自佳士喻之奇實當多豈終弃於道側也明年

八世孫文集卷之十三

二

再舉當騰諸薦願矣不宣

復王思菴太宰

承賜台翰存問周至感刻感刻所諭致政一節抄呈未  
出已蒙 聖明俞允詔旨溫厚恩典駢蕃中朝士夫無  
不歎息誠近時所未有也諗之盛价說尊體雖稍違調  
攝行時已平和矣此後從容起居當益介壽棋歸然老  
成為當代人瑞也雖夙承知遇弗克捧觴上壽願於賀  
賓之列不勝瞻慕伏惟崇護寢饋以慰下情不宣

回董宗伯

雖向者獲侍左右猥蒙誨愛取切最深奉違許時元情  
之故未及修問伏承手教遺以佳惠夏間朱貢士至又  
以蘇集拜領之餘唯增感愧而已伏惟執事茂學

不宣

奉戴先生司寇

瞻拜啓久遠教範不勝瞻詠每士夫至自南京者恭諭台候動止萬福私竊為慰第瞻冗懶不能數修書問於左右罪戾無所逃焉爾賢嗣氣質聞日茂秀仁人君子培植深厚異時自應遠到也未涯侍奉漸涼伏冀崇護寢饋以副中外倚重不宣

奉謝方石先生

瞻昔在江東極蒙垂愛頓鈍不省承教迄今鄙心慙然奉違數年曠於脩問惟是仰止之私有加於昔但時竊聞動履於台之士夫恭諗道德日崇著述日富輒用欣抃為海內慶蓋歸然人望如我公者今不過數人而已

謹附啓并紀為壽伏冀願養為吾道加愛不宣

復楊遂菴都憲

比承手劄期獎太過感愧感愧瞻叨長馬曹才力謏薄考古之馬政養之於民不若養之於官之善國初舊法猶多此意今則盡廢矣執事遠方馬政盡是養之於官之意某竊仰之但無由面承方畧乞從吏備錄一通見賜使其稍依倣而行之亦中國保馬之幸也至懇至懇西陽晏然皆執事經畧之力比聞關中荐旱恐更勞撫綏耳邊方利病敝幸初為宣大而言遼陝皆差官乃廟論也想洞炤矣時事日變亟諸拾遺者皆無所庸其力有志者憂之古人致君必自有術執事為中外倚重且為西事留不得與諸老幹旋一堂之上計他日功成而

行幾手於海內所不知者特一二人爾茲者聖明  
望蓋者區區波及之言適足以自損其何傷於  
事乎無由馳賀惟冀調護寢饋益介壽祺以副具瞻之  
願不宣

使至伏蒙手教非領竊親讀未諗動履康裕感懽何可  
量致政之請特荷崇留以久喜無它議蓋我公去意已  
決貪賢尚齒諒自朝選初非在我有所濡滯也所諭  
誥命司封謂例未得致仕者須考績至京乃敢請給更  
乞裁處示之瞻近承之馬曹自顧鄙劣叨竊過望寔教  
澤所及但私心未獲日侍教左右為憾爾謹附此叙謝  
伏惟以時倍加願養以隆遐福不宣

寄楊石齋

瞻前歲在京師卷罹大故茫茫迷中重辱吊慰哀感無量  
抵家無何聞公亦以變去位嗟乎何吾人同罹此厄運  
郭萬里奔赴川塗跋涉其憂苦蓋倍於僕也恭惟孝心  
純至思慕摧裂何以堪居弟南北相望無由奉瞻以相  
控訴爾讀禮之餘著述必富賢伯仲又有閉門師匠之  
益異時胥會尚冀沾丐殘餘以潤衰朽也未聞惟異抑  
哀強食以慰輿望不宣

慰張東白廷祥

瞻久違門昇瞻仰彌切前歲居憂側聞太宜人奄棄榮  
養尋聞執事持服南還哀迷中不及馳吊又不及奉疏  
上慰悚罪悚罪伏計此時已及禪服今寓內多事中國  
執事道德高厚雅有經世宰物之念諒不得偃息

寄費閣老

大拜踰年道阻無便不克寓賀悚罪悚罪囷備員無補  
間中每念及時事姑以所急者奉瀆且如江西流賊初  
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其毒也自調狼  
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  
其淫污劫戮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為害日滋今當事者  
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昨賊已散  
蔓徽衢間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  
猝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  
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  
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

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  
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執事宰制四海使  
萬物各得其所況江西父母邦也諒軫諸思慮久矣奚  
俟僕言不宣

寄劉司寇與清

楊正郎來承惠新錄佳箋玆感玆感奉別忽復踰歲  
抱病如舊思奉高論清燕邈不可得徒切瞻企而已  
林下之人求一安穩為幸近因流賊窺淮戒心涵涵  
聞揚虎已戮于渦水但群盜在中原者勢尚猖獗全  
鄉識慮沉密當此大任朝論可謂得人果能成功使  
儒者增重又矐之所竊喜也想有書達執事論賊勢  
竟如何其大指希示及之歲杪伏惟調燮不宣

戰前承手劄諭及賊情家僅伏謁又辱降屈年德垂問  
賊疾感媿感媿執事於故舊之情但矐不足以當之也  
矐盡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矐所憂者  
宜重耳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  
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何生晉  
謁敬附手牘新春惟珍攝不宣

與張都憲朝用

側聞憲旌駐淮已久。嶮抱病里居不獲晉謁。又不及裁  
問於左右。悚罪悚罪。弄兵潢池者所在未已。長淮以南  
大江以北。獨晏然無事。皆執事撫綏之力也。林下之人  
得一安穩。與斯民受惠多矣。近京兵復出。賊勢愈堅。竊  
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愛。且賊勢窮迫。反復竄。雖有

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  
竄熹兵民雖衆但王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  
若復疑淮京軍蹙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  
是想在執事軫慮中矣夙承知遇輒敢及之歲晚伏惟  
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蠶頭首啓奉違光範每勤瞻嚮兩淮饑荒甚勞撫綏  
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藎茲  
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卹免折色糧價免俵印馬駒  
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揚米價微起若干關稅甚賈  
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望執事倣曾南豐河北採炭  
捐益行之蠶所慮者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  
示亮者以便宣發之不敢贅鄙見謂目前採荒簡便

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餉之米為善今畿甸穀價殊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士月糧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下常年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糧以賑饑也亦有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為詞謹奉白以裁擇擇以為可馳奏之末晚也唯無補卿郡甚切憂

魏特愛輒敢切及伏冀鈞照不宣  
唯願首啓唯無似特辱照庇感刻感刻曹侍御行會附狀想徹鈞覽矣兩淮生靈遭此荒歉加之疫癘盛行蝗蝻繼作哀哉吾民何以堪此所賴執事撫巡於上極力賑恤其經畫之備防禦之周聞諸紳莫不稱誦以理

論之人定亦能勝天不遠也昔人謂水旱之災民愁苦怨傷所致今散利罷征民且無所苦矣但貪酷之吏害甚於寇苛甚於虎竊聞列郡尚或有之得去一二太甚者為戒則導民和銷變異未必無補此亦中朝士夫之議也恃愛且圖稍効區區以報竊敢聞於左右伏冀察不宣

奉斬充道

新歲人回始拜高文之惠典雅溫粹真仁人之言也父小子獲此何啻百朋之錫但期獎大過喜幸之餘繼之以媿不能已爾唯此得旨准調理起用微軀無似何以當此惻心揣已惟增感忤而已姪洵叨舉進士職更為之喜者以出吾兄門下為尤榮耳適京口吏行附啓

餘異調護為斯道重不宣

復顧都憲良弼

承賜涑水先生墓碑珍感珍感蓋士之所立德功與言而已三省皆相資焉德與功須能言之士以傳能言之士須盛德奇功者乃為其所欲言古今常患不相值今涑水先生德業之盛美若臣之契遇無愧古人矣非東坡超卓之識古瞻之辭叙而詩之何以稱哉誠百代奇遇也遺山集中如涑水侯碑雷御史誌亦是奇作但方之坡公差覺緩步爾奉上四冊因附鄙說狂率幸不罪且因以請教也有終貴恙大抵勸學之故想自能調攝今鶴愈矣未由趨侍撫綏之餘唯為道自愛不宣

回高都憲

疊承手劄垂眷甚篤感刻感刻所諭乃稽勲駁出今已歸之所由矣唯媿不能先事彌縫然限於曹司亦無由先知想不罪也圻甸凋敝倍勞撫綏均徭恤民一章最為切至但不知廷議如何聞前人起一頃地畝錢民甚不便又聞談者謂今之急務在撫流亡蠲徭役戢權要黜貪墨及秋後戒勸借此數事想皆入思議矣恃知輒附聞已暄唯調護以需大拜不宣

復陸全卿都憲

韓評事來承惠手翰珎感珎感劇盜自湖南掠舟而來據江湖之險為東南之害無辜元元被其殺戮不可以數計有司皆匿不以聞南京杜指揮近又失利人心益懼恭誌執事仗鉞來南諸將沓至士民始有所倚賴

邊境殘賊不日可平矣然聞之議者謂各路官軍士馬  
強盛勢如太山之壓但北方戎騎舟楫恐非其長須諸  
將齊心協力可以成功又謂急之則在我亦不能無小  
憾只舟師重圍之一有衝突四面夾攻使之盡無所掠  
我不得休則旬日之內亦當就縛又謂江西之賊見今  
散處各縣前日到攸之開化恐賊乘船抵湖踰嶺  
竄走一日往會之須先設備遏其此路又江東官軍前  
去截殺不過乘時竊微功以蓋前愆耳然所在糧草恐  
難贍給況此輩見賊先潰率引我師須善處之又樊  
太亦其占一主火災賊知無寡不敵必因風縱火須嚴  
備之前日瓜州可鑒矣事久總師旅慮周謀悉前所  
陳者想已先得之特知縣又以告惟願執事果於成功  
以白儒者之效以寬朝野之憂也殘暑軍中倍加徐  
衛不宣

與南屏待詔先生

久不奉清誨豈勝瞻企承屢借書感甚甚蓋秘本最  
難得出近日修書開局衆目所在尤為難也極知費公  
心思何以為報但當彊讀稍酬知已爾陵川集四冊納  
上他書再無留在敝齋者矣乞檢入之不具

奉王辣齋

瞻久曠書問極知罪戾然區區瞻仰之意則常在辣齋  
左右也廷章來恭諗體履多福益慰卑情燕聞賢郎欽  
佩才譽佳茂秋闈發解士林傾望此尤可為公賀也時  
喜言新老成凋謝歸然繫海內之望者惟公數人而已

伏惟願譽為道加愛不宣

去歲伏承手劄垂領賻儀重以賤目之故曲煩垂念備  
示良方其為哀感曷可云喻憂疾相絆裁謝久稽南望  
門屏每勤瞻企時事日變公雅負當世之望端居深念  
諒倍常情所恨不得趨侍左右稍聞經濟之畧爾間聞  
公草書卷子欽佩向曾寫一通見寄首絕遺一字蓋未  
就也雖近得抄全集錄此詩於別紙奉觀徐給事宣之  
久慕德望因其行謹附手狀秋暑尚熾伏異調護以慰  
輿望不宣

寄林見素待用

奉別數年相見期與公對案連榻數日夜不休不意對  
面又成千里之隔別後徒惘惘爾聞自浙抵湖南遠惟

即日起居住勝為惘惘陝伯之擢汪又先之奈何知公任  
運心不經懷但不可遽有休退之請此事再容奉白也  
原籍附在審錄之列得冠帶閑住詞氣卑佞士夫短氣  
雖江西人亦謂渠家門戶掃地可嘆可嘆士君子立身  
當安義命豈以在外者而喪所守哉僕非淺薄要公知  
其人亦祖暑惟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不宣

承諭并二帖得窺知獄案本末以公之明直謙虛而吸  
吸者乃無故中傷之不問可知其為人矣第不知臺察  
曾昭詳之否不然真所謂求全之毀也怪哉怪哉湖南  
治行洪洞公在稠人前極稱獎之雖懼公獨立為衆所  
憎然又有知已如此者却可為公賀也陝伯之擢為嬖  
人所尼內翰語之曰此人恐非終不用者渠應云豈終

不用且稍止之用不用豈足為病實益彰公之直渠  
所見想目以此軒輊人不知有道者觀之不直一笑但  
不可輒請休退墮渠術中却笑吾輩不自優裕亦以此  
熱中也乞俯聽之時弊日深靜中思之無一可恃真天  
幸不何由奉見聲所欲言惟冀若時保練為吾道之重  
萬萬

別後數奉問不知一一微覽否秋來起居想益佳勝  
近看時事雖多翻覆要之是非終不泯滅公曾次夷曠  
眼前細故想不留滯也所讀前書已悉茲不贅未奉侍  
問唯調護寢食為道自重萬萬

公之決去甚高但僕輩不能挽留真可愧也聞野服過  
黃相知亦有跡太奇之議如何如何病起復用特不為

例士林美之此事幹旋之力涯老居多便中望附一書  
轉謝座主於門生恩義自當然爾亦無嫌也司農家須  
善處之得兩不相傷則善矣未涯瞻奉唯珍查副海內  
之望不宣

遠久無由再奉顏範間中每切馳慕惟翹首一南望不  
存敬太守來得聞起居安裕甚憫甚憫林居著述必日  
官無補於職直苟祿而已所竊喜者得避要劇之地想  
故人亦以是為僕喜也諸餘不能一一唯保恙以副海  
內之望不宣  
久不脩問耿耿昨寶應舍親有書來道公薦及於巔捧  
書驚愕良久夜間思之憂感弥甚故人高誼僕豈不悉

第恐尚有未思者爾人品素劣學行無以過今之中  
人偶忝科名遂竊時譽此終身之愧也歷官無狀再叨  
今秩逾望已甚矣服闋來自以婚嫁私冗稽留赴選非  
有它也然尚恐在人有養高自便之論即今趨裝擬在  
夏秋間北上豈敢勞公汲汲引薦乎此固公為國愛才  
之盛心但人寔非其人也蓋古之君子皆務韜晦沉默  
不欲異於人人以得名者造物所深忌如人者已竊  
時名多矣自顧實何能萬一以副之此人人所不知而  
雖獨知者有其實者尚為造物所深忌無實者將何如  
哉公盛名重望在天下凡百舉措衆所注目人也何人  
乃當此舉設或異時志不能帥氣泣官行已稍有悔吝  
豈不污公簡牘益重人之罪哉前輩謂常調官好做使

雖即復除一官稍盡職業苟全素守亦聊可藉口見故  
人矣況敢望意外之擢使姓名赫赫在人耳目為衆所  
屬望窺伺指摘邪或者公謂人或不被知於當路慨然  
有此舉此須面悉然有命焉况寔無見知者且比來無  
缺何與人事也如囊封未發乞人之削其稿如已發未  
遠遣急脚追之庶不誤公知人之明人亦免過情之耻  
煩言浮議無從而生乃至幸也急於奉白人縷無次恃  
游從之舊耳伏冀亮貸不宣  
厚薦將謂泛及奉牘乃知宮僚之選也悚慄悚慄是選  
雖豈能堪哉徒玷公知人之明也鄙文久稽寔坐冗懶  
蕪筆路滯澁之故傳來尊論似不諒察稍涉此念人不  
齒於士類矣人尊公盛德抑何間然之有稿牽率成甚



規庸俗幸一指摘其疵顯示之當再努力幸勿存形跡也時勛侍御禮遇過當相見為囑稍降謝之留都多缺蚤晚得侍左右尤囑之幸暑熾異道體環攝不宣昨承手劄併領精繡珍感感服除後泊沒人事中忽枉教墨奉誦無已殆如寐得醒也索居久不聞朋友規戒之益流於汙下日不自知耳幸公相望不遠便中無惜垂誨乃至願也朱舉人辱寵訪雖以囑故然下士乃公素好也壽文遲滯愧悚不可言自前歲憂回書冊散亂原來行實不知置在何處有稿望錄示幸幸如出於林黃二公之筆不可得只煩公有所示囑得依擬牽率成稿也拱伺拱伺諸留續布漸熱加愛不宣鄙文以久逋之故昨亟於奉償遺漏乖舛悉如來教惟

八排律集卷之三  
十一  
愧悚愧今畧贅數語稍見本題至於廣伯新銜緣公已辭免且稿中召命存至之語亦涵此意姑仍舊如何此舉專賀七十若移在令弟校文之年則亦過期矣不知若果黃方二公初意也此皆鄙見乞再示可否期臺之間囑當再頌當不食言矣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之意欲以積薪之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此生一子今日稱月公雅垂念謹附知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兒壓災也餘具別紙秋暑熾甚未涯瞻侍為道加愛不宣

春暖遠惟道體亨裕為慰江西賊勢想倍勞經畫聞之士夫須官軍與大家世族隨賊剽掠所在公私合力勦

三月善如何如何一時監司不甚悉知可以協謀者想國寶及朝言在幕次爾海內方多事不可謂無材但誠心任事者甚少士香至此極難變此更可憂也聞於當路處有薦牆縣姓名亦玷其中感愧感愧其如此公亦在人驅使中何賊平後想寵召面悉不宣

昨具手帖以空事奉清蓋痛憤之極控於知已不覺觀縷如未汚白簡且已之僕將自處亦不欲以此等事奉瀝也恭諭江西之盜寢息利民善俗之政次第舉行問於下風不勝欣慰蓋賢者在位有識者惟恐其無成況泰遊從之厚者哉茲復稍有聞見輒布諸左右請裁擇聞之士夫寧府賢而有才昨所參諒無損於盛美朝廷重宗藩內批不得不然云稍引咎順受之為當好善

惜名王之善念此牘也可以納約此無齟齬他政可沛然行矣罰贖固時宜然貧人久係官不便只科罪疾遣之如何勸借固廣儲蓄然江西人甚吝且奉行者不至姑已之如何風聞許復定昌懋貞亦謂未善古人行事多先看人心之向背此非人所向也奈何亦作背人心事乎契勘憲監只據覆請為妙不須已甚甚之適以寬之且恐轉累憲也公性明銳甚事至乞稍緩之且召兩司從容議處彼亦不敢不竭誠不然恐不免退有後言者恃舊切切古語云無之而置誠親之也幸悉此意未涯瞻侍唯若時保愛不宣

持服家居忽踰歲矣即日不審氣體何如抑哀就禮以全大孝乃交游至愿也太夫人几筵前皆以不得躬剪



為憐附上薄儀稍辦臚果倘莫辭爾唯鑒納之江淮旱災饑民死者甚眾高懷雖隆茶毒想不能便忘也附知

又前八首

別來就緒不已而多事想公悉知靜觀菊田相繼捐  
歸東近聞內翰全之玉卿與義諸人又皆以言得罪  
聯翩四出交游零落甚甚此時向來聚集真不偶然也  
范齋去歲生子獨此稍慰懽懽祿愧甚亦盛為人不喜  
將來出處不知如何也時事日新目前人物屬望者甚  
小公且因官効職養望蓄才一登要津所發便沛然矣  
無便久不修問萬冀崇讓以副具瞻之望它所欲言與  
義能悉不具

公集卷之三

十五

起居之詳直道至誠內外綏服紀綱之地實愜具瞻欣  
忭欣忭承不鄙以賤姓名聞於王公且感且愧才識薄  
劣恐負故人之知爾諸公書皆轉上但范齋馳賀未得  
昨又諗其乞身矣年采士夫多鮮晚節近日謝方石李  
范齋乃浩然決烈但老成人引退此又有可慮者臨楮  
不能悉也公名位優著計不久當歸中朝未奉侍問唯  
多愛以副瞻企不宣  
去歲又辱湏中象櫛番錫之賜感荷承差回曾具  
手書并雜詩文數篇奉覽昨承諭謂無書至今稿尚在  
也豈承差逸去邪但公移鎮不得覆矣湖湘地邇此後  
却得屢通問也賢姪過此得書諒公起居之詳云體貌  
視舊豐矣甚慰甚慰至於學行宦業與年日廣此則不

知者但貧約如故此吾人之常奈何奈何僕年來  
所苦諸餘皆廢它日甚無以副故人之知獨此念  
不忘爾宏文行又喜公得賢僚奉接未涯唯加愛為吾  
道重不宣

承手劄垂問賤疾詞意諄至不善調攝每勤故人之念  
益重感怍無已賤目瞤子幸無它虞但兩弦赤爛病後  
未得瘳乃血氣不足所致多方未得充實奈何奈何  
口舌多端厄運使然恐或然也公貧乏惠帶何以克當  
一齋提學昨行曾附書想徹覽矣所懇借抄者幸留  
意有恒先生蒙殊待其行履固取重於公想又以僕師  
之故也知感知感

公集卷之三

十六

賢姪在江口踰月臨去始得相見又迫晚急欲出城遂  
不及留一飯悵悵聞貴體今歲亦稍違和公食色淡薄  
無庸贅言但飲藥亦須戒辛溫之劑雖參芪亦不可久  
服蓋火常有餘反助邪熱之故僕雖不能盡卻宿病然  
保此孱弱之軀亦賴投藥不差也幸垂聽毋訝斯文故  
人相繼淪謝言之慘傷范齋朝東想聞計矣近仲璧又  
以背疽下世繆全之死三日乃幸復甦不知造物於此  
公何如也近交游又得楊方震朱懿卿數公甚慰人望  
但各以事牽不得當合爾何時斐奉君子言关一豁鄙  
懷也秋抄唯調番不宣  
家君承惠領次感甚生子碌碌乃辱交於當世偉人數  
千里外重蒙慰問充足為老者之慰也懽淺劣何足仰

德來論有書至愈疾之譽蓋高明廣大取善無已  
之心不自覺其詞之溢也公名實相副內外交孚雖  
有它聞當即奉告不敢為諛但寔無所聞然公檢身下  
問勤勤如此乃矐所當法而矐之無能寡過却專靠公  
之切誨也誌文承命謬為增損并前兩篇付陳价回但  
恐不稱時安孝念聽其未擇爾价亦說有命持歸刻石  
也冬寒保練以副傾慕之誠不宣  
承論矐有華者此血傷之故養陰最妙陰即血也蓋陽  
常有餘陰常不足但陽動而陰靜吾人方為世故牽挽  
竟日只是動豈能靜以養邪若在燕間或中夜能忘念  
默坐澄湛一二時亦殊勝積久則靜常為主以應動陰  
血可漸復矣此矐近稍悟者乞體驗之南京今冬雨雪  
彌月長老言數十年所未見又臘月大雷電亦非時可  
憂奉知恐又軫慮也廷玉提學亦欲公節勞省事然此  
公正自不免爾陳誌附宏文价上久矣覽訖示知歲晚  
惟加重不悉  
新歲再承手翰無便未及裁復罪罪柳灣風物如昨但  
故人散盡無復曩時之懽早晚冀公來續舊游不知造  
物者肯置公閑處否也元善將出清室今昨所惠悉轉  
納矣全之賻金已作書召其子它人恐不可託也公官  
極清貧篤於故舊之誼勤渠周到即此一節亦當在古  
人中求之嘆服嘆服服枕肱道人昨歲得一丈夫子七十  
老人特特奇事天道真不爽也矐亦近實一妾向承命  
此故敢瀆知沈畏齋在武昌暇中想多延訪矐兩年以

病懶不常置書乞為道意萬萬聞湖南熱劇唯加重不  
宣

寄徐九峰志同

奉閱既久瞻全日甚僕以冗劇不獲時致書問罪愧何  
可言春間雖幸便致數字然草率太甚祇足取罪於執  
事者矐色色已在祥禪間矣讀禮之餘閱理想益精到  
旦夕瞻望僊從南來冀得聞緒餘以為楷法此僕夙願  
也未陪侍間唯節哀自愛不宣

春間仲暨生行曾附狀不知徹公覽否憂患之餘甚媿  
不謹悚罪悚罪罪罪惟道體起居多福比來多事想大擾  
賢蘊康濟時艱海濱難得邸報不知邊事近日如何矐  
之私憂自古大患皆起於夷狄外侵盜賊內訌今內地

之民貧甚亟宜軫恤以固根本須得賢守令錯布州縣  
乃佳遴選更易此却公之任也特知舊輒爾奉瀆唯裁  
擇之不宣

寄蔡介夫

得手書承太夫人奄棄祿養吾兄持服南歸自京至閩  
跋涉數千里矐然道體何以勝此苦邪無由奉慰日惟  
馳念而已矐薄祐甫壯先安人已見背得年才四十有  
六較之太夫人享高壽祿養靈封皆及存日萬萬不及  
矣况吾兄行學純備它日將早遂顯揚之願如矐者則  
又竟何贖哉此足以為慰也乍晴氣候不常舟中唯節  
哀強食以副士林之望萬萬不宣  
在京承誨愛耿耿不忘廿一開緘又得手錄正學集數

十誤見諭朋友歲規切至如吾介夫者何可多得雖鄙  
陋賁加以多病正須良師友日警戒之但相去遼遠  
不得日奉言論雖之無復長進實判於此矣別來不識  
動定何如近見邸報監牲一節縣念無已此時想復職  
人便當示知為慰汝愚尚未過此前諭已悉到官勿勿  
適仲璧行聊此唯加愛以副斯文之寄不宣

兩辱手翰諭僕出屢一節甚荷甚荷僕舊歲此念已決  
尋承家若之命未果至今抱愧謀之未審語故人也邇  
來覺體稍健但氣不得粹完固不能任勞勉調養  
以缺不知後竟如何也因憶公往日養氣之論軍為切  
要一身不能治何暇他為歲月不留誠恐因循泯沒了  
此一生今夜耿耿寐中唯此念未忘尔因恃公知愛及

此衷悃幸勿問之他人也

昨昨北上後不知吾兄自浙抵閩音問常切素懷此者  
得手書數番慰甚慰甚承繼有大王母憂苦事奈何罹  
此厄境諒惟有道處之唯勿過毀傷乃朋友至望令叔  
歿任上新河者其事僕是不知想是既別江左矣不暇  
掠美也雖劣弱之資政事恐難居此地何以供職徒  
自積慚畏爾尋常念不得悉語左右及來却又值吾兄  
之去若預有為之阻閑者豈非離之不幸耶瞻望云天  
數言兄之至日以需來教計得竟遂此愿也臨紙不盡  
所欲言切冀抑哀加愛是祝

謹作大故荒迷中伏承教慰賻我送我情誼篤至感  
佩何可言抵家勉襄葬事兼海鄉無便布謝未及乃承

靈賜手劄哀感益深新歲緬惟體復康裕主客之除想  
執政者以吾兄不任勞劇之故然吾兄所養所蓄神明  
殫殺他人未必盡知也承示不久留雖欲奉瀆幸稍安  
之不惟姑恤人言蓋天之生才甚難如吾兄者出必有  
所為也今雖不得盡所蘊異日豈無識拔者乎一時得  
失不足介意要當使在者常有餘尔若遽然引退他  
日復出關係甚多雖山林著述益于後學終不若吾身  
親見之也如公欲去亦須一二年渾然無迹乃勝此瞻  
之臆見報以奉告幸裁鑒之賢郎鄉舉甚慰甚慰庸學  
淺說千鼻抄示窮腐寡陋開卷得承教也餘不能悉唯  
調護暇食為道加愛萬萬

急脚回承新曆手劄之賜感感新歲伊始速惟道體亨

嘉豈勝瞻慰雖罹此厄運殘臆中又失一既睽女子靜  
中顧念益不自堪惟問閱書史力為排遣而已秀才周  
瀛即亡妻兄子去歲提學方公過泰以病不出茲行聽  
考此公嚴察恐有它虞雖未嘗納交不敢輒通名姓敢  
乞以僕之故儻有蹉跌多方一轉旋之幸甚幸甚因其  
行附狀春氣尚寒惟為道保重不宣  
久不領教瞻仰瞻仰憂後氣體何如時於閩中士夫畧  
得起居為慰禪服在今年便起後否交遊皆顯族公來  
薰德聆教左瞻夙愿也時事極可憂將來不知何以排  
藥汝源必能言之未涯款待抑哀加愛不宣

回丁玉夫

又聞奉狀罪甚罪甚惟於交游間每諗動念以慰瞻企

乃區區一念之私也專城之寄寔執政者搜揚賢雋之意承手書若謂囿亦與聞其事者捧讀數遍益增愧怍而已吾兄學行清古士林攸重諒致遠矣止於此唯冀少安之蓋賢人得志世道之幸它固不足為輕重也相見未涯唯為道加愛不宣

奉李范齋

別後甚切瞻企希哲至諗尊體句愈忻懌無量翩然蚤退位不稱德士論所共惜晚年必介祺壽折此浮榮也囿今歲卧病數月此時幸稍健但目疾猶未爽豁關於修問職此之故亮之亮之未侍奉間唯調護暇食以副下懷不宣

與沈畏齋憲副

公牋處文集卷之三

十一

奉別忽復再歲中間屢辱惠問最尔小子一及門墻輒蒙記愛感幸感幸南望武昌每興悵望何由日奉良誨耶賢郎想益茂秀見與范齋帖近日積稿倍常荆楚江山題咏殆盡風流萬古矣間中多得寄示即如面承也近寒惟加重不宣  
公昨過江東僕以病不果奉謁及敝廬承枉顧于時薄暮又不獲奉君子之教從容移日快快迄今公儒林宿望浩然引退足以激勵薄俗寓居武昌其江山之勝及前人興滅戰爭之蹟益助文字之豪計今人奔走以得者不足易公所好也諸郎想益秀發大有向以絲綸寄何以消受唯珍感而已許郎中行敬此修問徂暮調護以副瞻企不宣

寄劉鉤清都憲

向承手劄并惠誌書領次感刻迄今無已尋聞執事入蜀未及裁謝悚罪悚罪然此書復得之詳囿謹載之誌中使泰人世世誦而感之非囿一人而已也蜀中歲豐夷靖皆執事撫綏之力臺端虛席久矣計不久留于外新歲伊始萬冀調攝以迓寵渥不宣

寄李子陽

久闊無任瞻企人自江東來者每辱垂問感感吾兄雅有當世之志留都奉常奚足以留近聞兼署成均此蓋大拜之兆也囿抵家已屢閱歲服除後婚嫁多事遂不果行今秋擬北上與一南官以竊祿得如所圖又得陪奉左右但恐吾兄又赴召也因便謹附簡但暑惟調攝不宣

公牋處文集卷之三

廿一

不宣

面白秉德

白集十七帙納上乞檢之明之慶有一冊想自上矣中有糲糊處得克溫本併校間隨筆註之但不能一一也公家少傳膏馥露丐後人多矣囿又賁緣於公得丐其殘餘感荷荷所愧才非元劉得與其諸孫相倡和尔箋百幅奉供揮灑它不悉

復石邦彥

囿抵舍一月已三枉手劄體悉祝望之至藹然楮墨之外捧誦數過故人高誼惟中心藏之而已疾痰所滯海果未能接種奈何奈何公當及時栽培毋似小子之遲暮也西陲忽有此變 蕩恩之後必有夢貳悔悟者便

吏部示以慰畝畝之憂景明邈然無書想以向者洵姪  
之故詩卷能擲一序乃見曠度也煩為僕謝之徂暑餘  
惟珍衛道體萬萬不宣

與張栢崖

執事赴 闕後雖雜病綿延久闕修問繼聞復官翰林  
士論收慨況雖忝門下士其為喜甚尤倍群情遠惟即  
日侍從經帷鋪陳道德仁義之說啓沃 當寧蓋天下  
陰被其賜非止如它有司效一職治一官者可論也瞻  
企瞻企雖自度不堪時用覓官東南但近北司張甚侵  
捷羅織毒流縉紳稍有稜角者渠便側目矣家貧廢祿  
不能引去奈何奈何唯執事雅垂獎愛必有以教之它  
人前雖不以告也不宣

八集卷之三

三

承教帖恭審孝履清勝感慰服禪在邇不知明春  
遂上京否南臺得禍最烈蓋有借是快其意者出處之  
際伏惟高明必有超然之見但一得之愚謂不如姑待  
年歲之為愈也恃愛敢及此尊甫先生祭文遲滯多罪  
多罪兼文思荒落不足以發隱君子之潛尤可愧也漸  
寒惟崇護不宣

寄畢嘉會

久不脩問遠惟履况清裕為慰公獻南田想能達鄙意  
不能推轂甚為公媿也雖居此甚無補廣陵父母之邦  
也不能風動長民者一一奉公恤下它境尚何望哉嘗  
與同僚言惟須公撫治乃得淮海澄清尔都憲李公相  
見必及詢訪乞明告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公夙志也

以副遠懷不宣

寄婁元善

別後甚切瞻企戴令選日曾託致書瀕行遣人去問則  
渠移館城外不及見矣交游相知雖書問疏數不以為  
厚薄然私心甚闕然也亮之亮之周生來承手翰示充  
閭之慶備諗動履佳勝忻慰何量居閑著述發明家學  
不有得於今必有聞於後此吾兄所素期者區區榮願  
想無以尚之矣走碌碌一無所稱但謀食不決去為甚  
媿尔它非楮墨所悉未由奉晤唯調護副友朋之望不  
宣

俾來承手翰并寄示諸詩讀數過恍然如見故人面也  
欣感欣感聞被請主白鹿洞學得一方英俊教育之取  
是儒者所樂想幡然赴其請矣如何如何日已兩附書  
茲不多及餘惟加重不宣

與王誠之

久闊幸去歲在京邸相接但僕以初到館舍未定於公  
甚簡冷耳悚罪悚罪王夫憲副聞濯奇厄哀哉哀哉內  
翰克道相會間謂靠公仁人經紀其家也趙夢麟書問  
久缺亦希致意向聞其家有一書名填海錄乞借轉抄  
見寄幸幸他具別紙徂暑惟冀葆愛不宣

與張敬修東園

乍別不勝瞻戀雖兩日苦齒痛無悚哀軀多事北行尚  
未能辦秋冬之間欲扁舟赴公鷄黍之局或能努力也  
府公是王御史恩餘姚人曾在湖廣巡按冒先生稱其

才此公在本科久是老道長不知如何典郡想是銓曹  
重守令之意馮御史書來謂有人擠之殆不可勝也晉  
明冒良俱入試今歲共三十二人可謂盛矣必有發解  
以為鄉閭之望者邊事尚未寧帖秋高更可慮尔水鄉  
早涼來中調審不宣

奉何良載先生

瞻前歲匆匆過家不克奉教北來屢諭尊候動止佳裕  
紛冗不及齋沐脩問亮夙知其頑懶之性不便斥絕之  
也近世時文敝陋之甚求詞理精蔚如先生所作者絕  
不可得每論及此輒動遐想藏之於家要之異日當有  
領譽者尔尊甫八丈恭審納福期願之歲想猶及稱觴  
也徂暑伏惟調護不宣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書簡

寄喬白巖希大

瞻不孝禍延母氏荒迷中承屢慰加賻厚不可量季冬  
抵家幸襄塋事所幸者嚴君康健日侍左右為慰尔海  
鄉寂寥朋從稀少厚贈佳賦時復展卷一讀以寄遐思  
宛然如對白巖也石淙進補奉常應韶典學關中甚慰  
物望蓋君子在位善類自尔彙進此可為世道慶也比  
月賤妻病篤得少閒促促作書不能盡所欲言稍俟稍  
竣未由瞻晤惟若時調攝不宣

春暖遠惟履況清佳能寵想已協夢矣如何如何瞻自  
悼傷後顧瞻身世益孑然無聊但已立猶子差用為慰  
尔乞封事未得回示茲託之舍親徐進士如不嫌於親  
齋煩整頓之白巖善作人意中語幸為一援筆也進士  
明敏謹厚其材可任亦嘗聞於志同便中幸及之奉瞻  
尚遠未間唯為道加愛不宣

趙倅回厚惠書曆感感但渠以過家又託人轉寄開緘  
祇領曆本不知手帖竟何處失之窮鄉得故人一劄不  
啻百金徒奉空函令人惋恨無已若帖中有所關係不  
惜重見示也使至又領日報恭諭簡擢選曹賢人當路  
多士胥慶不但友朋欣慰而已向曾以重守令及量才  
堪煩簡而調之為志同僚長言此雖常談似尚可為吾  
兄新政之助奉常之選叨陪石淙先生第資望俱淺祇  
增憂愧常調官好做此吾輩素守者幸諒之瞻擬在秋

冬間治裝淹速尚未能必未瞻奉間惟加愛不宣  
久不得京師消息甚切憂念聞禁抄邱報海濱一無所  
聞天下氣脉通塞正在此恐不湏過防也雖近來頗爾  
衰憊不但比年憂病所積乃中年氣血衰耗自然之徵  
異時與公相會殆然一翁矣欲如往者第日夜極追  
逐為樂何可得邪青溪大拜甚慙與望更能挽回司徒  
益當賀樞筦之地俱得人也秋嚴惟珍攝萬萬不宣  
久不領手帖耿耿秋來雖屢奉狀不知一一閱否遠書  
恐不能悉達也邊事聞稍靜若解嚴後玩暢如前却更  
有可憂廟堂必有却顧之策使數十年無事者如何如  
何青溪公履任張施必大慰輿望第海濱未有聞爾邦  
彥東之想俱起復雖蟾月禪矣明年須嫁小女乃可北

上計奉陪在秋冬間也未中惟寶燮不宣

謝守回承書報感感青溪公竟不起士林有殄瘁之痛  
涯翁又失豕噐令人真悶死也不知天竟何如邪聞亦  
有微恙寡欲却厚味乃良藥至祝至祝雖春初擬行只  
恐無缺坐守得與吾兄聚首乃所願此後時事日新若  
留都亦可竊祿藏拙也淮南寒甚想都下尤劇珍愛不  
宣  
新歲遠惟起居佳勝雖已趣裝矣聞徐濟間路甚遊恐  
不可遽孥以行朝正者回想有消息三月初雖或罄身  
北上也向夜夢白巖差往中山隨看辭免并不允批荅  
皆非故常所有囑曰此近兩漢辭命必涯老之筆奉白  
以娛果然殆千里神交也因徐禮科行附簡春和加愛

不宣

謝守來承書報感感雖初擬罄身北上緣室人有弥月  
在中夏者中年來亟於得子豈能持被出門邪故且遲  
回待之郭西向年之會南湖曾有八孤之戲白巖暨座  
中客想多抱子矣示知為慰南湖一債遂不起且聞其  
後事不靖俯仰存歿為之慨然寶應新進士朱嘉會囑  
內弟也青年美質頗惜其得之早耳間中希進而教之  
奉陪尚遠入夏切與珍齋不宣

屢奉狀想徹左右昨聞見素謬及於僕急發使止之行  
已踰月無及矣此舉關係極不細雖何人敢當之我無  
之時情亦不宜有此恐徒致一番不靖尔奈何奈何想  
公善處浪焉無跡不致張皇使僕輩得免它議也常調

不宣

官好做雖久安此語矣通中得示數字為慰萬萬秋間  
必得瞻晤面際得觀縷也不宣

奉別條已逾月途中水淺日觸風霾且有惡少之警行  
路之難此行備嘗之東郡旱勢尤甚不知圻輔得雨否  
開河遇黃宗賢綰其志向學識今士之難得者請有以  
處之方石先生亦有書達老先生矣蘆堂菲居之際希  
為小子致意高文仰望真如饑渴之於食飲也忽忽附  
問不宣

寄邵國賢

子仁之書諸體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阨然  
尔老兄善書名家賞之固宜僕不辭書而所見亦與之  
合蓋非阿其所好它人稍稍有不然者要之良金美玉



公論自不可掄定價自不可奪也所臨數紙輒得其形似嘆服嘆服然不敢便謂逼真老兄嗜學專到人品又高將來何患不及或者更突過之也雖平生於此藝似無夙契展玩數四徒增羨慕并汗媿尔不一不  
一  
雖昨懼大故伏承弔賻兼賜真章哀感無已殘歲抵家僅襄大事即辰杜門抱戚苟存視息瞻望泉齋邈若江海每覽詞翰用寄故人之思而已誌文僭勒公名寔存歿者借以為寵但荒迷文字不當累公書丹尔乞亮貸亮貸窮廬寂寞因風不惜垂問未中為道自愛不宣  
一  
雖前歲抵家裏事先母誌文僭勒公名書冊尋具書并誌託揚州顧指揮寄上昨顧君至泰乃云不曾問得使府其書尚留篋中數千里外致書不果甚令人快快也  
一  
兩承手劄佳章之惠甚慰哀悰但私門多故亡妻忽尔喪逝痛割殆不可當此皆殃咎所致奈何奈何昨宋判回重承垂念高文厚賻寵懽存沒斯文骨肉情見乎辭平生故人如吾泉齋者豈多得哉哀感之誠藏之中心而已前書今歲必達但恐遷轉又不相值也聞亦有令愛之戚苦若能罷之吉如何吾徒俱老大矣公宜亟圖之瞻瞻尚遠未間唯為道葆愛不宣  
一  
奉別忽兩閱歲瞻企何可言雖居間真少有少進抵家不幸憂疾相纏多事碌碌尋常十數日不近書冊日俗下矣奈何奈何屢辱手劄期待良厚捧書長嘆甚媿故人之知也容春精舍淮翁謂吾兄誠孝懇至有必致之理確論也而記文經兩手乃得尤是異事殆有神物護持

之邪致大蓋宋之學士老儒耻仕元者稱遺民最可悲具草廬亦稱遺民之子意蓋同此所須拙作容寄奉諸餘已具託徐進士書茲不贅未間唯為斯文加愛  
一  
聞久奉懷益勤不置江西學政不惟髦俊翕服至使其山林耆逸與仕宦中朝者交誼無間此人所難也近聞盜賊尚熾奈何奈何說東廣後山一種尤橫恣但恐響應即難撲滅識者多以為憂計與見素中丞相得歡甚想日夕經營不日奏功紓此一方之急也雖昨抵京幸復除覲顏竊祿無足為故人道私懷耿耿時有所觸一浩歎耳便中不措寄問未間為道加愛不宣  
一  
又前一首  
一  
向厚龍示碑文捧玩之餘忻羨忻羨美國賢守郡文章益深到可愛僕居間於此却汨汨度日為愧何可勝言昨歲詣京師聞大旆當來促裝復淹數日奉候既而不訖見悵然南歸及梁秀才附手帖至亦倦倦異此嘉會可謂千里神交也音塵久疎平生故人如國賢者何可多得僕豈遂不省記耶直積懶然尔亮之亮之邇來用人稍破常例國賢時譽藹然計不久居許矣未嚴召間惟加愛以副馳企之私  
一  
與楊方震  
一  
承示言行錄考據精博微顯闡幽處甚多第懼之私意尚恨收錄未廣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近世如彭從吾丘深菴諸公亦當次第入也如何如何邊防多警海濱傳聞不真說大同宣府皆在重圍中果尔真可慮



憂也近日想多論列便中畧示其概可乎徐禮科宣之  
茲莅職慕公以為依歸同僚相得則事成確重為公賀  
也餘暑保愛不宣

復王應韶

承手劄并示公移諸詩捧讀數過恍然如對風範也聞  
中學政遂菴去後得吾兄代之秦涼之士何其幸哉文  
移所示皆育才化俗之要因憶向年上饒婁先生餘教  
亦如此明切儻可備參考試檢閱之但不知在陝所行  
與南圻同異如何爾確自罹大故抵家室人喪去又失  
一小女子衰經餘生加之多病朋資離索舊學盡廢甚  
媿它日無以見故人也便中幸數教之尊甫先生為僕  
轉致瞻慕之誠萬萬介夫在南都每得書聞近日甚健  
并奉知會晤未涯惟為道加愛不宣

與夏廷章

承示游鷄鳴詩甚觸往年之興江山城郭宛然在目恨  
不縮地以從公游也曲肱道人言者亦波及之覆秦內  
歷述其三請致仕俱奉 肯勉留出處極為明白但老  
先生悼傷之餘聞此恐亦不堪然平生清介之行忠愛  
之誠高文博學海內所共稱伏豈一人能輕重之哉况  
其所論無它尤可見其卒無可議也暇中乞以此意奉  
慰之萬萬咨到且留在銀臺如何想必有堅辭之章只  
自陳叙不及言者尤為盛德若說得婉曲使聞之者自  
悔且愧亦可此在公調護之亦時事日新不可言不可  
言未中愛重不宣

前歲京師別後尋聞太夫人奄棄榮養承 訃驚悼未及  
奉慰確隨以母氏喪歸抵家又重以室人之戚罪逆深  
重遭災特甚太夫人前不獲一酬雖在哀疚此心惕然  
久欲附狀聞襄事在長沙無便茲具辦香束帛謹遣家  
童將上乞於几筵前一道賤姓名萬萬計禮服在邇明  
春北上面盡餘懷也不宣

寄李惟誠

確重以室人喪逝昨承手劄惠慰勤至哀感哀感兩年  
憂患未必專是厄運寔確忝竊過望所致也夫復何言  
昨聞行府被火是誰餘殃及我平軒邪又承去秋貴恙  
天下事不如意者固十常八九然於吾人似不止八九  
也奈何奈何想高明襟抱有以安之而已邊事近如何

不勝感禱之至

司馬賓僚多嘉謀雄畧之士笑談尊俎想能折衝千里  
外矣人便示知為慰秋高惟保法不宣

張老回備道雅誼并領手劄佳惠波及此老者又其餘  
也感刻感刻殘臆又承平軒白巖聯句見寄捧誦數過  
益重故人之思確今冬服闋計明歲或得奉瞻但恐迂  
轉南北不可遙度耳張舍行病亦不多作字惟高照之  
不宣

與李惟正

奉別忽再閱歲憂患之餘追念舊遊輒興瞻慕夏間  
手書兼拜厚賻慰問諄至哀感何可言見懷坡韻之作  
捧讀數過幾欲下淚朋友道喪久矣如公家兄弟親愛  
之切海內寧有幾哉屢欲奉和腸枯思渴援毫輒止何

時得侍左右一醒寐為快邪所示諸文體製各當筆力  
克贍稱所欲言健美健美建祠合族尤是義舉西平真  
有後矣邊事甚可憂但海濱遼邈所聞不多吾兄日有  
所聞憂當倍於僕也裁謝不敏悚罪悚罪秋深惟珍練  
不宣

黃令來得手書恭諭出巡遼陽今日見與志同書憲旃  
已在三河矣相去不數程不得一握手悵悵自去歲  
嬰兒夭折懷抱甚惡曉類人世只是百年未滿耳初意  
留於家者與調南官恐途中驚悸醫藥不便且免往復  
之勞不意痘毒遽發蹉跎不抹迄今痛悔無已承慰及  
不覺涕零也奈何奈何平軒尊兄前離已三奉問起居  
此後當數致公友愛之意朱推官初任未免銜遠賴垂

教感感分司所諭顧雖淺薄不能奉以周旋然鄙心耿  
耿不能忘也因介便得附此不宣

承手翰領女紅之惠恭竊適家之好問賦及此珍感珍  
感平軒老兄昨出履不定誠如來論想是順境慶久稍  
不快意便自不堪耳昨得其陝中書六月二十三日入  
關翌日即履任矣行營諸公皆已釋然欣慰欣慰南湖  
家事甚切鄙懷前使耆俱曾致託但皆避嫌遂遲遲至  
今今差者當約志同同往力言之喜亦過需典矣承垂  
念嗣續兩地皆茫然明年半百矣愁人愁人賢郎有室  
公將抱孫益動僕之念也蚤晚欲再圖之雅是此輩人  
極難得穩當者耳餘具別紙不宣

又前一首

自二公持服後僕未嘗通狀奉慰及使旆往還江東僕  
以病故又不克走弔罪多罪多念以夙知必能體察遠  
惟讀禮之餘閉門講習它時當與河南眉山相望數百  
載間不便追逐時輩而遂已也唯頻年抱病百事無復  
長進却真負此生矣二公當數有以誨之相見尚遠唯  
抑哀自愛不宣

寄黃公獻

奉別幾半年矣坐冗未及脩問但時時於南來士夫問  
公獻動定為慰然公獻亦竟無一字見貽豈亦以分曹  
之冗邪曾監丞冊子想付之矣此人末節乃淪胥至此  
甚辱名家之筆但僕欲完初約尔奈何奈何叙榮幸寄  
示也一署皆吾鄉名士最是盛集公暇必多酬倡所恨

小子不能攀附爾目下邊事甚亟雖庸怯無補取宜投  
之間散想不久得與諸公相聚也未間唯珍練以副士  
望不宣

寄王忬學

舊歲忬學出淮上僕病無以為別至今怏怏忽復閱  
歲豈勝瞻企遠惟德學與日俱新雖關市之征暫屈賢  
者然淮海間真一備人風采所及關係亦非細故也茲  
奉上祠部所抄者雖嫌且病日就衰頹矣慕迷之任却  
真有望吾忬學也介夫素多病持服南歸離甚念其不  
勝喪也會際乞寬慰之萬萬下暄唯為道加愛不宣  
闊久每勤瞻企貴恙向瘳尤慰友朋之望提學異方多  
士之幸異時枚數門生所收當不止如程薛諸公也唯

近轉副馬曹忝竊過望惟是職業無補蕪之舊學荒墜  
得此祗足為愧尔故人亮知鄙意也承寄橫渠語錄感  
荷感荷丁君回脚附區區餘唯為道加愛不宣  
俾來承手教兼諭起居佳勝為慰介夫舉家卧疾  
在杭州昨已發書問訊但道遠未得勿藥之報日切縣  
念爾老兄博學偉器中州人豪區區總要豈敢自松正  
當奉助備武庫中一物資上六冊須付謹潔者留在分  
司內抄為佳餘四冊緣有圖畫却待公來再奉此書宣  
布未廣不能忘慮也知之知之披奉在邇熾熱唯加愛  
不宣

與陳明之

日承遠惠哀感感離兩年憂病殆不能生每賴故人  
書劄開慰寥寂而爾之獨無一書見及蓋不可曉數年  
游從之雅亮不如是悲也邊事孔殷職方攸係想倍勞  
經畫以助廟謀自始事迄今虜人入寇及我之戰守屯  
戍調兵遣將次第命屬更抄一通見寄如何蓋囿亦竊  
有隱憂欲聞之稍自寬爾不宣

回楊晉叔

承惠道鄉集奉讀手翰感愧感愧天部人才皆遜簡海  
內佳士如囿者奚能為後迺獨荷過譽如是邪青谿先  
生捐館士林惶歎不置時方多事老成人尤難得也世  
卿并楊馬二僚長乞道名暮寒慄冽珍恙不宣

復龔元之

昨房登之回蒙手劄副以厚惠存問周至感刻不勝囿

殘歲已除履歷於家事尚未得北行公兩舉大計亦  
不久居郡如東人之福未艾尚尔少滯今冬或得奉見  
都下也登之守已清白時流中蓋不多得感公惠顧甚  
厚屢為人誦之蓋賢者氣類相從有不約而同者理  
固然尔因其人行謹附狀首夏伏惟調護加愛以膺召  
用不宣

復蔣惟深

久闊瞻慕無已北年家居無便奉問間遇江東人士得  
聞起居之畧尔仰問領手翰并書幣之惠豈勝慰亮駐  
舟訪醫囿當躬謁但暑病初愈揚州多事不能任勞且  
猝不能出尔幸亮之貴疾入秋諒亦嚮愈濕熱多酒所  
積飲量須太節服藥乃効也二僚作古可憫德光家想  
在庇下玉露後冊奉抄名臣錄因北來書帙散亂一時  
不能檢出囿行期未定會晤未涯惟冀調護眠食即聞  
勿藥之望是禱不宣

與李叔源

憲旆出巡時勿勿不克一奉言論迄今耿耿昨揚令書  
至道執事欲刻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囿處取之囿莫  
山最謫嘗以不見全集為恨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  
今禮部程公錄而藏之欲託好古者刻行而未得也

領雅意欣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過但其中亦有一  
二處訛缺惜無它本可證奈何奈何然古書之行於今  
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遺山文章大家著術贍富如中州  
等集不行於世久矣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盛  
舉也全集四十冊納上外傳志題贈諸作乃囑於他集  
中輯錄者亦望并刻之蓋遺山在當時已為名人碩士  
所與不待後世始知子雲也須擇楷書有典則者另寫  
潔本方可入梓聞下許州規措想承委得人矣太康吏  
回謹附狀秋暑惟珍攝不宣

復毛貞甫

奉別忽再閱歲病軀坐兀踈於脩問自諒則無它也平  
生故人如貞甫者海內亦不多得囑豈易忘邪承手翰

不勝感幸之至

十二

併領厚惠益增感愧貴恙側聞遠和詢之南來士夫聞  
謂漸抵平復矣讀來論甚為縣念豈貞甫慎疾之至亟  
於東歸故為危言以撼僕邪不然則須急就醫藥也近  
時號知醫者皆詳於藥品畧於飲食然此二物乃相濟  
以養生者須兼擇之為妙宗伯童公論此最善瀕行訪  
問之勿以為迂也向年賤疾曾此收效所以奉告盛价  
面又值匆冗它不及一一慎加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乃  
囑至禱也

承手翰併領嘉貺感甚齒藥尤荷垂念之意更冀  
惠方乃收後効耳致政之章議定在任調理不知何為  
倅變守溪先生必詳及之急流勇退一時鮮見直遂  
之高尚矣第僕輩淺薄不能奉留為可媿也亨之承委

曲扶持有斯文骨肉之誼非楮墨所既藏之中心而已  
歸途徂暑惟倍加調護以緩後祿不宣

與程德和

向歲疊承惠問勿勿具謝甚媿簡畧人來每咨動定及  
嗣續何如與公俱漸老矣顧瞻身後甚使人無聊賴也  
奈何奈何恭諗寵膺華計在即署不久相會蓋不可  
期惟努力多男子為故人之慰乃至祝也廷章來自長  
沙否示知欲置辦香之故不知其所在尔妻兄子周  
茲赴病起之考恐有蹉跎行登乞多方一幹旋之緣  
納交疎且在服中不敢報奉狀也千萬千萬餘不宣

寄楊君謙

承屢賜問冗煩之故奉答不敏君謙當諒其無它也

不勝感幸之至

十三

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蹶以得者不滿君謙一笑亦  
以是沮於執筆尔知之知之與君謙雖同年在京暫得  
相聚未嘗厭飫交懽為快今皆老大矣它年相見恐不  
及少時意氣之盛也向承佳賓嶺惜緘題數字未曾開  
視一日杜樞居同徐子仁過訪索扇作畫乃出之柱為  
寫芝徐繼以詩可謂不負嘉惠矣因念君謙在數千里  
外何由得一詩乎囑即席口號云為惜緘題入手煙清  
風千里故人思畫成一事知還欠封寄江南乞寫詩一  
笑一笑今附金卿回煩作一詩明年託便寄來也往哲  
錄標例甚新叙事簡雅大都自一家之言正不與人共  
機軸者金小史未得奉讀覽著述之妙有餘本望寄示  
萬萬瞻款未涯唯為斯文加愛不宣

昨承寵示二絕誦之悵然病劣屢欲就閑但以貧故未決所媿不能如高尚者要自曾中擺脫未透尔陶史謹愿可愛承欲置一善地緣格於條貫無別有主者及期當耳為圖也惠橘荷荷齒頰間風味殆如坐菜飯齋中益用切慕尔周文濟過吳欲乞一詩此君謙援筆可得者渠託蚤致意附知近暄唯加愛不既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浣目昂珍禁齋飽饌之餘亦湏一嘗蔡覓之盤知世間別有此味也囑自視比來益昏惰不前又不及向之稍有可觀歲月無多祇增媿懼奈何奈何此可對相知一發歎也不宣

復姜玉卿

承示廣西事宜遼邈僕不能知聞之有識者皆謂非用其不可况公親歷其事績效已著仁人君子豈欲佳兵哉不如是無以除殘而輯衆也又論專重柄者多事因循不獨廣西為然使公目覩于此憤恨當又如何所媿吾輩竊祿不能有無於其間而賢者願久滯於外尸此者伊誰之責也時事日新邦輔必能言之楮墨不能盡區區姑此附謝漸暖唯珍攝以副士林顙仰之望不宣

復陳文德

奉別忽復閱歲疊承寵問感荷無量周南之擢乃公望實素手宰副省郎一閱選簿即擬是郡僕寔無推挽之力不敢誑也但去歲聞賢郎天折甚為縣念夷陵所得當為英物足以寬慰矣承示觀德碑賢者所至便有稗

古變俗之政健美健美祭鉅鹿公文讀之嘆息囿在此際甚媿受此公之知也願公有以教之比日為考察京官簿牒填委不能一一未涯瞻奉唯調護以屬時望不宣

復王伯安

清涼之遊得飫聞高論却悔在京時多間漫過日不曾數就有道也囿鄙陋之質推頹已甚所幸得良師友時提撕之庶幾稍有進詣平生所傾慕者海內不數人栖遲零落今皆捨我去矣奈何奈何承期待過厚何以副之祇益增愧耳鄙詩未成正以俗冗之故兼佳章玩索有味亦自難為下筆也尊甫老先生遠尔致政言之於邑承有微恙喜遂平復為慰未間為道珍愛不宣

復李宗一

使來承手翰屢辱嘉惠感感絮艾護膝尤荷遠念嚴寒切骨跪拜之餘當益感故人之貺也坐冗未得治筆研卷子久留齋中愧愧近不幸哭一未彌月櫻兒至今情思惘恍使者又徒回想公聞之且為我惋惻姑置稽遲不問也聞使旆已出齊魯之境諸寺僚先趣出之矣時事日新通中多邸報不具奉瞻不遠已寒珥璫不宣奉別忽再踰歲中間嘗兩致起居之間邇來側聞抵京英姿豪氣不減疇昔想不為造化小兒所苦矣欣慰欣慰囿泰竊過望日以曠敗為懼相知者何以教之諒於某便不以踈遠恕也今日涉園見杏花甚切奉懷比此簡至北土者亦爛然笑觴味之際想亦及某也未涯瞻

昨胡惟臣回附書想徹覽矣不意遽罹國哀臣庶皆有  
瘳崩之痛天意殆不可諶邪所建明者想應謹言之詔  
連日煩冗不暇抄看亮稱先旨也宣府失利五六千人  
至殺兩裨將人情洶傳聞廣復掠上谷京軍已出矣  
未知將來如何攘外必湏治內今內不治者多第一大  
蠹未去貽患不可勝言此非泓穎可盡者人回聊及之  
不一

余司勛行會附書舟行恐尚未達前狀已送南屏人事  
且待頒後納上湏再一簡為轉上也吾鄉之災乃至此  
極哀哀元元罹此凶歲果沴氣召之邪抑天殺也囿前  
疏宛轉許力止得免印息馬當事者似不欲此事出於  
僕當蘇秦時儀何敢言民稍霑澤囿之望足矣免折色

大世嘉禾集卷之四

十七

糧價 聖明寬大出司計之上萬萬但恐不能抹燎眉  
之急近聞遂之御史增饑民之數發折色之價甚強人  
意今京畿粟價殊賤若司農請發太倉積銀召糴百萬  
石每年軍餉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處之有道諒亦無  
流言於道路者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不惟此間不  
至傷農兼流通太倉之錢可以杜別項借支之弊且又  
不減歲漕之數賤極必貴貯粟既多又可備荒此姑就  
留五十萬言之若多多則尤善一舉而數利得所謂糞  
土中得此數十萬以賑饑也曾與張時行論之時行上  
言只欲將倉銀給軍糧兩月是欲白捐三十萬兩故司  
農未肯擔荷亦有書與巡撫矣宣之謂此議如何巡撫  
公各項財穀悉以便宜發之斷無長孺所不避者請勸

之它具別紙蓋自視淺薄無裨於民也不宣

與王應詔又前一首

使旆日過南都匆匆不及奉教悵悵別來忽復閱歲遠  
惟妙質統志遠詣益深將來追繼古人雖竊有望承諭  
來示初節行之士之見志尚所在囿不自揆念其志於  
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然此事禁諱已久又係  
聞見不覈源它日面談不敢輒託諸紙筆也嘗聞今宗  
伯公說戶部尚書王鈍公餘望扣其詳此事湏博問多  
訪庶得之一人所聞有限也又諭及徐生事生才俊可  
愛初年步於習俗稍不謹今雖痛懲往矣然已坐此見  
黜僕亦緣之得謗矣而應詔乃復勸僕徙之善人之域  
何其所見異於時人邪愛才一事斷不可與俗人言尔

大世嘉禾集卷之四

十八

知之知之之久辱盛意聊此奉復未間惟多愛以副何慕  
不宣

與汪憲副

囿頃首啓大旆南行不及餞別悚悚即日春暄遠惟體  
履清福敝郡荒歉百年所無暴骸中野殆數千計哀哉  
有生罹此厄運南望鄉園潸然出涕而已所賴執事竭  
誠殫慮多方賑拯尤遺黎之幸近巡按李公疏稱本  
廬鳳折色糧價兩淮開種鹽價大約已得幾二十萬  
謂若果有之南豐河北揀災之議可行矣使饑民併  
數月之費歸而護麥治田以湏秋望乃善後之策請與  
撫巡諸公一論之囿亦具書奉白矣近廷議欲發餘鹽  
之價漕漕船之米果得請尤為一助竊再報囿待罪無



不可言訣還定之日當拜公道左為生民謝爾未  
惟吳為民葆衛不宣

復王太守克承

竊仰德望積有歲年乃者天惠吾民屈守敝郡豈第  
之政廉靖之風宜我士民刑於遠近雖阻於官守不  
得祇謁廳事其為喜慶倍萬常情所念茲歲不登切勞  
綏撫布新除舊弭災召和伏惟有道將受厥明昨蒙裝  
飾綽楔增光里閭顧茲鄙陋獨荷寵私其為感謝曷可  
言既邇風引領薄此叙陳不宣

承賜座船方以未及奉謝為罪迺專使惠以手劄副  
以厚儀人家生兒亦是常事第雖行薄得子良遲重煩  
仁慈垂念枉賀拜領之際感戴莫勝使回先具一啓秋

仲北上尚容超候廳屏稍伸謝臆殘暑猶熾伏冀調攝  
以副下情不宣

竊頃首啓久曠修問甚勤瞻感揚民之饑而泰為甚幸  
賴執事陳言設法畢力賑拯還者 聖明憫惻窮民免  
徵折色糧價免印孽生馬駒可謂薄征矣不知廬鳳與  
本府米價并兩淮鹽價果如御史遂之所言否如有之  
乞懇申憲臺分方計口併數月給之為勝曾子固河北  
採災議甚當今可行也此外各衙門錢穀俱可便宜發  
之矯制之罪必蒙弘貸併乞轉達廷議又欲蠲免各項  
征科亦有請再留漕上米者行否竊耳奉白不宣

復趙叔鳴

竊向在京師奄罹大故疊承弔慰情誼篤至盛儀遠別

感荷益不可當抵家僅襄大事不意復有亡妻之變寧  
懷痛割疾病侵凌益不自堪幾至盲死痛定思痛恍然  
如一人鬼關也屢承手劄并即報之惠極慰窮廬但哀  
悵無聊未及裁謝兼自去春便聞有監倉之差又未委  
軒旆所在是以迤邐至今尔罪媿罪媿惟亮貸之徐東  
方要害之地高山曠野足可登眺公餘必多傑作便中  
幸寄示有玉照之者雖故人也請過而問之張一比未  
政語甚佳揚須荷朋友也知之知之會晤尚遠惟調  
蓄是祝不宣

去歲承遠顧擊舟訪客百里之外此風久寥寥矣顧雖  
何人當此高誼感媿感媿別後異即能詣京奉謝不意  
多事牽滯迄今尚未成行如菊月未離計在明春永泮

不勝感戴之至

得挹顏采矣時事近如何家居每切耿耿明之職方想  
籌邊無暇頻年不報一字相見乞致此意且道元之離  
娘季也畧垂照之漸寒惟加愛不宣

郡守回承手書日報新詩之惠自顧淺陋何以當名流  
知愛感媿感媿小簡昨附元之致謝想徹覽明春擬行  
面際得觀縷也三詩清古甚得選體送獻吉兄者絕近  
東野叔鳴天資粹朗又能玩味古人語趣固自深到也  
第衰懶不能奉和耳奉晤伊迺未間加愛不宣

復張一鳳舉

久不得君書方切詠思承手劄及枉示秋興諸篇思致  
妙逸讀之爽然豈勝開慰以君文行清雅出宰百里宜  
有不釋然者但叙文與詩苦語校多半山老人嘗言少

為句忌歎悲哀恐君不免坐此爾古之志一  
有臨氏為憾淳安雖小山水頗佳要當雪  
多斯氏為樂笑談詩詠以奔走期會為不足  
願望於君也政成譽善自有識拔之者豈久  
恃舊輒叨唯亮納別紙所示非相見不能悉  
加愛強政不宣

與立書來稱鳳舉政務通敏所守介然為諸  
與剡薦當可必也雖為過不遇於鳳舉何輕  
第朋友之私為賢者得不能不忻快尔第四  
膺不幸以痘瘡夭折初承議婚時囑不敢遽  
約者正虞此厄尔今果然矣奈何奈何蓋締  
自不易也人便謹附狀未中加愛不宣

不奉問耿耿揚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之

主

昨昨往府中承專使盛饋抵家啓手翰甚愧使回不及  
附謝也吊訪之誠確積久矣但服闋後便為人事迤邐  
至今目下緣繼室納采尚未得出東田之會計在春夏  
之交却不煩賢弟輩遠候以重囑稽遲之罪也寓居公  
館似便想日得聚首問則就假高榻夜話如何奉晤未  
遠益勤瞻詠不宣

昨貴价來冗中復書甚愧不謹緣賤目至今未爽朗不  
能致精於筆研間也中年來多病遂無溫故知新  
之益恐便了却一生尔奈何奈何小姪比來勤學否渠  
輩不知歲月易過請時以此意提警之米肉薄助學堂  
之費歲晚寒冽唯加愛不宣

久不奉問耿耿揚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之

喜更甚於人人也小姪迎來試卷稍佳但疑非阿戎之  
筆試面試之然在珠玉之淵或能掇拾一二亦足以駭  
衆也如何如何奉請賢弟回始謀者旅出尚未果還聞  
該館城西乞令小姪請間聽教蓋區區之意欲往來二  
先生函丈冀所得當益多也但又惧其駑弱不能領畧  
耳乍暄涼重不宣

承枉手翰備悉雅意感刻感刻貴目想即清朗矣且戒  
筆研完養之異時乃不再發也令弟鵠舉不鄙以佳作  
一冊致書于僕病中得一快讀清新奇健真擅場之作  
緣病暑後憊甚不得細看先附知之家僮行強病聊此  
諸留續布不宣

與王欽佩

不奉問耿耿揚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之

世

久不聞起居耿耿誌文刻否其中疵類不惜再見示無  
存形迹也囑疾勢如舊要之且不能但不得健勝如  
往日耳奈何奈何新春惟抑哀加愛是祝

寄謝德溫

昨承手翰冗懶兼鄙作未就未及奉答病劣之人備員  
留都已踰涯分辱德溫垂念何以堪之感愧感愧輒有  
瀆江西盜賊狼兵之害近日愈甚今當事者既不能  
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兵禍延蔓殆無已時  
蓋狼兵既難猝遣諸餘又難變易囑謂莫若擢一大將  
有威畧者領京邊官軍數千人奉勅前去督同狼兵  
剿殺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  
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



其心以弭後患此區區臆見未知如何亦有書與  
鵝湖先生矣願請懋貞廷尉同往議之如可採行須臺  
諫交章論之千萬勿謂此議倡於僕也不宣

與黃綰秀才

承惠長書并見謝李二先生書快讀數過為之悚歎無  
已曩固奇足下及今益奇正學之擬自度益非誑也今  
世才敏之士甚多但為時文所拘格卑氣弱養成一種  
軟熟衰頹氣習以致行已涖官皆無足觀獨足下超然  
於古文詞邁往之氣特立之操間見諸楮墨間此確所  
以欽祗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鑿空逐影妄說後輩以  
自要譽也勉旃勉旃宗賢乎端有望於子矣所論時事  
在引拔人才最為至論南軒論東漢之季意正如是惜  
其之寡弱不足勝此而疎遠之地且不得與聞奈何然  
此心耿耿因足下語固當廣之耳近時士大夫如蔡君  
介夫王君伯安皆趨向正造詣深講明義理不專為文  
字之學今介夫致仕歸泉州伯安雅有山水之樂計不  
久亦歸越中以足下卓識高才服闋後間出往從之游  
所得當益勝矣特知不覺翫縷未涯相見抑哀強自愛  
不宣

復曹御史廷輝

遠辱手翰併領嘉惠寵感寵感執事高風海內人望  
以不得奉瞻顏範為憾自顧淺薄無以助之乃辱  
益增悚報南望襄漢惟切瞻望而已因錢丞行便  
狀丞在下僚甚賴垂照荷荷未由趨謁惟冀調謫

以副望望不宣

復馮侍御執之

吏持手翰至承招金山之游得陪兩侍御覽江山之勝  
何其幸哉第輩自四月來病目病軌病泄瀉今幸稍愈  
尚未能任勞平生有疰夏之疾盛暑將至不敢不防舍  
妹早歿懷抱不暢老父自喪愛女終日鮮懽舍弟又雙  
小姪在揚晨夕無人在側妹家在此月下莖誼當臨送  
開槓誦帖逸興飛動恍然如在金焦但病身多事不能  
趨召徒增企想之恨耳勝遊佳境臨期齟齬諒由鄙俗  
素無山水之緣也奉白大綸侍御移在初秋如何不然  
只努力陪公狼山一行以償宿約耳徐令暫謫非公之  
風力都憲之扶持殆不止此 寬明惜先入者瀆

之然不久當有賜環之寵也橋記欲作二篇乃兩生將  
順盛意云然要名之私雖雖愚不以此窺公也大綸會  
際乞道懷仰之誠天熱奉勸少飲故人相見恐不覺酣  
適也金山回想即過泰餘留面既不宣

謝集小叙既辱命容十數日奉上文津記亦欲及吾兄  
未還旆時呈稿但近來俗冗文思衰落急不能抖起尔  
分司遺址不能忘情者其地在城中可避它處有長地  
可作林池為晚年休閒娛遊之處就之亦便不能修  
葺且靠吾兄寫官券認下異時跋文載終之豈敢迫也  
觀衆書乞抄一本見惠萬萬內官偏死老人須勘報何  
如為進止澤文但只據事直書不為激訐之語乃當漸  
寒保重不宣

復歐季先

又聞無任瞻企浙酒之惠至今飲醇感甚感甚大藩政  
撫滿人口計遷轉當在不次聞之輿論蓋然雖抵京  
復除前職役後為駑駘間無補於事只合克一團長亦不  
足為故人道也昨過衙門聞令姪守舍以課紙訪之不  
獲相見為憐前民近被京營清牧馬草場奪其良田數  
千頃甚是凋敝但郡守稍能撫之為可慰耳會晤諒不  
遠來問惟調護暇食以副傾仰不宣

回劉希召

雖向以諸生當辱宗伯公函及得以文字附諸集中既  
得以為報又雙託賤姓名於末何幸如之但自顧淺薄  
不敢犯不韙之罪苟且為之是以前者聞命懇辭寔此

不韙之罪

手札

之故非有所飾詐也希召意既堅甚且假以歲月囑當  
努力奉命相知十數年又何須一觴相屬乃為他日左  
券乎甚媿行已無似不為吾友取諒也今日坐冗須晚  
始得抵舍希召裝久矣明日即望首塗毋以囑不果為  
念也不悉不悉

短別更不得握手一笑雖亦自厭壓冗不待故人見誚  
也鉅鹿公家事得希召董之平生受才今會其報美古  
人感知已嘗數千里會壘囑以廢祿故不得往赴一慟  
負媿何可言所賴者得希召此行爾方伯高公文德太  
守皆篤誼之士相見乞致鄙意嵩洛間當有超然之作  
無惜寄示萬萬公差事竣謁病告歸它日自無更議但  
欲文移歷歷明白爾使中保練不宣

與季巡按

昨韓舍人行曾附手簡想徹覽矣人來自揚者恭聆執  
事及汲掾荒措置財帑防禦盜賊憂勤不置真兩淮生  
靈之幸也蓋此事本無善策若拘文法守故常則事何  
以濟哉近張給事時行又建言請留漕餉之米戶部并  
執事前奏覆處囑屢懇於當道咸以留為請但恐不多  
有亦吾民一助也更冀執事一面令民護麥一面料理  
犁種以治秋田乃可以善後蓋靠官賑濟終不可常也  
瞻瞻尚遠保愛不宣

雖此者兩奉手啟計徹行臺矣所請漕米與張夕即本  
同獲准留一十四萬石報具別紙凡士庶至自淮揚者  
莫不於執事稱誦感戴往往有泣下者謂非執事死者

不韙之罪

手札

殆多十數萬矣古稱活千人者後必大今執事所活無  
慮十數萬它日天之報施當如何哉仁人君子固不計  
功謀利然理有不可誣者非囑之諛也第聞迄今未雨  
麥已稿秋又不可望江淮為南北之衝將來事變殆不  
止一方之餒而已此則更可憂者今執事旋京不遠更  
異及此餘日益發賢蘊大圖經久之策以為去後之思  
使老稚竟免溝壑之填強壯亦無潢池之戮益固邦本  
以終大惠則執事功業之茂又豈囑區區筆舌所能盡  
哉特知輟觀縷然亦執事所樂聞也未瞻侍間伏惟為  
國加愛不宣

復張黃門時行

佳章筆勢縱橫剴切反復說盡事情僕嘆伏球時

道執事素蘊非偶因鄙言而發也聞司農欲會議處之  
鹽事且必不驟論恐有所觸并此廢格也聊此復不宣

與劉東之

瞻啓春間迫于公事不克奉送途中滿興一會過青縣  
聞之館吏云舟行過此六日矣悵甚悵甚入夏想已抵  
家遠惟吾兄孝心純至哀痛曷勝切望抑哀就禮為它  
日顯揚之地乃友朋至願也京西臺院屢見題咏輒馳  
企慕渡白溝次金臺高韻一首錄在別紙附上讀禮之  
餘聊紓哀抱也不宣

與李茂卿

屢辱寄問感感近於馬思進處得公諸詩皆豪宕奇偉  
無今人軟美氣習讀之快哉快哉和陶詞亦佳但蕭散

入集卷之十四

十七

冲澹之趣便不得如陶然公人品高將來造詣亦當  
到古人也僕淺薄多病學問漸廢道路遑遑不得數從  
交游之後奈何使中唯不惜教者是望春暄慎重不宣

崇文集卷之十四終

崇文集卷之十五

書簡

寄仲與立親家

五月間風聞令弟祠部不諱遽甚驚疑及它處得訃  
為之悲痛數日以令弟溫明篤厚何以有此豈迫於數  
命造物者亦無如之何邪苦事苦事遠惟吾兄友愛切  
至何以堪此即辰不審動定何似當此大故要須以理  
遣之況二老親在堂尤賴吾兄多方寬譬乃底康吉幸  
勿過於哀戚以重老人之悲也京師積雨後上宅垣屋  
間有傾頽處亦僕等視不謹之咎目下稍晴便為修整  
矣知之久不獲便奉慰此心耿耿元弼行附此它候續  
布不一

入集卷之十五

十八

承惠長書并領書札果是日早使府人至又領歲前  
之惠存荷遠意感荷何可言自去秋襄事後遂葺敝  
居薄冬月泥水決通至今未得竣事時拙舉贏頗費  
心力二太宜人前未及走使奉問起居罪媿罪媿唯  
一致書天祐為安時務學益承公之囑也承諭官中  
弘立云為公急於公讀近日諸公亦已相信則又為  
公喜居今之世工身處累難難古人謂智圓行方  
亦不獨今世為然也第離之病正亦坐此雖鄉里稍有  
識者亦以迂闊峻矜目之竟不知何如處世乃能無忤  
爾者賢往哲自有法度豈能一一顧恤流俗哉風吹  
荷吹嗟惜才愛士固公之盛德雖亦與有寵也公親老  
門戶豐盛遠宦蓋非本心幸稍安之名實既乎諒不久

滯於睦也瞻奉尚遠唯葆重不宣

昨承厚誨盛惠禮儀繁縟有加無已感刻感刻瀕行亟於歸母不及再奉高論殊為快快所欲示知者且讀有手諭見及也抵家備道尊眷慈愛小女之意皆喜無

致意心適近也人回聊此已集抑哀自愛不宣  
近訪父定不曾看筆箋讀之亦不敢率爾奉覆也  
小女既歸不知効否前承手諭下慰周悉感刻感刻數  
日內當遣人視之近日除拜如何邊事亦稍靜否因便  
示事在延惟極哀懇會是祝不宣

近訪父定不曾看筆箋讀之亦不敢率爾奉覆也  
小女既歸不知効否前承手諭下慰周悉感刻感刻數  
日內當遣人視之近日除拜如何邊事亦稍靜否因便  
示事在延惟極哀懇會是祝不宣

不宣

不宣

不宣

北上彌月者在仲季間矣此時入夏豈能行邪承寄會  
錄但未得享之甲第之報縣縣儲楠是故秋官世資之  
族昆弟亦嘗叙宗盟通往來兩日盛傳何非是狀頭如  
何如何果然益為鄉邦增重矣小女甚繫遠懷但跋涉  
重湖且不欲之來異時再奉書為進止也見素先生謬  
舉及囑甚荷故人之知然人情時事極不宜有此已發  
使止之但恐無及此正人以為第囑以為慎者須面悉  
大聲口傳并帖中演其餘意者珍領無量靜乃蒼陰之  
要訣即今五六月陰初生切戒容止天祐且移移於外  
今結夏課可也誌文竣奉稿亦不久滯矣體體體體  
林又失此老可為世道惜也奈宅人回謹狀後未中  
愛不宣

與葉貳守

舟中得奉顏承聆雅言幸甚幸甚但恨匆匆遽別爾首  
夏伏惟動履清裕府公所疑者想一揖即釋然執事至  
誠有素諒無不動也軍鮮不知詳乞否囑茲具狀恐後  
時矣然亦欲致感謝之誠修河之役農月僉夫甚擾即  
欲作書懇曹公請寢之不然移在秋冬間但不能必其  
聽否耳須執事極力斡旋之也王生許惠米恐須一指  
揮縣吏憚執事嚴明州家以曠役申矣請置之如何登  
之託賢郎所餽名酒已拜嘉矣餘不宣

聞貴體愆和甚切馳仰署印兩月吏民畏悅如李臨淮  
入郭中令軍部位旗幟令人改觀補偏起廢想過勞神  
用也治瘡不宜用斷藥須詳所以致此者先治之瘡母  
既去則瘡不斷自愈矣此僕已試之方也承過有褒拂  
敢以意奉復比日想勿藥矣猝不能出謹遣家童奉問  
起居不罪不罪

不宣

不宣

不宣

近辱手劄諭及饑民及抄得撫巡奏本讀之內有備執  
事所呈者含悽出涕不能自已哀哉吾民厄運參會奈  
何奈何囑待罪無補媿不可言僕僕然懇於當路祈多  
方以賑之如免依息馬發鹽價蠲折色皆 聖明仁政  
又有生民困苦朕甚惻憫之旨囑謂即此一念可以變  
沴為和矣近張夕即再請留漕餉米其說甚當下戶部  
議亮必有所濟但百姓無麥與禾靠縣官賑貸恐不可  
久耳鄙意欲行會南豐河北抹災之議使饑民併得數  
月食價一面使之護麥兼治秋田乃可以善後亦有書

與行臺美會際請及之憲副汪君與執事素相得同  
于揚疲民之辛也餘具別紙不宣

奇高揖之

別久甚切縣慕吾兄才具豈宜浼以司征第為曹局所  
限爾自公多暇湖山佳處必多吟詠亦足以暢發逸興  
也雖近叨貳馬曹自顧無狀躋趨優職祇增慙愧不令  
叔先生憲譽日章昨使至論動履甚喜知之知之相見  
未涯惟保重副速大之望

復仇東之

兩辱手翰冗懶不及裁答悚悚三士記前有諸君題跋  
令人閣筆暇時亦欲彊綴數語但恐汚紙得賜罷免乃  
幸也如何如何二書承校正非但嘉惠後學想古人亦

不刊之書

四

於地下知感矣谷音疑出清碧一手恐未必然此固高  
明不定之論但乞勿出此語後生輩一聞之便謂古書  
古人皆不足據妄生間議論也知之知之校本僕亦竊  
正數字奉觀請再正之仍乞發下餘一冊并筆談古文  
四冊納上稍備書府之缺它書俟有蕪本者當再續奉  
也楚語如點勘過就付去手良便它不一  
雨後新涼快人燕居想超然佳勝但苦坐冗不得數索  
言笑每用耿耿爾谷音所載皆志節慷慨之士讀其詩  
思其人可以慨然發歎也但中有錯落處并其人出處  
有見於它書者請校示之筆談楚語亦乞校正此事正  
須行秘書下筆談先望着筆欲寄去陽羨使之速改謄  
本得不多傳也知之知之筆筴聊將意幸納之

與沈儀賓寶

承惠長書并領楚葛感甚感甚東坡才絕古今何可輕  
擬厚獎祇發一媿然不敢謂後生中無人也心地頗爾  
開明乃學問精專之驗當要究經學涵泳義理為勝奇  
書異冊雜人聞見不須收蓄此雖痼病今稍悟矣奉知  
奉知尊丈先生庭訓有素亮不埃嶮之贅也彩侍間乞  
道嚮慕之誠行人立促書不能悉

與徐興之

承就鑒過此此間眼科亦少佳者在吾輩寬心省事自  
料理之爾僕初病時甚乖悖息後來遂作故疾痛定思  
痛此可為戒也去歲甚關欵問迄今悚悚昨承手帖喜  
動顏色知吾兄德度大勝昔時交游間正須棄捐細故

不刊之書

五

乃可久也蒸鵠樽酒聊以軟脚踈賤目稍快面盡契闊  
不宣

復周元弼

承示令祖母喪應否承重僕禮學素疎燕比日目疾又  
不能檢閱書冊甚媿吾兄下問也奈何奈何示謂不當  
承重者想據祖在為祖妣杖杖之說蓋古者父在亦為  
母杖若今制則通三年矣嫡孫承重者以此推之寔亦  
相同但錄與律皆盛代之書不知誰為後來定本今却  
難於適從爾且從貴司行一手本到更禮二部看詳留  
都多議禮通經之士必有至當之論使孝子慈孫得不  
達於禮也臆見如此請裁之頃進士煩致鄙誠憂患中  
得故人詞翰慰不可言矧目疾愈當附狀奉謝也他不

龍一光亮之

回沈公茂大尹

縣人至又領手翰并厚餽存承雅意感刻感刻自愧鄙  
劣何以得此於公茂也令祖母治命情甚篤至俟考覈  
日百方一歸以襄大事乃盡慈孝之念顯揚褒贈此計  
日可得者姑待之史公相會僕盛稱治行之美史公亦  
素知蓋鳳麟芝草人人皆以為瑞理固然也所請丁口  
僅補闕之無庸過慮為民一念惓惓不已如吾公茂者  
豈多得哉石坊賴德元年兄已面諉府中矣更須一牌  
令其竣事回報事乃趨辦也便中煩畧及之人回謹此  
陳謝新歲伊始唯葆愛以迓寵祉不宣

與沈德元

昨承寵顧并領厚餽感甚感甚牌坊重煩垂意既不破  
敵州財力諉之府中事又易集且使離掠無擾鄉人之  
美非公裁處曲當奚能至是感德之私藏之中心而已  
第府中事冗尚未暇及鄙見欲請專發一牌委一判倅  
信令其竣事具報事乃趨辦也宜否裁之因便謹此附  
謝春氣尚寒唯慎節寢餽不宣

與葛廷光

向聞使節過江東急欲趨拜舟已發不及悵悵承惠鳳  
池吟稿汪公名蹟久湮聞於後者賴有文字之懿自非  
執事表章鄉哲則并此集散失矣甚盛舉也欣忭欣忭  
但標初得抄本後集有胡仲子標註末有三叙聞前集  
亦有標註唯今閣老立公家所收本有標註不可并得

三級不可不刊謹抄上乞付之梓也奉侍未涯唯  
加愛以履遠大不宣

與貢元禮

久不修問屢承垂念感感奉瀆少辜童先生以年近七  
十有謝事之請先生文學行義為士林之望兼之才識  
宏博施無不宜敷歷雖久未究其用遠惟執事當掄材  
之任奏下之日萬乞助堂上從容留之蓋先生之去於  
已計最便但如此老成人時所鮮得貪賢尚齒使鎮薄  
俗亦盛事也執事知之素詳必有以處之特故輒叨叨  
惟亮察不既

昨劉楷勳行曾附書納上所瀆想不以為忤也然僕意  
更望開納遂為成例不知如何如何近見復泰公咨詞婉

與楊重光

意到嘆服無已此雖介菴看詳大率想出公手也士人  
夫多文學固佳逢時遇合施諸有用則尤難也公所事  
者今恰為不負矣未中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別老兄

六年矣耿耿在念關於音問病與懶無之改  
使來承華劄新詩連篇累牘奉讀數過不置宛然如從  
重光吉甫攀緣上下於武夷雲谷間也仰羨仰羨中州  
集未領全帙它書更望致寄如何書坊之便以是奉累  
爾良會未涯加愛萬萬

答王宏文

悉別忽耳閱歲豈勝瞻慕每與舊將文酒之會肯懷言  
云左劇耿耿惟願官南圻將十年所納交者皆一時

如古人交游錄故人外傳之類公之盛美幸稍知之  
三司留王公疏家無抄本此正所當載者乞錄寄萬萬  
幸之勿語它人也向懇轉抄者如何已竚竚兩年矣未  
涯相見冬寒唯係練為斯文重不宣

與縲全之

別來忽復閱歲士風日變時事日新令人抑鬱而無誰  
語仰屋竊歎而已緬懷諸君子直躬義色心未嘗不在  
總督者報復被劾之私可笑可笑野亭被逮昨亦根  
究得分曉聞彼復有後言將來不知何以究竟也確在  
此為人指側久矣跡甚孤危然思之禍福得失斷有不

十六世文集卷十五

可迴避者吾人當安義命豈以在彼者奪吾所守哉承  
惠藥食黃精尤病體所宜珍感珍感瞻侍未涯未中為  
道自愛不宣

與邵民愛

伊德載到家始知民愛入蜀抵任聞郡事煩甚吏民亦  
難馭檢身率下乃民愛所優為聰察之餘濟以寬大則  
尤得枚守體矣特故報及此不罪不罪道遠不得時致  
書泰觀未涯唯加愛

與陸希遠

別後每劇奉懷承手翰并惠感愧感愧吾兄才氣豪俊  
出宰百里良非所好承論謙撫太甚益見省躬奉職之  
美東坡自海外歸劉元城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之東

坡也蓋自古名士須稍經抑滯遂到及佳况吾兄寵召  
有日非久淹下僚者曠冗食無補視吾兄得據所蘊福  
澤一方尤可愧也良晤未涯惟加愛以副傾企  
承手帖捧誦之餘竊見希遠以抹時行道自力仰羨仰  
羨東方凋瘵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章民何幸得  
賢今如希遠邪士君子行志澤物最是樂地此外蓋不  
足計也僕年來甚為疾病所苦幸此閑散得以竊祿承  
過譽祗增愧悚更望有以加誨也未中調菴不宣

荅盧伯綱

寓居咫尺無便不得日置書問然此心縣縣如接面談  
也見廷重知公動履甚詳大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  
獨窮居者然也公讀易必善處困矣去就須自決若居

十六世文集卷十五

天長當起廷重時買田築室聞欲它往恐賢主人不能  
過廷重也思之思之承欲歸蜀極是畢竟它鄉只可暫  
寓歸裝稍辦當自決往也臨楮不勝區區

荅文太僕宗儒

昨相聚甚希別後瞻企切切謝病之請淺薄既無以留  
又從而縱更之去誠鄙心所未安也承諭愧悚文書久  
下京府尚未契勘到也公方時屬望豈便高枕卻事和  
菊田詩稿曾收輯否切切望未中加愛不宣  
昨賢郎過此承諭及雅太夫人憂尋訪之館舍說即過  
滁陽矣不及附慰罪罪范菴捐館九百賴公經理義氣  
浩然直前不顧足收此公取友之效如僕者真可愧死  
也承及作狀僕豈敢以鄙劣辭但備晚及門牆其五十



歲以前履歷及所上封事皆未知見伺徧訪出奉報郵  
意謂莫若各出所聞見畫一付之一人採擇似為詳盡  
在南京者僕當圖之吳中及它處却須公任其責爾楚  
頌手卷是南京張允學家舊物有帖子可証望轉出與  
之亦為范菴完信也家僮不久詣吳餘俟續布

荅黃良貴

來翰可作此詩之跋便當聯為一卷也使我公入座當  
有擅場之作餘子歛衽矣此後願受約束於旗鼓之下  
幸勿麾而出之也真切真切徐生此幅在舟中書苦無  
佳紙筆故爾僕惜渠才翰正欲呈美於公然篋中適檢  
得此渠亦可謂不遇矣知之睡起奉荅不周不罪不罪

與郭太守

瞻拜啓去歲敝州缺守詢之選部以執事薦薦不勝  
欣慰此時計已下車矣當此饑歲民逃且死望良牧守  
真如赤子之望慈母也第公私無備倍勞經畫耳頃者  
聖明特蠲秋稅折價免歲報馬駒今又廷議請免一  
切科派州縣可一意採荒矣愚見謂雖流離凋弊之極  
一面守護麤麥一面處置牛犂種穀以治秋田乃可冀  
素榆之望不然恐值和調之歲亦無所得矣恃舊輒瀆  
未由庭謁伏冀為民加愛不宣

與外舅朱先生

昨歲暮得亨之書始知尊丈復監新正之使違起居之  
問甚切瞻想遠惟尊候暨眷聚諒各安和介福敝州站  
上人回又得亨之徐州書說北方土已潤不可陸行正

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馬  
往往陷泥淖中却甚為亨之幸喜也雖與室人俱粗安  
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決進止疎再報也奉侍未涯  
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諭亨之內弟高捷與公體察室人欣抃無量但  
未得即奉觴尊文前裕賀也進士第六不知得泥金帖否  
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母生朝想讀假暫歸為壽專  
使將菲儀致遙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則賀賓之  
後悚媿悚媿初夏惟冀調護納福不宣

比得楊子灣手書知尊丈復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  
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鄉友即亨之有書見寄頗有科  
選不滿之意雖已兩致書寬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

意邪雖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俟果成行  
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嚮愈今愛  
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餘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嘗懸懸於左右人來輒諭與  
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豪之主蘊蓄遠大一出便  
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出處也齊東野語煩留  
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爾鄉里多  
後來之秀想在治鑄中矣示知文玉親家病廢小  
妹孤甥甚為縣念念之輒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  
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與方嘉伯



行時不及再送想諒之鷄鳴清曠又多佳士友結  
誼最宜聞入秋暫歸冀得一會離不久亦北上也僕  
子已晚不欲張皇親友致賀俱堅卻喜丈先生前奉  
書亦不曾及恐盛暑勞其使者往來不久亦當應會  
矣如問及煩婉曲達之因源潔行聊此未中玆不宣

回胡教諭彥深

久闊遂不知彥深出處承手翰乃知典教淄川此寔一  
方多士之幸居閣想益肆文學追跡古人計不久又羣  
試禮部堂吏然在人上也淄令尚未新除僕當亟言於  
選司擇一明健吏以副吾友勤民之意但知人亦甚難  
唯以盡吾心爾僕東之方正文學之士交游中難得者  
惟彥深知之相其姪也幸篤而教之萬萬書帕將意不  
足於惟規愧愧它不宣

與理居

承恩佳畫珍感珍感比日病困不及奉謝唯亮之谷音  
所寄諸詩音調清激小傳尤簡切可愛離讀而悲之奉  
觀當動櫬居懷古之歎也紙二百番并帕篋將意此非  
潤筆之餽也呵呵它留面既不宣

同陶雲湖

數日稍聞歌昨聞騎從出城蒼想遂平復矣公性  
度耐事極不可得想是靜觀既久於禪林無有所得故  
一切難苦皆不能動心也嘆伏嘆伏東行擬在何日要  
與兄與公為別未中保練不一

與朱亭之

得手翰知貴眷納福但尊舅微恙不意尚尔淹滯計秋  
涼當勿藥矣監假已久想即治裝此時過江最宜慎重  
慎四鼓起看星月明朗四無雲翳乃可渡也江東回動  
定示知它不一

站船人回得手翰知舍車從舟矣計程想正月盡可到  
也大母在寶應尊眷在南雍已專人奉候獻歲俱納福  
亨之可無遠念也離趣裝且行聞徐濟間路甚澁不敢  
盡室以出俟州守回諗之如何再為前却或者離先聲  
身先行大科之賀尚得不遠奉見也不一

離自三月十日得亨之南宮之報與令姊欣慰無量元  
德回始知被廢吉士之選亨之青年美質宜與而不得  
離甚惜之然此事亦非人力所盡為吾曹自處正在於

不盡書

三月廿五日

賤命而自力也又聞懷歸甚切丈夫四方之志此其發  
軔亦宜稍安之馴習既久它日可以當事也尊丈先生  
四月過家在此祇住兩日體氣比舊甚健貌亦加腴矣  
論諸事切皆安吉可實遠念也離入秋北上相見不遠  
未中慎交納廣學問是祝不宣

久不得書甚切懷仰部中兩次辦事官皆未回想有書  
在彼副總時源追賊至黃州止百餘人劇賊劉齊亦在  
其中源索舟過江湖廣官兵見賊少欲專其功止源勿  
過源回兵往壽州賊遂奪舟順流而下五六日至南京  
在和尚港住一日南京操江并守禦者怯懦無謀賊守  
風至晚遂揚帆東下抵金山掠瓜洲鎮江南京官兵  
去應故事追襲竟不敢發一矢可謂無人之甚其賊聞

月十五夜過南京今日家人來說因鎮江調兵相拒賊  
東過太興沙上人家已遭其焚劫聲言要入泰州過揚  
州北上又捨舟從陸矣奈何奈何今日已發人回家探  
看并搬移入城天兩日酷暑病體正費支持又聞此不  
勝感蓋老父在家千條九重微官真是何物也此賊  
料之大約要逃命江海之間如往年施天泰之類費許  
多氣力纔得捕滅非旦夕可以成功若如此邊江沿海  
州縣何以克當所恨者黃州人不宜止時帥南京不宜  
輕放過耳此書煩與洵姪同看安葉諸公皆當責亦  
與之商議早為處之情迫詞隘恕草率

與王肅之

久闊僕則病家居邈然不知肅之出處使來承手翰嘉  
惠始知提兵川蜀以靖賊徒朝廷簡用可謂得人矣  
今渠魁已得餘黨漸平計不日凱還當登壇大拜也僕  
已改官留都碌碌無足為道永由奉會軍中更祈保重  
不宣

與徐子仁

卷價奉去恐不滿進生之望但僕輟俸錢為之多自不  
能辦瑣瑣論價不惟諸君笑僕寒乞兩太史聞之地  
下想亦撫掌大笑也甚媿甚媿  
宋君來開緘得令兄隱君之計苦事苦事此翁  
遽厭人世而去邪又聞以三郎託足下死生之  
之情令人悲痛老兄之意自顧諸子劣弱以  
示足下知之乎當受而撫之也途中計與以

日抵家在足下亦云快矣別後雲湖以七月  
不及相見有畫先託亮之轉寄到否知之知  
已託東之校過目下作得一叙便寄去陽羨煩  
之勿廣傳布也韵會望轉致并圖書一切見寄  
萬京師交游皆有後期之望然足下身事如此恐不得  
身出門也寒近唯好將息不一  
久闊豈勝懸念亡妻誌三原書甚感甚感聞新居極  
寬雅經營想未斷手指提其傍便若與諸君宴坐其中  
矣矐眼滿終求一老江東也內姪鍾甫質敏可與  
語茲以事適江東如有所託煩為垂眷也千萬千萬臨  
紙不能盡所言看寒惟好將息不具

答王公啓

所論已悉未得手帖相見間已及此意屢枉佳貺何以  
報稱感愧感愧惠茶未領豈非缺汲中冷同餉之乎計  
不化為烏有先生也已暄唯加愛

與劉職方本升

久別每勤瞻企時於務教尚實處論知起居冲裕為慰  
數年來交游多事委舊隣皆易主栖栖朝夕唯僕  
一人閑居獨念不勝故人之思也停兩年亦甚為疾病  
所苦坐此缺於修問罪媿罪媿貴體向愈想不日復起  
冀得再續前好但公一出便膺顯擢不復再滯於此矣  
聚合又未可期也便中時惠音問乃幸

與姚秀夫李惟正

袁武庫回解裝得聯句展誦恍然如對言笑也快我快

則以文之資友相環之福接戈握印固知將鍾之  
特奇而禮敦詩豈藉外家之膏馥愉情莫既故簡以

### 與周近仁

歲初在京承雅愛感荷賢郎在此以舊故屢過  
寓愧無長助也稟然向舉與有寵華忻幸忻幸遠惟  
明期以遠大亮不遠懷然弱冠登科有子如此亦可稍  
慰也無由劇賀謹此布狀寒近惟調愛不宣

### 與姪男洵

自汝北上每念汝道路辛苦水霜寒慄不置然男子四  
方之志亦須備嘗艱難它日可以當事也計汝新正到  
京矣江米巷段廷用是吾鄉人其宅乃仲親家舊宅有  
間房可借住彼無不肯也惜不曾早與汝言恐今定居

矣又我曾寄一青紵絲楊青鼠皮襖一領與葉景華拆  
賣近葉書來說為劉敬夫取去至日入場尚寒可取以  
禦之尋常只閉門看書為佳凡事與晉之親家同之諸  
鄉舊為我致意不多及

得汝書知汝得舉進士且吾鄉得三人而愛之親家又  
同舉家門之慶鄉邦之光甚矣今歲必選廢吉士  
期爾與選若然則更為喜也一可亦可望也如何如  
何二月內我病作幸又愈世事已灰心矣昨 恩詔許  
調理痊日起用不勝感激諸老先生維持之力不敢忘  
也欲作書以謝病且未能得相見先為我再三謝之不

二月十八日得咨并汝書聞退之人且疾未脫忽

用建堤皆難欲耳具辭士夫相勸一則有負 君相於

之意二則恐致好名遠俗之嫌強疾一出蓋非

已於三月廿一日到任今差官進本謝 恩內

家宰諸公皆有書奉謝汝可送者送之餘付辦事

官分送可也 爹爹幸康健然年高時艱心常憂惕比

年出仕大不同到京十數日已夢想數番矣昨報賊

三陸安等州恐犯揚泰甚恐已差人回省矣常打聽來

南人頻寄書是望餘不能一一 西涯老先生宅上留

揚實夫并周稼行俱有書知之 先生近有書來索

得手卷求 曾祖父傳已四年矣 先生近有書來索

事狀想前者已失今重錄事狀并小簡一通汝可央亨

之舅同去投書請文仍備二帕為贄此後得便去催須

今秋得乃盡我此念也

閏月晦張辦事官回得汝書知曾在寺中相見說汝平

安甚慰選期尚遠無以韓同年南來動心遲速各有命

也連日因流賊消息未得泰興江上人家說已為所燒

賊欲舍舟掠馬由泰入揚以圖北上聞此紛紛之論恐

怖不可言已三起差人回一二日內想得真聞也李閣

老先生曾催請手卷文字否因明日辦事官行揮汗乘  
忙附此南京熱甚病體只靠藥餌支持願守中致意常  
常問渠討報寄來  
閏五月望賊過南京六月將望復自通州上來至九江  
七月十一日又復過南京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森無  
人焉可嘆也幸官兵十三日俱追到儀鎮等處連日無

消息因江上禁船往來說又赴在東邊家鄉未免驚懼然我師水陸皆進恐賊不暇登岸吾郡稍遠江口決不為賊所犯也汝婦北行我為之謀欲待戈刑待而京貢船附上已報濟軍矣細思此行亦不易湏書來說再圖之  
爹爹喜康健家間俱平安且秋成亦有六分吾鄉直樂二有年但為流賊所擾以強弱順逆論之官軍尅可期其奈二劇盜狡獪識者尚未敢必成功也見報云其廷器已回急流勇退可嘉我自入官來精神稍可但肌肉瘦瘠如舊耳看事勢如何即引身東歸也石先生張刑侍且致意今日得一同年計感懷不得作書知之

昨戈司寇諸公南中勘事初聞其避賊從陸北上不意其猝過南京急欲報湏行速不及湏書來亦說今年多事不暇送家小矣家中無人奈何然不以一第自滿且事心開學為美八月間始得朱吏來書說欲從伯安宗前已再三託其致意於張黃二公說吾姪在部希照看之不久自有書奉達也我病尚未脫然親老身卑歸心日動踈明春看如何圖之不一  
執中回得書為慰芝女痘瘡不幸吾郡中此毒者甚多奈何客中宜自寬置之勿復念可也前日河路稍清不意四月末白羊河復有燒船之慘天心未肯厭禍將來不知竟如何也出門後汝父一房搬回昨有警復搬入城却令湏一房搬出若賊勢不已恐泰亦不可住復

登仕路如在樊籠日夕沉憂家國之寄不知何處是樂土也時寄書永萬萬

羅廷評并公差人回得書知吾姪平善為慰但家小未後為念耳書中說從鳳舉北上恐不果儲平昨來看船待與駕部謀處未免搭官船省力且同元德寶眷行尤好選在何時翁守洪何以先題單選恐又是一格也  
爹爹尊體日健嶢在正月初六日成婚汝伯疾亦漸愈此間雖尚可竊得然早衰志意凋落且吾親春秋已高不能久處矣待考滿圖之餘缺後書不一  
病衰日就欽退不意復有此轉脫錢穀之冗就清閒之署此皆諸老先生當路者體念病軀所及也感幸感幸  
晉之孔時理卿皆不聞選除消息元德令正同姪婦輩俱正月十二日附鮮船北上矣計二月末旬可到家間喜爹爹康健嶢已正六日成婚亦稍收心可慰餘待汝婦到悉能言也諸老先生病冗尚未作書謝踈稍遲相見話及之不一

### 與姪男湏

連日不知家鄉音問此心憂煎不可言舊疾加以暑病不出衙門已數日矣初九日金吏留子行今復遣吏王潮回看爹爹并探賊勢既移入城湏堅為守城之計所慮城中人少城外人多若不預處置多人入城誰與共守不知州所有定策否曾排布下人否磚石火器之類曾一一預辦否吊橋攻否橋下復深四門兩邊開闔否是皆不可苟且者若得官軍并土軍在如臯海安截

往可使不至吾州此又上策也聞都憲公在東瀕可將  
我意徇告張冒陳三老先生及孔時應和同見都憲公  
各出方畧為保城之計有備無患不可恃其不來也見  
太守公致此意病中不能一一具書知之

寄缺

承俯和 泰陵撓章讀之隕淚不已 聖德享年不永  
此千古之痛也邇事近稍幸靖然中外恬然遂不之及  
可嘆可嘆祇有東山老老成謀國今又為人所構懇求  
歸矣將來不知如何也嚙向所陳者亦無甚高論竊抄  
寄奉觀垂念南湖欲聚集遺文梓行使君高義當於古  
人中求之地下之人想亦望於吾輩也當徧告諸公成  
之蘇刻敝齋正少海市詩珍荷珍荷他本有副者容檢  
奉人立促書不能待也明春過通州得先示及嚙或可  
謀一出奉會也餘領諭矣寒甚加愛不宣

柴墟齋集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儲嚙撰嚙字靜夫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甲辰進  
士官至戶部侍郎劉瑾用事引疾歸璋誅復起調  
南京吏部侍郎卒謚文懿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  
集為其曾孫耀所刊詩五卷序文三卷墓誌一卷  
雜著二卷奏疏一卷書簡三卷嚙嘗與李夢陽何  
景明徐禎卿相倡和其詩規仿陶韋文亦恬雅至  
於才力富健則不及夢陽等也

蔡文莊公集八卷附錄三卷

(一)

〔明〕蔡清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七年遜敏

齋刻本

虛齋蔡先生文集序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閒闢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蹟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師儒之曰虛齋說也守毋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濬精切別出體格披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終身也貞剛善晦而亦閒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

文莊公集

序

一

端毅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終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予因仇介介夫夫夫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爲嗚呼介夫之不爲鼃錯龜山非幸耶景尚遺德之諸君子爲立祠葛石厓志貞爲輯遺文梓之一交與予在也序其可辭夫有造道之文有述事之楊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後世有作其視前人亦不爲少矣卒之無足嗣往徽而散來况移情役物越禮分而爲者嗚呼邪說也贅言論也知斯三者可以定是文矣其不然矣華作

雅收聲而去道遠而昔後特序艾軒之文  
改字行世非先生意也介夫言諸文字  
主於靜既又主於虛楊月湖方止亦主於靜  
學中輟二公寔永貞丁玉夫江朝東崛起於  
紫隱二公殆獨得云正德辛巳夏仲道友見  
書于雲莊青野

蔡文莊公集序

蒙存淺之說並傳於世而使學者知有傳註不謬於他岐則蒙引之力為多予成童時墨守其解壯而遊於四方老師宿儒其祖習而傳述之無以相易也聖道所以復明人心所以不死端由於此虛齋先生詎非紫陽之功臣哉考本傳

先生督學豫章風聲所播  
政令不肅而成今集中所  
載類非一日之事一時之  
言而其論議大指要必理  
不悖於程朱功必先乎實  
踐皆學者修己治人當務  
之急而為齊治均平之根  
本與蒙引一書相為表裏  
所謂體立而用以行同條  
而共貫者也舊板已逾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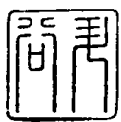
年苦其漶漫行者未廣比  
部蔡君起而新之奉為家  
傳珙璧茲且不踰而走寰  
中矣徐子簡之能以其暇  
更為蒐羅未備不遺餘力  
嘉惠來學信有助於斯文  
不可泯沒予自揣淺陋學  
殖荒落何敢序先生集狀  
即先生語言文字求之  
生之學已在於是後之



先生集者於此漢造而有  
得焉以幾乎聖賢之道益  
甚難者慎勿以先生文  
作語言文字觀庶不負今  
日校刻苦心也哉

乾隆壬戌夏日

揭陽後學吳日炎謹序



序

粵自紫陽集諸儒之大  
成一時海內從遊至四  
百三十有九而泉得十  
七人名列考亭志及年  
譜諸書班班可攷猗歟  
盛哉元代理學聞者寡  
寡文莊公崛起于明遠  
尋墜緒殫畢生心力著  
易四書蒙引闡孔孟之

微言發明濂洛關閩之  
正學刊黷宮而播天下  
至今學士文人確守其  
說毋變鈎深括奧振落  
扶衰文莊公詎非紫陽

功臣哉

國朝右文重儒

世宗憲皇帝特以文莊公從  
祀兩廡表章傳經衛道  
之功可謂至矣獨是所

著諸書郡無藏板蒙引  
兩編各省刊行既多板  
雖蝨殘舊書猶或可得  
至其詩文操觚家罕有  
見者昔公督學江西時  
請三司先謁聖後朝王  
及去蔽膝賀壽致寧藩  
怒故一日宴侍直譏其  
不能詩文然觀其論詩  
云詩學在程朱當為後

世主張奈何亦混衆人  
作律詩夫詩以言志耳  
豈必用平側對偶而後  
成其言哉既拘對偶則  
有當言者以不諧聲律  
而已之有不必言者姑  
以湊押聲律是何趣味  
其與徐方伯書云文章  
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  
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

文法者不以文為事也  
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  
出可以大有所立終不  
免以文名家者枝葉勝  
也又云融堂先生生蘓  
黃秦晁文事盛行百巧  
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  
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  
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  
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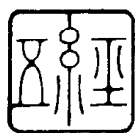
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  
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  
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  
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  
出而可以喚醒學者崇  
本之念矣此其所關係  
豈細故哉觀此則公於  
詩唯不肯為周沈八病  
諸格所繩束於文唯不  
肯為駢四驪六雕章琢

句之巧耳非真不能詩  
文也故林見素序云經  
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  
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  
格振人心而繫名教卒  
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  
真知言哉附自戊午得  
日假歸搜求桑梓遺編見葛  
石厓所輯文莊公集讀  
之無奇句亦無難字格

言至論朝夕涵泳直令  
人性體光明會心有得  
於是謀諸徐君簡之而  
重刻焉徐君素稱藏書  
留心問學欣然勤而校  
之自一卷至五卷仍其  
舊而重訂其目補真筆  
遺稿數篇為六卷又以  
其孫邦駒所集事蹟為  
七卷第八卷復廣採志

書傳序以資參考終以  
家藏密箴善本太極圖  
說河洛私見三種附焉  
則茲刻較前更為全備  
矣辛酉九月興工壬戌  
孟秋告竣刻成謹序本  
末如此至文莊公理學  
之精微官方之嚴正生  
平之氣節文章諸名公  
序傳詳且盡矣魁學疎

文陋安能復贊一辭哉  
乾隆壬戌年孟秋望日  
宗裔廷魁敬題



序

有明開二百七十年之  
基尊朱子以定一宗典  
禮治法亦多本之朱子  
綱紀聿修風教懋著家  
無異學人鮮岐趨百年  
之間真儒遞出自時厥  
後習尚頽敗正氣銷磨  
挾策吟哦者馳騫辭章  
名為講學亦徒拘泥章

序

序

句訓詁之末無得乎身  
心性命之歸姚江王氏  
起而矯之倡為即心即  
理以號召後進不返求  
朱子之正宗而詆為朱  
子之流弊聲勢氣燄聳  
動一時遂至憑臆見作  
聰明廢棄傳註糟粕六  
經蕩跌繩墨滔如狂  
瀾不可復挽當是時正

序

學不絕如綫深山窮谷  
之士猶知有朱子之學  
者實賴虛齋先生易四  
書蒙引流播既廣其辨  
析之精扞衛之嚴陽儒  
陰釋之說自不得以汨  
其中然而先生生平固  
未嘗動聲色爭同異以  
自張閑邪衛道之幟其  
望道未見之心惟日不

序

足之念交迫于中人以  
有道目之如負銛刺研  
極河洛象數卦爻之奧  
皆切體乎念慮倫物之  
地蓋所謂庸言庸行慥  
慥之君子衣錦尚絅闇  
然之實功斯乃朱子之  
真傳的派也宜乎公論  
久而愈彰我  
朝從祀兩廡直與薛文清

四

序

公相比肩他儒猶有遜  
焉學者讀蒙引之書罕  
見其文集則亦第知其  
解經析理有功聖學而  
不知其躬行實踐立朝  
涖官持身居家一言一  
動必合乎道固顯示後  
人以入聖之階梯然則  
今日鶴邨蔡比部重刻  
先生文集豈不大有裨

五



于天下後世哉鶴邨既  
獲葛石厓所刊舊編又  
得徐君簡之搜遺補缺  
相與校讐用成全集梓  
人竣工余適自漳過訪

序

六

爰屬以序余自愧生逢  
盛世理學昌明感勵奮發  
思所樹立而幽隱之中  
慚負殊多讀先生集汗  
流浹背何敢妄附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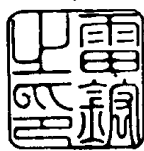
然竊窺先生學貫天人  
道諛體用而其用力嚴  
切尤自其少年密箴一  
冊始願與同志士友共  
猛省焉小子鉉非能序

序

七

先生之書也  
乾隆壬戌季秋

後學寧化雷鉉謹撰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束髮而談掌故竊竊焉  
蘄不詭於先民蓋嘗步趨  
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  
思偃倮辟雍陪儒紳論議  
則悚然而戢縛紕豆籩唯  
諾詔介則芑然而歛前席  
衿帶自羞型範則愁然而  
憂然至卧廬清燕四顧閒  
寂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彷彿

蘇序二

徨傳遽之間跼驅唐肆之  
迹方寸遽廬若棧山航海  
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  
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旣  
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  
禦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  
蓋觀古之聖詰几杖著銘  
工虞傳箴目頌衷惟良非  
虛境因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眈  
俛而惟顙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爲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千之  
胡有居業錄并先生之箴

蘇序三

而三矣因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藕濬誤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  
祿播在學宮幾與六籍並傳  
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為標  
如密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  
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  
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  
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蘇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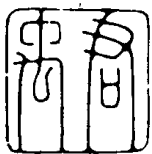
之趨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  
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  
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  
究心象外若捐羲皇於夢寐  
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  
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糟  
粕者道也未學卑卑雕鏤為  
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  
乃踰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  
棄象數甚且舉宋儒而迂之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  
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  
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  
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  
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  
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  
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  
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  
也即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  
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勘聞  
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  
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  
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  
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蘇序四

哉  
清源後學蘓濬謨



祭文莊公像



像贊

誠明一玖顯密雙修自砥自箴寡悔寡尤尋理  
之微析義之總羽翼程朱以邇周孔見幾而作  
邁跡前綏鴻冥鳳舉齊不可追

後學同里何喬遠拜題

猗欤先生明代真儒性根於靜理會於虛靜為  
動主虛乃實儲密箴有警蒙引有書知行不貳  
出處無殊仰瞻遺像貞風道腴師範儼然可惴  
居諸道若大路歸求有餘

後學寧化雷鉉敬撰

卷之一

詩

白嘆

題扇

見武吏二首

別鄒汝愚謫雷州某所吏目五首

哀鄒汝愚六首

送黃邦瑞還廣

第一山和胡太守

文莊公集

目錄

一

月夜雲谷室聯句

福州寄同志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題何子完孝感卷

月梅

四一迂士卷

送唐給事兩廣盤糧三首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題畫舟中昂首者

建溪戀竹

飛鶴窺汀

遣興

讀書評寄鄭仲平

又作文評

題周世祥員外又是一別卷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晚溫方伯

戲友人作墨鶴

登清源次馬太守韵

文莊公集

目錄

二

同黃石二生遊獅子巖和陳少叅韵

寄張廷實四首

在京夜窓諭蟲有引

在東答林待用江湖念二首

又和滕古甫見寄

題盛用陽師省卷

同介會

題雲谷室

秋江送別

和潘大尹登最高峯

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題商山四皓圖

洛江行送業師

題嚴陵送別卷

畫圖景

題洪氏慈節堂

四哀詩 有序

自警詩

書

管見上堂尊

又

文莊公集

目錄

三

民情四條答當道

送園地入縣學柬

與郭文博書 凡九段

寄張廷實書 凡八段

與姚德輝

贈鄭溫卿宰鄒平 凡五段

答洪元達書 凡十三段

卷之二

書

寓杭州上瓊山邱祭酒先生書

與孫九峯先生書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寄周黃門書

與陳時安憲副書

上東山劉先生書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寄李宗一書

又

又

與黃德馨石仲殷書

文莊公集

目錄

四

復李宗本書

與黃德馨書

與周提學書

與陸憲長書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與畏庵朱先生書

與曾侍御書

與碧川先生書

寄梅一之書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與方石謝先生書

與九峯孫先生書

與都憲吳先生書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與柴墟儲靜夫書

又

又

寄林待用書

與畏庵朱先生書

又

文莊公集

目錄

五

與劉司空書

寄碧川先生書

寄督學邵先生書

與雲室延玉先生書

復王希文憲僉書

又

復林居魯書

與梅一之書

與林允曄東

又

與楊君謙書

與喬希大書

復楊方正書

與嚴州諸友書

復儲靜夫書

與饒侍御書

與李宗一書

又

淮上與同公載員外書

寄王懋學書

文莊公集

目錄

六

與司馬張先生書

寄鄒汝愚書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與董道通書

與湯賓大書

與江西黃提學書

與倪上舍書

與徐方伯書

復鄧廷綱提學書

又



謝姜太守書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寄周汝厚書

與徐大參書

托焦侍講書

與劉咸栗書

奉新淦周先生書

寄莆田劉子賢書

與周時霖大尹書

寄鄭仲平書

文莊公集

目錄

七

托周紹立推官書

又

與游太守書

寄蕭山嫂

寓徐州寄存畏

卷之三

序

送梁先生使安南序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送郡守吳公速職序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送南安陳尹人覲序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送解元林汝宣赴春闈序

送涂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文莊公集

目錄

八

賀典幕蔡君承上官獎勵序

贈錦田驛宰丁本茂攝縣事竣序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永寧衛送別序

送愛菊軒歸臨川序

壽蔡孺人九十序

洛陽送別卷後序

洛陽送別圖詩序

贈醫士童君某序

賀歐陽生冠帶序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蜀阜存藁序

中州音韵序

題蒙引初藁序

刊精選程文序

古文苑後序

江湖勝覽後序

清玩冊序

凌雲葉氏族譜序

文莊公集

目錄

九

新淦周氏重修族譜序

安平柯氏族譜序

恩命褒崇詩後序

題寵褒錄後序

壽王太夫人序

送柯節推考滿序

八桂聯芳詩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送陳太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送邱教諭任滿啓行序

仙遊張氏族譜序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卷之四

記

讀蜀阜存藁私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具慶堂記

逸樂會記

掬清軒記

獨善山房記

文莊公集

目錄

十

朝川橋記

脩海岸長橋記

介庵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題跋

題畫龍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題王時用思親卷

題雙輓卷後

爲史少參題朝貴送行手卷

題方正思萱冊葉

題松滋王世子靜庵卷

題烏倩卷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跋月湖集

讀愛蓮說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題三教一家圖

文莊公集

目錄

十一

題白巖卷後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字說

靜之字說

宗序宗一字說

林湖字履信說

寶字世重說

弘字士恭說

王生泰字士亨說

題論字瑞周說

李倫字順夫說

夷夫字說

宋子紹字說

傅浚字汝源說

論

聖人心安於正論

劉項論

岳飛班師論

論詩

文莊公集

目錄

三

傳

陳節婦傳孫燦附

靜庵先生傳

高祖爲人大畧

贊

陳府尊贊

童廷式贊

高孝子先生像贊

林母贊

陳處士贊

黃樂易先生贊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箴

自箴十四條

自箴

銘

廉生威銘

靜生明銘

床頃銘

雜著

文莊公集

目錄

十三

書戒五條

廬墓文移一條

臯陶執瞽瞍疑

衛武公孟子孰優

解友人

警念

施勉仁贈畫梅

格言四條

有跋

探符之妄

草書

隱帖

答友人

示兒

答不算命

卷之五

哀辭

聞國哀三首

哀詹鼎

哀林生允曄辭有序

哀洪良偉

文莊公集

目錄

十四

告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謁白鹿洞主李先生告文

告祠堂文

告墓域土地文

祭文

祭朱都憲文

代三司作

遣祭傅文穆公文

祭邱國老文

祭三原王先生文

祭萬國老文代作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祭倪冢宰文

祭楊侍郎文代九卿作

祭彭司寇文

祭福州林侍御文

祭龍溪吳侍御文

祭陳部運文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文莊公集

目錄

五

祭戴少叅文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祭林都憲尊甫文

祭朱侍御母文

祭丁指揮文

祭陳提學亮之文

祭林雲室師母文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祭朱侍御封君文

祭蘭谿章先生封翁文

祭王府經文

祭王侍御尊甫文

祭洪氏姑母文

祭表弟黃于鼎文

祭黃汝亨文

祭外父母文

祭王表兄文

代莊某祭翁義民文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

文莊公集

目錄

六

林先生墓誌銘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畱夫人黃氏墓誌銘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吉水縣丞韋公墓誌銘

王訥庵處士墓誌銘

涂室戴氏墓誌銘

卷之六

補遺

送鄉人

畫梅

送鄒汝愚謫官

送李天瑞謫官

婚書

藏春窩記

商山四皓贊

真西山先生贊

弔陳布衣先生

聯文

文莊公集

目錄

七

卷之七

附錄

林大崖虛齋先生行畧

詹咫亭請謚疏稿

禮部核疏稿

禮部咨稿

吏部報疏

謚文莊誥命一軸

李文節請贈官奏疏

贈禮部左侍郎誥命一軸

特祀奏疏

禮部覆本

陳府尊重修名賢里坊序

王恥古重修名賢里坊序

李文貞重修文莊公祠序

莊延裕重修文莊公祠小言

卷之八

附錄

府志列傳 嘉靖乙酉修

府志列傳 隆慶戊辰修

文莊公集

目錄

十八

府志列傳 萬曆壬子修

通志列傳 康熙甲子修

虛齋先生小傳

書林次崖虛齋先生行狀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彥古奇編

吾學編名臣記

名山藏儒林記 閩書同

續藏書

棲霞續稿

學統

道南源委

儒林錄

先儒像蹟

奏刊易經蒙引勘合

林次崖重刻易經蒙引叙

薛宗鑑跋易經蒙引

林次崖重刻四書蒙引叙

徐顯卿重刻四書蒙引序

林龍峯四書蒙引錄序

文莊公集

目錄

九

蔡文莊公集卷之一

宗喬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詩

自嘆

三十雖未老已知非少年欲將心事道祇恐付空言

題扇

風本造化權却從手中得因思天下事也須着人力

見武夷二首

日日問山水今日見武夷點頭一段意山靈知不知

文莊公集

卷之一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寓吾想萬山靈亦羨二山遇

別鄒汝愚謫雷州某所吏目五首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白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終不為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應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

此行比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李伯紀

慷慨出門去默與千秋期飽喫雷州飯少和淵明詩

我觀古丈夫揮手構寰區節士非得已矧彼章句儒

六籍垂世意豈為崇簡書心丹宜細煉為邦者如思

哀鄒汝愚六首

天地元無情汝愚信死矣舉世嗤笑之吾獨不如爾  
汝愚信死矣展轉淚沾襟一死未光明爲君恨轉深  
年少心更赤竟以死還荒英魂飄何許願返托班行  
思君真益友過我擬十籌思君不可作緘恨付春秋  
君昔抗疏日計亦念至死正氣由乾坤有懷莫能止  
有懷莫能止一死亦吾事

君氣蓋一世君窮直至骨身死無所歸妻孥無黔突  
遙遙萬里道老父訝喪縛生子願聰明爲君長壹鬱  
送黃邦瑞還廣

抱病日熒熒君今又遠行斯文諒有喙分手能無情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二

柳色纔沾白梢頭又轉青百年真轉轂何以慰平生  
第一山和胡太守

一登第一山自覺衆山小日起海門騰雲連邊樹杳  
物情隨運遷元化無時了一事類登山懷哉愧不少

月夜雲空室聯句

今夕復何夕青燈共片心聯詩乘酒興美月傍花陰  
清趣伴光景閑談斷古今萬年不盡意要在自家尋

福州寄同志

去家十五日始入福州宦心未汲汲鄉思奈悠悠  
行亦諉雙老用何能一籌途中每自問揩目看春秋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洞中那得卧龍蹤因石興思蓋世功當日何人撐國  
事洞中止爾卧眞龍

靖節當年更隱憂欲爲諸葛勢難籌眼中風物皆非  
舊惟有黃花共晚秋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山自蒼蒼水自深賢侯遺愛可勝吟至今一箇祠前  
月猶照當年撫字心

饒他橐裏有千金難買邱民一點心今日泉山一片  
石千秋永作牧民箴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題何子完孝感卷

昊天罔極更何言此事惟堪心自憐滿卷新詩傳盛  
事孝心當日豈其然

月梅

冬裡有春一味清不因風雪不知名閨渠知已有誰  
在月在天心人在庭

四一迂士卷

造物無言露却眞采眞多是看花人傍花隨柳前川  
樂數百年來幾問津

送唐給事兩廣盤糧三首



使君自說未更事足認使君老成年來頗訝當途客欲將矯拂輔昇平

錢穀原非吾分外握算亦能助太平學術多君非口耳此行認取舊書生

感君遇我特從容愧我疎庸百未通宇宙之間大有事煩君細問白沙翁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九老高岡恣勝遊西來匹馬正追求我今亦奉吾親

去紫帽山頭境最幽

紫帽吾泉名山也

擾擾塵途二十秋歸心今已托東流披圖喜見林閒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四

叟極目雲山興不收

題畫舟中昂首者

閑棹扁舟出釣磯涼風掀動數莖髭江天一覽清如

許誰解昂頭不語時

建溪戀竹

有引

十月二十七日舟過建溪溪許有竹數枝獨

秀出其倫類且近映溪流天光涵之上下玲

瓏其景妙甚爲之停舟注玩不能去者久之

舟中有王氏子自言能畫因令圖其像共載

焉詩以詠之

一見此君便有情况臨浮碧涵虛清溪邊不忍拋君去敬寫君真作伴行

飛鶴窺汀

一道風雲次第經低徊有意在沙汀丁寧莫爲纖鱗計且看滄浪清不清

遣興

舉天地閒一正氣誰能收之腔子裡饒他身外無餘物可受用的滿天地

讀書評寄鄭仲平

昨夜得一讀書訣因風寄與吾人說此身跨在雲霄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五

上俯照人閒了毫末

又作文評

最愛前人一語真豪華落盡見真淳我今特與梅花約桃李相逢各認春

題周世祥員外又是一別卷

丈夫出處亦何意遇流則行坎則止都門纔喜接春風而今又是一別矣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我入銓曹詢故事心香一瓣屬天台只今柱石廟堂者多自當年推轂來

十年自占優閑地一札傳來歸夜臺不惜官階未極品胸中生意尚無涯

輓溫方伯

一日蓋棺萬迹陳百年何事只憂貧輸公勘破人間事獨執一清見古人

戲友人作墨鶴

天下皆知鶴質白怪君何意墨其身應嫌皦皦者易汗直將此意悟時人更願無心待品物形形色色任天真

登清源次馬太守韻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六

行行行上北山巔始信人閒別有天紅日當頭真可捧白雲着袖似相牽細思田土千般物何似清源一滴泉我欲便爲栖隱計壯心未忍負青年

同黃石二生遊獅子巖和陳少叅韻

一上獅峯四望低恍然身躡九霄梯風雲何意俱來會虫鳥無心自在啼靜對乾坤疑有話追思先哲愧留題携朋更向清源去去路相將莫遣迷

寄張廷實四首

四首下  
有引

在京夜窓諭蟲

六月初二夜青燈獨對紙窓外有虫欸扣欲

入者久之頗憫其徒勞而不得其門也然苟納之則彼決然赴死地矣不忍也口號以諭遣之云

爾虫勿愴忙是乃燈燭光迷途殆爾福得路將自殃去去効尺蠖朝來朝太陽

在京答林待用江湖念二首

每見江湖面便生霄漢心此心固未穩有病莫能任豈惟吾身病心亦久清陰未須論世事歸去亦自鍼因見江湖面轉得天地心天地心如何玄默行古今大德自敦化川流本靜深百年等旦暮浮雲浪自歆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七

胸中無活水安得商家霖

又和滕古甫見寄

平居喜誦古人句男子要爲天下奇却愧年來三十四正是濂溪作縣時

興動時亦嘗試吟一二詩第清於此段工夫甚缺因詩伯扣及以請教耳詩雖不足言然區區心事亦畧見於此昨承出處之問卽是爲復矣

題盛用陽師省卷

我覽師省字惕然中不寧悠悠老將至省身愧未能惟昔有曾氏三省日有恆惟今有盛氏乃能上師會

師會固非難師會亦豈易省身勿泥三隨地安着已  
柔者思不隨剛者思不厲操術必求精濟人不謀利  
如此類推之一息不容已此心貫萬端疑卽一貫地  
人品夫何常希曾亦曾矣小子嗟後時羨君早立志  
從今創脚跟行遠必自邇

同年會

愛我同年會會中皆俊英入同奉天殿出或各專城  
譬如一家子肺腑親弟兄或內而侍養或外以經營  
戮力家事理所冀家和寧丈夫始讀書便擬掇科名  
及其既登名豈徒娛一生高科一時事千載有汗青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八

富貴無所樹風花不百齡端居時獨念宇宙事非輕  
皇天生我曹豈我私聰明民胞并物與此責在書生  
昔年窓下業一一皆典刑少者忌謀躁老者戒宦成  
願言各自愛年弟復年兄

題雲谷室

山矗矗水簇簇白雲一片卧空谷卧空谷兮渾無心  
乘風起兮應爲霖

秋江送別

我愛秋江水一清清徹底清波靜涵萬古心清流一  
瀉直千里君今從此發脩程我聊贈此淡中味

和張大尹登最高峯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身在翠微兮我意登泰山之仲尼眼空溟渤兮而亦  
收其吞天之勢以助吾胸中之奇足躡青雲兮遂揮  
長風而直上手扶紅日兮光光明明於宇宙閒是曰  
男兒

題南山四皓圖

鄒魯儒生落秦火諸公正在山中卧咸陽宮殿三月  
紅諸公洞裡自春風馬上英雄饒善罵罵聲不到商  
山下獨憐帝子意來虔一至漢廷力回天君不見李  
斯韓彭皆趙醢秦皇漢帝亦安在當年南山四老翁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九

至今人閒往往想丰采

洛江行送業師

我有先生學行獨不羣籍籍聲華動八閩我竊緒餘  
尚一薦嗟吾先生兮始自貢途充國賓先生不見伊  
呂當年無科第自有功名萬古新困龍若際風雲便  
方潭勺水可騰身雖然先生早了環中趣否泰由來  
都是春此行如遇成都卜只問忠與孝不問屈與伸

題嚴陵送別卷

我未識江生而知生之名生年始十六文采動羣英  
乃父嚴州守其學見之行承家今有子賢路擬相仍

吾友沈君浩楊欽及其兄與生同筆硯臨別莫爲情  
千里馳書來祈我贈詩聲詩以道情志不以供人事  
矧我非善鳴何以塞君意雖然仁者贈言古有之要  
之其言不必奇嘗聞君子寧爲已請贈此語當篇詩

畫圖景

崇山巍巍巍天起想幾不知幾千里萬木羣然山之  
巔其中大者挺然長幹而繁枝明堂之棟應可擬遠  
山其勢浸微茫雙峯直壁青雲裏丈人結廬擅山光  
閑來呼童携竹杖出門一徜徉翹然矯首青雲上意  
欲乘風至帝旁一得至帝旁俯首瞰下方何處民窮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  
何俗陋誰爲奸惡誰善良便應奮起今日凭欄手爲  
茲民胞物與一鋪張鋪張畢塞吾責然後歸去來兮  
舊山阿千駟萬鍾奈爾何

題洪氏慈節堂

慈母人閒非不多慈而節者能幾何洪母之慈似亦  
少慈不徒愛愛而教一燈母子共分光母讀子讀影  
相弔若其操節果何如爲念夫家世業儒我今儻若  
差一念萬卷家藏棄無餘天地一逆旅百年能幾許  
夫在則視夫夫亡則視子但願子有立夫死猶不死  
妾身自分止於此吁嗟兮洪君君母之賢世罕倫君

今莫計位高下只取胸中一物真我聞立身須以道  
善名是顯親汗青豈必皆達者未計眼前屈與伸我  
亦爲人子年來已度三十春家貧自少事章句父祖  
力家百苦辛往年吾祖已捐棄臨行猶願孫成器而  
今一第市童憐痛哉吾祖安在矣祖母于今老色深  
念之中痛不能任雙親四目僅一子况復暮景仍駸  
駸平生學力盡虛耳世事顛迷無與比靜中自笑復  
自悲授之以政將何以每覽程朱性理書踐履一意  
負心期古云三十骨節成輕暴氣質若未移顏淵三  
十德行立鄧禹三十功業畢我今三十何爲哉少日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

已去老將來父祖教育良可哀爲感洪君訴母苦客  
燈獨對淚如雨濡毫不管詩家數爲君草草傳心語  
四哀詩 有序

成化辛丑予自京師南還以病少留嚴州嚴  
之士就予館問所疑者二十人其中楊氏二  
子銑欽最敏而厲夜讀書率至四鼓日不復  
就寢予固期其成而常戒其過也越數年欽  
領鄉薦而銑以病卒其親友皆曰是過於苦  
學所致噫死生有命固已獨不曰守身爲大  
父母惟其疾之憂乎知所以爲學者正不當

爾予今不得九原而責之矣獨念其正身刑  
家之化有可言者銑病亟妻陳氏年二十四  
哭口婦人喪夫其初誰不云守節但不保其  
終耳且後日守節與否死者亦安知其能悉  
哉遂潛入室自縊死既蓋棺而夫目亦瞑遺  
一女欽育之未幾亦死欽哀痛久甚而不能  
忘也因求大司空鐵泉胡先生大司成雙溪  
劉先生爲序爲歌以存兄之名以傳嫂之節  
以伸已之恨予素不能詩文適覽二先生之  
作懷昔感今自訟其缺也不揆而續紹焉而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七

乃追尤銑苦學之過者以欽此病猶或未盡  
祛也設有議予不宜用死者之事戒生者則  
豈知予與欽相與之情哉失言之咎吾寧任  
之四哀之目見胡先生序云

一哀兄

古有二宋與二蘇我意二楊亦並驅銑也早逝欽也  
孤霜月哀哀孤鴈呼銑也之逝何早乎旬日期盡萬  
里途

二哀兄卽師

昔日小蘇與大蘇對床舊約老不疎生今此願不可

聽青燈獨對讀遺書讀書之意竟何如立德立功澤  
八區顯祖宗今大門閭伸兄遺志無使孤

三哀嫂死於貞烈

一死人生所必有佐逆偷生多白首往往仍出儒紳  
肯到此昏顛不可究娟娟女兒閨中秀夫危未絕命  
先援所決夫目得親覲青天白日九地透至性獨能  
全所受寧知身名朽不朽嗟嗟末世多盜儒如此女  
兒真丈夫若夫昔也曾師吾吾今以若爲師乎

四哀姪女死於孩提

兄嫂相從九地遊獨遺孩女哭啾啾丁寧內人勤恤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七

收古有伯道若知否神理茫茫竟莫求掌中珠失竟  
莫留骨肉之恩竟莫酬此恨此恨百年何人瘳

自警詩

自怪讀書廿餘年于今始解書中意往聞世俗語津  
津總道讀書萬倍利吁嗟讀書只爲利是亦商人而  
已矣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  
絕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閒事彼志美  
衣兮沐猴而冠耳司馬相公何等人巍巍勳德甘布  
被彼志美食今多是啖同類人能飽德膏粱薄簞瓢  
之中有餘味或志宮室事華居冠公樓臺何地起丈

夫以宇宙爲家道義是安形骸鄙或志田宅遺子孫  
賢而多財亦損志關西所遺惟清白雲仍百代榮其  
裔此外或爲燕居娛帷簿之閒尤所忌挺挺時賢楊  
繼宗之官能不携其累吁嗟復吁嗟世上榮枯無百  
年人生芳穢有千祀靜言思之吾將哀若復不堅須  
早逝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亟書此我敬誦之  
每日出房用提吾耳庶幾不至羞見爾

書

管見上堂尊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四

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  
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閒何事  
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  
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爲此耶愚  
謂此病瘡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  
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  
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  
如踵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  
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  
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

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

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  
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  
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  
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已曲相彌縫竟使皆  
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  
指曰某爲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  
某爲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  
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  
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五

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  
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  
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  
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  
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  
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  
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  
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  
宦官厠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  
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

責者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木閒英雄往往乘閒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拯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嘗怪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六

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辨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朱元祐閒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淳輩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以此

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以爲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暉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閒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華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眞聖學之藏寶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十七

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閒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爲國家先謀其大者生之言粗疎繁絮非敢擬爲尊者所採以獻上也冀採其意而更爲詞以獻上耳

又

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其當揀爲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揀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由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閒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効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六

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宋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羣帥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之急務也謹具手啓以備採擇之萬一

民情四條答當道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阻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詫爲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板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帶粘滿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譁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二三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棄貨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恐賊伺其隘萬無一生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九

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爲務今職方內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爲度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卽平地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路何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



方大抵皆有成蹊如傍涯之徑元用不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潤者或架方樓于其上又善矣其木石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刊之焚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令舍彼爲此督諭有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趨也未必皆勞鞭箠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爲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所無者有司科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猪鵝之類若悉辦本色則路費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僉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舖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稽期圖利有之貨物失利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人那補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至有誣逃無所追究者解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可以指數願申請諸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

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物民旣可以就京買辦官有現銀亦不難爲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亦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益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豈有甚于此乎

一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爲無徵酒派小民夫何故時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爲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奈何又有一種恆產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顧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絕戶妄指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無徵又復酒派富家則厚享無窮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臧元田糧數冀以糧輕易售迨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爲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蒂固根連若不大爲芟正民俗實無由清愚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人爲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有終不可清之弊哉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爲最舉福建僧田又以泉州

爲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兼飽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錫之產者何限各處之無徵田糧酒派貧民又何限其僧田爲豪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明田之議況於僧道今日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爲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賫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惜者何居其餘已尙面論者茲不及

送園地入縣學柬

丁憂南京吏部郎中蔡清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周圍約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手契書元有荔枝等果木在內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如欲增建亦苦無地此地幸與本學接連思得不肖元由本學教養出身基本之地愧無分毫補報情願送入此地來歷並無分毫不明日後子孫亦決不敢爭執今特親筆立此文契并粘帶上手契書二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

司訓韓先生劉先生列位伏望采其微誠而不之忽至願

與郭文博書 凡九段

承文博書拳拳欲得京師中好文字議論以爲進學之助吾自到京一向匆匆未有可以答來意唯天官冢宰王公舉朝士大夫皆以爲方今第一等人吾頗辱其教愛時召至書軒賜之談論朋及書史多有可發吾人志意者因憶數段錄寄

其一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忿懣一章之旨予畧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懣則忿懣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懣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懣耶卽是有所忿懣則忿懣卽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懣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宜道不到此故錄之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其二

中庸道不遠人章自詩云伐柯伐柯至君子胡不慥

慥耳公亦疑只是一串意謂忠恕貫天下之道如何只把作愛人一端之事吾故意朱子或先入於張子正蒙中所載之三言也

其三

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不以予舊說謂然曰朱子之說亦未當也忠恕不宜分貼一貫曾子本意是謂忠恕一理貫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不知朱子若得聞此說以爲何如亦可見此公之高也此方是真學問者乎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五

其四

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公亦以爲上句是以義制事方外之功也下句是以禮制心直內之功也且曰盡之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其五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疾疾公亦謂朱子所解恐未當蓋孟子本言凡人之無智慧者心常安泰不知憂患甚者安其危而利其菑惟有智慧之人則心便常存夫憂患故獨孤臣孽子身履乎逆境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能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行無不

得也此說如何疑朱子解恆存爲常由存字與由字義本相遠此亦可備一說也

其六

易經仁以行之公亦欲主當理無私之說謂愛字狹但寬以居之欲作寬緩以區處之此說未能無疑

其七

繫辭傳之說亦多未能合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於書詩常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人矣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尙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於學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五

問之力益信矣公今年七十四

其八

有一給事中奏請求天下之異才者事下吏部議公偶問予曰此事當何如議處予謝以淺陋不足與此等言論公固令述所聞於朋友間議論云何予對言異才尤光岳所靳亘古不多得今日上之人雖未可絕望當世之無人然亦不可必求其人以實其科端教養精舉察而已矣至於天下之人尤宜自量不可因上之有求而妄應其選以遠大自勵而已矣况今天下人才大概以科目收盡矣此外所遺異才宜不

可多得然清亦疑天下異才或不入於科目但恐亦須以試而知堯之於舜且歷試之必若求之於林野亦當先求於庶官之已試者也

其九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生等躬坐此病今日雖知悔前之失實蹈扞格之患矣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耳此一段似有益於吾輩故詳錄之

寄張廷實書

八八段

別吾廷實久矣得緝熙先生傾款連日私以爲天餉也翼旦且復西東敬就燈下索筆附上愚見一二代面論因便示正幸也向日所寄宋地官來華翰及次韻白沙老先生諸詩已領感佩服

人之一身亦微矣而充其能事直至於與天地參者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且看聖人是甚麼樣下工夫我輩尚可以自諉乎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此心則自不容不多矣

天地人物欄柄皆在靜上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三

道學乃造化元物也故靈

透地穿天木石眼經邦濟世水雲身

心當靜極天機現氣到完時鬼力隨

與姚德輝

古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人年且三十矣將奈何昔項羽之救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天下夫羽無足言也然能決志用勇直於死中求生如此是亦學者所當師其一節而未可以人廢也漳浦姚德輝從予遊將歸求予言以警其惰予始爲借粗論之會見陳進

忠其亦以是語之也

贈鄭溫卿宰鄒平八五段

虛心順理毋激毋隨凡弊事且先去其太甚者使愛乎於下而敬不失其上人之無不可爲之事矣

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

學者平居常患不得行道一旦得百里之邑而君之多有不樂就之意是皆欲一蹴到公卿者邪安在其爲事道借曰今之作縣實難然賢公卿由此而出者多矣謂非進德之地其不可也夫

文莊公集

卷之一

天

自古卿相與草木同腐或遺臭於世者何限而卓魯輩乃僅以一縣令名萬世其後來亦多至卿相蓋其初心但知爲縣令而不知有卿相也

辱誤愛索贈言願聞劣何以稱求益之盛心適歸來夜已深得惠東云發行在明早拙才匆遽不能成文草草如拾碎耳然何事於此吾溫卿平昔所讀書多矣

答洪元達書八十三段

承元達書一通及問目三條覽之知學識進步至喜也前二條所問雖關理致却容易剖析末一條只是

度數之間然頗難分理自克忠到數日尚匆匆未暇序答茲遇人便且就末條所問述其管見其前二條稍暇亦當寄復以相質證有未安處便中希更不惜駁難如此往復最有益也

其一

按孟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周正月爲夏十一月可知矣是乃所謂天正者也不然天正之正字何所安著商正義亦宜然但愧覽閱未博不得其證耳

其二

易臨卦本義云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其

文莊公集

卷之一

五

以或曰冠之者界前說也前說是謂八箇月也非必以周正言也然周正於遯卦之六月亦適謂之八月但文王繫辭時未有周正耳

其三

春秋胡氏傳夏時冠周月之說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每讀之覺其曲折費力終未能愜然於心或意經所謂正月耳謂自夏商以前便已有三正迭用之事矣夏啓聲有扈之罪云怠棄三正可見矣故夫子於春秋有王正之文歟想王正二字亦有自來不必是

孔子所立也

其四

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當時又嘗疑之其說見春秋大全註云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愚謂據朱子說則周時之所謂春非夏時之所謂春亦明矣此說與今胡傳不同

其五

文莊公集

卷之十

三

正字既可推移而迭用春夏秋冬疑亦可隨之而遞遷矣設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爲正月人必怪之然久之人亦必安然以爲正月而不覺其異矣使今日乍以十一月爲春人又必怪之然久之又必安然以爲春而不覺其異矣試以他事試之便亦可見但周正終不如夏時之善故夫子私以授顏子曰行夏之時若夫春秋所載皆周之事其從周似無疑孔子平日以生今世反古道者爲何如人顧於尊周之書乃自犯之乎其告顏淵云云者謂若得邦家而制治則云云也胡氏以爲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愚未敢必其然

倘如其說經文不用書王字矣而又何謂作春秋以尊王也

其六

胡氏所據有二說一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是未知有三正迭用之故矣旣改正便當改月數也又周詩七月篇亦有用夏正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

其七

又其一曰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秦百事不師古顛倒錯繆何可彈言其以亥月爲正已是不識正字爲何說矣則又安知改月以從時乎縱使改十月爲正月亦一概顛錯耳本無足深論也

其八

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未盡善也孔子春秋不之改者據實而錄也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又全無謂也朱子綱目不之改者亦據實而錄也周改正春秋於歲首則從而正月之秦無所謂改正者綱目於歲首則只從而十月之此亦可證春秋於周月數未嘗改矣使胡氏脩綱目亦將以夏時冠秦月而謂之春正

月乎其曰冬十月者又秦之不知古而偶存古之一節者也然皆無足深論

其九

又按莊二十八年冬經書大無麥禾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於歲杪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也此說亦覺曲折愚意經所書之冬卽夏時之秋也其與夏麥併言省文例也若大無麥禾爲指在倉廩者則大有年亦爲指在倉廩者乎

其十

冬十月既云建亥則月數用夏正明矣此節無庸疑文莊公集卷之十一  
者自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前俱用冬十月爲歲首來問謂綱目於漢武未改朔之前一皆以夏正書之大槩然也但正月之正字謂虛用耳

其十一

四時及各月數雖易而甲子未嘗易也故夏正月建寅周三月亦建寅商正月建丑周二月亦建丑知此則知如今年辛亥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今年歲君始滿明年壬子亦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滿今俗以十二月交春之時爲滿者非也所以千歲之日至必

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爲曆元云

其十二

大抵周時雖以建子爲正月然天下終有呼爲十一月者餘倣此故左傳載僖公五年卜偃言滅虢之期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鶉火中而下文卽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林堯叟註云以星數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是周人固以周正紀事亦或有時用夏正矣蓋公家紀事必用周正者時王之制也私家紀事或用夏正者以所自來者遠也而亦可見夏文莊公集卷之一  
時之正有非周正可及在人自有所不能置而不用者也予嘗謂凡古聖賢所創法皆不可據今所便而任已意輕改之以周公之聖夜以繼日之思其改夏正一節分明改得未盡善況他人乎

其十三

三正迭用之說似疎而通且亦有據其試思之前二條得暇更欲寫出若他有疑儘可寄來商量此段可質恆謙亦可寄德馨仲殷二友議之

蔡文莊公集卷之一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二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書

寓杭州上瓊山邱祭酒先生書

清自拜別而南再閱月矣念親庭日近私心每以自喜而顧師門日遠則此心又有不能不自惜者何也清生於遠方自其少小始解人言語卽由當今天下有老先生矣稍長頗識讀書時時從長者求得先生所爲文章誦之雖淺陋不足以窺測其奧然竊見其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詞氣老健理味悠長而光明闡爽正大無奇語無難字而亦無軟態讀其文者賢愚皆獲其益意其胸中所守確然而表裡洞達當以氣節道德名世者也於時雖未由一挹春風而心則以爲依歸所在久矣顧疎賤俗子仰瞻天人何路請聞凡更幾春秋乃今得至京師羣四方之上以觀盛德之光於闔橋之下而又得在與進之列時賜教督以開發其愚昧凡平生大制作欲以訂既往以垂將來者皆得而伏讀之於是向日之所慨想慕望以爲可仰而不可親者一朝爲知已清自念亦幸矣用是深願得留供洒掃以卒

文莊公集

卷之二

業焉而鄙人家宅之私竟有以奪之曾不踰時遂爾趣歸百年之幸忽自棄之他日尚能必得其門而入耶顧彼四方山林之下稍有志者仰清譽而讀雄文尚欲奔走門庭一傾餘光而不可得而清也遭遇若此乃亦自棄而歸然則是歸也尚得如老先生者爲之依歸耶縱能私有所進而鑿空杜撰其能幾何耶此清之所以快快而自惜焉者也未審比日尊候如何清途次藉庇粗安第近南來天氣彌熱舟中不能常親筆視所命批點易經大全八冊尚有一冊未完負罪負罪清竊謂此一經者當時諸老纂脩既不依古易編次如象曰彖曰等字至今不知何謂而所采諸家之說又多哂於義理而乖於本義至朱子有向前未定之說明與本義不同者亦多搜掠以備成書使天下學者猶或紛於多說而靡所適從似於古人所以一道德之意猶未也嗚呼當時諸老何人也猶有此憾况區區淺生俗學安敢有所是非於其間哉承命以來無任愧恐姑以本義爲宗而以尊命爲據自程傳之外凡合於本義者批之其非本義意者空之有雖於本義不甚切而實有發於義理者亦批之有雖切於本義而一意錯出者則惟批其一二而



餘皆空之有本義意兼兩三端而彼僅得其一二者則亦批之有文采甚爛似於舉業可用而實詞勝理者則亦空之有數十句皆通而僅一二句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句而空其一二句有數十字皆通而僅一二字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字而空其一二字有連板數說無一切要者則皆空之有連板數說而無一不切要者則皆批之但主理勝不甚拘舉業要用也然而亦在其中矣至於訓詁名義之間大體凡例之際雖非舉業所急然切以爲此等處乃入易門戶學者尤不可不理會故亦從而批之若其中閒字稍有可

畧則皆畧之矣所恨性質愚魯工夫尤極麤疎殊不能得其精當以副尊意徒能用其一已井蛙之見而已竊料朋友閒見之必多有不合而疵議非笑者然而區區選取之閒蓋亦未嘗無說也惟老先生清暇時試一過目而加增損焉則幸也獨繫辭傳一冊義理最爲微妙衆說尤爲紛拏閒嘗取而讀之乃有思量移日而竟不得其歸一之說者故未敢下手也夫上下經義理非獨易於繫辭傳也經中一畫一字中涵天人之秘亦烏可以易言但却自爲條項可以逐一理會又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旣曰

材曰動則有迹可尋矣若夫大傳則多取源頭大道理發之動數十百言所言者或三才之道或鬼神之情狀又或先天後天圖意也此豈淺生俗學所能定其說哉政使有得於萬一亦豈能自信其必然哉故此須老先生自裁之或更命工夫深者理之乃庶幾不誤讀者耳清固不敢非特以舟中天熱不及爲之故也遵命於河道屢訪海大尹舟欲以附之竟不遇今至杭州因以託張鴻臚云

與孫九峯先生書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

去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爲嫌其服制與在朝行於親王者不同而與行於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於其間也三是王素有憾於林待用都憲譏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術一日於

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  
爲稍拂其初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  
也至於奏討護衛事清當時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  
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王乃對三司道  
清獨有後言明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僚  
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察司官藩  
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  
所傳果真豈但可發之三司便應以聞於朝而罪之  
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爲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爲此累  
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拾乍冷乍煖自信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有道理在也特聞此王府中諸般左道俱有誠慮一  
旦死於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  
意而吾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係族姓所藉賴者  
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  
說不一或有失眞而惑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  
蓋清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  
亦無用別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清不爲  
也但令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  
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密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

日某再拜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嘗爲清道及盛德云秉  
禮持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亦已知  
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  
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  
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  
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  
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  
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六

顯行於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  
功大矣噫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  
爾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  
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奈之何哉  
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愚以爲伊周格天之業宜  
亦不遠而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爲之苦心甚  
矣篇爲之收句爲之訂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  
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氣今得與日月並垂光  
於天壤之內人人得而仰之自當萬古不磨卽此亦  
可以見道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真可

以旦暮視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磨矣始清得覽是集時以爲執事蓋遜志知已也于時華門私願只欲得執事輩人當路爲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日執事所位實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知執事自是得專爲斯文出氣力凡關繫世道好事在所得爲者皆不久次第見矣近之爲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爲宇宙春秋是非選之而遂斷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蘊者蓋皆自有其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重節目也昔人只云仕宦當作執金吾執金吾趣味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七

如國子祭酒其大小遠近豈可以同年語哉此天下知執事者之所爲共快固將大有期於後來也清向得見執事於劉時雍方伯所繼遂進拜於朝房以十數年之仰慕而幸得瞻望於一旦乃又若淡乎其情而全無所云云者清自知固甚明恐執事過聽未知清之愚下而與進或太早耳蓋清蚤有慕賢之心然慕來慕去至今尚未得所慕到手今此之來碌碌何爲祇是爲升斗之祿從事簿書求免責而已故每見賢人君子談吐間亦不欲多及好人好事有似乎厭言之者而亦不欲數數往來於大人君子之門者以

受教未有其地徒多往還無益或祇爲賢者累也此豈有志慷慨奮勵者之爲哉誠有自知自處之一私見意執事或未之察也因便直吐其情云執事南行時清以賤疾在告不及拜送至負至負久欲奉書一謝以素拙於翰墨尚未及也近者家叔父監生睿從御史劄卷復命來京言執事於語次曾一齒及且欲有所惠教直以行時勢所拘制不及稟傾爲負耳生得此益增感愧昨因家叔父復監行迫簡率奉謝未盡所言茲者人便特此少布悃素庶幾執事亦得知生非自甘於棄外者云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八

寄周黃門書

南都別後執事之風神道履常聳然目睫中清自抵家忽忽六七載匆匆僅如數日其中憂故孔多百不如意分內可知不欲縷縷旣而得覩執事於壬戌登科錄繼聞兩縣卓異政績雖音問兩濶而中情相愛如春矣卽今擢位黃門亦得行其道之地而大行所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階也懋哉懋哉尊府老先生九月初遇此病中幸得奉侍半日辱所以策勵不肖父子者深遠備至銘心之感有難名言前此清有書託陳進士錫齋轉奉渠未果行又有托陳克謹寅長

渠又以中途得命留家不竟達只此片心鬱鬱莫展久矣其爲負也清稟氣既駿且弱年邁五十而於分內曾未能一成立今茲冒名提督學政而實學不聞道力不副心自知有負茲任徒貽斯文羞況學政所關儘重豈容老病庸流久尸其位不卽自引退哉已於七月馳本乞致仕今只待報到卽行倘吏部或更行勸鎮巡有相留意亦當繼有陳也適因豐城令朱君佐行奉此少申數年契濶之情病中不次不悉統祈心照外奉韓柳文一部備覽又程文及文移各一冊不爲知己者自諱其醜也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九

與陳時安憲副書

自己酉歲七月都下一別抵今適周二歲敬慕之心未嘗少忘去歲論裁減宦鎮以靖地方一疏堂老三位皆噴噴稱當清亦私錄一通近日爲人借看亦皆以爲切實精至之論也顧斯言之行不行其所關係豈細故哉然自公發之安知其不終行於後日也且公節行政事色色出人他日將必有以慰民望者固辱愛小子之所願見者也林待用今已長憲雲南前在雲南數年威惠甚著下民敬信如神明林廷玉先生任彼巡按每書來輒推重且曰所知鄉邦中最出

色者矣李貞伯儲靜夫在南都學行之重人無閒言果符向日所諭近又有王鴻儒者字懋學南陽人年三十二三學識不減靜夫而勵志有爲又皆可望但自以學未成尚韜蓄其銳他日當有見於世者因并爲吾人及之意皆所樂聞也懋學今爲南京戶部主事茲因提學周先生告行益注懷仰臨紙初若無可言忽不覺縷縷又清友鄭昇者候官縣人今爲廣東揭陽教諭其華藻似不甚出人而其學最正文亦白好行尤可重來歲廣西若缺考試官此人某所任也亦周先生所知者公可協贊然非其有屬於清也幸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十

亮之如不缺人則已不宜固必也

上東山劉先生書

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絕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爲伴矣旣而爲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趙趙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夫人人皆知其不可一日無者况重以先帝之遺託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

而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答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夫之表則固宜決於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清自別去南都近二年家居又六年自知八百有退無進自甘稿死於下矣乃承老先生列位當道不棄使供今日之事眞所謂以蛇負山者日夕戰慄非不自知而令甥李學諭亦能察此意而相之庶幾可不至甚得罪於斯文清亦自揣矣果才弱不勝便當及早引身而退當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十一

惟俯賜道鑑幸萬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清不肖奉辱二位先生知遇及與進意良厚感佩何可當自南京歸家僅數十日而家父喪百願違心以故久不及脩問吳府尊來承教帖益用感愧清今服闋已一年然先父母之葬僅得封塋而未成墳大父母葬失其地久未能遷亡妻亡兒尚寄淺土近日次

兒年二十復喪百苦叢身家貧累重且志荒業廢自顧益無可仗以自立者北上之期未敢卜也茲因吳公便病中裁素一伸情悃吳公真有古循良風居今世而肯如此做人如此做官者絕無幾世道之薄可嘆而信郡之多賢益可徵矣夏末惟二賢千萬爲國家爲斯文順時保重是祝

寄李宗一書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十二

少少屈受而無詞矣奈之何哉義命二字正須於此際有安著處耳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素知而始終一貧負債輾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今少宰彭公自號從吾居士者素貧也賢者自結自解自愛其身以有待吾一身亦非止今日吾一家所取賴而已也大凡背瘡多是內有憤鬱不堪火氣橫出肉理所致昔人因此者見於史傳多矣吾

宗一何緣有斯疾也何緣有斯疾也今雖窮不猶愈於遂死乎自愛自愛清不能爲子力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卽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死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勵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哀情縷縷臨便增切貴恙後氣色果何如注想如在目前

又

氣體肥厚之人飲食常要甘平味多病後瘦減亦然此又養生通法也清每年夏來一日之內常兩餐用粥得免焦渴只此一節亦不知是省了多少藥物耶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冬亦一餐用之酒最能敗腎且昏神宗一戒之氣體厚者能戒之久後自有一段分外精神今人多不曉也李白王勃素嗜酒未必能助其興然其本原正大聰明爲此汨沒多矣陶元亮亦每自謂嗜酒然料其人決不肯飲至昏醉故能全其真而見之文章者若是其沈鬱而光潤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當知聖人之不得已處然自不及亂矣

又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大槩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

惡亦未盡其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立錫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旣未得有官者之祿下又不得爲農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如何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長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許魯齋先生固嘗有言以教學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華如清則不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爲此費心非是圖貨財滋植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義男營運生理此決不害義但營運要取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十四

利少而平穩者是長策耳亦恐欲速不達也因便寄去云云

與黃德馨石仲殷書

進孫至承來翰及佳惠近所得如何聞看中庸序已畢亦見得與大學相表裏乎蓋所謂道統之傳者卽大學之道也所謂允執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義禮智之性道心之正也氣質之稟不齊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者格物致知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誠意正心脩身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不過如此是乃所以齊家治

國而平天下者也蓋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曾子而及子  
思元無二物也區區近來賤體如舊偶閱孟子盡心  
下一篇纔畢自別後多牽於俗心緒瑩董雖日看書  
得處無幾大抵惟三十年前用了也二友勉旃

復李宗本書

清啓自古凡未及一面而輒以襟期相付與者其氣  
味類非人所知而執事以施之清拜賜厚矣然惜執  
事之誤也清泉南一俗士耳凡百不如人執事不知  
清敢不自知往者年頗少志頗銳覽古對聖之時容

支莊公集

卷之十

五

有分毫不自揆之意今則愧負滿胸懷矣此其故何  
也念之可哀領吾林先生手教及味來翰意知執事  
方擊楫河洛開隱然有收功一原之想壯哉行矣百  
年易暮若眼前一切事亦豈在所掃者離乎此又不  
足以言真矣蓋其緊喫處全在不言中言及此慙負  
天地君親慙負師友矣執事自愛一見何日不盡所  
懷附杭筆四枝墨一笏扇二握

與黃德馨書

累承來書知所以愛助我意甚厚益友之言豈可多  
得吾雖未能盡行之然不敢忘也涉世甚難畜德宜

豫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爲  
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  
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惟念箇虛字則自覺安  
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裡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  
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  
色不然形靜而心驚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  
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  
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但彷彿似有一二  
時襲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  
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

支莊公集

卷之十

十本

成始成終之道今且與足下一私講之試訂其是否  
人便可書復也此等言語足下只自知之蓋吾平生  
行不掩其言甚多工夫未到故態時發則此等言語  
祇爲人作口實笑謔耳今歲科舉不知足下與仲殷  
得了此否

與周提學書

久不覲模範曷勝翹仰茲赴禮闈道三山謂得傾片  
時春風之賜用壯萬里之行至蒲乃聞旌旆自漳南  
返豈天膏其遇耶竊聞之有識者云仕宦當作提調  
學校何則以其得專爲斯文出氣力爲國家生長人

才又非其他官比也尤在持重爲之耳生既不獲一面聊以是一言獻而狂率之嫌不敢避也途次不及致詳幸察

與陸憲長書

清辱知愛最深感荷何可忘自甲子歲奉書山東後枯守家林莫能嗣音愧負遠近至江西得邸報知擢憲吾閩海道一帶千餘里自此富波恬浪靜矣且八郡之人至今飽公向日德政於今繼之信乎事半而功倍也清到任已數月祇是紛紛度日曾未有絲毫之力於學校閱視公向者一日了數十大公案猶文莊公集卷之二十七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自執事以疾乞歸生思仰不能已苦無人便莫知貴恙平復與未後得張元器先生及饒侍御言貴恙久已平復但堅意不欲起蓋先生自有見也生非先生謬薦不得供事江西學校愧劣才不勝重任日夕凜凜如蹈春冰恐有孤朝廷任使及吾先生所以論薦之盛意矢心於天不欲於紙上縷縷惟先生便問

以教戒之又幸志同先生數時不惜教戒受其恩知同此感佩也適會辰州太守陳行且諸生試卷未定造次僅具大畧不盡區區惟順時加重將來當有人爲國家宣力之日耳

與畏菴朱先生書

向者自浙江來知已擢湖廣右方伯繼又聞已轉左公輔之拜想在旦夕正人得路國家之慶生民之福也何庸喋喋清幸不爲君子所棄辱收而置之教導之列銘心刻骨自不能忘奈庸下之資只今居閒猶不免與俗冗相還往往且持不願之心以酬酢乎其間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十八

得一失百而又力未能自拔而遂去私懷凜凜恐終有負於大君子之門他日雖欲自新其路無由且大期已迫耳興言及此甚自愧屈也向自南京歸自以家父素康強少計之猶當得十年團圓之樂不意遽有今日之事復何言哉今則是永感之人矣又何所不可哉且進既不能有分寸裨益於當世退又全無以自異於流俗况且閒居圖自逸於勢似便且易者而亦未能鄙拙之甚可知以此自知不敢復有厚望而僕僕爲行計也聞吏部近日方嚴起復違限之例清亦不顧矣便中徑述其私頌之事如在父兄前



實恃恩鑑不罪餘情陳通判當知其槩

與曾侍御書

伏在喪次道寂殊路使節行留傳聞不一自諉契會將復有日不欲瑣瑣於書問問塵瀆耳臘月廿一日已奉先祖母及先母之柩至二墳所本卜其日先葬祖母俟先母墳成之日則葬先母不意臨期即有拘礙今改卜正月初五日葬祖母十一日乃葬先母也初三日在先母墳所承本府羅同知遣官至寒家送皂隸二名云是察院所遺者訝未得詳即以初五日葬事回家過府問故羅乃出院牌見示讀未終竟驚

友莊本集

卷之二

九

愧汗決不能已清一顧蒙庸俗人耳若曰頗知分不敢求稱所欲不敢虧負於人則或庶幾若曰學行云云則豈不自知况本蓬戶草門之子孱孱碌碌之人幸際明時得側士大夫末座自父母而下咸獲霑被恩餘衣食之類視前加厚矣近雖有疾幸賴藥力已就平復二喪且以次第舉葬稍遣目前儘爲過分懽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稱而慙愧天地君親慙愧賢士夫知已耳近者本府縣以執事及諸公俯待之故益加意相遇頗出衆人之上羅同知清慎自持當官絕不聞分毫有所取受而爲僕措置治墳之費及分俸

不見惠此禮羅歷任七年未曾一施之他人者也隆意所向人情增光知感知自豈特儀物閒哉噫僕之負執事多矣豈盡知僕之無所知識無足存錄也哉今者院牌又復云云獨自顧何人而敢當衆人之所不能當受衆人之所不能受者哉昔鄒魯爲相有自知之言後人以爲鄭五才實無取惟自知一節稍可贖愆僕竊是之抑思古人亦有直自擔當者亦有徑行不辭者大抵皆自覺其無忝乃能自安如執事此舉誠非不肖者所能安也僕又非能矯激立名者庸劣之資求同衆人尚懼不克况敢求異於人哉萬一

友莊本集

卷之二

十

中有矯意則爲重負斯文知已骨肉之情神天當明誅之或暗壞之爲人閒矯激者作戒矣所以不敢安者特以自知不任而却冒然利而受之以重傷賢者之明實所不可故同知雖屢遣送終不敢受亦庶幾用此一節贖愆者也且來儀僕雖不受不凡之厚意則固有出於物外者矣如或者以爲執事施禮於僕而僕却之則爲全不知執事與僕相與之際者矣此意非可言盡惟知已虛心鑒諒當終收之度內也使旆北旋應在旬月內外續奉末由在途在朝幸加自玉爲國之光爲民之庇過蘇郡會貴僚王先生乞爲

申再三意

與碧川 先生書

生數年踰伏家林憂故孔多不敢陳賡然區區懷德懷教之心雖在多故未敢暫忘也恭惟先生碩德宏望台階在即而乃以微恙力求退休上爲天子之所眷惜加恩下爲中外士夫之所光榮嘆慕令始令終光前振後門下生實不勝慰願之至清去歲四月至江西供職向自揣庸庸凡病疾素多自分槁死林下矣今乃復叨竊此職且此職乃人之所易者生屈於才反以爲難以此久稽奉問而負愧益深中情益切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每一見惟德年兄便覺愧心勃勃且丁寧遇便見報者屢矣而至今乃得於驛舟中薰沐拜此惶愧惶愧伏惟老先生台斗之明淵海之量必能俯照不肖清而未忍遽厭棄之也近者豐城丁監生到亦蒙鼎言存問感激感激向生求高祖墓表老先生猶惓惓垂念但以清所疏事已失未及就請不日便當續錄申請儻得賜賁尤不世之光也

寄梅一之書

相別忽一載餘懷仰殊深執事學正而行介區區竊所嘆服企慕而未能及也然爲賢者願望未涯更

少濟以中和濶遠氣象如何大凡氣之所在理即隨之而得夫淺深也特知愛輒質所見區區凡下之資過悖尤多所冀便中痛指一二使得早救分毫如此往復吾人庶不爲虛相遇者嗣續一事雖曰有命然固有天理存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或陽亢陰怯則志意且不相屬生理何從融結亦非造物者所授也區區此言涉鄙褻知爲君子所不韙然天地網緼男女構精聖人於易言之矣執事今日豈厭聞乎文獻通考已承寄到至荷寧永貞得相聞否董汝淳儲靜夫王懋學想時相見誠人閒樂事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生自拜達來私門多故非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也向恩門內艱生僅得拜一慰帖及小奠儀洎後遂不能嗣音負罪自知實賴台慈照宥生違教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凡齒益長學益荒兼才力素劣弱又以是永感之人自甘枯老林下與草木同腐矣乃辱老先生平時齒錄當途綆汲使得供事江西學校閒第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不克負荷旦夕凜凜正自不知將何以報塞朝廷任使之萬分以

不負老先生教愛造就之盛德耳生今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忘學然所進其能幾何惟旦夕勉強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耳所願務其實而不徇其名要其成而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爲人才之實事而必使學者反復思惟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意之所歸宿果安在此則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况民閒俊秀清敏歎之乎抑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與方石謝先生書

生曩歲因叔父睿貢書後卽奔母喪到家又遭祖母喪雖非承重喪門未可卽吉故在家日久既復京又失長兒尋改南京數年閒憂患奔播少有寧日百事俱廢故雖執事之門亦久失於問候所恃大賢汪度有以亮之於形迹之外清今乞恩終養者誠以父老

身單而子幼此目前當由之路無庸疑者願發之遲矣發之遲者私心牽之也然雖牽於私而終不能安旣而思之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又清自知從學失其術垂老不得實用故數年素餐一積不立使復遲一二載或得循資少進尤患所以立也自以公旣不能有益於時私又背棄其親而圖計其外不計其內雖復生世百歲祇益以負君親故此舉必求成而後已而亦不暇計親之養與其身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之已老也適得孫志同書謂執事閒清此舉始有惜清去之意旣而亦以歸養爲然蓋執事之所以然清者非人所能盡知矣此卽所以厚清也志同素厚清所厚必以正此舉賴其成就尤見其不肯俗清也清今旣出漢西門心始少安自謂亦求以不負師友之一節也因便輒吐其情用申謝意外此斯文之責天下之事其屬之執事者計自有本末有輕重旣到手時必不放過矣小子何知述至人之望於執事者如此耳

與九峯孫先生書

奉別益久仰德益深聞令器從一已冠婚而志行不  
凡克守先生家法益用慰喜清家城市而心久馳於  
溪山巖谷之閒然困於無力至今未能超脫以去自  
愧自悼百事無成計大期不遠將懷羞入地終無以  
自白於世可奈何哉人其亦奈之何哉適漳州進士  
石臚見過造次附拜因及不肖情事如此所謂貽知  
已羞者也向者從一加冠清不得觀禮於阼階之下  
茲附小儀致賀乞勿外久負字說之命以塵心俗筆  
至今惶恐不能成文愧罪何可當前期注度未卽加  
謹也清又念自引治改元得官一職者七年而以事

文集

卷之二

三

故家居者十年所見朝野之事雖醇疵不可一概而  
獨皇上聖德凝然不動環海大綱萬靈妥貼實有草  
茅書生一旦得富貴及自負才氣志節之士安恬之  
久所不能持不能到者居常以告鄉父老及子姪學  
生輩使知有聖明之德覆幬之恩而自慶其有生之  
幸蓋諄諄縷縷言之至爲或者所迂不自厭也比忽  
聞皇上爲邊情累勑夫實事乾綱獨運電爍雷轟驚  
羣蟄於九地振王靈於萬國甚盛甚盛快哉快哉可  
以徵聖德之涵負可以期生靈之永泰可以卜國祚  
之綿長鄙人數年所得喜事無此此者而鄙人得於

傳聞亦以信清向者之言爲有以也所恨清腐劣之  
甚不能爲明時展敘尺寸如得及早明白自退一意  
與村學生輩講說人倫物理相勉相勵相與服行而  
固守之以求不甚愧於爲人不甚負於君親師友亦  
庶幾其可耳而格心贊治脩廢保豐事業則自有當  
世諸賢哲在便筆及此爲愛我者盡不自知其孟浪  
也靜夫希大進之尚質諸先生以造次俱未能數書  
然拳拳向仰無時忘之倘問及乞爲道意否則不必  
也靜夫近有書到隨當脩報矣清舊有讀中庸私記  
一部甚冗穢近因諸生之求忙迫稍爲塗去其太無

文集

卷之二

三

謂者而出之名曰蒙引初藁明其未爲定說也且今  
以寄從一目下備看正望先生公暇賜一裁教示下  
乃幸仍乞轉致靜夫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  
語孟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溫故姑俟後圖鄭仲平先  
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姪讀書倘來取幸次第與之  
并乞達求教意

與都憲吳先生書

生自向者南都奉違不久卽以侍養歸家尋遭先父  
大故兼荆婦次兒繼亡家寒而事冗地僻而交疎以  
故老先生之擢山西擢河南皆久後乃得報惟今都

憲之擢四月卽得之福州聖朝所倚以爲西南一臂  
長城而一方數千里生聚咸所仰哺取給焉其任亦  
重矣哉况廟廊梁棟需材有日平生所學所負將次  
第爲斯世斯人盡出之此其爲慶豈敢止以爲鄉邦  
之光姻戚之榮而已也哉更念盛德不違微末生家  
居嘗兩辱江右手教去冬博士張顒歸自河南又得  
尊賜書儀感荷稠疊殊缺脩謝至負至負茲有稟聞  
貴祖墳在晉江三十二都與寒家石壁山祖墳同鄉  
且相近二十年前便已承委查訪全然無以復命今  
歲二月因附葬亡妻於家祖墳之左暇以訪之鄉老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天  
遂得其的卽挾與同按故迹令祖墳故址宛然蓋有  
被埋沒者亦有掘挖未盡灰土尚可認辨者其本都  
諸人能爲證佐者尚多倘及今不追問恐人事參差  
歲久益漫耳清懷此欲陳有日意欲脩書至雲南不  
擬尚在南都謹特此報計老先生聞之當自有權度  
矣目今臬郡知府慈谿包民敬名溥亦南道中人似  
當移文托其用心勘處并立石標界以明大家水源  
木本所在如更得貴宅舊藏墓誌譜記之類錄附公  
文之末使得一一按實而處之侵者益無辭矣清近  
試省下三學諸生試卷方閱未訖又值同僚新任及

他期會旁午造次奉狀情不能盡言不中倫統希台  
照海涵不宣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敝鄉陳先生至張家灣承賜陸宣公奏議二冊仰惟  
一代眞佐其精神心術盡在此書微執事見愛清何  
從得此快靚也第愧不肖弗克負荷耳在京時屢欲  
假片時從容以請教而以疾見阻登途益用慙然便  
中敬此申意

與柴墟儲靜夫書

戴地官來承惠鄉錄并手教諄諄所以爲不肖計慮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天

者至周且切矣敢不敬佩墳宅一事亦有大理蓋人  
物皆藉氣以生亡者所藏亦在大氣之內故自墳而  
言則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自宅而言則風氣虧疎斷  
無佳產寒家百餘年來世衰一世清雖忝士夫後然  
百病叢身百事不立于長成者連喪其二家計借助  
居半凜凜乎名節之傾門戶之落疑亦墳宅氣數之  
衰使然有非區區人事杯水之力所能支持者故不  
得已因祖墳之水濕及妻子卜葬之未定而僕僕乎  
風水之求也此情豈容自諱於吾兄然清卽今自斷  
每成一墳除買地外僅費五七兩之數苟且完固而

已不肯同俗作好看事此又泉人所共鄙笑者清獨不恤也執事於此亦可知清用財之槩不然所犯必多異議將滾滾而至矣明年將如來論受徒講業并可刪改舊日書說或有小益於童蒙所恨只是文字上工夫耳今復何言哉草草申謝餘容續陳

又

承示所著夏姜二公墓誌銘摹寫深至二公平生臚然在目雖老朽猶覺有懦夫立志之意感佩感佩清於四書易經草說舊日只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易上經十卦然尚未得刪定餘則蕪穢尤甚未敢示人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不意無識者盜抄并以付書肆刊行而差字訛句多不可讀今欲就林下溫燖整理又以諸故墳皆失地存亡兩不安方請廣信周姓者來爲改張而貧窘獨甚或有地而不能得或雖有地而未能成墳岌岌于懷卒歸於任運而已清比歸他無所恨者平生負君親罪萬萬今謂之何哉因得所示二銘益自悼其枉生耳

又

病中遇故知某人考滿行謹此奉通信問吾兄過部以來輿論甚服謂敬簡二字俱得之僕得此寤寐亦

慰喜也但聞貴體甚薄弱後嗣至今未充此亦當內自謀之要亦有大理也要皆當及時謀之先賢謂人謀孔臧亦可回天命大抵天於天下善人君子決不能一一顧盼扶護得到而使休咎吉凶各得其所也故人當自盡人謀人謀者亦孔子所謂務民之義也人謀盡而終或不得乃歸諸天耳推而言之此孔孟所以欲回三代於春秋戰國也此南容之不廢盆成括之見禍所以不謂之命也朱子曰濂溪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粗隱顯一時穿透又曰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因便瑣瑣及此宋孔時已到蒲僕約今冬行緣家父有祖母服未闕闕日將爲小兒冠婚乃行耳

寄林待用書

閣下一舉義聲在宇宙清無庸贊惟閣下益爲國自愛舉一事量不至一日廢也竊謂所以永終譽者實在此因張太常便率此奉瀆所恨相去不二百里而不得遂一面引領壺公可勝懷仰之至令尊老先生暨賢昆仲不及別具希引賤名拜意閣下亦尚宜速行乎

與畏菴朱先生書

今春曾具素書附饒侍御櫬便至臨清王思德憲副處托爲申上老先生尊前計其時適有變故或不便於申達然至今亦未得思德報也生自去夏至今秋爲考試事頗勞劇因而得疾自知庸才弱質難以應世成務七月初已懇疏乞致仕今此待報矣生初未知老先生北行變故所由近得一士夫過南昌畧道王太監之事當時自巡按以下皆謂不必舉聞惟老先生必欲行之却自多此勞攘云諸公共談者亦多以爲然生愚獨不能無疑也夫人主春秋鼎盛豈可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令手滑於罪狀不明之人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今也不然設或出於左右者所矯雖巡撫大臣亦不敢問誰何亦竟不敢以聞此其弊將何所不至謂有忠愛之心者能漠然不爲國一計念耶且他日或有究詰其事者守土之臣又將何辭耶竊謂老先生此舉於理與法皆得之而閑邪杜漸忠愛惻怛之意尤可念故雖卒以此賈禍是亦理勢宜然而老先生所以辨者也此外又何足計耶便中特此奉瀆起居疎愚不識時忌惟老先生必能爲慎之外附奉鄉錄二冊備覽

又

近者謝洞教諭至承教帖并日書墨刻感佩何量陳寧進士至亦能道尊意且感脚力之賜此清表妹夫也清去歲十二月葬先父於南安先母舊墳水濕今徙合葬焉墳去城四十里恨太遠也但其地頗有生氣穴位八尺之內通是五色及黃紫細土牙關小石亦有五色者私心頗以爲慰亡兒存畏亦別葬矣惟先祖考妣舊葬乃過龍之地當亟徙葬而力未能及也姑俟年終爲之清今年亦不免教授生徒其富者束脩禮亦受之以助目前之費但舍已田而芸人田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其終兩失之爲媿耳杭州庠學生員施恕者有士行其家甚貧能守分清十餘年矧已也其身家履歷與方寸事最與不肖清相類其制行嚴密清不如也與之處甚有益向遇杭時欲言之而未敢今與之別又二年益思其人不能忘便中因道其姓名惜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於今而此子詞藻之學又不逮人意其終窮矣便中特爲好善君子及之渠固外外之求也與劉司空書

生自去歲拜別來任以中途感疾就醫七月稍瘳白八月以後一向奔走東西在本司率不過十一二口

或僅三五日卽復出以此職事之外百凡俱廢惟天  
下達尊動定安否則未能暫釋於下懷所恨者迹不  
及耳未審道體近來萬福如何清謂如老先生者在  
朝廷多一日則多一日之重在鄉邦多一日則多一  
日之光由此言之人心所祝願於老先生者寧有厭  
日乎此間學校事宜儘多生到此俱未能舉行只有  
應酬目前文具及考試去取而已以少也學不得其  
術今則過時而打格故此任雖衆之所易而清乃獨  
病其難也且病體益衰精神管攝多不及計數月後  
當別有奉問茲附奉新刻吳康齋先生文集一部備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寄碧川 先生書

向者得告以歸自謂當得盡寸草之心於慈父不意  
罪逆深重天實禍之竟乖所願抵家僅六十日而家  
父棄世雖猶幸得親湯藥及殯殮等事然不孝忘親  
圖歸不早之罪已萬不可追矣久不得奉狀恩門爲  
負諒在情察前月生已釋服方圖奉狀未發昨鄉辦  
事官歸自南都送至尊賜家集一冊綾帕二方椽筆  
題緘斗光下灼肅衣拜受豈勝慙感銘佩之至清今

雖已釋服但先墳未成亡妻未葬及祖墳患濕而未  
能遷兼居宅敝壞之甚至無以蔽風雨亦姑用借力  
脩治家寒身單實爲勞瘁北上之計尚未有期知必  
以此招罪然勢不得避也仰憑恩照故敢及此若不  
肖感德戀教之心久而滋切有不能自狀者非敢文  
也至於明德日章大拜在目此乃海內善類及蒼生  
之慶又無庸生喋喋也手帕二方香茶二帖奉表微  
忱高祖墓表尚乞留尊念更容申謝

寄督學邵先生書

先生橫渠理窟序無一字虛下者向見姚秀夫先生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浙西水利書引亦然天地閒此等文字蓋自有數也  
二篇清最知玩之使文皆如此何厭於文也又擬謁  
李旰江祠詩希古慕賢之念出於肺腑之真亦自與  
時文不類適有絆不能盡惟倍爲吾道自愛便中更  
祈無惜教音

與雲室廷玉先生書

先生三月十七日手書寄劉希範大人來者直至八  
月廿二日方到卽今日也前此生屢拜書想多已達  
此書又承教誨感刻豈能盡述中有自道爲人蠢直  
老實不能以言貌動人今士之所喜者皆區區之所



無儻有議言宜早寄達竊謂先生之德之學非惟生等親炙日久者欽服戀慕之不暇而上下之知先生者亦自不爲少矣且今士之所喜者固先生之所無然先生之所無者正先生之所以爲高於時人一等者也天下之理誠則形久則徵先生胸中固自有定見有定守而不爲一時之士峴嶢皦皦於目前者所能動矣今又加之以勤克之以弘旦夕所到又豈生輩所能窺量雲南行事聲聞自好大抵自根本上發出英華有識者自能見得其用方林二君子尤見先生之高蓋輪誠用人而不盡用一己之長者此正惟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有大地步者能之中才所得有限者決不能此此節生甚爲先生慰願也凡前書已及者今皆不贅

復王希文憲僉書

承華翰示及動履并新行榜例及臧先生節旆所向非至愛不同恆情鄙夷衰腐者曷由有此感認感認閣下宏才茂德定價在朝野清不喋喋近日王德華先生特有薦草如德華實造地位閣下或未盡知也粹夫臨別會一問及清答云此公吾同榜中三百人似未有出其右者渠復問其詳清又謂其氣度宏遠最銳志功業然必從本原上做出更詳及其務本實

而畧華藻之意渠或未之信清不自知欺也因謝東及此者正以德華知公已深或者閣下未與相面恐知德華者猶未盡耳德華之薦公正所謂不求識面御史也此忘形率爾之言他更無所爲也清初九日至吉安城已考吉安府學及廬陵安福吉水永新諸縣餘猶未及也南贛二府已白臧公許甲考大約五月半閒得回總司來人回促急筆弗端統恃情亮

又

德華宦業後進未見其比其學亦與時人不類雖在翰苑諸公渠恐亦未多讓蓋其正而簡一而詳未易當也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復林居魯書

清前累拜書期至金華一會今則舉爲虛詞矣知負知負其時且欲進拜章先生亦竟不及此殆行止非人所能者不盡述也執事不諒乃至以相外責之殆未得清本心耳清以正月二十一日至家前三日過莆得會令兄及令壻多荷厚雅自至家塵冗紛紛每神馳於清源之麓紫帽之峯而力未能遽自拔以往又苦於多累正恐來日無多而乞歸之計亦徒然耳心事如此又何足爲吾人道者承惠王文忠公文集

清奈未得詳覽以究尊惠以復雅命偶閱及知學  
記則知此公非止爲言語文字之學者視宋太史氣  
味爲真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所敢輕議然嘗觀宋  
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而勢太張波流太靡雖屢  
屢自辨其非文人靜而味之則其骨氣及步驟終似  
未脫文人之習者况其學亦雜遇老談老遇佛談佛  
胸中本無主張忒把文詞又博洽當事了嗚呼豈知  
天地間事尚有大大於區區文詞博洽者夫學不博不  
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真偽之辨耳  
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其偽者性道教外物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絕者以此性  
道教三者在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  
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爲於世無  
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存  
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未能盡  
其說也

與梅一之書

戴地官來承華翰及厚惠恭審太夫人萬福令嗣亦  
挺挺有立甚慰甚慰清永感之人矣故今日進退無  
甚係戀者所恨尸素十年無毫髮之效於公家而平

日師友相責望雅意今日悉爲終身之媿矣復何言  
哉家貧時時假貸於人三子力教以處約之道明年  
將受徒自給兒女債今猶未了也清嘗謂士夫當自  
辦材料在國爲國在家爲家雖在天者不可必在我  
者固當自立大要只是養與教兩事然紀綱之立爲  
最先家國一也清今益衰病恐力不能終此願耳所  
言人可笑惟知己者不訝逢便希不吝教幸甚

與林允瞻東

聞之古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清  
以膚淺多累既無以補吾子之萬一而顧辱厚儀揆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之道義實所未安故敢辭且既以爲不可受而辭之  
則決無復受之理矣吾子幸予諒焉

又

昨承來意勤甚足見吾子處心之厚處雖然亦不可  
使清處其薄也子如予諒則其所以見愛者尤深矣  
况君子如水之交初不繫於是也

與楊君謙書

去秋承教益最多敬仰敬仰別來所進取當益不可  
涯量異日斷當爲斯文增一光燄矣清嘗竊謂學而  
主於平實人固多以易視之然語其理之至當則又

不論高深奇怪之與平實也或者平實之難轉有甚於高深奇怪者而難易亦非所論也惟其當而已抑今人之所目前人之高深奇怪者自理視之似亦一等平實也文章誠學者一事至理所在又非止可以才力就此意惟閣下意嘗及之而愚於今得因便風釋之以相證耳清今承乏祠祭司司事頗簡念欲及公暇退脩一二以豫當世末用者然氣質老矣強力不前奈何奈何吾君謙可及時兼程矣

與喬希大書

別來又添許多過惡矣自念犬馬齒三十有二去四

支莊公集

卷之二

无

五十而無聞者幾何而一善不進一識不長尚何以自諉於天地間哉加之百病交攻氣體萎弱正恐終爲大明宇內之一棄物無復報恩宣力之日耳如吾希大天分高爽而信厚加以年富力強甚好學做人也清徒爲歆羨而已偶得鄉人一便舟次不得盡其所欲言惟情照是祈

復楊方正書

蜀阜存藁一書當時所存篇數似太多而寫刻亦多訛字近方欲請諸徐公求刪去其不甚切要者并正其訛字而重刻之故多用朱筆點記尚未就緒今如

命奉去惟乞覽閱之際隨筆去留更批示大意以扶不肖之不逮則豈惟不肖之幸哉至懇至懇

與嚴州諸友書

自十一日與諸君江頭一別吾從舟中望諸君諸君亦以岸上注目當是時吾以吾之情知諸君之情矣云云雖然離合亦常事耳吾自有欲言者大抵天下事無甚易亦無甚難凡聖賢所責人爲者皆人之所當爲亦人之所能爲也况舉業一事豈有專心致志於是而不得者蓋有之矣是必其資質之甚下也以吾觀諸君則資質又皆非人下者顧用工何如耳而

支莊公集

卷之二

罕

復儲靜夫書

清是月初四日已徙張吉士所居賴叔鳴悉力其閒事乃得諸連日脩補掃除之役尚未畢承諭在途兩夢僕貌遽豐碩者有其故矣非偶然也覽書感泣此生不知果能不負公否耳

與饒侍御書

清至今猶未得覲執事一面而執事過聽兩以賤名  
廁薦書愧不肖何以克當今此供職日夕凜凜惟恐  
有負君親有負知己爲罪不容誅耳陳進士大人至  
清適有行役造次附謝莫盡下情是亦一負惟俯照  
不訝是禱令嗣大人他日必能大爲國家宣力以踐  
顯揚之孝私心甚爲老先生喜慰欲印一書寄送尚  
未能及懷仰懷仰

與李宗一書

鄭典史來送到手書并紬絮之惠祇受之後頓然若  
忘甚愧甚愧清向至江西未能有一毫樹立報稱而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遽致仕人或以高目之可謂不知已者矣清此生永  
負君親師友無可言者自到家三子令各讀書認字  
家事不免自勞風俗日偷清宗族中表殊少可託者  
老色日深大期可量邵子所謂生於太平年死於太  
平日清亦幸一與焉舊有書說數冊意欲溫故而刪  
之亦以力貧未暇且皆只是空言浮說何足道哉每  
見來風韻不凡意當遠到未乃亦有休閑之想豈年  
來稍向衰邪令器未第想已近除官次者可繼志中  
閒或質不逮便可使力家亦足以怡晚景耳鄭復行  
冗中援筆百不能一吾人此日通書於萬里之外莫

能幾度耶况清無力尤可念也惟各與諸子道毋忘  
世好各圖遠業

又

向有兌糧典史回自南都道執事拳拳垂問意不數  
日賁書惠者亦到感喜無量清比欲奉書因典史言  
不久當自來取故遲之清六月閒十三府小試已畢  
以不得與者數千人來鎮巡各衙門求勸續考七月  
閒復多考了三千三百人連日夜看卷頗疲勞舊疾  
復作況平時在此世事亦甚多端却不如在家林疏  
食菜羹早眠宴起朝經暮史朋聚友集爲自在脫灑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也且及物之功惟有考較文字一節得行餘根幹上  
俱未能及而計亦未必能行也故於七月初九日發  
一懇疏乞致仕以遠隔不得請裁姑遽管見行耳期  
必得之乃穩若復爲官所迷再一二年龍鍾甚然後  
歸所失多矣又在此亦頗爲王府所怪怒然官可舍  
不可輕屈於人也俟後續具臧瑞周繡衣在此極蒙  
其相愛信今龔公亦然知皆執事所吹噓也然清不  
敢不謹江西人最易起謗今始知之然浮言不久亦  
當自定累承指教知感知感今科所中舉人清所取  
優等及案首者凡四十八名衆頗以爲難清亦以爲

一幸云

淮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所借來陳石齋先生乞終養疏及彭方伯所寄來東  
昨夕已於燈下各錄出一通蓋清自南來所得今世  
文字未有若此者正氣之英華自是與尋常藻繪者  
不同新學小生偶從執事得此知賜矣疏中有云內  
無攻心之疾則外無從事之難清愚竊以爲此語當  
不止爲其一身之事發也意此老年來所以遲回顧  
惜此一進者其特以此耶然卽此隻語儻畱聖心則  
其所關繫補益似亦未可以計量也彭公之書謂國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此真知念國家之言  
抑可謂凡百有位之通箴也至謂識得破時三公九  
卿山夫野老一也噫公惟有此挾負此其所以處進  
退利害恩怨之閒脫灑自在凡百任之傍人窺視未  
見其隙也清因便聊一奉質于高明惟裁教乃幸唐  
李文公謂鸞鳳之音自不得不鏗於燕雀今觀二公  
之文若此然本二公之素所取重於天下者元不以  
文也李公之言於是益信客舟燈下抄讀之餘揭蓬  
一視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恃知及  
此不覺狂率

寄王懋學書

汝淳至備審近來起居休裕無復違和極慰遠想南  
都百務清簡得以尚友古人之時多矧執事負出羣  
拔俗之資濟之以三五同志相與金蘭麗澤焉造物  
者當此時爲此布置宜真有意哉一時天地秀氣界  
之士類爲浮華瑣碎所耗散者大半矣今得諸君子  
意見如此他日檐當應有在也心非木石寧不爲宇  
宙元氣一助喜耶聞之善自愛者能以數年而植千  
百年之業或一日而遺千百年之休儻非收拾得早  
樹立得早則何以克致此惟愛日自強無若不肖清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之蹈後時之悔哉因汝淳回便申此區區

與司馬張先生書

生近得田崑主事轉達所賜尊翰珍帕并題二扇格  
言南向再拜又再拜卓然光霽之在目至感至愧之  
情實不能自狀生不肖之病惟老先生察之悉而憂  
之深故所藥無不切中病原而養德之理亦自備於  
其中矣今二扇謹寶藏之而各錄出三四通置之凡  
所坐卧之處庶幾三年之艾猶得及於七年之後也  
若賓客足迹所及之地則不敢以張之而所錄者亦  
不題爲某先生之惠誠懼懲艾不力祇爲文具則全

重吾老先生之愧也長兒存畏幸忝鄉舉將來會試又將各分一通與之期共努力耳云云

寄鄒汝愚書

梁叔厚先生來知廣中相知有劉時雍李若虛二公爲慰令尊甫此時猶在廣否義命之際量已洞然蓋但願其子得做好人便不得兼願富貴矣近時吾輩中如懋學者僕竊心慕之其學識志量果不凡也天瑞在貴州至今聞問猶未見其多進益處僕非喋喋方人者蓋惜其以如此之才識如此之氣力而獨於助長一病不能少減以其與執事夙相好也故及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清閨正月十九日自建昌歸南昌又明日晡乃得德緒賢弟訃告吾先生謝世痛楚奈何慟哭奈何清於吾先生乃僅止於去歲之一見而已憶昔先生別不肖於荊原登轎之時泫然涕下豈吾先生於時殆亦自疑其不可必復相見耶於今思之五內如割復可奈何哉清自供職于此日不暇給小兒此回出於不期雖父子之別亦不得盡所欲言今日追至弋陽僅

得草此與列位相問前日在南昌匆匆無奈姑附祭文藁見意耳再告德緒貴溪敘論事方圖爲解釋似未足深憂也老先生向亦垂教及此前書道粹夫事姑只自知勿泄於他渠後來亦頗悔悟也

與董遵道書

稽勳孫志同文選黃汝脩及太常王廷輔少卿亦舊考功也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爲意清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甚聞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非但先生自有牢關意其弟子之畧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者不必以此厚先生矣殆必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有其說也又其向日同志一二比來復出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者也况今既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脩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清又謂七八年前姜仁夫亦力爲之辭皆先生所厚者諒非有他也諸公曰章先生之見信於人如是哉歎息不已蔡清寓北京崇文門外奉寄董遵道賢契知之計諸君若到堂上地位當別有施行今則未敢望也

與楊實夫書

自南京一別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自此百願違心百事俱置念外矣高第尚未及賀亦得一慰親心爲喜也繼聞以養病回家固知賢者所志有在於一第一官之外者清懷賢之心自不敢過但北上之計全未及辦而力亦未能辦也近以目病不出戶已半年聞古人書頗覺有味而終復爲家事世事所奪駸駸衰暮目前事既可自考後來事又未可自保故未敢果於復進也賢者歸已再年靜中所得必多何日獲聆至論以沃我焦枯爲此生之快也貴鄉楊判文莊公集

卷之二

題

簿自南安來過翌早當遠別燈下連寫數書不能伸意心照是賴

與江西黃提學書

易解節要者生友舉人新淦周同所述序之者曰劉職永豐學生員也節要主於發明理數無意文藻而劉生之序鑑評似乎端的詞氣似乎簡雅意皆有沿流遡源之工夫者生竊慕之不知執事曾深知其人否因便錄此一序申達蓋其嘗用心於科舉外亦今學者所難量必執事之所樂聞也

與倪上舍書

不意吾青谿老先生遽謝人世朝野哀悼况門下小子素受恩知痛悼可奈何哉以江山阻遠不得躬至柩前一哭弔其負愧又如何茲特脩香一瓣牲醴二項祭文一通帛一疋托爲奉致于老先生尊靈聊表此情深愧不能盡也又切以老先生之遺勳遺德今皆在足下一身其所當保重者亦非一言可盡惟賢明之資素出等夷更望千萬念之勿替

與徐方伯書

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文法者不以文爲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

文莊公集

卷之二

題

以大有所立終不免於以文立家者枝葉勝也諸葛公學不事章句當出師倥傯之際援筆上言乃得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其梁甫一吟亦春秋筆也此其根本所在爲何如哉嗟夫大易之序賁極而剝來中庸之至德則尚綱爲之階吾夫子是以乘除世道而有從先進之思也融堂先生生丁蘇黃秦晁文事盛行百巧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喚

醒學者崇本之念矣此其所關繫豈細故也哉所謂可與知者道也云云

復鄭廷綱提學書

累承顧惠感荷殊深昨行又辱華翰并厚儀益增感荷教條一編敬已披閱終卷清之愚於是開益多矣翰中末段所諭自當體悉來指昨以紙筆不便故稽緩計在情照不備

又

生清又言清近見士大夫往來書翰有以有道二字相褒稱者清愚未嘗不心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三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字加清者雖其人甚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今或褒名節字以相爲重便是互相標門標戶矣夫君子豐於實儉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厚知己之道也况如清者愚下最甚百短之中或得一二僅可處誤愛者遽借之以美字語云將如後患何故今謝東亦自不欲出此二字回奉非敢畧也固知老先生意在誘進後生輩然此意又非所以爲尊者復也惟希俯諒

謝姜太守書

清不佞知鄰國有韓荆州舊矣塵泥心迹未敢輒以賤姓名通起居之敬于執事執事何從過聽乃先辱引而置之度內蕭通守公至承賜源流至論蓋所以梯其進也而諭民善俗榜文兩集皆鑿鑿乎儒者之實用凡有志經世之士所當預置一本者此其爲賜又加厚矣夫儒者之效久不自於世公獨汲汲爲斯文猛着氣力如此公固自以爲分內也公此心何心哉惟堅守此心而力行之不令少雜以他術以終其效於此一方天果有意斯文當不令公之功用以止顯設於一方而已也清泉南一俗士少蒙父師訓誨偶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辛

於時文常習中窺見一條正路若彷彿自謂稍知趨向者夫何年來碌碌進則無以藉手固未甘於脫落夙心以苟且目前而退則尚繫於瑣瑣者乍雅乍俗如狂如癡曩時一點壯念幾就消磨矣適聞來賜復覺竦然乃知世固自有典刑在也惟是鄙愚自治不勇他日或叨一命不自知果能執此以往否然長者之賜意豈泛泛者感佩殊深以賤疾去畱稍於布謝負罪未涯瞻拜伏冀爲斯文加愛不具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生稟質極愚俗學俗心纏繞深矣向因甯永貞先生



得覲顏範及聞盛德之詳私以爲知所嚮往矣歲月蹉跎猶依然故物近復得拜見於長安邸舍雖未得朝夕樞侍然辱所以警發而指摘之者甚厚乃知大人君子愛人之心無量也生無似竊以爲今日誦孔孟程朱之書者滿天下求如吾先生之宅心制行所以處家處鄉立朝處官處上下真能發越孔孟程朱之言於一身而不負其爲後人開創之力者一世實未能有幾人生輩心苟未卽槁木孰能無所感動誠非以道盛德於尊前也一念仰止因事輒發而不及計其非盛德者之所欲聞也生所愧正所謂徒羨人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而甘自棄又曰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自顧凜凜實恐終有負於賢者之門也惟願先生尚留之度內他日容更有請益而起廢之日耳向承途中寄賜李忠定公行狀及手教輿地圖及昨者嚴辦事送到道學傳志同與生已同拜領增感增感志同亦同此渴仰之情數日以小疾在告故未遑脩書生因廖外郎便附此致忱特乞節哀加飯重爲吾道保愛斯人將大有賴耳甯先生已涖鳳陽任必自有書達矣茲不及柳文肅公文集一部附奉備覽

寄周汝厚書

數日欲作書而牽於人事及今已迫南歸又忽忽說不盡矣清此行本爲應春闈行然靜中自顧殊無可以應春闈者况孱弱之軀顧影隻然于嗣一節猶未能上慰親心豈宜切切於功名富貴恨向日搖於親朋之議不能堅持夙心而虛此數百里之跋涉耳故今斷然而歸非能輕功名富貴也鴻鵠之微豈能一日而忘其翹然外鶩之心而或漸于干止于棘者力有時而不足翅有時而當戢耳衷臆之私當爲吾兄一布也科期迫矣京師之會姑且未及如有教惠可訪吾泉人士之遊于京者授之儻便仍以屬之廬陵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聖

周伯承兄轉至吾提學先生處達焉則所以慰鄙懷者言弗能諭矣

與徐大參書

生以十三日發洪塘今日抵滄峽臨行間極辱教愛感佩何量所歉者克治不勇恐他日見公猶復是故時人耳雖然敢不勉諸承教來途中稍把鄙懷寬放著亦覺有一二意會處大抵心固主思然思之太迫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瞶於眼前矣鄭仲平爲人果士類中之難得者其志操剛剛故能有立而又安詳不暴清不能及也今之科舉之士

志不在溫飽而又不汲汲於名者以生所見或未有過之者也此後又得老先生振作之將來必大殺有成就矣又如汀州賴友先者清猶只見其文耳然因其文亦可以占其人品之大畧天地間善類亦不可多得清故私拳拳云

托焦侍講書

生向進謁不獲遇自後阻病逮今且三月徒抱炯炯耳極知長者厚德故敢忘疎賤徑托林廷玉代訴養病一節蓋生父母年皆六十僅有不肖一身而不肖近來病勢轉劇故萬不得已爲此決非敢有所矯亦

文莊公集

卷之二

奎

決非能輕外物者伏望憐察此情倘荷仁人一言之利還家調治有瘳不出三二年當復奉顏範矣承命取鄙作不知先生安用此等臭腐哉豈將有意教之耶但私藁已多散亡此出他人所錄字多訛謬欲俟錄正則病冗未暇姑借此復命惟卒有以教之乃如所願

與劉咸栗書

自甲寅別後尊府先生竟不及大用而謝世清亦失母南奔兩情摧沮兩地睽隔於今八年偶會節判令兄知擢第後出宰輝縣敬惟執事家學源遠壯行自

今萬里壯圖皎然在目所謂象賢濟美之勳自可計日而待惟不忘清心治身爲本是期清今年四十八矣碌碌悠悠無一事庶幾可慰意者咎不在今而在壯年茲舉似故人冀用清爲戒耳官次擾擾不能盡所言情照是賴

奉新淦周先生書

生舊歲九月至京會附書盛郡錢通守處轉送生之行止事畧具矣十月二十八日承乏禮部祠祭司主事百仞之臺得涉其一敘焉君親師友之賜皆不能忘也但心酷嗜書史而氣質已老精神積久病憊於

文莊公集

卷之二

番

實事並無所得至於吏事又尚懵然方以迂腐不堪爲愧爲恐茲因年友盧君便奉此并香帕表意而已不具

寄莆田劉子賢書

觀先生所自待斷斷然實地根本工夫一掃却許多煩冗枝葉愚意今日大勢如此匡治之計須是先生輩出身也然雖未卽出易之益九二曰利貞弗損益之蓋言雖未爲時用然其弗損所守如此則所以益於上者亦既多矣而况又有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乎小兒存畏今年九歲矣家父母留在膝下

去先生纔百餘里而未能即時遣詣門下以供滙  
途中徒爲念之耳前在清湖遇海鹽陸陳二友來蒲  
欲附拜一書而目疾方重至今僅少愈得林待用便  
謹此屬爲轉奉外小意有瀆賢者然此在古之人皆  
用之幸勿外

與周時霖大尹書

貴縣典史遣縣吏送到貴翰及厚惠賢友初履任四  
壁尚未完而遽及此區區受之殊覺愧悚天下惟縣  
官最難做大抵一則欲仁以及物二則欲智以衛身  
惟仁上分數多則智上亦省力矣因來翰云云故及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適在家得親見來吏後此恐難遇立報書不詳

寄鄭仲平書

一別再更寒暑八百無進獨有懷慕仁賢一念自覺  
未衰耳向得家書知往揭陽辱過寒舍存問老親及  
名勛小兒輩感感揭陽與吾閩接壤尊府書問計常  
不絕又風土相類貴眷從宦當亦無不服習之患庶  
幾心力清一陶成士類爲國儲材矣然久不接一書  
殊用懸懸黃德馨會到揭陽否此友志行近來當益  
有進仁兄幸更引而上之爲斯文成就一箇好人在  
世閒大是好事亦吾輩夙心也第其家素貧正恐心

欲來而力未能果儻既到日給之類得不全令費心  
又善也

托周紹立推官書

一別四年恆切懷想病懶相仍早不及書爲負近因  
北上以疾留此有一切已事特托居魯大人轉遞以  
瀆切希留意天順年間紹興府山陰縣或會稽縣有  
鄭姓者任泉州府晉安驛驛丞無子攘得泉州民王  
姓者幼子爲子本名翰今傳者云名爲鄭麟或又傳  
鄭氏復姓蕭氏未得其的只在紹興城居乃清母舅  
之子於清爲兄不幸至此今清舅家人與業落盡矣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清久欲物色表兄而以力孤未得丙申年曾寄一書  
去而不見答亦不知此書果達否甲辰年又屬鍾繹  
衣爲訪之終亦未見報茲幸年兄大人當道誠奇便  
也特此奉懇乞以斯文骨肉見念爲清悉心詢訪期  
於得之乃荷初閒且宜設他詞以來之未可遽露此  
指恐其見處不同有引而遠之意則後難於踪跡耳  
其生以庚午年二月十一日申時但鈎得其生甲符  
合則的然矣便乞急字下報清當有以處之苟吾王  
氏一爐香火藉此有奉而不遂絕則年兄之德在清  
與王氏者豈言語所能叙哉且舅家元非軍匠等語

又聞鄭氏亦自有子此於去就之間兩爲有詞而無負者也書言有涯此懇實大清留此懸懸渴得一報

又

清之表兄今名爲鄭倫向所傳麟字蓋音相近而誤也在蕭山縣不在會稽山陰故前二姓皆不的一見細認與所聞無一不相符右手末二指傷痕宛然亦能道城邑里居之彷彿握手相慰恍若夢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悲遂使吾表兄無祖而有祖清也無表兄而一旦復得之數千里之外微執事之力不至此此其爲厚詎容以恆情論哉謹遣家僮從隸人上報清表兄卽同來謁謝昨家僮來多擾仍承惠方正學先生文集及佳紙重感重感表兄清終欲得其歸故鄉何者鄭氏後來已有子而故宗乏嗣何乃浮寄他鄉作箇無根之人以自沒其終身哉俟清至京後別具書奉今未能盡

與游太守書

清叨從鄉國後塵耳熟執事盛德有日矣以疎賤晚未兼迹寓彼此不相值末由一挹顏範爲歉近敝縣吳大使自紹興來承執事遠垂聲問兼惠良茶祇領此意良深感荷紹興東南大郡也以執事之盛德而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君長之清竊爲紹興之民喜得所怙恃矣會晤未期惟萬加保重以階遠到爲鄉邦士類之光實所注望清輒憑鄉愛及盛德有一事稟瀆今蕭山縣民鄭倫者原泉州晉江人王姓清母舅子也於清爲兄外家不幸母舅中年得風疾落魄失心鄭之父時爲敝府晉安驛丞無子因誘得倫而子之時蓋三歲矣無何鄭卽携去蕭山而以入其籍然鄭旣歸後亦自生有子其承家已有人而清之舅姑今皆已喪謝有二表弟亦相次歿亡又無親伯叔王氏之鬼至今棲托傍支焉可念也清知有表兄在紹興而託人詢求者有年矣奈距其去時已將四十年聲迹旣濶至名字面貌之類在內外親知亦皆茫然以是前此只泛然求之紹興諸縣之鄭氏是以久未能得最後爲弘治戊申乃荷吾年兄貴宦周大人爲多方物色竟得之於蕭山吾年兄此恩此力在王氏與清者豈可以恆情論哉在清旣得表兄以情以義便當挽歸故鄉以嗣其宗不容少緩矣但以目前之勢處之外家今消落已盡而清家素寒儒亦朝暮僅給饌未有可以爲吾表兄地者是以姑請表兄暫至故鄉一酹先世墳墓而未敢遽強之挈家以回竊亦以爲且得此一條血

脉明白在清苟未先朝露後來尚有爲之作計日耳此則又有甚不得已者今者表兄有女年已可議婚而彼閒親舊有求者表兄以清向日有言期必歸配泉人以是莫之許而以書達清令以時決之以此言之則其歸計似又不容久緩顧清今日力微且相去遼遠實未知所以爲之計也清聞人有所當爲而力未能爲者天每有以相之茲幸吾盛德鄉尊爲之大父母於其所寓之郡如表兄情事如此亦郡中赤子之未得其所者况鄉邦之愛斯文骨肉之義皆君子所不廢以是不自揣量私心過望願得執事慨然施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五

寄蕭山嫂

吾兄不幸忽至於此清今無可說矣哀苦亦無可奈何矣但願吾嫂片心常念亡者常念王氏祖宗保育幼孤教訓二女節衣節食避寒避暑勤勿至傷勞其筋骨儉勿至空乏其體膚內所憑恃有吾嫂之父母兄弟外所倚濟有鄭氏之老叔公及叔郎清來年或夏或秋或冬必得相見以圖後事長姪女今年纔十五歲古人二十而嫁在今世亦多其婚姻候清來年共到泉州議之未晚也深知嫂從前辛苦今又獨撫孤幼有不勝其艱難者然此實命也命乃天之所造無可逃移之理惟守志義看此子兒他日子兒成器

文莊公集

卷之二

辛

則吾嫂之享福亦自然而然矣又算命者皆謂姪子八字儘好可保養成他日亦必自能做人惟吾嫂保養之保養之王氏一派在泉州者已絕今全靠吾嫂養成此子以繼其絕也吾嫂倘或失顧護則王氏宗祀乃吾嫂負之而亡者有知亦不得寧於地下矣此書幸託令親張秀才爲讀說過清只因十年身家舊債未還故至今有欠而無餘然自今以後當益自節用隨時附寄些少以助衣食之計今附來細絲銀叁兩備用切不可被人欺誑妄費分毫蓋此銀在清亦甚難得者前年兄在時有本銀十兩借人未知今已

還未其回京時有本銀五兩借人今就須討起已令克忠於上司及府縣告狀務必本利追完然後起身惟吾嫂以實告之此兩家借銀者量不是好人疑有欺孤弱寡之心當以官府公道斷之也克忠正二月便欲回因清本身去就事未決不意遷延直至于今有缺書信甚負甚負萬乞情察外有香一束木棉布二疋祭文一帖奉祭兄靈牲酒銀伍錢着克忠臨時備用言不能盡矣惟內外諸親列位前一引名并意勿遽開不能各具書禮

寓徐州寄存畏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近時浙江左布政何公宜福建福清人也方在娠父以商出公既生母獨鞠育之甫七八歲自知力學至二十登進士後父子始相見居官在在以公廉著稱若人者豈必皆有父日教督之始能成人哉况汝又字自有祖父在惟勉之汝身雖不在我傍吾心則常在汝身也古男兒能自強者何限以非目及姑置之何公事則當今人人所知者故特書以寄汝吾且不久取汝來也

文莊公集卷之二終

重吾國而受寄託於境外者耶若今石溪梁先生其人矣先生戊戌春聞所舉天下第一人也茲以司經局洗馬并翰林院侍講奉命充冊封安南國使賜一品服以行人或有爲先生難之者先生笑曰當今日一統之盛而仗上威德以臨夷服之邦此特折枝之任耳夫何難者吾思昔者富文忠公使北當呼吸成敗之際而能以剛大之氣理到之言折強虜而安中華無負丈夫七尺軀也顧今日無所事此矣清聞其言益壯之蓋其所自處者愈卑而其自負之意愈遠要其胸中之所包羅運用當不計其幾安南也以是

而觀上之所以簡命廷議之所推揚豈偶然哉是行也以一談吐而爲安南千百年之名言者在先生以一步趨而爲安南千百年之矩度者在先生以一從容進退辭受予奪開而使安南知朝廷有人而益篤其嚴事上國之心者皆在先生矣豈謂今日非當文忠公時而使命不足爲國輕重耶然以先生所素養計之當不止假一使節以重國也且先生所慕在文忠文忠所以震當時而光來世者亦不止使北一事其終身事業先生所悉矣四方士友得從先生遊者共圖所以贈先生之行而責言於清清也愚請以先

支莊公集

卷之三

二

生所慕者之終身事業還以爲先生贈而於先生使歸之後次第徵之如何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吾福建右叅政天台龐公原化比奉簡命陞河南右布政使將行客有接公於三山而過泉者以語清云龐公自得報澹然不色喜而自鎮巡三司以下無不借公之去而之他者清公同年友頗相知也因復于客曰吾固知公未暇以此一擢爲喜也公向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一身之得失何如也旣叅大藩位亦高矣而其心恆凜凜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

足今位益高而其心益小也固宜且公嘗言卓茂魯恭僅以一邑之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絕百僚也而今也物論以爲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味斯言也則公豈暇以此一擢爲得意哉蓋內自有所重於此者而不必揚諸類舌閒也若夫諸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福建建其所以宜於上下者可徵已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能久於河南猶之於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於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而日見之矣此其爲情顧不尤永乎哉清方以是復于客適公書來告别爰次其言以爲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志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天地生人之權其寄於守令最近而守得兼乎令蓋守賢矣他雖有不良者亦難乎其爲容矣故自一郡言但一守得人則一郡無復事自天下言但列郡各得一賢守則天下無復事此皆實理也非虛談也興化非惟爲南閩劇郡實天下文獻邦也生齒之繁姑無論縉紳之布列中外者常以數十百計至於英俊

待用之士則所在成林人負一識見家樹一議論官於此者治行之美未必便滿人意少有瑕類有能洞然而疵議我者矣爲興化守者亦難乎哉弘治庚戌故大司寇彭公興化人也以少司寇進爲天官少宰值興化守缺告於冢宰王公曰刑部員外郎王某可王公從之卽以請於上夫知官屬者莫若其長兄以鑑衡名公而爲父母之邦數千萬人注意於一世斷非偶然者王君人物於是乎可知矣君之涖郡于今五年聞其終日端坐廳事刺裁百務率據理以應了無疑滯大獄隱情一訊立辨吏不得與其案良民覈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四

得其實者書一鄉善士四字以旌其門或躬率同列訪之才旣不容奸而又風以德禮於是其民益勸監司行部時或無訟可聽不停車而過嘗修治木蘭陂石堤若干丈其工甚鉅是陂閭郡所食之天也舉此端可以槩其悉心民事厚恤無告之民而更徙惡疾者所居使不溺於齊民舉此一端可以槩其知仁而知義餘不盡敘也况其律已素嚴而學不爲虛文眞足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興化於吾泉接壤也清得而與聞焉適興化耆老及義民林淑孟林茂春輩謁文以贈君三年考績之行君在郡已五年而方以

考三年績行者前此上司爲地方計留君故今始行也清謂君今日官階雖未甚崇而其學已頗行矣君今日於彭公亦庶幾謂不負知己矣君旣能有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則終來大事庶幾無不可爲矣是行也聖明遠見萬里儻遂以君都方面之任或以叅秉樞軸于中朝夫何嫌者不然則更借寇君於河內他日亦未必不紀綱於雲臺也然君之胸次豈暇計此者吾知君有日矣君之凜凜然奉持其志而惟恐失之者蓋未有已時也

送郡守吳公述職序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爲萬世爲人上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二聖人者有經天緯地之規模有存神過化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爲高世超俗之說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故爲庸庸之談者何哉二聖人者殆亦見之審矣蓋凡職于民者本所以撫字而安輯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使挾威以鞭笞赤子爲事也彼專事威治者其心曲底裏所在或不過期於合上意集已事而已寧暇顧小民之利病哉故其民畏之至如神鬼之不可近雖有至情譬



莫敢吐此其令行禁止雖可取快目前然國家之元氣則有爲之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不及覺者伊欲仗以感召天和使斯民共躋富壽之域其亦難矣若吾泉郡守弋陽吳公之所以爲治者在今日固未宜以歷舉而備頌之然大要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務以安利吾民而不爲矯飾之政以此質之人凡有耳目心知者當萬口一詞也於乎居今世爲牧守而肯如是把握者幾何人哉至於梗化之徒公固未嘗不厲威以痛懲之況清慎勤三事在公無一之不至而其宇量又自有過人者茲其所以能上安下順納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六

我七邑之民物於度內而安全生息之也惟世之知德者希不能一一皆知公之爲今世不俗人物耳然下人之戴其德則談不容口矣公茲有述職之行父老以告吾二令周君某輩漸得清之言以爲公贈顧公之行何需於父老之贈而清之言又何足爲公輕重哉以其情不可已也因爲道公之所以安利吾民者如此以其見世固自有能知公者抑因可以諗夫周君輩之凡有子民之責者耳嗟乎使世之爲民牧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其於我國家元氣豈曰小補之哉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吾泉素稱民淳訟簡昔人至以佛國爲之號夫槩以佛待泉人人固有未然者然卽是亦可以諒吾泉舊俗之果厚矣比年以來誰生厲階舊俗浸改訟牒動以數百計或上司行部環遮馬首而譟者絡繹也於是爲郡縣者轉苦其難而爲節推專刑名者益不得辭其勞矣大抵風俗與時升降雖鄒魯聖賢之鄉不能保其常如昔日之厚要之視難如易反澆爲淳則亦存乎其人耳吾觀吾節推葛侯廷錫之治吾郡獄也治若易易然者每旦升堂門內外聽理者霧翕而雲集越數刻視之聽者消釋過半矣且人無後言蓋其造理精世故熟故明足以察持已廉故威足以斷宅心慈仁故雖窮鄉婦人孺子不遁正音語者亦得以達其情抑不獨下人怙恃之上之人亦著龜之矣值守貳位虛則七邑事悉叢委於其身外郡事有重且難者亦多以屬侯之才具何如也而其識度亦自有過人者未嘗以刑罰佐私怒未嘗甘於諛詞而偏其聽訟本以理怨也侯意多在釋之或骨肉相訟則故緩於考訊曰爾曹曲直悉在我心亦悉在爾心其亟自省自改吾將使爾有和好于而家也侯之以刑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七

弼教多此類是豈徒任精神以効一官者所爲哉用是闔郡向化清聲四達侍御陸公遂采公議以請於上而旌之嗟夫大丈夫出應世用而能以其名實升聞於朝旦夕沐天書之寵褒且光榮及其親此其視簾金蒙帛以歸飾田廬飽妻子之欲者所得何如也侯茲以滿三載當北上報政泉之士夫謂侯之德在吾泉人者深圖所以贈侯行者而責言於清清惟贈言仁者事也顧不肖何言之足爲侯贈哉無已則有一焉蓋侯於政暇嘗與清論學而有味於畏之一字請得而繹之夫畏者心之防也惟大賢以上無所用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八

其防其次槩不能無賴於此曾子之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者也自侯言之三載之前所以能成其令名者殆由此畏心也三載之後所以圖全此名者庸非此畏心乎近而用之一郡者此畏心也他日或進而用於一方以至用於天下者又非此畏心乎夫才行既出人數等而又能守之以畏心焉斯無遺憾矣清故繹侯之言還以贈侯之行蓋所致意者乃終身事業所係非止爲此一行而已也然是行也山川萬里寒暄異宜保重之術亦無出於畏之一字者斯又吾泉人士聞侯車馬之音而願侯庶幾

無疾病之心也况畏之爲用無適不宜因併以贈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吾晉江以爲難治乎古稱民淳訟簡素事詩禮矣以爲易治乎今之詞訟一日或投數十百紙民閒機事有終莫可究詰其端者矣大抵晉江俗固厚但泰寧日久生聚益繁而浸失舊聞者此雖鄧魯有不能免况晉江以負郭鄉日夕相臨八百皆所需辦他六縣事又多所經從朝使及監司行部者時或二三或多至五六呼名旁午縣官走集策應無常期而不敢以時寢食者其常事也門閭之內吏之鴈行而待判民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九

之林立而稟決者又日不知其幾爲晉江尹者果不可謂之易也寬則事不集急則民離心或得上歡而賈下怨或下無詛而上多忤自非有其識有其才存其守者鮮不終謂之難清江鄧侯光德江右之傑也弱冠領鄉薦入太學甚有聲登選之日爲冢宰公暨選曹諸君所屬曰清時衆部屬諸君皆以得賢尹爲賀自蒞任抵今將二載向之所謂難者侯固亦兢兢焉自以爲難然人之視之則若易然者夫人謂侯易之而侯實自難之茲其所以得易之稱於人也歟蓋侯學飽經史洞視古今其識固自不凡而其當官制

事也規模先定節目詳明而信以一之有善必嘉有不善必懲故令出而民趨之刑舉而民畏之其才實有非尋常可比倫者且其獨持永孽之操萬事一公此又其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侯具此數長以宰吾一縣其果難乎哉實德既周芳譽四達上官信之重之民事多所咨定郡之城垣樓櫓歲前值災傾圮者十八九方岳諸公謀脩之而督理之任獨難其人環顧庶官惟以屬侯此豈可以力致者又境內有永豐庄畜水斗門所蓄灌漑六里之田數千頃頽壞歲久無能脩復者侯一舉不數月而就此非有庶民子來之遺意者不能畧舉一二可見侯作縣二載閒而聲實之乎上下者已如此繼此政績又可量乎茲以述職將行冠帶義民李碧輩請予言爲行贈前此十數日民喧傳方岳以侯有脩城之托奏免其行蓋樂侯之不果行也今侯既卒行碧輩固宜有不忍別其父母之情也抑此亦暫別耳侯之滿腹民情將俟歸日沛然若決江河以盡其澤者尚可跂而待也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意氣磊落之士更事多非其所優其優於此者又往往於大家風韻有欠焉清嘗以是而旁窺夫今之從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十

政君子其有能越是範圍之外者蓋亦有數也已寬安爲吾泉劇縣上按藩省而下引郡治及漳汀諸要郡實公車使節所必經之地外此庶務又不可勝舉然而編民之以里計者纔三十有五而止以三十五里之民而供是公私種種之務誠亦有未易辦者矣浮梁張侯德威以辛丑名進士出宰是縣至未及葦公私庶務了辦如響一縣精神爲之煥然一新下至公宇郵舍橋梁道路之類亦皆以次興舉無遺而又知興學校表先哲重人材迄今四載之內成績彬彬焉暇則與二三名勝相與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間或登高遠眺把酒雅歌瀟然若在事外者且夫侯之進士從文字議論閒得耳况素磊落若不屑世務者一旦作縣乃綽有餘力若此稚腐書生誠不識其何術也其豈非以磊落之資而兼夫實用之才者耶以故守鎮按節及藩憲諸公每至其境目其規爲咸嘖嘖慰喜遇以殊禮而叅會考論一時作縣人物輒以侯居最焉是豈偶然哉今茲當述職北上清辱知素深方將策款段往餞之行以疾未果而泉中諸縉紳與侯交雅者顧命清言以爲侯行贈精神忽固謝弗獲嗟乎侯於作縣辦矣清茲所言贅矣獨有一說可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十一

以爲侯是行贈者我國家治平百年萬品滋阜是以上下之間不覺其日趨於巧便侈靡夫巧便侈靡之風行而天下民力將弊此亦君侯輩之憂也以吾德威之才行器業其駸駸當路而非久爲惠安人士所借畱者衆舉知之矣病蹇寒生正未知後會果在何日惟侯益加自愛尚思以其所以振一縣之治者進而與天下士大夫審圖之今日要務母亦在於培養天下富厚之力而於文物之近末者姑少緩乎哉夫天下者一縣之積也卿相事業惟優於作縣者最辦吾知侯將自是升矣故爲此贈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送南安陳尹入覲序

前三年清領薦上京師道閩建德陳侯以太學生授吾泉之南安令私以爲近歲朝家於縣令一選最重率多用進士充侯乃以太學生得授令是侯非進士執政者固以進士待之矣時則已卜其當有過人者旣而行經建德試詢侯爲人則知其爲前廣東憲長某公之子學識素優長又操履剛方不苟於是始信宰物之地其所以畀任於人者非偶然也洎清歸自京師侯蒞任已歲餘南安人士時有相過從者道及侯輒嘖嘖稱服以爲侯之力量才猷春生秋殺優然

百里諸侯也又清慎而不阿實前此所未有第謂其稍過嚴難犯耳雖清亦以此一節爲侯疑逮今且三年矣適丁入覲之期南安父兄相率來桐城丐清文以送侯行者轉頌侯之德惠不置惟恐侯之無意復來也問猶傷嚴乎則皆曰否以告者過也我侯性仁不嚴嗚呼嚴豈病仁者哉以清觀之侯果嚴也然其嚴者亦所以爲仁耳今夫風雪之厲實開陽春天道也昔予產相鄭政尚猛與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更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何者蓋其乘人情廢弛之餘非先以嚴無以爲寬張本也及子太叔不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用子產言惟從寬也治遂不競後乃悔云吾早從夫子不及此且夫子產之嚴始也若厲民矣而卒來與人之頌太叔改而寬宜其於民永便矣而卒貽後日之悔辨治體者於此亦可以奪其故哉故爲政者宅心當一以愛人爲主而立法則有時乎尚嚴非終始於嚴也譬之治地然始也芟又其草莽揮斥其瓦礫繼則當沃以清冷之澤滋以糞壤之利俾遂其生植之天矣吾南安俗固厚民固淳然泰寧日久人情流於懈弛而或玩視其上者雖在鄒魯不能免此侯之治所以始得嚴名而今乃浸以爲惠也繼自今規

既定民志旣一吾知侯雖欲復嚴亦當無所用其嚴矣述職來歸鳴琴而治可也清故曰風雪之厲實開陽春諸父兄其以是言質之侯侯必欣意會於此則清之所以爲父兄贈侯行者也若夫侯之德政之實則章章在人耳目且有與人之頌及諸先生之述作在矣故不贅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至今談我朝清明之治者尚嘖嘖三楊公時之云三楊公者我太宗暨英廟累朝所倚任腹心輔臣也其一爲吾閩文敏公榮一爲江右文貞公士奇又一爲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十四

湖南文定公溥三公者俱以學術器業厭服一世而文貞之精粹溫密及所以潤色太平者或又謂其最優清每景仰高風且念欲一見其子孫而扣之以盡其平生行業之素而未由曩以諸生舉於鄉獲接今按察司照磨泰和楊君明之於三山時予雖頗得君爲人猶未知其爲文貞公之孫也茲予得告南歸適君秩滿之期某人因以書幣至泉徵言爲贈且曰此文貞公之孫也其居官清慎惠愛最得上下心先生宜無靳焉清嘗得文貞公文章讀之見其當時所施之士大夫者往往皆規以公清自靖仁惠及下之言

蓋非獨當時受其言者以爲終身之規今其言播之天下凡得而覽之者大抵皆因之有所感勵而作其自樹之志而況於親爲其孫者乎君以清慎惠愛得上下心理固宜然也君行且去此以上續于天曹位將有加焉則君之所思以紹厥祖之休者當又何如也公昔嘗序送族孫明遠訓導云吾家自元至今殆二百年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不職失其官者明遠必克繼之而後爲賢子孫也又曰吾猶冀吾楊氏子孫之皆賢也嗚呼盡之矣若君者其豈不爲楊氏賢子孫也乎哉勗其終焉可也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十五

送鄭仲平敘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茲數大節目吾皆不如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爲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未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幸其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爲相依之計冀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

是職初未嘗自以爲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  
是乎昌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此益進於昔日之所謂  
盛者哉是蓋人事一機會也文選郎吳公敬昆揭陽  
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閒以稽諸衆衆多  
知仲平者盛稱其賢吳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爲鄉邦  
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爲是言者豈故以張吾仲平  
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槩庶幾其不以  
尋常爲祿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  
之外以備吾國家異日爲棟梁柱石之用者也吾又  
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爲鄉邦模範計者有若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七

此之拳拳庶幾其感勵之心益有不容少緩焉者也  
更欲吾仲平自是恆念文選及衆人厚望之意益加  
凜凜其心期他日大有以慰於文選及衆人者也行  
矣仲平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亦可矣且善自  
待之如安定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  
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  
公長樂老其浮雲富貴今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  
知辨之早矣凡則朋友相知之言也

送解元枋汝宣赴春闈序

鄉舉里選之法既遠有國者取士率專以文藝一科

爲正途士生斯世苟不能自甘於草木同腐而欲以  
功業見者必先以其天所厚我之聰明而費之於此  
然後於功業之地有階而可致故自唐以來名公鉅  
人不能舍是以進身所謂豪傑之士由此而出也然  
謂豪傑出於此則可謂必出於此而後爲豪傑則不  
可謂既得於此而遂爲豪傑尤不可也言及此則吾  
人之責其亦重矣吾泉同安林君汝宣少予一歲而  
天資敏甚器宇老成學問之力尤出人幾倍衆期之  
高第也久而屢不得與主司者遇逮丙午秋果舉福  
建鄉闈第一人且前此數與其同儕較試於郡邑及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七

藩臬諸公汝宣名往往在第一則汝宣之素負可知  
而是舉也允愜公論有不待贅者矣然則汝宣遂持  
是以取第春闈而致身於通顯也抑又何嫌何疑而  
汝宣方且自視若有所未足者爰就所居之傍構書  
樓一所日夜藏脩息遊於其上若是者又三年蓋其  
所得視前益厚矣乃始治裝辭二親爲赴春闈之行  
其友某書來請予言以贈之予於汝宣故相知其始  
之未捷也予期之久而未得也予訝之其既得也予  
喜之然喜其得於秋闈者又未若以其遲於赴春闈  
而喜之之深也何則三年學不志於穀昔夫子時偕

難之况今汝宣文學既成於工夫積久之日而且魁薦於其鄉者乎予意汝宣胸中必有處矣其自待必非以一得於此而遂爲豪傑者矣必將由是以進而自臻於豪傑之實地者矣明樓靜舍左圖右史披卷歷歷可法可師予不能爲汝宣言之而汝宣亦何假於予言哉蓋常思之矣我朝自開科以來會元狀元且不能悉數况於解元乎就解元言之在吾閩亦不爲少以今而觀其聲迹尚昭昭灼灼於人耳目中者能幾哉予才不汝宣若也而舉於鄉時名適相同今茲所言固予所用以私自警省焉者也故於汝宣此文莊公集

卷之三

大

送徐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術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猾夏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

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其術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又往往出於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徐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

卷之三

元

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于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漸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尚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觀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吾泉郡屬有七南安號難治蓋晉江雖巨縣附郭多供應然地稍裕糧稍輕民猶易於趨事自惠安以至永春則縣浸狹民且淳而事益簡惟南安多深山峻嶺或行數十里不聞雞犬聲地可耕者不能三之一而從昔科糧獨重視他縣率一再倍以是其民多貧民多貧則勢屈於有力者往往以不得其平而鳴於上如是則事益繁俗益偷而官之者益難矣雖縣令號得專制猶或難之而况於佐令者乎大興楊君宗震由太學生來主縣簿三年得人和而事無不治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且職專財賦民之輸者自以時而退罔有後言此可不謂之才哉才名既著上官之委重於君者益多若常戴星出入或野宿不得歸解舍者連旬日事之上報者往過而來續無不了辦然則君之才不止優於一簿也今以滿三年將考績之京上官又以閩郡折色糧價萬兩當貢之天府而督運之官實難其人乃因其考績之行而俾督運之京先公而後私亦以重其人也濱行者民洪文傳環輩相與敘君之績謁清文以爲贈顧清豈足以知文哉姑據所敘而道其畧如此蓋民素沐君之惠而不忍君之別故爲是贈以

重君之行而期君之速歸以終其惠於吾南安之民也抑清又有致意者君至京帥倘當道故人有問及民俗者幸爲言今天下大勢如壯盛之人飲食起居自如也而善醫者察其脉而危之以爲病在腹心焉何者民僞日滋也民僞日滋者官爲之也官爲之者上官之察治不精而刑賞或失經也噫民之病也久矣若鷹乳虎日饜膏肉顧得賞而無後災如之何民其不趨於僞哉僞之害其有涯哉此當道者之責也煩爲語次一及之

賀典幕蔡君承上官獎勵序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天下之官惟作縣最難而典縣幕者爲尤難作縣而得上官之獎勵者固難至於縣幕而得獎勵者爲尤難或洫任二三年而得之者已難至於洫任甫及一年而遂得之者豈不又爲益難哉斯可以見人才之優劣矣安溪典幕蔡君某以去歲十月終抵任今歲九月郡守吳公卽移文于縣俾率所屬官吏耆庶用鼓吹花綬牲酒之類自學宮導送君抵其解舍以獎勵之此安溪百年所僅見者也蓋若某邑名家子少穎敏而好學既而以爲養故不得就其志乃從事曹掾而得此幕職樹此政聲也聞吳公文移大意若曰



某官自抵任以來節操既堅規爲又當了積年之遺負於視篆數月之閒佐一縣之紀綱於刁風屢作之後此蓋撫實之言而獎勵之禮所由舉也蓋非蔡君之賢明無以來吳公之獎勵非吳公之獎勵無以顯蔡君之賢明且獎者獎之於既往勸者勸之於將來斯蓋期其始終一節而績效益隆也况其所獎勵雖施之於蔡君一人而其所獎勵實行於七邑之庶官此爲政之所以不可無賞罰也此賞罰之所以爲鼓舞人才之具也此蔡君之被上官獎勵所以不可以無術也此安溪士民之所以請予文爲賀而予之所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以不辭也

贈錦田驛宰丁本茂攝縣事竣序

清江丁玉川天下之名畫史也惟其以是一藝名天下故風人之遇其子若孫者猶有加於尋常之無聞者焉則人豈可不有以自重乎哉玉川之孫本茂爲吾縣惠安之錦田驛宰自其始至惠安人士樂知其爲玉川孫矣其宰錦田也公事使節往來無虛日君處之綽綽焉用是當道者可之檄兼鹽場事夫鹽之與驛其冗均也君以一身蒞二冗閒初若不覺其冗者君於革行中亦可謂能乎哉比者縣尹浮梁張侯

適欲自事於省時縣事未有所屬顧僚佐咸無在者惟丁君可乃以縣事屬之丁君果能一遵張侯約束且秋毫無擾焉凡執役于縣者甚安之迨張侯既歸君乃退復厥位夫驛宰天下多矣以他官攝縣事者天下亦多矣蓋未有以驛宰而攝縣者而今乃於丁君見之君其果有過人哉試近取譬論之天下事大槩亦如畫然何者物有象善畫者惟鑑其象而肖之至於濃淡疎密之閒則在乎布置得其位事有理善處者惟肖其理而行之至於損益輕重之際則在乎措置得其宜審能是以宰驛可也以攝鹽事可也以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攝縣亦可也又推而廣之則有不止於治縣者丁君蓋亦有得於此乎丁君得玉川家之傳者也其平居亦嘗推類及此乎鄉老陳肅輩介予友孫君恆謙請予言爲贈予雖未深知丁君之爲人然以其爲張侯所屬用又孫君爲之請知其果非庸衆人也卧病閒爲秉燭書之

送邵君廷瑞歸淳安序

吾邑二尹方侯某造予具道其外叔父邵君廷瑞之賢且曰吾家食時君之遇我厚君茲之來也又與恆情不類蓋聞吾爲娼族者所仇事在有司而傍無強

近之親恐緩急無能任吾事者故不遠數千里以來  
既至而吾事幸得直吾事既直而君不可畱矣自始  
至今纔浹旬耳而行期確不可緩吾誠不能爲情也  
顧其平日所重惟德行文章儻先生幸惠一言以表  
其行亦少塞主人之缺也嗟夫凡士夫官于他鄉其  
親戚故人之來官所者大抵非以情卽以利耳以利  
者多見其欣欣而來快快而歸主人則或以快快於  
其來而欣欣於其歸以情者庶幾反是然始以情來  
中或遷於利誘而終至於失歡者亦多故士夫當官  
而患不得於其親戚故人者往往也是豈士夫一得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官之日而遂忽然於其親戚故人哉親戚故人之知  
義者寡矣如邵君於吾二尹其所以處夫去來遲速  
閒者利固不足言而情之說亦未足以盡之蓋一於  
義者也故其來也有戚戚焉而其歸也欣欣焉主人  
於其來也欣欣有甚焉而於其歸也則戀戀不能釋  
焉無他一義之所終始也故曰以利交者有時而離  
以勢交者有時而叛惟以義則自結髮以至白首或  
窮達夷險之異途皆不失其金蘭風味也如邵君者  
斯可爲薄俗勸矣於是乎書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增城郭君德孚吾郡通守廖公祖母氏之孫於公爲  
兄弟行云夫論兄弟之親固有倍蓰於此者而或相  
視猶人人也而公之於君乃千里馳書邀必至官所  
風雨對床無閒同胞久之猶不聽其去茲固可以知  
君爲人之素而公於親親賢賢之義亦可卽是以占  
其餘矣適廣中有盜弄兵於潢池者君用是急於歸  
護其家族而公亦有是托於君也君遂行公館秀才  
楊裕卿輩因請予言爲贈人有恆言皆曰親戚云親  
戚云然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者亦多蓋親愛  
也戚憂也人情惟相親愛則相憂戚矣相親於無事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之時而相戚於有事之日此親戚之言所由立也或  
者當無事時各能以親自名酒食相徵言笑歡洽自  
以終始無閒然矣及夫一貴一賤中情乃見至有不  
得其門而入者又或少有憂虞則相視如途人計利  
害以爲趨就絕不可托矣斯豈親戚之謂哉若公之  
於君也親雖不甚切而情則甚親蓋其疇昔相與道  
通氣合有在於親戚之外者故今日有此眷戀有此  
付託耳且公之始邀君也將以同其樂而君今辭之  
歸也乃有以分其憂是於其道義又各得之矣予聞  
以勢合者勢衰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踈惟以道義

合者亘始終歷夷險而如一日其公與君之謂乎君  
今歸止聲所心力使兩家門戶咸得保全無恙報音  
至泉公心以慰而吾泉閩郡民庶士夫亦爲公而慰  
心焉則予之言益中矣是爲贈

永寧衛送別序

永寧衛儒者張士昭爲予言其衛知事陳君用之之  
賢曰吾衛中絃誦聲素希自吾二三子者始私習焉  
用之獨善之而病其孤也訪諸貴胄及戎籍子弟之  
秀者悉勸使就學或步詣其門諭之曰古人雖在軍  
旅不忘道藝人閒惟此一種味最不可少者且爲教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請興化鄉進士陳愈爲之師使傳其學既三年得可  
進者三十人爲申白當道乞得如民間俊秀例附充  
泉州府學以均教育備選舉格於時制不克盡如志  
然永寧自是文風稍進學者德之又曰君有學有守  
在衛幕獲上而信友也凡衛之宿弊巨奸以白當道  
而誅革之殆盡皆他人所蓄縮不敢任者其事固昭  
昭然遠近耳目中也今其秩滿九載行有日矣吾儕  
其能忽然乎爰各賦一詩以寫其不忍別之情而未  
有序之考惟先生念其有勞於吾人也而有以責之  
嗟夫今天下事涉斯文者何預於武家雖公侯之

都閫之重亦無有能任其責者而人亦無得而責之  
況於衛乎況於衛幕者乎用之之所用意於是乎爲  
不凡矣夫佐衛幕而能慎操履贊籌畫嚴泉貨之出  
入公獄訟之是非得無咎怨於上下斯亦足矣何暇  
籌及斯文於疇昔所乏之地哉用之分外事業有如  
此則於慎操履贊籌畫誅奸革弊之類又何有哉使  
不制於命位任稍隆得從事於士民之閒則其所建  
立又當何如哉吾是以意天下之尚多遺材也用之  
今秩滿例得陞矣然吾猶爲用之惜也蓋平世旣用  
資格鮮有不次之擢固未知掌銓衡者其知用之能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七

如吾輩之悉否也以理揆之茲行或可得令長乎昔  
卓茂魯恭僅以一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斯亦足伸  
丈夫之志矣如止以長衛幕耶雖不得其志亦其一  
衛之幸也蓋世有位尊而才不稱者謂之鰥官曠職  
有才優而位不稱者謂之德浮於位二者孰得而孰  
失孰榮而孰辱必有能辨之者用之行矣毋取必於  
在人者而惟盡其在已者善其終以全其始可也是  
爲序

送愛菊軒歸臨川序

臨川愛菊軒先生吾郡侯陳公之伯兄也公起布衣

擢甲科躋顯宦外忠於國事而內不失其親之養者  
正以有先生爲之兄也先生孝友之行膾炙人人又  
雅意高潔不爲勢利羈愛菽之號亦可以知先生之  
樂矣某近自京師歸先生適奉高堂之命來泉視公  
相遇於逆旅初未知也寒暄數語乃知公之有賢兄  
焉以爲從容且有日及抵家不數日而先生已戒道  
言歸公不能止也晉庠諸先生及士友因命某言以  
餞夫宇宙閒凡百皆外物唯天倫之樂最眞先生以  
卓犖之器而潛德邱園偕諸仲季上奉百歲之親使  
公得以一其心力於爲國爲民而無內顧之憂今茲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无

之行又非爲名利役也其來也念常棣之愛其歸也  
急椿萱之奉則先生之所以爲人子爲人兄者於此  
又可樂見矣自古忠臣孝子常苦於不能兩全豈惟  
以君臣之分殊彼此之情隔蓋亦無良昆弟以任其  
門內之憂耳今公以雙旌五馬之貴二千石祿之富  
而二親悉皆遐齡康豫光膺天寵於華堂之上又得  
先生爲之伯氏以綱紀其一家之政時一往返以通  
安否此其爲樂人閒能有幾哉孟子曰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若公者得之已有餘矣雖然此猶未  
足以盡公之樂也公方欲推其樂以及於人使吾泉

閩郡赤子咸得以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又欲進而  
之使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寰宇之內同一家人  
父子之天而後公之願始塞矣乎此則所謂後天下  
之樂而樂而非止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故因序先生  
之別而及之先生其必有以贊於公矣

壽蔡孺人九十序

友人文選員外郎黃君汝脩嘗爲清言其外祖母蔡  
孺人王氏之賢且曰凡婦人識見所不及者獨超詣  
焉當吾外祖蔡陶公之尹巴東也未及三年且無他  
介累一旦欲乞致仕歸祖母不色難且贊決焉自是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无

相與周旋林下教子育孫者又三十年外祖壽終九  
十祖母今亦年九十矣幸尚康強無恙也清爲之嘆  
曰茲乃所謂配德者乎抑其壽亦相配殆天相也茲  
豈非盛世之人瑞哉未幾汝脩示清以其所作慶壽  
圖及所得於諸縉紳君子所爲壽詩曰六月六日吾  
祖母生辰也將以是申吾情焉願爲一言引其端顧  
清實寡陋不敢當而有不得終辭者嗟夫壽者天之  
所甚靳者也王公鉅人力能拔山智能竭海而萬方  
不能攘一壽蓋嘗以耳目所及考之一鄉數十家或  
數百家中求年七十者指已不可多屈信人生七十

者稀矣若八十者或連數鄉僅一二見至九十者則或闔一邑一郡所無閒有之又往往氣息奄奄其無害者又或衣食之不裕或足衣食而乏子孫焉或子孫無良焉又或德不稱其壽雖壽無足深取焉其在女婦則苦樂由人不能盡如意者尤多曾如孺人考配德賢大夫耄期偕老孫曾成行況子克世其家物而壻位少司空女封淑人孫行有職天曹者哉司空淑人者汝脩父母也然則孺人之壽之可慶也為何如耶蓋不特汝脩之所喜躍有事凡與汝脩有一日之雅者亦皆爲之嘖嘖稱慶也况孺人尚康強其壽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又未可涯哉雖然孺人之得高壽固大有道矣洪惟我聖祖再造華夏列聖相承熙洽已百三十年和氣充乎寰宇萬物絜得其所故今日有高壽老人在人間爲其子孫所慰願焉不然中外多故生人皇皇石壕至有應役備晨炊者其能九十耶吾以是念我國家之德之在民物者深矣此汝脩之所當知也然而天下之太平無事也久矣此又吾輩之所當知者也

洛陽送別卷後序

右洛陽送別圖一幅詩十數首序文一篇吾晉江士夫爲令尹鄧侯子執方歸清江而作者其於斯文骨

肉之情天涯南北之感致身青雲之望蓋盡之矣鄉先輩香山尹劉侯又命清厠一言于其後且曰鄧侯謂蔡子知我者儻於此能不吝鞭策駑駘之言又何幸也顧鄧生自是千里良駒而區區百病叢身方自謁醫之不暇而敢以芸人田自許哉然知己之意長者之命皆不可虛辱也嘗慨昔人好學而困於貧至或偷鄰光囊螢火或借書以讀猶汲汲於其志之就聞鄧氏清江巨室也生席潤屋之餘澤兼祿入之餘貲書籍膏火之類計無有不如意者矣矧當年英質遠到可期此而不好學焉真負此生哉真負乃父師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之教育哉亦爲負今日諸士友之所以握手丁寧於洛江之上者之雅意哉抑後世之所謂好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有不同此又在所當早辨者嘗記紫陽夫子之訓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更無着力處凡今之貪祿利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者皆是也直須一躍躍出此關不使作此等人方始有長進處又曰盡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不能推於人此與書肆何異清之誦味此言久矣噫非知之艱也非知之艱也茲爲生及之戚戚若芒刺在背耳意吾鄧侯之所以

厚其子者亦當無出此道故以綴于洛陽送別卷之末庶幾高材疾足者遠到之一助也系之歌曰送于洛之陽兮洛水泱泱孔子曰逝者如斯夫茲味一何長願言咀嚙兮當百倍於別酒之嘗洛江浩浩兮無遠弗到孟子曰有本者如是兮應知實道之可靠吾病枝葉誦說之誤吾半生兮不知此於世道也何補於君親兮何效

### 洛陽送別圖詩序

順天府秀才武進畢君朝用令親君某衛指揮使公介子而吾泉貳守公同高祖從弟也朝用從父家京

文莊公集

卷之二

三

師吾貳守公自始貢至登第之日皆就而家焉故與君恩義之篤一如親昆弟也朝用以去冬來省公公留之不聽其去者數月茲將去既自爲詩送之公之館賓鄭世用暨凡與君交雅者亦不能釋然於其去也爰命工繪爲洛江送別圖而各詩其下以識意且屬清序之蓋洛橋在泉城東二十里許送別而必以是入圖者泉之人凡送別者必至是也蓋取其景真事真而詩之發興有以矣嗟夫昔太史公世居西河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暨過梁楚以歸收拾其

所得得一部史記焉則大丈夫不可不志四方也明矣今君居京師在天之北而吾泉邈在天南相去八千里君之迢遞而來也所居名山大川多矣所得奇聞壯觀衆矣豈無以觸於耳遇於目而會於心者乎吾泉人物雖非齊魯鄒嶧之比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豈無足以助君之見聞者乎况乎貳守公文章政事蔚爲一時所雅重君於公之入也可以學問其出也可以觀政所得又不既多乎君茲行信又不爲徒行矣雖然子長一部史記固得之於四方而蘇老泉杜門讀書不出戶者六年亦卒以成其業予謂君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之來也既有類於子長之遊既役役無所得今駸駸入老矣又以百累所牽欲爲老泉之守而不能甚矣青春之不再可念也茲固爲君拳拳焉若夫區區別離感慨之情則有不暇喋喋者且諸君之倡詠盡矣

### 贈醫士童君某序

自愧齒益長學益荒行業益頽落四方故人尚有不忘我者而我之負故人則多矣嘗聞宇宙間三不朽立德也立功也立言也然是三者固有輕重自古未有能立其德而無其功與言者雖顏子之窮固自有功於名教零落數語萬世鐘呂設不幸不傳在當時

亦必以善言德行歸之若有功者雖無其言亦自不爲虛過一生矣惟能言者最不足恃柳州金陵至今爲天下口實況不敢望柳州金陵之萬一者乎是故言不足恃也蓋言必出於躬行心得之餘然後其言有味而可珍庶幾足以信今而傳後不然言者與受其言者俱不足爲有無也愚以是深自愧省不欲事此無益之勞久矣曩從都下歸過浙同行二十人病者十有七予疾勢尤殆藩臬爲致某縣童君某醫之次第無不起者恩之德君何如也薄有所酬則不受曰盍贈我以言乎不容卒辭也諾之今四年矣而未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書

得償人之無信如之何哉夫僕非敢忘君也誠以其言之不足爲君重耳然而終不可無以償於既諾之餘也抑古之所謂贈言者匪止揚其善而已固將有以進之也是故有請贈之義君兩浙名醫也予也惜於此道其將何以進君哉閒嘗道聽一二似有至理聊爲故人語語及之或有得意外喜而風者徧諸醫歷諸方不効有國醫者直給之曰趣辦後事不可復爲矣於是病者以爲必死悲甚而病頓愈蓋以憂藥其喜也此豈有方可傳哉又有病下者一良醫多方療之不止一日偶見作字者持水器注硯指按其上

發則水不下放之乃下因悟曰吾得方矣遂灸其百會穴而痢止此又豈但能傳古方者哉夫醫者意也固此類之謂歟凡古方所載計君皆已洞然矣若此之類蓋亦君所樂聞而或足以印證君之所得乎君穎悟過人通書史又重義輕利平生活人之蹟蓋不可勝計古之所謂立德立功者固不止如君所就而君之所就要亦不可不謂之德也要亦不可不謂之功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愚固於君有媿也

賀歐陽生冠帶序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書

南安興賢里歐陽生鎬幼喪父繼喪其大父且伯叔期功之親亦以次淪謝獨生隻身孑然依大母以爲生其天資聰敏仁厚有過人者未弱冠能奮自樹立孝養其大母撫其家人而敦睦其姻戚人皆賢之既而所治貲產日益豐裕非惟先世門閥悉還舊觀而其堂構之功乃有光於前烈人益賢之比者朝家以邊防事重令民有能出粟助邊者與冠帶榮身生復如例得冠帶焉於是其姻友謝芳輩榮其事而謁予文以爲之賀予昔乃交生之大父元之及叔父秩二君皆好學重義有聲士林轉盼數載則皆已隔冥途蓋嘗訪其後事而爲之愴然今乃聞有生之振勵能

中興其家世故人情云胡不喜聞而樂道也夫物理有盈虛而振作存乎人以曹翰氏元勳之家而子孫一仆不復起以希文少從母外適矣乃克振范氏之宗而昌大之蓋善人宜有後而人力可回天非偶然也生今年纔二十有六而所立出人已如此苟能如是益行其先世詩禮之澤律身而教子親親而愛人表裡合一誠壯老堅一心則歐陽氏之祚宜未有涯雖范氏家世之盛理或可幾也豈止今日親朋所賀者而已哉予雖膚淺猶或能泚筆記之以爲爲人者勸也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閩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動韓公之紀錄也蓋閩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開而虛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況於文物乎獨歐陽先生秀出凡民之中早知從事乎周公孔子之道文行蔚然觀察使常公深獎異之至京師受薦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羣諸公聯第皆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有閒矣謂非一時之豪傑不可也自是閩士始知所向慕儒風

日以振起相師不絕迤邐至於楊龜山李延平輩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有歸吾閩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類夫瓜瓞之勢其蔓不絕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爲之根柢又不可也先生故有文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可知其非止工於辭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家宰福邵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師信豐尹莊世平先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吳公克明開之曰是茲郡中文獻也吾嘗有以表章之遂捐俸以卒其工而屬清一言顧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唐

文莊公集

卷之三

三

書本傳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小子之贅矣茲特揭其所係於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不止爲進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蜀阜存藁序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閒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託于寬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



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閒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羣經觀其規模制作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卽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藁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木大根中流出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无

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閒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中州音韻序

盡六合所有者既莫不各有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有其字先有其聲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皆氣機之

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毫髮非人所能爲者後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舍其聲故聲本於氣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清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分不同故五方殊稟而聲亦隨之然天然自有之中則不容有二也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爲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爲人閒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王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秦漢而下王者不考文及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无

而我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爲萬世不刊之書矣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何以言之虞文靖公一代名儒也嘗愛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深許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薊失於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之采用其書初無損於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能集衆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爲可嘉而德清先生之功亦於是乎爲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爲識者所賞而

未及顯行於世况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爲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其甥也屬爲梓行之適漳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于其端嗟乎是固天地間之中氣正聲所在而我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充其用則被之弦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璧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畱情於此其庶幾漢伏生之風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四

題蒙引初藁序

乎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爲斯文出一氣力者也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于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承父師之教指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間以其所窺見一二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或已訝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多筆之以備切磋久之積成卷帙庚子赴京已收寘于行囊旣而因冗翻

旨遺之逮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輒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乃復得之家中叅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二三其說者皆無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求之頗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畧會而次之先塗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後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藁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皆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四

刊精選程文序

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則猶古也惟其所求於理者有未瑩故其命於詞者不能發夫理而反以障夫理於是其文之去古也益遠矣夫舉業在今不可廢也欲變舉業而古之在今亦未易也孔子之論治道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子獨不欲齊之一變至於道哉勢有所不可躡也此雖非所宜援然其理有相彷彿者予釋褐時鄉子弟有從予請業是者予弗暇也乃爲選取四書程文中之優等

若數十篇畧加批點以指示之使其不至於純乎架屋疊床浮花浪蕪之習也其亦進於古之一階乎嗟乎古云古文詞云乎哉而况於舉業之文云乎哉予之志是有年矣乃今奉命視學江右見士子之業是而不得其方者多因檢出此以爲之式諸生遂錄布諸梓予適見之爲書此以道其故尚欲徧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而時文悉趨於正亦清今日分內一細事也

古文苑後序

右古文苑一編相傳以爲唐人得之一佛寺經龕中

文莊公集

卷之三

聖

蓋皆昭明文選所不錄者然不錄於彼而悉集之於此則其取舍之閒亦不能無辨也宋章升道爲之考訂訓註遂以行世逮更世以來其傳在人閒者幾絕矣今侍御寶應張公世用得抄本焉按節吾閩暇日因出以示清且曰吾嘗以歷代文章氣韻求之及參以前輩二三君子之論是編雖未及純乎古固亦近乎古者而世之學者之不及見亦久矣吾今將以播之梓盍爲我識一言耶清以膚淺固辭不得於戲斯文一脉至我朝盛矣自六籍四書而下諸子百氏及諸傳記凡人閒昔所未有者往往以次而出至於文

章之集若文選及文粹文鑑文類之屬所以供學者之玩者又不知其幾然猶未得見古文苑也今張公復爲梓行之使學者復得增許多見聞學者之生斯世何其幸哉故是編之傳愚以爲益足以徵我朝文物之盛也然公於是編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耳近古者猶好之而况於純乎其古者文辭之古者公猶且好之如此而况於古之所以爲古者乎故是編之傳愚又竊以爲公喜而其所以喜者則有在於刊書之外也

江湖勝覽後序

文莊公集

卷之三

聖

清漳楊氏文脩性警敏而慷慨不羈常遨遊江湖閒歷覽江湖之勝以自適且所至輒訪名勝士而從之遊以求聞所未聞用是仕林諸公多奇之有江湖勝覽之詩贈焉積而成帙因來泉介吾友吳君士際携之以詣予予不容無一言也姑援諸公所未及者而爲之告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有在外之遊有在內之遊水行地中流爲江濤爲湖蓬於是棹於是挹月露之清光盼水天之一色者在外之江湖也罔勝覽也然人心自有源頭活水積之則爲鑑湖之萬頃放之則爲長江之浩流其中風景仰接天光俯羅萬象

以遊以遊不事外求而樂在其中者此在內之江湖也尤勝覽也文脩於在外之江湖則覽之熟矣且諸公爲文脩道之悉矣第未審於在內之江湖亦嘗有聞乎否亦嘗經遊乎否故予之說將使文脩自是反其在外之遊而爲在內之遊內外交脩則天地閒不可限量好人物任吾子爲之矣豈止江湖一遊人而已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君子之告人固如此願吾子其思之幸毋謂予儒者類多迂談濶論也

清玩冊序

予適有行役過杭而疾新痊周君某時客杭念其爲文莊公集

卷之三

星

伯氏虛白先生門人也屢爲謁醫視之疾賴以瘳乃邀予遊西湖予以病加於小愈辭君從之旣而挈其所集古今名畫一冊題曰清玩者示予曰閱此殆亦不遊之遊而其中景物又有非西湖所能盡者予笑曰是名清玩固清之所宜玩也次第而閱之有升空之日漾波之月夏峯之雲冬嶺之雪而觀夫竹樹之離披掀動之勢又可以知風之所在也則天之文於此而可玩者矣或連峯疊嶂如五老九疑或一碧萬頃如洞庭彭蠡又或峭壁幽巖平原曲澗清泉白石草亭釣磯在在成趣斯又地理之可玩者也其閒庶

物則草木花果以至羽毛鱗介之屬隨地而見種種不乏苟能觀其妙則戾天之鳶躍淵之魚濂溪之窓草橫渠之鳴驢聚皆不外乎是至於人品則携琴者執卷者漁者樵者牧者行者坐者或在竹林或在松陰或在山隈水涯又或袒腹趺坐而神馳於雲物之表或張帆鼓棹方泛泛乎濤浪之間而又或烏紗在首金帶在腰而清坐泉石蕭然若在外者茲又不知其爲何人也嗚呼予於是乎有憾矣彼泛泛乎濤浪之間者其意趣所在固未可知而其馳神於雲物之表者殆能超世累以爲高者乎然或徒以此爲高而不屑意世務亦非中庸之道也若夫以軒冕之貴而得兼夫林泉之樂者茲母乃昔嘗奔走王事而今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所謂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者乎茲豈非吾人之至願者哉然而必有其具焉非可以幸致也而亦有命焉不可以必得也命雖不可以必得而其具則固在我之所當脩者也凡集中人品皆惟人之所爲而吾之所慕者在是則又愧於其具之不稱也披閱之餘感慨興焉因爲之序以歸於君君有二子方讀書勵行有用世之志其閱

文莊公集

卷之三

星

是也將母同予所慕乎尚勉之哉宜母同予之愧也

### 凌雲葉氏族譜序

葉之先本楚同姓春秋時沈諸梁其後也食采於葉號葉公子孫因以爲氏今其字同而音異者猶韓穆爲何邾訛爲朱之類也葉之得姓始此自是支流漸漫四方不能悉究其顛末已吾泉南安凌雲葉氏其先唐時有諱謹者居雍州謹七世孫孜宋盛時徙光州孜子炎曾官至光祿大夫以渡江之變徙處州麗水之感德鄉孜曾孫清爲興化軍之莆田縣尉因徙仙遊之古瀨又十四世至學諭迅始徙南安之龍岡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山未幾徙凌雲迄今傳十有九世上訴謹爲四十世凡千四百四十三人登仕版者百五十五人其出於凌雲者三十人中閒顯者或史傳所載或郡誌所書或功業昭於國家或節行重於里閭旣皆燦然炳然於譜傳中矣先是其譜之著於荆湖總幹明矣僅托始於學諭公而不得其上世所自蓋其去仙遊之日旣遠一時未遑於旁詢或詢之而不得故也至是明之八世孫眞保乃追而求之得其同姓仙遊公美所藏先世國學生雍及徽猷大監棠所著譜而印証之學諭公之諱字及生卒甲子彼此不會而同君以爲

水木本源的然在此無庸復疑卽命其子邑庠生昭按其本而錄以足之分其帙爲四類一序引之文舉

大端也而先世之誥勅事狀詩記等附之文之屬也次宗支圖以著其世親親之序也又次仕宦總目親親之中有賢賢貴貴之義也終之以譜傳歸於親親也無閒賢否貴賤一也旣成以求予序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是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閒有聚焉聚之大者爲國小者爲家雖與羣物同一生育於天地之閒同一歸盡於大化之內然迹往而聲存事過而情係自有不至與羣物類者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序

此國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譜也國有史則可以昭監戒維世道家有譜則可以序昭穆厚人倫小大雖殊理則一也况夫家人之聚也世更一世有不能常其聚者以不能常其聚之故而思所以係屬之使不至於遂時湮沒無統以相忘如路人者微譜則何以哉此固人之所以爲異於羣物者也此先民於宗法旣廢之後所以倡爲譜牒之制干以扶植人道於不墜者夫人道之所立旣有在於此今或蠢然而生荒然而死一身之外漫不復省念則夫所以上承乎其先中連乎其屬而下啓乎其後者皆不言可知而又

果何以爲人而異於羣物也哉嗚呼薄於其親者一身之外若有餘篤於其親者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如眞保之所存所謂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者非耶推是心以往所謂一孝立而萬善從之矣爲葉氏之族人以及其子孫苟能體是心而勿替引之吾見葉氏之澤其將彌遠而未有涯也

新淦周氏重修族譜序

吾虛白先生隱居志先塋表又次文翰卷數不一視故族譜詳且密矣於是版而傳之凡族人無老少各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哭

界一冊使藏之又寓一冊於其門下生清而使之綴一言于後嗟乎清之負先生甚矣先生猶不忍外而猥使有事於其門內之譜哉清念始爲弟子員時先生適僉憲吾閩邂逅考試憫其愚昧而乏師授也指引之使學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又以其貧而助之薪米筆札之類既又進之家塾使與其子同席硯而朝夕躬指授課督之猶其子也嗟乎世寧復有斯人哉抑先生數歷中外二十餘年其他德善播在人人者何限顧非今者所宜縷縷耳大抵先生心事眞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於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

乎君子善推其所爲必自親者始此先生於族譜之脩所以愈加詳密而不容已也先生此心使得進而廣之可以澤天下壯皇猷而限於其位年纔五十二而乞休用未究其蘊此朝野之知先生者之所爲深惜者也然以其餘力用之一家如是譜之脩以至祖塋之究祭田之復家傳之著宗法之舉可以尊祖焉可以睦族焉可以貽後焉可以敦俗焉固所謂是亦爲政者也使先生之子孫及族人能引是心而不替則隨其窮達崇卑仁孝之澤皆有不可勝用者矣清自得遇先生以來已三十矣犬馬齒四十又八矣僅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哭

能藉乎先生之賜以改其身外之物色而已外此則皆三十年前故物也仰惟先生德業在世足以重周氏之譜而老門生樹立不類不能爲寒族之重而徒以貽師門之愧故因先生之譜及之以告爵之後人蓋一勸而一戒也若周氏世德之深厚支派之繁衍與其遷徙始末見於前人所序及先生父子之所日述者悉矣皆不贅

安平柯氏族譜序

吾晉江八都安平里有柯氏清少時往往聞鄉人道柯富戶名者蓋自洪武永樂間柯氏以貲雄一縣有

司舉富戶實京師至今其子孫世丁富戶役清北遊時嘗主於其家且宿與其族之彥曰綱字朝舉者同習舉子業于縣庠朝舉今以年過五十棄舉子業不事清雖階此得祿仕然亦五十無聞矣朝舉茲以其族譜序爲屬清愧無聞而義不克終辭也蓋亦閱其譜故有鄉耆序之曰柯姓本吳仲雍八世孫柯廬之後遠孫述宋時居縣之水溝頭登劉輝榜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卒祀于學宮述之孫翰字國材紹興間徙安平此言若有徵者而繼之曰兵革後失其譜牒今不敢追遡其上惟斷自十郎始按譜所稱十郎者

文莊公集

卷之三

辛

距朝舉僅五世其上已莫考則所謂柯廬之後及龍圖之居水溝頭者槩莫之詳矣惟柯氏實安平大姓而柯西埭之田至今尚有屬柯氏者則國材之爲其遠祖理爲近之然其世數亦已不可以夢卜而知矣大抵譜之設特以繫親而已若先代之顯晦世次之遠近門族之盛衰皆所不論也抑亦有不足論者顏子淵簞瓢陋巷而有輕萬乘之良貴存焉袁氏四世五公非不賢且貴也而紹興終不得借以蓋其不忠不孝之罪禹以聖德神功爲天子則郊祀鯀以配天矣親之所在豈可擇賢耶信矣夫譜之不必名人

華胄之援也一有所援則罪不容誅矣清是以不敢襲前序之文也及閱朝舉所自撰次則渾無他意其世首十郎次致政其名字尚缺以不可強也又次曰長孫曰天乞輩乃有名字詳其所可知也傳至朝舉一行計存沒凡若干人朝舉今日見孫矣其孫行上距十郎爲七世壽殀不一又得若干人而皆未有顯者然要之亦皆不失爲太平之良民也且其圖列明備昭穆秩繫親親之意具存已爲得譜之本指矣現有祠堂圖有世系總圖有大宗圖有先塋圖有先世壽像前後本傳各以類又有凡例數條冠其端家範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壬

二篇殿其末其所以衍先澤而垂後規者尤爲切實懇至家範最後引唐柳玭戒子孫之言曰惟孝慈友弟忠信篤敬此乃食之醢醬不可以一日無者嗚呼盡之矣使柯氏子孫信能是雖無龍圖學士等名公爲之遠祖不爲缺典抑又安知如學士等名公者不自此而有作乎是朝舉之所譜初無過於今人而其所譜之意固自不後於古人也吾以是取之

恩命褒崇詩後序

恩命褒崇詩一冊吾福建憲僉吳興張公拜受其知荆門州時旌異誥命而藩臬諸公及士林諸先生爲

之志其喜者也閒屬清綴一言于其後清惟我國家之所以勵臣工而勸忠孝者至厚且周矣京官七品以上三載考稱則錫誥勅封其身而又推恩封贈其父母及妻有差若外官則必至於九載秩滿考稱然後授以是恩焉蓋重內也然使一拘此制則外官之治行超等者其將何以別之故於其超等者惟覈其實則三載之餘即以授之謂之旌異此則公今日之所得者也公由戊戌進士知寶應縣服闋改上高已而陞荆門尋陞同知福州府進拜憲僉憲之日旌異誥命始至蓋自入仕至今二十餘年然後二親室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奎

家始得被恩易號公之喜可知已夫一身之貴名猶未足爲甚喜惟二親及室家皆以吾善名故得被天語之褒命服之錫此於臣子之心何如哉清聞公自入仕廉明勤慎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而始終如一日當其爲縣日巡撫大臣及觀風使者以其政績卓異請旌於朝者凡四次爲州之日又得二次至於凡當道之以繒帛牲酒獎勸者不計焉積其後蹟效以有今日之恩命亦可謂之難哉况外官之得恩命難於京官而外官之以旌異得之尤難於尋常之僅以稱職故而得之者也夫惟其得之甚難故在已爲

可喜而在人之聲其喜以賀之也良宜向使公爲之日所操或少變於爲縣或爲郡之日少損於爲州則功虧一簣而此事或參差矣由是言之公今日之得此其亦良可自慰哉矧今既位方岳之重而其治行方益隆望實方益大將來所得恩命又宜有進進於此者矣所恨者太宜人早世先大夫亦僅及見其登仕而不得一享今日之光在公之心殆不免於悲喜之交集耳然及親而仕而忠孝之得兼致其力者此人之願也亦人之幸也其不幸而謁屺之望已絕所謂雖欲孝誰爲孝則惟畢力於忠卽所以爲篤於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奎

孝矣此固公今日之所以夙興夜寐者乎嗚呼忠孝之途遠矣哉載玩諸公之作其所以致望於公者亦皆未有涯也

題寵褒錄後序

右封贈誥勅凡十道今福建左叅議泰和徐公積其向爲南京兵部主事及署郎中時所得者也蓋贈其二親者誥勅各二道封其身及妻并贈前妻者各三道公之積而錄之豈徒然哉豈徒以榮君恩而已哉蓋迹雖類於榮君恩者而意則實在於不忘乎君恩而思益有以貽貺之光也嗟夫臣子心事於是乎有



可以自知而不能以語人考矣清公之同年友且同事於南都者有日自謂頗知公者然公固自有定價於當世而無俟於清之縷縷也故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華亭張公道德功業名一世於人物最少許可其所薦南都縉紳士凡三人而公居其一未知公者亦可以得公爲人之槩矣惜其當日薦揚之語今不能詳惟往歲巡按御史陸公疏公治行於朝而請旌之其詞可記者云清慎立心而貪者懼公勤處事而廢者興斯實錄也然亦自其宦業一端而言耳若公學識之精明志氣之堅正宇量之宏博則皆有未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壽

壽王太夫人序

今秋當六比而與化守王君存敬當以夏考績之京師按節及藩臬諸公以君學行才猷之優也畱使參紀綱于場屋閒俟訖事而行君以二親俱垂白在堂

久擬便道一省而七月七日又太夫人初度之辰計日數程形畱而心往矣固請如期行諸公重違其情也竟許之既戒日貳守朱君某輩以書抵清曰吾王君雖委質明時而常得伸所願於其親其始尹潞水也父確齋先生判和州相去僅數舍問安之使源源視在膝下不相遠逮確齋致仕君以刑部副郎援例歸省者歲一年既有興化之命復得便道以拜家慶值確齋年登七十時與君相好者咸有述作以爲壽日稱觴之伯今茲之行太夫人年六十有九俟旣上績過家亦適七十矣吾輩亦願假子一言以侑太夫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壽

人壽日之賜不可乎嗚呼嘗讀詩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而知人子一委質於國則不得兼仲所願於親者自怙然也如王君之於其親屢得幸會如此豈其獨多得適然之便耶抑其孝心獨至自有潛孚默祐之理耶是所謂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名信可賀也已然清謂君之善養其親者又自有在也君起家進士歷官中外八四轉階所在皆盛有聲稱故一時士大夫語學識者必及王君敬語操行者亦必及存敬語才具之可大任者亦必及存敬焉是君之所以致養于其親者視他人固自加一等矣

豈止夫二千石之祿養與夫閒時乘便之一省侍而已哉是重可爲高堂壽也已抑又有當爲君盡其說者清管謂天地蠶炭也古今旦暮也人子心非木石其誰無椿萱同春不老之願耶而默計理數之將然則知昔人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今之所謂其慶上壽云者有時而境變於外情變於內矣嗚呼其可奈何哉其可奈何哉吾竊羨夫自古賢哲之能立大功名於天下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或不幸事功不大就而名節之克完者亦爲有以不死其親而同歸于仁孝之域則是人子壽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其

親之計於萬不可奈何之中又自有可以深長思者耳嗚呼言及此清益爲慙負天地君親矣然此亦豈宜與不知者道哉自不知者觀之將謂吾以壽親行而微以吾親之不諱日爲計何左耶王君當不謂然而獨有味於吾言也

送柯節推孝滿序

成化辛丑冬十二月吾泉節推潮陽柯公以九載秩滿先是吾泉上民計公秩日滿不得以久其惠也相率詣當道者乞轉以聞之於上而雷之而格於法不克至是公且行矣士民咸依依不忍其去念無以致

其意者乃相與謁諸縉紳先生或爲序或爲頌又或爲詩爲歌以道其行而鄉之致政諸公亦皆戀戀其去也復命清小子序之嗟乎清於是有感矣何則世之吏于土者某見亦多矣方其始至之時大率人皆歡迎而謹事之無不敬且愛者然久之或左所望則退有後言其心唯欲其速去一旦去則路人視之甚者排而去之則路人之不如矣此豈惟在人之不厚要亦其有以取之耳由是而言則公之德在人者不言可知况公之爲政素非有厚於諸公而諸公亦非有利於公者而其所以戀戀於公之去何哉某以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其

是蓋知德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凡以智御物者物終不親以力制人者人終不服以利自厚者利終以賈禍大抵天下惟好人好做而愚也稽之古殷之今斷斷乎其未有不然者也故特因是發之以告夫世之吏于土者若夫公之盛德之實與其世德所自發身所由及上下屬望之意已見於諸先生所述者則皆不贅

八桂聯芳詩序

盈天地閒皆氣也盈天地閒人物皆氣之凝而成焉者也氣有精有粗粗者無論矣其精者大槩亦有兩

端一鮮明一沉篤鮮明者文勝文勝者其美外揚在人如于張子華王褒劉柳之徒在物則爲鳥之鵲雀獸之文豹花之牡丹芍藥木之嫩柳夭桃之類是也沉篤者質勝質勝而積之厚則美充於中暢於外韻於遠文在其中矣在人如回之愚而足發參之魯而傳道黯之慙而社稷臣在物則如獸之麝如鳥之鶴如花之蘭莖木之桂與栢之屬是也然栢之屬雖與桂類而不能花桂則又能於風霜搖落之餘而發其英華清芬所破遠不可禦至有香聞十里之號是尤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韻於遠者矣蓋自有科目以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巡歷自漳返我泉咸爲清道侯之美且曰使凡作賦者皆若人焉庶事其康哉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吾友鄉進士龍溪陳朝佩亦亟稱之蓋實大者聲宏理自然也茲非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韻於遠者乎然則是固亦人中的一桂矣其餘七人者清未及識也然一本連枝意其風味亦當不相遠矣適故上龍溪掌教曾某先生馳書介至泉屬予爲作諸縉紳所詠八桂聯芳詩序且疏八人名字履歷之詳俾志之清以爲此在公之賦咏述作已詳可無用贅爲也獨桂之所以爲桂其精實所在則有不容以不白者故畧發文莊公集

卷之三

五

龍江吳氏族譜序

譜牒亦近世人間一故紙耳而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皆在焉何者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在人則爲仁固人之所以爲人而貴於物者也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親親祖宗親之至尊者也族屬親之至近者也夫上戴天下履地中含心而爲人而於其親之至尊至近血脉精神實相通者乃或迷於時局於勢而不得以展其情焉天地精英之在斯人者其能終無介然者乎是以雖當王政既熄宗法久廢之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卒

後而譜牒之制創出於近代仁賢胸中之天理不能自已者遂爲來世永永不刊之成憲嗚呼茲豈獨人爲之巧所及哉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天也故凡知祖前賢以譜其族者要皆仁人孝子之徒而或尚不知爲此者則未免於其天者猶爲有蔽也吾泉南安之吳氏自其始祖三十五府君肇基于黃龍江南歷今八世環江之南北連簷接棟皆吳氏其子孫蓋二百人矣且夫此二百人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爲二百人枝幹益繁而去本根日益遠則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緩且畧焉將或至於忘

其身之所自出而視其同宗爲路人者矣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先是其五世有曰繼祖者肇爲之譜至六世信宜教諭爵者繼脩之然缺畧尚多至是爵之從弟睿乃命其二子鳳鵬旁搜遠訪於凡其有可考者悉采而錄之以足夫前人之欠至於其終莫可考者則仍舊缺之蓋其缺者所以傳疑而其所及詳以足夫前人之欠者大抵皆實錄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寧不於吳氏有徵也哉余故本其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與其不可已者告之庶吳氏之後人及凡得觀吾文者其於親親之情亦皆有所不能自已者焉耳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卒

送陳太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爲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爲學師也者導之學而造其所以爲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哲之精蘊在焉天地人之道悉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爲學彼識之不逮者其窮年矻矻固不免僅資之以爲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閒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內探溯

古人用意所在而取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莆中陳太和先生有聲莆庠舊矣今年春南安庠生黃天保輩禮致于九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挹其丰采然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脩凡與諸生講議文字閒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淺淺然徒涉其流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啓發勸勉勃勃乎其有生意焉茲將撤館以歸黃生輩德之介吾徒傳浚請言爲贈予故爲道今時之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太和之教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奎

送邱教諭任滿啓行序

丈夫生不爲將相其爲守令乎不爲守令爲師儒可矣古之聞人其爲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爲天下回生起廢或折衝千萬里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亦甚難於負荷守令雖位望少卑據其職守得以予其所部之民民亦從

而父母之如龔黃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財不供旦夕然死有餘榮矣守令視古邦君其位亦未易至也苟學問充備操履端方得後生俊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老先生其所養育造就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梁棖桷之用此其視爲將相者抑亦何歉乎哉今之欲爲守令者既不可必致至於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爲而出於強抑者嗟乎師儒古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使持其不願爲之心以爲之則其所以爲教者槩可知而當路之人固強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教之所繫者未乎且其所以不願爲者或者以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奎

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響應耶則亦勢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海陽邱某先生成化丁酉舉廣東鄉闈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掌教方是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爲滯也而先生一舉旣就蓋其所樂爲也故其至之日教條一新士類嚮服又得浮梁張侯德威爲之尹動輒響應政教相爲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加數倍丙午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教惠安亦既有成績矣茲先生秩滿將奏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

因合諸人士之意使來桐城屬清言爲之別清故首爲舉師儒之可爲者論之于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於師儒如邱先生者乃庶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仙遊張氏族譜序

甚哉譜系之有關於人倫不細也今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爲途人而喜不慶憂不弔甚而相凌相奪之恬不相恤者亦無怪其然矣源遠派別世復一世槽不知其有骨肉之連而親愛之心無自生耳又安得人人皆長者能溥其同胞一視之仁也哉予客京師

文莊公集

卷之三

畜

無日不與人接也忽其間有云某鄉人也則欣然迎揖而與之語矣又或云某卽某之某於子有嫌則又加敬愛而禮際行焉或緩急爲之奔走不辭矣向使初不知其爲誰則亦泛然遇之而已耳夫人情不甚相遠也况同宗之親天性之愛誰則無之世固亦有視其至親如途人者是又非可以人道之常論也故曰譜系有關於人倫不細爲能使人各知其所親故也而譜系之脩不脩則又存乎其人焉吾聞仙遊之張氏其先廣之惠州人宋紹興間有曰升者爲仙遊縣丞卒于官子孫不能歸因葬之楓溪嶺而家于嶢

虹山前又傳六世號謹齋者亡其名遷澄滄又三世曰記者與其兄某弟某凡三人改卜象峯下至于今三支之子孫若干咸不改舊觀記之孫定有文學而重行謂先澤寢遠子孫分徙不一且前乎此者以無譜故欲詳考既不可得夫今不爲後之視今將復有如今之視昔者乃遠考旁詢於凡可知者生卒娶葬之類悉就脩纂各以行第相從其有遠而不可知者則以傳疑之義而缺焉閒以貢來京師會于旅邸因求序之嗚呼據定之所脩者如是後之子孫其將悲是得以老其老幼其幼昭爾昭穆爾穆而不至相

文莊公集

卷之三

室

視爲途人矣若定者其可謂能世其先者乎嗚呼凡爲張之後人者其尚思所以世定之爲乎抑子孫之所以世其先者又不止脩譜一事張氏世居文獻之邦當有所從受矣茲不喋喋聊舉其端云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清受業師曰遜菴莊先生有宋少師藻齋公爲之遠祖有國朝廣西僉事松崖公爲之父有德慶州判官世範公爲之兄又諸父有爲兵科給事中者有爲雷州知府者可謂閥閱之門矣而家則素貧用則素約蓋不調未仕時爲然前此既尹於陸川六年矣

約如故也則吾先生之所以爲人者可知茲以考績  
至京改任信豐信豐江西小邑也而吾先生大才也  
以大才任小邑當道者獨無所用其鑑衡乎蓋先生  
始以例授遠方任得廣西之陸川今九年之秩未滿  
也故改任例僅得此當道者不欲以伸一人故而改  
令固勢然也夫才與命不能相謀自古豪傑負有爲  
之志而展轉下僚不得大伸其志者何限吾先生於  
是乎可以命自遣矣且命在天者也而又有在我者  
存吾先生博學高志少年聲光馳八閩閱世益深抱  
負益壯所養益不凡其所施爲不以官之崇卑地之  
文莊公集 卷之三 矣

廣狹限者又豈區區門下小子所容喙哉出崇文門  
而南望天高日朗萬里極目無障於是而拜送吾先  
生之別先生之意氣何如哉老當益壯窮當益堅漢  
馬伏波之言吾先生之素志也

蔡文莊公集卷之四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記

讀蜀阜存藁私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邇一則其說  
不容有二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  
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楊老先生  
敬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  
若今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一

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  
其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  
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擾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  
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爲世態酣濡不受古人繩束卷  
舒出沒如朝霏暮雲筆下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  
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其在萬山  
中玩心高明有口是以其言論槩以六經爲吾心註  
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  
上俯視萬有若無一足櫻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  
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

物成務之實終必有弊畧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之約而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墜於徑約既失於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載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類爲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爲子貢設矣然愚以爲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言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二

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真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自序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鶩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閒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能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爲中也此

所以爲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母亦有激於朱子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反躬以踐其實者耶第激於此墜於彼而或者爲之危其流之亂真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有定論一蜀存藁而其關涉得失有如此者竊懼高明之士或又激於文義之弊耽其未而殉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得不一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民之事固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自記其所利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撥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拆色五斗則徵銀三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絕者有逃者有孤寡而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釐之殺也不免以敷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贍足者正無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已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稱貸於人三



蓋貨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筮楚囚禁之害亦可哀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省災陳言以請於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不復徵本色又乞令通省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例其死絕逃移等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舊有漏報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之於今永爲定例矣計吾灣中請申所免賠賾之數已若干則舉吾同安一縣若干灣中所免者又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不知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言哉此實吳公利民一事也吳公其真能仰體吾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屬年來自輸已課外所以能無他徵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以傳之後人得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東潮州海陽縣人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

具慶記

今雲南憲劉雪室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德學執經藝而就正于門牆者甚衆清與焉先生同氣七人次爲廷美先生又次爲廷重廷圭廷玉廷瓚廷溫先生時廷瓚廷溫已不祿廷圭領鄉薦亦早世清僅得其聲聞所及親侍者惟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廷美亦下世今所存惟廷重廷玉而廷玉繼登進士爲御史近奉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云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獨廷重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子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一言以記之吾兄初度之晨在邇吾將順南便附歸子弟之情庶皆于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憶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爲兄弟無故猶爲樂兄弟之有人也歲月如流存沒復隔有異清已四十無聞而雲室先生音問時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六子婦能孝能敬孫行亦皆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

然輩立少者壯壯者老老又見壯與少者之袞袞  
迨人後在師友閒感舊時之情每有怛然於中而不  
能自已者而况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具慶  
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拳拳然有爲文  
煥輩助慶之心也清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  
暮人子心非木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默計理數  
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憂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  
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所謂具慶者慮不可長矣然  
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爲長筭哉自古賢  
哲以勛業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閒有隱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六

德不祿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爲養俱馨聞百世同  
歸于仁孝之道清蓋嘗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肖負教  
力莫能與也如之何哉吾先生一門德星攸聚文煥  
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篤踐履出  
則勵青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安分循理以無  
改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  
君勉之耳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遠且大於此者此其  
餘慶無涯又豈特今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  
克吾文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敢以復于廷玉先生  
而敬請教焉

逸樂會記

誌書載吾泉風俗淳厚人樂爲善自昔謂之佛國夫  
以佛國號吾泉其指固有未盡然者然卽是亦可占  
吾泉之風俗果趨於善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  
勳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  
亦當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  
而未之有紀也入我朝百餘年來治教休明人物復  
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旣老  
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  
於分者閒有之而尤未能倡爲是會以同於衆也孟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七

子告齊宣云獨樂樂與人樂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  
衆與衆樂樂曰不若與衆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  
也其曰逸樂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者英之遺意而  
不敢盡同也在會凡十七人以齒序則家君爲之長  
爵尊而兼齒者通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黃公  
暨循齋黃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雷  
顧董林楊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交行表表出等夷  
而悉萃爲一會嗚呼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  
哉會之言曰凡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  
榆之鄉或賦歸來辭或玩盤谷詠慨浮生之能幾宜

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今日分  
內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根凡  
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質其  
有憂患亦相與爲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  
位惟尚齒會之儀不尚豐月必再會不疎不數也或  
於所居或於所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  
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  
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衆庶同其憂而不  
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諗諸公曰古人謂天地者  
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曰明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八  
年此會知誰健此言蓋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  
實造化消息之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  
長如今日之整然乎日月不居世事陵谷行且人陳  
迹陳并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孫或不相知其  
爲昔人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耶夫  
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無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  
所以序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存焉不可  
無以傳之後生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時各錄  
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  
輩所宜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自京師張公乃屬家

君命清爲之家君遂授以其事意如此噫後之覽者  
亦將有感於斯文王右軍之言蓋千古如一日也清  
小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之意永矢弗諼并列諸公  
名于左張公名苗字世英黃公名齋字欽齊黃先生  
名續字永連賀先生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  
字想德一位名襲字孔胤一位名淮字茂濟史先生  
名鳴字茂仁吳先生名珣字顯德包先生名哲字舜  
華翁先生名裕字惟欽雷先生名昆字茂明顧先生  
名美字孟璽黃先生名鳳儀字秉儀林先生名澤宇  
仕悅楊先生名溥字細行家君名觀慧字允元亦封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九  
主事云  
掬清軒記  
清姑夫掬清居士洪公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詩  
禮而備嘗世味嘗以爲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  
一味之清之耐於咀嚼也故其軒居名掬清而人亦  
遂以掬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畱數月時將南旋語  
清云京塵亦覺厭人吾且歸而掬清矣子昔者許吾  
爲軒之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  
閨閣而心每馳於泉石之間向以計偕道建溪溪之  
傍多磊砢巨石時季秋日旣夕乃令舟者停棹登石

一跌坐仰觀天宇空濶無際光映溪流溪流泱泱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默焉有思巢由洗耳之高既非所敢慕會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日送逝者之如斯心懷水哉之有負徘徊眷戀不能舍去而益起敬心焉濯足不可也濯纓不暇也聊取數掬而行亦自覺清入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向日掬清時光景又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以爲詞然嘗聞之心迹異境清濁殊味世有泥迹世俗之中而其心超乎塵埃之表者亦有著迹幽閑之境而心未免役

交莊公集

卷之四

十

於聲利之場者顧其趣味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詩禮在躬故雖久居京塵何損於清況四海英賢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皆乾坤清氣之所寓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之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清焉菽粟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母之所謂以善爲養者其清也何如詩禮一派貽孫翼子則龐德公之所謂遺子以安常長孺之所謂教子一經者其清又何如推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揆之心則雖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清不涸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舉是一掬之遺

以霖雨蒼生汛掃海宇又將不嫌其隱顯之異致而能用之一源亦庶幾可驗也是爲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闌闌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愧歸念之輒悵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隱在東山之隈舊日之松竹杳藹猶依依有迎人意北顧清源巍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帽金粟飛仙之事不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庶幾猶有秦隱君子乎不得載琴書而從之遊旣而靜言思之是亦隘也已丈夫生世蓋

交莊公集

卷之四

七

自有許多分內事在所當經營者奈何直踽踽然山間水涯自諉爲宇宙一閒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志之所期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况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一二士友竊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察來致其尊甫元之君之命屬予爲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岳陽樓記而有味也君乃索予盤谷序何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採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爲全非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矣然策

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爲壽君一序備述君隱居豐山之下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者大爲士論所歸則君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故於此獨詳予區區衷臆之見始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非惟以廣君之意亦因爲時察告而相與勉之也王晉不云乎吾雖不做吾子二郎必做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而時察又穎敏出羣而忠信仁厚能不失其世守然則歐陽氏豈終獨善者哉是爲記至若山房之形勝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三

規模則時察當自能記之矣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也

輞川橋記

輞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者數百里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於是輻輳焉且爲某所某社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之隔舊因循以舟渡值風暴水漲人衆爭先則常有覆溺之虞成化癸卯秋某月縣尹張侯適以公事至其地見爭渡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西積土如阜不受水齧勢可橋也乃召耆老何廸易等

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苟有主當悉力以趨命侯歸卽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爲之倡而令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又爲疏引俾僧福旺者老陳思遜蔡庭敬等八人因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閒因歲歉中輟未就迨歲頗稔復令何宏珍者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日落焉山基及梁皆石爲之長三十有二丈廣丈有四尺爲防十有五各衛以欄垣夷端直堅固完好凡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卽橋之安皆知爲侯德所濟矣廸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爲之記其實焉嗟夫自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三

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贖於昔而興於今曠於昔者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爲之不過三二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爲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爲之於此見人事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冶舟車尤爲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道則既以是爲爲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於此實汲汲焉奈何世或至槩精於簿書期會之

爲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閒之利病往往以有付之莫可奈何者耳目所及感慨隨之於是侯之賢爲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爲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浮梁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 脩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龜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流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蓄澗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堤之邊駕石以便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四

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閒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菴以爲憩息祈賽之所其上最鉅其利最溥矣據故老遺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閒主其事者陳君亢今亦未詳何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本朝成化閒橋有圯者弘治乙卯蓮江林孔彰爲後吳懷荆桐城吳則敬王田詹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脩之督工者吳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圯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值洪水衝決之圯視前爲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久不克脩行者病焉懷荆在顧無與共工者而孔彰之子時學力獨裕懷荆勸時學繼先

志戮力以底功復捨銀一十兩以爲衆倡於是則敬及余某王某吳某張某姚某靈源室僧體照或助以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荆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功視昔爲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詣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治之脩則先功將自成化而墮矣有弘治之脩而無正德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墮矣今日之脩者歲久不能無圯設當其時莫之脩則舉今日之功併墮矣且脩之貴乎及時或小圯不脩馴至於圯之甚然後圖之則爲害已多而亦難乎其爲功矣此皆所謂莫爲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績亦將以爲來者之規也

### 介菴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命其所居爲介菴以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始頃刻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旣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天子連詔起之復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十五

唐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部  
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  
發越所以命巷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私慕  
而喜談者獨於公爲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  
乎哉清竊思之矣自古之有人建立於天下國家者  
其人物類皆渾雄潤達吞吐不以往往身不離乎齋  
軒八席閒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是  
其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疎  
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  
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七

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  
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到自有非可以庸衆  
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  
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晚利肥已苟且模  
稜之人而能爲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爲君  
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蓋  
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  
乃正所以爲遠大之器也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  
以有爲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如  
其達之口一變塞焉則爲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立

事功而慰人望矣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  
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  
愚意介之一字公所願終身守之而不閉於窮達老  
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爲字從人從行形兩岐意蓋  
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  
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証愚言耳蓋  
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仗皆有兩岐如是非善  
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  
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之  
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七

閒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  
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之能事畢  
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圖者又豈  
假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爲記若夫是菴之建置規  
模之類非大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子城崇陽門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  
以前今亦莫詳其的爲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  
洎入我朝脩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間按察司僉  
書姑蘇陳公祚實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

時既久加以頃歲霖潦土之閒有壞者而舊貫尚在  
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况文風日長多士如林  
而所以居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陵任  
公彥常奉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  
文爲已任于時知府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  
聚工資始修大成殿及東西廡若干閒併新賢像之  
剝落者若干位遂脩祭器庫二所復脩明倫堂射圃  
及觀德亭仍建含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祠而  
祠傍二室爲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閒以爲諸生講  
肄之所功未及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六

路嗣起而任之以舊櫺星門之迫於戟門也推而出  
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庫神廚宰牲房之敝且障於  
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而舊址則行而平  
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資入民地以足其東南隅  
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  
二閒脩其舊者十閒以完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  
校陳華董之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  
月成焉但見巖巖乎殿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  
齋居庫廚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麗也秩秩乎堦阼  
垣墉之明淨蕭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學宮未

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藉是益煌煌  
乎具有輝而矜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  
豁然領會於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  
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  
教授馬文等伐石誦文以記之文等以屬之清清不  
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潤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  
自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  
吾聖人之賜矧學校又爲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  
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爲度外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七

焉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二侯之績於是乎不可  
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宣化之盛  
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爲此者  
殆亦以爲時之不能爲二侯者設且以風化後人云  
耳是爲記若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  
用世之意則前哲之遺於後學者亦既詳矣此在吾  
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耳清小人無容縷縷也

永春縣學重修文廟記

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  
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教教行而治舉矣是



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閉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間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材矣中閒如雷公正莊公夏黃公偉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哉濶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與學者之未盡其道也學宮故在縣治西五里之官田市其興脩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撓敗殊甚閒或時有脩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伯塋夫子像四配十哲次于傍各以其封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皆侯盥潔親書之殿下階庭發以石中爲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內東建景賢堂三閒以祀鄉先生及名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廚亦三閒自殿及堂咸彰五采焉又改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邊豆簠簋牲匣帛箱之數各加數爵以銅鑄凡百三十有八衆手偕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益振起而周侯之所以崇聖道作人士之志亦於是乎其少伸矣教諭吳君某等以書囑清爲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所以得就是者實督學憲副韋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爲心所欲爲而以掣肘不得爲者何限也噫當爲欲爲而不得爲者諉之人可矣若夫學者之事則有欲爲而必得爲且上之人常懸賞以勸其爲者而顧或不爲焉亦何以學聖人爲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願學之本指歸趨所在也併以驗吾鄉諸俊彥云

題畫龍

天地閒陽物皆健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能伸縮變化於天淵之閒而莫之或測也然吾意其末也神亦當微神微則形重而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終是數內物也近見學士大夫題龍者多贊其靈而不及發其所以靈某有畫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乎龍所靈不靈於人心人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不窮也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也夫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知立身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平遊仲平每為清提撕此意適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謹夫之自敘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

小失怙恃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焉如之何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奈何昔人云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嘗坐享一日三牲之養也

題雙輓卷後

侍御張君延用哀其二親出葬時所得諸名士夫哀輓之詩為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沒則欲致其思焉既久而又欲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以有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不朽焉嗟夫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律已嚴待人恕教民有惠愛而待憲有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父母令名者又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贊之蓋其所致力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為史少參題朝貴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實能以所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參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憲儲公靜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為清道史之賢時清已心

傾向而以宦迹西來未及有請乃今得償所願其慰  
藉何如也傾蓋之餘因得觀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  
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  
者固多也嗟夫天下惟知已爲最難遇惟受人之知  
爲最難任謝安早爲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  
宗社實賴焉富彥國爲范希文識拔於釋褐之初卒  
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丈夫之不負知已有如此  
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世之事業也諸  
公豈虛施哉計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甘居  
古人下哉如清不肖平日負知已良多今則杜門待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

斃之人矣復何言哉責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葉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  
限而孝子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爲不朽  
之計焉可以爲不死其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  
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正悉之矣不肖  
清亦嘗辱方正爲引其端矣又何言哉顧不肖清下  
喪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  
之

題松滋王世子靜菴卷

三才一太極也太極一動靜也而動又主於靜者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主靜而能善其動者也嗚  
呼靜之時義大矣哉松滋世子以此名菴菴之取義  
大矣哉然主靜必由寡欲而入此皆清所得於先賢  
緒論而衆之所以襲聞者也然卒無以易於此也載  
觀諸彥所述大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烏之爲物以色不如鵲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  
如鵲得人之奇愛不如鸚鵡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  
間至使白樂天旌表之以爲烏中之曾參者無他以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

其反哺哀慕之情有不羣於凡鳥者耳余友邑博范  
某自喪其大父某齋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返慕之  
心恨不能少延以致其祿養之願者此其視慈烏亦  
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爲人  
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爲題烏情二字而鄉士夫又  
多爲之歌咏蓋欲以永其所思而充大之非許其所  
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卿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  
卒能使人思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

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爲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爲疑與之者不爲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壚亦不爲不達矣由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爲窮者顧人未之察耶

###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齊人之必爲齊語君子雖醉寐不作市井聲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思之惴惴若不自容耳

### 讀愛蓮說

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爲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爲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蓮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爲四而會通之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義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誠近取而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禮樂父子則眞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削髮而禿顛盡槁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廢父子盡裸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帝吾知其不能過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末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不安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爲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爲與儒會也若要其立體之清虛處則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孤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內外則不敢知耳月孤子最名好道持此論請評訂者再閱年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勤令人起敬心焉屬有行草草大畧月孤子試更思之以爲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 題一路到白頭書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蓋芳洲先生也所謂僉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爲杭士翁謙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世

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懷抑戒不愧屋漏顏魯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廢卒以八十之年爲國死難如此輩人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爲漢帝師患夫詭言誤其國以保其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止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遠謂之一生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載尤不明因私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題三教一家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邂逅徜徉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天

事之有無無容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趣而不盡同者豈畫者之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爲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卽有太行自有太行卽有白巖白巖之名晦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泯者又不在希大耶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物俱有敝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

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鎮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傅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有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豈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絕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眞不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之借名白巖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无

曾以爲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永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韶之贊希大云學以古爲的仕以道爲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矣清也不類無能爲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取取也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奇閩中三鳳兮近古其稀吁嗟三鳳兮此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爲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爲善思貽父母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夫墓表輓詩之類冀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

次矣

字說

周上儀賓開封黃侯澄朝京師將歸其舅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末字屬爲字而說之曰將借

子之言以寄余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區一別開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選授茲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皆貴艷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薄矣故宗一之爲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汨於時波雖貴爲皇家懿親而常教孔氏家法也宗一之意其是在是哉是其意真得親愛之道哉吾聞之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以觀澄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焉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

宗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

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復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千態萬狀交至還求於吾前而吾之本真瑩然者處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爲可喜孰爲可悲孰爲可厭孰爲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侯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若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盡其所以然成化甲辰夏六月望後一日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吾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爲我裁之清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善二字遂以定先

子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寓歸  
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清素膚淺且  
屬有句事匆匆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  
命字之意永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  
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貴於凡物而充其量則至與  
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內者獨何也嗚呼豈  
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者序也序惡在舉其大父  
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朋  
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  
謂序者而後可稱爲人不然鹿豕共聚馬牛而襟裾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耳人也哉倫乎倫乎其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  
字倫爲宗序意者其出於此耶政使其不出於此然  
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也者一月之  
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天  
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  
此一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  
已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  
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  
而究其所以爲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已耳書曰德  
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是

子其爲宗一思又意其出於此也政使其不出於此  
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閒以質之先生先  
生曰得之矣蓋爲我書之嗟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  
行之維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爲序如何而  
爲一如何而爲人如何而爲非人清也窓前十載亦  
既知之矣亦既能言之矣然反而考之吾一身之閒  
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  
子哉其不爲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  
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顧清也力行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  
紙筆閒玩弄之謂非妄語吾誰欺故茲雖以先生之  
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胸中之愧也故旣書  
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警夫二子者庶  
其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無或蹈不肖清之愧則於  
成人之道自不待清贊矣

林潮字履信說

潮天地閒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爲月臨卯酉則水  
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  
也從其類也故今濱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

待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閒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入之道槩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禮智皆然愚故曰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鄉進士林順吉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履信履信二字出易大

文莊公集

卷之四

雷

傳於此取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履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潮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舉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附說焉始順吉既孤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充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者其友黃時達郭文博爲請其說於余余多病與筆視踈久矣勉爲

草草

瑤字世重說

世之所重者瑤也而所謂瑤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乎金玉信瑤矣余亦烏得以金玉爲非瑤也哉顧天下之瑤有重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夷齊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薇蕨之外無餘物金玉安在哉然計其所得則有塵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矣故去之千載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聳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勳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春花朝露同一泯滅

文莊公集

卷之四

雷

漸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人所指罵而唾罵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之所重者果安在哉果安在哉安溪詹生瑤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往三山謁見吾雲室林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爲釋其意先生之意清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爲生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爲之矣而況未必皆貧且困乎

弘字士器說

清溪謝生弘興國貳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



於學公以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邇者士趙君乾元請予爲生字且徵說焉予謂士以器識爲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貴乎弘而弘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而士之器豈易言哉試爲生言之夫士之器非尋常器也制之在天用之在人其本然之量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內而出之則累千萬不見其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筭之器有瑚璉之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

文莊公集

卷之四

美

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矣而其器乃爲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敏者也其思之思而得之則不待予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大矣嗟夫士君子以藐焉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把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所就能幾許哉予竊常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茲故爲生言之生也尚其勗哉珍重哉女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爲泰者天位

乎上者也而下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爲泰也泰則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冠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爲之說予故爲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古人之成說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則雖值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爲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苟其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毛

有可亨之具矣設不幸而時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夫泰亦亨否亦亨泰則物與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爲亨所謂由來豪傑世世皆時雍者也信可以爲士矣亦可以爲成人矣惟士亨圖之哉

鳳崙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于兩閒也而惟鳳爲世之瑞百王並宰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爲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絕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鸛雀耳由是觀之鳳之爲瑞三

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矣于彼  
岡此之謂也安溪高氏實其邑之名族某字甫之子  
曰鳳崙崙亦岡類也而賓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兄鳳  
崙儀叔爲請其說於余余因爲解鳳崙之所以字瑞  
周者如此雖然鳳之瑞以其聲容人之瑞以其才行  
才行果不羣於衆人則庶幾所謂鳳凰之於飛鳥者  
實與聲相符也如徒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實乃僅  
與碌碌庸庸者伍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  
有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司吾泉之安溪敘事博羅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  
今年以易學句讀來證於予其將歸也求予爲釋其  
字之義以爲終身規余不得辭大抵人子之順乎其  
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生名愉而字順  
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遠矣然而順云順  
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  
者亦非也噫凡爲人子者言及此不覺慚負天地尚  
能強顏爲生饒饒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爲生一  
言然亦不暇詳也惟昔夫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順親之道無餘蘊  
矣而順夫之義亦無餘說矣順夫歸其以予言質之  
尊甫先生以爲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東廣博羅李生懋字也生之尊甫某先生爲吾  
泉安溪司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常有相切磨之義  
其冠而字也其友某輩因請予爲之說焉按韻書懋  
愛也撫也夫愛而撫之非惠而何此懋之所以字惠  
夫也嗟夫天下之道仁而已仁之用愛而已愛之行  
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  
也惠云惠云片善云乎哉充惠之一字亦可以爲成  
人矣雖然惠者仁之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  
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之德而後  
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其  
又可不知所先務乎哉此雖亦昔人之成論然理之  
所在萬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筆亦不能不惟理之  
命矣惟惠夫勉旃是爲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名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掌教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童從馬先生來泉予數接之於先生所愛其悖信恭謹視瞻顯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隆於師友而志學不怠心竊器之洎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景暘君時適與予同事南省一見莫逆遂定交焉又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已魁然成人且抱子矣嗚呼人生真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將何疑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予於子紹有感矣子紹之友柳廷信林思正皆予舊知爲請解其字之義夫開道名

文莊公集

卷之四

聖

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爲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爲兵部侍郎曰某者爲刑部給事中又前後之爲鄉守者二人爲縣令者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薦書及游膠序者又八人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駿駸高位是其簪纓世美科第聯芳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儔者而爲之後人者正宜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馬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

紹其念之哉雖然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後竟以奢僭墜惟楊氏能守其家風四世如一日爲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楊金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不以富亦祗以異不其然哉推此義之夫苟能種學厲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足爲克紹前休而況子紹又方着鞭雲路期以益昌其家世者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他父兄子姪所知者主事君爲人守

文莊公集

卷之四

聖

文執義垂老而彌堅其言行氣象酷與吾馬先生類而子紹之德性可愛又如此能致隆師友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子紹宜所知紹也已矣

傅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恒言所謂浚其源者也此其尊甫地官員外郎時舉公所自裁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爲閣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漳郡黃伯馨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爲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

其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金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爲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子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喋喋聊爲生一舉舊聞誦之耳況生素志非止涉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擬字之意噫當毋負矣

論

聖人心安於正論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十二

昔有問於程子者曰形貌怠惰而心不慢可乎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愚嘗因是而得夫心迹相符之說今觀魯論記夫子席不正不坐而先儒謝氏以聖人心安於正釋之嗚呼心迹之相符也審矣蓋知人之箕踞由於其心之慢則知聖人之席不正不坐由於其心之安於正此其心迹相符之理正可以相形觀也愚故特舉程子之言以發謝氏之意於以見學聖人者必自治心始也是爲論

劉項論

或謂劉項雖成敗不同要皆一時英雄也愚竊謂不

然夫英雄以識見爲先項氏當垓下之敗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且羽旣以其亡爲非戰之罪則自古之亡者如桀紂如幽厲可數也其果皆戰之罪乎而帝王之興又果皆戰之功乎此則項氏之識見也項氏無論矣高帝大風之歌曰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嗚呼王者之守四方也猛士而已乎此則漢高之識見也雖其仁暴興廢不同要皆未到英雄本色也

岳飛班師論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十三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屬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矣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字牌趣班師此非檜之爲而誰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謂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亦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且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意父兄爲念果何說也吾爲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矧有成命在又民

遮道痛哭者聲震野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得已之計脫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爲則終爲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宗留守乎！宗留守之事愚以爲正當用權以濟直馳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于奸臣之計以負陛下肺腑之託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鞭而北滅此而後朝食可幾也胡爲乎竟以不得擅留一語自將哉夫徇君命之忠孰與爲吾君報萬世不

文莊公集

卷之四

聖

其戴天之讐之爲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金和而急召公者亦惟懼吾力之未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以爲如何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上於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特蓬頭跣足步至國門上表自効其違命進兵之罪藉藁以待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儻必吾全則從此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疏食自處於除名不叙之數曰後有違君命者雖能成功如此律若是亦足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來世矣蓋其

行雖近類桓溫而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爲同行異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得已而猶不用權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立權之說以教天下萬世矣况公當日之事尤非可以一夕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敢爲大過人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轍焉乃克有濟也是故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履典型而放之自艾而復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終不

文莊公集

卷之四

聖

聞有以爲名教罪人者使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于忠孝耳又非有改立放弑事也誰得而罪之嗟夫大丈夫建大事苟非利己安能爲尋常法度所制縛哉青天白日萬世一日也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耻之志既酬而後爲檜所害愚亦爲公甘之矣

論詩

詩學在程朱當爲後世主張了奈何亦混衆人作

夫詩以言志耳。平側對偶而後成其言哉。既拘對偶則有當言者以不諧聲律而已之。又有不必言者。姑以湊押聲律矣。是何趣味。是何道理。其始創爲律詩者。夫非有大人之志有不俗之見者。也不可復以導士。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福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其夫某死。官事家且落。榮無助。矢志獨立。一子慈時在娠。甫兩月。既就乳。以育。以教。長爲娶婦。生孫二。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十六

曰燉曰燁。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未及葬。燉繼亡。嗚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哀哉。其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爲自終之具。垂絕獨懇囑其友王泰求清爲傳其祖母以遺其後人。顧居相遠。燉又舉於顛沛。未由得其節之詳。而備書之。僅得其概如此。哀哉。燉之志可念也。清質燉爲人於其友益使人追向之。不能忘。嗚呼。豈獨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明。敏而慤於學也。專深於理。味發之言尤雄贍。剴切與清俱。雲室先生門人獨遊不同時耳。逮後一見。卽情親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

館之家塾。以子姪托之。同門諸友及凡與交遊者皆信重之。無間其祖母沒。以父有疾。翌力成禮。悲哀倍常。其卒以此傷生。千年纔三十五。無子哀哉。燉不死。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車文昌李濬會樞。蕭寧葉性何珪袁昇邱琚及泰諸人以義相倡。爲理其喪。并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爲築生壙。三二以待其父母。一待其妻蔡氏庸。以蓋其遺恨於冥冥也。嗚呼。卧病呻吟之中。覽泰所爲。求傳事意。愴惻傷泣。爲感數端。顧碌碌何足任。吾文明之意哉。聊以寄吾哀耳。泰之爲求傳也。盛夏涉三百八十里而來。值清疾。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十七

間愈復作負之入矣

靜菴先生傳

靜菴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侯官縣雲程里人。吾雲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目輒記其大半。爲文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法。天順壬午年二十。領鄉薦。至乙酉弟珪廷玉亦領薦。相與北赴會試。至鷺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鬱不散。家人每接之。夢寐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閒器物。或自動。家人乃如侍紫姑神法。置其布灰于

八其輓自舉遂令人扶之箕之運袞袞不休就視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計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曰本期接武青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水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詣八前訪之亦皆有詩與敘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羨君家聰俊英奈愚不幸棄雲程其別王秉中云黃卷悠悠誰切琢平生空負一經綸又爲牟勸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視池雲飛鴻點破江山文莊公集

卷之四

哭

影又自賦書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又曰若人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則豫爲作祭文遠方朋友來告別則爲作送別序以贈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菴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

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相響答如此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稟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抑自古之身死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往往皆癘屬如先生者非彘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終始一正道生死一文儒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爲賢若夫既死而猶戀戀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魂自古有之概皆不能免於怨對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對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四九

目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爲癘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虛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閩失一傑士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爲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兄第七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任御史奉勅提督南畿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水霜之戒云

子二長文祿敦詩禮而克家次文績頌弘治乙卯鄉薦孤根有托亦先生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始得遊雲室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聞者文祿兄翁出示遺玉編而泣因屬言以記其事清故得詳焉蓋程子所謂別是一箇道理者釋氏謂地水火風尙遲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恠而不恠也清今傳之殆不終於語恠也况在文祿兄翁之情其不容已於不傳乎

高祖爲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

存桃山之藏是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蓋小金青龍三顧白虎四衛墳前印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羣山垣護天清日朗時歷數之得百餘峯焉地家以爲出泉城東諸墳鮮有其比此非所宜瑣瑣以公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弁歲月日辰之類亦皆公病中所自裁墓銘吳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故都憲朱公鑑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實一時善士也若翁貌頗類之清後登金粟洞中別室有望像一位神牌曰檀越王純齋處士蔡公其貌果與家君類蓋公畫像大小二軸藏

於長房者已燬於火清以是召工就洞祠傳其像以歸晚歲委家於子神遊物外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城市買遷至窮年絕葷膾進士周太初輓詩所謂處士素樂善晚年長蔬食大兒能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帽山之巔自山麓至洞約十里許於茲山多所遊寓而居此山獨久道流相傳公用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居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陳府尊贊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

清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拜公今公歿且十有八年矣仲子彰以遺像屬贊

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懌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然我心愴然嗚呼公有韋布之命履有錦繡之心胸及進而握皇家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黜而令也擢而守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閒桑榆景霽風月晴閒斯又其風節之高挺然於歲寒之天者也嗚呼公斷斷兮其德孔多我



思公兮萬山峩峩

童廷式贊

少而思奮老而益堅胸有羅氏之庫手美堯夫之丸其志之所期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奈之何光久韜於壯日穎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越常資以侍度外之士則馬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像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胸次無涯往古來今十九史善名早著於鄉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邦孝行晚旌於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夜夜深細字蓋一味乎道腴殆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布韋兮豈不猶賢於世之心蒿萊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實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下鮮矣其子啓迪請予爲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異伯奇履霜於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爲家房也古今蓋莫可勝計荷嗟林母吾未及一識其行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鄰里多嘆其慈惠迴

居歲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真謂子之事母也誠而至母今皓然兒亦暮矣藹天倫之無閒敦感孚之常理繫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爲之贊非贊之體

陳處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蕭散恍乎神人吾以卜其平生自非卓犖不羣之士殆亦無懷葛天之民

黃樂易先生贊

望之肅肅卽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存心乎紫陌黃塵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侵於孩童能七十餘年不一罹於刑憲嗚呼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三

樂易哉是翁樂易哉是翁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閉戶徒勤孫敬之功題柱莫酬相如之志白首青氈吾事已矣嗚呼世或口審腹劍而位公孤或玉表石中而身朱紫公豈宜然抑亦命耳嗟乎問之輿人孰爲君子

箴

自箴十四條

夫禮者賢愚貴賤之相休戚存亡之幾也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

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此語其誰不知謹之願實得者難耳

人之眞常見於飲食言動之微因仍造次之閒故君子慎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

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書

斯須不離乎正大則俗所謂吉者亦自不我離於斯須矣雖或不吉猶吉也斷乎必然也天地不能違者也

虛而一盡矣

最要靜愈靜愈靈

步步是理即步步天堂

蓋聞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不學無術之弊至於赤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凡接一切人應一切事皆當以仁爲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以裁之矣故不窮

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自箴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心其既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然恨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充行又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書

高而一將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膺黃憲明道溫公一時人望萬載高風

銘

廉生威銘

廉則威伸清風先人苟舉動得其當令之行也如神不然雖周公之才美與師尹之勢位匹夫或能勝予也譬之神龍失水抑予非不能論理而徒論其利害也論其利害斯尤可畏是故君子靜爲本儉爲貴李膺按部貪濁聞風而解佩亦自省事而無所係累矣

靜生明銘

肅則生明方寸之府天朗日晶坐照來物物無遁情  
毗女知廢溫母知興郭公知杞蘇老知荆爲蜀山人  
爲董五經不可度思蓋人心本天地之至精惟節欲  
定神以養之而不爲物所關則自還其虛靈不然雲  
霧漲空雖泰山在前對之如蒙矧無形之至理與未  
來之事功嗚呼我憶曹爽人固已禽之胸中矣駑馬  
戀豆芻猶欲爲富家翁

牀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嬰  
疾必死神荒而內槁故也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五十六

雜著

書戒五條

吾置書亦甚難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  
德奇才之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  
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業無聞物論不與書  
於汝竟何有哉吾墓土亦無輝矣

讀書貴乎以序而一一則可以致精精則有得而著  
已矣學不著已雖多何益

前輩云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四公者雖未嘗讀  
書而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

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  
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臯契輩  
生今日吾知其亦不能自己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  
耳

每讀書時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斯亦何必多爲也  
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

書籍視他物尤須愛護小學書載顏氏家訓一段盡  
之矣其借人更須慎

廬墓文移一條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蔡爲廬

文莊公集

卷之四

七

墓以終喪服事據饒州府呈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  
廩膳生員周鴻呈有母董氏於弘治十六年八月二  
十六日病故至次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父又繼故鴻  
居喪三十九個月母喪雖終父服尚缺一十五個月  
况廬墓未滿二年痛哀之情不能自釋云云如蒙呈  
乞姑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等因備呈到職叅照先  
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  
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  
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今乃欲於母喪  
二十七個月之後復脩父服如數則是方母服未滿

之先其哀父之念能且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  
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方今三  
重昭昭文軌攸同自用自專常刑罔赦吾所期於鴻  
者要在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使無名過其實乃  
爲恰好不謂此舉乃涉迂怪也故爲直之使知所勵  
臯陶執瞽瞍疑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之之說愚猶未能釋然也夫  
舜君也臯陶臣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瞽瞍實  
舜之父則亦臯陶之大父也不然亦非臯陶之屬而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堯

爲臯陶者乃但知有舜而不知有舜之父知有其父  
而不知有父之父執之而已矣愚恐臯陶於此或有  
所不安也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於使舜竊負以逃  
而舜之逃實臯陶驅之也則一時之天地神人其將  
委之誰乎爲匹夫復讐固義也以一匹夫之故而遂  
廢天地神人所依歸之聖主於權衡得乎孔子曰父  
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舜父殺人臯陶必執  
而戮之舜亦聽其執而不禁焉如此乃得爲直乎夫  
臯陶明刑以弼教也使天子之父殺人爲之臣者必  
執而甘心焉斯亦可以爲教否乎凡此皆愚之所展

轉於心而未能實得聖賢之意者也然則桃應之問  
也孟子答之當云何竊意孟子當時只可答云若舜  
爲天子其父必無殺人之事也如此則絕不費辭而  
已足以倒桃應之問矣設桃應復曰瞽瞍向者尚欲  
殺舜矣何以謂其必無殺人之事也則將應之曰欲  
殺舜者未底豫之日也瞽瞍之未底豫也舜方如窮  
人之無所歸其肯安受堯之天下乎旣受堯之天下  
則瞽瞍底豫矣瞽瞍旣底豫又安有殺人之事也設  
桃應復曰瞽瞍未底豫舜嘗娶帝之二女而不告矣  
交堯之天下又安知其必底豫而後可也則將應之

文莊公集

卷之四

堯

曰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孟子固有是說矣然無後與  
無親其罪恐未易差等此又愚之所未能釋然者也  
且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又可爲天下君乎姑記所  
疑以俟達者

衛武公孟子孰優

邵國賢述某人問衛武公與孟子孰優清謂武公實  
踐之學疑孟子無以過之其入爲王卿士信無瑕可  
指矣然不聞有大建立於天下後世也使孟子得君  
計其規模運用當有旋乾轉坤張皇皇極之理不但  
如斯而已也抑六合之內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自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  
及周程張朱之數聖賢則盡人道立皇極於中而上  
配天下配地更無所與讓者也其餘羣哲則槩似紫  
微垣中諸有名大星宿環拱乎帝座者也曰然則詩  
謂睿聖武公又何得爲孟子屈耶曰伯夷伊尹柳下  
惠獨不謂之聖乎但謂有功德於一時則可孟子則  
有功德於萬世願學孔子而不爲夷尹者也故宰我  
謂夫子賢於堯舜是亦可以例矣

解友人

漢太傅卓茂初爲密令上下皆嗤其不能河南郡至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李  
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  
京部郡丞及王莽居攝以病乞歸光武卽位首訪求  
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遂以爲太傅愚  
謂良賈深藏若虛發遲者聲宏卓茂之身始而上下  
皆嗤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明天子爲  
知己者亦此人也則吾徒亦勉其在我者而已又何  
必計區區者於旦夕閒哉

警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  
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

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  
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  
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趣生路者  
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施勉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勉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操先生以  
之更願先生大行所學如此花之實爲用於鼎鼐也  
自愧凡品不足當勉仁之贈然良友勉進之意其何  
可忘爰筆其意張之座隅

格言四條 有跋

文莊公集

卷之四

李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熱生  
物煖冷物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  
於道思過半矣惟省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  
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病  
後服藥不若預防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  
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舊堂尊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之格言以藥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藏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卧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懲艾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爲益重不肖之罪也

採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衆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卒爲三札置筒中令以年次採符盆子最後得之衆遂稱臣下拜立以爲帝盆子時年十五敝衣羸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析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諸神謂採符爲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採札定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矣噫光武按赤符以王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識文用孫咸爲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真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真而可認辨近世工夫者多恣筆勢以爲奇或襲前人之謬而不知反詭怪百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奈何

隱帖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默會神聖之識然後造化爲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絕俗矣

答友人

近來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爲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

者宜識此意

卷之四

空

示兒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清澈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常浴於池而風干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足已乃填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爲殃豈惟池樹之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算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  
知在人爲人事外今天機微人力至今天意回我非  
強不信命今信所當信疑所當疑

蔡文莊公集卷之四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五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哀辭

聞 國哀三首

痛我 弘治皇帝今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  
使我呼天而籲地我皇其繼明今天聰無蔽夫何爲  
哉曰惟先帝之制

痛我 弘治皇帝今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  
兮萬死無計嗚呼孤臣不才兮空與我皇帝同世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一

嗚呼我 弘治皇帝今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  
日新今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今天  
傾地圯誰能窮此今臣甘心爲之萬死

哀詹鼎

辛丑之秋余自京師歸以疾畱嚴陵嚴陵之士有  
就予館問所疑者詹生鼎與焉生穎悟不甚出人  
而重厚信義視他人或過之別來三數年常往來  
予懷也茲過嚴陵問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羣才生有不  
俗心方今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乏鏗鏘韻所希古

淡音詹生永已矣吾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瞻辭有序

允瞻爲人懇篤而周慎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駿駸有近裏着已意其質雖若不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有條理至義所當爲者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辱其以一日之長見推愛其爲人以爲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見於世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二

城過余艾菴不半日辭去期以閱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爲古人矣人生之不期如此哉天乎如允瞻者胡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其配蔡於其將殯也哭謂其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殮今日亦宜以此待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閒微有囑家人意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允瞻蓋棺蔡卽入室自縊嗟乎其死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閒此事始一見之吾允瞻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女曹凡予輩於允瞻亦當有感耳予久厭紙筆於此不能以不無辭

嗚呼允瞻今予意子之必將爲天地閒磊磊落落之又夫何五日之不見兮遽幽明之殊途已乎允瞻今命矣夫已乎允瞻今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無一就今刑于之化已乎嗚呼感此女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人也此眞丈夫此眞丈夫

哀洪良偉

汝以去年十月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以疾報四月竟以死聞嗚呼復安得性質樸厚志學懇篤如吾良偉者哉病與冗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偉矣茲將有遠行南望揮涕寄此一瓣香也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良偉汝有知其鑒之

告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羣聖賢也既有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羣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閒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卽其所在聖



靈惟真嗚呼同願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羣聖人乎有羣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開必有虧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理嗚呼不肖清乃今知吾二夫子在天之靈今蓋有以洞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四

易道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洞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曰惟好德聿來真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譬彼瓜瓞未大而昌根抵所在其何可忘有祠翼翼來今永式羣彥從之悉飲光澤尚饗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立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于高祖妣某稱號曾祖妣某稱號祖妣某稱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妣締造積累艱難勞瘁以育今日

兒孫罔極之恩夫奚容言今皆以次謝去人世雖曰神聚于堂而遺形則各依託于荒山野水之閒兒孫省掃歲能幾度生人此痛亦寧可言茲惟中元節序所臨實增感愴且嘗將以歲貢赴京清亦以進士病痊將赴部聽用當暫違去墳墓慧用是昭告于列位先神卽以明日至十六日率諸弟姪以序而有事于各墓域閒就令睿與清辭焉嗚呼不去墳墓者孝也去墳墓而能成名於身效忠於國宜上宜下以有光於祖宗而歸拜于墳墓者亦孝也此我先世之遺訓兒孫所當佩而勿墜者因敬申之以詔行者尚饗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五

告墓域土地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泉城西隅民人蔡觀慧敢昭告于某山土地之神曰慧之某考妣遺骸托茲山有年矣仰資神祐不致有虞凡我生人感慰無量茲以中元節臨有事松楸敬專牲酒茶果祇薦于神且報且祈惟末祐是賴下情不勝懇惻之至尚饗

祭文

祭朱都憲文

代三司作

惟公山川閒氣文武兼資天下之望學者之師夙教蒲庠文化覃敷士曰休哉安定在湖繼司風紀烈烈

有聲人曰偉哉李勉在庭按節湖南爰及嶺表濁者以清秋風一掃擢參晉藩尋掌政要寒者以溫春風一道蠶彼戎虜牧馬我疆邊吏夜呼邊民皇皇公承聞寄徐而驅之如羊斯遁如犬斯馳惟彼鴈關西門鎖鑰任匪其人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在淵事定功成功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易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教小而用之教亦不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爲高仕者爲通惟公不然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太

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心乎嗚呼茫茫宇內如公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國亡元老鄉喪連尊輝失山岳哀動縉紳訃音上聞帝亦咨嗟曰葬曰祭恩寵有加生榮死哀何脩而得惟帝念功惟公種德某等生後飫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鬱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酬高山仰止

遣祭傳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適有事于臨江恭懷故大宗伯傳文穆公之德教而不得至新喻謁公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

采囑臨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爲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明德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林而其行誼之著于家庭族里閒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翕然頌之無閒言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之有德有學有體有用有華有實在家無怨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表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彌朔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跡名賢之故邦慨觀迷之路絕宰木何如寸心徒切馳辦香以寫吾懷忝惟台儀之形于目瞻尚饗

祭邱國老文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七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南向哭祭于故恩師瓊臺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清閩八子也先生之教國學清得厠四方之

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閱其暗而與進策勵之  
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曷克副之徒守空言於世  
無補慚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  
之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撫柩一痛辦香遙致  
寸心附焉嗚呼想瓊山之巍峩與南海之浩波懷先  
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蔡  
清聞官保太宰介菴先生三原王公之喪謹就家爲  
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八

所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砥柱者蓋五十年其望實  
之在天下後世者舉無庸門下生小子之喋喋矣况  
小子無狀嘗辱恩教而尸素十載全無一毫樹立於  
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爲公重輕  
哉然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爲天下慟由後所  
言則不肖愧負恩教又不勝師門永訣之痛也嗚呼  
噫嘻尚饗

祭萬國老文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鬱於下僚  
困於疑阻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

主者衆方望其將有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  
又有當功名垂滿之際忽飛蠅之點染而趙璧遂不  
得以完歸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失聲而太息飲恨  
而深悲者也惟公直英資之秀際治熙之時一舉而  
近天子之清光予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  
歷膺柄用卒致位于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  
下無事享其榮名祿位者若干年謂非公之才德果  
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與而况畫錦焜耀於無恙之  
日天恩頻仍於蓋棺之餘茲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  
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何如哉某等哀故老之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九

露之易晞尚饗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嗚呼清始爲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卽辱與進吹  
噓若以爲可教者逮清備員禮曹公位宗伯承事左  
右自當竭肫胝之力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事獲罪  
惟公俯諒其情於罪之中而有培之植之之意用  
能不失舊物今日猶得有辭以白於吾親也此其恩  
眞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爲報哉洎  
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司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

以勉進而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哀之慰之且命諸僚友有數外之待領不肖又曷足以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淵而輕九鼎者不肖清又豈知所以爲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朝廷德學在斯文聲名在天下而其恩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騎箕其關繫國家與士民者夫豈細故哉北向一櫺形畱神往何日見公宇宙茫茫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

艾莊公集

卷之五

十

於公足矣及公蒞銓衡則聞之北來士大夫時有器我之言既而過古杭見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子而子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竟從子志斯又以見公之知子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使公當時不卽從清之請清之歸不見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厚清者果謂何哉故嘗謂清乞歸之遲其罪在清而猶得及吾父之存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如此今公云亡悠悠千古無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如哉況我公之宏才博識厚德雅量眞足以壯觀天朝而鎮壓海內者求之公卿閒恐亦無幾而乃年甫

五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上下而遽六亡斯其爲痛又豈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眞爲負公矣顧世之偉人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者能幾哉面東一櫺公之恩也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

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聲發自幼奮身賢科在帝左右東觀西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盈箱累牘吾不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哉可以名家可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愛親愛及姻友薦于弟昆垂老翰林退然如遜或諷

艾莊公集

卷之五

十一

之少通則曰發婦黻矣焉事脂粉晚值聖明擢贊銓衡或小不如意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閒局是榮嗚呼公之清閒纔幾何日條焉告終殆其先識惟帝念哉錫葬與祭泊加以謚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爲貴壽鄰七十未爲希惟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輝曰惟明主之知而况生前之撰述議論往往可以訂既往而開後人而其所造就之子弟門生又羣然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憾云所可哀者在吾斯文嗚呼事畢矣歸葬有日合詞矢哀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嘉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醴性帛致祭于  
故大司寇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  
事文章後生輩難乎其爲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爲天  
下慟也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此則責之天而已矣  
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早得以不肖之身託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  
惟先生雲室愛弟也克體雲室之心申雲室之教循  
循善誘使不肖於理道亦獲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  
里之跋涉京國十年之遊寓八百動止槩惟吾二先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十一

生是依今雲室副憲雲南方有名遂身退之請咸謂  
先生年富望重廷議嘗有公輔之薦意將得以大行  
所學爲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  
呼此計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慘當何如哉清  
自奔母喪南來一別四年先生適亦有行過家相望  
三百里慰問之心旦夜東馳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  
遂方聞九月初三日發程北上不知以何日至浦城  
而奄有此事矣嗚呼痛哉痛哉清苦哉苦哉惟先生  
之學之行脩於家決於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  
重於朝廷肆奉命爲江南北學者之宗主大爲二

所依歸生既無愧沒亦何虧唯是門下小子啣恩深  
重依戴未涯而天遽奪其庇痛苦何堪東向號哭形  
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有幾肯我憐而教斥我  
者又有幾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不肖之身曾  
莫能自爲主宰所謂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  
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不自知畢竟當作何等人耳  
嗚呼吾思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  
未能自信瓣香樽酒人情之常來春上道乃當一哭  
靈前或墓所也尚饗

祭龍溪吳侍御文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十一

惟子懷奮跡孤寒致身賢路分符佐郡者五閩載進  
而巖豸冠握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其所以待人  
者曾不少改其儒生之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  
鄉邦之所私譽者也嗚呼吾聞貴而不易其素者遠  
到之器也而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況無父無母  
無子無姪無伯叔之親無姑姊之戚所遺者僅一寡  
室及一幼族弟形影淒淒吾猶憂其孤弱貧悴之無  
以自植也天之於善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爲之力  
也哉哀哉某等哀子懷不幸之期而無以寄其哀爲  
購爲贈力有限而情無涯合一觴而致訣慨天道之

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  
吾郡改福州尋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  
泉則其施於人者久且博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  
先生之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慈祥愷悌至其操法  
之際則凜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爲類不求悅於衆人  
一時之耳目而常有久後去思之利蓋明而不察寬  
而有制茲誠爲民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  
感於沒世者也天之福善亦既不渝鳳雛雙飛高拂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十四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聞恩師虛白先生周公  
之訃以身羈于官不得奔赴喪次就次官舍爲位哭  
奠而告以文曰嗚呼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  
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而別先生閱三十四  
年清年已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淦之里第  
見未竟日而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

生不起矣嗚呼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  
一別三十四年之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  
僅得兩見而已也痛哉痛哉不意浹旬之間幽明永  
隔門生職分曠若罔聞西向長號形畱神往謂之何  
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博德行之深純才猷  
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爲吾人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  
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揮涕乞畱而不  
可得今太宰馬公之爲夏官嘗採公論奏起之而格  
於例厥後以去就功名恩詔自中順大夫進而爲亞  
中大夫再進而爲嘉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亦可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十五

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爲何如哉清比上命  
供事先生之鄉意時時供杖屨於先生之側以終其  
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戌之冬清  
如官于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賦詩以爲先生壽計  
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豫爲此圖而屬潘臬羣僚  
詩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  
哉嗚呼江西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  
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  
亦自有在而未敢言也然亦未易與時人言也辭香  
樽酒姑寄此懷而附以此詞英爽如在尚克祐之嗚

呼尚饗

祭戴少參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門生蔡清寓南昌聞座主致政少參萬安戴公之喪既爲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安縣儒學教諭王謚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博觀斯世要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侍御出按吾閩也適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實蒙獎拔念公當日之所期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已作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然如寄稍改於其舊者僅身外之物色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益慙負而疾弗及侍棺未及撫旣負公生又負公死嗚呼如之何哉如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大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德受吾太宰公之教恩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爲哀且愧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爲國柱石爲世麟鳳此堂有變回我陶鈞斯其爲戚又豈僅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淒切元陽不滅吾太宰公之所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七

以爲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喻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尊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道故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詔加中順大夫菊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徵於令子以都憲內艱服闋朝命徵起者再璽書特起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訝都憲公之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之誠已獲庶幾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道而孝子之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七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東向四拜奉祭于邵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清仰令子憲副先生學行而受教愛也有日矣

視太夫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如也特脩薄儀奉薦靈筵言不能文意不能達伏惟尊靈鑒饗嗚呼痛哉

祭丁指揮文

嗚呼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真不易得哉其武也交其文也質孰謂武弁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已矣春秋僅四十計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曾不遑啓居而卒以不壽內無期功強近之親諸子又方榮榮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念之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太

使人失聲直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邊陲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亦有壽者存矣况後事又得所託劉子羽劉勉之豈負辜齋翁者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少慰也顧清無似辱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而屬有采薪之憂不得匍匐赴臨死生之際負公多矣臨風一涕端爲正人洒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尚饗

祭陳提學亮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臧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教方新又何其不幸而弗克

卒所業也國家得一碩才焉方駸駸而進之冀收其效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大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頽路之暮齡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壯子瞻之行此情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師母文

嗚呼惟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出於所自樹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教歷中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九

一毫縈于念慮者謂非藉吾師母之賢罔不可也吾師近已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齊眉偕老教子美孫爲日方長而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羈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涕零可勝愴情一樽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聲光壯本朝計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母之賢又豈庸云云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



之有期貸江右之民以寬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  
人之故輟璽書所付者而奔就苦塊焉斯其爲戚又  
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清蚤辱令子敎愛嘗獲展登  
室之拜而今已矣請拜無期凡爲人子者於此其能  
無所感傷乎噫清實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  
也重有感焉而不能言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封君文

某等在令子交遊中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五六年矣  
斯文相與之至情旣等之骨肉則於公雖未獲接平  
生而其傾想頌願之心實有不能已者往者令子仗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節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某輩亦爲之一樂焉追還  
期之伊邇蓋方引領閭嶠之雲而屈指於親庭之日  
而公則已不待矣人子之痛可奈何哉可奈何哉某  
等相哀之心其又能以自已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  
名在閭里而公之子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  
公之所得者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  
人不能漠然者也薄奠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蘭谿章先生封翁文

昔者令子閭齋僉憲吾閩清爲諸生實得觀感竦動  
於治敎之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

閭齋以公垂白在堂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  
聞者垂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之甘蓋有未易窺者  
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  
於善養而所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  
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爲閭齋致私願  
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孫曾之於王父  
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公今  
則已棄孝養長逝矣凡昔之爲閭齋喜慰者今其能  
不爲痛恨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牀下之  
拜退時次第有請於閭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  
在堂已扶杖在傍矣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垂者  
獨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此行又不得謁於公之  
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情而已哉生  
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猶願冥冥之中  
有以鑒其來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吾太宰介菴之適嗣也介菴公著績勳於朝  
野者四十年餘而在公常有忘家之適私門絕無毫  
髮之牽者此固盛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  
相其完也泊沐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上下嘖嘖庶幾肖公夫何一疾俄頃云終嗚呼直牀  
下春秋高矣此痛其何可言況兒女之成行多未了  
之債而清白吏之子孫固乏負郭之田也靈車北引  
遙遙三千善人之報然乎不然清出公門下且辱君  
知慨幽明之永隔重念而增悲一觴薄酌不禁涕洟  
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清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  
稔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竊見御史君器業  
表表班行中觀風所至凜然如秋霜霈然如時雨上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下敬嘆畏愛無閒言信爲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  
公種德之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尋常之以子貴故  
得一推封之榮者而已也清既有慕於公而又辱知  
公令子茲行借口計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迨  
至近郊訪之則公近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  
憂心冲冲我之謂矣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無日矣  
惜哉傷哉况聞令子廣南之節將旋蓋方屈指趨庭  
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之痛矣又可奈何哉令子  
之痛吾輩尤爲痛之也行邊觴豆草草莫盡予情尚  
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庶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  
德相與之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嘗學女事於吾  
動止相依更歲年猶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半  
不出一語而勤慎弗懈又大有度量一歸英溪逮四  
十年清父子以地遠力薄雖信介時馳而音儀希接  
十數年來吾祖吾父母暨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  
歸冥途甫葬吾父未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  
者壯矣壯者老矣老者死矣亦有未老而已死者感  
今懷昔人生骨肉之閒恩義之際其相與歡然者能  
幾日而曾少別多會短別長其將如之何哉清今始  
跡英溪而不能及吾姑之存其痛又可奈何哉吾姑  
夫吾表弟清固無以解其哀也尚饗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祭表弟黃于鼎文

吾年十有九子年僅十有五卽從予遊予領鄉薦未  
行子復從予或棲巖谷寓招提而不相舍者又數年  
予既登進士官于朝子亦領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  
亦登第而同朝夫計其在家鄉在京國相聚之日恒  
多閒或相遠率不歷歲移時卽復聚世之親友從事  
功名之途得如吾二人相聚之久而相從之密者蓋

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萬萬斯年不可復聚矣  
嗚呼痛哉載念吾二人昔之自少力貧讀書同也其  
學有□之時好其言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爲世之能  
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其  
貧猶昔其內乃皆若化有所慕而未克酬者又同也  
然予亦衰矣抑予雖衰尚少延子猶少且壯乃倏爾  
而死終身事業僅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恤矣嗚  
呼吾其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蔡清謹用隻雞樽酒告祭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五

干故友行人司行人莆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  
海上之報至道路洵洵朋舊歔歔予心獨迷且驚且  
疑蓋以爲有則於理若在所無然以爲無則於數又  
有所不可知者用是含哀展轉者凡歷幾時嗚呼  
今果然矣謂之何哉愧予與君總角相聞逮君既壯  
而登第予始得一見於君之門自是信問不絕情誼  
惻敦或同榻夜話於金臺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  
晉江之濱遠撫帝霸之遺事而近究程朱之緒言蓋  
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爲非亦有君之所道卽我之所  
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趣亦近於同羣靜言思之

嘗歷歷昨日事耳豈謂桐城南十里亭之別遂謂此  
生之永訣哉嗚呼當十里亭之別也予舉酒屬君曰  
壯哉茲行得以遊司馬子長之所不能遊者矣抑□  
□□胸中之壯氣尚未及收於史記而魚腹之英魂  
遽已同□□□羅者哉哀哉痛哉孤弱子之永怙負  
慈親於暮齡况又與□□而偕行使賢季父增倍其  
愴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君以王事行也凡事以義  
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生議論曰有義有  
命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惟天地之無窮  
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五

已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婿蔡清始祇謁吾外父義民胡公  
外母李氏之墓爰具牲醴庶品以祭而叙其情曰清  
念我外父外母鍾愛厥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郎  
而獨以屬之踈遠貧寒之孺子此其待我者不爲近  
且淺矣清之感德何如也奈清不才年來力困於一  
經翅垂於兩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  
人孤我外父母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藉神  
明之祐叨居鄉薦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

歿父母則既謝世矣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  
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亦不幸而外父母之俱亡也  
興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人之德妻人之女既負其  
生忍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少敘久負之意而追報  
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哉痛哉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  
遣義子克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  
呼吾兄生三歲而寄身於鄭氏六歲而永辭墳墓從  
鄭氏於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有兄在外二十三歲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始能求之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二十六始  
緣周侍御之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杭  
城一會恍若夢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歟矣遺脉一綫  
飄零僅在誓將奉紱還歸故鄉庶以噓一爐香火之  
寒灰而燃之不至遂隕其先世煌煌奕葉之門戶耳  
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僅止於四十有三而已哉苦  
事哉苦事哉茫昧者天曾豈知人閒有恩義美願而  
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  
卽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人之地矣想吾兄垂  
絕之際亦將謂清莫可奈何矣然吾兄之姓氏今則

分所矣吾兄後事今在清矣清之貧窘固兄所知  
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之心也明年夏秋清  
得以例歸省便當過蕭山一哭吾兄而弔吾嫂與孤  
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  
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剝後見復我祖一脉又將  
由是而復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淚與筆俱我此微身  
半自王氏苟無王氏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  
今王氏寢落至此我其不思爲王氏一籌哉兄其有  
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莊某祭翁義民文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  
固不可多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閒言外無  
異議求之今人誠鮮其比謂之義民眞義民矣天胡  
不信六表而止嗚呼自公之喪我痛弗置父子受知  
實銘肝肺一隔冥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惟有清涕  
嗚呼如此好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林  
先生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

卒之明年子文中等將奉柩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卯角以臨江周虛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祇今蓋三十有餘年矣念先生之所以教育而造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疾不得待殮不得親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望揮涕此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之甚今且駸駸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豈足以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粗迹而已先生諱某字廷珍姓林氏世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天

居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而學者稱爲雲室先生云高祖比元時爲某衙門鎮撫紅巾之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遺曾祖陽文身避獲全生祖某瑩瑩自立故居在城西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號質齋性厚朴而心向道禮延名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旣以魁天下爲顯官曰塘亦登進士第爲御史提學南畿口玠與姪某棘俱鄉貢進士第孫文瓚亦繼登第他子姪負經術有名士林者亦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周氏稱合德焉七子皆其所生而先生爲之長自幼穎

敏出羣而沉篤嗜學夜讀率至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最得聖賢遺趣其紉繹遺言襯貼之義以開發學者則清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及兩京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纔十有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災移八月揭榜居第三爲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年秋以疾乞恩歸治時方具慶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優優乎其自足而無所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

文莊公集

卷之五

天

衆里舍至不能容今閩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蓰焉蓋先生倡明之功居多也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旣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先生律已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乙巳考三年滿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爲安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千餘徒恣擄掠傍及

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勅浙江鎮巡等官剿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快先分據要害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賊棄穴橫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隘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已蹙前途皆非道我嚴令攻之必克一鼓遂獲其巨魁戮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閒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官就取之戮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先生曰彼無能爲也恐濫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遂昌黃巖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以便民効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他所施爲多類是衆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江嘗監已酉鄉試在雲南連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出其手筆蓋先生非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至上下翕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泰金公獻民余公本實清戎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衆方以大用期之而先生以年老懇疏乞休時已未之春也初冢宰三原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先生得以三年僉事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十三男四長文明  
薛出次文中朱出文英文昂側室王氏出女七淑適  
陳浚浩適劉模洪適陳汶淵適許繹濟適張燦次澄  
源未行孫男四璽縣學生次璽坤某皆文中子某則  
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適楊鏐梓幼曾孫女一先生  
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於丙寅十一月十六  
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清惟昔人嘗有承其師之子  
屬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辭不辭卒  
之不敢終辭焉若清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故  
畧所見聞用塞來屬計恩門內外尚當有知吾先生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深者別有所錄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蓋不肖清  
之負焉耳其銘曰峩峩雲室雲山是宅清源一派流  
注洋溢欽德者所居成聚是惟居閒之績施於有政  
彌溥其澤旣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腐者用之斯劇  
進難於先遲遲廿年退勇於後了無所牽始終大節  
視履其旋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爲有識實我人之  
則不肖門人懷慚當筆尚俟來者揚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爲萬世爲人上  
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嗟乎二

聖人者以其規天條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  
論治豈不能爲高世異俗之談以聳夫天下後世者  
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固爲卑之論何哉二  
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子民者本所以撫摩  
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爲事  
也彼專事督責之治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  
精神雖若可快一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虧暗削  
於可快之中而有不及覺者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  
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爲吾民惜也公狀貌雄偉望  
之若不可迫視而性度夷曠卽之溫然豈弟君子也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作縣三年清所見及所聞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  
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不爲一切之政以徵名  
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日民無老少遠近咸  
咨嗟痛悼以爲天之不相我民也嗚呼惜哉使世之  
爲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而  
今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天也謂之何哉  
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軫富平縣丞父  
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十五年而  
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卒之日  
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某日

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縉次紳次縉女二長適謝奎次適楊纘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昆弟卽入地目不瞑矣爲吾妻帑者念哉嗚呼良可哀矣縉將奉公柩歸葬先期詣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知文者然雅愛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德亦因以告夫世之凡有子民者之責耳銘曰樂只君子其心孔仁而惠弗克終於民孝弗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畱夫人黃氏墓誌銘

夫人黃氏今南雄通判畱君汝勵之妻也隨君之官卒于官其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奔南雄將扶柩歸葬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江三十二都之文昌山下某年某月某日葬而請誌於予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敦厚有器量雖不多讀書其所爲之符合於古義者尚多也事吾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所甚愛而教督之尤甚嚴志淑

始得舉戒之曰爾母遽以此一得自幸男子分內所

當爲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吾母性識大畧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某公之幾世孫父曰曲江尹某母曰孺人楊氏年二十歸我畱氏生子五人長卽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憲殤孫男一曰宜讓又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十天乎何其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不肖子之養也惟先生素教志淑者其斯哀而爲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安黃氏接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畱氏相將餘澤夫君伊何別駕南垂聲名有輝厥子伊何弗弱高第書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豈云薄惟夫人之遺其子兮風樹爲虐噫理數有窮親年有終慨吾徒之炯炯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遠志兮子奉以躬銘莫此固今以畀爾封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坦夷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珪及弟寧國府推官城將葬其父坦夷居士公于本邑二十八都之象山先期狀公行屬清爲之銘珪與城皆清所素知而公之疇昔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昱字職明世居陳江



之塢高祖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祖伯亨父仕齊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而殤且無弟甫弱冠卽能苦志立身以撐持門戶父母安其孝焉性仁孝而果於義姻族多能之二姊一蚤世一蚤喪所天公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接而信終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夷然或數見侵侮而後以理直之卒皆愧屈無詞平居恂恂若無所區別至其臨事則矩度整如也軒八有微塵必命掃除之曰人之治心亦當如是耳喜植花卉庭除閒朝夕玩賞之其治園圃界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限分明而脉絡貫通若得經界遺意者時或杖履其閒清風霽色昂首伸眉超然有出世外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濂貳守羅公憶陳公旦皆知公名值鄉飲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置焉啓詞稱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于三瑞其長次曰奎繼卒瑛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吳輪孫男四良猷良材良器良儒孫女四葬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八日

其地背乾面巽云銘曰吾泉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江之一鄉維江塢公稱林之良厥世繩繩坦夷有光自身而家而鄉所履咸率厥常天錫之逸春意洋洋心塵是拂益使我愧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載揚有子克家或耀其章分帝之符將履周行其在陳江實破天荒嗚呼茲固坦夷公積德之報今抑亦可以占江塢餘慶之未央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簡齋顧公輩凡十有四人約爲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七

以相娛也適清得恩歸養諸公屬先君命清爲記先君命記時有感於杜子美明年此會知誰健之句而諷焉時清雖爲之戚然猶未意其言之必符也速記成不數月而先君奄爾棄養又未幾而某齋陳公某齋翁公某齋包公泊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如寄聚會之無常而先君當日所舉子美之言今日適爲茶毒腸腑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正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其生於正統己未十一月八日諱美字孟璽其爲人明白坦夷意氣清曠頗然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

以貲產償逋負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灼物伸  
經以樹有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匱乏  
者周之貸而不能償者毀其券弘治癸丑山東饑公  
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稱義民焉弘治己未公甲  
子適一周嘆曰凡人願望不可過遠禮六十而歲制  
今其時矣况吾仲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嫻家務  
吾何日擾擾爲乃豫治諸送終具而委家於子惟與  
逸樂會諸公相從遊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知  
義命之士哉其先莆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建中者由  
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泉城而籍晉江曾大

文莊公集

卷之五

美

父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鸞母某氏娶魏氏子八四  
長曰珊早逝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瓚次壘孫五  
原清原淑原淳原澗原洌珊出茲卜以乙丑某月某  
日葬公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  
銘嗚呼先友之喪通家之事也某何敢以鄙陋辭銘  
曰嗟吾簡齋兮瑩乎其中曠乎其外雖不自異於俗  
而中有不俗者在惟德不孤名勝爲徒惟善有後冠  
裳之秀所就未涯推恩有階小子誌之有俟將來

吉水縣丞韋公墓誌銘

韋君諱廷輔字常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莫里人

仕爲江西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  
士君之在吉水也績用甚著江西盜羅額侃號滿天  
星嘗破一縣賊良民無算且善妖幻其衆雲聚鳥散  
逋誅數載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獨獲其嫂  
廉其蹤戮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溉田千  
頃值水潦江漲隄輒決君承藩檄脩之越舊堤外數  
尺深植木椿內蔽以板板內累茅土合舊堤增築之  
旣又治水閘視時旱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  
嘗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漂民居數千民號舟以濟  
舟人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亦倉皇借  
栖民樓水不及樓板者寸許值君終事歸嚴督漁舟  
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人曰民在水吾家人  
固在樓也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上官甚倚用之每  
遇部內事重且難者多以屬君巡按御史張公某分  
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叅政張公琳相繼請旌于朝  
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又遣官自公所以旗鼓導送  
歸館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競覩無雙士  
九邑咸推第一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衆方謂  
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瘁得微疾乞休于當道者皆  
勉畱不許乃遣其弟走疏於朝得致仕時年五十有

文莊公集

卷之五

三

八也君少穎敏長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動皆不妄  
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言姪表皆失怙恃君  
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貧者曰用曰柱輩  
皆無以爲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  
已田以分給之臨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  
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爲慷慨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  
寇亂多閒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之既不輸賦  
又恣暴良民且僭亂識者憂之君爲太學生獨上疏  
陳其利害請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  
等官議卒從之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

文莊公集

卷之五

早

年無徵之賦亦有所歸遂爲鄉邦百世利蓋君之表  
表者固無待於登仕之日而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  
國初有諱五嗣者始自慶遠府之宜山縣而遷平南  
祖諱以明父諱弁任廣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子  
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  
馮明世次適梁國甫次適李鵬三壻皆縣學生次未  
行孫男三應詔應龍應鳳君生於宣德乙卯年五月  
十九日卒於弘治己未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  
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葬于某山之某以書馳  
訃邦相嘗從予遊君之行予固已得其大槩矣及閱

邦相所狀詞多摭實益信君之爲表表也乃節其詞  
爲序而系之以銘云猗猗在位有公有卿聲華振動  
誰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公卿或無得而稱置位  
較德孰辱孰榮我觀韋君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一丞  
效官賢名在世使天少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嗚呼  
窮之所養達之所施計君治行之懿固已占於家食  
之時士不厚其所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  
嗚呼知德者宜母以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菴處士墓誌銘

往時清請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值疾作荷先生罔

文莊公集

卷之五

早

極之恩百方圖全之又屬同舍生王君泰視護疾以  
獲瘳故清與君交誼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菴  
公見其古貌龐然古心泊然家事田圃而室中有書  
滿八談論閒往往及之清以是知公之賢而時方有  
行不得久畱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菴而公卒  
矣哭弔而還越二月泰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  
徵銘以葬且曰吾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碌  
碌持敝帚欲售人以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  
喪悲夫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喪惟君子其界之銘  
焉嗚呼公善人也是故當銘不銘何以伸吾情且何

吾友之悲按狀公爲人孝友而慈親在時出而耕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沒而喪祭必問禮弟叔義屢空輒分所有周之嘗諭家人云范文正公義均九州况吾親昆弟耶吾力雖非范比尺布斗粟猶可及吾弟也鄭氏女兄無子不得於其夫公迎歸以養終身不見忤已沒而禮葬之族孫孤且窮寄食于治家公聞之曰彼雖屬疎自吾祖視之則皆子孫也亟反之且爲之婚而籌其所以衣食焉凡此皆公之大節彰彰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此其他清未及悉也信其爲善人矣而况昔者一嘗及

文莊公集

卷之五

聖

公之丰采已乎公諱隱字叔人世爲閩縣之永福里人曾祖拾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某早卒次惠次泰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永樂庚子十一月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日其葬卜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窆則樟林山之原背丁面癸銘曰吁嗟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清世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不喪其真書香有繼寒谷自春噫視彼之烜烜赫赫而一行無足錄者一日蓋棺萬迹俱塵所得竟孰屈而孰伸吁嗟公兮我

思古人

涂室戴氏墓誌銘

笋江涂處士賢賓將葬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之埤埔山令其姪郡學生經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諱儘娘大父某父某世爲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年十八歸于涂事姑余氏孝姑有疾旦夜侍左右奉湯藥久而不懈處士弟賢俊始尚幼衣服飲食出戴氏供具無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篤相友愛一錢尺帛不以歸私帑戴氏能終始順承其意處妯娌和翁然無間言故其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以此受旌於有司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贊處士置側室亦無子後有抱養子出陳氏甚愛之既冠且婚矣晚乃與處士議以爲非我族恐負祖宗地下卽厚遣歸其宗而立其次姪爲後嗟夫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戴氏始孝其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此則未易能也况婦人之仁多失之少不忍戴氏取陳子於孩提襁褓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旦覺前之爲非是毅然贊其夫使別而正之不以滑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夫人之智所能及者予少時嘗聞經之母家萬石劉氏謂涂氏伯父母鍾愛其

文莊公集

卷之五

聖

元巳子迴與庸俗情不類吾母尤喜談之最後寓關  
 元寺讀書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童僕携薪  
 米蔬果來視之使內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  
 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日所狀戴氏之賢殆  
 不爲誣是故樂爲之書也某生於永樂癸卯十二月  
 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以巳巳  
 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虛右爲處士壽藏也  
 銘曰夫以善名是惟其內輔之貞嗣以姪繼是亦其  
 協正之義嗚呼雖不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豆其  
 所刺雖丈夫爲不識友字減節以苦者雖丈夫爲不  
 識仁字而在女婦人不必皆如曹大家李易安者然  
 後足爲知書耳

文莊公集

卷之五

文莊公集卷之五終



ZW 21101000575185